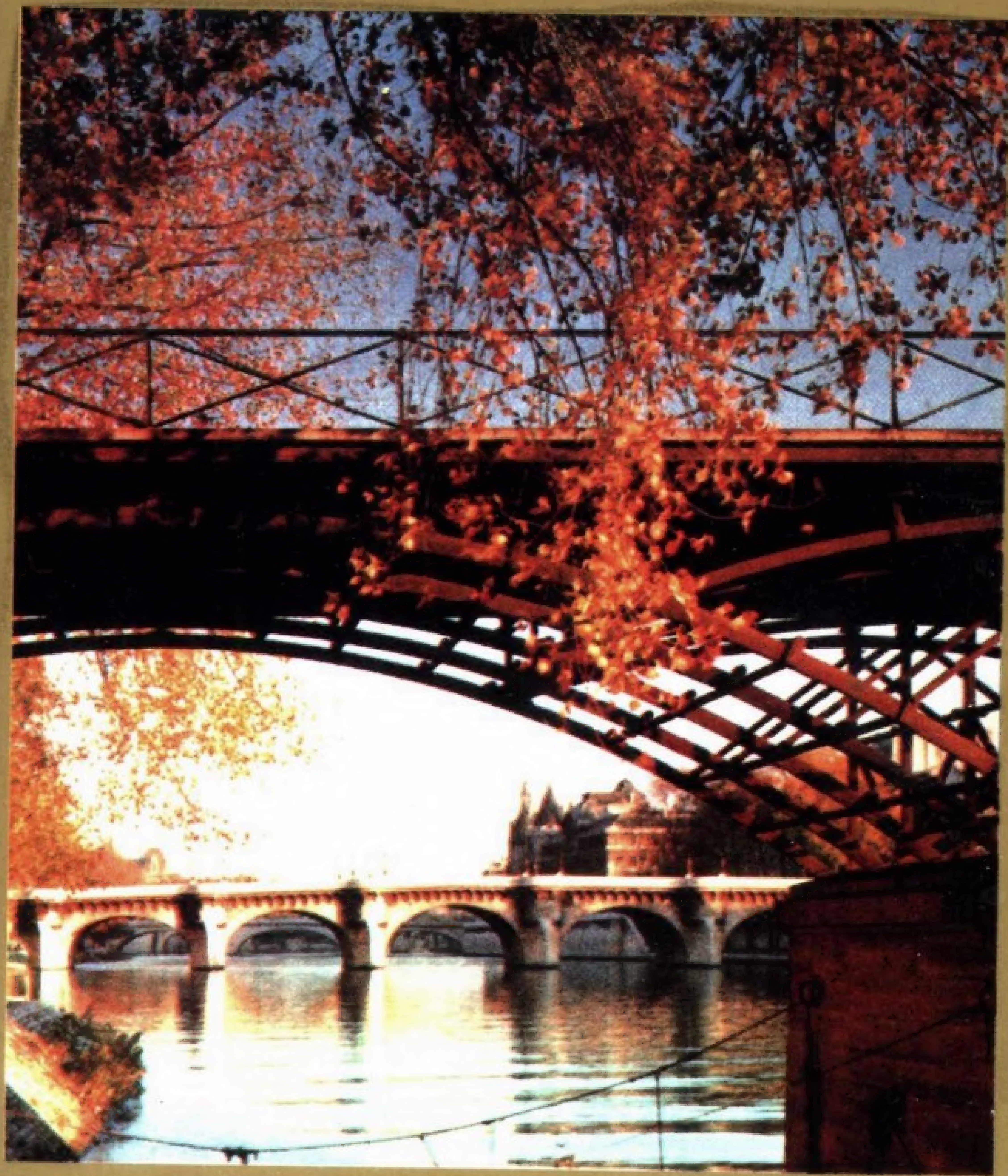
LA COMÉDIE HUMAINE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

人间喜剧

5

〔法〕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 Balzac ·

LA COMEDIE HUMAINE

人间喜剧

第五卷

〔法〕巴尔扎克 著

风俗研究 私人生活场景〔V〕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Ⅲ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ï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喜剧　第五卷/(法)巴尔扎克(Balzac,H.)著;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892-0

Ⅰ.人… Ⅱ.①巴… ②多… Ⅲ.①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巴尔扎克,H.-小说-选集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31号

本卷编校人员:齐宗华　罗　芃　艾　珉(责任编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47,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2.5325　插页7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8.40元



巴尔扎克像

目　次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V〕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V〕

高 老 头

献给杰出伟大的若夫华·圣伊莱尔①，以示对他的才华和著作的敬佩。

德·巴尔扎克

伏盖公寓

一个夫家姓伏盖，娘家姓龚弗朗的老妇人，四十年来在巴黎开着一所兼包客饭的公寓，坐落在拉丁区与圣马尔索之间的圣热内维埃弗新街上。大家称为伏盖家的这所寄宿舍，男女老少，一律招留，从来没有为了风化问题受过飞短流长的攻击，可是三十年间也不曾有姑娘们寄宿；而且非要家庭给的生活费少得可怜，才能使一个青年男子住到这儿来。话虽如此，一八一九年上，正当这幕惨剧开场的时候，公寓里的确住着一个可怜的少女。虽然惨剧这个字眼被近来多愁善感，颂赞痛苦的文学用得那么滥，那么歪曲，以致无人相信；这儿可是不得不用。并非在真正的字义上说，这个故事有什么戏剧意味；但

① 若夫华·圣伊莱尔(1772—1844)，法国著名动物学家，进化论的先驱，曾于一八三〇年同居维埃进行震撼全欧思想界的公开论战。

我这部书完成之后，intra muros et extra① 也许有人会掉几滴眼泪。出了巴黎是不是还有人懂得这件作品，确是疑问。书中有许多考证与本地风光，只有住在蒙马特尔和蒙鲁日高地之间的人能够领会。这个著名的盆地，墙上的石灰老是在剥落，阳沟内全是漆黑的泥浆；到处是真苦难，空欢喜，而且那么忙乱，不知要怎么重大的事故才能在那儿轰动一下。然而也有些东零西碎的痛苦，因为罪恶与德行混在一块而变得伟大庄严，使自私自利的人也要定一定神，生出一点同情心；可是他们的感触不过是一刹那的事，象匆匆忙忙吞下的一颗美果。文明好比一辆大车，和印度的神车一样，② 碰到一颗比较不容易粉碎的心，略微耽搁了一下，马上把它压碎了，又浩浩荡荡的继续前进。你们读者大概也是如此：雪白的手捧了这本书，埋在软绵绵的安乐椅里，想道：也许这部小说能够让我消遣一下。读完了高老头隐秘的痛史以后，你依旧胃口很好的用晚餐，把你的无动于衷推给作者负责，说作者夸张，渲染过分。殊不知这惨剧既非杜撰，亦非小说。All is true，③真实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或者心里发现剧中的要素。

公寓的屋子是伏盖太太的产业，坐落在圣热内维埃弗新街下段，正当地面从一个斜坡向弩弓街低下去的地方。坡度陡峭，马匹很少上下，因此挤在慈谷军医学院和先贤祠之间的

① 拉丁文：城墙内外。（此处指巴黎城内外）

② 印度每年逢 Vichnou 神纪念日，将神像置于车上游行，善男信女奉之若狂，甚至有攀附神车或置身轮下之举，以为如此则来世可托生于较高的阶级（Caste）。

③ 英文：一切都是真情实事。——引自莎士比亚的悲剧《亨利八世》。

那些小街道格外清静。两座大建筑罩下一片黄黄的色调，改变了周围的气息；穹窿阴沉严肃，使一切都暗淡无光。街面上石板干燥，阳沟内没有污泥，没有水，沿着墙根生满了草。一到这个地方，连最没心事的人也会象所有的过路人一样无端端的不快活。一辆车子的声音在此简直是件大事；屋子死沉沉的，墙垣全带几分牢狱气息。一个迷路的巴黎人①在这一带只看见些公寓或者私塾，苦难或者烦恼，垂死的老人或是想作乐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巴黎城中没有一个区域更丑恶，更没有人知道的了。特别是圣热内维埃弗新街，仿佛一个古铜框子，跟这个故事再合适没有。为求读者了解起见，尽量用上灰黑的色彩和沉闷的描写也不嫌过分，正如游客参观初期基督徒墓窟的时候，走下一级级的石梯，日光随着暗淡，向导的声音越来越空洞。这个比较的确是贴切的。谁又能说，枯萎的心灵和空无一物的骷髅，究竟哪一样看上去更可怕呢？

公寓侧面靠街，前面靠小花园，屋子跟圣热内维埃弗新街成直角。屋子正面和小园之间有条中间微凹的小石子路，大约宽两公尺；前面有一条平行的砂子铺的小路，两旁有风吕草，夹竹桃和石榴树，种在蓝白二色的大陶盆内。小路靠街的一头有扇小门，上面钉一块招牌，写着：伏盖宿舍；下面还有一行：本店兼包客饭，男女宾客，一律欢迎。临街的栅门上装着一个声音刺耳的门铃。白天你在栅门上张望，可以看到小路那一头的墙上，画着一个模仿青色大理石的神龛，大概是本区

① 真正的巴黎人是指住在塞纳河右岸的人。公寓所在地系左岸。迷路云云谓右岸的人偶尔漫步到左岸去的意思。

画家的手笔。神龛内画着一个爱神像：浑身斑驳的釉彩，一般喜欢象征的鉴赏家可能认做爱情病的标记，那是在邻近的街坊上就可医治的。① 神像座子上模糊的铭文，令人想起雕像的年代，伏尔泰在一七七七年上回到巴黎大受欢迎的年代。那两句铭文是：②

不论你是谁，她总是你的师傅，

现在是，过去是，或者将来是。

天快黑的时候，栅门换上板门。小园的宽度正好等于屋子正面的长度。园子两旁，一边是临街的墙，一边是和邻居分界的墙；大片的长春藤把那座界墙统统遮盖了，在巴黎城中格外显得清幽，引人注目。各处墙上都钉着果树和葡萄藤，瘦小而灰土密布的果实成为伏盖太太年年发愁的对象，也是和房客谈天的资料。沿着侧面的两堵墙各有一条狭小的走道，走道尽处是一片菩提树阴。伏盖太太虽是龚弗朗出身，菩提树三字老是念别音的，房客们用文法来纠正她也没用。两条走道之间，一大块方地上种着朝鲜蓟，左右是修成圆锥形的果树，四周又围着些莴苣，香芹，酸菜。菩提树阴下有一张绿漆圆桌，周围放几个凳子。逢着大暑天，一般有钱喝咖啡的主顾，在热得可以孵化鸡子的天气到这儿来品尝咖啡。

四层楼外加阁楼的屋子用的材料是粗沙石，粉的那种黄颜色差不多使巴黎所有的屋子不堪入目。每层楼上开着五扇

① 指附近圣雅各区的嘉布遣会医院。

② 指伏尔泰为梅仲宫堡园中的爱神像所作的铭文。

窗子，全是小块的玻璃；细木条子的遮阳撑起来高高低低，参差不一。房子侧面有两扇窗，楼下的两扇装有铁栅和铁丝网。正屋之后是一个二十尺宽的院子：猪啊，鸡啊，兔子啊，和和气气的混在一块儿；院子底上有所堆木柴的棚子。棚子和厨房的后窗之间挂一口凉橱，下面淌着洗碗池流出来的脏水。靠圣热内维埃弗新街有扇小门，厨娘为了避免瘟疫不得不冲洗院子的时候，就把垃圾打这扇门里扫到街上。

房屋的分配本是预备开公寓的。底层第一间有两扇临街的窗子取光，通往园子的是一扇落地长窗。客厅侧面通到饭厅，饭厅和厨房中间是楼梯道，楼梯的踏级是用木板和彩色地砖拼成的。一眼望去，客室的景象再凄凉没有：几张沙发和椅子，上面包的马鬃布满是一条条忽而暗淡忽而发光的纹缕。正中放一张黑地白纹的云石面圆桌，桌上摆一套白磁小酒杯，金线已经剥落一大半，这种酒杯现在还到处看得到。房内地板很坏，四周的护壁板只有半人高，其余的地位糊着上油的花纸，画着《忒勒玛科斯》① 主要的几幕，一些有名的人物都著着彩色。两扇有铁丝网的窗子之间的壁上，画着卡吕普索款待尤利西斯的儿子的盛宴。② 四十年来这幅画老是给年轻的房客当作说笑的引子，把他们为了穷而不得不将就的饭食取笑一番，表示自己的身分比处境高出许多。石砌的壁炉架上有两瓶藏在玻璃罩下的旧纸花，中间放一座恶俗的半蓝不蓝的云石摆钟。壁炉内部很干净，可见除了重大事故，难得生火。

---

① 指法国作家费讷隆(1651—1715)的名著《忒勒玛科斯》。

② 即《忒勒玛科斯》中的情节。

这间屋子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应当叫做公寓味道。那是一种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叫人发冷，吸在鼻子里潮腻腻的，直望衣服里钻；那是刚吃过饭的饭厅的气味，酒菜和碗盏的气味，救济院的气味。老老少少的房客 sui generis① 气味，跟他们伤风的气味合成的令人作呕的成分，倘能加以分析，也许这味道还能形容。话得说回来，这间客室虽然叫你恶心，同隔壁的饭厅相比，你还觉得客室很体面，芬芳，好比女太太们的上房呢。

饭厅全部装着护壁，漆的颜色已经无从分辨，只有一块块油迹画出奇奇怪怪的形状。几口黏手的食器柜上摆着暗淡无光的破裂的水瓶，刻花的金属垫子，好几堆图尔内② 窑的蓝边厚磁盆。屋角有口小橱，分成许多标着号码的格子，存放寄膳客人满是污迹和酒痕的饭巾。在此有的是销毁不了的家具，没处安插而扔在这儿，跟那些文明的残骸留在痼疾救济院里一样。你可以看到一个晴雨表，下雨的时候有一个教士出现；还有些令人倒胃的版画，配着黑漆描金的框子；一口镶铜的贝壳座钟；一只绿色火炉；几盏灰尘跟油混在一块儿的挂灯；一张铺有漆布的长桌，油腻之厚，足够爱淘气的医院实习生用手指在上面刻划姓名；几张断腿折臂的椅子；几块可怜的小脚毯，草辫老在散率而始终没有分离；还有些破烂的脚炉，洞眼碎裂，铰链零落，木座子象炭一样的焦黑。这些家具的古旧，龟裂，腐烂，摇动，虫蛀，残缺，老弱无能，奄奄一息，倘使详细

① 拉丁文，特殊的。

② 图尔内，比利时一城市。

描写，势必长篇累牍，妨碍读者对本书的兴趣，恐非性急的人所能原谅。红色的地砖，因为擦洗或上色之故，画满了高高低低的沟槽。总之，这儿是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那种锱铢必较的，浓缩的，百孔千疮的贫穷；即使还没有泥浆，却已有了污迹；即使还没有破洞，还不算褴褛，却快要崩溃腐朽，变成垃圾。

这间屋子最有光彩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左右，伏盖太太的猫赶在主人之前，先行出现，它跳上食器柜，把好几罐盖着碟子的牛奶闻嗅一番，呼啊呼啊的做它的早课。不久寡妇出现了，网纱做的便帽下面，露出一圈歪歪斜斜的假头发，懒洋洋的趿着愁眉苦脸的软鞋。她的憔悴而多肉的脸，中央耸起一个鹦鹉嘴般的鼻子，滚圆的小手，象教堂的耗子① 一般胖胖的身材，膨亨饱满而颠颠耸耸的乳房，一切都跟这寒酸气十足而暗里蹲着冒险家的饭厅调和。她闻着室内暖烘烘的臭味，一点不觉得难受，她的面貌象秋季初霜一样新鲜，眼睛四周布满皱纹，表情可以从舞女那样的满面笑容，一变而为债主那样的竖起眉毛，板起脸孔。总之她整个的人品足以说明公寓的内容，正如公寓可以暗示她的人品。监狱少不了牢头禁卒，你想象中决不能有此无彼。这个小妇人的没有血色的肥胖，便是这种生活的结果，好象传染病是医院气息的产物。罩裙底下露出毛线编成的衬裙，罩裙又是用旧衣衫改的，棉絮从开裂的布缝中钻出来；这些衣衫就是客室，饭厅，和小园的缩影，同时

① 教堂的耗子原是一句俗语，指过分虔诚的人；因巴尔扎克以动物拟人的用意在本书中特别显著，故改按字面译。

也泄露了厨房的内容与房客的流品。她一出场，舞台面就完全了。五十岁左右的伏盖太太跟一切饱经忧患的女人一样。无精打采的眼睛，假惺惺的神气象一个会假装恼怒，以便敲竹杠的媒婆，而且她也存心不择手段的讨便宜，倘若世界上还有什么乔治或皮什格吕可以出卖，她是决计要出卖的。① 房客们却说她骨子里是个好人，他们听见她同他们一样咳嗽，哼哼，便相信她真穷。伏盖先生当初是怎么样的人，她从无一字提及。他怎样丢了家私的呢？她回答说是遭了厄运。他对她不好，只留给她一双眼睛好落眼泪，这所屋子好过活，还有给了她不必同情别人灾祸的权利，因为她说，她什么苦难都受尽了。

一听见女主人急促的脚声，胖子厨娘西尔维赶紧打点房客们的中饭。一般寄饭客人通常只包每月三十法郎的一顿晚饭。

这个故事开始的时代，寄宿的房客共有七位。二层楼上是全屋最好的两套房间，伏盖太太住了小的一套，另外一套住着库蒂尔太太，她过世的丈夫在共和政府时代当过军需官。和她同住的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女，维克托莉·泰伊番小姐，把库蒂尔太太当做母亲一般。这两位女客的膳宿费每年一千八百法郎。三层楼上的两套房间，分别住着一个姓波阿雷的老人，和一个年纪四十上下，戴假头发，鬓脚染黑的男子，自称为退休的商人，叫做伏脱冷先生。四层楼上有四个房间：老姑娘

① 乔治与皮什格吕均系法国大革命时代人物，因阴谋推翻拿破仑而被处死刑。

米旭诺小姐住了一间；从前做粗细面条和淀粉买卖，大家叫做高老头的，住了另外一间；其余两间预备租给候鸟①，象高老头和米旭诺小姐般只能付四十五法郎一月膳宿费的穷学生；可是伏盖太太除非没有办法，不大乐意招留这种人，因为他们面包吃得太多。

那时代，两个房间中的一个，住着一位从昂古莱姆乡下到巴黎来读法律的青年，欧也纳·德·拉斯蒂涅。人口众多的老家，省吃俭用，熬出他每年一千二百法郎的生活费。他是那种因家境清寒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从小就懂得父母的期望，自己在那里打点美妙的前程，考虑学业的影响，把学科迎合社会未来的动向，以便捷足先登，榨取社会。倘没有他的有趣的观察，没有他在巴黎交际场中无孔不入的本领，我们这故事就要缺乏真实的色彩，[illegible]有问题，这点真实性完全要归功于他敏锐的头脑，归功于他有种欲望，想刺探一桩惨事的秘密；而这惨事是制造的人和身受的人一致讳莫如深的。

四层楼的顶上有一间晾衣服的阁楼，还有做粗活的男仆克里斯朵夫和胖子厨娘西尔维的两间卧房。

除了七个寄宿的房客，伏盖太太旺季淡季统扯总有八个法科或医科的大学生，和两三个住在近段的熟客，包一顿晚饭。可以容纳一二十人的饭厅，晚餐时坐到十八个人；中饭只有七个房客，团团一桌的情景颇有家庭风味。每个房客趿着

① 候鸟，指短时期的过路客人。此语为作者以动物拟人的又一例。

软鞋下楼，对包饭客人的衣着神气，隔夜的事故，毫无顾忌的议论一番。这七位房客好比伏盖太太特别宠爱的孩子，她按照膳宿费的数目，对各人定下照顾和尊敬的分寸，象天文家一般不差毫厘。这批萍水相逢的人心里都有同样的打算。三层楼的两位房客只付七十二法郎一月。这等便宜的价钱（惟有库蒂尔太太的房饭钱是例外），只能在圣马塞尔区，在妇救医院和流民习艺所中间的那个地段找到。这一点，证明那些房客明里暗里全受着贫穷的压迫，因此这座屋子内部的悲惨景象，在住户们破烂的衣着上照样暴露。男人们穿着说不出颜色的大褂，象高等住宅区扔在街头巷尾的靴子，快要磨破的衬衫，有名无实的衣服。女人们穿着黯淡陈旧，染过而又褪色的服装；戴着补过的旧花边，用得发亮的手套，老是暗黄色的领围，经纬散率的围巾。衣服虽是这样，人却差不多个个生得很结实，抵抗过人世的风波；冷冷的狠巴巴的脸，好象用旧而不再流通的银币一般模糊；干瘪的嘴巴配着一副尖利的牙齿。你看到他们会体会到那些已经演过的和正在搬演的戏剧，——并非在脚灯和布景前面上演的，而是一些活生生的，或是无声无息的，冰冷的，把人心搅得发热的，连续不断的戏剧。

老姑娘米旭诺，疲倦的眼睛上面戴着一个油腻的绿绸眼罩，扣在脑袋上的铜丝连怜悯之神也要为之大吃一惊。身体只剩一把骨头，缨子零零落落象眼泪一般的披肩，仿佛披在一副枯骨上面。当初她一定也俊俏过来，现在怎么会形销骨立的呢？为了荒唐胡闹吗？有什么伤心事吗？过分的贪心吗？是不是谈爱情谈得太多了？有没有做过花粉生意？还是单单

是个娼妓？她是否因为年轻的时候骄奢过度，而受到老年时路人侧目的报应？惨白的眼睛叫人发冷，干瘪的脸孔带点儿凶相。尖利的声音好似丛林中冬天将临时的蝉鸣。她自称服侍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被儿女们当做没有钱而丢在一边。老人给她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至今他的承继人常常为此跟她争执，说她坏话。虽然她的面貌被情欲摧残得很厉害，肌肤之间却还有些白皙与细腻的遗迹，足见她身上还保存一点儿残余的美。

波阿雷先生差不多是架机器。他走在植物园的小道上象一个灰色的影子；戴着软绵绵的旧鸭舌帽，有气无力的抓着一根手杖，象牙球柄已经发黄了；褪色的大褂遮不了空荡荡的扎脚裤，只见衣摆在那里扯来扯去；套着蓝袜子，两条腿摇摇晃晃象喝醉了酒；上身露出龌龊的白背心，枯草似的粗纱颈围，跟绕在火鸡式脖子上别扭的领带，乱糟糟的搅在一起。看他那副模样，大家都心里思忖，这个幽灵是否跟在意大利人大街上溜达的哥儿们同样属于泼辣放肆的白种民族？什么工作使他这样干瘪缩小的？什么情欲把他生满小球刺儿的脸变成了黑沉沉的猪肝色？这张脸画成漫画，简直不象是真的。他当过什么差事呢？说不定做过司法部的职员，经手过刽子手们送来的账单，——执行逆伦犯所用的蒙面黑纱，刑台下铺的糠，① 刑架上挂铡刀的绳子等等的账单。也许他当过屠宰场收款员，或卫生处副检查长之类。总之，这家伙好比社会大磨

① 法国刑法规定，凡逆伦犯押赴刑场时，面上须蒙以黑纱作为标志。刑台下铺糠乃预备吸收尸身之血。

坊里的一匹驴子，做了傀儡而始终不知道牵线的是谁，也仿佛多少公众的灾殃或丑事的轴心；总括一句，他是我们见了要说一声究竟这等人也少不得的人。这些被精神的或肉体的痛苦磨得色如死灰的脸相，巴黎的漂亮人物是不知道的。巴黎真是一片海洋，丢下探海锤也没法测量这海洋的深度。不论花多少心血到里面去搜寻去描写，不管海洋的探险家如何众多如何热心，都会随时找到一片处女地，一个新的洞穴，或是几朵鲜花，几颗明珠，一些妖魔鬼怪，一些闻所未闻，文学家想不到去探访的事。伏盖公寓便是这些奇怪的魔窟之一。

其中有两张脸跟多数房客和包饭的主顾成为显著的对比。维克托莉·泰伊番小姐虽则皮色苍白，带点儿病态，象害干血痨的姑娘；虽则经常的忧郁，局促的态度，寒酸和娇弱的外貌，使她脱不了这幅画面的基本色调——痛苦；可是她的脸毕竟不是老年人的脸，动作和声音毕竟是轻盈活泼的。这个不幸的青年人仿佛一株新近移植的灌木，因为水土不宜而叶子萎黄了。黄里带红的脸色，灰黄的头发，过分纤瘦的腰身，颇有近代诗人在中世纪小雕像上发见的那种妩媚。灰中带黑的眼睛表现她有基督徒式的温柔与隐忍。朴素而经济的装束勾勒出年轻人的身材。她的好看是由于五官四肢配搭得巧。只要心情快乐，她可能非常动人；女人要有幸福才有诗意，正如穿扮齐整才显得漂亮。要是舞会的欢情把这张苍白的脸染上一些粉红的色调，要是讲究的生活使这对已经微微低陷的面颊重新丰满而泛起红晕，要是爱情使这双忧郁的眼睛恢复光彩，维克托莉大可跟最美的姑娘们见个高低。她只缺少叫女

人返老还童的东西：衣衫和情书。她的故事足够写一本书。她的父亲自以为有不认亲生女儿的理由，不让她留在身边，只给六百法郎一年，又改变他财产的性质，以便全部传给儿子。维克托莉的母亲在悲苦绝望之中死在远亲库蒂尔太太家里；库蒂尔太太便把孤儿当做亲女一样抚养长大。共和政府军需官的寡妇不幸除了丈夫的预赠年金和公家的抚恤金以外一无所有，可能一朝丢下这个既无经验又无资财的少女，任凭社会摆布。好心的太太每星期带维克托莉去望弥撒，每半个月去忏悔一次，让她将来至少能做一个虔诚的姑娘。这办法的确不错。有了宗教的热情，这个弃女将来也能有一条出路。她爱她的父亲，每年回家去转达母亲临终时对父亲的宽恕；每年父亲总是闭门不纳。能居间斡旋的只有她的哥哥，而哥哥四年之中没有来探望过她一次，也没有帮助过她什么。她求上帝使父亲开眼，使哥哥软心，毫无怨恨的为他们祈福。库蒂尔太太和伏盖太太只恨字典上咒骂的字眼太少，不够形容这种野蛮的行为。她们咒骂混帐的百万富翁的时候，总听到维克托莉说些柔和的话，好似受伤的野鸽，痛苦的叫喊仍然吐露着爱。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纯粹是南方型的脸：白皮肤，黑头发，蓝眼睛。风度，举动，姿势，都显出他是大家子弟，幼年的教育只许他有高雅的习惯。虽然衣着朴素，平日尽穿隔年的旧衣服，有时也能装扮得风度翩翩的上街。平常他只穿一件旧大褂，粗背心；蹩脚的旧黑领带扣得马马虎虎，象一般大学生一样；裤子也跟上装差不多，靴子已经换过底皮。

在两个青年和其余的房客之间，那四十上下，鬓角染色的

伏脱冷，正好是个中间人物。人家看到他那种人都会喊一声好家伙！肩头很宽，胸部很发达，肌肉暴突，方方的手非常厚实，手指中节生着一簇簇茶红色的浓毛。没有到年纪就打皱的脸似乎是性格冷酷的标记；但是看他软和亲热的态度，又不象冷酷的人。他的低中音嗓子，跟他嘻嘻哈哈的快活脾气刚刚配合，绝对不讨厌。他很殷勤，老堆着笑脸。什么锁钥坏了，他立刻拆下来，粗枝大叶的修理，上油，锉一阵磨一阵，装配起来，说："这一套我是懂的。"而且他什么都懂：帆船，海洋，法国，外国，买卖，人物，时事，法律，旅馆，监狱。要是有人过于抱怨诉苦，他立刻凑上来帮忙。好几次他借钱给伏盖太太和某些房客；但受惠的人死也不敢赖他的债，因为他尽管外表随和，自有一道深沉而坚决的目光叫人害怕。看那唾口水的功架，就可知道他头脑冷静的程度：要解决什么尴尬局面的话，一定是杀人不眨眼的。象严厉的法官一样，他的眼睛似乎能看透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心地，所有的感情。他的日常生活是中饭后出门，回来用晚饭，整个黄昏都在外边，到半夜前后回来，用伏盖太太给他的百宝钥匙开大门。百宝钥匙这种优待只有他一个人享受。他待寡妇也再好没有，叫她妈妈，搂着她的腰，——可惜这种奉承对方体会得不够，老妈妈还以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殊不知惟有伏脱冷一个人才有那么长的胳膊，够得着她粗大的腰身。他另外一个特点是饭后喝一杯葛洛丽亚①，每个月很阔绰的花十五法郎。那般青年人固然卷在

① 一种羼有酒精的咖啡或红茶。

巴黎生活的漩涡内一无所见，那般老年人也固然对一切与己无干的事漠不关心，但即使不象他们那么肤浅的人，也不会注意到伏脱冷形迹可疑。旁人的事，他都能知道或者猜到；他的心思或营生，却没有一个人看得透。虽然他把亲热的态度，快活的性情，当做墙壁一般挡在他跟旁人之间，但他不时流露的性格颇有些可怕的深度。往往他发一阵可以跟尤维纳利斯①相比的牢骚，专爱挖苦法律，鞭挞上流社会，攻击它的矛盾，似乎他对社会抱着仇恨，心底里密不透风的藏着什么秘密事儿。

泰伊番小姐暗中偷觑的目光和私下的念头，离不开这个中年人跟那个大学生。一个是精力充沛，一个是长得俊美，她无意之间受到他们吸引。可是那两位好似一个也没有想到她，虽说天道无常，她可能一变而为陪嫁富裕的对象。并且，那些人也不愿意推敲旁人自称为的苦难是真是假。除了漠不关心之外，他们还因为彼此境况不同而提防人家。他们知道没有力量减轻旁人的痛苦，而且平时叹苦经叹得太多了，互相劝慰的话也早已说尽。象老夫妻一样的无话可谈，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机械的生活，等于没有上油的齿轮在那里互相推动。他们可以在路上遇到一个瞎子而头也不回的走过，也可以无动于衷的听人家讲一桩苦难，甚至把死亡看做一个悲惨局面的解决；饱经忧患的结果，大家对最惨痛的苦难都冷了心。这些伤心人中最幸福的还算伏盖太太，高高在上的管着这所私

① 尤维纳利斯（约60—140），著名的拉丁诗人，其讽刺诗批评富人的骄奢淫逸，对穷人表示同情，是罗马讽刺作家中锋芒最锐的一个。

人救济院。惟有伏盖太太觉得那个小园是一座笑吟吟的树林；事实上，静寂和寒冷，干燥和潮湿，使园子象大草原一样广漠无垠。惟有为她，这所黄黄的，阴沉沉的，到处是账台的铜绿味的屋子，才充满愉快。这些牢房是属于她的。她喂养那批终身做苦役的囚犯，他们尊重她的权威。以她所定的价目，这些可怜虫在巴黎哪儿还能找到充足而卫生的饭食，以及即使不能安排得高雅舒适、至少可以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间？哪怕她做出极不公道的事来，人家也只能忍受，不敢叫屈。

整个社会的分子在这样一个集团内当然应有尽有，不过是具体而微罢了。象学校或交际场中一样，饭桌上十八个客人中间有一个专受白眼的可怜虫，老给人家打哈哈的出气筒。欧也纳·德·拉斯蒂涅住到第二年开头，发觉在这个还得住上两年的环境中，最堪注目的便是那个出气筒，从前做面条生意的高里奥老头。要是画家来处理这个对象，一定会象史家一样把画面上的光线集中在他头上。半含仇恨的轻蔑，带着轻视的虐待，对苦难毫不留情的态度，为什么加之于一个最老的房客身上呢？难道他有什么可笑的或是古怪的地方，比恶习更不容易原谅吗？这些问题牵涉到社会上许多不公正的事。也许人的天性就喜欢叫那些为了谦卑，为了懦弱，或者为了满不在乎而忍受一切的人，忍受一切。我们不是都喜欢把什么人或物做牺牲品，来证明我们的力量吗？最幼弱的生物，儿童，就会在大冷天按人家的门铃，或者提着脚尖在崭新的建筑物上涂写自己的名字。

六十九岁的高老头，在一八一三年上结束了买卖，住到伏

盖太太这儿来。他先住库蒂尔太太的那套房间，每年付一千二百法郎膳宿费，那气派仿佛多五个路易少五个路易① 都无所谓。伏盖太太预收了一笔补偿费，把那三间屋子整新了一番，添置一些起码家具，例如黄布窗帘，羊毛绒面的安乐椅，几张胶印画，以及连乡村酒店都不要的糊壁纸。高老头那时还被尊称为高里奥先生，也许房东看他那种满不在乎的阔气，以为他是个不知市面的冤大头。高里奥搬来的时候箱笼充实，里外服装，被褥行头，都很讲究，表示这位告老的商人很会享福。十八件二号荷兰细布衬衫，叫伏盖太太叹赏不置，面条商还在纱颈围上扣着两支大金刚钻别针，中间系一条小链子，愈加显出衬衣料子的细洁。他平时穿一套宝蓝衣服，每天换一件雪白的细格布背心，下面鼓起一个滚圆的大肚子在那儿翕动，把一条挂有各色坠子的粗金链子，震动得一蹦一跳。鼻烟匣也是金的，里面有一个装满头发的小圆匣子，仿佛他还有风流韵事呢。听到房东太太说他风流，他嘴边立刻浮起笑容，好似一个小财主听见旁人称赞他的爱物。他的柜子（他把这个名词跟穷人一样念别了音）装满许多家用的银器。伏盖寡妇殷勤的帮他整东西时，不由得眼睛发亮，什么勺子，羹匙，刀叉，油瓶，汤碗，盘子，镀金的早餐用具，以及美丑不一，有相当分量，他舍不得放手的东西。这些礼物使他回想起家庭生活中的大事。他抓起一个盘，跟一个盖上有两只小鸽亲嘴的小钵，对伏盖太太说：

---

① 路易为法国旧时金币，合二十至二十四法郎，随时代而异。

"这是内人在我们结婚的第一周年送我的。好心的女人为此花掉了做姑娘时候的积蓄。噢，太太，要我动手翻土都可以，这些东西我决不放手。谢天谢地！这一辈子总可以天天早上用这个钵喝咖啡；我不用发愁，有现成饭吃的日子还长哩。"

末了，伏盖太太那双喜鹊眼还瞥见一叠公债票，约略加起来，高里奥这个好人每年有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进款。从那天起，龚弗朗家的姑奶奶，年纪四十八而只承认三十九的伏盖太太，打起主意来了。虽然高里奥的里眼角向外翻转，又是虚肿又是往下掉，他常常要用手去抹，她觉得这副相貌还体面，讨人喜欢。他的多肉而突出的腿肚子，跟他的方鼻子一样暗示他具备伏盖寡妇所重视的若干优点；而那张满月似的，又天真又痴呆的脸，也从旁证实。伏盖寡妇理想中的汉子应当精壮结实，能把全副精神花在感情方面。每天早晨，综合理工学院①的理发匠来替高里奥把头发扑粉，梳成鸽翅式，在他的低额角上留出五个尖角，十分好看。虽然有点儿土气，他穿扮得十分整齐，倒起烟来老是一大堆，吸进鼻孔的神气表示他从来不愁烟壶里会缺少玛古巴②。所以高里奥搬进伏盖太太家的那一天，她晚上睡觉的时候便盘算怎样离开伏盖的坟墓，到高里奥身上去再生；她把这个念头放在欲火上烧烤，仿佛烤一只涂满油脂的竹鸡。再醮，把公寓出盘，跟这位布尔乔亚的精华结合，成为本区中一个显要的太太，替穷人募捐，星期日逛舒

① 法国有名的最高学府之一，校址在先贤祠附近，离伏盖公寓甚近。

② 当时最著名的一种鼻烟，产于马提尼克岛。

瓦齐，苏瓦西，让蒂耶[1]；随心所欲的上戏院，坐包厢，毋须再等房客在七月中弄几张作家的赠券送她：总而言之，她做着一般巴黎小市民的黄金梦。她有一个铜子一个铜子积起来的四万法郎，对谁也没有提过。当然，她觉得以财产而论，自己还是一个出色的对象。

“至于其他，我还怕比不上这家伙！”想到这儿她在床上翻了个身，仿佛有心表现一下美妙的身段，所以胖子西尔维每天早上看见褥子上有个陷下去的窝。

从这天起，约摸有三个月，伏盖寡妇利用高里奥先生的理发匠，在装扮上花了点心血，推说公寓里来往的客人都很体面，自己不能不修饰得和他们相称。她想出种种玩意儿要调整房客，声言从今以后只招待从各方面看来都是最体面的人。遇到生客上门，她便宣传说高里奥先生，巴黎最有名望最有地位的商界钜子，特别选中她的公寓。她分发传单，上面大书特书：伏盖宿舍，后面写着：“拉丁区最悠久最知名的包饭公寓。风景优美，可以远眺戈伯兰盆地（那是要在四层楼上远眺的），园亭幽雅，菩提树夹道成荫。”另外还提到环境清静，空气新鲜的话。

这份传单替她招来了德·昂倍梅尼伯爵夫人，三十六岁，丈夫是一个死在战场上的将军；她以殉职军人的寡妇身份，等公家结算抚恤金。伏盖太太把饭菜弄得很精美，客厅里生火有六个月之久，传单上的诺言都严格履行，甚至花了她的血

---

[1] 舒瓦齐，苏瓦西，让蒂耶，均为巴黎近郊名胜。

本。伯爵夫人称伏盖太太为亲爱的朋友，说预备把德·沃梅尔朗男爵夫人和上校皮克阿梭伯爵的寡妇，她的两个朋友，介绍到这儿来；她们住在沼泽区①一家比伏盖公寓贵得多的宿舍里，租期快要满了。一朝陆军部各司署把手续办完之后，这些太太都是很有钱的。

"可是，"她说，"衙门里的公事老不结束。"

两个寡妇晚饭之后一齐上楼，到伏盖太太房里谈天，喝着果子酒，嚼着房东留备自用的糖果。德·昂倍梅尼夫人大为赞成房东太太对高里奥的看法，认为确是高见，据说她一进门就猜到房东太太的心思；觉得高里奥是个十全十美的男人。

"啊！亲爱的太太，"伏盖寡妇对她说，"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保养得挺好，还能给一个女人许多快乐哩。"

伯爵夫人对伏盖太太的装束很热心的贡献意见，认为还不能跟她的抱负配合。"你得武装起来，"她说。仔细计算一番之后，两个寡妇一同上王宫市场的木廊②，买了一顶饰有羽毛的帽子和一顶便帽。伯爵夫人又带她的朋友上小冉奈德铺子挑了一件衣衫和一条披肩。武装买齐，扎束停当之后，寡妇真象烬牛肉饭店的招牌③。她却觉得自己大为改观，添加了不少风韵，便很感激伯爵夫人，虽是生性吝啬，也硬要伯爵夫

① 从十七世纪起，沼泽区属于巴黎高等住宅区。

② 一八二八年以前王宫市场内有一条走廊，都是板屋，开着小铺子，廊子的名字叫做木廊。

③ 饭店当时开在中学街，离王宫市场不远，招牌上画一条牛，戴着帽子和披肩；旁边有一株树，树旁坐着一个女人。

人接受一顶二十法郎的帽子；实际是打算托她去探探高里奥，替自己吹嘘一番。昂倍梅尼夫人很乐意当这个差事，跟老面条商作了一次密谈，想笼络他，把他勾引过来派自己的用场；可是种种的诱惑，对方即使不曾明白拒绝，至少是怕羞得厉害；他的伧俗把她气走了。

“我的宝贝，”她对她的朋友说，“你在这个家伙身上什么都挤不出来的！他那疑神疑鬼的态度简直可笑；这是个吝啬鬼，笨蛋，蠢货，只能讨人厌。”

高里奥先生和昂倍梅尼太太会面的经过，甚至使伯爵夫人从此不愿再同他住在一幢屋里。第二天她走了，把六个月的膳宿费都忘了，留下的破衣服只值五法郎。伏盖太太拚命寻访，总没法在巴黎打听到一些关于德·昂倍梅尼伯爵夫人的消息。她常常提起这件倒霉事儿，埋怨自己过于轻信，其实她的疑心病比猫还要重；但她象许多人一样，老是提防亲近的人而遇到第一个陌生人就上当。这种古怪的，也是实在的现象，很容易在一个人的心里找到根源。也许有些人，在共同生活的人身上再也得不到什么；把自己心灵的空虚暴露之后，暗中觉得受着旁人严厉的批判；而那些得不到的恭维，他们又偏偏极感需要，或者自己素来没有的优点，竭力想显得具备；因此他们希望争取陌生人的敬重或感情，顾不得将来是否会落空。更有一等人，天生势利，对朋友或亲近的人绝对不行方便，因为那是他们的义务，没有报酬的；不比替陌生人效劳，可以让自尊心满足一下；所以在感情圈内同他们离得越近的人，他们越不爱；离得越远，他们越殷勤。伏盖太太显然兼有

上面两种性格，骨子里都是鄙陋的，虚伪的，恶劣的。

"我要是在这儿，"伏脱冷说，"包你不会吃这个亏！我会揭破那个女骗子的面皮，叫她当场出彩。那种嘴脸我是一望而知的。"

象所有心路不宽的人一样，伏盖太太从来不能站在事情之外推究它的原因。她喜欢把自己的错处推在别人头上。受了那次损失，她认为老实的面条商是罪魁祸首；并且据她自己说，从此死了心。当她承认一切的挑逗和搔首弄姿都归无用之后，她马上猜到了原因，以为这个房客象她所说的另有所欢。事实证明她那个美丽动人的希望只是一场空梦，在这家伙身上是什么都挤不出来的，正如伯爵夫人那句一针见血的话，——她倒象是个内行呢。伏盖太太此后敌视的程度，当然远过于先前友谊的程度。仇恨的原因并非为了她的爱情，而是为了希望的破灭。一个人向感情的高峰攀登，可能中途休息；从怨恨的险坡往下走，就难得留步了。然而高里奥先生是她的房客，寡妇不能不捺着受伤的自尊心不让爆发，把失望以后的长吁短叹藏起来，把报复的念头闷在肚里，好似修士受了院长的气。逢到小人要发泄感情，不问是好感是恶感，总是不断的玩小手段的。那寡妇凭着女人的狡狯，想出许多暗中捉弄的方法，折磨她的仇人。她先取消公寓里添加出来的几项小节目。

"用不着什么小黄瓜跟鳀鱼了。都是上当的东西！"她恢复旧章的那天早晨，这样吩咐西尔维。

可是高里奥先生自奉菲薄，正如一般白手成家的人，早年

不得已的俭省已经成为习惯。素羹，或是肉汤，加上一盘蔬菜，一向是，而且永远就该是，他最称心的晚餐。因此伏盖太太要折磨她的房客极不容易，他简直无所谓嗜好，也就没法跟他为难。遇到这样一个无懈可击的人，她觉得无可奈何，只能瞧不起他，把她对高里奥的敌意感染别的房客；而他们为了好玩，竟然帮着她出气。

第一年将尽，寡妇对他十分猜疑，甚至在心里思忖：这个富有七八千法郎进款的商人，银器和饰物的精美不下于富翁的外室，为什么住到这儿来，只付一笔在他财产比例上极小的膳宿费？这第一年的大半时期，高里奥先生每星期总有一两次在外面吃晚饭；随后，不知不觉改为一个月两次。高里奥大爷那些甜蜜的约会，对伏盖太太的利益配合得太好了；所以他在家用餐的习惯越来越正常，伏盖太太不能不生气。这种改变被认为一方面由于他的财产慢慢减少，同时也由于他故意跟房东为难。小人许多最可鄙的习惯中间，有一桩是以为别人跟他们一样小气。不幸，第二年年终，高里奥先生竟证实了关于他的谰言，要求搬上三楼，膳宿费减为九百法郎。他需要极度撙节，甚至整整一冬屋里没有生火。伏盖寡妇要他先付后住，高里奥答应了，从此她便管他叫高老头。

关于他降级的原因，大家议论纷纷，可是始终猜不透！象那假伯爵夫人所说的，高老头是一个城府很深的家伙。一般头脑空空如也，并且因为只会胡扯而随便乱说的人，自有一套逻辑，认为不提自己私事的人决没有什么好事。在他们眼中，那么体面的富商一变而为骗子，风流人物一变而为老混蛋了。

一会儿，照那个时代搬入公寓的伏脱冷的说法，高老头是做交易所的，送完了自己的钱，还在那里靠公债做些小投机，这句话，在伏脱冷嘴里用的是有声有色的金融上的术语。一会儿，他是个起码赌鬼，天天晚上去碰运气，赢他十来个法郎。一会儿，他又是特务警察雇用的密探；但伏脱冷认为他还不够狡猾当这个差事。又有一说，高老头是个放印子钱的守财奴，再不然是一个追同号奖券的人①。总之，大家把他当做恶劣的嗜好、无耻、低能所能产生的最神秘的人物。不过无论他的行为或恶劣的嗜好如何要不得，人家对他的敌意还不至于把他撵出门外：他从没欠过房饭钱。况且他也有他的用处，每个人快乐的或恶劣的心绪，都可用打趣或咕噜的方式借他来发泄。最近似而被众人一致认可的意见，是伏盖太太的那种说法。这个保养得那么好，一点毛病都没有，还能给一个女人许多快乐的人，据她说，实在是个古怪的好色鬼。伏盖寡妇的这种坏话有下面的事实做根据。

那个晦气星伯爵夫人白吃白住了半年，溜掉以后几个月，伏盖太太一天早上起身之前，听见楼梯上有绸衣窸窣的声音，一个年轻女人轻轻巧巧的溜进高里奥房里，打开房门的方式又象有暗号似的。胖子西尔维立即上来报告女主人，说有个漂亮得不象良家妇女的姑娘，装扮得神仙似的，穿着一双毫无灰土的薄底呢靴，象鳗鱼一样从街上一直溜进厨房，问高里奥先生的房间在哪儿。伏盖太太带着厨娘去凑在门上偷听，耳朵

① 买彩票时每次买同样的号码而增加本钱，叫做追同号奖券。

里掠到几句温柔的话；两人会面的时间也有好一会。高里奥送女客出门，胖子西尔维马上抓起菜篮，装做上菜市的模样去跟踪这对情人。

她回来对女主人说："太太，高里奥先生一定钱多得作怪，才撑得起那样的场面。你真想不到吊刑街转角，有一辆漂亮马车等在那里，我看她上去的。"

吃晚饭的时候，伏盖太太去拉了一下窗帘，把射着高里奥眼睛的那道阳光遮掉。①

"高里奥先生，你阳光高照，艳福不浅呢，"她说话之间暗指他早晨的来客。"吓！你眼力真好，她漂亮得很啊。"

"那是我的女儿呐；"他回答时那种骄傲的神气，房客都以为是老人故意遮面子。

一个月以后，又有一个女客来拜访高里奥先生。他女儿第一次来是穿的晨装，这次是晚餐以后，穿得象要出去应酬的模样。房客在客厅里聊天，瞥见一个美丽的金发女子，瘦瘦的身腰，极有丰韵，那种高雅大方的气度决不可能是高老头的女儿。

"哎啊！竟有两个！"胖子西尔维说；她完全认不出是同一个人。

过了几天，另外一个女儿，高大，结实，深色皮肤，黑头发，配着炯炯有神的眼睛，跑来见高里奥先生。

"哎啊！竟有三个！"西尔维说。

---

① 本书中所说的晚餐，约在下午四点左右。公寓每日只开两餐。

这第二个女儿初次也是早上来的，隔了几天又在黄昏时穿了跳舞衣衫，坐了车来。

“哎啊！竟有四个！”伏盖太太和西尔维一齐嚷着。她们在这位阔太太身上一点没有看出她上次早晨穿扮朴素的影子。

那时高里奥还付着一千二百法郎的膳宿费。伏盖太太觉得一个富翁养四五个情妇是挺平常的，把情妇充作女儿也很巧妙。他把她们叫到公寓里来，她也并不生气。可是那些女客既然说明了高里奥对她冷淡的原因，她在第二年年初便唤他做老雄猫。等到他降级到九百法郎之后，有一次她看见这些女客之中的一个下楼，就恶狠狠的问他打算把她的公寓当做什么地方。高老头回答说这位太太是他的大女儿。

“你女儿有两三打吗？”伏盖太太尖刻的说。

“我只有两个，”高老头答话的口气非常柔和，正如一个落难的人，什么贫穷的委屈都受得了。

快满第三年的时候，高老头还要节省开支，搬上四层楼，每个月的房饭钱只有四十五法郎了。他戒掉了鼻烟，打发了理发匠，头上也不再扑粉。高老头第一次不扑粉下楼，房东太太大吃一惊，直叫起来；他的头发原是灰中带绿的腌臜颜色。他的面貌被暗中的忧患磨得一天比一天难看，似乎成了饭桌上最忧郁的一张脸。如今是毫无疑问了：高老头是一个老色鬼。要不是医生本领高强，他的眼睛早就保不住，因为治他那种病的药品是有副作用的。他的头发所以颜色那么丑恶，也是由于他纵欲无度，和服用那些使他继续纵欲的药物之故。可怜虫的精神与身体的情形，使那些无稽之谈显得凿凿有据。

漂亮的被褥衣物用旧了，他买十四铜子一码的棉布来代替。金刚钻，金烟匣，金链条，饰物，一样一样的不见了。他脱下宝蓝大褂跟那些华丽的服装，不分冬夏，只穿一件栗色粗呢大褂，羊毛背心，灰色毛料长裤。他越来越瘦，腿肚子掉了下去；从前因心满意足而肥胖的脸，不知打了多少皱裥；脑门上有了沟槽，牙床骨突了出来。他住到圣热内维埃弗新街的第四年上，完全变了样。六十二岁时的面条商，看上去不满四十，又胖又肥的小财主，仿佛不久才荒唐过来，雄赳赳气昂昂，叫路人看了也痛快，笑容也颇有青春气息；如今忽然象七十老翁，龙龙钟钟，摇摇晃晃，面如死灰。当初那么生气勃勃的蓝眼睛，变了黯淡的铁灰色，转成苍白，眼泪水也不淌了，殷红的眼眶好似在流血。有些人觉得他可憎，有些人觉得他可怜。一般年轻的医学生注意到他下唇低垂，量了量他面角的顶尖，再三戏弄他而什么话都探不出来之后，说他害着甲状腺肿大。①

有一天黄昏，吃过饭，伏盖太太挖苦他说："啊，喂！她们不来看你了吗，你那些女儿？"口气之间显然怀疑他做父亲的身分。高老头一听之下，浑身发抖，仿佛给房东太太刺了一针。

"有时候来的，"他声音抖动的回答。

"哎啊！有时你还看到她们！"那般大学生齐声嚷着，"真

---

① 面角为生理学名词。侧面从耳孔至齿槽（鼻孔与口唇交接处）之水平线，正面从眼窝上部（即额角最突出处）至齿槽之垂直线，二线相遇所成之角，称为面角。人类之面角大，近于直角；兽类之面角小，近于锐角。面角的顶尖乃指眼窝上部。甲状腺肿大之生理现象往往为眼睛暴突，精神现象为感觉迟钝，智力衰退。

了不起，高老头！”

老人并没听见他的答话所引起的嘲笑，又恢复了迷迷糊糊的神气。光从表面上观察的人以为他老态龙钟。倘使对他彻底认识了，也许大家会觉得他的身心交瘁是个大大的疑案；可是认识他真是谈何容易。要打听高里奥是否做过面条生意，有多少财产，都不是难事；无奈那般注意他的老年人从来不走出本区的街坊，老躲在公寓里象牡蛎黏着岩石；至于旁人，巴黎生活特有的诱惑，使他们一走出圣热内维埃弗新街便忘记了他们所调侃的可怜老头。头脑狭窄的人和漠不关心的年轻人，一致认为以高老头那种寒伧，那种蠢头蠢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财产或本领。至于他称为女儿的那些婆娘，大家都接受伏盖太太的意见。象她那种每天晚上以嚼舌为事的老太婆，对什么事都爱乱猜，结果自有一套严密的逻辑，她说：

“要是高老头真有那么有钱的女儿，象来看他的那些女客，他决不会住在我四层楼上，每月只付四十五法郎的房饭钱，也不会穿得象穷人一样的上街了。”

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推翻这个结论。所以到一八一九年十一月底，这幕惨剧爆发的时期，公寓里每个人都对可怜的老头儿有了极其肯定的意见。他压根儿不曾有过什么妻子儿女；荒淫的结果使他变成了一条蜗牛，一个人形的软体动物，据一个包饭客人，博物院职员说，应当列入鸭舌帽类①。跟高老头比较起来，波阿雷竟是老鹰一般，大有绅士气派了。波阿雷会说

① 高老头当时和波阿雷一样戴一顶鸭舌帽。因而博物院职员用分类学名词将他归入鸭舌帽类。

话，会理论，会对答；虽然他的说话，理论，对答，只是用不同的字眼重复旁人的话；但他毕竟参加谈话，他是活的，还象有知觉的；不比高老头，照那博物院职员的说法，在寒暑表上永远指着零度。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过了暑假回来，他的心情正和一般英俊有为的青年或是因家境艰难而暂时显得卓越的人一样。寄寓巴黎的第一年，法科学生考初级文凭的作业并不多，尽可享受巴黎的繁华。要知道每个戏院的戏码，摸出巴黎迷宫的线索，学会规矩，谈吐，把京城里特有的娱乐搅上瘾，走遍好好坏坏的地方，选听有趣的课程，背得出各个博物院的宝藏，……一个大学生决不嫌时间太多。他会对无聊的小事情入迷，觉得伟大得了不得。他有他的大人物，例如法兰西高等学校的什么教授，拿了薪水吸引群众的人。他整着领带，对喜歌剧院楼厅里的妇女搔首弄姿。一样一样的入门以后，他就脱了壳，扩大眼界，终于体会到社会的各阶层是怎样重叠起来的。大太阳的日子，在爱丽舍田园大道上辐辏成行的车马，他刚会欣赏，跟着就眼红了。

欧也纳得了文学士和法学士学位，回乡过暑假的时节，已经不知不觉经过这些学习。童年的幻象，外省人的观念，完全消灭了。见识改换，雄心奋发之下，他看清了老家的情形。父亲，母亲，两个兄弟，两个妹妹，和一个除了养老金外别无财产的姑母，统统住在拉斯蒂涅家小小的田地上。年收三千法郎左右的田，进款并没把握，因为葡萄的行情跟着酒市上落。可是每年总得凑出一千二百法郎给他。家里一向为了疼他而瞒起

的常年窘迫的景象；他把小时候觉得那么美丽的妹妹，和他认为美的典型的巴黎妇女所作的比较；压在他肩上的这个大家庭的渺茫的前途；眼见任何微末的农作物都珍藏起来的俭省的习惯；用榨床上的残渣剩滓制造的家常饮料，总之，在此无须一一列举的许多琐事，使他对于权位的欲望与出人头地的志愿，加强了十倍。象一切有志气的人，他发愿一切都要靠自己的本领去挣。但他的性格明明是南方人的性格：临到实行就狐疑不决，主意动摇了，仿佛青年人在汪洋大海中间，既不知向哪方面驶去，也不知把帆挂成怎样的角度。先是他想没头没脑的用功，后来又感到应酬交际的必要，发觉女子对社会生活影响极大，突然想投身上流社会，去征服几个可以做他后台的妇女。一个有热情有才气的青年，加上倜傥风流的仪表，和很容易叫女人着迷的那种阳性的美，还愁找不到那样的女子吗？他一边在田野里散步一边不断转着这些念头。从前他同妹妹们出来闲逛完全无忧无虑，如今她们觉得他大大的变了。他的姑母德·玛西阿克太太，当年也曾入宫觐见，认识一批名门贵族的领袖。野心勃勃的青年忽然记起姑母时常讲给他听的回忆中，有不少机会好让他到社会上去显露头角，这一点至少跟他在法学院的成就同样重要；他便盘问姑母，那些还能拉到关系的人是怎么样的亲戚。老姑太太把家谱上的各支各脉想了一想，认为在所有自私的阔亲戚中间，德·鲍赛昂子爵夫人大概最容易相与。她用老派的体裁写了封信交给欧也纳，说如果能接近这位子爵夫人，她自会帮他找到其余的亲戚。回到巴黎几天之后，拉斯蒂涅把姑母的信寄给德·鲍赛昂夫人，夫人

寄来一张第二天的跳舞会的请帖，代替复信。

以上是一八一九年十一月底公寓里的大概情形。过了几天，欧也纳参加了德·鲍赛昂太太的舞会，清早两点左右回家。为了补偿损失的光阴，勇气十足的大学生一边跳舞一边发愿回去开夜车。他预备第一次在这个万籁无声的区域中熬夜，自以为精力充沛，其实只是见到豪华的场面的冲动。那晚他没有在伏盖太太家用餐，同居的人可能以为他要天亮回来，好象他有几次赴普拉多舞厅①或奥德翁舞厅②的舞会，丝袜上溅满污泥，漆皮鞋走了样的回家。克里斯朵夫拴上大门之前，开出门来向街上瞧了瞧。拉斯蒂涅恰好在这时赶回，悄悄的上楼，跟在他后面上楼的克里斯朵夫却闹出许多响声。欧也纳进了卧房，卸了装，换上软鞋，披了一件破大褂，燃起泥炭，急匆匆的准备用功。克里斯朵夫笨重的脚声还没有完，把青年人轻微的响动盖过了。

欧也纳没有开始读书，先出神的想了一会。他看出德·鲍赛昂子爵夫人是当令的阔太太之一，她的府第被认为是圣日耳曼区最愉快的地方。以门第与财产而论，她也是贵族社会的一个领袖。靠了德·玛西阿克姑母的力量，这个穷学生居然受到鲍府的优待，可还不知道这优待的作用多大。能够在那些金碧辉煌的客厅中露面，就等于一纸阀阅世家的证书。一朝踏进了这个比任何社会都不容易进去的地方，可以到处通

---

① 普拉多舞厅，坐落在最高法院对面，一八五五年时拆毁。

② 一八一九年新开张的舞厅，欧也纳参加了开场后的几次舞会。

行无阻。盛会中的鬓光钗影看得他眼睛都花了；他和子爵夫人仅仅寒暄了几句，便在那般争先恐后赴此晚会的巴黎女神中，发现了一个叫青年人一见倾心的女子。阿娜斯塔齐·德·雷斯托伯爵夫人生得端正，高大，被称为巴黎身腰最好看的美人之一。一对漆黑的大眼睛，美丽的手，有样的脚，举动之间流露出热情的火焰；这样一个女人，照德·龙克罗尔侯爵的说法，是一匹纯血种的马。泼辣的气息并没影响她的美；身腰丰满圆浑而并不肥胖。纯血种的马，贵种的美人，这些成语已经开始代替天上的安琪儿，仙女般的脸庞，以及新派公子哥儿早已唾弃不用的关于爱情的老神话。在拉斯蒂涅心目中，阿娜斯塔齐·德·雷斯托夫人干脆就是一个迷人的女子。他想法在她的扇子上登记了两次①，并且在第一次四组舞时就有机会对她说：

"以后在哪儿跟你见面呢，太太？"说话之间那股热情冲动的劲儿，正是女人们最喜欢的。

"森林②啊，滑稽剧院啊，我家里啊，到处都可以；"她回答。

于是这南方的冒险家，在一场四组舞或华尔兹舞中间可能接触的范围内，竭力和这个动人心魄的伯爵夫人周旋。一经说明他是德·鲍赛昂太太的表弟，他心目中的那位贵妇人立刻邀请他，说随时可以上她家去玩儿。她对他最后一次的

---

① 当时舞会习惯，凡男子要求妇女同舞，必先预约，由女子在扇子上登记，依次轮值。

② 指巴黎近郊布洛涅森林，巴黎上流社会游乐胜地。

微笑，使他觉得登门拜访之举是少不了的了。宾客之中有的是当时出名放肆的男人，什么摩冷古，龙克罗尔，马克西姆·德·特拉伊，德·玛赛，阿瞿达-潘托，旺德奈斯，都是自命不凡、煊赫一时之辈，尽跟最风雅的妇女们厮混，例如布朗东勋爵夫人，德·朗热公爵夫人，德·凯嘉鲁埃伯爵夫人，德·赛里齐夫人，德·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费罗伯爵夫人，德·朗蒂夫人，德·哀格勒蒙侯爵夫人，菲尔米亚尼夫人，德·利斯托迈尔侯爵夫人，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葛朗利厄夫人。在这等场合，年轻人闹出不通世面的笑话是最糟糕的。拉斯蒂涅遇到的幸而不是一个嘲笑他愚昧无知的人，而是德·朗热公爵夫人的情人，德·蒙特里沃侯爵，一位淳朴如儿童的将军，告诉他德·雷斯托伯爵夫人住在海尔德街。

年纪轻轻，渴望踏进上流社会，饥荒似的想弄一个女人，眼见高门大户已有两处打通了路子：在圣日耳曼区能够跨进德·鲍赛昂子爵夫人的府第，在昂丹大道[1]能够在德·雷斯托伯爵夫人家出入！一眼之间望到一连串的巴黎沙龙，自以为相当英俊，足够博取女人的欢心而得到她的帮助与庇护！也自认为雄心勃勃，尽可象江湖卖技的汉子似的，走在绳索上四平八稳，飞起大腿作一番精彩表演，把一个迷人的女子当做一个最好的平衡棒，支持他的重心！脑中转着这些念头，那女人仿佛就巍巍然站在他的炭火旁边，站在法典与贫穷之间；在这

① 当时新贵的住宅区，海尔德街即在此区域内。

种情形之下，谁又能不象欧也纳一样沉思遐想，探索自己的前途，谁又能不用成功的幻想点缀前途？他正在胡思乱想，觉得将来的幸福十拿九稳，甚至自以为已经在德·雷斯托太太身旁了；不料静悄悄的夜里忽然哼的一声喘息，欧也纳听了几乎以为是垂死病人的痰厥。他轻轻开了门，走入甬道，瞥见高老头房门底下有一线灯光；他怕邻居病了，凑上锁孔张望，不料老人干的事非常可疑，欧也纳觉得为了公众安全，应当把自称为的面条商深更半夜干的勾当看个明白。原来高老头把一张桌子仰倒着，在桌子横档上缚了一个镀金的盘和一件好似汤钵一类的东西，另外用根粗绳绞着那些镌刻精工的器物，拚命拉紧，似乎要绞成金条。老人不声不响，用筋脉隆起的胳膊，靠绳索帮忙，扭着镀金的银器，象捏面粉一般。

“吻！好家伙！”拉斯蒂涅私下想着，挺起身子站了一会。“他是一个贼还是一个窝赃的？是不是为了遮人耳目，故意装疯作傻，过着叫化子般的生活？”

大学生又把眼睛凑上锁孔，只见高老头解开绳索，拿起银块，在桌上铺了一条毯子，把银块放在上面卷滚，非常利落的搓成一根条子。条子快搓成的时候，欧也纳心上想：“难道他力气跟波兰王奥古斯特① 一样大吗？”

高老头伤心的瞧了瞧他的作品，掉下几滴眼泪，吹灭蜡烛，躺上床去，叹了一口气。

欧也纳私忖道：“他疯了。”

---

① 指波兰王奥古斯特二世(1670—1733)。传说他力大无比。

"可怜的孩子！"高老头忽然叫了一声。

听到这一句，拉斯蒂涅认为这件事还是不声张为妙，觉得不该冒冒失失断定邻居是坏人。他正要回房，又听见一种难以形容的声音，大概是几个穿布底鞋的人上楼梯。欧也纳侧耳细听，果然有两个人不同的呼吸，既没有开门声，也没有脚步声，忽然三楼伏脱冷的屋内漏出一道微光。

"一所公寓里竟有这么些怪事！"他一边想一边走下几级听着，居然还有洋钱的声音。一忽儿，灯光灭了，没有开门的声音，却又听到两个人的呼吸。他们慢慢的下楼，声音也就跟着低下去。

"谁啊？"伏盖太太打开卧房的窗子问。

"是我回来喔，伏盖妈妈，"伏脱冷大声回答。

"真怪！"欧也纳回到房内想。"克里斯朵夫明明把大门上了闩。在巴黎真要通宵不睡才弄得清周围的事。"

这些小事打断了他关于爱情的幻想，他开始用功了。可是，他先是猜疑高老头，心思乱了，而打扰得更厉害的是德·雷斯托太太的面貌不时出现，仿佛一个预告幸运的使者；结果他上床睡熟了。年轻人发狠要在夜里读书，十有九夜是睡觉完事的。要熬夜，一定要过二十岁。

第二天早上，巴黎浓雾蔽天，罩住全城，连最准时的人也弄错了时间。生意上的约会全失误了，中午十二点，大家还当是八点。九点半，伏盖太太在床上还没动弹。克里斯朵夫和胖子西尔维也起迟了，正在消消停停的喝他们的咖啡，里面羼着从房客的牛奶上撩起来的一层乳脂。西尔维把牛乳放在火

上尽煮，叫伏盖太太看不出他们揩油的痕迹。

克里斯朵夫把第一块烤面包浸在咖啡里，说道："喂，西尔维，你知道，伏脱冷先生是个好人；昨晚又有两个客人来看他。太太要有什么疑心，你一个字都别提。"

"他有没有给你什么？"

"五法郎，算本月份的赏钱，意思叫我不要声张。"

西尔维回答："除了他跟库蒂尔太太舍得花钱以外，旁的都想把新年里右手给的，左手拿回去！"

"哼！他们给的也是天晓得！"克里斯朵夫接着说，"一块起码洋钱，五法郎！高老头自己擦皮鞋擦了两年了。波阿雷那小气鬼根本不用鞋油，大概他宁可吞在肚里，舍不得搽他的破靴子。至于那瘦小的大学生，他只给两法郎。两法郎还不够我买鞋刷，临了他还卖掉他的旧衣服。真是没出息的地方！"

西尔维一小口一小口喝着咖啡，"话得说回来，咱们这个还算这一区的好差事哩。哎，克里斯朵夫，关于伏脱冷先生，人家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

"怎么没有！前几天街上有位先生和我说：你们那里住着一位鬓脚染黑的胖子是不是？——我回答说：不，先生。他并没有染鬓脚。他那样爱寻快活的人，才没有这个闲功夫呢。我把这个告诉了伏脱冷先生，他说：伙计，你对付得好！以后就这样说吧。顶讨厌是给人家知道我们的缺点，娶起亲来不麻烦吗？"

"也有人在菜市上哄我，要知道我有没有看见他穿衬衫。你想好笑不好笑！"西尔维忽然转过话头："呦！慈谷军医学院

已经敲九点三刻了，还没一个人动弹。”

“啊，喂！他们都出去啦。库蒂尔太太同她的小姑娘八点钟就上圣艾蒂安教堂拜老天爷去了。高老头挟着一个小包上街了。大学生要十点钟上完课才回来。我打扫楼梯的时候看他们出去的；我还给高老头的小包裹撞了一下，硬得象铁。这老头儿究竟在干什么呢？旁人耍弄他，当做陀螺一样，人倒是挺好的，比他们都强。他不给什么钱，可是我替他送信去的地方，那般太太酒钱给的很阔气，穿也穿得漂亮。”

“是他所说的那些女儿吗，嗯？统共有一打吧？”

“我一向只去过两家，就是到这儿来过的两个。”

“太太起来了；一忽儿就要叫叫嚷嚷的，我该上去了。你当心着牛奶，克里斯朵夫，仔细那猫儿。”

西尔维走进女主人的屋子。

“怎么，西尔维，已经十点差一刻了，你让我睡得象死人一样！真是从来没有的事！”

“那是浓雾作怪，浓得用刀劈也劈不开。”

“中饭怎么了？”①

“呕！那些房客都见了鬼，一太早就滚出去了。”

“说话要清楚，西尔维。应该说一大早。”

“哦！太太，你要我怎么说都可以。包你十点钟有饭吃。米旭诺跟波阿雷还没动弹。只有他们俩在家，睡得象猪一样。”

---

① 当时中饭比现在吃得早，大概在十一点左右（见皮尔南著：《一八三〇年法国的日常生活》），但伏盖公寓的习惯，中饭比一般更早。

“西尔维，你把他们两个放在一块儿讲，好象……”

“好象什么？”西尔维大声痴笑起来，“两个不是一双吗？”

“真怪，西尔维，昨夜克里斯朵夫把大门上了闩，怎么伏脱冷先生还能进来？”

“不是的，太太。他听见伏脱冷先生回来，下去开门的。你当做……”

“把短袄给我，快快去弄饭。剩下的羊肉再加些番薯；饭后点心用煮熟梨子，挑两个里亚① 一个的。”

过了一会，伏盖太太下楼了，她的猫刚刚一脚掀开罩盆，急匆匆的舐着牛奶。

“弥斯蒂格里！”她叫了一声，猫逃了，又回来在她腿边厮磨。“好，好，你拍马屁，你这老畜生！”

她接着又叫：“西尔维！西尔维！”

“哎，哎，什么事呀，太太？”

“你瞧，猫喝掉了多少！”

“都是混帐的克里斯朵夫不好，我早告诉他摆桌子，他到哪儿去了？不用急，太太；那份牛奶倒在高老头的咖啡里吧。让我冲些水，他不会发觉的。他对什么都不在意，连吃什么都不知道。”

“他上哪儿去了，这怪物？”伏盖太太摆着盘子，问。

“谁知道？大概在跟魔鬼打交道吧。”

“我睡得太多了，”伏盖太太说。

---

① 里亚，法国旧铜币，价值等于一个苏的四分之一。二十个苏等于一法郎。

"可是太太，你新鲜得象一朵玫瑰……"

这时门铃一响，伏脱冷大声唱着，走进客厅：

我久已走遍了世界，

人家到处看见我呀……

"哦！哦！你早，伏盖妈妈，"他招呼了房东，又亲热的拥抱她。

"喂，放手呀。"

"干吗不说放肆呀！"他回答，"说啊，说我放肆啊！哦，哦，我来帮你摆桌子。你看我多好！……

勾搭褐发和金发的姑娘，

爱一阵呀叹一声……

"我才看见一桩怪事……

……全是偶然……"

寡妇道："什么事？"

"高老头八点半在后妃街，拿了一套镀金餐具，走进一家收买旧食器旧肩章的银匠铺，卖了一笔好价钱。亏他不吃这行饭的人，绞出来的条子倒很象样呢。"

"真的？"

"当然真的。我有个朋友出远门，送他上了邮车回来，我看到高老头，就想等着瞧瞧是怎么回事。他回到本区砂岩街上，走进鼎鼎大名放印子钱的高布赛克家；你知道高布赛克是个了不起的坏蛋，会把他老子的背脊梁雕成骰子的家伙！真

是个犹太人，阿拉伯人，希腊人，波希米亚人，哼，你休想抢到他的钱，他把洋钱都存在银行里。”

“那么高老头去干什么？”

“干什么？吃尽当光！”伏脱冷回答，“这糊涂虫不惜倾家荡产去爱那些婊子……”

“他来了！”西尔维叫着。

“克里斯朵夫，你上来，”高老头招呼佣人。

克里斯朵夫跟着高老头上楼，一忽儿下来了。

“你上哪儿去？”伏盖太太问。

“替高里奥先生跑一趟。”

“什么东西呀？”伏脱冷说着，从克里斯朵夫手中抢过一个信封，念道：送阿娜斯塔齐·德·雷斯托伯爵夫人。他把信还给克里斯朵夫，问：“送哪儿呢？”

“海尔德街。他吩咐一定要面交伯爵夫人。”

“里面是什么东西？”伏脱冷把信照着亮处说，“钞票？不是的。”他把信封拆开一点：——“哦，是一张债务清讫的借票。嘿！这老妖精倒有义气！”他伸出大手摸了摸克里斯朵夫的头发，把他的身体象骰子般骨碌碌的转了几下，“去吧，坏东西，你又好挣几个酒钱了。”

刀叉杯盘已经摆好。西尔维正在煮牛奶。伏盖太太生着火炉，伏脱冷在旁帮忙，嘴里哼着：

我久已走遍了世界，

人家到处看见我呀……，

一切准备停当，库蒂尔太太和泰伊番小姐回来了。

“这么早到哪儿去啦，漂亮的太太？”伏盖太太问。

“我们在圣艾蒂安教堂祈祷。今儿不是要去泰伊番先生家吗？可怜的孩子浑身哆嗦，象一张树叶，”库蒂尔太太说着坐在火炉前面，鞋子搁在火门口冒起烟来。

“来烤火吧，维克托莉，”伏盖太太说。

“小姐，”伏脱冷端了一把椅子给她，“求上帝使你父亲回心转意固然不错，可是不够。还得有个朋友去叫这个丑八怪把头脑醒醒。听说这蛮子手头有三百万，偏偏不肯给你一分陪嫁。这年月，一个美人儿是少不得陪嫁的。”

“可怜的孩子，”伏盖太太接口道，“你那魔王老子不怕报应吗？”

一听这几句，维克托莉眼睛湿了；伏盖太太看见库蒂尔太太对她摆摆手，就不出声了。

军需官的寡妇接着说：“只要我能见到他的面，和他说话，把他妻子的遗书交给他，也就罢了。我从来不敢冒险从邮局寄去；他认得我的笔迹……”

“哦！那些无辜的女人，遭着灾殃，受着欺侮，”[①]伏脱冷这么嚷着，忽然停下，说：“你现在就是落到这个田地！过几天让我来管这笔账，包你称心满意。”

“哦！先生，”维克托莉一边说，一边对伏脱冷又畏怯又热烈的望了一眼，伏脱冷却毫不动心，“倘若你有方法见到家父，

---

① 伏脱冷这句话是摹仿当时上演的一出悲剧的台词。

请你告诉他，说我把父亲的慈爱和母亲的名誉，看得比世界上所有的财宝都贵重。如果你能把他的铁石心肠劝转一些，我要在上帝面前为你祈祷，我一定感激不尽……”

“我久已走遍了世界……”伏脱冷用讽刺的口吻唱着。

这时高里奥，米旭诺小姐，波阿雷，都下楼了，也许都闻到了肉汁的味道，那是西尔维做来浇在隔夜的羊肉上的。七个同居的人正在互相问好，围着桌子坐下，时钟敲了十点，大学生的脚步也在门外响了。

“嗳，行啦，欧也纳先生，”西尔维说，“今儿你可以跟大家一块儿吃饭了。”

太学生招呼了同居，在高老头身旁坐下。

“我今天有桩意想不到的奇遇，”他说着夹了好些羊肉，割了一块面包——伏盖太太老在那里估计面包的大小。

“奇遇！”波阿雷叫道。

“哎！你大惊小怪干什么，老糊涂？”伏脱冷对波阿雷说，“难道他老人家不配吗？”

泰伊番小姐怯生生的对大学生瞧了一眼。

伏盖太太说道：“把你的奇遇讲给我们听吧。”

“昨天我去赴德·鲍赛昂子爵夫人的舞会，她是我的表姊，有一所华丽的住宅，每间屋子都铺满了绫罗绸缎。她举行一个盛大的跳舞会，把我乐得象一个皇帝……”

“象黄雀，”伏脱冷打断了他的话。

“先生，”欧也纳气恼的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黄雀，因为黄雀比皇帝快活得多。”

应声虫波阿雷说："不错，我宁可做一只无忧无虑的黄雀，不要做皇帝，因为……"

"总之，"大学生截住了波阿雷的话，"我同舞会里最漂亮的一位太太跳舞，一位千娇百媚的伯爵夫人，真的，我从没见过那样的美人儿。她头上插着桃花，胸部又是最好看的花球，都是喷香的鲜花；啊唷！真要你们亲眼看见才行。一个女人跳舞跳上了劲，真是难画难描。唉！哪知今儿早上九点，我看见这位神仙似的伯爵夫人在砂岩街上走。哦！我的心跳啦，以为……"

"以为她上这儿来，嗯？"伏脱冷对大学生深深的瞧了一眼，"其实她是去找放印子钱的高布赛克老头。要是你在巴黎妇女的心窝里掏一下，包你先发现债主，后看见情夫。你的伯爵夫人叫做阿娜斯塔齐·德·雷斯托，住在海尔德街。"

一听见这个名字，大学生瞪着伏脱冷。高老头猛的抬起头来，把他们俩瞧了一眼，又明亮又焦急的目光叫大家看了奇怪。

"克里斯朵夫走晚了一步，她到过那儿了，"高里奥不胜懊恼的自言自语。

"我猜着了，"伏脱冷咬着伏盖太太的耳朵。

高老头糊里糊涂的吃着东西，根本不知道吃的什么；愣头傻脑，心不在焉到这个程度，他还从来不曾有过。

欧也纳问："伏脱冷先生，她的名字谁告诉你的？"

伏脱冷回答："嗳！嗳！既然高老头会知道，干吗我不能知道？"

"什么！高里奥先生？"大学生叫起来。

"真的？昨天晚上她很漂亮吗？"可怜的老人问。

"谁？"

"德·雷斯托太太。"

"你瞧这老东西眼睛多亮，"伏盖太太对伏脱冷说。

"他难道养着那个女人吗？"米旭诺小姐低声问大学生。

"哦！是的，她漂亮得了不得，"欧也纳回答高老头，高老头不胜艳羡的望着他，"要没有德·鲍赛昂太太，那位神仙般的伯爵夫人竟可以算全场的王后了；年轻人的眼睛只盯住她一个，我在她的登记表上已经是第十二名，没有一次四组舞没有她，旁的女人都气坏了。昨天她的确是最得意的人。常言道：天下之美，莫过于满帆的巨舶，飞奔的骏马，婆娑起舞的美女，真是一点不错。"

"昨天在爵府的高堂上，今儿早晨在债主的脚底下，这便是巴黎女人的本相，"伏脱冷说，"丈夫要供给不起她们挥霍，她们就出卖自己。要不就破开母亲的肚子，搜搜刮刮的拿去摆架子，总而言之，她们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做得出。唉，有的是，有的是！"

高老头听了大学生的话，眉飞色舞，象晴天的太阳，听到伏脱冷刻毒的议论，立刻沉下了脸。

伏盖太太道，"你还没说出你的奇遇呢。你刚才有没有跟她说话？她要不要跟你补习法律？"

欧也纳道："她没有看见我；可是九点钟在砂岩街上碰到一个巴黎顶美的美人儿，清早两点才跳完舞回家的女子，不古

怪吗？只有巴黎才会碰到这等怪事。”

“吓！比这个更怪的事还多咧，”伏脱冷嚷道。

泰伊番小姐并没留神他们的话，只想着等会儿要去尝试的事。库蒂尔太太向她递了个眼色，叫她去换衣服。她们俩一走，高老头也跟着走了。

“喂，瞧见没有？”伏盖太太对伏脱冷和其余的房客说，“他明明是给那些婆娘弄穷的。”

大学生叫道：“我无论如何不相信美丽的伯爵夫人是高老头的情妇。”

“我们并没要你相信啊，”伏脱冷截住了他的话，“你年纪太轻，还没熟悉巴黎。慢慢你会知道自有一般所谓痴情汉……”

（米旭诺小姐听了这一句，会心的瞧了瞧伏脱冷，仿佛战马听见了号角。）

“哎！哎！”伏脱冷停了一下，深深的瞪了她一眼，“咱们不都是有过一点儿小小的痴情吗？……”

（老姑娘低下眼睛，好似女修士见到裸体雕像。）

伏脱冷又道：“再说，那些人啊，一朝有了一个念头就抓住不放。他们只认定一口井喝水，往往还是臭水；为了要喝这臭水，他们肯出卖老婆，孩子，或者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在某些人，这口井是赌场，是交易所，是收古画，收集昆虫，或者是音乐；在另外一些人，也许是做得一手好菜的女人。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他们都不在乎，一心一意只要满足自己风魔的那个。往往那女的根本不爱他们，凶悍泼辣，叫他们付很高的

代价换一点儿小小的满足。唉！唉！那些傻蛋可没有厌倦的时候，他们会把最后一床被窝送进当铺，换几个最后的钱去孝敬她。高老头便是这等人。伯爵夫人剥削他，因为他不会声张；这就叫做上流社会！可怜的老头儿只想着她。一出痴情的范围，你们亲眼看到，他简直是个蠢笨的畜生。提到他那一门，他眼睛就发亮，象金刚钻。这个秘密是容易猜到的。今儿早上他把镀金盘子送进银匠铺，我又看他上砂岩街高布赛克老头家。再看他的下文。回到这儿，他叫克里斯朵夫送信给德·雷斯托太太，咱们都看见信封上的地址，里面是一张债务清讫的借票。要是伯爵夫人也去过那放债的家里，显见情形是紧急得很了。高老头很慷慨的替她还债。用不到多少联想，咱们就看清楚了。告诉你，年轻的大学生，当你的伯爵夫人嬉笑跳舞，搔首弄姿，把她的桃花一摇一摆，尖尖的手指拈着裙角的时候，她是象俗语所说的，大脚套在小鞋里，正想着她或是她情人的到了期付不出的借票。"

欧也纳叫道："你们这么一说，我非把事情弄清楚不可了。明儿我就上德·雷斯托太太家。"

"对，"波阿雷接口道，"明儿就得上德·雷斯托太太家。"

"说不定你会碰到高老头放了情分在那边收账呢！"

欧也纳不胜厌恶的说："那么你们的巴黎竟是一个垃圾坑了。"

"而且是一个古怪的垃圾坑，"伏脱冷接着说，"凡是浑身污泥而坐在车上的都是正人君子，浑身污泥而搬着两条腿走的都是小人流氓。扒窃一件随便什么东西，你就给牵到法院

广场上去展览，大家拿你当把戏看。偷上一百万，交际场中就说你大贤大德。你们花三千万养着宪兵队和司法人员来维持这种道德。妙极了！”

“怎么，”伏盖太太插嘴道，“高老头把他的镀金餐具熔掉了？”

“盖上有两只小鸽的是不是？”欧也纳问。

“是呀。”

“大概那是他心爱的东西，”欧也纳说，“他毁掉那只碗跟盘的时候，他哭了。我无意中看到的。”

“那是他看做性命一般的呢，”寡妇回答。

“你们瞧这家伙多痴情！”伏脱冷叫道，“那女人有本领迷得他心眼儿都痒了。”

大学生上楼了，伏脱冷出门了。过了一会，库蒂尔太太和维克托莉坐上西尔维叫来的马车。波阿雷搀着米旭诺小姐，上植物园去消磨一天之中最舒服的两个钟点。

“哎哟！他们这不象结了婚？”胖子西尔维说，“今儿他们第一次一块儿出去。两口儿都是又干又硬，碰起来一定会爆出火星，象打火石一样呢。”

“米旭诺小姐真要当心她的披肩才好，”伏盖太太笑道，“要不就会象艾绒一样烧起来的。”

四点钟，高里奥回来了，在两盏冒烟的油灯下看见维克托莉红着眼睛。伏盖太太听她们讲着白天去看泰伊番先生一无结果的情形。他因为给女儿和这个老太太纠缠不清，终于答应接见，好跟她们说个明白。

"好太太,"库蒂尔太太对伏盖太太说,"你想得到吗,他对维克托莉连坐也不叫坐,让她从头至尾站在那里。对我,他并没动火,可是冷冷的对我说,以后不必再劳驾上他的门;说小姐——不说他的女儿——越跟他麻烦,(一年一次就说麻烦,这魔王!)越惹他厌;又说维克托莉的母亲当初并没有陪嫁,所以她不能有什么要求;反正是许多狠心的话,把可怜的姑娘哭得泪人儿似的。她扑在父亲脚下,勇敢的说,她的苦苦哀求只是为了母亲,她愿意服从父亲的意旨,一点不敢抱怨,但求他把亡母的遗嘱读一遍。于是她呈上信去,说着世界上最温柔最诚心的话,不知她从哪儿学来的,一定是上帝的启示吧,因为可怜的孩子说得那么至情至性,把我听的人都哭昏了。哪想到老昏君铰着指甲,拿起可怜的泰伊番太太浸透眼泪的信,望壁炉里一扔,说道:好!他想扶起跪在地下的女儿,一看见她捧着他的手要亲吻,马上缩了回去。你看他多恶!他那脓包儿子跑进来,对他的亲妹妹理都不理。"

"难道他们是野兽吗?"高里奥插了一句。

"后来,"库蒂尔太太并没留意高老头的慨叹,"父子俩对我点点头走了,说有要事。这便是我们今天拜访的经过。至少,他见过了女儿。我不懂他怎么会不认她,父女相象得跟两滴水一样。"

包饭的和寄宿的客人陆续来了,彼此问好,说些无聊的废话。在巴黎某些社会中,这种废话,加上古怪的发音和手势,就算诙谐,主要是荒唐胡闹。这一类的俗语常常在变化,作为根据的笑料不到一个月就听不见了。什么政治事件,刑

事案子，街上的小调，戏子的插科打诨，都可以做这种游戏的材料，把思想，言语，当做羽毛球一般抛来抛去。一种新发明的玩意叫做狄奥喇嘛①，比巴诺喇嘛②把光学的幻景更推进一步；某些画室用这个字打哈哈，无论说什么，字尾总添上一个喇嘛。有一个年轻的画家在伏盖公寓包饭，把这笑料带了来。

“啊，喂！波阿雷先生，”博物院管事说，“你的健康喇嘛怎么啦？”不等他回答，又对库蒂尔太太和维克托莉说：“太太们，你们心里难受，是不是？”

“快开饭了吗？”荷拉斯·毕安训问，他是医科学生，拉斯蒂涅的朋友，“我的宝贝胃儿快要掉 usque ad talones③。”

“天冷得要冰喇嘛！”伏脱冷叫着。“让一让啊，高老头。该死！你的脚把火门全占了。”

毕安训道：“大名鼎鼎的伏脱冷先生，干吗你说冷得要冰喇嘛？那是不对的。应该说冷得要命喇嘛。”

“不，”博物院管事说，“应当说冷得要冰喇嘛，意思是说我的脚冷。”

“啊！啊！原来如此！”

“嘿！拉斯蒂涅侯爵大人阁下，胡扯法学博士来了，”毕安训一边嚷一边抱着欧也纳的脖子，叫他透不过气来，——“哦！嗨！诸位，哦！嗨！”

---

① 十九世纪风行的透景画。

② 活动景画。

③ 拉丁文：到脚底下去了。

米旭诺小姐轻轻的进来，一言不发对众人点点头，坐在三位太太旁边。

“我一看见她就打寒噤，这只老蝙蝠，”毕安训指着米旭诺低声对伏脱冷说，“我研究加尔的骨相学，① 发觉她有犹大的反骨。”

“你先生认识犹大吗？”伏脱冷问。

“谁没有碰到过犹大？”毕安训回答，“我敢打赌，这个没有血色的老姑娘，就象那些长条的虫，梁木都会给它们蛀空的。”

伏脱冷理着鬓脚，说道：“这就叫做，孩子啊，

那蔷薇，就象所有的蔷薇，
只开了一个早晨。”

看见克里斯朵夫恭恭敬敬端了汤盆出来，波阿雷叫道：

“啊！啊！出色的喇嘛汤来了。”

“对不起，先生，”伏盖太太道，“那是蔬菜汤。”

所有的青年人都大声笑了。

“输了，波阿雷！”

“波阿雷输了！”

“给伏盖妈妈记上两分，”伏脱冷道。

博物院管事问：“可有人注意到今儿早上的雾吗？”

毕安训道：“那是一场狂雾，惨雾，绿雾，忧郁的，闷塞的，高里奥式的雾。”

---

① 加尔（1758—1828），德国医生，骨相学的创始人。

“高里奥喇嘛的雾，”画家道，“因为浑浑沌沌，什么都瞧不见。”

“喂，葛里奥脱老爷，提到你啦。”

高老头坐在桌子横头，靠近端菜的门。他抬起头来，把饭巾下面的面包凑近鼻子去闻，那是他偶然流露的生意上的老习惯。

“呦！”伏盖太太带着尖刻的口气，粗大的嗓子盖住了羹匙，盘子，和谈话的声音，“是不是面包不行？”

“不是的，太太。那用的是埃唐帕面粉，头等货色。”

“你凭什么知道的？”欧也纳问。

“凭那种白，凭那种味道。”

“凭你鼻子里的味道，既然你闻着嗅着，”伏盖太太说。“你省俭到极点，有朝一日单靠厨房的气味就能过活的。”

博物院管事道：“那你不妨去领一张发明执照，倒好发一笔财哩。”

画家说：“别理他。他这么做，不过是叫人相信他做过面条生意。”

“那么，”博物院管事又追问一句，“你的鼻子竟是一个提炼食物精华的蒸馏瓶了。”

“蒸——什么？”毕安训问。

“蒸饼。”

“蒸笼。”

“蒸汽。”

“蒸鱼。”

"蒸包子。"

"蒸茄子。"

"蒸黄瓜。"

"蒸黄瓜喇嘛。"

这八句回答从室内四面八方传来，象连珠炮似的，把大家笑得不可开交，高老头愈加目瞪口呆的望着众人，好象要想法懂一种外国话似的。

"蒸什么?"他问身旁的伏脱冷。

"蒸猪脚，朋友!"伏脱冷一边回答，一边往高里奥头上拍了一下，把他帽子压下去蒙住了眼睛。

可怜的老人被这下出其不意的攻击骇呆了，半晌不动。克里斯朵夫以为他已经喝过汤，拿走了他的汤盆。等到高老头掀起帽子，拿汤匙往身边掏的时候，一下碰到了桌子，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先生，"老头儿说，"你真缺德，要是你敢再来捺我帽子的话……"

"那么老头儿，怎么样?"伏脱冷截住了他的话。

"那么，你总有一天要受大大的报应……"

"进地狱是不是?"画家问，"还是进那个关坏孩子的黑房?"

"喂，小姐，"伏脱冷招呼维克托莉，"你怎么不吃东西?爸爸还是不肯让步吗?"

"简直是魔王，"库蒂尔太太说。

"总得要他讲个理才好，"伏脱冷说。

“可是，”跟毕安训坐得很近的欧也纳插嘴，“小姐大可为吃饭问题告一状，因为她不吃东西。嗨！嗨！你们瞧高老头打量维克托莉小姐的神气。”

老人忘了吃饭，只顾端相可怜的女孩子；她脸上显出真正的痛苦，一个横遭遗弃的孝女的痛苦。

“好朋友，”欧也纳低声对毕安训说，“咱们把高老头看错了。他既不是一个蠢货，也不是毫无生气的人。拿你的骨相学来试一试吧，再告诉我你的意见。昨夜我看见他扭一个镀金盘子，象蜡做的一样轻便；此刻他脸上的神气表示他颇有点了不起的感情。我觉得他的生活太神秘了，值得研究一下。你别笑，毕安训，我说的是正经话。”

“不消说，”毕安训回答，“用医学的眼光看，这家伙是有格局的；我可以把他解剖，只要他愿意。”

“不，只要你量一量他的脑壳。”

“行，就怕他的傻气会传染。”

两处访问

第二天，拉斯蒂涅穿得非常漂亮，下午三点光景出发到德·雷斯托太太家去了，一路上痴心妄想，希望无穷。因为有这种希望，青年人的生活才那么兴奋，激动。他们不考虑阻碍与危险，到处只看见成功；单凭幻想，把自己的生活变做一首诗；计划受到打击，他们便伤心苦恼，其实那些计划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漫无限制的野心。要不是他们无知，胆小，社会的秩

序也没法维持了。欧也纳担着一百二十分的心，提防街上的泥土，一边走一边盘算跟德·雷斯托太太说些什么话，准备好他的聪明才智，想好一番敏捷的对答，端整了一套巧妙的措辞，塔莱朗式[①]精辟的句子，以便遇到求爱的机会拿来应用，而能有求爱的机会就能建筑他的前程。不幸大学生还是被泥土沾污了，只能在王宫市场叫人上鞋油，刷裤子。他把以防万一的一枚银币找换时想道：

"我要是有钱，就可以坐在车上，舒舒服服的思索了。"

他终于到了海尔德街，向门上说要见德·雷斯托伯爵夫人。人家看他走过院子，大门外没有车马的声音，便轻蔑的瞧了他一眼；他存着终有一朝扬眉吐气的心，咬咬牙齿忍受了。院中停着一辆华丽的两轮车，披挂齐整的马在那儿跺脚。他看了挥金如土的奢华，暗示巴黎享乐生活的场面，已经自惭形秽，再加下人们的白眼，自然更难堪了。他马上心绪恶劣。满以为心窍大开、才思涌发的头脑，忽然闭塞了，神志也不清了。当差进去通报，欧也纳站在穿堂内一扇窗下，提着一只脚，肘子搁在窗子的拉手上，茫然望着窗外的院子。他觉得等了很久；要不是他有南方人的固执脾气，坚持下去会产生奇迹的那股劲儿，他早已跑掉了。

"先生，"当差出来说，"太太在上房里忙得很，没有给我回音；请先生到客厅里去等一会，已经有客在那里了。"

仆役能在一言半语之间批判主人或非难主人，拉斯蒂涅

① 塔莱朗(1754—1838)，法国著名外交家。

一边暗暗佩服这种可怕的本领，一边胸有成竹，推开当差走出来的门，想叫那般豪仆看看他是认得府里的人物的，不料他莽莽撞撞走进一间摆油灯，酒架，烘干浴巾的器具的屋子，屋子通到一条黑洞洞的走廊和一座暗梯。他听到下人们在穿堂里匿笑，更慌了手脚。

"先生，客厅在这儿，"当差那种假装的恭敬似乎多加了一点讽刺的意味。

欧也纳性急慌忙退出来，撞在浴缸上，幸而帽子抓在手中，不曾掉在缸里。长廊尽头亮着一盏小灯，那边忽然开出一扇门，拉斯蒂涅听见德·雷斯托太太和高老头的声音，还带着一声亲吻。他跟着当差穿过饭厅，走进第一间客厅，发见一扇面临院子的窗，便去站在那儿。他想看看清楚，这个高老头是否真是他的高老头。他心跳得厉害，又想起伏脱冷那番可怕的议论。当差还在第二客室门口等他，忽然里面走出一个漂亮青年，不耐烦的说：

"我走了，莫里斯。告诉伯爵夫人，说我等了半个多钟点。"

这个放肆的男人——当然有他放肆的权利喽——哼着一支意大利歌曲的花腔，往欧也纳这边的窗子走过来，为了端相生客，也为了眺望院子。

"爵爷还是再等一会吧，太太事情已经完了，"莫里斯退往穿堂时说。

这时高老头从小扶梯的出口，靠近大门那边出现了。他提起雨伞准备撑开，没有注意大门开处，一个戴勋章的青年赶

着一辆轻便马车直冲进来。高老头赶紧倒退一步，险些儿给撞翻。马被雨伞的绸盖吓了一下，向阶沿冲过去的时候，微微望斜刺里歪了一些。青年人怒气冲冲的回过头来，瞧了瞧高老头，在他没有出大门之前，对他点点头；那种礼貌就象对付一个有时要去求教的债主，又象对付一个不得不表敬意，而一转背就要为之脸红的下流坯。高老头亲热的答礼，好似很高兴。这些小节目都在一眨眼之间过去了。欧也纳全神贯注的瞧着，不觉得身边还有旁人，忽然听见伯爵夫人含嗔带怨的声音：

“嗳，马克西姆，你走啦？”伯爵夫人也没留意到楼下有车子进来。拉斯蒂涅转过身子，瞧见她娇滴滴的穿着件白开司米外扣粉红结的梳妆衣，头上随便挽着一个髻，正是巴黎妇女的晨装。她身上发出一阵阵的香味，两眼水汪汪的，大概才洗过澡；经过一番调理，她愈加娇艳了。年轻人是把什么都看在眼里的，他们的精神是和女人的光彩融成一片的，好似植物在空气中吸取养料一般。欧也纳毋须接触，已经感觉到这位太太的手鲜嫩无比；微微敞开的梳妆衣有时露出一点儿粉红的胸脯，他的眼睛就在这上面打转。伯爵夫人用不着鲸鱼骨绑腰，一根带子就表现出柔软的腰肢；她的脖子叫人疼爱，套着软底鞋的脚非常好看。马克西姆捧着她的手亲吻，欧也纳才瞧见了马克西姆，伯爵夫人才瞧见了欧也纳。

“啊！是你，拉斯蒂涅先生，我很高兴看到你，”她说话时那副神气，聪明人看了马上会服从的。

马克西姆望望欧也纳，又望望伯爵夫人，那态度分明是叫

不识趣的生客走开。——"喂，亲爱的，把这小子打发掉吧。"傲慢无礼的马克西姆的眼神，等于这句简单明了的话。伯爵夫人窥探马克西姆的脸色，惟命是听的表情无意中泄漏了一个女人的全部心事。

拉斯蒂涅心里恨死了这个青年。先是马克西姆一头烫得很好的金黄头发，使他觉得自己的头发多么难看。其次，马克西姆的靴子又讲究又干净，不象他的沾了一层薄泥，虽然走路极其小心。最后，马克西姆穿着一件紧贴腰肢的外氅，象一个美丽的女人；欧也纳却在下午两点半已经穿上黑衣服了。从夏朗德省来的聪明的孩子，当然觉得这个高大细挑，淡眼睛，白皮肤的花花公子，会引诱没有父母的子弟倾家的人，靠了衣着占了上风。德·雷斯托太太不等欧也纳回答，便飞鸟似的走进另外一间客厅，衣裾招展，象一只蝴蝶。马克西姆跟着她，愤火中烧的欧也纳跟着马克西姆和伯爵夫人。在大客厅中间，和壁炉架离开几尺远的地方，三个人又碰在一块儿了。大学生明知要妨碍那讨厌的马克西姆，却顾不得德·雷斯托太太会不会生气，存心要跟这花花公子捣乱。他忽然记起在德·鲍赛昂太太的舞会里见过这青年，猜到他同伯爵夫人的关系。他凭着那种不是闯祸便是成功的少年人的胆气，私忖道："这是我的情敌，非打倒不可。"

啊！这冒失鬼！他不知道这位马克西姆·德·特拉伊伯爵专门挑拨人家侮辱他，然后先下手为强，一枪把敌人打死。欧也纳虽是打猎的能手，但靶子棚里二十二个木人，还不能打倒二十个。

年轻的伯爵往壁炉旁边的长椅里倒下身子，拿起火钳，把柴火乱搅一阵，动作那么粗暴，那么烦躁，把阿娜斯塔齐那张好看的脸马上变得难看了。她转身向着欧也纳，冷冷的带着质问意味瞪了他一眼，意思是说："干吗你还不走？"那在有教养的人是会立刻当做逐客令的。

欧也纳陪着笑脸，说道："太太，我急于要拜见你，是为了……"

他突然停住，客厅的门开了。那位赶轻便马车的先生忽然出现，光着头，也不招呼伯爵夫人，只是不大放心的瞧瞧欧也纳，跟马克西姆握了握手，说了声"你好"，语气的亲热弄得欧也纳莫名其妙。外省青年完全不知道三角式的生活多么有意思。

伯爵夫人指着她的丈夫对大学生说："这是德·雷斯托先生。"

欧也纳深深鞠了一躬。

"这一位，"她把欧也纳介绍给伯爵，"是德·拉斯蒂涅先生，因玛西阿克家的关系，跟德·鲍赛昂太太是亲戚，我在她家上次的舞会里认识的。"

因玛西阿克家的关系，跟德·鲍赛昂太太是亲戚，伯爵夫人因为要显出主妇的高傲，表示她府上的宾客没有一个无名小卒，而说得特别着重的两句话，发生了奇妙的作用，伯爵立刻放下那副冷淡的矜持的神气，招呼大学生道：

"久仰久仰。"

连马克西姆·德·特拉伊伯爵也不安的瞧了瞧欧也纳，

不象先前那么目中无人了。一个姓氏的力量竟象魔术棒一样，不但周围的人为之改容，便是大学生自己也头脑清醒，早先预备好的聪明机智都恢复过来了。巴黎上流社会的气氛对他原是漆黑一团，如今他灵机一动，忽然看清楚了。什么伏盖公寓，什么高老头，早已给忘得干干净净。

“我以为玛西阿克一族已经没有人了，”德·雷斯托伯爵对欧也纳说。

“是的，先生。先伯祖德·拉斯蒂涅骑士，娶的是玛西阿克家最后一位小姐。他们只生一个女儿，嫁给德·克拉兰博元帅，便是德·鲍赛昂太太的外祖父。我们一支是小房，先伯祖是海军中将，因为尽忠王事，把什么都丢了，就此家道中落。革命政府清算东印度公司的时候，竟不承认我们股东的权利。”

“令伯祖是不是在一七八九年前指挥复仇者号的？”

“正是。”

“那么他该认得先祖了。当时先祖是伏维克号的舰长。”

马克西姆对德·雷斯托太太微微耸了耸肩膀，仿佛说：“倘使他跟这家伙大谈海军，咱们可完啦。”阿娜斯塔齐懂得这意思，拿出女人的看家本领，对他笑着说：

“你来，马克西姆，我有事请教你。你们两位尽管驾着伏维克号和复仇者号并排儿出海吧。”说罢她站起身子，向马克西姆做了个俏皮的暗号，马克西姆便跟着她往上房走去。这蹊跷的一对刚走到门口，伯爵忽然打断了跟欧也纳的谈话，很不高兴的叫道：

"阿娜斯塔齐，你别走。你明明知道……"

"我就来，我就来，"她抢着回答，"我托马克西姆的事，一下子就说完的。"

她很快的回来了。凡是要自由行动的女子都不能不看准丈夫的性格，知道做到哪一步还不至于丧失丈夫的信任，也从来不在小事情上闹别扭。就跟这些女子一样，伯爵夫人一听丈夫的声音，知道这时候不能太太平平在内客室耽下去。而这番挫折的确是从欧也纳来的。因此伯爵夫人恨恨的对马克西姆指着大学生。马克西姆含讥带讽向伯爵夫妇和欧也纳说：

"嗳，你们谈正经，我不打搅了；再见吧。"说完他走了。

"别走啊，马克西姆！"伯爵嚷道。

"回头来吃饭吧，"伯爵夫人丢下欧也纳和伯爵，跟着马克西姆走进第一客室，耽搁了半晌，以为伯爵可能打发欧也纳走的。

拉斯蒂涅听见他们俩一忽儿笑，一忽儿谈话，一忽儿寂静无声，便在伯爵面前卖弄才华，或是恭维他，或是逗他高谈阔论，有心拖延时间，好再见伯爵夫人，弄清她同高老头的关系。欧也纳怎么都想不过来，这个爱上马克西姆而能摆布丈夫的女子，怎么会同老面条商来往。他想摸清底细，拿到一点儿把柄去控制这个标准的巴黎女人。

"阿娜斯塔齐！"伯爵又叫起太太来了。

"算了吧，可怜的马克西姆，"她对那青年说，"没有法儿了，晚上见……"

"希望你，娜齐，"他咬着她耳朵，"把这小子打发掉。你梳妆衣敞开一下，他眼睛就红得象一团火；他会对你谈情说爱，连累你，临了叫我不得不打死他。"

"你疯了吗，马克西姆？这些大学生不是挺好的避雷针吗？当然我会叫德·雷斯托对他头痛的。"

马克西姆大声笑着出去了，伯爵夫人靠着窗口看他上车，拉起缰绳，扬起鞭子，直到大门关上了她才回来。

"喂，亲爱的，"伯爵对她说，"这位先生家里的庄园就在夏朗德河上，离韦尔特伊不远。他的伯祖还认得我的祖父呢。"

"好极了，大家都是熟人，"伯爵夫人心不在焉的回答。

"还不止这一点呢，"欧也纳低声说。

"怎么？"她不耐烦的问。

"刚才我看见从这儿出去一位先生，和我住在一所公寓里，而且是隔壁房间，高里奥老头……"

一听到老头这个俏皮字儿，正在拨火的伯爵好似烫了手，把钳子往火里一扔，站起身子说：

"先生，你可以称呼一声高里奥先生吧！"

看见丈夫烦躁，伯爵夫人脸上白一阵红一阵，狼狈不堪。她强作镇静，极力装着自然的声音说："怎么会认识一个我们最敬爱的……"她顿住了，瞧着钢琴，仿佛心血来潮想起了什么，说道："你喜欢音乐吗，先生？"

"喜欢得很，"欧也纳脸色通红，心慌意乱，迷迷糊糊的觉得自己闯了祸。

"你会唱歌吗？"她说着，走到钢琴前面，使劲按着所有的

键子，从最低音的do到最高音的fa，啦啦啦的响成一片。

“不会，太太。”

伯爵在屋里踱来踱去。

“可惜！不会唱歌在交际场中就少了一件本领。——Ca-a-ro，Ca-a-ro，Ca-a-a-a-ro，non dubita-re，”① 伯爵夫人唱着。

欧也纳说出高老头的名字，也等于挥动了一下魔术棒，同那句“跟德·鲍赛昂太太是亲戚”的魔术棒作用正相反。他好比走进一个收藏家的屋子，靠了有力的介绍才得进门，不料粗心大意撞了一下摆满小雕像的古董橱，把三四个不曾十分粘牢的头撞翻了。他恨不得钻入地下。德·雷斯托太太冷冷的板着脸，神情淡漠的眼睛故意躲开闯祸的大学生。

大学生道：“太太，你和德·雷斯托先生有事，请接受我的敬意，允许我……”

伯爵夫人赶紧做一个手势打断了欧也纳：“以后你每次光临我们总是挺欢迎的。”

欧也纳对主人夫妇深深的行了礼，虽然再三辞谢，还是被德·雷斯托先生一直送到穿堂。

“以后这位先生来，再不许通报！”伯爵吩咐莫里斯。

欧也纳跨下石级，发觉在下雨了。

“哼！”他心里想，“我跑来闹了一个笑话，既不知道原因，也不知范围；除此以外还得糟蹋我的衣服帽子。真应该乖乖

① 意大利文。意大利作曲家西马罗沙（1749—1801）的歌剧《秘密结婚》中的唱词。

的啃我的法律，一心一意做个严厉的法官。要体体面面的到交际场中混，先得办起两轮马车，雪亮的靴子，必不可少的行头，金链条，从早起就戴上六法郎一副的麂皮手套，晚上又是黄手套，我够得上这个资格吗？混帐的高老头，去你的吧！”

走到大门口，一个马夫赶着一辆出租马车，大概才送了新婚夫妇回家，正想瞒着老板找几个外快；看见欧也纳没有雨伞，穿着黑衣服，白背心，又是白手套，上过油的靴子，便向他招招手。欧也纳憋着一肚子无名火，只想往已经掉下去的窟窿里钻，仿佛可以找到幸运的出路似的。他对马夫点点头，也不管袋里只剩一法郎零两个铜子，径自上了车。车厢里零零落落散着橘花和扎花的铜丝，证明新郎新娘才离开不久。

“先生上哪儿去呢？”车夫问。他已经脱下白手套。①

欧也纳私下想：“管他！既然花了线，至少得利用一下！”便高声回答：“鲍赛昂府。”

“哪一个鲍赛昂府？”

一句话把欧也纳问住了。初出茅庐的漂亮哥儿不知道有两个鲍赛昂府，也不知道把他置诸脑后的亲戚有那么多。

“德·鲍赛昂子爵，在……”

“格勒奈尔街，”马夫侧了侧脑袋，接口说，“你知道，还有德·鲍赛昂伯爵和侯爵的府第，在圣多明各街，”他一边吊起踏脚，一边补充。

“我知道，”欧也纳沉着脸回答。他把帽子往前座的垫子

---

① 喜事车子的马夫通常穿一套特殊的礼服，还戴白手套。

上一丢，想道："今天大家都拿我打哈哈！吓……这次胡闹一下把我的钱弄光了。可是至少，我有了十足的贵族排场去拜访我那所谓的表姊了。高老头起码使我花了十法郎，这老混蛋！真的，我要把今天的倒霉事儿告诉德·鲍赛昂太太，说不定会引她发笑呢。这老东西同那漂亮女人的该死的关系，她一定知道。与其碰那无耻女人的钉子，——恐怕还得花一大笔钱——还不如去讨好我表姊。子爵夫人的姓名已经有那样的威力，她本人的权势更可想而知。还是走上面的门路吧。一个人想打天堂的主意，就该看准上帝下手！"

他思潮起伏，不知转着多少念头，上面的话只是一个简单的提纲。他望着雨景，镇静了些，胆气也恢复了些。他自忖虽然花掉了本月份仅存的十法郎，衣服鞋帽究竟保住了。一听马夫喊了声：对不住，开门哪！他不由得大为得意。金镶边大红制服的门丁，把大门拉得咕咕的直叫，拉斯蒂涅心满意足，眼看车子穿过门洞，绕进院子，在阶前玻璃棚下停住。马夫穿着大红滚边的蓝大褂，放下踏脚。欧也纳下车听见游廊里一阵匿笑。三四名当差在那里笑这辆恶俗的喜事车子。他们的笑声提醒了大学生，因为眼前就有现成的车马好比较。院中有一辆巴黎最华丽的轿车，套着两匹精壮的牲口，耳边插着蔷薇花，咬着嚼子，马夫头发扑着粉，打着领带，拉着缰绳，好象怕牲口逃走似的。昂丹大道的雷斯托太太府上，停着一个二十六岁男子的轻巧两轮车，圣日耳曼区又摆着一位爵爷的煊赫的仪仗，一副三万法郎还办不起来的车马。

"又是谁在这儿呢？该死！表姊一定也有她的马克西

姆！”欧也纳到这时才明白，巴黎难得碰到没有主顾的女人，纵然流着血汗也征服不了那样一个王后。

他跨上台阶，心已经凉了一半。玻璃门迎着他打开了；那些当差都一本正经，象挨过一顿痛打的骡子。他上次参加的跳舞会，是在楼下大厅内举行的。在接到请柬和舞会之间，他来不及拜访表姊，所以不曾进入德·鲍赛昂太太的上房，今天还是第一遭瞻仰到那些精雅绝伦，别出心裁的布置；一个杰出的女子的心灵和生活习惯，都可以在布置上面看出来。有了德·雷斯托太太的客厅做比较，对鲍府的研究也就更有意思。下午四点半，子爵夫人可以见客了。再早五分钟，她就不会招待表弟。完全不懂巴黎规矩的欧也纳，走上一座金漆栏杆，大红毯子，两旁供满鲜花的大楼梯，进入德·鲍赛昂太太的上房；至于她的小史，巴黎交际场中交头接耳说得一天一个样子的许多故事之中的一页，他可完全不知道。

三年以来，子爵夫人和葡萄牙一个最有名最有钱的贵族，德·阿瞿达－潘托侯爵有来往。那种天真无邪的交情，对当事人真是兴味浓厚，受不了第三者打扰。德·鲍赛昂子爵本人也以身作则，不管心里如何，面上总尊重这蹊跷的友谊。在他们订交的初期，凡是下午两点来拜访子爵夫人的宾客，总碰到德·阿瞿达－潘托侯爵在座。德·鲍赛昂太太为了体统关系，不能闭门谢客，可是对一般的来客十分冷淡，目不转睛的老瞧着墙壁上面的楸线，结果大家都懂得她在那里受罪。直到巴黎城中知道了两点至四点之间的访问要打搅德·鲍赛昂太太，她才得到清静。她上滑稽剧院或者歌剧院，必定由德·

鲍赛昂和德·阿瞿达-潘托两位先生陪着；老于世故的德·鲍赛昂先生把太太和葡萄牙人安顿停当之后，就托故走开。最近德·阿瞿达先生要同罗什菲德家的一位小姐结婚了，整个上流社会中只剩德·鲍赛昂太太一个人不曾知道。有几个女朋友向她隐隐约约提过几次；她只是打哈哈，以为朋友们忌妒她的幸福，想破坏。可是教堂的婚约公告[①]马上就得颁布。这位葡萄牙美男子，那天特意来想对子爵夫人宣布婚事，却始终不敢吐出一个负心字儿。为什么？因为天下的难事莫过于对一个女子下这么一个哀的美敦书。有些男人觉得在决斗场上给人拿着剑直指胸脯倒还好受，不象一个哭哭啼啼了两小时，再晕过去要人施救的女子难于应付。那时德·阿瞿达侯爵如坐针毡，一心要溜，打算回去写信来告诉她；男女之间一刀两断的手续，书面总比口头好办。听见当差通报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先生来了，德·阿瞿达侯爵快乐得直跳。一个真有爱情的女人猜疑起来，比寻欢作乐，更换口味还要心思灵巧。一朝到了被遗弃的关头，她对于一个姿势的意义，能够一猜就中，连马在春天的空气中嗅到刺激爱情的气息，也没有那么快。德·鲍赛昂太太一眼就觑破了那个不由自主的表情，微妙的，可是天真得可怕的表情。

欧也纳不知道在巴黎不论拜访什么人，必须先到主人的亲友那里，把丈夫的，妻子的，或儿女的历史打听明白，免得闹出笑话来，要象波兰俗语所说的，把五头牛套上你的车！就是

---

① 按西俗，教徒结婚前一个月，教堂须颁布三次公告，征询大众对当事人之人品私德有无指摘。

说直要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拔出你的泥脚。在谈话中出乱子，在法国还没有名称，大概因为谣言非常普遍，大家认为不会再发生冒失的事。在德·雷斯托家闹了乱子以后，——主人也不给他时间把五头牛套上车——也只有欧也纳才会莽莽撞撞闯进鲍赛昂家再去闯祸。所不同的是，他在前者家里叫德·雷斯托太太和德·特拉伊先生发窘，在这儿却是替德·阿瞿达解了围。

一间小巧玲珑的客室，只有灰和粉红两种颜色，陈设精美而没有一点富贵气。欧也纳一进客室，葡萄牙人便向德·鲍赛昂太太说了声“再会”，急急的抢着往门边走。

“那么晚上见，”德·鲍赛昂太太回头向侯爵望了一眼，“我们不是要上滑稽剧院① 吗？”

“不能奉陪了，”他的手已经抓着门钮。

德·鲍赛昂太太站起身子，叫他走回来，根本没有注意欧也纳。欧也纳站在那儿，给华丽的排场弄得迷迷糊糊，以为进了天方夜谭的世界；他面对着这个连瞧也不瞧他的太太，不知道怎么办。子爵夫人举起右手食指做了个美妙的动作，指着面前的地位要侯爵站过来。这姿态有股热情的威势，侯爵不得不放下门钮走回来。欧也纳望着他，心里非常羡慕。

他私下想：“这便是轿车中的人物！哼！竟要骏马前驱，健仆后随，挥金如流水，才能博得巴黎女子的青睐吗？”奢侈的欲望象魔鬼般咬着他的心，攫取财富的狂热煽动他的头脑，黄

① 当时意大利剧院的别名是滑稽剧院。

金的饥渴使他喉干舌燥。他每季有一百三十法郎生活费；而父亲，母亲，兄弟，妹妹，姑母，统共每月花不到两百法郎。他把自己的境况和理想中的目标很快的比较了一下，心里愈加发慌了。

“为什么你不能上滑稽剧院呢？”子爵夫人笑着问。

“为了正经事！今晚英国大使馆请客。”

“你可以先走一步啊。”

一个男人一开始欺骗，必然会接二连三的扯谎。德·阿瞿达先生笑着说：“你非要我先走不可吗？”

“当然。”

“嗳，我就是要你说这一句呀，”他回答时那种媚眼，换了别的女人都会被他骗过的。

他抓起子爵夫人的手亲了一下，走了。

欧也纳用手掠了掠头发，躬着身子预备行礼，以为德·鲍赛昂太太这一下总该想到他了。不料她身子望前一扑，冲入回廊，跑到窗前瞧德·阿瞿达先生上车；她侧耳留神，只听见跟班的小厮传令给马夫道：“上罗什菲德公馆。”

这几个字，加上德·阿瞿达坐在车厢里如释重负的神气，对子爵夫人不啻闪电和雷击。她回身进来，心惊肉跳。上流社会中最可怕的祸事就是这个。她走进卧室，坐下来拈起一张美丽的信纸，写道：

只要你在罗什菲德家吃饭而不是在英国使馆，你非和我解释清楚不可。我等着你。

有几个字母因为手指发抖而写走了样，她改了改，签上一

个C字，那是她的姓名克莱尔·德·勃艮第的缩写。然后她拉铃叫人。

“雅克，”她吩咐当差，“你七点半上罗什菲德公馆去见德·阿瞿达侯爵。他在的话，把这条子交给他，不用等回音；要是不在，原信带回。”

“太太，客厅里还有人等着。”

“啊，不错！”她说完推门进去。

欧也纳已经觉得很不自在，终于瞧见子爵夫人的时候，她情绪激动的语气又搅乱了他的心。她说：

“对不起，先生，我刚才要写个字条，现在可以奉陪了。”

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她心里正想着：“啊！他要娶罗什菲德小姐。可是他身子自由吗？今晚上这件亲事就得毁掉，否则我……噢！事情明天就解决了，急什么！”

“表姊……”欧也纳才叫了一声。

“唔？”子爵夫人傲慢的目光叫大学生打了一个寒噤。

欧也纳懂得了这个“唔”。三小时以来他长了多少见识；一听见这一声，马上警惕起来，红着脸改口道：“夫人。”他犹豫了一会又说：“请原谅，我真需要人家提拔，便是拉上一点儿远亲的关系也有用处。”

德·鲍赛昂太太微微一笑，笑得很凄凉：她已经感觉到在她周围酝酿的厄运。

“如果你知道我家庭的处境，”他接着说，“你一定乐意做神话中的仙女，替孩子们打破难关。”

她笑道：“哦，表弟，要我怎样帮忙呢？”

“我也说不上。恢复我们久已疏远的亲戚关系，在我已经是大大的幸运了。你使我心慌意乱，我已经忘记要对你说什么了。我在巴黎只认识你一个人。噢！我要向你请教，求你当我是个可怜的孩子，愿意绕在你裙下，为你出生入死。”

“你能为我杀人么？”

“杀两个都可以，”欧也纳回答。

“孩子！真的，你是个孩子，”她忍住了眼泪，“你才会真诚的爱，你！”

“噢！”他甩了甩脑袋。

子爵夫人听了大学生这句野心勃勃的回答，不禁对他大为关切。这是南方青年第一次用心计。在德·雷斯托太太的蓝客厅和德·鲍赛昂太太的粉红客厅之间，他读完了三年的巴黎法。这部法典虽则没有人提过，却构成一部高等社会判例，一朝学成而善于运用的话，无论什么目的都可以达到。

“噢！我要说的话想起来了，在你的舞会里我认识了德·雷斯托太太，我刚才看了她来着。”

“那你大大的打搅她了，”德·鲍赛昂太太笑着说。

“唉！是呀，我一窍不通，你要不帮忙，我会叫所有的人跟我作对。我看，在巴黎极难碰到一个年轻，美貌，有钱，风雅，而又没有主顾的女子；我需要这样一位女子，把你们解释得多么巧妙的人生开导我；而到处都有一个特拉伊先生。我这番来向你请教一个谜的谜底，求你告诉我，我所闹的乱子究竟是什么性质。我在那边提起了一个老头儿……”

“德·朗热公爵夫人来了,”雅克进来通报,打断了大学生的话,大学生做了一个大为气恼的姿势。

“你要想成功,”子爵夫人低声嘱咐他,“第一先不要这样富于表情。”

“喂!你好,亲爱的,”她起身迎接公爵夫人,握着她的手,感情洋溢,便是对亲姊妹也不过如此。公爵夫人也做出种种亲热的样子。

“这不是一对好朋友吗?”拉斯蒂涅心里想,“从此我可以有两个保护人了;这两位想必口味相仿,表姊关切我,这客人一定也会关切我的。”

“你真好,想到来看我,亲爱的安东奈特!”德·鲍赛昂太太说。

“我看见德·阿瞿达先生进了罗什菲德公馆,便想到你是一个人在家了。”

公爵夫人说出这些不祥的话,德·鲍赛昂太太既不咬嘴唇,也不脸红,而是目光镇静,额角反倒开朗起来。

“要是我知道你有客……”公爵夫人转身望着欧也纳,补上一句。

子爵夫人说:“这位是我的表弟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先生。你有没有蒙特里沃将军的消息?昨天赛里齐告诉我,大家都看不见他了,今天他到过府上没有?”

大家知道公爵夫人热恋德·蒙特里沃先生,最近被遗弃了;她听了这句问话十分刺心,红着脸回答:

“昨天他在爱丽舍宫。”

“值班吗？①”德·鲍赛昂太太问。

“克拉拉，你想必知道，”公爵夫人放出狡狯的目光，“德·阿瞿达先生和罗什菲德小姐的婚约，明天就要由教堂公布了？”

这个打击可太凶了，子爵夫人不禁脸色发白，笑着回答：

“哦，又是那些傻瓜造的谣言。干吗德·阿瞿达先生要把葡萄牙一个最美的姓氏送给罗什菲德呢？罗什菲德家封爵还不过是昨天的事。”

“可是人家说贝尔特有二十万法郎利息的陪嫁呢。”

“德·阿瞿达先生是大富翁，决不会存这种心思。”

“可是，亲爱的，罗什菲德小姐着实可爱呢。”

“是吗？”

“还有，他今天在那边吃饭，婚约的条件已经谈妥；你消息这样不灵，好不奇怪！”

“哎，你究竟闹了什么乱子呢，先生？”德·鲍赛昂太太转过话头说，“这可怜的孩子刚踏进社会，我们才说的话，他一句也不懂。亲爱的安东奈特，请你照应照应他。我们的事，明儿再谈，明儿一切都正式揭晓，你要帮我忙也更有把握了。”

公爵夫人傲慢的瞧了欧也纳一眼，那种眼风能把一个人从头到脚瞧尽，把他缩小，化为乌有。

“太太，我无意之间得罪了德·雷斯托太太。**无意之间**这四个字便是我的罪名。”大学生灵机一动，发觉眼前两位太太

① 爱丽舍宫当时是路易十八的侄子德·贝里公爵的府第。蒙特里沃将军属于王室卫队，所以说“值班”。

亲切的谈话藏着狠毒的讽刺，他接着说："对那些故意伤害你们的人，你们会照常接见，说不定还怕他们；一个伤了人而不知伤到什么程度的家伙，你们当他是傻瓜，当他是什么都不会利用的笨蛋，谁都瞧不起他。"

德·鲍赛昂太太眼睛水汪汪的瞟了他一下。伟大的心灵往往用这种眼光表示他们的感激和尊严。刚才公爵夫人用拍卖行估价员式的眼风打量欧也纳，伤了他的心，现在德·鲍赛昂太太的眼神在他的伤口上涂了止痛的油膏。

欧也纳接着说："你们才想不到呢，我刚博得了德·雷斯托伯爵的欢心，因为，"他又谦恭又狡狯的转向公爵夫人，"不瞒你说，太太，我还不过是个可怜的大学生，又穷又孤独……"

"别说这个话，先生。哭诉是谁都不爱听的，我们女人又何尝爱听。"

"好吧！我只有二十二岁，应当忍受这个年纪上的苦难，何况我现在正在忏悔；哪里还有比这儿更美丽的忏悔室呢？我们在教士前面忏悔的罪孽，就是在这儿犯的。"

公爵夫人听了这段亵渎宗教的议论，把脸一沉，很想把这种粗俗的谈吐指斥一番，她对子爵夫人说："这位先生才……"

德·鲍赛昂太太觉得表弟和公爵夫人都很好笑，也就老实不客气笑了出来。

"对啦，他才到巴黎来，正在找一个女教师，教他懂得一点儿风雅。"

"公爵夫人，"欧也纳接着说，"我们想找门路，把所爱的对象摸清根底，不是挺自然的吗？"（呸！他心里想，这几句话简

直象理发匠说的。）

公爵夫人说："我想德·雷斯托太太是德·特拉伊先生的女弟子吧。"

大学生说："我完全不知道，太太，因此糊里糊涂闯了进去，把他们岔开了。幸而我跟丈夫混得不坏，那位太太也还客气，直到我说出我认识一个刚从他们后楼梯下去，在一条甬道底上跟伯爵夫人拥抱的人。"

"谁呀？"两位太太同时问。

"住在圣马尔索区的一个老头儿，象我这穷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四十法郎的生活费，被大家取笑的可怜虫，叫做高里奥老头。"

"哦呀！你这个孩子，"子爵夫人嚷道，"德·雷斯托太太便是高里奥家的小姐啊。"

"面条商的女儿，"公爵夫人接口说，"她跟一个糕饼师的女儿同一天入宫觐见。你不记得吗，克拉拉？王上笑开了，用拉丁文说了句关于面粉的妙语，说那些女子，怎么说的，那些女子……"

"Ejusdem farinae①，"欧也纳替她说了出来。

"对啦，"公爵夫人说。

"啊！原来是她的父亲，"大学生做了个不胜厌恶的姿势。

"可不是！这家伙有两个女儿，他都喜欢得要命，可是两个女儿差不多已经不认他了。"

"那小的一个，"子爵夫人望着德·朗热太太说，"不是嫁

① 拉丁文：其为面粉也无异。

给一个姓名象德国人的银行家，叫做德·纽沁根的男爵吗？她名字叫但斐纳，头发淡黄，在歌剧院有个侧面的包厢，也上滑稽剧院，常常高声大笑引人家注意，是不是？”

公爵夫人笑道：“嗳，亲爱的，真佩服你。干吗你对那些人这样留神呢？真要象德·雷斯托一样爱得发疯，才会跟阿娜斯塔齐在面粉里打滚。嘿！他可没有学会生意经。他太太落在德·特拉伊手里，早晚要倒霉的。”

“她们不认父亲！”欧也纳重复了一句。

“嗳！是啊，”子爵夫人接着说，“不承认她们的亲爸爸，好爸爸。听说他给了每个女儿五六十万，让她们攀一门好亲事，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他自己只留下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进款，以为女儿永远是女儿，一朝嫁了人，他等于有了两个家，可以受到敬重，奉承。哪知不到两年，两个女婿把他赶出他们的圈子，当他是个要不得的下流东西……”

欧也纳冒出几颗眼泪。他最近还在家中体味到骨肉之爱，天伦之乐；他还没有失掉青年人的信仰，而且在巴黎文明的战场上还是第一天登台。真实的感情是极有感染力的：三个人都一声不出，愣了一会。

“唉！天哪，”德·朗热夫人说，“这一类的事真是该死，可是我们天天看得到。总该有个原因吧？告诉我，亲爱的，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女婿？——女婿是我们替他白养女儿的男人。我们把女儿当做心肝宝贝，抚养长大，我们和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十七岁以前，她是全家的快乐天使，象拉马丁①

① 拉马丁(1790—1869)，法国著名浪漫派诗人。

所说的洁白的灵魂，然后变做家庭的瘟神。女婿从我们手里把她抢走，拿她的爱情当做一把刀，把我们的天使心中所有拴着娘家的感情，活生生的一齐斩断。昨天女儿还是我们的性命，我们也还是女儿的性命；明天她便变做我们的仇敌。这种悲剧不是天天有吗？这里，又是媳妇对那个为儿子牺牲一切的公公肆无忌惮；那里，又是女婿把丈母撵出门外。我听见人家都在问，今日社会里究竟有些什么惨剧；唉，且不说我们的婚姻都变成了糊涂婚姻；关于女婿的惨剧不是可怕到极点吗？我完全明白那老面条商的遭遇，记得这个福里奥……”

“是高里奥，太太。”

“是啊，这莫里奥在大革命时代当过他们分会主席；那次有名的饥荒，他完全知道底细；当时面粉的售价比进价高出十倍，他从此发了财。那时他囤足面粉；光是我祖母的总管就卖给他一大批。当然，高里奥象所有那些人一样，是跟公安委员会分肥的。我记得总管还安慰祖母，说她尽可以太太平平的住在格朗德维列，她的麦子就是一张出色的公民证。至于把麦子卖给刽子手们①的洛里奥，只有一桩痴情，就是溺爱女儿。他把大女儿高高的供在德·雷斯托家里，把老二接种接在德·纽沁根男爵身上，纽沁根是个加入保王党的有钱的银行家。你们明白，在帝政时代，两个女婿看到家里有个老革命党并不讨厌；既然是拿破仑当权，那还可以将就。可是波旁家

① 大革命时代的公安委员会是逮捕并处决反革命犯的机构，在保王党人口中就变了“刽子手”。公安委员会当时也严禁囤货，保王党人却说它同商人分肥。

复辟之后，那老头儿就叫德·雷斯托先生头疼了，尤其那个银行家。两个女儿或许始终爱着父亲，想在父亲跟丈夫之间委曲求全；她们在没有外客的时候招待高里奥，想出种种借口表示她们的体贴。'爸爸，你来呀。没有人打搅，我们舒服多了！'诸如此类的话。我相信，亲爱的，凡是真实的感情都有眼睛，都有聪明，所以那个大革命时代的可怜虫伤心死了。他看出女儿们觉得他丢了她们的脸；也看出要是她们爱丈夫，他却妨害了女婿，非牺牲不可。他便自己牺牲了，因为他是父亲，他自动退了出来。看到女儿因此高兴，他明白他做得很对。这小小的罪过实在是父女同谋的。我们到处都看到这种情形。在女儿的客厅里，高里奥老头不是一个油脂的污迹吗？他在那儿感到拘束，闷得发慌。这个父亲的遭遇，便是一个最美的女子对付一个最心爱的男人也能碰到，如果她的爱情使他厌烦，他会走开，做出种种卑鄙的事来躲开她。所有的感情都会落到这个田地的。我们的心是一座宝库，一下子倒空了，就会破产。一个人把情感统统拿了出来，就象把钱统统花光了一样得不到人家原谅。这个父亲把什么都给了。二十年间他给了他的心血，他的慈爱；又在一天之间给了他的财产。柠檬榨干了，那些女儿把剩下的皮扔在街上。"

"社会真卑鄙，"子爵夫人低着眼睛，拉着披肩上的经纬。德·朗热太太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些话刺了她的心。

"不是卑鄙！"公爵夫人回答，"社会就是那么一套。我这句话不过表示我看透了社会。实际我也跟你一般想法，"她紧紧握着子爵夫人的手，"社会是一个泥坑，我们得站在高

地上。”

她起身亲了一下德·鲍赛昂太太的前额，说：

“亲爱的，你这一下真漂亮。血色好极了。”

然后她对欧也纳略微点点头，走了。

欧也纳想起那夜高老头扭绞镀金盘子的情形，说道：“高老头真伟大！”

德·鲍赛昂太太没有听见，她想得出神了。两人半天没有出声，可怜的大学生愣在那儿，既不敢走，又不敢留，也不敢开口。

“社会又卑鄙又残忍，”子爵夫人终于说。“只要我们碰到一桩灾难，总有一个朋友来告诉我们，拿把短刀掏我们的心窝，叫我们欣赏刀柄。冷一句热一句，挖苦，奚落，一齐来了。啊！我可是要抵抗的。”她抬起头来，那种庄严的姿势恰好显出她贵妇人的身分，高傲的眼睛射出闪电似的光芒。——“啊！”她一眼瞧见了欧也纳，“你在这里！”

“是的，还没有走，”他不胜惶恐的回答。

“嗳，拉斯蒂涅先生，你得以牙还牙对付这个社会。你想成功吗？我帮你。你可以测量出来，女人堕落到什么田地，男人虚荣到什么田地。虽然人生这部书我已经读得烂熟，可是还有一些篇章不曾寓目。现在我全明白了。你越没有心肝，越高升得快。你得不留情的打击人家，叫人家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做驿马，把它们骑得精疲力尽，到了站上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不是吗，你要没有一个女人关切，你在这儿便一文不值。这女人还得年轻，有钱，漂亮。

倘使你有什么真情，必须象宝贝一样藏起，永远别给人家猜到，要不就完啦，你不但做不成刽子手，反过来要给人家开刀了。有朝一日你动了爱情，千万要守秘密！没有弄清楚对方的底细，决不能掏出你的心来。你现在还没有得到爱情；可是为保住将来的爱情，先得学会提防人家。听我说，米盖尔……（她不知不觉说错了名字）① 女儿遗弃父亲，巴望父亲早死，还不算可怕呢。那两姊妹也彼此忌妒得厉害。雷斯托是旧家出身，他的太太进过宫了，贵族社会也承认她了；可是她的有钱的妹妹，美丽的但斐纳·德·纽沁根夫人，银行家太太，却难过死了；忌妒咬着她的心，她跟姊姊貌合神离，比路人还不如；姊姊已经不是她的姊姊；两个人你不认我，我不认你，正如不认她们的父亲一样。德·纽沁根太太只消能进我的客厅，便是把圣拉扎尔街到格勒奈尔街一路上的灰土舐个干净也是愿意的。她以为德·玛赛能够帮她达到这个目的，便甘心情愿做他的奴隶，把他缠得头痛。哪知德·玛赛干脆不把她放在心上。你要能把她介绍到我这儿来，你便是她的心肝宝贝。以后你能爱她就爱她，要不就利用她一下也好。我可以接待她一两次，逢到盛大的晚会，宾客众多的时候；可是决不单独招待她。我看见她打个招呼就够了。你说出了高老头的名字，你把伯爵夫人家的大门关上了。是的，朋友，你尽管上雷斯托家二十次，她会二十次不在家。你被他们撵出门外了。好吧，你叫高老头替你介绍德·纽沁根太太吧。那位漂亮太太

① 米盖尔是她的情人阿瞿达侯爵的名字。

可以做你的幌子。一朝她把你另眼相看了，所有的女人都会一窝蜂的来追你。跟她竞争的对手，她的朋友，她的最知己的朋友，都想把你抢过去了。有些女人，只喜欢别的女子挑中的男人，好象那般资产阶级的妇女，以为戴上我们的帽子就有了我们的风度。所以那时你就能走红。在巴黎，走红就是万事亨通，就是拿到权势的宝钥。倘若女人觉得你有才气，有能耐，男人就会相信，只消你自己不露马脚。那时你多大的欲望都不成问题可以实现，你哪儿都走得进去。那时你会明白，社会不过是傻子跟骗子的集团。你别做傻子，也别做骗子。我把我的姓氏借給你，好比一根阿里亚纳的线，① 引你进这座迷宫。别把我的姓污辱了，”她扭了扭脖子，气概非凡的对大学生瞧了一眼，“清清白白的还给我。好，去吧，我不留你了。我们做女人的也有我们的仗要打。”

“要不要一个死心塌地的人替你去点炸药？”欧也纳打断了她的话。

“那又怎么样？”她问。

他拍拍胸脯，表姊对他笑了笑，他也笑了笑，走了。那时已经五点；他肚子饿了，只怕赶不上晚饭。这一担心，使他感到在巴黎平步青云，找到了门路的快乐。得意之下，他马上给自己的许多思想包围了。象他那种年龄的青年，一受委屈就会气得发疯，对整个社会抡着拳头，又想报复，又失掉了自信。

① 典出希腊神话，阿里亚纳（又译阿里阿德涅）是克里特王弥诺斯和帕西淮的女儿，爱上了雅典英雄忒修斯，她给了忒修斯一团小线，使忒修斯杀了牛首人身的弥诺陶诺斯后，仍能逃出迷宫。

拉斯蒂涅那时正为了你把伯爵夫人家的大门关上了那句话发急，心上想："我要去试一试！如果德·鲍赛昂太太的话不错，如果我真的碰在门上，那么……哼！德·雷斯托夫人不论上哪一家的沙龙，都要碰到我。我要学击剑，放枪，把她的马克西姆打死！——可是钱呢？"他忽然问自己，"哪儿去弄钱呢？"德·雷斯托伯爵夫人家里铺张的财富，忽然在眼前亮起来。他在那儿见到一个高里奥小姐心爱的奢华，金碧辉煌的屋子，显而易见的贵重器物，暴发户的恶俗排场，象人家的外室那样的浪费。这幅迷人的图画忽然又给鲍赛昂府上的大家气派压倒了。他的幻想飞进了巴黎的上层社会，马上冒出许多坏念头，扩大他的眼界和心胸。他看到了社会的本相：法律跟道德对有钱的人全无效力，财产才是 ultima ratio mundi①。他想："伏脱冷说得不错，有财便是德！"

到了圣热内维埃弗新街，他赶紧上楼拿十法郎付了车钱，走入气味难闻的饭厅；十八个食客好似马槽前的牲口一般正在吃饭。他觉得这副穷酸相跟饭厅的景象丑恶已极。环境转变得太突兀了，对比太强烈了，格外刺激他的野心。一方面是最高雅的社会的新鲜可爱的面目，个个人年轻，活泼，有诗意，有热情，四周又是美妙的艺术品和阔绰的排场；另一方面是溅满污泥的阴惨的画面，人物的脸上只有被情欲扫荡过的遗迹。德·鲍赛昂太太因为被人遗弃，一怒之下给他的指导和策划的计谋，他一下子都回想起来，而眼前的惨象又等于给那些话

① 拉丁文：金科玉律。

添上注解。拉斯蒂涅决意分两路进攻去猎取财富：依靠学问，同时依靠爱情，成为一个有学问的博士，同时做一个时髦人物。可笑他还幼稚得很，不知道这两条路线是永远连不到一起的。

“你神气忧郁得很，侯爵大人，”伏脱冷说。他的眼风似乎把别人心里最隐蔽的秘密都看得雪亮。

欧也纳答道：“我受不了这一类的玩笑，要在这儿真正当一个侯爵，应当有十万法郎进款；住伏盖公寓的就不是什么走运的人。”

伏脱冷瞧着拉斯蒂涅，倚老卖老而轻蔑的神气仿佛说：“小子！还不够我一口！”接着说：“你心绪不好，大概在漂亮的德·雷斯托太太那边没有得手。”

欧也纳道：“哼，因为我说出她父亲跟我们一桌子吃饭，她把我撵走了。”

饭桌上的人都面面相觑。高老头低下眼睛，掉转头去抹了一下。

“你把鼻烟撒在我眼里了，”他对邻座的人说。

“从今以后，谁再欺负高老头，就是欺负我，”欧也纳望着老面条商邻座的人说，“他比我们都强。当然我不说太太们，”他向泰伊番小姐补上一句。

这句话成为事情的转折点，欧也纳说话的神气使桌上的人不出声了。只有伏脱冷含讥带讽的回答：

“你要做高老头的后台，做他的经理，先得学会击剑跟放枪。”

"对啦，我就要这么办。"

"这么说来，你今天预备开场啰。"

"也许，"拉斯蒂涅回答，"不过谁都管不了我的事，既然我不想知道旁人黑夜里干些什么。"

伏脱冷斜着眼把拉斯蒂涅瞅了一下。

"老弟，要拆穿人家的把戏，就得走进戏棚子，不能在帐幔的缝子里张一张就算。别多说了，"他看见欧也纳快要发毛，补上一句，"你要愿意谈谈，我随时可以奉陪。"

饭桌上大家冷冰冰的，不做声了。高老头听了大学生那句话，非常难受，不知道众人对他的心理已经改变，也不知道一个有资格阻止旁人虐待他的青年，挺身而出做了他的保护人。

"高里奥先生真是一个伯爵夫人的父亲吗？"伏盖太太低声问。

"同时也是一个男爵夫人的父亲，"拉斯蒂涅回答。

"他只好当父亲的角色，"毕安训对拉斯蒂涅说，"我已经打量过他的脑袋：只有一根骨头，一根父骨，他大概是天父吧。"

欧也纳心事重重，听了毕安训的俏皮话不觉得好笑。他要遵从德·鲍赛昂太太的劝告，盘算从哪儿去弄钱，怎样去弄钱。社会这片大草原在他面前又空旷又稠密，他望着出神了。吃完晚饭，客人散尽，只剩他一个人在饭厅里。

"你竟看到我的女儿么？"高老头非常感动的问。

欧也纳惊醒过来，抓着老人的手，很亲热的瞧着他回答：

“你是一个好人，正派的人。咱们回头再谈你的女儿。”

他不愿再听高老头的话，躲到卧房里给母亲写信去了。

亲爱的母亲，请你考虑一下，能不能再给我一次哺育之恩。我现在的情形可以很快的发迹；只是需要一千二百法郎，而且非要不可。对父亲一个字都不能提，也许他会反对，而如果我弄不到这笔钱，我将濒于绝望，以至自杀。我的用意将来当面告诉你，因为要你了解我目前的处境，简直要写上几本书才行。好妈妈，我没有赌钱，也没有欠债；可是你给我的生命，倘使你愿意保留的话，就得替我筹这笔款子。总而言之，我已见过德·鲍赛昂子爵夫人，她答应提拔我。我得应酬交际，可是没有钱买一副合式的手套。我能够只吃面包，只喝清水，必要时可以挨饿；但我不能缺少巴黎种葡萄的工具。将来是青云直上还是留在泥地里，都在此一举。你们对我的期望，我全知道，并且要快快的实现。好妈妈，卖掉一些旧首饰吧，不久我买新的给你。我很知道家中的境况，你的牺牲，我是心中有数的；你也该相信我不是无端端的叫你牺牲，那我简直是禽兽了。我的请求是迫不得已。咱们的前程全靠这一次的接济，拿了这个，我将上阵开仗，因为巴黎的生活是一场永久的战争。倘使为凑足数目而不得不出卖姑母的花边，那么请告诉她，我将来有最好看的寄给她。

他分别写信给两个妹妹，讨她们的私蓄，知道她们一定乐意给的。为了使她们在家里绝口不提，他故意挑拨青年人的好胜心，要她们懂得体贴。可是写完了这些信，他仍旧有点儿心惊肉跳，神魂不定。青年野心家知道象他妹妹那种与世隔绝，一尘不染的心灵多么高尚，知道自己这封信要给她们多少痛苦，同时也要给她们多少快乐；她们将怀着何等欢悦的心

情，躲在庄园底里偷偷谈论她们疼爱的哥哥。他心中亮起一片光明，似乎看到她们私下数着小小的积蓄，看到她们卖弄少女的狡狯，为了好心而第一次玩弄手段，把这笔钱用 incognito① 方式寄给他。他想："一个姊妹的心纯洁无比，它的温情是没有穷尽的！"他写了那样的信，觉得惭愧。她们许起愿心来何等有力！求天拜地的冲动何等纯洁！有一个牺牲的机会，她们还不快乐死吗？如果他母亲不能凑足他所要的款子，她又要多么苦恼！这些至诚的感情，可怕的牺牲，将要成为他达到德·纽沁根太太面前的阶梯；想到这些，他不由得落下几滴眼泪，等于献给家庭神坛的最后几炷香。他心乱如麻，在屋子里乱转。高老头从半开的门里瞧见他这副模样，进来问他：

"先生，你怎么啦？"

"唉！我的邻居，我还没忘记做儿子做兄弟的本分，正如你始终尽着父亲的责任。你真有理由替伯爵夫人着急，她落在马克西姆·德·特拉伊手里，早晚要断送她的。"

高老头唧囔着退了出来，欧也纳不曾听清他说些什么。

第二天，拉斯蒂涅把信送往邮局。他到最后一刻还犹疑不决，但终于把信丢进邮箱，对自己说："我一定成功！"这是赌棍的口头禅，大将的口头禅，这种相信运气的话往往是制人死命而不是救人性命的。过了几天，他去看德·雷斯托太太，德·雷斯托太太不见。去了三次，三次挡驾，虽则他都候马克西姆不在的时间上门。子爵夫人料得不错。大学生不再用

① 拉丁文：匿名。

功念书，只上堂去应卯划到，过后便溜之大吉。多数大学生都要临到考试才用功，欧也纳把第二第三年的学程并在一起，预备到最后关头再一口气认认真真读他的法律。这样他可以有十五个月的空闲好在巴黎的海洋中漂流，追求女人，或者捞一笔财产。

在那一星期内，他见了两次德·鲍赛昂太太，都是等德·阿瞿达侯爵的车子出门之后才去的。这位红极一时的女子，圣日耳曼区最有诗意的人物，又得意了几天，把罗什菲德小姐和德·阿瞿达侯爵的婚事暂时搁浅。德·鲍赛昂太太深怕好景不常，在这最后几天中感情格外热烈；但就在这期间，她的祸事酝酿成熟了。德·阿瞿达侯爵跟罗什菲德家暗中同意，认为这一次的吵架与讲和大有好处，希望德·鲍赛昂太太对这头亲事思想上有个准备，希望德·鲍赛昂太太终于肯把每天下午的聚首为德·阿瞿达的前程牺牲，结婚不是男人一生中必经的阶段吗？所以德·阿瞿达虽然天天海誓山盟，实在是在做戏，而子爵夫人也甘心情愿受他蒙蔽。"她不愿从窗口庄严的跳下去，宁可在楼梯上打滚，"她的最知己的朋友德·朗热公爵夫人这样说她。这些最后的微光照耀得相当长久，使子爵夫人还能留在巴黎，给年轻的表弟效劳，——她对他的关切简直有点迷信，仿佛认为他能够带来好运。欧也纳对她表示非常忠心非常同情，而那是正当一个女人到处看不见怜悯和安慰的目光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男人对女子说温柔的话，一定是别有用心。

拉斯蒂涅为了彻底看清形势，再去接近纽沁根家，想先把

高老头从前的生活弄个明白。他搜集了一些确实的材料，可以归纳如下：

大革命之前，冉-若希姆·高里奥是一个普通的面条司务，熟练，省俭，相当有魄力，能够在东家在一七八九年第一次大暴动中遭劫以后，盘下铺子，开在瑞西安纳街，靠近麦子市场。他很识事务，居然肯当分会主席，使他的买卖得到那个危险时代一般有势力的人保护。这种聪明是他起家的根源。就在不知是真是假的大饥荒时代，巴黎粮食贵得惊人的那一时节里，他开始发财。那时民众在面包店前面拚命，而有些人照样太太平平向杂货商买到各式上等面食。

那一年，高里奥公民积了一笔资本，他以后做买卖也就象一切资力雄厚的人那样，处处占着上风。他的遭遇正是一切中等才具的遭遇。他的平庸占了便宜。并且直到有钱不再危险的时代，他的财富才揭晓，所以并没引起人家的妒羡。粮食的买卖似乎把他的聪明消耗完了。只要涉及麦子，面粉，粉粒，辨别品质，来路，注意保存，推测行市，预言收成的丰歉，用低价籴进谷子，从西西里，乌克兰去买来囤积，高里奥可以说没有敌手的。看他调度生意，解释粮食的出口法，进口法，研究立法的原则，利用法令的缺点等等，他颇有国务大臣的才具。办事又耐烦又干练，有魄力有恒心，行动迅速，目光犀利如鹰，什么都占先，什么都料到，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藏得紧，算计划策如外交家，勇往直前如军人。可是一离开他的本行，一出他黑魆魆的简陋的铺子，闲下来背靠门框站在阶沿上的时候，他仍不过是一个又蠢又粗野的工人，不会用头脑，感觉

不到任何精神上的乐趣，坐在戏院里会打盹，总而言之，他是巴黎的那种陶里庞①，只会闹笑话。这一类的人差不多完全相象，心里都有一股极高尚的情感。面条司务的心便是给两种感情填满的，吸干的，犹如他的聪明是为了粮食买卖用尽的。他的老婆是布里地方一个富农的独养女儿，是他崇拜赞美，敬爱无边的对象。高里奥赞美她生得又娇嫩又结实，又多情又美丽，跟他恰好是极端的对比。男人天生的情感，不是因为能随时保护弱者而感到骄傲吗？骄傲之外再加上爱，就可了解许多古怪的精神现象。所谓爱其实就是一般坦白的人对赐予他们快乐的人表示热烈的感激。过了七年圆满的幸福生活，高里奥的老婆死了；这是高里奥的不幸，因为那时她正开始在感情以外对他有点儿影响。也许她能把这个死板的人栽培一下，叫他懂得一些世道和人生。既然她早死，疼爱女儿的感情便在高里奥心中发展到荒谬的程度。死神夺去了他所爱的对象，他的爱就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她们开始的确满足了他所有的感情。尽管一般争着要把女儿嫁给他做填房的商人或庄稼人，提出多么优越的条件，他都不愿意续娶。他的岳父，他唯一觉得气味相投的人，很有把握的说高里奥发过誓，永远不做对不起妻子的事，哪怕在她身后。巴黎中央菜市场的人不了解这种高尚的痴情，拿来取笑，替高里奥起了些粗俗的诨号。有个人跟高里奥做了一笔交易，喝着酒，第一个叫出这个外号，当场给面条商一拳打在肩膀上，脑袋向前，一直翻

① 陶里庞，苏达尔-德福尔热的喜剧《聋子，或客满的旅店》（1790）中的主人公，是个呆傻的老头，几乎断送女儿的终身大事。

倒在奥布兰街一块界石旁边。高里奥没头没脑的偏疼女儿，又多情又体贴的父爱，传布得遐迩闻名，甚至有一天，一个同行想叫他离开市场以便操纵行情，告诉他说但斐纳被一辆马车撞翻了。面条商立刻面无人色的回家。他为了这场虚惊病了好几天。那造谣的人虽然并没受到凶狠的老拳，却在某次风潮中被逼破产，从此进不得市场。

两个女儿的教育，不消说是不会合理的了。富有每年六万法郎以上的进款，自己花不了一千二，高里奥的乐事只在于满足女儿们的幻想：最优秀的教师给请来培养她们高等教育应有的各种才艺；另外还有一个做伴的小姐；还算两个女儿运气，做伴的小姐是一个有头脑有品格的女子。两个女儿会骑马，有自备车辆，生活的奢华象一个有钱的老爵爷养的情妇，只要开声口，最奢侈的欲望，父亲也会满足她们，只要求女儿跟他亲热一下作为回敬。可怜的家伙，把女儿当作天使一流，当然是在他之上了。甚至她们给他的痛苦，他也喜欢。一到出嫁的年龄，她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挑选丈夫，各人可以有父亲一半的财产做陪嫁。德·雷斯托伯爵看中阿娜斯塔齐生得美，她也很想当一个贵族太太，便离开父亲，跳进了高等社会。但斐纳喜欢金钱，嫁了纽沁根，一个原籍德国而在帝政时代封了男爵的银行家。高里奥依旧做他的面条商。不久，女儿女婿看他继续做那个买卖，觉得不痛快，虽然他除此以外，生命别无寄托。他们央求了五年，他才答应带着出盘铺子的钱跟五年的盈余退休。这笔资本所生的利息，便是他住进伏盖公寓的时代，伏盖太太估计到八千至一万的收入。看到女儿受

着丈夫的压力，非但不招留他去住，还不愿公开在家招待他，绝望之下，他便搬进这个公寓。

受盘高老头铺子的缪雷先生供给的资料只有这一些。德·朗热公爵夫人对拉斯蒂涅说的种种猜测的话因此证实了。

这场暧昧而可怕的巴黎悲剧的序幕，在此结束。

初见世面

十二月第一星期的末了，拉斯蒂涅接到两封信，一封是母亲的，一封是大妹妹的。那些一望而知的笔迹使他快乐得心跳，害怕得发抖。对于他的希望，两张薄薄的纸等于一道生死攸关的判决书。想到父母姊妹的艰苦，他固然有点害怕；可是她们对他的溺爱，他太有把握了，尽可放心大胆吸取她们最后几滴血。母亲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孩子，你要的钱我寄给你了。但望好好的使用，下次即使要救你性命，我也不能瞒了你父亲再张罗这样大的数目，那要动摇我们的命根，拿田地去抵押了。我不知道计划的内容，自然无从批评；但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计划，你不敢告诉我呢？要解释，用不着写上几本书，我们为娘的只要一句话就明白，而这句话可以免得我因为无从捉摸而牵肠挂肚。告诉你，来信使我非常痛苦。好孩子，究竟是什么情绪使你引起我这样的恐怖呢？你写信的时候大概非常难受吧，因为我看信的时候就很难受。你想干哪一行呢？难道你的前途，你的幸福，就在于装出你没有的身分，花费你负担不

起的本钱，浪费你宝贵的求学的光阴，去见识那个社会吗？孩子，相信你母亲吧，拐弯抹角的路决无伟大的成就。象你这种情形的青年，应当以忍耐与安命为美德。我不埋怨你，我不愿我们的贡献对你有半点儿苦味。我的话是一个又相信儿子，又有远见的母亲的话。你知道你的责任所在，我也知道你的心是纯洁的，你的用意是极好的。所以我很放心的对你说：好，亲爱的，去干吧！我战战兢兢，因为我是母亲；但你每走一步，我们的愿望和祝福总是陪你一步。谨慎小心呀，亲爱的孩子。你应当象大人一般明哲，你心爱的五个人①的命运都在你的肩上。是啊，我们的财富都在你身上，正如你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我们都求上帝帮助你的计划。你的玛西阿克姑母真是好到极点，她甚至懂得你关于手套的话。她很快活的说，她对长子特别软心。欧也纳，你应该深深的爱她，她为你所做的事，等你成功以后再告诉你，否则她的钱要使你烫手的。你们做孩子的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牺牲纪念物！可是我们哪一样不能为你牺牲呢？她要我告诉你，说她亲你的前额，希望你常常快乐。倘不是手指害痛风症，她也要写信给你呢。父亲身体很好。今年的收成超过了我们的希望。再会了，亲爱的孩子，关于你妹妹们的事，我不说了，洛尔另外有信给你。她喜欢拉拉扯扯的谈家常，我就让她去了。但求上天使你成功！噢！是的，你非成功不可，欧也纳，你使我太痛苦了，我再也受不了第二次。因为巴望能有财产给我的孩子，我才懂得贫穷的滋味。好了，再会吧。切勿杳无音信。接受你母亲的亲吻吧。

欧也纳念完信，哭了。他想到高老头扭掉镀金盘子，卖了钱替

① 此数字有误，因家庭成员有父亲，母亲，两个妹妹，两个兄弟，一个姑母，应当是七个人。

女儿还债的情景。“你的母亲也扭掉了她的首饰，”他对自己说。“姑母卖掉纪念物的时候一定也哭了。你有什么权利诅咒阿娜斯塔齐呢？她为了情人，你为了只顾自己的前程，你比她强在哪里？”大学生肚子里有些热不可当的感觉。他想放弃上流社会，不拿这笔钱。这种良心上的责备正是心胸高尚的表现，一般人批判同胞的时候不大理会这一点，惟有天上的安琪儿才会考虑到，所以人间的法官所判的罪犯，常常会得到天使的赦免。拉斯蒂涅拆开妹子的信，天真而婉转的措辞使他心里轻松了些。

亲爱的哥哥，你的信来得正好，阿伽特和我，想把我们的钱派作多少用场，简直决不定买哪样好了。你象西班牙王的仆人一样，打碎了主子的表，反倒解决了他的难题；你一句话叫我们齐了心。真的，为了选择问题，我们老是在拌嘴，可做梦也想不到，原来只有一项用途真正能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阿伽特快活得直跳起来。我们俩乐得整天疯疯癫癫，以至于（姑母的说法）妈妈扮起一本正经的脸来问：“什么事呀，两位小姐？”如果我们因此受到一言半语的埋怨，我相信我们还要快活呢。一个女子为了所爱的人受苦才是乐事！只有我在快乐之中觉得不痛快，有点儿心事。将来我决不是一个贤慧的女人，我太会花钱，买了两根腰带，一支穿引胸衣小孔的美丽的引针，一些无聊东西，因此我的钱没有胖子阿伽特多；她很省俭，把洋钱一块块积起来象喜鹊一样。①她有两百法郎！我么，可怜的朋友，我只有一百五十。我大大的遭了报应，真想把腰带扔在井里，从此我用到腰带心中就要不舒适了。唉，我揩了你

---

① 西方各国传说，喜鹊爱金属发光之物，乡居人家常有金属物被喜鹊衔去之事。

的油。阿伽特真好，她说："咱们把三百五十法郎合在一块儿寄给他吧！"实际情形恕不详细奉告！我们依照你的吩咐，拿了这笔了不得的款子假装出去散步，一上大路，直奔吕费克村，把钱交给驿站站长格兰贝尔先生。回来我们身轻如燕。阿伽特问我："是不是因为快乐我们身体这样轻？"我们不知讲了多少话，恕不细述了。反正谈的是你巴黎佬的事。噢！好哥哥，我们真爱你！要说守秘密吧，象我们这样的调皮姑娘，据姑母说，什么都做得出来，就是守口如瓶也办得到。母亲和姑母偷偷摸摸的上昂古莱姆，两人对旅行的目标绝口不提，动身之前，还经过一次长时期的会议，我们和男爵大人都不准参加。在拉斯蒂涅国里，大家纷纷猜测。公主们给王后陛下所绣的小孔纱衫，极秘密的赶起来，把两条边补足了。韦尔特伊方面决定不砌围墙，用篱笆代替。小百姓要损失果子，再没有钉在墙上的果树，但外人可以赏玩一下园内的好风景。如果王太子需要手帕，德·玛西阿克母后在多年不动的宝箱里，找出了一匹遗忘已久的上等荷兰细布；阿伽特和洛尔两位公主，正在打点针线和老是冻得红红的手，听候太子命令。堂亨利和堂加布里埃尔两位小王子还是那么淘气：狂吞葡萄酱，惹姊姊们冒火，不肯念书，喜欢掏鸟窠，吵吵嚷嚷，冒犯禁令去砍伐柳条，做枪做棒。教皇的专使，俗称为本堂教士，威吓说要驱逐他们出教，如果他们再放着神圣的文法不学而去舞枪弄棒。再会吧，亲爱的哥哥，我这封信表示我对你全心全意的祝福，也表示我对你的友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你将来回家，一定有许多事情告诉我！你什么都不会瞒我，是不是？我是大妹妹呀。姑母曾经透露一句，说你在交际场中颇为得意。

只讲起一个女子，其余便只字不提。①

---

① 此诗句从高乃依的《西拿》第四幕中一句台词变化而来，原诗是："只谈水，只谈台伯河，其余的只字不提。"

只字不提，当然是对我们啰！喂！欧也纳，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省下手帕的布替你做衬衣。关于这一点，快快来信。倘若你马上要做工很好的漂亮衬衫，我们得立刻赶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巴黎式样，你寄个样子来，尤其袖口。再会了，再会了！我吻你的左额，那是专属于我的。另外一张信纸我留给阿伽特，她答应凡是我写的话决不偷看。可是为保险起见，她写的时候我要在旁监视。

爱你的妹妹　洛尔·德·拉斯蒂涅。

"哦！是啊，是啊，"欧也纳心里想，"无论如何非发财不可！奇珍异宝也报答不了这样的忠诚。我得把世界上所有的幸福都带给她们。"他停了一会又想："一千五百五十法郎，每个法郎都得用在刀口上！洛尔说得不错。该死！我只有粗布衬衫。为了男人的幸福，女孩子家真象小偷一样机灵。她那么天真，为我设想却那么周到，犹如天上的安琪儿，根本不懂得尘世的罪过便宽恕了。"

于是世界是他的了！先把裁缝叫来，探过口气，居然答应赊账。见过了特拉伊先生，拉斯蒂涅懂得裁缝对青年人的生活影响极大。为了账单，裁缝要不是一个死冤家，便是一个好朋友，总是走极端的。欧也纳所找的那个，懂得人要衣装的老话，自命为能够把青年人捧出山。后来拉斯蒂涅感激之余，在他那套巧妙的谈吐里有两句话，使那个成衣匠发了财：

"我知道有人靠了他做的两条裤子，攀了一门有两万法郎陪嫁的亲事。"①

---

① 巴尔扎克本人为感激常让他赊账的裁缝布伊松，常在《人间喜剧》中称赞这位裁缝。

一千五百法郎现款，再加可以赊账的衣服！这么一来，南方的穷小子变得信心十足。他下楼用早餐的时候，自有一个年轻人有了几文的那种说不出的神气。钱落到一个大学生的口袋里，他马上觉得有了靠山。走路比从前有劲得多，杠杆有了着力的据点，眼神丰满，敢于正视一切，全身的动作也灵活起来；隔夜还怯生生的，挨了打不敢还手；此刻可有胆子得罪内阁总理了。他心中有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他无所不欲，无所不能，想入非非的又要这样又要那样，兴高采烈，豪爽非凡，话也多起来了。总之，从前没有羽毛的小鸟如今长了翅膀。没有钱的大学生拾取一星半点的欢娱，象一条狗冒着无穷的危险偷一根骨头，一边咬着嚼着，吮着骨髓，一边还在跑。等到小伙子袋里有了几枚不容易招留的金洋，就会把乐趣细细的体味，咀嚼，得意非凡，魂灵儿飞上半天，再不知穷苦二字怎讲。整个巴黎都是他的了。那是样样闪着金光，爆出火花的年龄！成年以后的男女哪还有这种快活劲儿！那是欠债的年龄，提心吊胆的年龄！而就因为提心吊胆，一切欢乐才格外有意思！凡是不熟悉塞纳河左岸，没有在拉丁区混过的人，根本不懂得人生！

拉斯蒂涅咬着伏盖太太家一个铜子一个的煮熟梨，心上想："嘿！巴黎的妇女知道了，准会到这儿来向我求爱。"

这时栅门上的铃声一响，驿车公司的一个信差走进饭厅。他找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先生，交给他两只袋和一张签字的回单。欧也纳被伏脱冷深深的瞅了一眼，好象被鞭子抽了一下。

伏脱冷对他说："那你可以去找老师学击剑打枪了。"

"金船到了，"伏盖太太瞧着钱袋说。

米旭诺小姐不敢对钱袋望，惟恐人家看出她贪心。

"你的妈妈真好，"库蒂尔太太说。

"他的妈妈真好，"波阿雷马上跟了一句。

"对啊，妈妈连血都挤出来了，"伏脱冷道，"现在你可以胡闹，可以交际，去钓一笔陪嫁，跟那些满头桃花的伯爵夫人跳舞了。可是听我的话，小朋友，靶子场非常去不可。"

伏脱冷做了一个瞄准的姿势。拉斯蒂涅想拿酒钱给信差，一个钱都掏不出来。伏脱冷拿一个法郎丢给来人。

"你的信用是不错的，"他望着大学生说。

拉斯蒂涅只得谢了他，虽然那天从鲍赛昂家回来，彼此抢白过几句以后，他非常讨厌这个家伙。在那八天之内，欧也纳和伏脱冷见了面都不做声，彼此只用冷眼观察。大学生想来想去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大概思想的放射，总是以孕育思想的力量为准的，头脑要把思想送到什么地方，思想便落在什么地方，准确性不下于从炮身里飞出去的弹丸，效果却各各不同。有些娇嫩的个性，思想可以钻进去损坏组织；也有些武装坚强的个性，铜墙铁壁式的头脑，旁人的意志打上去只能颓然堕下，好象炮弹射着城墙一样；还有软如棉花的个性，旁人的思想一碰到它便失掉作用，犹如炮弹落在堡垒外面的泥沟里。拉斯蒂涅的那种头脑却是装满了火药，一触即发，他朝气太旺，不能避免思想放射的作用，接触到别人的感情，不能不感染，许多古怪的现象在他不知不觉之间种在他心里。他的精

神视觉象他的山猫眼睛一样明澈；每种灵敏的感官都有那种神秘的力量，能够感知遥远的思想，也具有那种反应敏捷，往返自如的弹性；我们在优秀的人物身上，善于把握敌人缺点的战士身上，就是佩服这种弹性。并且一个月以来，欧也纳所发展的优点跟缺点一样多。他的缺点是社会逼出来的，也是满足他日趋高涨的欲望所必需的。在他的优点中间，有一项是南方人的兴奋活泼，喜欢单刀直入解决困难，受不了不上不下的局面；北方人把这个优点称为缺点，他们以为这种性格如果是缪拉成功的秘诀，也是他丧命的原因。①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一个南方人把北方人的狡猾和卢瓦尔河彼岸② 的勇猛联合起来，就可成为全材，坐上瑞典的王位。③ 因此，拉斯蒂涅决不能长久处于伏脱冷的炮火之下，而不弄清楚这家伙究竟为敌为友。他常常觉得这怪人看透他的情欲，看透他的心思，而这怪人自己却把一切藏得那么严，其深不可测正如无所不知，无所不见，而一言不发的斯芬克司。④ 这时欧也纳荷包里有了几文，想反抗了。伏脱冷喝完了最后几口咖啡，预备起

---

① 缪拉(1767—1815)，拿破仑之妹婿，帝政时代名将之一，曾被封为那不勒斯王，终为奥军俘获枪决。他是法国南方人，以大胆勇猛著称。

② 卢瓦尔河彼岸事实上还不能算法国南部；巴尔扎克笔下的南方，往往范围比一般更广。

③ 指贝纳多特(1763—1844)，也是法国南方人，原系拿破仑部下名将，被封为蓬特-科沃亲王、法国元帅，曾任法国驻维也纳大使。后投奔瑞典，一八一〇年成为瑞典王位继承人，一八一八年成为瑞典国王，迄今瑞典王室犹为其后裔。

④ 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

身出去，欧也纳说：

“对不起，请你等一下。”

“干吗？”伏脱冷回答，一边戴上他的阔边大帽，提起铁手杖。平时他常常拿这根手杖在空中舞动，大有三四个强盗来攻击也不怕的神气。

“我要还你钱。”拉斯蒂涅说着，急急忙忙解开袋子，数出一百四十法郎给伏盖太太，说道：“账算清，朋友亲。到今年年底为止，咱们两讫了。再请兑五法郎零钱给我。”

“朋友亲，账算清，”波阿雷瞧着伏脱冷重复了一句。

“这儿还你一法郎，”拉斯蒂涅把钱授给那个戴假发的斯芬克司。

“好象你就怕欠我的钱，嗯？”伏脱冷大声说着，犀利的目光直瞧到他心里；那副涎皮赖脸的挖苦人的笑容，欧也纳一向讨厌，想跟他闹了好几回了。

“嗳……是的，”大学生回答，提着两只钱袋预备上楼了。

伏脱冷正要从通到客厅的门里出去，大学生想从通到楼梯道的门里出去。

“你知道么，德·拉斯蒂涅喇嘛侯爵大人，你的话不大客气？”伏脱冷说着，砰的一声关上客厅的门，迎着大学生走过来。大学生冷冷的瞅着他。

拉斯蒂涅带上饭厅的门，拉着伏脱冷走到楼梯脚下。楼梯间有扇直达花园的板门，嵌着长玻璃，装着铁栅。西尔维正从厨房出来，大学生当着她的面说：

“伏脱冷先生，我不是侯爵，也不是什么拉斯蒂涅喇嘛。”

“他们要打架了,”米旭诺小姐不关痛痒的说。

“打架!”波阿雷跟着说。

“噢,不会的,”伏盖太太摩挲着她的一堆洋钱回答。

“他们到菩提树下去了,”维克托莉小姐叫了声,站起来向窗外张望,“可怜的小伙子没有错啊。”

库蒂尔太太说:“上楼吧,亲爱的孩子,别管闲事。”

库蒂尔太太和维克托莉起来走到门口,西尔维迎面拦住了去路,说道:

“什么事啊?伏脱冷先生对欧也纳先生说:咱们来评个理吧!说完抓着他的胳膊,踏着我们的朝鲜蓟走过去了。”

这时伏脱冷出现了。“伏盖妈妈,”他笑道,“不用怕,我要到菩提树下去试试我的手枪。”

“哎呀!先生,”维克托莉合着手说,“干吗你要打死欧也纳先生呢?”

伏脱冷退后两步,瞧着维克托莉。

“又是一桩公案,”他那种嘲弄的声音把可怜的姑娘羞得满面通红,“这小伙子很可爱是不是?你叫我想起了一个主意。好,让我来成全你们俩的幸福吧,美丽的孩子。”

库蒂尔太太抓起女孩子的胳膊,一边走一边凑在她耳边说:

“维克托莉,你今儿真是莫名其妙。”

伏盖太太道:“我不愿意人家在我这里打枪,你要惊动邻居,老清早叫警察上门了!”

“哦!放心,伏盖妈妈,”伏脱冷回答,“你别慌,我们到靶

子场去就是了。"说罢他追上拉斯蒂涅，亲热的抓了他的手臂：

"等会你看我三十五步之外接连五颗子弹打在黑桃A①的中心，你不至于泄气吧？我看你有点生气了，那你可要糊里糊涂送命的呢。"

"你不敢啦？"欧也纳说。

"别惹我，"伏脱冷道，"今儿天气不冷，来这儿坐吧，"他指着几只绿漆的凳子，"行，这儿不会有人听见了。我要跟你谈谈。你是一个好小子，我不愿意伤了你。咱家鬼——（吓！该死！）咱家伏脱冷可以赌咒，我真喜欢你。为什么？我会告诉你的。现在只要你知道，我把你认识得清清楚楚，好象你是我生的一般。我可以给你证明。哎，把袋子放在这儿吧，"他指着圆桌说。

拉斯蒂涅把钱袋放在桌上，他非常奇怪这家伙本来说要打死他，怎么又忽然装做他的保护人。

"你很想知道我是谁，干过什么事，现在又干些什么。你太好奇了，孩子。哎，不用急。我的话长呢。我倒过霉。你先听着，等会再回答。我过去的身世，倒过霉三个字儿就可以说完了。我是谁？伏脱冷。做些什么？做我爱做的事。完啦。你要知道我的性格吗？只要对我好的或是我觉得投机的人，我对他们和气得很。这种人可以百无禁忌，尽管在我小腿上踢几脚，我也不会说一声哼，当心！可是，小乖乖！那些跟我找麻烦的人，或是我觉得不对劲的，我会凶得象魔鬼。还得告诉

① 黑桃为扑克牌的一种花色，A为每种花色中最大的牌。此处是指打枪的靶子。

你，我把杀人当作——呸～～～这样的玩意儿！”说着他唾了一道口水，“不过我杀人杀的很得体，倘使非杀不可的话。我是你们所说的艺术家。别小看我，我念过班韦尼托·却利尼[①]的《回忆录》，还是念的意大利文原著！他是一个会作乐的好汉；我跟他学会了模仿天意，所谓天意，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我们乱杀一阵。我也学会了到处爱美。你说：单枪匹马跟所有的人作对，把他们一齐打倒，不是挺美吗？对你们这个乱七八糟的社会组织，我仔细想过。告诉你，孩子，决斗是小娃娃的玩意儿，简直胡闹。两个人中间有一个多余的时候，只有傻瓜才会听凭偶然去决定。决斗吗？就象猜铜板！呃！我一口气在黑桃A的中心打进五颗子弹，一颗钉着一颗，还是在三十五步之外！有了这些小本领，总以为打中个把人是没问题的了。唉！哪知我隔开二十步打一个人竟没有中。对面那混蛋，一辈子没有拿过手枪，可是你瞧！”他说着解开背心，露出象熊背一样多毛的胸脯，生着一簇叫人又恶心又害怕的黄毛，“那乳臭未干的小子竟然把我的毛烧焦了。”他把拉斯蒂涅的手指按在他乳房的一个窟窿上。“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象你这个年纪，二十一岁。我还相信一些东西，譬如说，相信一个女人的爱情，相信那些弄得你七荤八素的荒唐事儿。我们交起手来，你可能把我打死。假定我躺在地下了，你怎么办？得逃走喽，上瑞士去，白吃爸爸的，而爸爸也没有几文。你现在的情形，让我来点醒你；我的看法高人一等，因为我有生活经

---

① 班韦尼托·却利尼（1500—1571），意大利著名雕塑家，以生活放浪喜欢冒险闻名于世。

验，知道只有两条路好走：不是糊里糊涂的服从，就是反抗。我，还用说吗？我对什么都不服从。照你现在这个派头，你知道你需要什么，一百万家财，而且要快；不然的话，你尽管胡思乱想，一切都是水中捞月，白费！这一百万，我来给你吧。”他停了一下，望着欧也纳，“啊！啊！现在你对伏脱冷老头的神气好一些了。一听我那句话，你就象小姑娘听见人家说了声：晚上见，便理理毛，舐舐嘴唇，有如喝过牛奶的猫咪。这才对啦。来，来，咱们合作吧。先算算你那笔账，小朋友。家乡，咱们有爸爸，妈妈，祖姑母，两个妹妹（一个十八一个十七），两个兄弟（一个十五一个十岁），这是咱们的花名册。祖姑母管教两个妹妹，神甫教两个兄弟拉丁文。家里总是多喝栗子汤，少吃白面包；爸爸非常爱惜他的裤子，妈妈难得添一件冬衣和夏衣，妹妹们能将就便将就了。我什么都知道，我住过南方。要是家里每年给你一千二，田里的收入统共只有三千，那么你们的情形就是这样。咱们有一个厨娘，一个当差，面子总要顾到，爸爸还是男爵呢。至于咱们自己，咱们有野心，有鲍赛昂家撑腰，咱们拚着两条腿走去，心里想发财，袋里空空如也；嘴里吃着伏盖妈妈的起码饭菜，心里爱着圣日耳曼区的山珍海味；睡的是破床，想的是高堂大厦！我不责备你的欲望。我的小心肝，野心不是个个人有的。你去问问娘儿们，她们追求的是怎么样的男人，还不是野心家？野心家比旁的男子腰粗臂胖，血中铁质更多，心也更热。女人强壮的时候真快乐，真好看，所以在男人中专挑有力气的爱，便是给他压坏也甘心。我一项一项举出你的欲望，好向你提出问题。问题是这样：咱们肚

子饿得象狼，牙齿又尖又快，怎么办才能弄到大鱼大肉？第一要吞下民法，那可不是好玩的事，也学不到什么；可是这一关非过不可。好；就算过了关，咱们去当律师，预备将来在重罪法庭当一个庭长，把一些英雄好汉，肩膀上刺了 T. F. ① 打发出去，好让财主们太太平平的睡觉。这可不是味儿，而且时间很长。先得在巴黎愁眉苦脸的熬两年，对咱们馋涎欲滴的美果只许看，不许碰。老想要而要不到，才磨人呢。倘若你面无血色，性格软绵绵的象条虫，那还不成问题；不幸咱们的血象狮子的一样滚烫，胃口奇好，一天可以胡闹二十次。这样你就受罪啦，受好天爷地狱里最凶的刑罚啦。就算你安分守己，只喝牛奶，做些哀伤的诗；可是熬尽了千辛万苦，憋着一肚子怨气之后，你总得，不管你怎样的胸襟高旷，先要在一个混蛋手下当代理检察，在什么破落的小城里，政府丢给你一千法郎薪水，好象把残羹冷饭扔给一条肉铺里的狗。你的职司是钉在小偷背后狂吠，替有钱的人辩护，把有心肝的送上断头台。你非这样不可！要没有靠山，你就在外省法院里发霉。到三十岁，你可以当一名年俸一千二的推事，倘若捧住饭碗的话。熬到四十岁，娶一个磨坊主人的女儿，带来六千上下的陪嫁。得啦，谢谢吧。要是有靠山，三十岁上你便是检察官，五千法郎薪水，娶的是市长的女儿。再玩一下卑鄙的政治手段，譬如读选举票，把自由党的曼努埃尔念做保王党的维莱勒（既然押韵，用不着良心不安），你可以在四十岁上升做首席检察官，还能

① 苦役犯肩上黥印 T. F. 两个字母，是苦役二字的缩写。

当议员。你要注意，亲爱的孩子，这么做是要咱们昧一下良心，吃二十年苦，无声无臭的受二十年难，咱们的姊妹只能当老姑娘终身。还得奉告一句：首席检察官的缺份，全法国统共只有二十个，候补的有两万，其中尽有些不要脸的，为了升官发财，不惜出卖妻儿子女。如果这一行你觉得倒胃口，那么再来瞧瞧旁的。德·拉斯蒂涅男爵有意当律师吗？噢！好极了！先得熬上十年，每月一千法郎开销，要一套藏书，一间事务所，出去应酬，卑躬屈膝的巴结诉讼代理人，才能招揽案子，到法院去吃灰。要是这一行能够使你出头，那也罢了；可是你去问一问，五十岁左右每年挣五万法郎以上的律师，巴黎有没有五个？吓！与其受这样的委屈，还不如去当海盗。再说，哪儿来的本钱？这都泄气得很。不错，还有一条出路是女人的陪嫁。哦，你愿意结婚吗？那等于把一块石头挂上自己的脖子。何况为了金钱而结婚，咱们的荣誉感，咱们的志气，又放到哪儿去？还不如现在就反抗社会！象一条蛇似的躺在女人前面，舐着丈母的脚，做出叫母猪也害臊的卑鄙事情，呸！这样要能换到幸福，倒还罢了。但这种情形之下娶来的老婆，会叫你倒霉得象阴沟盖。跟自己的老婆斗还不如同男人打架。这是人生的三岔口，朋友，你挑吧。你已经挑定了，你去过表亲鲍赛昂家，嗅到了富贵气。你也去过高老头的女儿雷斯托太太家，闻到了巴黎妇女的味道。那天你回来，脸上明明白白写着几个字：*往上爬*！不顾一切的往上爬。我暗中叫好，心里想这倒是一个配我脾胃的汉子。你要用钱，哪儿去找呢？你抽了姊妹的血。做弟兄的多多少少全骗过姊妹的钱。你家乡多的

是栗子，少的是洋钱，天知道怎么弄来的一千五百法郎，往外溜的时候跟大兵出门抢劫一样快，钱完了怎么办？用功吗？用功的结果，你现在明白了，是给波阿雷那等角色老来在伏盖妈妈家租间屋子。跟你情形相仿的四五万青年，此刻都有一个问题要解决：赶快挣一笔财产。你是其中的一个。你想：你们要怎样的拚命，怎样的斗争；势必你吞我，我吞你，象一个瓶里的许多蜘蛛，因为根本没有四五万个好缺份。你知道巴黎的人怎么打天下的？不是靠天才的光芒，就是靠腐蚀的本领。在这个人堆里，不象炮弹一般轰进去，就得象瘟疫一般钻进去。清白老实一无用处。在天才的威力之下，大家会屈服；先是恨他，毁谤他，因为他一口独吞，不肯分肥；可是他要坚持的话，大家便屈服了；总而言之，没法把你埋在土里的时候，就向你磕头。雄才大略是少有的，遍地风行的是腐化堕落。社会上多的是饭桶，而腐蚀便是饭桶的武器，你到处觉得有它的刀尖。有些男人，全部家私不过六千法郎薪水，老婆的衣着花到一万以上。收入只有一千二的小职员也会买田买地。你可以看到一些女人出卖身体，为的要跟贵族院议员的公子，坐了车到长野跑马场的中央大道上去奔驰。女婿有了五万法郎进款，可怜的脓包高老头还不得不替女儿还债，那是你亲眼目睹的。你试着瞧吧，在巴黎走两三步路要不碰到这一类的鬼玩意才怪。我敢把脑袋跟这一堆生菜打赌，你要碰到什么你中意的女人，不管是谁，不管怎样有钱，美丽，年轻，你马上掉在黄蜂窠里。她们受着法律束缚，什么事都得跟丈夫明争暗斗。为了情人，衣着，孩子，家里的开销，虚荣，所玩的手段，简直说不完，反正

不是为了高尚的动机。所以正人君子是大众的公敌。你知道什么叫做正人君子吗？在巴黎，正人君子是不声不响，不愿分赃的人。至于那批可怜的公共奴隶，到处做苦工而没有报酬的，还没有包括在内；我管他们叫做相信上帝的傻瓜。当然这是德行的最高峰，愚不可及的好榜样，同时也是苦海。倘若上帝开个玩笑，在最后审判时缺席一下，那些好人包你都要愁眉苦脸！因此，你要想快快发财，必须现在已经有钱，或者装做有钱。要弄大钱，就该大刀阔斧的干，要不就完事大吉。三百六十行中，倘使有十几个人成功得快，大家便管他们叫做贼。你自己去找结论吧。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跟厨房一样腥臭。要捞油水不能怕弄脏手，只消事后洗干净；今日所谓道德，不过是这一点。我这样议论社会是有权利的，因为我认识社会。你以为我责备社会吗？绝对不是。世界一向是这样的。道德家永远改变不了它。人是不完全的，不过他的作假有时多有时少，一般傻子便跟着说风俗淳朴了，或是浇薄了。我并不帮平民骂富翁，上中下三等的人都是一样的人。这些高等野兽，每一百万中间总有十来个狠家伙，高高的坐在一切之上，甚至坐在法律之上，我便是其中之一。你要有种，你就扬着脸一直线往前冲。可是你得跟忌妒，毁谤，庸俗斗争，跟所有的人斗争。拿破仑碰到一个叫做奥布里的陆军部长，差一点给送往殖民地。① 你自己忖一忖吧！看你是否能每天早上起来，比隔夜更有勇气。倘然是的话，我可以给你提出一个谁也不会拒绝的

① 一七九四年的拿破仑被国防委员会委员奥布里解除意大利方面军的炮兵指挥。

计划。喂，你听着。我有个主意在这儿。我想过一种长老生活，在美国南部弄一大块田地，就算十万阿尔邦①吧。我要在那边种植，买奴隶，靠了卖牛，卖烟草，卖林木的生意挣他几百万，把日子过得象小皇帝一样；那种随心所欲的生活，蹲在这儿破窑里的人连做梦也做不到的。我是一个大诗人。我的诗不是写下来的，而是在行动和感情上表现的。此刻我有五万法郎，只够买四十名黑人。我需要二十万法郎，因为我要两百个黑人，才能满足我长老生活的瘾。黑人，你懂不懂？那是一些自生自发的孩子，你爱把他们怎办就怎办，决没有一个好奇的检察官来过问。有了这笔黑资本，十年之内可以挣到三四百万。我要成功了，就没有人盘问我出身。我就是四百万先生，合众国公民。那时我才五十岁，不至于发霉，我爱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总而言之，倘若我替你弄到一百万陪嫁，你肯不肯给我二十万？两成佣金，不算太多吧？你可以叫小媳妇儿爱你。一朝结了婚，你得表示不安，懊恼，半个月功夫装做闷闷不乐。然后，某一天夜里，先来一番装腔做势，再在两次亲吻之间，对你老婆说出有二十万的债，当然那时要把她叫做心肝宝贝啰！这种戏文天天都有一批最优秀的青年在搬演。一个少女把心给了你，还怕不肯打开钱袋吗？你以为你损失了吗？不。一桩买卖就能把二十万捞回来。凭你的资本，凭你的头脑，挣多大的家财都不成问题。Ergo②，你在六个月中间造成

① 阿尔邦为古量度名，约等于三十至五十公亩，因地域而异。在法国，一般相当于四十二公亩。

② 拉丁文：于是乎。旧时逻辑学及修辞学中的套头语，表示伏脱冷也念过书。

了你的幸福，造成了一个小娇娘的幸福，还有伏脱冷老头的幸福，还有你父母姊妹的幸福，他们此刻不是缺少木柴，手指冻得发疼吗？我的提议跟条件，你不用大惊小怪！巴黎六十件美满的婚姻，总有四十七件是这一类的交易。公证人公会曾经强逼某先生……”

“要我怎么办呢？”拉斯蒂涅急不可待的打断了伏脱冷的话。

“噢，用不着你多费心的，”伏脱冷回答的时候，那种高兴好比一个渔翁觉得鱼儿上了钩，“你听我说！凡是可怜的，遭难的女子，她的心等于一块极需要爱情的海绵，只消一滴感情，立刻膨胀。追求一个孤独，绝望，贫穷，想不到将来有大家私的姑娘，呃！那简直是拿了一手同花顺子①，或是知道了头奖的号码去买奖券，或是得了消息去做公债。你的亲事就象在三合土上打了根基。一朝有几百万家财落在那姑娘头上，她会当做泥土一般扔在你脚下，说道：‘拿吧，我的心肝！拿吧，阿道尔夫！阿尔弗雷德！拿吧，欧也纳！’只消阿道尔夫，阿尔弗雷德，或者欧也纳有那聪明的头脑肯为她牺牲。所谓牺牲，不过是卖掉一套旧衣服，换几个钱一同上蓝钟餐厅吃一顿香菌包子；晚上再到昂必居喜剧院看一场戏；或者把表送往当铺，买一条披肩送她。那些爱情的小玩意儿，无须跟你细说；多少女人都喜欢那一套，譬如写情书的时候，在信笺上洒几滴水冒充眼泪等等，我看你似乎完全懂得调情的把戏。你

① 同花顺子为纸牌中最高级的大牌。

瞧，巴黎仿佛新大陆上的森林，有无数的野蛮民族在活动，什么伊利诺斯人，休伦人，[1] 都在社会上靠打猎过活。你是个追求百万家财的猎人，得用陷阱，用鸟笛，用哨子去猎取。打猎的种类很多：有的猎取陪嫁；有的猎取破产后的清算；[2] 有的出卖良心，有的出卖无法抵抗的定户。[3] 凡是满载而归的人都被敬重，庆贺，受上流社会招待。说句公平话，巴黎的确是世界上最好客的城市。如果欧洲各大京城高傲的贵族，不许一个声名狼藉的百万富翁跟他们称兄道弟，巴黎自会对他张开臂膀，赴他的宴会，吃他的饭，跟他碰杯，祝贺他的丑事。”

“可是哪儿去找这样一个姑娘呢？”欧也纳问。

“就在眼前，听你摆布！”

“维克托莉小姐吗？”

“对啦！”

“怎么？”

“她已经爱上你了，你那个德·拉斯蒂涅男爵夫人！”

“她一个子儿都没有呢，”欧也纳很诧异的说。

“噢！这个吗？再补上两句，事情就明白了。泰伊番老头在大革命时代暗杀过他的一个朋友；他是跟咱们一派的好汉，思想独往独来。他是银行家，弗雷德里克·泰伊番公司的大股东；他想把全部家产传给独养儿子，把维克托莉一脚踢开。咱家我，可不喜欢这种不平事儿。我好似堂吉诃德，专爱锄强

① 伊利诺斯、休伦都是美洲的地名，当时都是未开化的地区。

② 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的商人是靠倒闭清算而发财的。

③ 出卖良心是指受贿赂的选举，出卖定户指报馆老板出让报纸。

扶弱。如果上帝的意志要召回他的儿子，泰伊番自会承认女儿；他好歹总要一个继承人，这又是人类天生的傻脾气；可是他不能再生孩子，我知道。维克托莉温柔可爱，很快会把老子哄得回心转意，用感情弄得他团团转，象个德国陀螺似的。你对她的爱情，她感激万分，决不会忘掉，她会嫁给你。我么，我来替天行道，叫上帝发愿。我有个生死之交的朋友，卢瓦尔军团① 的上校，最近调进王家卫队。他听了我的话加入极端派的保王党，他才不是固执成见的糊涂蛋呢。顺便得忠告你一句，好朋友，你不能拿自己的话当真，也不能拿自己的主张当真。有人要收买你的主张，不妨出卖。一个自命为从不改变主张的人，是一个永远走直线的人，相信自己永远正确的大傻瓜。世界上没有原则，只有事故；没有法律，只有时势；高明的人同事故跟时势打成一片，任意支配。倘若真有什么固定的原则跟法律，大家也不能随时更换，象咱们换衬衫一样容易了。一个人用不着比整个民族更智慧。替法国出力最少的倒是受人膜拜的偶像，因为他老走激进的路；其实这等人至多只能放在博物院中跟机器一块儿，挂上一条标签，叫他做拉法夷特②，至于被每个人丢石子的那位亲王，根本瞧不起人类，所以人家要他发多少誓便发多少誓；他却在维也纳会议中使法国免于瓜分；他替人争了王冠，人家却把污泥丢在他脸上。③

① 滑铁卢一仗以后，拿破仑的一部分军队改编为卢瓦尔军团。

② 拉法夷特（1757—1834），法国将军，复辟时期的反对党领袖，一生并无重大贡献而声名不衰，政制屡更，仍无影响。

③ 指塔莱朗，在拿破仑时代以功封为亲王，王政时代仍居显职，可谓三朝元老。波旁王朝复辟，塔莱朗在幕后出了很大的力量。

噢！什么事的底细我都明白；人家的秘密我知道的才多呢！不用多说了。只消有一天能碰到三个人对一条原则的运用意见一致，我就佩服，我马上可以采取一个坚决的主张；可是不知何年何月才有这么一天呢！对同一条法律的解释，法庭上就没有三个推事意见相同。言归正传，说我那个朋友吧。只消我开声口，他会把耶稣基督重新钉上十字架。凭我伏脱冷老头一句话，他会跟那个小子寻事，他——对可怜的妹子连一个子儿都不给，哼！——……然后……”

伏脱冷站起身子，摆着姿势，好似一个剑术教师准备开步的功架：

“然后，请他回老家！”

“怕死人了！”欧也纳道。“你是开玩笑吧，伏脱冷先生？”

“呦！呦！呦！别紧张，”他回答。“别那么孩子气。你要是愿意，尽管去生气，去冒火！说我恶棍，坏蛋，无赖，强盗，都行，只别叫我骗子，也别叫我奸细！来吧，开口吧，把你的连珠炮放出来吧！我原谅你，在你的年纪上那是挺自然的！我就是过来人！不过得仔细想一想。也许有一天你干的事比这个更要不得，你会去拍漂亮女人的马屁，接受她的钱。你已经在这么想了。因为你要不在爱情上预支，你的梦想怎么能成功？亲爱的大学生，德行是不可分割的，是则是，非则非，一点没有含糊。有人说罪过可以补赎，可以用忏悔来抵销！哼，笑话！为要爬到社会上的某一级而去勾引一个女人，离间一家的弟兄，总之为了个人的快活和利益，明里暗里所干的一切卑鄙勾

当，你以为合乎信仰，希望，慈悲三大原则吗？一个纨袴子弟引诱未成年的孩子，一夜之间夺去人家一半家产，凭什么只判两个月徒刑？一个可怜的穷鬼在加重刑罚的情节①中偷了一千法郎，凭什么就判终身苦役？这是你们的法律。没有一条不荒谬。戴了黄手套说漂亮话的人物，杀人不见血，永远躲在背后；普通的杀人犯却在黑夜里用铁棍撬门进去，那明明是犯了加重刑罚的条款了。我现在向你提议的，跟你将来所要做的，差别只在于见血不见血。你还相信世界上真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嗳！千万别把人放在眼里，倒应该研究一下民法上哪儿有漏洞。只要不是彰明较著发的大财，骨子里都是大家遗忘了的罪案，只是案子做得干净罢了。"

"别说了，先生，我不能再听下去，你要叫我对自己都怀疑了，这时我只能听感情指导。"

"随你吧，孩子。我只道你是个硬汉；我再不跟你说什么了。不过，最后交代你一句，"他目不转睛的瞪着大学生，"我的秘密交给你了。"

"不接受你计划，当然会忘掉的。"

"说得好，我听了很高兴。不是么，换了别人，就不会这么谨慎体贴了。别忘了我这番心意。等你半个月。要就办，不就算了。"

眼看伏脱冷挟着手杖，若无其事的走了，拉斯蒂涅不禁想道："好一个铁石心肠的家伙！德·鲍赛昂太太文文雅雅对我

① 加重刑罚的情节为法律术语，例如手持武器，夜入人家，在刑事上即为加重刑罚的情节。

说的，他赤裸裸的说了出来。他拿钢铁般的利爪把我的心撕得粉碎。干吗我要上德·纽沁根太太家去？我刚转好念头，他就猜着了。关于德行，这强盗还三言两语告诉我的，远过于多少人物多少书本所说的。如果德行不允许妥协，我岂不是偷盗了我的妹妹？”

他把钱袋往桌上一扔，坐下来胡思乱想。

“忠于德行，就是做一个伟大的殉道者！喝！个个人相信德行，可是谁是有德行的？民众崇拜自由，可是自由的人民在哪儿？我的青春还象明净无云的蓝天，可是巴望富贵，不就是决定扯谎，屈膝，在地下爬，逢迎吹拍，处处作假吗？不就是甘心情愿听那般扯过谎，屈过膝，在地下爬过的人使唤吗？要加入他们的帮口，先得侍候他们。呸！那不行。我要规规矩矩，清清白白的用功，日以继夜的用功，凭劳力来挣我的财产。这是求富贵最慢的路，但我每天可以问心无愧的上床。白璧无瑕，象百合一样的纯洁，将来回顾一生的时候，岂不挺美？我跟人生，还象一个青年和他的未婚妻一样新鲜。伏脱冷却叫我看到婚后十年的情景。该死！我越想越糊涂了。还是什么都不去想，听凭我的感情指导吧。”

胖子西尔维的声音赶走了欧也纳的幻想，她报告说裁缝来了。他拿了两口袋钱站在裁缝前面，觉得这个场面倒也不讨厌。试过夜礼服，又试一下白天穿的新装，他马上变了一个人。

他心上想：“还怕比不上德·特拉伊？还不是一样的绅士气派？”

"先生，"高老头走进欧也纳的屋子说，"你可是问我德·纽沁根太太上哪些地方应酬吗？"

"是啊。"

"下星期一，她要参加德·卡里利阿诺元帅的跳舞会。要是你能够去，请你回来告诉我，她们姊妹俩是不是玩得痛快，穿些什么衣衫，总之，你要样样说给我听。"

"你怎么知道的？"欧也纳让他坐在火炉旁边问他。

"她的老妈子告诉我的。从泰蕾丝和康斯坦斯① 那边，我打听出她们的一举一动。"他象一个年轻的情人因为探明了情妇的行踪，对自己的手段非常得意。"你可以看到她们了，你！"他的艳羡与痛苦都天真的表现了出来。

"还不知道呢，"欧也纳回答，"我要去见德·鲍赛昂太太，问她能不能把我介绍给元帅夫人。"

欧也纳想到以后能够穿着新装上子爵夫人家，不由得暗中欢喜。伦理学家所谓人心的深渊，无非指一些自欺欺人的思想，不知不觉只顾自己利益的念头。那些突然的变化，来一套仁义道德的高调，又突然回到老路上去，都是迎合我们求快乐的愿望的。眼看自己穿扮齐整，手套靴子样样合格之后，拉斯蒂涅又忘了敦品励学的决心。青年人陷于不义的时候，不敢对良心的镜子照一照；成年人却不怕正视；人生两个阶段的不同完全在于这一点。

几天以来，欧也纳和高老头这对邻居成了好朋友。他们

① 泰蕾丝是德·纽沁根太太的贴身女仆，康斯坦斯是德·雷斯托太太的贴身女仆。

心照不宣的友谊，伏脱冷和大学生的不投机，其实都出于同样的心理。将来倘有什么大胆的哲学家，想肯定我们的感情对物质世界的影响，一定能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找到不少确实的例子，证明感情并不是抽象的。譬如说，看相的人推测一个人的性格，决不能一望而知，象狗知道一个陌生人对它的爱憎那么快。有些无聊的人想淘汰古老的字眼，可是物以类聚这句成语始终挂在每个人的嘴边。受到人家的爱，我们是感觉到的。感情在无论什么东西上面都能留下痕迹，并且能穿越空间。一封信代表一颗灵魂，等于口语的忠实的回声，所以敏感的人把信当做爱情的至宝。高老头的盲目的感情，已经把他象狗一样的本能发展到出神入化，自然能体会大学生对他的同情，钦佩和好意。可是初期的友谊还没有到推心置腹的阶段。欧也纳以前固然表示要见德·纽沁根太太，却并不想托老人介绍，而仅仅希望高里奥漏出一点儿口风给他利用。高老头也直到欧也纳访问了阿娜斯塔齐和德·鲍赛昂太太回来，当众说了那番话，才和欧也纳提起女儿。他说：

"亲爱的先生，你怎么能以为说出了我的名字，德·雷斯托太太便生你的气呢？两个女儿都很孝顺，我是个幸福的父亲。只是两个女婿对我不好。我不愿意为了跟女婿不和，叫两个好孩子伤心；我宁可暗地里看她们。这种偷偷摸摸的快乐，不是那些随时可以看到女儿的父亲所能了解的。我不能那么办，你懂不懂？所以碰到好天气，先问过老妈子女儿是否出门，我上爱丽舍田园大道去等。车子来的时候，我的心跳起来；看她们穿扮那么漂亮，我多高兴。她们顺便对我笑一笑，

噢！那就象天上照下一道美丽的阳光，把世界镀了金。我呆在那儿，她们还要回来呢。是呀，我又看见她们了！呼吸过新鲜空气，脸蛋儿红红的。周围的人说：'哦！多漂亮的女人！'我听了多开心。那不是我的亲骨血吗？我喜欢替她们拉车的马，我愿意做她们膝上的小狗。她们快乐，我才觉得活得有意思。各有各的爱的方式，我那种爱又不妨碍谁，干吗人家要管我的事？我有我享福的办法。晚上去看女儿出门上跳舞会，难道犯法吗？要是去晚了，知道'太太已经走了'，那我才伤心死呢！有一晚我等到清早三点，才看到两天没有见面的娜齐。我快活得几乎晕过去！我求你，以后提到我，一定得说我女儿孝顺。她们要送我各式各样的礼物，我把她们拦住了，我说：'不用破费呀！我要那些礼物干什么？我一样都不缺少。'真的，亲爱的先生，我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一个臭皮囊罢了，只是一颗心老跟着女儿。"

那时欧也纳想出门先上杜伊勒里公园遛遛，然后到了时间去拜访德·鲍赛昂太太。高老头停了一会儿又说："将来你见过了德·纽沁根太太，告诉我你在两个之中更喜欢哪一个。"

这次的散步是欧也纳一生的关键。有些女人注意到他了：他那么美，那么年轻，那么体面，那么风雅！一看到自己成为路人赞美的目标，立刻忘了被他罗掘一空的姑母姊妹，也忘了良心的指摘。他看见头上飞过那个极象天使的魔鬼，五色翅膀的撒旦，一路撒着红宝石，把黄金的箭射在宫殿前面，把女人们涂得大红大紫，把简陋的王座蒙上恶俗的光彩；他听

着那个虚荣的魔鬼唠叨，把虚幻的光彩看作权势的象征。伏脱冷的议论尽管那样的玩世不恭，已经深深的种在他心头，好比处女的记忆中有个媒婆的影子，对她说过："黄金和爱情，滔滔不尽！"

懒洋洋的溜达到五点左右，欧也纳去见德·鲍赛昂太太，不料碰了个钉子，青年人无法抵抗的那种钉子。至此为止，他觉得子爵夫人非常客气，非常殷勤；那是贵族教育的表现，不一定有什么真情实意的。他一进门，德·鲍赛昂太太便做了一个不高兴的姿势，冷冷的说：

"德·拉斯蒂涅先生，我不能招待你，至少在这个时候！我忙得很……"

对于一个能察言观色的人，而拉斯蒂涅已经很快的学会了这一套，这句话，这个姿势，这副眼光，这种音调，源源本本说明了贵族阶级的特性和习惯；他在丝绒手套下面瞧见了铁掌，在仪态万方之下瞧见了本性和自私，在油漆之下发现了木料。总之他听见了从王上到末等贵族一贯的口气：*我是王*。以前欧也纳把她的话过于当真，过于相信她的心胸宽大。不幸的人只道恩人与受恩的人是盟友，以为一切伟大的心灵完全平等。殊不知使恩人与受恩的人同心一体的那种慈悲，是跟真正的爱情同样绝无仅有，同样不受了解的天国的热情，两者都是优美的心灵慷慨豪爽的表现。拉斯蒂涅一心想踏进德·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的舞会，也就忍受了表姊的脾气。

"太太，"他声音颤危危的说，"没有要紧事儿，我也不敢来惊动你，你包涵点儿吧，我回头再来。"

“行，那么你来吃饭吧。”她对刚才的严厉有点不好意思了；因为这位太太的好心的确不下于她的高贵。

虽则突然之间的转圜使欧也纳很感动，他临走仍不免有番感慨：“爬就是了，什么都得忍受。连心地最好的女子一刹那间也会忘掉友谊的诺言，把你当破靴似的扔掉，旁的女人还用说吗？各人自扫门前雪，想不到竟是如此！不错，她的家不是铺子，我不该有求于她。真得象伏脱冷所说的，象一颗炮弹似的轰进去！”

想到要在子爵夫人家吃饭的快乐，大学生的牢骚也就很快没有了。就是这样，好似命中注定似的，他生活中一切琐琐碎碎的事故，都逼他如伏脱冷所说的，在战场上为了不被人杀而不得不杀人，为了不受人骗而不得不骗人，把感情与良心统统丢开，戴上假面具，冷酷无情的玩弄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去猎取富贵。

他回到子爵夫人家，发现她满面春风，又是向来的态度了。两人走进饭厅，子爵早已等在那儿。大家知道，王政时代是饮食最奢侈的时代。德·鲍赛昂先生什么都玩腻了，除了讲究吃喝以外，再没有旁的嗜好；他在这方面跟路易十八和德·埃斯卡公爵①是同道。他饭桌上的奢侈是外表和内容并重的。欧也纳还是第一遭在世代簪缨之家用餐，没有见识过这等场面。舞会结束时的夜宵在帝政时代非常时行，军人们

① 德·埃斯卡公爵（1747—1822），从一七七四年起任宫中掌膳大臣。路易十八复辟后，仍任原职。一八二二年死于消化不良。路易十八闻讯，自诩“消化能力比那个可怜的德·埃斯卡强多了”。

非饱餐一顿，养足精神，应付不了国内国外的斗争。当时的风气把这种夜宵取消了。欧也纳过去只参加过舞会。幸亏他态度持重，——将来他在这一点上很出名的，而那时已经开始有些气度，——并没显得大惊小怪。可是眼见镂刻精工的银器，席面上那些说不尽的讲究，第一次领教到毫无声响的侍应，一个富于想象的人怎么能不羡慕无时无刻不高雅的生活，而不厌弃他早上所想的那种清苦生涯呢！他忽然想到公寓的情形，觉得厌恶之极，发誓正月里非搬家不可：一则换一所干净的屋子，一则躲开伏脱冷，免得精神上受他的威胁。头脑清楚的人真要问，巴黎既有成千上万，有声无声的伤风败俗之事，怎么国家会如此糊涂，把学校放在这个城里，让青年人聚集在一起？怎么美丽的妇女还会受到尊重？怎么兑换商堆在铺面上的黄金不至于从木钟①里不翼而飞？再拿青年人很少犯罪的情形来看，那些耐心的饥荒病者拚命压止馋痨的苦功，更令人佩服了！穷苦的大学生跟巴黎的斗争，好好描写下来，便是现代文明最悲壮的题材。

德·鲍赛昂太太瞅着欧也纳逗他说话，他却始终不肯在子爵面前开一声口。

“你今晚陪我上意大利剧院去吗？”子爵夫人问她的丈夫。

“能够奉陪在我当然是桩快乐的事，”子爵的回答殷勤之中带点儿俏皮，欧也纳根本没有发觉，“可惜我要到多艺剧院去会朋友。”

---

① 木钟为当时兑换商堆放金币之器物，有如我国旧时之钱板。

“他的情妇喽，”她心里想。

“阿瞿达今晚不来陪你吗？”子爵问。

“不，”她回答的神气不大高兴。

“嗳，你一定要人陪的话，不是有拉斯蒂涅先生在这里吗？”

子爵夫人笑盈盈的望着欧也纳，说道：“对你可不大方便吧？”

“夏多布里昂①先生说过：法国人喜欢冒险，因为冒险之中有光荣。”欧也纳欠了欠身回答。

过了一会，欧也纳坐在德·鲍赛昂太太旁边，给一辆飞快的轿车送往那个时髦剧院。他走进一个正面的包厢，和子爵夫人同时成为无数手眼镜的目标，子爵夫人的装束美艳无比。欧也纳几乎以为进了神仙世界。再加销魂荡魄之事接踵而至。

子爵夫人问道：“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哟！你瞧，德·纽沁根太太就离我们三个包厢。她的姊姊同德·特拉伊先生在另外一边。”

子爵夫人说着对罗什菲德小姐的包厢瞟了一眼，看见德·阿瞿达先生并没在座，顿时容光焕发。

“她可爱得很，“欧也纳瞧了瞧德·纽沁根太太。

“她的眼睫毛黄得发白。”

“不错，可是多美丽的细腰身！”

---

①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二四年间曾任法国外交大臣。

"手很大。"

"噢！眼睛美极了！"

"脸太长。"

"长有长的漂亮。"

"真的吗？那是她运气了。你瞧她手眼镜举起放下的姿势！每个动作都脱不了高里奥气息，"子爵夫人这些话使欧也纳大为诧异。

德·鲍赛昂太太擎着手眼镜照来照去，似乎并没注意德·纽沁根太太，其实是把每个举动瞧在眼里。剧院里都是漂亮人物。可是德·鲍赛昂太太的年轻，俊俏，风流的表弟，只注意但斐纳·德·纽沁根一个，叫但斐纳看了着实得意。

"先生，你对她尽瞧下去，要给人家笑话了。这样不顾一切的死钉人是不会成功的。"

"亲爱的表姊，我已经屡次承蒙你照应，倘使你愿意成全我的话，只请你给我一次惠而不费的帮助。我已经入迷了。"

"这么快？"

"是的。"

"就是这一个吗？"

"还有什么旁的地方可以施展我的抱负呢？"他对表姊深深的望了一眼，停了一会儿又道："德·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跟德·贝里夫人很要好。你见到她的时候，请你把我介绍给她，带我去赴她下星期一的跳舞会。我可以在那儿碰到德·纽沁根太太，试试我的本领。"

"好吧，既然你已经看中她，你的爱情一定顺利。瞧，德·

玛赛在德·加拉蒂奥讷公主的包厢里。德·纽沁根太太在受罪啦，她气死啦。要接近一个女人，尤其银行家的太太，再没比这个更好的机会了。昂丹大道的妇女都是喜欢报复的。”

“你碰到这情形又怎么办?”

“我么，我就不声不响的受苦。”

这时德·阿瞿达侯爵走进德·鲍赛昂太太的包厢。

他说：“因为要来看你，我把事情都弄糟啦，我先提一声，免得我白白牺牲。”

欧也纳觉得子爵夫人脸上的光辉是真爱情的表示，不能同巴黎式的调情打趣、装腔作势混为一谈。他对表姊钦佩之下，不说话了，叹了口气把座位让给阿瞿达，心里想：“一个女人爱到这个地步，真是多高尚，多了不起！这家伙为了一个玩具式的娃娃把她丢了，真叫人想不通。”他象小孩子一样气愤之极，很想在德·鲍赛昂太太脚下打滚，恨不得有魔鬼般的力量把她抢到自己心坎里，象一只鹰在平原上把一头还没断奶的小白山羊抓到窠里去。在这个粉白黛绿的博物院中没有一幅属于他的画，没有一个属于他的情妇，他觉得很委屈。他想：“有一个情妇等于有了王侯的地位，有了权势的标识！”他望着德·纽沁根太太，活象一个受了侮辱的男子瞪着敌人。子爵夫人回头使了个眼色，对他的知情识趣表示不胜感激。台上第一幕刚演完。

她问阿瞿达：“你和德·纽沁根太太相熟，可以把拉斯蒂涅先生介绍给她吗?”

侯爵对欧也纳说：“哦，她一定很高兴见见你的。”

漂亮的葡萄牙人起身挽着大学生的手臂，一眨眼便到了德·纽沁根太太旁边。

"男爵夫人，"侯爵说道，"我很荣幸能够给你介绍这位欧也纳·德·拉斯蒂涅骑士，德·鲍赛昂太太的表弟。他对你印象非常深刻，我有心成全他，让他近前来瞻仰瞻仰他的偶像。"

这些话多少带点打趣和唐突的口吻，可是经过一番巧妙的掩饰，永远不会使一个女人讨厌。德·纽沁根太太微微一笑，把丈夫刚走开而留下的座位让欧也纳坐了。

她说："我不敢请你留在这儿，一个人有福分跟德·鲍赛昂太太在一起，是不肯走开的。"

"可是，太太，"欧也纳低声回答，"如果我要讨表姊的欢心，恐怕就该留在你身边。"他又提高嗓子："侯爵来到之前，我们正谈着你，谈着你大方高雅的风度。"

德·阿瞿达先生抽身告辞了。

"真的，先生，你留在我这儿吗？"男爵夫人说，"那我们可以相熟了，家姊和我提过你，真是久仰得很！"

"那么她真会作假，她早已把我挡驾了。"

"怎么呢？"

"太太，我应当把原因告诉你；不过要说出这样一桩秘密，先得求你包涵。我是令尊大人的邻居，当初不知道德·雷斯托太太是他的女儿。我无意中，冒冒失失提了一句，把令姊和令姊夫得罪了。你真想不到，德·朗热公爵夫人和我的表姊，认为这种背弃父亲的行为多么不合体统。我告诉她们经过情

形，她们笑坏了。德·鲍赛昂太太把你同令姊做比较，说了你许多好话，说你待高里奥先生十分孝顺。真是，你怎么能不孝顺他呢？他那样的疼你，叫我看了忌妒。今儿早上我和令尊大人谈了你两小时。刚才陪表姊吃饭的时候，我脑子里还装满了令尊的那番话，我对表姊说：我不相信你的美貌能够跟你的好心相比。大概看到我对你这样仰慕，德·鲍赛昂太太才特意带我上这儿来，以她那种惯有的殷勤对我说，我可以有机会碰到你。”

“先生，”银行家太太说，“承你的情，我感激得很。不久我们就能成为老朋友了。”

“你说的友谊固然不是泛泛之交，我可永远不愿意做你的朋友。”

初出茅庐的人这套印版式的话，女人听了总很舒服，惟有冷静的头脑才会觉得这话空洞贫乏。一个青年人的举动，音调，目光，使那些废话变得有声有色。德·纽沁根太太觉得拉斯蒂涅风流潇洒。她象所有的女子一样，没法回答大学生那些单刀直入的话，扯到旁的事情上去了。

“是的，姊姊对可怜的父亲很不好。他却是象上帝一样的疼我们。德·纽沁根先生只许我在白天接待父亲，我没有法儿才让步的。可是我为此难过了多少时候，哭了多少回。除了平时虐待之外，这种霸道也是破坏我们夫妇生活的一个原因。旁人看我是巴黎最幸福的女子，实际却是最痛苦的。我对你说这些话，你一定以为我疯了。可是你认识我父亲，不能算外人了。”

"噢！"欧也纳回答，"象我这样愿意把身心一齐捧给你的人，你永远不会碰到第二个。你不是要求幸福么？"他用那种直扣心弦的声音说，"啊！如果女人的幸福是要有人爱，有人疼；有一个知己可以诉说心中的欲望，梦想，悲哀，喜悦；把自己的心，把可爱的缺点和美妙的优点一齐显露出来，不怕被人拿去利用；那么请相信我，这颗赤诚的心只能在一个年轻的男子身上找到，因为他有无穷的幻想，只消你有一点儿暗示，他便为你赴汤蹈火；他还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想知道，因为你便是他整个的世界。我啊，请不要笑我幼稚，我刚从偏僻的外省来，不懂世故，只认识一般心灵优美的人；我没有想到什么爱情。承我的表姊瞧得起，把我看做心腹；从她那儿我才体会到热情的宝贵；既然没有一个女人好让我献身，我就象薛侣班①一样爱慕所有的女人。可是我刚才进来一看见你，便象触电似的被你吸住了。我想你已经想了好久！可做梦也想不到你会这样的美。德·鲍赛昂太太叫我别尽瞧着你，她可不知道你美丽的红唇，洁白的皮色，温柔的眼睛，叫人没有法子不看。你瞧，我也对你说了许多疯话，可是请你让我说吧。"

女人最喜欢这些絮絮叨叨的甜言蜜语，连最古板的妇女也会听进去，即使她们不应该回答。这么一开场，拉斯蒂涅又放低声音，说了一大堆体己话；德·纽沁根太太的笑容明明在鼓励他。她不时对德·加拉蒂奥讷公主包厢里的德·玛赛瞟上一眼。拉斯蒂涅陪着德·纽沁根太太，直到她丈夫来找她

① 薛侣班，博马舍(1732—1799)的喜剧《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人物，年少风流，渴望爱情。

回去的时候。

“太太，”欧也纳说，“在德·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的舞会之前，我希望能够去拜访你。”

“既然内人请了你，她一定欢迎你的，”德·纽沁根男爵说。一看这个臃肿的阿尔萨斯人的大圆脸，你就知道他是个老滑头。

德·鲍赛昂太太站起来预备和阿瞿达一同走了。欧也纳一边过去作别，一边想：“事情进行得不错；我对她说‘你能不能爱我？’她并不怎么吃惊。缰绳已经扣好，只要跳上去就行了。”他不知道男爵夫人根本心不在焉，正在等德·玛赛的一封信，一封令人心碎的决裂的信。欧也纳误会了这意思，以为自己得手了，满心欢喜，陪子爵夫人走到戏院外边的廊下，大家都在那儿等车。

欧也纳走后，阿瞿达对子爵夫人笑着说：“你的表弟简直换了一个人。他要冲进银行去了。看他象鳗鱼一般灵活，我相信他会抖起来的。也只有你会叫他挑中一个正需要安慰的女人。”

“可是，”德·鲍赛昂太太回答，“先得知道她还爱不爱丢掉她的那一个。”

欧也纳从意大利剧院走回圣热内维埃弗新街，一路打着如意算盘。他刚才发现德·雷斯托太太注意他，不管他在子爵夫人的包厢里，还是在德·纽沁根太太包厢里，他料定从此那位伯爵夫人不会再把他挡驾了。他也预计一定能够讨元帅夫人喜欢，这样他在巴黎高等社会的中心就有了四个大户人家

好来往。他已经懂得，虽然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在这个复杂的名利场中，必须抓住一个机纽，才能高高在上的控制机器；而他自问的确有叫轮子搁浅的力量。"倘若德·纽沁根太太对我有意，我会教她怎样控制她的丈夫。那家伙是做银钱生意的，可以帮我一下子发一笔大财。"这些念头，他并没想得这样露骨，他还不够老练，不能把局势看清，估计，细细的筹划；他的主意只象轻云一般在天空飘荡，虽没有伏脱冷的计划狠毒，可是放在良心的坩埚内熔化之下，也未必能提出多少纯粹的分子了。一般人就是从这一类的交易开始，终于廉耻荡然，而今日社会上也相习成风，恬不为怪。方正清白，意志坚强，嫉恶如仇，认为稍出常规便是罪大恶极的人物，在现代比任何时代都寥落了。过去有两部杰作代表这等清白的性格，一是莫里哀的阿尔赛斯特①，一是比较晚近的瓦尔特·司各特的迪恩斯②父女。也许性质相反的作品，把一个上流人物，一个野心家如何抹煞良心，走邪路，装了伪君子而达到目的，曲曲折折描写下来，会一样的美，一样的动人心魄。

拉斯蒂涅走到公寓门口，已经对纽沁根太太着了迷，觉得她身段窈窕，象燕子一样轻巧。令人心醉的眼睛，仿佛看得见血管而象丝织品一样细腻的皮肤，迷人的声音，金黄的头发，他都一一回想起来；也许他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血活动了，使脑海中的形象格外富于诱惑性。他粗手粗脚的敲着高老头的房门，喊：

---

① 阿尔赛斯特，莫里哀(1622—1673)的喜剧《恨世者》中的主人公。

② 迪恩斯，司各特的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中的人物。

“喂，邻居，我见过但斐纳太太了。”

“在哪儿？”

“意大利剧院。”

“她玩得怎么样？请进来喔。”老人没穿好衣服就起来开了门，赶紧睡下。

“跟我说呀，她怎么样？”他紧跟着问。

欧也纳还是第一次走进高老头的屋子。欣赏过女儿的装束，再看到父亲住的丑地方，他不由得做了个吃惊的姿势。窗上没有帘子，糊壁纸好儿处受了潮气而脱落，卷缩，露出煤烟熏黄的石灰。老头儿躺在破床上，只有一条薄被，压脚的棉花毯是用伏盖太太的旧衣衫缝的。地砖潮湿，全是灰。窗子对面，一口旧红木柜子，带一点儿鼓形，铜拉手是蔓藤和花叶纠结在一处的形状；一个木板面子的洗脸架，放着脸盆和水壶，旁边是全套剃胡子用具。壁角放着几双鞋；床头小几，底下没有门，面上没有云石；壁炉没有生过火的痕迹，旁边摆一张胡桃木方桌，高老头毁掉镀金盘子就是利用桌上的横档。一口破书柜上放着高老头的帽子。这套破烂家具还包括两把椅子，一张草垫陷下去的大靠椅。红白方格的粗布床幔，用一条破布吊在天花板上。便是最穷的掮客住的阁楼，家具也比高老头在伏盖家用的好一些。你看到这间屋子会身上发冷，胸口发闷；象监狱里阴惨惨的牢房。幸而高老头没有留意欧也纳把蜡烛放在床几上时的表情。他翻了个身，把被窝一直盖到下巴颏儿。

“哎，你说，两姊妹你喜欢哪一个？”

“我喜欢但斐纳太太，”大学生回答，“因为她对你更孝顺。”

听了这句充满感情的话，老人从床上伸出胳膊，握着欧也纳的手，很感动的说：

“多谢多谢，她对你说我什么来着？”

大学生把男爵夫人的话背了一遍，渲染一番，老头儿好象听着上帝的圣旨。

“好孩子！是呀，是呀，她很爱我啊。可是别相信她说阿娜斯塔齐的话，姊妹俩为了我彼此忌妒，你明白么？这更加证明她们的孝心。娜齐也很爱我，我知道的。父亲对儿女，就跟上帝对咱们一样。他会钻到孩子们的心底里去，看他们存心怎么样。她们两人心地一样好。噢！要再有两个好女婿，不是太幸福了吗？世界上没有全福的。倘若我住在她们一起，只要听到她们的声音，知道她们在那儿，看到她们走进走出，象从前在我身边一样，那我简直乐死了。她们穿得漂亮吗？”

“漂亮。可是，高里奥先生，既然你女儿都嫁得这么阔，你怎么还住在这样一个贫民窟里？”

“嘿，”他装做满不在乎的神气说，“我住得再好有什么相干？这些事情我竟说不上来；我不能接连说两句有头有尾的话。总而言之，一切都在这儿，”他拍了拍心窝。“我么，我的生活都在两个女儿身上。只要她们能玩儿，快快活活，穿得好，住得好；我穿什么衣服，睡什么地方，有什么相干？反正她们暖和了，我就不觉得冷；她们笑了，我就不会心烦；只有她们伤心了我才伤心。你有朝一日做了父亲，听见孩子们喊喊喳

喳，你心里就会想：'这是从我身上出来的！' 你觉得这些小生命每滴血都是你的血，是你的血的精华，——不是么！甚至你觉得跟她们的皮肉连在一块儿，她们走路，你自己也在动作。无论哪儿都有她们的声音在答应我。她们眼神有点儿不快活，我的血就冻了。你终有一天知道，为了她们的快乐而快乐，比你自己快乐更快乐。我不能向你解释这个，只能说心里有那么一股劲，叫你浑身舒畅。总之，我一个人过着三个人的生活。我再告诉你一件古怪事儿好不好？我做了父亲，才懂得上帝。他无处不在，既然世界是从他来的。先生，我对女儿便是这样的无处不在。不过我爱我的女儿，还胜过上帝爱人类；因为人不象上帝一样的美，我的女儿却比我美得多。我跟她们永远心贴着心，所以我早就预感到，你今晚会碰到她们。天哪！要是有个男人使我的小但斐纳快活，把真正的爱情给她，那我可以替那个男人擦靴子，跑腿。我从她女佣人那里知道，德·玛赛那小子是条恶狗，我有时真想扭断他的脖子。哼，他竟不知道爱一个无价之宝的女人，夜莺般的声音，生得象天仙一样！只怪她没有眼睛，嫁了个阿尔萨斯死胖子。姊妹俩都要俊俏温柔的后生才配得上；可是她们的丈夫都是她们自己挑的。”

那时高老头伟大极了。欧也纳从没见过他表现那种慈父的热情。感情有股熏陶的力量；一个人不论如何粗俗，只要表现出一股真实而强烈的情感，就有种特殊的气息，使容貌为之改观，举动有生气，声音有色彩。往往最蠢的家伙，在热情鼓动之下，即使不能在言语上，至少能在思想上达到雄辩的境

界，他仿佛在光明的领域内活动。那时老人的声音举止，感染力不下于名演员。归根结底，我们优美的感情不就是意志的表现么？

“告诉你，”欧也纳道，“她大概要跟德·玛赛分手了，你听了高兴吗？那花花公子丢下她去追加拉蒂奥讷公主。至于我，我今晚已经爱上了但斐纳太太。”

“哦！”高老头叫着。

“是呀。她并不讨厌我。咱们谈情谈了一小时，后天星期六我要去看她。”

“哦！亲爱的先生，倘使她喜欢你，我也要喜欢你呢！你心肠好，不会给她受罪。你要欺骗她，我就割掉你的脑袋。一个女人一生只爱一次，你知道不知道？天！我尽说傻话，欧也纳先生。你在这儿冷得很。哎啊！你跟她谈过话喽，她叫你对我说些什么呢？”

“一句话也没有，”欧也纳心里想，可是他高声回答：“她告诉我，说她很亲热的拥抱你。”

“再见吧，邻居。希望你睡得好，做好梦。凭你刚才那句话，我就会做好梦了。上帝保佑你万事如意！今晚你简直是我的好天使，我在你身上闻到了女儿的气息。”

欧也纳睡下时想道：“可怜的老头儿，哪怕铁石心肠也得被他感动呢。他的女儿可一点没有想到他，当他外人一样。”

自从这次谈话以后，高老头把他的邻居看做一个朋友，一个意想不到的心腹。他们的关系完全建筑在老人的父爱上面；没有这一点，高老头跟谁也不会亲近的。痴情汉的计算从

来不会错误。因为欧也纳受到但斐纳的重视，高老头便觉得跟这个女儿更亲近了些，觉得她对自己的确更好一些。并且他已经把这个女儿的痛苦告诉欧也纳，他每天都要祝福一次的但斐纳从来没有得到甜蜜的爱情。照他的说法，欧也纳是他遇到的最可爱的青年，他也似乎预感到，欧也纳能给但斐纳从来未有的快乐。所以老人对邻居的友谊一天天的增加，要不然，我们就无从得知这件故事的终局了。

第二天，高老头在饭桌上不大自然的瞧着欧也纳的神气，和他说的几句话，平时同石膏像一样而此刻完全改变了的面容，使同住的人大为奇怪。伏脱冷从密谈以后还是初次见到大学生，似乎想猜透他的心思。隔夜睡觉之前，欧也纳曾经把眼前阔大的天地估量一番，此刻记起伏脱冷的计划，自然联想到泰伊番小姐的陪嫁，不由得瞧着维克托莉，正如一个极规矩的青年瞧一个有钱的闺女。碰巧两人的眼睛遇在一块。可怜的姑娘当然觉得欧也纳穿了新装挺可爱。双方的目光意味深长，拉斯蒂涅肯定自己已经成为她心目中的对象；少女们不是都有些模糊的欲望，碰到第一个迷人的男子就想求得满足吗？欧也纳听见有个声音在耳边叫："八十万！八十万！"可是又突然想到隔夜的事，认为自己对纽沁根太太别有用心的热情，确乎是一帖解毒剂，可以压制他不由自主的邪念。

他说："昨天意大利剧院演唱罗西尼的《塞维勒的理发师》，我从没听过那么美的音乐。喝！在意大利剧院有个包厢多舒服！"

高老头听了，马上竖起耳朵，仿佛一条狗看到了主人的

动作。

“你们真开心，”伏盖太太说，“你们男人爱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

“你怎么回来的？”伏脱冷问。

“走回来的。”

“哼，”伏脱冷说，“要玩就得玩个痛快。我要坐自己的车，上自己的包厢，舒舒服服的回来。要就全套，不就拉倒！这是我的口号。”

“这才对啦，”伏盖太太凑上一句。

“你要到德·纽沁根太太家去吧，”欧也纳低声对高里奥说，“她一定很高兴看到你，会向你打听我许多事。我知道她一心希望我的表姊德·鲍赛昂子爵夫人招待她。你不妨告诉她，说我太爱她了，一定使她满足。”

拉斯蒂涅赶紧上学校，觉得在这所怕人的公寓里耽得越少越好。他差不多闲荡了一整天，头里热烘烘的，象抱着热烈的希望的年轻人一样。他在卢森堡公园内从伏脱冷的议论想开去，想到社会和人生，忽然碰到他的朋友毕安训。

“你干吗一本正经的板着脸？”医学生说着，抓着他的胳膊往卢森堡宫前面走去。

“脑子里尽想些坏念头，苦闷得很。”

“什么坏念头？那也可以治啊。”

“怎么治？”

“只要屈服就行了。”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管打哈哈。你念过卢梭没有？”

"念过。"

"他著作里有一段，说倘使身在巴黎，能够单凭一念之力，在中国杀掉一个年老的满大人①，因此发财；读者打算怎么办？你可记得？"

"记得。"

"那么你怎么办？"

"噢！满大人我已经杀了好几打了。"

"说正经话，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只消你点点头就行，你干不干？"

"那满大人是不是老得很了？呃，老也罢，少也罢，痨病也罢，健康也罢，我吗，吓！我不干。"

"你是个好人，毕安训。不过要是你爱上一个女人，爱得你肯把灵魂翻身，而你非得有钱，有很多的钱，供给她衣着，车马，满足她一切想入非非的欲望，那你怎么办？"

"嗳，你拿走了我的理性，还要我用理性来思想！"

"毕安训，我疯了，你把我治一治吧。我有两个妹子，又美又纯洁的天使，我要她们幸福。从今儿起五年之间，哪儿去弄二十万法郎给她们做陪嫁？你瞧，人生有些关口非大手大脚赌一下不可，不能为了混口苦饭吃而蹉跎了幸福。"

"每个人踏进社会的时候都遇到这种问题。而你想快刀斩乱麻，马上成功。朋友，要这样干，除非有亚历山大那样的雄才大略，要不然你会坐牢。我么，我情愿将来在外省过平凡

---

① 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人通常把中国的大官称为"满大人"，因为那时是满清皇朝。

的生活，老老实实接替父亲的位置。在最小的小圈子里，跟在最大的大环境里，感情同样可以得到满足。拿破仑吃不了两顿晚饭，他的情妇也不能比嘉布遣会医院的实习医生多几个。咱们的幸福，朋友，离不了咱们的肉体；幸福的代价每年一百万也罢，两千法郎也罢，实际的感觉总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不想要那个中国人的性命。”

“谢谢你，毕安训，我听了你的话怪舒服。咱们永远是好朋友。”

“喂，”医学生说，“我刚才在植物园上完居维埃①的课出来，看见米旭诺和波阿雷坐在一张凳上，同一个男人谈话。去年国会附近闹事的时候，我见过那家伙，很象一个暗探，冒充靠利息过活的布尔乔亚。你把米旭诺和波阿雷研究一下吧，以后我再告诉你为什么。再见，我要去上四点钟的课了。”

欧也纳回到公寓，高老头正等着他。

“你瞧，”那老人说，“她有信给你。你看她那一笔字多好！”

欧也纳拆开信来。

先生，家严说你喜欢意大利音乐，如果你肯赏光驾临我的包厢，我将非常欣幸。星期六我们可以听到福多尔和佩莱格里尼②，

---

① 居维埃(1769—1832)，法国著名动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奠基人。从十八世纪末期起，巴黎的“植物园”亦称“博物馆”，设有生物，化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讲座及实验室。一八〇二年，居维埃在此任教授。

② 前者为女高音，后者为男低音，都是当时有名的歌唱家。

相信你不会拒绝的。德·纽沁根先生和我，一致请你到舍间来用便饭。倘蒙俯允，他将大为高兴，因为他可以摆脱丈夫的苦役，不必再陪我上戏院了。毋须赐复，但候光临，并请接受我的敬意。

D·N·

欧也纳念完了信，老人说："给我瞧瞧。"他嗅了嗅信纸又道："你一定去的，是不是？嗯，好香！那是她手指碰过的啊！"

欧也纳私下想："照理女人不会这样进攻男人的。她大概想利用我来挽回德·玛赛，心中有了怨恨才会做出这种事来。"

"喂，你想什么呀？"高老头问。

欧也纳不知道某些女子的虚荣简直象发狂一样，为了踏进圣日耳曼区阀阅世家的大门，一个银行家的太太作什么牺牲都肯。那时的风气，能出入圣日耳曼区贵族社会的妇女，被认为高人一等。大家把那个社会的人叫做小王宫的太太们①，领袖群伦的便是德·鲍赛昂太太，德·朗热公爵夫人，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昂丹大道的妇女想挤进那个群星照耀的高等社会的狂热，只有拉斯蒂涅一个人不曾得知。但他对但斐纳所存的戒心，对他不无好处，因为他能保持冷静，能够向人家提出条件而不至于接受人家的条件。

"噢！是的，我一定去，"欧也纳回答高老头。

因此他是存着好奇心去看纽沁根太太，要是那女的瞧他不起，他反而要为了热情冲动而去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心焦

① 指当时有资格出入御弟（即后来的查理十世）王府的一批贵妇。

得很，巴不得明天出发的时间快点儿来到。青年人初次弄手段也许和初恋一样甜蜜。胜券可操的把握使人喜悦不尽，这种喜悦男人并不承认，可是的确造成某些妇女的魅力。容易成功和难于成功同样能刺激人的欲望。两者都是引起或者培养男子的热情的。爱情世界也就是分成这两大阵地。也许这个分野是气质促成的，因为气质支配着人与人的关系。忧郁的人需要女子若即若离的卖弄风情来提神；而神经质或多血质的人碰到女子抵抗太久了，说不定会掉头不顾。换句话说，哀歌主要是淋巴质的表现，正如颂歌是胆质的表现。①

欧也纳一边装扮，一边体味那些小小的乐趣，青年们怕人取笑，一般都不敢提到这种得意，可是虚荣心特别感到满足。他梳头发的时候，想到一个漂亮女子的目光会在他漆黑的头发卷中打转。他做出许多怪模怪样，活象一个更衣去赴跳舞会的小姑娘。他解开上衣，沾沾自喜的瞧着自己的细腰身，心上想："当然，不如我的还多呢！"公寓中全班人马正围着桌子吃饭，他下楼了，喜洋洋的受到众人喝彩。看见一个人穿扮齐整而大惊小怪，也是包饭公寓的一种风气。有人穿一套新衣，每个人就得开声口。

"得，得，得，得，"毕安训把舌头抵着上颚作响，好似催马快走一般。

"吓！好一个王孙公子的派头！"伏盖太太道。

"先生是去会情人吧？"米旭诺小姐表示意见。

---

① 淋巴质指纤弱萎靡的气质；胆质指抑郁易怒的气质，这是西洋老派医学的一种说法。

“怪样子！”画家嚷道。

“候候你太太，”博物院管事说。

“先生有太太了？”波阿雷问。

“柜子里的太太，好走水路，包不褪色，二十五法郎起码，四十法郎为止，新式花样，不怕冲洗，上好质地，半丝线，半棉料，半羊毛，包医牙痛，包治王家学会钦定的疑难杂症！对小娃娃尤其好，头痛，充血，食道病，眼病，耳病，特别灵验，”伏脱冷用滑稽的急口令，和江湖卖艺的腔调叫着，“这件妙物要多少钱看一看呀？两个铜子吗？不，完全免费。那是替蒙古大皇帝造的，全欧洲的国王都要瞧一眼的！大家来吧！向前走，买票房在前面，喂，奏乐，勃龙，啦，啦，脱冷！啦，啦，蓬！蓬！喂，吹小笛子的，你把音吹走了，等我来揍你！”

“天哪！这个人多好玩，”伏盖太太对库蒂尔太太说，“有他在一块儿永远不觉得无聊。”

正在大家说笑打诨的时候，欧也纳发觉泰伊番小姐偷偷瞅了他一眼，咬了咬库蒂尔太太的耳朵。

西尔维道：“车来了。”

毕安训问：“他上哪儿吃饭呀？”

“德·纽沁根男爵夫人家里。”

“高里奥先生的女儿府上，”大学生补上一句。

大家的目光转向老面条商，老面条商不胜艳羡的瞧着欧也纳。

拉斯蒂涅到了圣拉扎尔街。一座轻巧的屋子，十足地道的银行家住宅，单薄的廊柱，毫无气派的回廊，就是巴黎的所

谓漂亮。不惜工本的讲究，人造云石的装饰，五彩云石镶嵌的楼梯台。小客厅挂满意大利油画，装饰象咖啡馆。男爵夫人愁容满面而勉强掩饰的神气不是假装的，欧也纳看了大为关心。他自以为一到就能叫一个女人快乐，不料她竟是愁眉不展。这番失望刺激了他的自尊心。他把她心事重重的神色打趣了一番，说道：

“太太，我没有资格要你信任我。要是我打搅你，请你老实说。”

“哦！你别走。你一走就剩我一个人在家了。纽沁根在外边应酬，我不愿意孤零零的呆在这儿。我闷得慌，需要散散心才好。”

“有什么事呢？”

她道：“绝对不能告诉你。”

“我就想知道，就想参加你的秘密。”

“或许……”她马上改口道，“噢，不行。夫妇之间的争吵应当深深的埋在心里。前天我不是跟你提过吗？我一点不快活。黄金的枷锁是最重的。”

一个女人在一个青年面前说她苦恼，而如果这青年聪明伶俐，服装齐整，袋里有着一千五百法郎闲钱的话，他就会象欧也纳一般想法而得意洋洋了。

欧也纳回答：“你又美又年轻，又有钱又有爱情，还要什么呢？”

“我的事不用提了，”她沉着脸摇摇头，“等会儿我们一块儿吃饭，就是我们两个。吃过饭去听最美的音乐。”她站起身

子，抖了抖绣着富丽的波斯图案的白开司米衣衫，问："你觉得我怎么样？"

"可爱极了，我要你整个儿属于我呢。"

"那你倒霉了，"她苦笑道。"这儿你一点看不出苦难；可是尽管有这样的外表，我苦闷到极点，整夜睡不着觉，我要变得难看了。"

大学生道："哦！不会的。可是我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痛苦连至诚的爱情都消除不了？"

她说："告诉你，你就要躲开了。你喜欢我，不过是男人对女人表面上的殷勤；真爱我的话，你会马上痛苦得要死。所以我不应该说出来。咱们谈旁的事吧。来，瞧瞧我的屋子。"

"不，还是留在这儿，"欧也纳说着，挨着德·纽沁根太太坐在壁炉前面一张双人椅里，大胆抓起她的手来。

她让他拿着，还用力压他的手，表示她心中骚动得厉害。

"听我说，"拉斯蒂涅道，"你要有什么伤心事儿，就得告诉我。我要向你证明，我是为爱你而爱你的。你得把痛苦对我说，让我替你出力，哪怕要杀几个人都可以；要不我就一去不回的走了。"

她忽然想起一个无可奈何的念头，拍拍额角，说道："嗳，好，让我立刻来试你一试。"

她心上想："是的，除此以外也没有办法了。"她打铃叫人。

"先生的车可是套好了？"她问当差。

"套好了，太太。"

"我要用。让他用我的车吧。等七点钟再开饭。"

"喂，来吧，"她招呼欧也纳。

欧也纳坐在德·纽沁根先生的车里陪着这位太太，觉得象做梦一样。

她吩咐车夫："到王宫市场，靠近法兰西剧院。"

一路上她心绪不宁，也不答理欧也纳无数的问话。他弄不明白那种沉默的，痴呆的，一味撑拒的态度是什么意思。

"一眨眼就抓不住她了，"他想。

车子停下的时候，男爵夫人瞪着大学生的神色使他住了嘴，不敢再胡说八道，因为那时他已经控制不了自己。

"你是不是很爱我？"她问。

"是的，"他强作镇静的回答。

"不论我叫你干什么，你不会看轻我吗？"

"不会。"

"你愿意听我指挥吗？"

"连眼睛都不睁一睁。"

"你有没有上过赌场？"她的声音发抖了。

"从来没有。"

她说："啊！我放心了。你的运道一定好。我荷包里有一百法郎；一个这么幸福的女子，全部财产就是这一点。你拿着到赌场去，我不知道在哪儿，反正靠近王宫市场。你把这一百法郎去押轮盘赌，要就输光了回来，要就替我赢六千法郎。等你回来，我再把痛苦说给你听。"

"我现在要去做的事我一点都不懂，可是我一定照办。"他回答的口气很高兴，他暗暗的想："叫我干了这种事，她什么都

不会拒绝我了。”

欧也纳揣着美丽的钱袋，向一个卖旧衣服的商人问了最近的赌场地址，找到九号门牌，奔上楼去。侍者接过他的帽子，他走进屋子问轮盘在哪儿。一般老赌客好不诧异的瞧着他由侍者领到一张长桌前面，又听见他大大方方的问，赌注放在什么地方。

一个体面的白发老人告诉他："三十六门随你押，押中了，一赔三十六。"

欧也纳想到自己的年龄，把一百法郎押在二十一的数字上。他还来不及定一定神，只听见一声惊喊，已经中了。

那老先生对他说："把钱收起来吧，这个玩意儿决不能连赢两回的。"

欧也纳接过老人授给他的耙，把三千六百法郎拨到身边。他始终不明白这赌博的性质，又连本带利押在红上。① 周围的人看他继续赌下去，很眼痒的望着他。轮盘一转，他又赢了，庄家赔了他三千六百法郎。

老先生咬着他的耳朵说："你有了七千二百法郎了。你要是相信我，你赶快走。今儿红已经出了八次。倘使你肯酬谢我的忠告，希望你发发善心，救济我一下。我是拿破仑的旧部，当过州长，现在潦倒了。"

拉斯蒂涅糊里糊涂让白发老头拿了两百法郎，自己揣着七千法郎下楼。他对这个玩意儿还是一窍不通，只奇怪自己

① 轮盘赌的规则：押在一至三十六的数字上，押中是一赔三十六；押在红，黑，单，双上，押中是一赔一。

的好运道。

他等车门关上，把七千法郎捧给德·纽沁根太太，说道："哎哟！你现在又要带我上哪儿啦？"

但斐纳发疯似的搂着他，拥抱他，兴奋得不得了，可不是爱情的表现。

"你救了我！"她说，快乐的眼泪簌落落的淌了一脸。"让我统统告诉你吧，朋友。你会和我做朋友的是不是？你看我有钱，阔绰，什么都不缺，至少在表面上。唉！你怎知道纽沁根连一个子儿都不让我支配！他只管家里的开销，我的车子和包厢。可是他给的衣着费是不够的；他有心逼得我一个钱都没有。我太高傲了，不愿意央求他。要他的钱，就得依他的条件；要是接受那些条件，我简直算不得人了。我自己有七十万财产，怎么会让他剥削到这步田地？为了高傲，为了气愤。刚结婚的时候，我们那么年轻那么天真！向丈夫讨钱的话，说出来仿佛要撕破嘴巴；我始终不敢出口，只能花着我的积蓄和可怜的父亲给我的钱；后来我只能借债。结婚对我是最可怕的骗局，我没法跟你说；只消告诉你一句：要不是我和纽沁根各有各的屋子，我竟会跳楼。为了首饰，为了满足我的欲望所欠的债，(可怜的父亲把我们宠惯了，一向要什么有什么，)要对丈夫说出来的时候，我真是受难，可是我终于迸足勇气说了。我不是有自己的一份财产吗？纽沁根却大生其气，说我要使他倾家荡产了，一大串的混帐话，我听了恨不得钻入地下。当然，他得了我的陪嫁，临了不能不替我还债；可是从此以后把我的零用限了一个数目，我为了求个太平也就答应了。从那

时起，我满足了那个男人的虚荣心，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即使我被他骗了，我还得说句公道话，他的性格是高尚的。可是他终于狠心的把我丢了！男人给过一个遭难的女子大把的金钱，永远不应该抛弃她！应当永远爱她！你只有二十一岁，高尚，纯洁，你或许要问：一个女人怎么能接受一个男人的钱呢？唉，天哪！同一个使我们幸福的人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不是挺自然的吗？把自己整个的给了人，还会顾虑这整个中间的一小部分吗？只有感情消灭之后，金钱才成为问题。两人不是海誓山盟，生死不渝的吗？自以为有人疼爱的时候，谁想到有分手的一天？既然你们发誓说你们的爱是永久的，干吗再在金钱上分得那么清？你不知道我今天怎样的难受，纽沁根斩钉截铁的拒绝我六千法郎，可是他按月就得送这样一笔数目给他的情妇，一个歌剧院的歌女。我想自杀，转过最疯狂的念头。有时我竟羡慕一个女佣人，羡慕我的老妈子。找父亲去吗？发疯！阿娜斯塔齐和我已经把他榨干了；可怜的父亲，只要他能值六千法郎，他把自己出卖都愿意。现在我只能使他干急一阵。想不到你救了我，救了我的面子，救了我的性命。那时，我痛苦得糊里糊涂了。唉，先生，我不能不对你作这番解释，我简直疯了，才会教你去做那样的事。刚才你走了以后，我真想走下车子逃……逃哪儿去？我不知道。巴黎的妇女半数就是过的这种生活：表面上穷奢极侈，暗里心事担得要死。我认得一般可怜虫比我更苦。有的不得不叫铺子开花账，有的不得不偷盗丈夫；有些丈夫以为两千法郎的开司米只值五百，有的以为五百法郎的开司米值到两千。还有一般可

怜的妇女叫儿女挨饿，好搜括些零钱做件衣衫。我可从没干过这些下流的骗局。这次是我最后一次的苦难了。有些女人为了控制丈夫，不惜把自己卖给丈夫，我至少是自由的！我很可以叫纽沁根在我身上堆满黄金，可是我宁愿伏在一个我敬重的男人怀里痛哭。啊！今晚上德·玛赛再不能把我看作他出钱厮养的女人了。”

她双手捧着脸，不让欧也纳看见她哭。他却拿掉她的手，细细瞧着她，觉得她庄严极了。

她说：“把金钱和爱情混在一块儿，不是丑恶极了吗？你不会爱我的了。”

使女人显得多么伟大的好心，现在的社会组织逼她们犯的过失，两者交错之下，使欧也纳心都乱了。他一边用好话安慰她，一边暗暗赞叹这个美丽的女子，她的痛苦的呼号竟会那么天真那么冒失。

她说：“你将来不会拿这个来要挟我吧？你得答应我。”

“嗳，太太，我不是这等人。”

她又感激又温柔的拿他的手放在心口：“你使我恢复了自由，快乐。过去我老受着威胁。从此我要生活朴素，不乱花钱了。你一定喜欢我这么办是不是？这一部分你留着，”她自己只拿六张钞票。“我还欠你三千法郎，因为我觉得要跟你平分才对。”

欧也纳象小姑娘一样再三推辞。男爵夫人说：“你要不肯做我的同党，我就把你当做敌人，”他只得收下，说道：“好，那么我留着以防不测吧。”

"噢！我就怕听这句话，"她脸色发白的说。"你要瞧得起我，千万别再上赌场。我的天！由我来教坏你！那我要难受死哩。"

他们回到家里。苦难与奢华的对比，大学生看了头脑昏昏沉沉，伏脱冷那些可怕的话又在耳朵里响起来了。

男爵夫人走进卧室，指着壁炉旁边一张长靠椅说："你坐一会儿，我要写一封极难措辞的信。你替我出点儿主意吧。"

"干脆不用写。把钞票装入信封，写上地址，派你的女佣人送去就行了。"

"哦！你真是一个宝贝。这便叫做有教养！这是十足地道的鲍赛昂作风，"她笑着说。

"她多可爱！"越来越着迷的欧也纳想。他瞧了瞧卧房，奢侈的排场活象一个有钱的交际花的屋子。

"你喜欢这屋子吗？"她一边打铃一边问。

"泰蕾丝，把这封信当面交给德·玛赛先生。他要不在家，原封带回。"

泰蕾丝临走把大学生俏皮的瞅了一眼。晚饭开出了，拉斯蒂涅让德·纽沁根太太挽着手臂带到一间精致的饭厅，在表姊家瞻仰过的讲究的饮食，在这儿又见识了一次。

"逢着意大利剧院演唱的日子，你就来吃饭，陪我上剧院。"

"这种甜蜜的生活要能长久下去，真是太美了；可怜我是一个清寒的学生，还得挣一份家业咧。"

"你一定成功的，"她笑道，"你瞧，一切都有办法；我就想

不到自己会这样快活。”

女人的天性喜欢用可能来证明不可能，用预感来取消事实。德·纽沁根太太和拉斯蒂涅走进意大利剧院包厢的时候，她心满意足，容光焕发，使每个人看了都能造些小小的谣言，非但女人没法防卫，而且会叫人相信那些凭空捏造的放荡生活确有其事。直要你认识巴黎之后，才知道大家说的并不是事实，而事实是大家不说的。欧也纳握着男爵夫人的手，两人用握手的松紧代替谈话，交换他们听了音乐以后的感觉。这是他们俩销魂荡魄的一晚。他们一同离开剧院，德·纽沁根太太把欧也纳送到新桥，一路在车中挣扎，不肯把她在王宫市场那么热烈的亲吻再给他一个。欧也纳埋怨她前后矛盾，她回答说：

“刚才是感激那个意想不到的恩惠，现在却是一种许愿了。”

“而你就不肯许一个愿，没良心的！”

他恼了。于是她伸出手来，不耐烦的姿势使情人愈加动心；而他捧了手亲吻时不大乐意的神气，她也看了很得意。她说：

“星期一跳舞会上见！”

欧也纳踏着月光回去，开始一本正经的思索。他又喜又恼：喜的是这桩奇遇大概会给他钓上一个巴黎最漂亮最风流的女子，正好是他心目中的对象；恼的是他的发财计划完全给推翻了。他前天迷迷糊糊想的主意，此刻才觉得自己真有这么个念头。一个人要失败之后，方始发觉他欲望的强烈。欧

也纳越享受巴黎生活，越不肯自甘贫贱。他把袋里一千法郎的钞票捻来捻去，找出无数自欺欺人的理由想据为己有。终于他到了圣热内维埃弗新街，走完楼梯，看见有灯光。高老头虚掩着房门，点着蜡烛，使大学生不致忘记跟他谈谈他的女儿。欧也纳毫无隐瞒的全说了。

高老头忌妒到极点，说道："嗳，她们以为我完了，我可还有一千三百法郎利息呢！可怜的孩子，怎么不到我这儿来！我可以卖掉存款，在本钱上拿一笔款子出来，余下的钱改做终身年金。干吗你不来告诉我她为难呢，我的邻居？你怎么能有那种心肠，拿她的区区一百法郎到赌台上去冒险？这简直撕破了我的心！唉，所谓女婿就是这种东西！嘿，要给我抓住了，我一定把他们勒死。天！她竟哭了吗？"

"就伏在我背心上哭的，"欧也纳回答。

"噢！把背心给我。怎么！你的背心上有我的女儿，有我心疼的但斐纳的眼泪！她小时候从来不哭的。噢！我给你买件新的吧，这一件你别穿了，给我吧。婚约上规定，她可以自由支配她的财产。我要去找诉讼代理人但维尔，明天就去。我一定要把她的财产划出来另外存放。我是懂法律的，我还能象老虎一样张牙舞爪呢。"

"喂，老丈，这是她分给我的一千法郎。你放在背心袋里，替她留着吧。"

高里奥瞪着欧也纳，伸出手来，一颗眼泪掉在欧也纳手上。

"你将来一定成功，"老人说，"你知道，上帝是赏罚分明

的。我明白什么叫做诚实不欺；我敢说象你这样的人很少很少。那么你也愿意做我亲爱的孩子喽？好吧，去睡吧。你还没有做父亲，不会睡不着觉。唉，她哭了，而我，为了不肯让她们落一滴眼泪，连圣父，圣子，圣灵都会一齐出卖的人，正当她痛苦的时候，我竟若无其事的在这儿吃饭，象傻瓜一样！”

欧也纳一边上床一边想：“我相信我一生都可以做个正人君子。凭良心干，的确是桩快乐的事。”

也许只有信仰上帝的人才会暗中行善，而欧也纳是信仰上帝的。

鬼 上 当

第二天到了舞会的时间，拉斯蒂涅到德·鲍赛昂太太家，由她带去介绍给德·卡里利阿诺太太。他受到元帅夫人极殷勤的招待，又遇见了德·纽沁根太太。她特意装扮得要讨众人喜欢，以便格外讨欧也纳喜欢。她装做很镇静，暗中却是非常焦心的等欧也纳瞟她一眼。你要能猜透一个女人的情绪，那个时间便是你最快乐的时间。人家等你发表意见，你偏偏沉吟不语；明明心中高兴，你偏偏不动声色；人家为你担心，不就是承认她爱你吗？眼看她惊惶不定，然后你微微一笑加以安慰，不是最大的乐事吗？——这些玩意儿谁不喜欢来一下呢？在这次盛会中，大学生忽然看出了自己的地位，懂得以德·鲍赛昂太太公开承认的表弟资格，在上流社会中已经取得身分。大家以为他已经追上德·纽沁根太太，对他另眼相看，所有的

青年都不胜艳羡的瞅着他。看到这一类的目光，他第一次体味到踌躇满志的快感。从一间客厅走到另外一间，在人丛中穿过的时候，他听见人家在夸说他的艳福。女太太们预言他前程远大。但斐纳惟恐他被别人抢去，答应等会把前天坚决拒绝的亲吻给他。拉斯蒂涅在舞会中接到好几户人家邀请。表姊介绍他几位太太，都是自命风雅的人物，她们的府上也是挺有趣的交际场所。他眼看自己在巴黎最高级最漂亮的社会中露了头角。这个初次登场就大有收获的晚会，在他是到老不会忘记的，正如少女忘不了她特别走红的一个跳舞会。

第二天用早餐的时候，他把得意事儿当众讲给高老头听。伏脱冷却是狞笑了一下。

“你以为，”那个冷酷的逻辑学家叫道，“一个公子哥儿能够呆在圣热内维埃弗新街，住伏盖公寓吗？不消说，这儿在各方面看都是一个上等公寓，可决不是时髦地方。我们这公寓殷实，富足，兴隆发达，能够做拉斯蒂涅的临时公馆非常荣幸；可是到底是圣热内维埃弗新街，纯粹是家庭气息，不知道什么叫做奢华。我的小朋友，”伏脱冷又装出倚老卖老的挖苦的神气说，“你要在巴黎拿架子，非得有三匹马，白天有辆篷车，晚上有辆轿车，统共是九千法郎的置办费。倘若你只在成衣铺花三千法郎，香粉铺花六百法郎，鞋匠那边花三百，帽子匠那边花三百，你还大大的够不上咧。要知道光是洗衣服就得花上一千。时髦小伙子的内衣决不能马虎，那不是大众最注目的吗？爱情和教堂一样，祭坛上都要有雪白的桌布才行。这样，咱们的开销已经到一万四，还没算进打牌，赌东道，送礼等等

的花费；零用少了两千法郎是不成的。这种生活，我是过来人，要多少开支，我知道得清清楚楚。除掉这些必不可少的用途，再加六千法郎伙食，一千法郎房租。嗳，孩子，这样就得两万五一年，要不就落得给人家笑话；咱们的前途，咱们的锋头，咱们的情妇，一古脑儿甭提啦！我还忘了听差跟小厮呢！难道你能叫克里斯朵夫送情书吗？用你现在这种信纸写信吗？那简直是自寻死路。相信一个饱经世故的老头儿吧！"他把他的低嗓子又 rinforzando ① 了一点，"要就躲到你清高的阁楼上去，抱着书本用功；要就另外挑一条路。"

伏脱冷说罢，睨着泰伊番小姐眏眏眼睛；这副眼神等于把他以前引诱大学生的理论重新提了一下，总结了一下。

一连多少日子，拉斯蒂涅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差不多天天和德·纽沁根太太一同吃饭，陪她出去交际。他早上三四点回家，中午起来梳洗，晴天陪着但斐纳去逛森林。他浪费光阴，尽量的模仿，学习，享受奢侈，其狂热正如雌枣树的花萼拚命吸收富有生殖力的花粉。他赌的输赢很大，养成了巴黎青年挥霍的习惯。他拿第一次赢来的钱寄了一千五百法郎还给母亲姊妹，加上几件精美的礼物。虽然他早已表示要离开伏盖公寓，但到正月底还待在那儿，不晓得怎么样搬出去。青年人行事的原则，初看简直不可思议，其实就因为年轻，就因为发疯似的追求快乐。那原则是：不论穷富，老是缺少必不可少的生活费，可是永远能弄到钱来满足想入非非的欲望。对一

---

① 意大利文：渐强。

切可以赊账的东西非常阔绰，对一切现付的东西吝啬得不得了；而且因为心里想的，手头没有，似乎故意浪费手头所有的来出气。我们还可以说得更明白些：一个大学生爱惜帽子远过于爱惜衣服。成衣匠的利子厚，肯放账；帽子匠利子薄，所以是大学生不得不敷衍的最疙瘩的人。坐在戏院花楼上的小伙子，在漂亮妇女的手眼镜中尽管显出辉煌耀眼的背心，脚上的袜子是否齐备却大有问题，袜子商又是他荷包里的一条蛀虫。那时拉斯蒂涅便是这种情形。对伏盖太太老是空空如也，对虚荣的开支老是囊橐充裕；他的财源的荣枯，同最天然的开支绝不调和。为了自己的抱负，这腌臢的公寓常常使他觉得委屈，但要搬出去不是得付一个月的房饭钱给房东，再买套家具来装饰他花花公子的寓所吗？这笔钱就永远没有着落。拉斯蒂涅用赢来的钱买些金表金链，预备在紧要关头送进当铺，送给青年人的那个不声不响的，知趣的朋友，这是他张罗赌本的办法；但临到要付房饭钱，采办漂亮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就一筹莫展了，胆子也没有了。日常的需要，为了衣食住行所欠的债，都不能使他触动灵机。象多数过一天算一天的人，他总要等到最后一刻，才会付清布尔乔亚认为神圣的欠账，好似米拉波①，非等到面包账变成可怕的借据决不清偿。那时拉斯蒂涅正把钱输光了，欠了债。大学生开始懂得，要没有固定的财源，这种生活是混不下去的。但尽管经济的压迫使他喘不过气来，他仍舍不得这个逸乐无度的生活，无论

①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政治家，演说家，早年以生活放浪著名。

付什么代价都想维持下去。他早先假定的发财机会变了一场空梦，实际的障碍越来越大。窥到纽沁根夫妇生活的内幕之后，他发觉若要把爱情变做发财的工具，就得含垢忍辱，丢开一切高尚的念头；可是青年人的过失是全靠那些高尚的念头抵销的。表面上光华灿烂的生活，良心受着责备，片刻的欢娱都得用长时期的痛苦补赎的生活，他上了瘾了，滚在里头了，他象拉布吕耶尔的糊涂虫一般，把自己的床位铺在泥洼里；但也象糊涂虫一样，那时还不过弄脏了衣服。①

"咱们的满大人砍掉了吧？"毕安训有一天离开饭桌时问他。

"还没有。可是喉咙里已经起了痰。"

医学生以为他这句话是开玩笑，其实不是的。欧也纳好久没有在公寓里吃晚饭了，这天他一路吃饭一路出神，上过点心，还不离席，挨在泰伊番小姐旁边，还不时意味深长的瞟她一眼。有几个房客还在桌上吃胡桃，有几个踱来踱去，继续谈话。大家离开饭厅的早晚，素来没有一定，看各人的心思，对谈话的兴趣，以及是否吃得过饱等等而定。在冬季，客人难得在八点以前走完；等大家散尽了，四位太太还得待一会儿，她们刚才有男客在座，不得不少说几句，此刻特意要找补一下。伏脱冷先是好象急于出去，接着注意到欧也纳满肚子心事的神气，便始终留在饭厅内欧也纳看不见的地方，欧也纳当他已经离开了。后来他也不跟最后一批房客同走，而是很狡猾的

① 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作家，其著作中的糊涂虫，名梅纳克，曾有种种笑柄。但上述一事未见记述，恐系作者误记。

躲在客厅里。他看出大学生的心事，觉得他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的确，拉斯蒂涅那时正象多少青年一样，陷入了僵局。德·纽沁根太太不知是真爱他呢还是特别喜欢调情，她拿出巴黎女子的外交手腕，叫拉斯蒂涅尝遍了真正的爱情的痛苦。冒着大不韪当众把德·鲍赛昂太太的老表抓在身边之后，她反倒迟疑不决，不敢把他似乎已经享有的权利，实实在在的给他。一个月以来，欧也纳的欲火被她一再挑拨，连心都受到伤害了。初交的时候，大学生自以为居于主动的地位，后来德·纽沁根太太占了上风，故意装腔作势，勾起欧也纳所有善善恶恶的心思，那是代表一个巴黎青年的两三重人格的。她这一套是不是有计划的呢？不是的，女人即使在最虚假的时候也是真实的，因为她总受本能支配。但斐纳落在这青年人掌握之中，原是太快了一些；她所表示的感情也过分了些；也许她事后觉得有失尊严，想收回她的情分，或者暂时停止一下。而且，一个巴黎女人在爱情冲昏了头，快要下水之前，临时踌躇不决，试试那个她预备以身相许的人的心，也是应有之事。德·纽沁根太太既然上过一次当，一个自私的青年辜负她的一片忠心；她现在提防人家更是应该的。或许欧也纳因为得手太快而表示的大模大样的态度，使她看出有一点儿轻视的意味，那是他们微妙的关系促成的。她大概要在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男人面前拿出一点威严，拿出一点大人气派；过去她在那个遗弃她的男人前面，做矮子做得太久了。正因为欧也纳知道她曾经落过德·玛赛之手，她不愿意他把自己当做容易征服

的女人。并且在一个人妖，一个登徒子那儿尝过那种令人屈辱的乐趣以后，她觉得在爱情的乐园中闲逛一番另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欣赏一下所有的景致，饱听一番颤抖的声音，让清白的微风抚弄一会，她都认为是迷人的享受。纯正的爱情要替不纯正的爱情赎罪。这种不合理的情形永远不会减少，如果大家不了解初次的欺骗把一个少妇鲜花般的心摧残得多么厉害。不管但斐纳究竟是什么意思，总之她在玩弄拉斯蒂涅，而且引以为乐，因为她知道他爱她，知道只要她老人家高兴，可以随时消灭她情人的悲哀。欧也纳为了自尊心，不愿意初次上阵就吃败仗，便毫不放松的紧追着，仿佛猎人第一次过圣于贝尔①节，非要打到一只火鸡不可。他的焦虑，受伤的自尊心，真真假假的绝望，使他越来越丢不掉那个女人。全巴黎都认为德·纽沁根太太是他的了，其实他和她并不比第一天见面时更接近。他还没有懂得，一个女人卖弄风情所给人的好处，有时反而远过于她的爱情所给人的快乐，所以他憋着一肚子无名火。虽说在女人对爱情欲迎故拒之际，拉斯蒂涅能尝到第一批果实，可是那些果子是青的，带酸的，咬在嘴里特别有味，所以代价也特别高。有时，眼看自己没有钱，没有前途，就顾不得良心的呼声而想到伏脱冷的计划，想和泰伊番小姐结婚，得她的家财。那天晚上他又是穷得一筹莫展，几乎不由自主的要接受可怕的斯芬克司的计策了。他一向觉得那家伙的目光有勾魂摄魄的魔力。

---

① 圣于贝尔是猎人的守护圣人。圣于贝尔节即十一月三日猎人节。

波阿雷和米旭诺小姐上楼的时节，拉斯蒂涅以为除了伏盖太太和坐在壁炉旁边迷迷糊糊编织毛线套袖的库蒂尔太太以外，再没有旁人，便脉脉含情的瞅着泰伊番小姐，把她羞得低下头去。

"你难道也有伤心事吗，欧也纳先生？"维克托莉沉默了一会说。

"哪个男人没有伤心事！"拉斯蒂涅回答，"我们这些时时刻刻预备为人牺牲的年轻人，要是能得到爱，得到赤诚的爱作为酬报，也许我们就不会伤心了。"

泰伊番小姐的回答只是毫不含糊的瞧了他一眼。

"小姐，你今天以为你的心的确如此这般；可是你敢保险永远不变吗？"

可怜的姑娘浮起一副笑容，好似灵魂中涌出一道光，把她的脸照得光艳动人。欧也纳想不到挑动了她这么强烈的感情，大吃一惊。

"嗳！要是你一朝有了钱，有了幸福，有了一笔大家私从云端里掉在你头上，你还会爱一个你落难时候喜欢的穷小子吗？"

她姿势很美的点了点头。

"还会爱一个怪可怜的青年吗？"

又是点头。

"喂，你们胡扯些什么？"伏盖太太叫道。

"别打搅我们，"欧也纳回答，"我们谈得很投机呢。"

"敢情欧也纳·德·拉斯蒂涅骑士和维克托莉·泰伊番

小姐私订终身了吗?"伏脱冷低沉的嗓子突然在饭厅门口叫起来。

库蒂尔太太和伏盖太太同时说:"哟! 你吓了我们一跳。"

"我挑的不算坏吧," 欧也纳笑着回答。伏脱冷的声音使他非常难受,他从来不曾有过那样可怕的感觉。

"嗳,你们两位别缺德啦!"库蒂尔太太说,"孩子, 咱们该上楼了。"

伏盖太太跟着两个房客上楼,到她们屋里去消磨黄昏,节省她的灯烛柴火。饭厅内只剩下欧也纳和伏脱冷两人面面相对。

"我早知道你要到这一步的," 那家伙声色不动的说, "可是你听着! 我是非常体贴人的。你心绪不大好, 不用马上决定。你欠了债。我不愿意你为了冲动或是失望投到我这儿来,我要你用理智决定。也许你手头缺少几千法郎,嗯,你要吗?"

那魔鬼掏出皮夹, 捡了三张钞票对大学生扬了一扬。欧也纳正窘得要命, 欠着德·阿瞿达侯爵和德·特拉伊伯爵两千法郎赌债。因为还不出钱, 虽则大家在德·雷斯托太太府上等他,他不敢去。那是不拘形迹的集会,吃吃小点心, 喝喝茶,可是在惠斯特牌桌上可以输掉六千法郎。

"先生,"欧也纳好容易忍着身体的抽搐,说道,"自从你对我说了那番话,你该明白我不能再领你的情。"

"好啊, 说得好, 叫人听了怪舒服的," 那个一心想勾引他的人回答,"你是个漂亮小伙子, 想得周到, 象狮子一样高傲,象少女一样温柔。你这样的俘虏才配魔鬼的胃口呢。我就喜

欢这种性格的年轻人。再加上几分政治家的策略，你就能看到社会的本相了。只要玩几套清高的小戏法，一个高明的人能够满足他所有的欲望，教台下的傻瓜连声喝彩。要不了几天，你就是我的人了。哦！你要愿意做我的徒弟，管叫你万事如意，想什么就什么，并且马上到手，不论是名，是利，还是女人。凡是现代文明的精华，都可以拿来给你享受。我们要疼你，惯你，当你心肝宝贝，拚了命来让你寻欢作乐。有什么阻碍，我们替你一律铲平。倘使你再有顾虑，那你是把我当做坏蛋了？哼！你自以为清白，一个不比你少清白一点的人，德·丢兰纳先生，跟强盗们做点小交易，并不觉得有伤体面。①你不愿意受我的好处，嗯？那容易，你先把这几张烂票子收下，"伏脱冷微微一笑，掏出一张贴好印花税的白纸，"你写：兹借到三千五百法郎，准一年内归楚。再填上日子！利息相当高，免得你多心。你可以叫我犹太人，用不着再见我情了。今天你要瞧不起我也由你，以后你一定会喜欢我。你可以在我身上看到那些无底的深渊，广大无边的感情，傻子们管这些叫做罪恶；可是你永远不会觉得我没有种，或者无情无义。总之，我既不是小卒，也不是呆笨的士、象，而是冲锋的车，告诉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简直是生来跟我捣乱嘛！"欧也纳叫道。

"哪里！我是一个好人，不怕自己弄脏手，免得你一辈子

① 德·丢兰纳子爵(1611—1675)，法国元帅，传说某日被群盗拦截，他为了保住一只价值并不昂贵的戒指，应允给强盗一百金路易。第二天，强盗来取款，丢兰纳命人如数付给，且等强盗走远后才说出这段险遇，为的是对人不失信用。

陷在泥坑里。你问我这样热心为什么？嗳，有朝一日我会咬着你耳朵，轻轻告诉你的。我替你拆穿了社会上的把戏和诀窍，你就害怕；可是放心，这是你的怯场，跟新兵第一次上阵一样，马上会过去的。你慢慢自会把大众看做甘心情愿替自封为王的人当炮灰的大兵。可是时世变了。从前你对一个好汉说：给你三百法郎，替我去砍掉某人；他凭一句话把一个人送回了老家，若无其事的回家吃饭。如今我答应你偌大一笔家私，只要你点点头，又不连累你什么，你却是三心两意，委决不下。这年头真没出息。”

欧也纳立了借据，拿了钞票。

伏脱冷又说：“哎，来，来，咱们总得讲个理。几个月之内我要动身上美洲去种我的烟草了。我会捎雪茄给你。我有了钱，我会帮你忙。要是没有孩子（很可能，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上留种），我把遗产传给你。够朋友吗？我可是喜欢你呀，我。我有那股痴情，要为一个人牺牲。我已经这样干过一回了。你看清楚没有，孩子？我生活的圈子比旁人的高一级。我认为行动只是手段，我眼里只看见目的。一个人是什么东西？——得！——”他把大拇指甲在牙齿上弹了一下。“一个人不是高于一切，就是分文不值。叫做波阿雷的时候，他连分文不值还谈不上，你可以象掐死一个臭虫一般掐死他，他干瘪，发臭。象你这样的人却是一个上帝，那可不是一架皮包的机器，而是有最美的情感在其中活动的舞台。我是单凭情感过活的。一宗情感，在你思想中不就等于整个世界吗？你瞧那高老头，两个女儿就是他整个的天地，就是他生活的指路标。我么，挖

掘过人生之后，觉得世界上真正的情感只有男人之间的友谊。我醉心的是皮埃尔和雅非哀。《威尼斯转危为安》①我全本背得出。一个伙计对你说：来，帮我埋一个尸首！你跟着就跑，鼻子都不哼一哼，也不唠唠叨叨对他谈什么仁义道德；这样有血性的人，你看到过几个？咱家我就干过这个。我并不对每个人都这么说。你是一个高明的人，可以对你无所不谈，你都能明白。这个满是癞虾蟆的泥塘，你不会老呆下去的。得了吧，一言为定。你一定会结婚的。咱们各自拿着枪杆冲吧！嘿，我的决不是银样蜡枪头，你放心！”

伏脱冷根本不想听欧也纳说出一个不字，径自走了，让他定定神。他似乎懂得这种忸怩作态的心理：人总喜欢小小的抗拒一下，对自己的良心有个交代，替以后的不正当行为找个开脱的理由。

“他怎么办都由他，我一定不娶泰伊番小姐！”欧也纳对自己说。

他想到可能和这个素来厌恶的人联盟，心中火辣辣的非常难受；但伏脱冷那些玩世不恭的思想，把社会踩在脚底下的胆量，使他越来越觉得那家伙了不起。他穿好衣服，雇了车上德·雷斯托太太家去了。几天以来，这位太太对他格外殷勤，因为他每走一步，和高等社会的核心接近一步，而且他似乎有朝一日会声势浩大。他付清了德·特拉伊和德·阿瞿达两位的账，打了一场夜牌，输的钱都赢了回来。需要趱奔前程的人

① 《威尼斯转危为安》，英国十七世纪作家奥特韦(1652—1685)写的悲剧，皮埃尔与雅非哀是剧中男主角，以忠于友谊著称。

多半相信宿命；欧也纳就有这种迷信，认为他运气好是上天对他始终不离正路的报酬。第二天早上，他赶紧问伏脱冷借据有没有带在身边。一听到说是，他便不胜欣喜的把三千法郎还掉了。

“告诉你，事情很顺当呢，”伏脱冷对他说。

“我可不是你的同党。”

“我知道，我知道，”伏脱冷打断了他的话，“你还在闹孩子脾气，看戏只看场子外面的小丑。”

两天以后，波阿雷和米旭诺小姐，在植物园一条冷僻的走道中坐在太阳底下一张凳上，同医学生很有理由猜疑的一位先生说着话。

“小姐，”龚杜罗先生说，“我不懂你哪儿来的顾虑。警察总监①大人阁下……”

“哦！警察总监大人阁下……”波阿雷跟着说了一遍。

“是的，总监大人亲自在处理这件案子，”龚杜罗又道。

这个自称为布丰街上的财主说出警察二字，在安分良民的面具之下露出耶路撒冷街官员②的本相之后，退职的小公务员波阿雷，虽然毫无头脑，究竟是畏首畏尾不敢惹是招非的人，还会继续听下去，岂不是谁都觉得难以相信？其实是挺自然的。你要在愚夫愚妇中间了解波阿雷那个特殊的种族，只要听听某些观察家的意见，不过这意见至今尚未公布。世界上有一类专吃公事饭的民族，在衙门的预算表上列在第一至

① 实际上当时已取消警察总监，其职责划归内务部。

② 耶路撒冷街即巴黎警察总署所在地。

第三级之间的；第一级，年俸一千二，打个譬喻说，在衙门里仿佛冰天雪地中的格陵兰①；第三级，年俸三千至六千，气候比较温和，虽然种植不易，什么津贴等等也能存在了。这仰存鼻息的一批人自有许多懦怯下贱的特点，最显著的是对本衙门的大头儿有种不由自主的，机械的，本能的恐惧。小公务员之于大头儿，平时只认识一个看不清的签名式。在那般俯首帖耳的人看来，大人阁下几个字犹如巴格达的哈里发的化名②，代表一种神圣的、没有申诉余地的权威。小公务员心目中的大臣，好比基督徒心目中的教皇，做的事永远不会错的。大臣的行为，言语，一切用他名义所说的话，都有大臣的一道毫光；那个绣花式的签名把什么都遮盖了，把他命令人家做的事都变得合法了。大人这个称呼证明他用心纯正，意念圣洁；一切荒谬绝伦的主意，只消出之于大人之口便百无禁忌。那些可怜虫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不肯做的事，一听到大人二字就赶紧遵命。衙门象军队一样，大家只知道闭着眼睛服从。这种制度不许你的良心抬头，灭绝你的人性，年深月久，把一个人变成政府机构中的一只螺丝。老于世故的龚杜罗到了要显原形的时候，马上象念咒一般说出大人二字唬一下波阿雷，因为他早已看出他是个吃过公事饭的脓包，并且觉得波阿雷是男性的米旭诺，正如米旭诺是女性的波阿雷。

---

① 北极圈内的大岛，与冰岛相对，气候严寒，大部为冰雪所蔽。

② 法国作曲家布瓦迪厄(1775—1834)于一八〇〇年创作一喜歌剧《巴格达的哈里发》，一八三四年巴黎正在上演。剧中的哈里发用一化名掩盖身分，为的是引诱一女子。

“既然总监阁下，总监大人……那事情完全不同了，”波阿雷说。

那冒充的小财主回头对米旭诺说：“先生这话，你听见吗？你不是相信他的吗？总监大人已经完全确定，住在伏盖公寓的伏脱冷便是土伦苦役场的逃犯，绰号叫做鬼上当。”

“哦哟！鬼上当！”波阿雷道，“他有这个绰号，一定是运气很好喽。”

“对，”暗探说。“他这个绰号是因为犯了几桩非常大胆的案子都能死里逃生。你瞧，他不是一个危险分子吗？他有好些长处使他成为了不起的人物。进了苦役监之后，他在帮口里更有面子了。”

“那么他是一个有面子的人了，”波阿雷道。

“嘿！他挣面子是另有一功的！他很喜欢一个小白脸，意大利人，爱赌钱，犯了伪造文书的罪，结果由他顶替了。那小伙子从此进了军队，变得很规矩。”

米旭诺小姐说：“既然总监大人已经确定伏脱冷便是鬼上当，还需要我干什么？”

“对啦，对啦！”波阿雷接着说。“要是大人，象你说的，切实知道……”

“谈不到切实，不过是疑心。让我慢慢说给你听吧。鬼上当的真姓名叫做雅克·柯冷，是三处苦役场囚犯的心腹，经理，银行老板。他在这些生意上赚到很多钱，干那种事当然要一表人才喽。”

波阿雷道：“哎，哎，小姐，你懂得这个双关语吗？先生叫他

一表人才，因为他身上黥过印，有了标记。"

暗探接下去说："假伏脱冷收了苦役犯的钱，代他们存放，保管，预备他们逃出以后使花；或者交给他们的家属，要是他们在遗嘱上写明的话；或者交给他们的情妇，将来托他出面领钱。"

波阿雷道："怎么！他们的情妇？你是说他们的老婆吧？"

"不，先生，苦役场的犯人普通只有不合法的配偶，我们叫做姘妇。"

"那他们过的是姘居生活喽？"

"还用说吗？"

波阿雷道："嗳，这种荒唐事儿，总监大人怎么不禁止呢？既然你荣幸得很，能见到大人，你又关切公众的福利，我觉得你应当把这些犯人的不道德行为提醒他。那种生活真是给社会一个很坏的榜样。"

"可是先生，政府送他们进苦役场并不是把他们作为道德的模范呀。"

"不错。可是先生，允许我……"

"嗳，好乖乖，你让这位先生说下去啊，"米旭诺小姐说。

"小姐，你知道，搜出一个违禁的钱库——听说数目很大——政府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鬼上当经管大宗的财产，所收的赃不光是他的同伴的，还有万字帮的。"

"怎么！那些贼党竟有上万吗？"波阿雷骇然叫起来。

"不是这意思，万字帮是一个高等窃贼的团体，专做大案子的，不上一万法郎的买卖从来不干。帮口里的党徒都是刑

事犯中间最了不起的人物。他们熟读民法，从来不会在落网的时候被判死刑。柯冷是他们的心腹，是他们的参谋。他神通广大，有他的警卫组织，爪牙密布，神秘莫测。我们派了许多暗探监视了他一年，还摸不清他的底细。他凭他的本领和财力，能够经常为非作歹，张罗犯罪的资本，让一批恶党不断的同社会斗争。抓到鬼上当，没收他的基金，等于把恶势力斩草除根。因此这桩侦探工作变了一件国家大事，凡是出力协助的人都有光荣。就是你先生，有了功也可以再进衙门办事，或者当个警察局的秘书，照样能拿你的养老金。”

“可是为什么，”米旭诺小姐问，“鬼上当不拿着他保管的钱逃走呢？”

暗探说：“噢！他无论到哪儿都有人跟着，万一他盗窃苦役犯的公款，就要被打死。况且卷逃一笔基金不象拐走一个良家妇女那么容易。再说，柯冷是条好汉，决不干这样的勾当，他认为那是极不名誉的事。”

“你说得不错，先生，那他一定要声名扫地了。”波阿雷凑上两句。

米旭诺小姐说：“听了你这些话，我还是不懂干吗你们不直接上门抓他。”

“好吧，小姐，我来回答你……可是，”他咬着她耳朵说，“别让你的先生打断我，要不咱们永远讲不完。居然有人肯听这个家伙的话，大概他很有钱吧。——鬼上当到这儿来的时候，冒充安分良民，装做巴黎的小财主，住在一所极普通的公寓里；他狡猾得很，从来不会没有防备，因此伏脱冷先生是一

个很体面的人物，做着了不起的买卖。”

“当然啰，”波阿雷私下想。

“大人不愿意弄错事情，抓了一个真伏脱冷，得罪巴黎的商界和舆论。要知道警察总监的地位也是不大稳的，他有他的敌人，一有错儿，钻谋他位置的人就会挑拨自由党人大叫大嚷，轰他下台。所以对付这件事要象对付柯瓦涅尔案子的圣赫勒拿假伯爵一样；① 要真有一个圣赫勒拿伯爵的话，咱们不是糟了吗？因此咱们得证实他的身分。”

“对。可是你需要一个漂亮女人啊，”米旭诺小姐抢着说。

暗探说：“鬼上当从来不让一个女人近身；告诉你，他是不喜欢女人的。”

“这么说来，我还有什么作用，值得你给我两千法郎去替你证实？”

陌生人说：“简单得很。我给你一个小瓶，装着特意配好的酒精，能够叫人象中风似的死过去，可没有生命危险。那种药可以搀在酒里或是咖啡里。等他一晕过去，你立刻把他放倒在床上，解开他衣服，装做看看他有没有断气。趁没有人的时候，你在他肩上打一下——啪——一声，印的字母马上会显出来。”

---

① 皮埃尔·柯瓦涅尔(1779—1831)，法国冒险家，自称圣赫勒拿伯爵，拐骗盗窃，无所不为，一八〇二年被捕，判苦役十四年。一八〇五年越狱，化名投军，数次受伤，升擢至团长，王政时代任塞纳省宪兵队中校，受勋累累，同时暗中仍为贼党领袖。某次在杜伊勒里花园检阅，被人识破，判处终身苦役。此案当时轰动一时。

“那可一点儿不费事，”波阿雷说。

“唛，那么你干不干呢？”龚杜罗问老姑娘。

“可是，亲爱的先生，要没有字显出来，我还能有两千法郎到手吗？”

“不。”

“那么怎样补偿我呢？”

“五百法郎。”

“为这么一点儿钱干这么一件事！良心上总是一块疙瘩，而我是要良心平安的，先生。”

波阿雷说：“我敢担保，小姐除了非常可爱非常聪明之外，还非常有良心。”

米旭诺小姐说：“还是这么办吧，他要真是鬼上当，你给我三千法郎；不是的话一个子儿都不要。”

“行，”龚杜罗回答，“可是有个条件，事情明儿就得办。”

“不能这么急，先生，我还得问问我的忏悔师。”

“你调皮，嗯！”暗探站起身来说，“那么明儿见。有什么要紧事儿找我，可以到圣安娜小街，小圣堂大院底上，穹窿底下只有一扇门，到那儿问龚杜罗先生就行了。”

毕安训上完居维埃的课回来，无意中听到鬼上当这个古怪字儿，也听见那有名的暗探所说的行。

“干吗不马上答应下来？三千法郎的终身年金，一年不是有三百法郎利息吗？”波阿雷问米旭诺。

“干吗！该想一想呀。倘使伏脱冷果真是鬼上当，跟他打交道也许好处更多。不过问他要钱等于给他通风报信，他会

溜之大吉。那可就gratis①,糟糕透啦!"

"你通知他也不行的,"波阿雷接口道,"那位先生不是说已经有人监视他吗?而你可什么都损失了。"

米旭诺小姐心里想:"并且我也不喜欢这家伙,他老对我说些不客气的话。"

波阿雷又说:"你还是那样办吧。我觉得那位先生挺好,衣服穿得整齐。他说得好,替社会去掉一个罪犯,不管他怎样义气,在我们总是服从法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谁保得住他不会一时性起,把我们一齐杀掉?那才该死呢!他杀了人,我们是要负责任的,且不说咱们的命先要送在他手里。"

米旭诺小姐一肚子心事,没有功夫听波阿雷那些断断续续的话,好似没有关严的水龙头上漏出一滴一滴的水。这老头儿一朝说开了场,米旭诺小姐要不加阻拦,就会象开了发条的机器,嘀嘀咕咕永远没得完。他提出了一个主题,又岔开去讨论一些完全相反的主题,始终没有结论。回到伏盖公寓门口,他东拉西扯,旁征博引,正讲着在拉古洛先生和莫兰太太的案子里他如何出庭替被告作证的故事。进得门来,米旭诺瞥见欧也纳跟泰伊番小姐谈得那么亲热那么有劲,连他们穿过饭厅都没有发觉。

"事情一定要到这一步的,"米旭诺对波阿雷说,"他们俩八天以来眉来眼去,恨不得把灵魂都扯下来。"

"是啊,"他回答。"所以她给定了罪。"

---

① 拉丁文:报酬落空。

“谁？”

“莫兰太太喽。”

“我说维克托莉小姐，你回答我莫兰太太。谁是莫兰太太？”米旭诺一边说一边不知不觉走进了波阿雷的屋子。

波阿雷问：“维克托莉小姐有什么罪？”

“怎么没有罪？她不该爱上欧也纳先生，不知后果，没头没脑的瞎撞，可怜的傻孩子！”

欧也纳白天被德·纽沁根太太折磨得绝望了。他内心已经完全向伏脱冷屈服，既不愿意推敲一下这个怪人对他的友谊是怎么回事，也不想想这种友谊的结果。一小时以来，他和泰伊番小姐信誓旦旦，亲热得了不得；他已经一脚踏进泥洼，只有奇迹才能把他拉出来。维克托莉听了他的话以为听到了安琪儿的声音，天国的门开了，伏盖公寓染上了神奇的色彩，象舞台上的布景。她爱他，他也爱她，至少她是这样相信！在屋子里没有人窥探的时候，看到拉斯蒂涅这样的青年，听着他说话，哪个女人不会象她一样的相信呢？至于他，他和良心作着斗争，明知自己在做一桩坏事，而且是有心的做，心里想只要将来使维克托莉快乐，他这点儿轻微的罪过就能补赎；绝望之下，他流露出一种悲壮的美，把心中所有地狱的光彩一齐放射出来。算他运气，奇迹出现了：伏脱冷兴冲冲的从外边进来，看透了他们的心思。这对青年原是由他恶魔般的天才撮合的，可是他们这时的快乐，突然被他粗声大气，带着取笑意味的歌声破坏了。

我的芳舍特多可爱，

你瞧她多么朴实……①

维克托莉一溜烟逃了。那时她心中的喜悦足够抵销她一生的痛苦。可怜的姑娘！握一握手，脸颊被欧也纳的头发厮磨一下，贴着她耳朵（连大学生嘴唇的暖气都感觉到）说的一句话，压在她腰里的一条颤危危的手臂，印在她脖子上的一个亲吻……在她都成为心心相印的记号；再加隔壁屋里的西尔维随时可能闯入这间春光烂缦的饭厅，那些热情的表现就比有名的爱情故事中的海誓山盟更热，更强烈，更动心。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按我们祖先的漂亮说法）②，在一个每十五天忏悔一次的姑娘，已经是天大的罪过了。即使她将来有了钱，有了快乐，整个委身于人的时节，流露的真情也不能同这个时候相比。

"事情定局了，"伏脱冷对欧也纳道，"两位哥儿已经打过架。一切都进行得很得体。是为了政见不同。咱们的鸽子侮辱了我的老鹰，明天在克利尼昂库尔堡垒交手。八点半，正当泰伊番小姐在这儿消消停停拿面包浸在咖啡里的时候，就好承继她父亲的慈爱和财产。你想不奇怪吗！泰伊番那小子的剑法很高明，他狠天狠地，象抓了一手大牌似的，可是休想逃过我的杀手锏。你知道，我有一套挑起剑来直刺脑门的家数，将来我教给你，有用得很呢。"

拉斯蒂涅听着愣住了，一句话都说不上来。这时高老头，毕安训，和别的几个包饭客人进来了。

① 维亚尔（1771—1837）的喜歌剧《两个忌妒的人》（1813）中的唱词。

② 拉封丹（1621—1695）曾用这个词组来形容那种天真无邪的爱情表示。

"你这样我才称心呢，"伏脱冷对他道，"你做的事，你心中有数。行啦，我的小老鹰！你将来一定能支配人；你又强，又痛快，又勇敢；我佩服你。"

伏脱冷想握他的手，拉斯蒂涅急忙缩回去；他脸色发白，倒在椅子里，似乎看到眼前淌着一堆血。

"啊！咱们的良心还在那儿嘀咕，"伏脱冷低声说，"老头儿有三百万，我知道他的家私。这样一笔陪嫁尽可把你洗刷干净，跟新娘的礼服一样白；那时你自己也会觉得问心无愧呢。"

拉斯蒂涅不再迟疑，决定当夜去通知泰伊番父子。伏脱冷走开了，高老头凑在他耳边说：

"你很不高兴，孩子。我来给你开开心吧，你来！"说完老人在灯上点了火把，欧也纳存着好奇心跟他上楼。

高老头问西尔维要了大学生的钥匙，说道："到你屋子里去。今天早上你以为她不爱你了，嗯？她硬要你走了，你生气了，绝望了。傻子！她等我去呢。明白没有？我们约好要去收拾一所小巧玲珑的屋子，让你三天之内搬去住。你不能出卖我哪。她要瞒着你，到时叫你喜出望外，我可是忍不住了。你的屋子在阿图瓦街，离圣拉扎尔街只有两步路。那儿包你象王爷一般舒服。我们替你办的家具象新娘用的。一个月功夫，我们瞒着你做了好多事。我的诉讼代理人已经在交涉，将来我女儿一年有三万六千收入，是她陪嫁的利息，我要女婿把她的八十万法郎投资在房地产上面。"

欧也纳不声不响，抱着手臂在他乱七八糟的小房间里踱

来踱去。高老头趁大学生转身的当儿，把一个红皮匣子放在壁炉架上，匣子外面有德·拉斯蒂涅家的烫金的纹章。

“亲爱的孩子，”可怜的老头儿说，“我全副精神对付这些事。可是，你知道，我也自私得很，你的搬家对我也有好处。嗯，你不会拒绝我吧，倘使我有点儿要求？”

“什么事？”

“你屋子的六层楼上有一间卧房，也是归你的，我想住在那里，行吗？我老了，离开女儿太远了。我不会打搅你的，光是住在那儿。你每天晚上跟我谈谈她。你说，你不会讨厌吧？你回家的时候，我睡在床上听到你的声音，心里想：——他才见过我的小但斐纳，带她去跳舞，使她快乐。——要是我病了，听你回来，走动，出门，等于给我心上涂了止痛膏。你身上有我女儿的气息！我只要走几步路就到爱丽舍田园大道，她天天打那儿过，我可以天天看到她，不会再象从前那样迟到了。也许她还会上你这儿来！我可以听到她，看她穿着梳妆衣，踅着细步，象小猫一样可爱的走来走去。一个月到现在，她又恢复了从前小姑娘的模样，快活，漂亮，她的心情复原了，你给了她幸福。哦！什么办不到的事，我都替你办。她刚才回家的路上对我说：爸爸，我真快活！——听她们一本正经的叫我父亲，我的心就冰冷；一叫我爸爸，我又看到了她们小时候的样子，回想起从前的事。我觉得自己还是十足十的父亲，她们还没有给旁人占去！”

老头儿抹了抹眼泪。

“好久我没听见她们叫我爸爸了，好久没有搀过她们的胳

膊了。唉！是呀，十年功夫我没有同女儿肩并肩的一块儿走了。挨着她的裙子，跟着她的脚步，沾到她的暖气，多舒服啊！今儿早上我居然能带了但斐纳到处跑，同她一块儿上铺子买东西，又送她回家。噢！你一定得收留我！你要人帮忙的时候，有我在那儿，就好伺候你啦。倘若那个阿尔萨斯臭胖子死了，倘若他的痛风症乖乖的跑进了他的胃，我女儿不知该多么高兴呢！那时你可以做我的女婿，堂而皇之做她的丈夫了。唉！她那么可怜，一点儿人生的乐趣都没有尝到，所以我什么都原谅她。好天爷总该保佑慈爱的父亲吧。"他停了一会，侧了侧脑袋又说："她太爱你了，上街的时候她跟我提到你：是不是，爸爸，他好极了！他多有良心！有没有提到我呢！——呃，从阿图瓦街到全景巷，拉拉扯扯不知说了多少！总之，她把她的心都倒在我的心里了。整整一个上午我快乐极了，不觉得老了，我的身体还不到一两重。我告诉她，你把一千法郎交给了我。哦！我的小心肝听着哭了。"

拉斯蒂涅站在那儿不动，高老头忍不住了，说道：

"嗳，你壁炉架上放的什么呀？"

欧也纳愣头愣脑的望着他的邻居。伏脱冷告诉他明天要决斗了；高老头告诉他，渴望已久的梦想要实现了。两个那么极端的消息，使他好象做了一场噩梦。他转身瞧了瞧壁炉架，看到那小方匣子，马上打开，发现一张纸条下面放着一只勃雷盖牌子的表。纸上写着：

我要你时时刻刻想到我，因为……　　但斐纳

最后一句大概暗指他们俩某一次的争执，欧也纳看了大

为感动。拉斯蒂涅的纹章是在匣子里边用釉彩堆成的。这件想望已久的装饰品，链条，钥匙，式样，图案，他件件中意。高老头在旁乐得眉飞色舞。他准是答应女儿把欧也纳惊喜交集的情形告诉她听的；这些年轻人的激动也有老人的份，他的快乐也不下于他们两人。他已经非常喜欢拉斯蒂涅了，为了女儿，也为了拉斯蒂涅本人。

“你今晚一定要去看她，她等着你呢。阿尔萨斯臭胖子在他舞女那儿吃饭。嗳，嗳，我的代理人向他指出事实，他愣住了。他不是说爱我女儿爱得五体投地么？哼，要是他碰一碰她，我就要他的命。一想到我的但斐纳……（他叹了口气）我简直气得要犯法；呸，杀了他不能说杀了人，不过是牛头马面的一个畜生罢了。你会留我一块儿住的，是不是？”

“是的，老丈，你知道我是喜欢你的……”

“我早看出了，你并没觉得我丢你的脸。来，让我拥抱你。”他搂着大学生。“答应我，你得使她快乐！今晚你一定去了？”

“噢，是的。我先上街去一趟，有件要紧事儿，不能耽误。”

“我能不能帮忙呢？”

“哦，对啦！我上纽沁根太太家，你去见泰伊番老头，要他今天晚上给我约个时间，我有件紧急的事和他谈。”

高老头脸色变了，说道：“楼下那些混蛋说你追求他的女儿，可是真的，小伙子？该死！你可不知什么叫做高里奥的老拳呢。你要欺骗我们，就得叫你尝尝味儿了。哦！那是不可能的。”

大学生道："我可以赌咒，世界上我只爱一个女人，连我自己也只是刚才知道。"

高老头道："啊，那才好呢！"

"可是，"大学生又说，"泰伊番的儿子明天要同人决斗，听说他会送命的。"

高老头道："那跟你有什么相干？"

欧也纳道："噢！非告诉他不可，别让他的儿子去……"

伏脱冷在房门口唱起歌来，打断了欧也纳的话：

> 噢，理查，噢，我的陛下，
> 世界把你丢啊……①

勃龙！勃龙！勃龙！勃龙！勃龙！

> 我久已走遍了世界，
> 人家到处看见我呀……

脱啦，啦，啦，啦……

"诸位先生，"克里斯朵夫叫道，"汤冷了，饭厅上人都到齐了。"

"喂，"伏脱冷喊，"来拿我的一瓶波尔多去。"②

"你觉得好看吗，那只表？"高老头问。"她挑的不差可不是？"

伏脱冷，高老头，和拉斯蒂涅三个人一同下楼，因为迟到

---

① 格雷特里（1741—1813）作曲的喜歌剧《狮心王理查》中的唱词。

② 波尔多为法国西部港口，盛产红葡萄酒，通常以此地名称呼红酒。

在饭桌上坐在一处。吃饭的时候，欧也纳一直对伏脱冷很冷淡；可是伏盖太太觉得那个挺可爱的家伙从来没有这样的谈锋。他诙谐百出，把桌上的人都引得非常高兴。这种安详，这种镇静，欧也纳看着害怕了。

"你今儿交了什么运呀，快活得象云雀一样？"伏盖太太问。

"我做了好买卖总是快活的。"

"买卖？"欧也纳问。

"是啊。我交出了一部分货，将来好拿一笔佣金。"他发觉老姑娘在打量他，便问："米旭诺小姐，你这样盯着我，是不是我脸上有什么地方叫你不舒服？老实告诉我，为了讨你欢喜，我可以改变的。"

他又瞅着老公务员说："波阿雷，咱们不会因此生气的，是不是？"

"真是！你倒好给雕刻家做模特儿，让他塑一个滑稽大家的像呢，"青年画家对伏脱冷道。

"不反对！只要米旭诺小姐肯给人雕做拉雪兹神甫公墓① 的爱神，"伏脱冷回答。

"那么波阿雷呢？"毕安训问。

"噢！波阿雷就扮做波阿雷。他是果园里的神道，是梨的化身，"② 伏脱冷回答。

"那你是坐在梨跟酪饼之间了，"毕安训说。

---

① 拉雪兹神甫公墓为巴黎最大的公共坟场。

② 法语中梨(poire)与波阿雷(poiret)谐音，故以此为戏。

“都是废话，”伏盖太太插嘴道，“还是把你那瓶波尔多献出来吧，又好健胃又好助兴。那个瓶已经在那儿伸头探颈了！”

“诸位，”伏脱冷道，“主席叫我们遵守秩序。库蒂尔太太和维克托莉小姐虽不会对你们的胡说八道生气，可不能侵犯无辜的高老头。我请大家喝一瓶波尔多，那是靠拉法夷特先生的大名而格外出名的。我这么说可毫无政治意味。①——来呀，你这傻子！”他望着一动不动的克里斯朵夫叫，“这儿来，克里斯朵夫！怎么你没听见你名字？傻瓜！把酒端上来！”

“来啦，先生，”克里斯朵夫捧着酒瓶给他。

伏脱冷给欧也纳和高老头各各斟了一杯，自己也倒了几滴。两个邻居已经在喝了，伏脱冷拿起杯子辨了辨味道，忽然扮了个鬼脸：

“见鬼！见鬼！有瓶塞子味儿。克里斯朵夫，这瓶给你吧，另外去拿，在右边，你知道？咱们一共十六个，拿八瓶下来。”

“既然你破钞，”画家说，“我也来买一百个栗子。”

“哦！哦！”

“啵！啵！”

“哎！哎！”

每个人大惊小怪的叫嚷，好似花筒里放出来的火箭。

“喂，伏盖妈妈，来两瓶香槟，”伏脱冷叫。

---

① 夏多-拉法夷特波尔多有名的酿酒区，有一种出名的红酒就用这个名称，恰好和拉法夷特同名，所以伏脱冷出此戏言。

"亏你想得出，干吗不把整个屋子吃光了？两瓶香槟！十二法郎！我哪儿去挣十二法郎！不成，不成。要是欧也纳先生肯会香槟的账，我请大家喝果子酒。"

"吓！他的果子酒象秦皮汁一样难闻，"医学生低声说。

拉斯蒂涅道："别说了，毕安训，我听见秦皮汁三个字就恶心……行！去拿香槟，我付账就是了。"

"西尔维，"伏盖太太叫，"拿饼干跟小点心来。"

伏脱冷道："你的小点心太大了，而且出毛了。还是拿饼干来吧。"

一霎时，波尔多斟遍了，饭桌上大家提足精神，越来越开心。粗野疯狂的笑声夹着各种野兽的叫声。博物院管事学巴黎街上的一种叫卖声，活象猫儿叫春。立刻八个声音同时嚷起来：

"磨刀哇！磨刀哇！"

"鸟粟子呕！"

"卷饼嗅，太太们，卷饼嗅！"

"修锅子，补锅子！"

"船上来的鲜鱼呕！鲜鱼呕！"

"要不要打老婆，要不要拍衣服？"

"有旧衣服，旧金线，旧帽子卖哦？"

"甜樱桃啊甜樱桃！"

最妙的是毕安训用鼻音哼的"修阳伞哇"！

几分钟之内，哗哩哗啦，沸沸扬扬，把人脑袋都胀破了。你一句我一句，无非是瞎说八道，象一出大杂耍。伏脱冷一边当

指挥一边冷眼觑着欧也纳和高里奥。两人好象已经醉了，靠着椅子，一本正经望着这片从来未有的混乱，很少喝酒，都想着晚上要做的事，可是都觉得身子抬不起来。伏脱冷在眼梢里留意他们的神色，等到他们眼睛迷迷忽忽快要闭上了，他贴着拉斯蒂涅的耳朵说：

"喂，小家伙，你还要不过伏脱冷老头呢。他太喜欢你了，不能让你胡闹。一朝我决心要干什么事，只有上帝能拦住我。嘿！咱们想给泰伊番老头通风报信，跟小学生一样糊涂！炉子烧热了，面粉捏好了，面包放上铲子了；明儿咱们就可以咬在嘴里，丢着面包心子玩儿了，你竟想捣乱吗？不成不成，生米一定得煮成熟饭！心中要有什么小小的不舒服，等你吃的东西消化了，那点儿不舒服也就没有啦。咱们睡觉的时候，上校弗朗舍西尼伯爵剑头一挥，替你把米歇尔·泰伊番的遗产张罗好啦。维克托莉继承了她的哥哥，一年有小小的一万五千收入。我已经打听清楚，光是母亲的遗产就有三十万以上……"

欧也纳听着这些话不能回答，只觉得舌尖跟上颚粘在一块，身子重甸甸的，瞌睡得要死。他只能隔了一重明晃晃的雾，看见桌子和同桌的人的脸。不久，声音静下来，客人一个一个的散了，临了只剩下伏盖太太，库蒂尔太太，维克托莉，伏脱冷和高老头。拉斯蒂涅好似在梦中，瞥见伏盖太太忙着倒瓶里的余酒，把别的瓶子装满。

寡妇说："嗳！他们疯疯癫癫，多年轻啊！"

这是欧也纳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西尔维道："只有伏脱冷先生才会叫人这样快活，哟！克里斯朵夫打鼾打得象陀螺一样。"

"再见，伏盖妈妈，我要到大街上看马蒂演《荒山》去了，那是把《孤独者》改编的戏。倘使你愿意，我请你和这些太太们一块儿去。"

库蒂尔太太回答："我们不去，谢谢你。"

伏盖太太说："怎么，我的邻居！你不想看《孤独者》改编的戏？那是阿达拉·德·夏多布里昂[①]写的小说，我们看得津津有味，去年夏天在菩提树下哭得象玛德莱娜[②]，而且是一部伦理作品，正好教育教育你的小姐呢。"

维克托莉回答："照教会的规矩，我们不能看喜剧。"

"哦，这两个都人事不知了；"伏脱冷把高老头和欧也纳的脑袋滑稽的摇了一下。

他扶着大学生的头靠在椅背上，让他睡得舒服些，一边热烈的亲了亲他的额角，唱道：

> 睡吧，我的心肝肉儿！
> 我永远替你们守护。[③]

维克托莉道："我怕他害病呢。"

---

① 伏盖太太毫无知识，把作者的姓名弄得七颠八倒，和作品名混为一体。

② 玛德莱娜，即《新约》中抹大拉的马利亚，原系一堕落女子，后彻底悔罪，在耶稣面前痛哭流涕，受到赦免。哭得象玛德莱娜，意思是哭得象泪人儿。

③ 阿梅代·德·博柏朗的一首著名情歌中的叠句，一八一九年为斯克里布和德拉维涅合作的一出歌舞剧所采用。

伏脱冷道："那你在这里照应他吧。"又凑着她的耳朵说："那是你做贤妻的责任。他真爱你啊，这小伙子。我看，你将来会做他的小媳妇儿。"他又提高了嗓子："末了，他们在地方上受人尊敬，白头偕老，子孙满堂。所有的爱情故事都这样结束的。哎，妈妈，"他转身搂着伏盖太太，"去戴上帽子，穿上漂亮的小花绸袍子，披上当年伯爵夫人的披肩。让我去替你雇辆车。"说完他唱着歌出去了：

太阳，太阳，神明的太阳，
是你晒熟了南瓜的瓜瓤……①

伏盖太太说："天哪！你瞧，库蒂尔太太，这样的男人才叫我日子过得舒服呢。"她又转身对着面条商说："呦，高老头去啦。这啬刻鬼从来没想到带我上哪儿去过。我的天，他要倒下来啦。上了年纪的人再失掉理性，太不象话！也许你们要说，没有理性的人根本丢不了什么。西尔维，扶他上楼吧。"

西尔维抓着老人的胳膊扶他上楼，当他铺盖卷似的横在床上。

"可怜的小伙子，"库蒂尔太太说着，把欧也纳挡着眼睛的头发撩上去，"真象个女孩子，还不知道喝醉是怎么回事呢。"

伏盖太太道："啊！我开了三十一年公寓，象俗话说的，手里经过的年轻人也不少了；象欧也纳先生这么可爱，这么出众

---

① 当时工场里流行的小调。

的人才，可从来没见过。瞧他睡得多美！把他的头放在你肩上吧，库蒂尔太太。呃，他倒在维克托莉小姐肩上了。孩子们是有神道保佑的。再侧过一点，他就碰在椅背的葫芦上啦。他们俩配起来倒是挺好的一对。"

库蒂尔太太道："好太太，别胡说，你的话……"

伏盖太太回答："呃！他听不见的。来，西尔维，帮我去穿衣服，我要戴上我的大胸褡。"

西尔维道："哎哟！太太，吃饱了饭戴大胸褡！不，你找别人吧，我下不了这毒手。你这么不小心是有性命危险的。"

"管他，总得替伏脱冷先生挣个面子。"

"那你对继承人真是太好了。"

寡妇一边走一边吆喝："嗳，西尔维，别顶嘴啦。"

厨娘对维克托莉指着女主人，说："在她那个年纪！"

饭厅里只剩下库蒂尔太太和维克托莉，欧也纳靠在维克托莉肩膀上睡着。静悄悄的屋里只听见克里斯朵夫的打鼾声；相形之下，欧也纳的睡眠越加显得恬静，象儿童一般妩媚。维克托莉脸上有种母性一般的表情，好象很得意；因为她有机会照顾欧也纳，借此发泄女人的情感，同时又能听到男人的心在自己的心旁跳动，而没有一点犯罪的感觉。千思百念在胸中涌起，跟一股年轻纯洁的热流接触之下，她情绪激动，说不出有多么快活。

库蒂尔太太紧紧握着她的手说："可怜的好孩子！"

天真而苦恼的脸上罩着幸福的光轮，老太太看了暗暗称赏。维克托莉很象中世纪古拙的画像，没有琐碎的枝节，沉着

有力的笔触只着重面部，黄黄的皮色仿佛反映着天国的金光。

维克托莉摩着欧也纳的头发说：“他只不过喝了两杯呀，妈妈。”

“孩子，他要是胡闹惯的，酒量就会跟别人一样了。他喝醉倒是证明他老实。”

街上传来一辆车子的声音。

年轻的姑娘说：“妈妈，伏脱冷先生来了。你来扶一扶欧也纳先生。我不愿意给那个人看见。他说话叫人感到精神上受污辱，瞧起人来叫人受不了，仿佛剥掉人的衣衫一样。”

库蒂尔太太说：“不，你看错了！他是个好人，有点象过去的库蒂尔先生，虽然粗鲁，本性可是不坏，他是好人歹脾气。”

在柔和的灯光抚弄之下，两个孩子正好配成一幅图画。伏脱冷悄悄的走进来，抱了手臂，望着他们说道：

“哎哟！多有意思的一幕，喔！给《保尔和维吉妮》的作者，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看到了，一定会写出好文章来。青春真美，不是吗，库蒂尔太太？”他又端详了一会欧也纳，说道：“好孩子，睡吧。有时福气就在睡觉的时候来的。”他又回头对寡妇道：“太太，我疼这个孩子，不但因为他生得清秀，还因为他心眼好。你瞧他不是一个薛侣班靠在天使肩上么？真可爱！我要是女人，我愿意为了他而死，（哦，不！不这么傻！）愿意为了他而活！这样欣赏他们的时候，太太，”他贴在寡妇耳边悄悄的说，“不由得不想到他们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然后他又提高了嗓子：“上帝给我们安排的路是神秘莫测的，

他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①孩子们，看到你们俩都一样的纯洁，一样的有情有义，我相信一朝结合了，你们决不会分离。上帝是正直的。"他又对维克托莉说："我觉得你很有福相，给我瞧瞧你的手，小姐。我会看手相，人家的好运气常常被我说准的。别怕。哎唷！你的手怎么啦？真的，你马上要发财了，爱你的人也要托你的福了。父亲会叫你回家，你将来要嫁给一个年轻的人，又漂亮又有头衔，又爱你！"

妖娆的伏盖寡妇下楼了，沉重的脚步声打断了伏脱冷的预言。

"瞧啊，伏盖妈妈美丽得象一颗明明明……明星，包扎得象根红萝卜。不有点儿气急吗？"他把手按着她胸口说，"啊，胸脯绑得很紧了，妈妈。不哭则已，一哭准会爆炸；可是放心，我会象古董商一样把你仔仔细细捡起来的。"

寡妇咬着库蒂尔太太的耳朵说："他真会讲法国式的奉承话，这家伙！"

"再见，孩子们，"伏脱冷转身招呼欧也纳和维克托莉，一只手放在他们头上，"我祝福你们！相信我，小姐，一个规矩老实的人的祝福是有道理的，包你吉利，上帝会听他的话的。"

"再见，好朋友，"伏盖太太对她的女房客说，又轻轻补上一句："你想伏脱冷先生对我有意思吗？"

"呕！呕！"

他们走后，维克托莉瞧着自己的手叹道：

---

① 此语来自《旧约·耶利米书》第十七章。

"唉！亲爱的妈妈，倘若真应了伏脱冷先生的话！"

老太太回答："那也不难，只消你那魔鬼哥哥从马上倒栽下来就成了。"

"噢！妈妈！"

寡妇道："我的天！咒敌人也许是桩罪过，好，那么我来补赎吧。真的，我很愿意给他送点儿花到坟上去。他那个坏良心，没有勇气替母亲说话，只晓得拿她的遗产，夺你的家私。当时你妈妈陪嫁很多，算你倒霉，婚约上没有提。"

维克托莉说："要拿人家的性命来换我的幸福，我心上永远不会安乐的。倘使要我幸福就得去掉我哥哥，那我宁可永久住在这儿。"

"伏脱冷先生说得好，谁知道全能的上帝高兴叫我们走哪条路呢？——你瞧他是信教的，不象旁人提到上帝比魔鬼还要不敬。"

她们靠着西尔维帮忙，把欧也纳抬进卧房，放倒在床上；厨娘替他脱了衣服，让他舒舒服服的睡觉。临走，维克托莉趁老太太一转身，在欧也纳额上亲了一亲，觉得这种偷偷摸摸的罪过真有说不出的快乐。她瞧瞧他的卧室，仿佛把这一天上多多少少的幸福归纳起来，在脑海中构成一幅图画，让自己老半天的看着出神。她睡熟的时候变了巴黎最快乐的姑娘。

伏脱冷在酒里下了麻醉药，借款待众人的机会灌醉了欧也纳和高老头，这一下他可断送了自己。半醉的毕安训忘了向米旭诺追问鬼上当那个名字。要是他说了，伏脱冷，或者雅克·柯冷——在此我们不妨对苦役场中的大人物还他的真名

实姓，——一定会马上提防。后来，米旭诺小姐认为柯冷性情豪爽，正在盘算给他通风报信让他在半夜里逃走是不是更好的时候，听到拉雪兹神甫公墓上的爱神那个绰号，便突然改变主意。她吃过饭由波阿雷陪着出门，到圣安娜小街找那有名的特务头子去了，心里还以为他不过是个名叫龚杜罗的高级职员。特务长见了她挺客气。把一切细节说妥之后，米旭诺小姐要求那个检验黥印的药品。看到圣安娜小街的大人物在书桌抽斗内找寻药品时那种得意的态度，米旭诺才懂得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还不止在于抓捕一个普通的逃犯。她仔细一想，觉得警察当局还希望根据苦役场内线的告密，赶得上没收那笔巨大的基金。她把这点疑心向那老狐狸说了，他却笑了笑，有心破除老姑娘的疑心。

"你想错了，"他说。"在贼党里，柯冷是个从未有过的最危险的博士，我们要抓他是为这一点。那些坏蛋也都知道；他是他们的旗帜，他们的后台，他们的拿破仑；他们都爱戴他。这家伙永远不会把他的老根丢在沙滩广场上的。"①

米旭诺听了莫名其妙，龚杜罗给她解释，他用的两句土话是贼党里极有分量的切口，他们早就懂得一个人的脑袋可有两种看法：博士是一个活人的头脑，是他的参谋，是他的思想；老根是个轻蔑的字眼，表示头颅落地之后毫无用处。

他接着说："柯冷拿我们打哈哈。对付那些英国钢条般的家伙，我们也有一个办法，只要他们在逮捕的时候稍微抵抗一

① 老根，俗话指脑袋。沙滩广场为巴黎执行死刑的地方，也是公众庆祝活动的集会场所。

下，立刻把他干掉。我们希望柯冷明天动武，好把他当场格杀。这么一来，诉讼啊，看守的费用啊，监狱里的伙食啊，一概可以省掉，同时又替社会除了害。起诉的手续，证人的传唤，旅费津贴，执行判决，凡是对付这些无赖的合法步骤所花的钱，远不止你到手的三千法郎。并且还有节省时间的问题。一刀戳进鬼上当的肚子，可以消弭上百件的罪案，叫多少无赖不敢越过轻罪法庭的范围。这就叫做警政办得好。照真正慈善家的理论，这种办法便是预防犯罪。"

"这就是替国家出力呀，"波阿雷道。

"对啦，你今晚的话才说得有理了。是呀，我们当然是替国家出力啰。外边的人对我们很不公平，其实我们暗中帮了社会多少的忙。再说，一个人不受偏见约束才算高明，违反成见所做的好事自然免不了害处，能忍受这种害处才是基督徒。你瞧，巴黎终究是巴黎。这句话就说明了我的生活。小姐，再见吧。明天我带着人在植物园等。你叫克里斯朵夫上布丰街我前次住的地方找龚杜罗先生就得了。先生，将来你丢了东西，尽管来找我，包你物归原主。我随时可以帮忙。"

"嗳，"波阿雷走到外边对米旭诺小姐说，"世界上竟有些傻子，一听见警察两字就吓得魂不附体。可是这位先生多和气，他要你做的事情又象打招呼一样简单。"

第二天是伏盖公寓历史上最重大的日子。至此为止，平静的公寓生活中最显著的事件，是那个假伯爵夫人象彗星一般的出现。可是同这一日天翻地覆的事（从此成为伏盖太太永久的话题）一比，一切都黯淡无光了。先是高里奥和欧也纳

一觉睡到十一点。伏盖太太半夜才从快活剧院回家，早上十点半还在床上。喝了伏脱冷给的剩酒，克里斯朵夫的酣睡耽误了屋里的杂务。波阿雷和米旭诺小姐并不抱怨早饭开得晚。维克托莉和库蒂尔太太也睡了晚觉。伏脱冷八点以前就出门，直到开饭才回来。十一点一刻，西尔维和克里斯朵夫去敲各人的房门请吃早饭，居然没有一个人说什么不满意的话。两个仆人一走开，米旭诺小姐首先下楼，把药水倒入伏脱冷自备的银杯，那是装满了他冲咖啡用的牛奶，跟旁人的一起燉在锅子上的。老姑娘算好利用公寓里这个习惯下手。七个房客过了好一会才到齐。欧也纳伸着懒腰最后一个下楼，正碰上德·纽沁根太太的信差送来一封信，写的是：

朋友，我对你并不生气，也不觉得我有失尊严。我等到半夜二点，等一个心爱的人！受过这种罪的人决不会叫人家受。我看出你是第一次恋爱。你碰到了什么事呢？我真急死了。要不怕泄露心中的秘密，我就亲自来了，看看你遇到的究竟是凶是吉。可是在那个时候出门，不论步行或是坐车，岂不是断送自己？我这才觉得做女人的苦。我放心不下，请你告诉我为什么父亲对你说了那些话之后，你竟没有来。我要生你的气，可是会原谅你的。你病了么？为什么住得这样远？求你开声口吧。希望马上就来。倘若有事，只消回我一个字：或者说就来，或者说害病。不过你要不舒服的话，父亲会来通知我的。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啊，怎么回事呢？”欧也纳叫了起来。他搓着没有念完的信，冲进饭厅，问：“几点了？”

“十一点半，”伏脱冷一边说一边把糖放进咖啡。

那逃犯冷静而迷人的眼睛瞪着欧也纳。凡是天生能勾魂摄魄的人都有这种目光，据说能镇压疯人院中的武痴。欧也纳不禁浑身哆嗦。街上传来一辆马车的声音，泰伊番先生家一个穿号衣的当差神色慌张的冲进来，库蒂尔太太一眼便认出了。

“小姐，”他叫道，“老爷请你回去，家里出了事。弗雷德里克先生跟人决斗，脑门上中了一剑，医生认为没有希望了，恐怕你来不及跟他见面了，已经昏迷了。”

伏脱冷叫道：“可怜的小伙子！有了三万一年的收入，怎么还能打架？年轻人真不懂事。”

“吓，老兄！”欧也纳对他嚷道。

“怎么，你这个大孩子？巴黎哪一天没有人决斗？”伏脱冷一边回答一边若无其事的喝完咖啡。米旭诺小姐全副精神看他这个动作，听到那件惊动大众的新闻也不觉得震动。

库蒂尔太太说：“我跟你一块儿去，维克托莉。”

她们俩帽子也没戴，披肩也没拿，径自跑了。维克托莉临走噙着泪对欧也纳望了一眼，仿佛说：“想不到我们的幸福要叫我流泪！”

伏盖太太道：“呃，你竟是未卜先知了，伏脱冷先生？”

雅克·柯冷回答：“我是先知，我是一切。”

伏盖太太对这件事又说了一大堆废话：“不是奇怪吗！死神来寻到我们，连商量都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年轻人往往走在老年人之前。我们女人总算运气，用不着决斗；可是也有男人没有的病痛。我们要生孩子，而做母亲的苦难是很长的！维

克托莉真福气！这会儿她父亲没有办法啦，只能让她继承喽。”

“可不是！”伏脱冷望着欧也纳说，“昨天两手空空，今儿就有了几百万！”

伏盖太太叫道：“喂，欧也纳先生，这一下你倒是中了头彩啦。”

听到这一句，高老头瞧了瞧欧也纳，发现他手中还拿着一封团皱的信。

“你还没有把信念完呢！……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也跟旁人一样吗？”他问欧也纳。

“太太，我永远不会娶维克托莉小姐，”欧也纳回答伏盖太太的时候，不胜厌恶的口气叫在场的人都觉得奇怪。

高老头抓起大学生的手握着，恨不得亲它一下。

伏脱冷道：“哦，哦！意大利人有句妙语，叫做 Col tempo①！”

“我等回音呢，”纽沁根太太的信差催问拉斯蒂涅。

“告诉太太说我会去的。”

信差走了。欧也纳心烦意躁，紧张到极点，再也顾不得谨慎不谨慎了。他高声自言自语：“怎么办？一点儿没有证据！”

伏脱冷微微笑着。他吞下的药品已经发作，只是逃犯的身体非常结实，还能站起来瞧着拉斯蒂涅，沉着嗓子说：

“孩子，福气就在睡觉的时候来的。”

说完他直僵僵的倒在地下。

① 意大利文：听凭时间安排。

欧也纳道："果真是神灵不爽！"

"哎哟！他怎么啦？这个可怜的亲爱的伏脱冷先生？"

米旭诺小姐叫道："那是中风啊。"

"喂，西尔维，请医生去，"寡妇吩咐，"拉斯蒂涅先生，你快去找毕安训先生。说不定西尔维碰不到我们的葛兰佩勒医生。"

拉斯蒂涅很高兴借此机会逃出这个可怕的魔窟，便连奔带跑的溜了。

"克里斯朵夫，你上药铺去要些治中风的药。"

克里斯朵夫出去了。

"哎，喂，高老头，帮我们抬他上楼，抬到他屋里去。"

大家抓着伏脱冷，七手八脚抬上楼梯，放在床上。

高里奥说："我帮不了什么忙，我要看女儿去了。"

"自私的老头儿！"伏盖太太叫道，"去吧，但愿你不得好死，孤零零的象野狗一样！"

"瞧瞧你屋子里可有乙醚，"米旭诺小姐一边对伏盖太太说，一边和波阿雷解开伏脱冷的衣服。

伏盖太太下楼到自己卧房去，米旭诺小姐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她吩咐波阿雷："赶快，脱掉他的衬衫，把他翻过来！你至少也该有点儿用处，总不成叫我看到他赤身露体。你老呆在那里干吗？"

伏脱冷给翻过身来，米旭诺照准他肩头一巴掌打过去，鲜红的皮肤上立刻白白的泛出两个该死的字母。

"吓！一眨眼你就得了三千法郎赏格，"波阿雷说着，扶住伏脱冷，让米旭诺替他穿上衬衣。——他把伏脱冷放倒在床上，又道："呃，好重啊！"

"别多嘴！瞧瞧有什么银箱没有？"老姑娘性急慌忙的说，一双眼睛拚命打量屋里的家具，恨不得透过墙壁才好。

她又道："最好想个理由打开这口书柜！"

波阿雷回答："恐怕不大好吧？"

"为什么不大好？贼赃是公的，不能说是谁的了。可惜来不及，已经听到伏盖的声音了。"

伏盖太太说："乙醚来了。哎，今天的怪事真多。我的天！这个人是不会害病的，他白得象子鸡一样。"

"象子鸡？"波阿雷接了一句。

寡妇把手按着伏脱冷的胸口，说："心跳得很正常。"

"正常？"波阿雷觉得很诧异。

"是呀，跳得挺好呢。"

"真的吗？"波阿雷问。

"妈妈呀！他就象睡着一样。西尔维已经去请医生了。喂，米旭诺小姐，他把乙醚吸进去了。大概是抽筋。脉搏很好；身体象土耳其人一样棒。小姐，你瞧他胸口的毛多浓；好活到一百岁呢，这家伙！头发也没有脱。呦！是胶在上面的，他戴了假头发，原来的头发是土红色的。听说红头发的人不是好到极点，就是坏到极点！他大概是好的了，他？"

"好！好吊起来，"波阿雷道。

"你是说他好吊在漂亮女人的脖子上吧？"米旭诺小姐抢

着说，"你去吧，先生。你们闹了病要人伺候，那就是我们女人的事了，你还是到外边去遛遛吧。这儿有我跟伏盖太太照应就行了。"

波阿雷一声没出，轻轻的走了，好象一条狗给主人踢了一脚。

拉斯蒂涅原想出去走走，换换空气。他闷得发慌。这桩准时发生的罪案，隔夜他明明想阻止的；后来怎么的呢？他应该怎办呢？他惟恐在这件案子中做了共谋犯。想到伏脱冷那种若无其事的态度，他还心有余悸。他私下想：

"要是伏脱冷一声不出就死了呢？"

他穿过卢森堡公园的走道，好似有一群猎犬在背后追他，连它们的咆哮都听得见。

"喂，朋友，"毕安训招呼他，"你有没有看到《舵工报》？"

《舵工报》是蒂索先生主办的激进派报纸，在晨报出版后几小时另出一张地方版，登载当天的新闻，在外省比别家报纸的消息要早二十四小时。

科尚医院的实习医生接着说："有段重要新闻：泰伊番的儿子和前帝国禁卫军的弗朗舍西尼伯爵决斗，额上中了一剑，深两寸。这么一来，维克托莉小姐成了巴黎最有陪嫁的姑娘了。哼！要是早知道的话！死了个人倒好比开了个头奖！听说维克托莉对你很不错，可是真的？"

"别胡说，毕安训，我永远不会娶她。我爱着一个妙人儿，她也爱着我，我……"

"你这么说好象拚命压制自己，惟恐对你的妙人儿不忠

实。难道真有什么女人，值得你牺牲泰伊番老头的家私么？倒要请你指给我瞧瞧。”

拉斯蒂涅嚷道：“难道所有的魔鬼都钉着我吗？”

毕安训道：“那么你又在钉谁呢？你疯了么？伸出手来，让我替你按按脉。呦，你在发烧呢。”

“赶快上伏盖妈妈家去吧，”欧也纳说，“刚才伏脱冷那混蛋晕过去了。”

“啊！我早就疑心，你给我证实了。”毕安训说着，丢下拉斯蒂涅跑了。

拉斯蒂涅溜了大半天，非常严肃。他似乎把良心翻来覆去查看了一遍。尽管他迟疑不决，细细考虑，到底真金不怕火，他的清白总算经得起严格的考验。他记起隔夜高老头告诉他的心腹话，想起但斐纳在阿图瓦街替他预备的屋子；拿出信来重新念了一遍，吻了一下，心上想：

“这样的爱情正是我的救星。可怜老头儿有过多少伤心事；他从来不提，可是谁都一目了然！好吧，我要象照顾父亲一般的照顾他，让他享享福。倘使她爱我，她白天会常常到我家里来陪他的。那高个子的雷斯托太太真该死，竟会把老子当做门房看待。亲爱的但斐纳！她对老人家孝顺多了，她是值得我爱的。啊！今晚上我就可以快乐了！”

他掏出表来，欣赏了一番。

“一切都成功了。两个人真正相爱永久相爱的时候，尽可以互相帮助，我尽可以收这个礼。再说，将来我一定飞黄腾达，无论什么我都能百倍的报答她。这样的结合既没有罪过，

也没有什么能叫最严格的道学家皱一皱眉头的地方。多少正人君子全有这一类的男女关系！我们又不欺骗谁；欺骗才降低我们的人格。扯谎不就表示投降吗？她和丈夫已经分居好久。我可以对那个阿尔萨斯人说，他既然不能使妻子幸福，就应当让给我。”

拉斯蒂涅心里七上八下，争执了很久。虽然青年人的善念终于得胜了，他仍不免在四点半左右，天快黑的时候，存着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回到发誓要搬走的伏盖公寓。他想看看伏脱冷有没有死。

毕安训把伏脱冷灌了呕吐剂，叫人把吐出来的东西送往医院化验。米旭诺竭力主张倒掉，越发引起毕安训的疑心。并且伏脱冷也复原得太快，毕安训更疑心这个嘻嘻哈哈的家伙是遭了暗算。拉斯蒂涅回来，伏脱冷已经站在饭厅内火炉旁边。包饭客人到的比平时早，因为知道了泰伊番儿子的事，想来打听一番详细情形以及对维克托莉的影响。除了高老头，全班人马都在那儿谈论这件新闻。欧也纳进去，正好跟不动声色的伏脱冷打了个照面，被他眼睛一瞪，直瞧到自己心里，挑起一些邪念，使他心惊肉跳，打了个寒噤。那逃犯对他说：

“喂，亲爱的孩子，死神向我认输的日子还长哩。那些太太们说我刚才那场脑充血，连牛都吃不住，我可一点事儿都没有。”

伏盖寡妇叫道：“别说牛，连公牛都受不了。”①

---

① 伏脱冷所说的牛（bœuf）是去势的牛，伏盖太太说的是公牛（taureau），即斗牛用的牛。

“你看我没有死觉得很不高兴吗？”伏脱冷以为看透了拉斯蒂涅的心思，凑着他耳朵说。“那你倒是个狠将了！”

“嗳，真的，”毕安训说，“前天米旭诺小姐提起一个人绰号叫做鬼上当，这个名字对你倒是再合适没有。”

这句话对伏脱冷好似晴天霹雳，他顿时脸色发白，身子晃了几晃，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射在米旭诺脸上，好似一道阳光；这股精神的威势吓得她腿都软了，歪歪斜斜的倒在一张椅子里。逃犯扯下平时那张和善的脸，露出狰狞可怖的面目。波阿雷觉得米旭诺遭了危险，赶紧向前，站在她和伏脱冷之间。所有的房客还不知道这出戏是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愣住了。这时外面响起好几个人的脚步声和士兵的枪柄跟街面上的石板碰击的声音。正当柯冷不由自主的望着墙壁和窗子，想找出路的时候，客厅门口出现了四个人。为首的便是那特务长，其余三个是警务人员。

“兹以法律与国王陛下之名……”一个警务人员这么念着，以下的话被众人一片惊讶的声音盖住了。

不久，饭厅内寂静无声，房客闪开身子，让三个人走进屋内。他们的手都插在衣袋里，抓着上好子弹的手枪。跟在后面的两个宪兵把守客厅的门；另外两个在通往楼梯道的门口出现。好几个士兵的脚声和枪柄声在前面石子道上响起来。鬼上当完全没有逃走的希望了，所有的目光都不由自主的钉着他一个人。特务长笔直的走过去，对准他的脑袋用力打了一巴掌，把假头发打落了。柯冷丑恶的面貌马上显了出来。土红色的短头发表示他的强悍和狡猾，配着跟上半身气息一贯的

脑袋和脸庞，意义非常清楚，仿佛被地狱的火焰照亮了。整个的伏脱冷，他的过去，现在，将来，倔强的主张，享乐的人生观，以及玩世不恭的思想，行动，和一切都能担当的体格给他的气魄，大家全明白了。全身的血涌上他的脸，眼睛象野猫一般发亮。他使出一股犷野的力抖擞一下，大吼一声，把所有的房客吓得大叫。一看这个狮子般的动作，暗探们借着众人叫喊的威势，一齐掏出手枪。柯冷一见枪上亮晶晶的火门，知道处境危险，便突然一变，表现出人的最高的精神力量。那种场面真是又丑恶又庄严！他脸上的表情只有一个譬喻可以形容，仿佛一口锅炉贮满了足以翻江倒海的水汽，一眨眼之间被一滴冷水化得无影无踪。消灭他一腔怒火的那滴冷水，不过是一个快得象闪电般的念头。他微微一笑，瞧着自己的假头发，对特务长说：

"哼，你今天不客气啊。"

他向那些宪兵点点头，把两只手伸了出来。

"来吧，宪兵，拿手铐来吧。请在场的人作证，我没有抵抗。"

这一幕的经过，好比火山的熔液和火舌突然之间窜了出来，又突然之间退了回去。满屋的人看了，不由得唧唧哝哝表示惊叹。

逃犯望着那有名的特务长说："这可破了你的计，你这小题大做的家伙！"

"少废话，衣服剥下来，"那个圣安娜小街的人物满脸瞧不起的吆喝。

柯冷说："干吗？这儿还有女太太。我又不赖，我投降了。"

他停了一会，瞧着全场的人，好象一个演说家预备发表惊人的言论。

"你写吧，拉沙佩勒老头，"他招呼一个白头发的矮老头。老人从公事包里掏出逮捕笔录，在桌旁坐下。"我承认是雅克·柯冷，诨名鬼上当，判过二十年苦役。我刚才证明我并没盗窃虚名，辜负我的外号。"他又对房客们说："只要我举一举手，这三个奸细就要叫我当场出彩，弄脏伏盖妈妈的屋子。这般坏蛋专门暗箭伤人！"

伏盖太太听到这几句大为难受，对西尔维道："我的天！真要叫人吓出病来了；我昨天还跟他上快活剧院呢。"

"放明白些，妈妈，"柯冷回答，"难道昨天坐了我的包厢就倒霉了吗？难道你比我们强吗？我们肩膀上背的丑名声，还比不上你们心里的坏主意，你们这些烂社会里的蛆！你们之中最优秀的对我也抵抗不了。"

他的眼睛停在拉斯蒂涅身上，温柔的笑了笑；那笑容同他粗野的表情成为奇怪的对照。

"你知道，我的宝贝，咱们的小交易还是照常，要是接受的话！"说着他唱起来：

> 我的芳舍特多可爱，
> 你瞧她多么朴实。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收账。人家怕我，决不敢揩我

的油。”

他这个人，这番话，把苦役场中的风气，亲狎，下流，令人触目惊心的气概，忽而滑稽忽而可怕的谈吐，突然表现了出来。他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人了，而是一个典型，代表整个堕落的民族，野蛮而又合理，粗暴而又能屈能伸的民族。一刹那间柯冷变成一首恶魔的诗，写尽人类所有的情感，只除掉忏悔。他的目光有如撒旦的目光，他象撒旦一样永远要拚个你死我活。拉斯蒂涅低下头去，默认这个罪恶的联系，补赎他过去的邪念。

“谁出卖我的？”柯冷可怕的目光朝着众人扫过去，最后钉住了米旭诺小姐，说道：“哼，是你！假仁假义的老妖精，你暗算我，骗我中风，你这个奸细！我一句话，包你八天之内脑袋搬家。可是我饶你，我是基督徒。而且也不是你出卖我的。那么是谁呢？”

他听见警务人员在楼上打开他的柜子，拿他的东西，便道：“嘿！嘿！你们在上面搜查。鸟儿昨天飞走了，窠也搬空了！你们找不出什么来的。账簿在这儿，”他拍拍脑门，“呃，出卖我的人，我知道了。一定是丝线那个小坏蛋，对不对，捕快先生？”他问特务长，“想起我们把钞票放在这儿的日子，一定是他。哼，什么都没有了，告诉你们这般小奸细！至于丝线哪，不出半个月就要他的命，你们派全部宪兵去保镖也是白搭。——这个米旭诺，你们给了她多少？两三千法郎吧？我可不止值这一些，告诉你这个母夜叉，丑八怪，公墓上的爱神！你要是通知了我，可以到手六千法郎。嗯，你想不到吧，你这个

卖人肉的老货！我倒愿意那么办，开销六千法郎，免得旅行一趟，又麻烦，又损失钱，"他一边说一边让人家戴上手铐，"这些家伙要拿我开心，尽量拖延日子，折磨我。要是马上送我进苦役场，我不久就好重新办公，才不怕这些傻瓜的警察老爷呢。在牢里，弟兄们把灵魂翻身都愿意，只要能让他们的大哥走路，让慈悲的鬼上当远走高飞！你们之中可有人象我一样，有一万多弟兄肯替你拚命的？"他骄傲的问，又拍拍心口："这里面着实有些好东西，我从来没出卖过人！喂，假仁假义的老妖精，"他叫老姑娘，"你瞧他们都怕我，可是你哪，只能叫他们恶心。好吧，领你的赏格去吧。"

他停了一会，打量着那些房客，说道：

"你们蠢不蠢，你们！难道从来没见过苦役犯？一个象我柯冷气派的苦役犯，可不象别人那样没心没肺。我是卢梭的门徒，我反抗社会契约①那样的大骗局。我一个人对付政府，跟上上下下的法院，宪兵，预算作对，弄得他们七荤八素。"

"该死！"画家说，"把他画下来倒是挺美的呢。"

"告诉我，你这刽子手大人的跟班，你这个寡妇总监，"（寡妇是苦役犯替断头台起的又可怕又有诗意的名字，）他转身对特务长说，"大家客客气气！告诉我，是不是丝线出卖我的？我不愿意冤枉他，叫他替别人抵命。"

这时警务人员在楼上抄遍了他的卧室，一切登记完毕，进

① 社会契约即卢梭（1712—1778）所著《民约论》。

来对他们的主任低声说话。逮捕笔录也已经写好。

“诸位，”柯冷招呼同住的人，“他们要把我带走了。我在这儿的时候，大家都对我很好，我永远不会忘记。现在告辞了。将来我会寄普罗旺斯①的无花果给你们。”

他走了几步，又回头瞧了瞧拉斯蒂涅。

“再会，欧也纳，”他的声音又温柔又凄凉，跟他长篇大论的粗野口吻完全不同。“要有什么为难，我给你留下一个忠心的朋友。”

他虽然戴了手铐，还能摆出剑术教师的架势，喊着“一，二！”②然后往前跨了一步，又说：

“有什么倒霉事儿，尽管找他。人手和钱都好调度。”

这怪人的最后几句说得十分古怪，除了他和拉斯蒂涅之外，谁都不明白。警察，士兵，警务人员一齐退出屋子，西尔维一边用酸醋替女主人擦太阳穴，一边瞧着那帮诧异不置的房客，说道：

“不管怎么样，他到底是个好人！”

大家被这一幕引起许多复杂的情绪，迷迷糊糊愣在那里，听了西尔维的话方始惊醒过来，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然后不约而同的把眼睛钉在米旭诺小姐身上。她象木乃伊一样的干瘪，又瘦又冷，缩在火炉旁边，低着眼睛，只恨眼罩的阴影不够遮掩她两眼的表情。众人久已讨厌这张脸，这一下突然明白了讨厌的原因。屋内隐隐然起了一阵嘀咕声，音调一致，表示

---

① 普罗旺斯为法国南部各州的总名，土伦苦役场即在此地区内。

② “一，二！”为剑术教师教人开步时的口令。

反感也全场一致。米旭诺听见了，仍旧留在那里。毕安训第一个探过身去对旁边的人轻轻的说：

"要是这婆娘再同我们一桌子吃饭，我可要跑了。"

一刹那间，除了波阿雷，个个人赞成医学生的主张；医学生看见大众同意，走过去对波阿雷说：

"你和米旭诺小姐特别有交情，你去告诉她马上离开这儿。"

"马上？"波阿雷不胜惊讶的重复了一遍。

接着他走到老姑娘身旁，咬了咬她的耳朵。

"我房饭钱完全付清，我出我的钱住在这儿，跟大家一样！"她说完把全体房客毒蛇似的扫了一眼。

拉斯蒂涅说："那容易得很，咱们来摊还她好了。"

她说："你先生帮着柯冷，哼，我知道为什么。"她瞅着大学生的眼光又恶毒又带着质问的意味。

欧也纳跳起来，仿佛要扑上去掐死老姑娘。米旭诺眼神中那点子阴险，他完全体会到，而他内心深处那些不可告人的邪念，也给米旭诺的目光照得雪亮。

房客们叫道："别理她。"

拉斯蒂涅抱着手臂，一声不出。

"喂，把犹大小姐的事给了一了吧，"画家对伏盖太太说，"太太，你不请米旭诺走，我们走了，还要到处宣扬，说这儿住的全是苦役犯和奸细。不然的话，我们可以替你瞒着；老实说，这是在最上等的社会里也免不了的，除非在苦役犯额上刺了字，让他们没法冒充巴黎的布尔乔亚去招摇撞骗。"

听到这番议论，伏盖太太好象吃了仙丹，立刻精神抖擞，站起身子，把手臂一抱，睁着雪亮的眼睛，没有一点哭过的痕迹。

“嗳，亲爱的先生，你是不是要我的公寓关门？你瞧伏脱冷先生……哎哟！我的天！”她打住了话头，叫道，“我一开口就叫出他那个冒充规矩人的姓名！……一间屋空了，你们又要叫我多空两间。这时候大家都住定了，要我召租不是抓瞎吗！”

毕安训叫道：“诸位，戴上帽子走吧，上索邦广场弗利谷多饭铺去！”

伏盖太太眼睛一转，马上打好算盘，骨碌碌的一直滚到米旭诺面前。

“喂，我的好小姐，好姑娘，你不见得要我关门吧，嗯？你瞧这些先生把我逼到这个田地；你今晚暂且上楼……”

“不行不行，”房客一齐叫着，“我们要她马上出去。”

“她饭都没吃呢，可怜的小姐，”波阿雷用了哀求的口吻。

“她爱上哪儿吃饭就哪儿吃饭，”好几个声音回答。

“滚出去，奸细！”

“奸细们滚出去！”

波阿雷这脓包突然被爱情鼓足了勇气，说道：“诸位，对女性总得客气一些！”

画家道：“奸细还有什么性别！”

“好一个女性喇嘛！”

“滚出去喇嘛！”

“诸位，这不象话。叫人走路也得有个体统。我们已经付清房饭钱，我们不走，”波阿雷说完，戴上便帽，走去坐在米旭诺旁边一张椅子上；伏盖太太正在说教似的劝她。

画家装着滑稽的模样对波阿雷说：“你放赖，小坏蛋，去你的吧！”

毕安训道：“喂，你们不走，我们走啦。”

房客们一窝蜂向客厅拥去。

伏盖太太嚷道：“小姐，你怎么着？我完了。你不能耽下去，他们会动武呢。”

米旭诺小姐站起身子。

——“她走了！”——“她不走！”——“她走了！”——“她不走！”

此呼彼应的叫喊，对米旭诺越来越仇视的说话，使米旭诺低声同伏盖太太办过交涉以后，不得不走了。

她用恐吓的神气说：“我要上比诺太太家去。”

“随你，小姐，”伏盖太太回答，她觉得这房客挑的住所对她是恶毒的侮辱，因为比诺太太的公寓是和她竞争的，所以她最讨厌。“上比诺家去吧，去试试她的酸酒跟那些饭摊上买来的菜吧。”

全体房客分做两行站着，一点声音都没有。波阿雷好不温柔的望着米旭诺小姐，迟疑不决的神气非常天真，表示他不知怎么办，不知应该跟她走呢还是留在这儿。看米旭诺一走，房客们兴高采烈，又看到波阿雷这个模样，便互相望着哈哈大笑。

画家叫道："唧，唧，唧，波阿雷，喂，唷，啦，喂唷！"

博物院管事很滑稽的唱起一支流行歌曲的头几句：

动身上叙利亚，那年轻俊俏的杜努阿……

毕安训道："走吧，你心里想死了，真叫做：trahit sua quemque voluptas！①"

助教说："这句维吉尔②的名言翻成普通话，就是各人跟着各人的相好走。"

米旭诺望着波阿雷，做了一个挽他手臂的姿势；波阿雷忍不住了，过去搀着老姑娘，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好啊，波阿雷！"

"这个好波阿雷哪！"

"阿波罗-波阿雷！"

"战神波阿雷！"

"英勇的波阿雷！"

这时进来一个当差，送一封信给伏盖太太。她念完立刻软瘫似的倒在椅子里。

"我的公寓给天雷打了，烧掉算啦。泰伊番的儿子三点钟断了气。我老是巴望那两位太太好，咒那个可怜的小伙子，现在我遭了报应。库蒂尔太太和维克托莉叫人来拿行李，搬到她父亲家去。泰伊番先生答应女儿招留库蒂尔寡妇做伴。哎哟！多了四间空屋，少了五个房客！"她坐下来预备哭了，叫着："晦气星进了我的门了！"

---

① 拉丁文：嗜好所在，锲而不舍。

② 维吉尔（约公元前70—19），拉丁诗人。《埃涅阿斯纪》的作者。

忽然街上又有车子的声音。

“又是什么倒霉的事来啦，”西尔维道。

高里奥突然出现，红光满面，差不多返老还童了。

“高里奥坐车！”房客一齐说，“真是世界末日到了！”

欧也纳坐在一角出神，高老头奔过去抓着他的胳膊，高高兴兴的说：“来啊。”

“你不知道出了事么？”欧也纳回答，“伏脱冷是一个逃犯，刚才给抓了去；泰伊番的儿子死了。”

“哎！那跟我们什么相干？我要同女儿一起吃饭，在你屋子里！听见没有？她等着你呢，来吧！”

他用力抓起拉斯蒂涅的手臂，死拖活拉，好象把拉斯蒂涅当做情妇一般的绑走了。

“咱们吃饭吧，”画家叫着。

每个人拉开椅子，在桌边坐下。

胖子西尔维道：“真是，今天样样倒霉。我的黄豆煮羊肉也烧焦了。也罢，就请你们吃焦的吧。”

伏盖太太看见平时十八个人的桌子只坐了十个，没有勇气说话了；每个人都想法安慰她，逗她高兴。先是包饭客人还在谈伏脱冷和当天的事，不久顺着谈话忽东忽西的方向，扯到决斗，苦役场，司法，牢狱，需要修正的法律等等上去了。说到后来，跟什么柯冷，维克托莉，泰伊番，早已离开十万八千里。他们十个人叫得二十个人价响，似乎比平时人更多；今天这顿晚饭和隔天那顿晚饭就是这么点儿差别。这批自私的人已经恢复了不关痛痒的态度，等明天再在巴黎的日常事故中另找

一个倒霉鬼做他们的牺牲品。便是伏盖太太也听了胖子西尔维的话，存着希望安静下来。

这一天从早到晚对欧也纳是一连串五花八门的幻境；他虽则个性很强，头脑清楚，也不知道怎样整理他的思想；他经过了许多紧张的情绪，上了马车坐在高老头身旁，老人那些快活得异乎寻常的话传到他耳朵里，简直象梦里听到的。

"今儿早上什么都预备好了。咱们三个人就要一块儿吃饭了，一块儿！懂不懂？四年功夫我没有跟我的但斐纳，跟我的小但斐纳吃饭了。这一回她可以整个晚上陪我了。我们从早上起就在你屋子里，我脱了衣衫，象小工一般做活，帮着搬家具。啊！啊！你不知道她在饭桌上才殷勤呢，她曾招呼我：嗳，爸爸，尝尝这个，多好吃！可是我吃不下。噢！已经有那么久，我没有象今晚这样可以舒舒服服同她在一起了！"

欧也纳说："怎么，今天世界真是翻了身吗？"

高里奥说："什么翻了身？世界从来没这样好过。我在街上只看见快活的脸，只看见人家在握手，拥抱；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仿佛全要上女儿家吃饭，吃一顿好饭似的。你知道，她是当我的面向英国咖啡馆的总管点的菜。嗳！在她身边，黄连也会变成甘草咧。"

"我现在才觉得活过来了，"欧也纳道。

"喂，马夫，快一点呀，"高老头推开前面的玻璃叫，"快点儿，十分钟赶到，我给五法郎酒钱。"

马夫听着，加了几鞭，他的马便在巴黎街上闪电似的飞奔起来。

高老头说："他简直不行，这马夫。"

拉斯蒂涅问道："你带我上哪儿去啊？"

高老头回答："你府上喽。"

车子在阿图瓦街停下。老人先下车，丢了十法郎给马夫，那种阔绰活现出一个单身汉得意之极，什么都不在乎。

"来，咱们上去吧，"他带着拉斯蒂涅穿过院子，在一幢外观很体面的新屋子的后半边，走上三楼的一套住宅。高老头不用打铃。德·纽沁根太太的女仆泰蕾丝已经来开门了。欧也纳看到一套单身汉住的精雅的屋子，包括穿堂，小客厅，卧室，和一间面临花园的书房。小客厅的家具和装修，精雅无比。在烛光下面，欧也纳看见但斐纳从壁炉旁边一张椅子上站起来，把遮火的团扇①放在壁炉架上，声音非常温柔的招呼他：

"非得请你才来吗，你这位莫名其妙的先生！"

泰蕾丝出去了。大学生搂着但斐纳紧紧抱着，快活得哭了。这一天，多少刺激使他的心和头脑都疲倦不堪，加上眼前的场面和公寓里的事故对比之下，拉斯蒂涅更加容易激动。

"我知道他是爱你的，"高老头悄悄的对女儿说。欧也纳软瘫似的倒在沙发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也弄不清这最后一幕幻境是怎么变出来的。

"你来瞧瞧，"德·纽沁根太太抓住他的手，带他走进一间屋子，其中的地毯，器具，一切细节都叫他想到但斐纳家里的卧房，不过稍小一点。

---

① 当时妇女握在手中用以遮蔽火炉热气的团扇。

"还少一张床，"拉斯蒂涅说。

"是的，先生，"她红着脸，紧紧握了握他的手。

欧也纳望着但斐纳，他还年轻，懂得女人动了爱情自有真正的羞恶之心表现出来。他附在她耳边说：

"你这种妙人儿值得人家一辈子疼爱。我敢说这个话，因为我们俩心心相印。爱情越热烈越真诚，越应当含蓄隐蔽，不露痕迹。我们决不能对外人泄漏秘密。"

"哦！我不是什么外人啊，我！"高老头咕噜着说。

"你知道你便是我们……"

"对啦，我就希望这样。你们不会提防我的，是不是？我走来走去，象一个无处不在的好天使，你们只知道有他，可是看不见他。嗳，但斐纳，尼奈特，但但！我当初告诉你：阿图瓦街有所漂亮屋子，替他布置起来吧！——不是说得很对么？你还不愿意。啊！你的生命是我给的，你的快乐还是我给的。做父亲的要幸福，就得永远的给。永远的给，这才是父亲的所以成其为父亲。"

"怎么呢？"欧也纳问。

"是呀，她早先不愿意，怕人家说闲话，仿佛'人家'抵得上自己的幸福！所有的女人都恨不得要学但斐纳的样呢……"

高老头一个人在那儿说话，德·纽沁根太太带拉斯蒂涅走进书房，给人听到一个亲吻的声音，虽是那么轻轻的一吻。书房和别间屋子一样精雅；每间屋里的动用器具也已经应有尽有。

"你说，我们是不是猜中了你的心意？"她回到客厅吃晚饭

时间。

“当然。这种全套的奢华，这些美梦的实现，年少风流的生活的诗意，我都彻底领会到，不至于没有资格享受；可是我不能受你，我还太穷，不能……”

“嗯嗯！你已经在反抗我了，”她装着半正经半玩笑的神气说，有模有样的撅着嘴。逢到男人有所顾虑的时候，女人多半用这个方法对付。

欧也纳这一天非常严肃的考问过自己，伏脱冷的被捕又使他发觉差点儿一失足成千古恨，因此加强了他的高尚心胸与骨气，不愿轻易接受礼物。但斐纳尽管撒娇，和他争执，他也不肯让步。他只觉得非常悲哀。

“怎么！”德·纽沁根太太说，“你不肯受？你不肯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那表示你怀疑我们的前途，不敢和我结合。你怕有朝一日会欺骗我！倘使你爱我，倘使我……爱你，干吗你对这么一些薄意就不敢受？要是你知道我怎样高兴替你布置这个单身汉的家，你就不会推三阻四，马上要向我道歉了。你有钱存在我这儿，我把这笔钱花得很正当，这不就得了吗？你自以为胸襟宽大，其实并不。你所要求的还远不止这些……(她瞥见欧也纳有道热情奋发的目光)而为了区区小事就扭捏起来。倘使你不爱我，那么好，就别接受。我的命运只凭你一句话。你说呀！”她停了一会，转过来向她父亲说：“喂，父亲，你开导开导他。难道他以为我对于我们的名誉不象他那么顾虑吗？”

高老头看着，听着这场怪有意思的拌嘴，傻呵呵的笑着。

但斐纳抓着欧也纳的手臂又说："孩子，你正走到人生的大门，碰到多数男人没法打破的关口，现在一个女人替你打开了，你退缩了！你知道，你是会成功的，你能挣一笔大大的家业；瞧你美丽的额角，明明是飞黄腾达的相貌。今天欠我的，那时不是可以还我么？古时宫堡里的美人不是把盔甲，刀剑，骏马，供给骑士，让他们用她的名义到处去比武吗？嗳！欧也纳，我此刻送给你的是现代的武器，胸怀大志的人必不可少的工具。哼，你住的阁楼也够体面的了，倘使跟爸爸的屋子相象的话。哎，哎！咱们不吃饭了吗？你要我心里难受是不是？你回答我呀！"她摇摇他的手，"天哪！爸爸，你来叫他打定主意，要不然我就走了，从此不见他了。"

高老头从迷惘中醒过来，说道："好，让我来叫你决定。亲爱的欧也纳先生，你不是会向犹太人借钱吗？"

"那是不得已呀。"

"好，就要你说这句话，"老人说着，掏出一只破皮夹。"那么我来做犹太人。这些账单是我付的，你瞧。屋子里全部的东西，账都清了。也不是什么大数目，至多五千法郎，算是我借给你的。我不是女人，你总不会拒绝了吧。随便写个字做凭据，将来还我就行啦。"

几颗眼泪同时在欧也纳和但斐纳眼中打转，他们俩面面相觑，愣住了。拉斯蒂涅握着老人的手。

高里奥道："哎哟，怎么！你们不是我的孩子吗？"

德·纽沁根太太道："可怜的父亲，你哪儿来的钱呢？"

"嗳！问题就在这里。你听了我的话决意把他放在身边，

象办嫁妆似的买东买西，我就想：她要为难了！代理人说，向你丈夫讨回财产的官司要拖到六个月以上。好！我就卖掉长期年金一千三百五十法郎的本金；拿出一万五存了一千二的终身年金①，有可靠的担保；余下的本金付了你们的账。我么，这儿楼上有间每年一百五十法郎的屋子，每天花上两法郎，日子就过得象王爷一样，还能有多余。我什么都不用添置，也不用做衣服。半个月以来我肚里笑着想：他们该多么快活啊！嗯，你们不是快活吗？”

“哦！爸爸，爸爸！”德·纽沁根太太扑在父亲膝上，让他抱着。

她拚命吻着老人，金黄的头发在他腮帮上厮磨，把那张光彩奕奕，眉飞色舞的老脸洒满了眼泪。

她说：“亲爱的父亲，你才是一个父亲！天下哪找得出第二个象你这样的父亲！欧也纳已经非常爱你，现在更要爱你了！”

高老头有十年功夫，不曾觉得女儿的心贴在他的心上跳过，他说：“噢！孩子们，噢，小但斐纳，你叫我快活死了！我的心胀破了。喂！欧也纳先生，咱们两讫了！”

老人抱着女儿，发疯似的蛮劲使她叫起来：

“哎，你把我掐痛了。”

“把你掐痛了？”他说着，脸色发了白，瞅着她，痛苦得了不得。这个父性基督的面目，只有大画家笔下的耶稣受难的图

① 终身年金为特种长期存款，按年支息，待存款人故世后本金即没收，故利率较高。

像可以相比。高老头轻轻的亲吻他刚才掐得太重的腰部。他又笑盈盈的，带着探问的口吻：

“不，不，我没有掐痛你；倒是你那么叫嚷使我难受。”他一边小心翼翼的亲着女儿，一边咬着她耳朵：“花的钱不止这些呢，咱们得瞒着他，要不然他会生气的。”

老人的牺牲精神简直无穷无尽，使欧也纳愣住了，只能不胜钦佩的望着他。那种天真的钦佩在青年人心中就是有信仰的表现。

他叫道：“我决不辜负你们。”

“噢，欧也纳，你说的好，”德·纽沁根太太亲了亲他的额角。

高老头道：“他为了你，拒绝了泰伊番小姐和她的几百万家私。是的，那姑娘是爱你的；现在她哥哥一死，她就和克雷絮斯一样有钱了①。”

拉斯蒂涅道：“呃！提这个做什么！”

“欧也纳，”但斐纳凑着他的耳朵说，“今晚上我还觉得美中不足。可是我多爱你，永远爱你！”

高老头叫道：“你们出嫁到现在，今天是我最快乐的日子了。好天爷要我受多少苦都可以，只要不是你们叫我受的。将来我会想到：今年二月里我有过一次幸福，那是别人一辈子都没有的。你瞧我啊，但斐纳！”他又对欧也纳说：“你瞧她多美！你有没有碰到过有她那样好看的皮色，小小的酒窝的女

---

① 克雷絮斯，公元前六世纪小亚细亚利提阿最后一个国王，以富有著称。

人？没有，是不是？嗳，这个美人儿是我生出来的呀。从今以后，你给了她幸福，她还要漂亮呢。欧也纳，你如果要我的那份儿天堂，我给你就是，我可以进地狱。吃饭吧，吃饭吧，”他嚷着；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啊，一切都是咱们的了。”

“可怜的父亲！”

“我的儿啊，”他起来向她走去，捧着她的头亲她的头发，“你不知道要我快乐多么容易！只要不时来看我一下，我老是在上面，你走一步路就到啦。你得答应我！”

“是的，亲爱的父亲。”

“再说一遍。”

“是的，好爸爸。”

“行啦行啦，由我的性子，会叫你说上一百遍。咱们吃饭吧。”

整个黄昏大家象小孩子一样闹着玩儿，高老头的疯癫也不下于他们俩。他躺在女儿脚下，亲她的脚，老半天钉着她的眼睛，把脑袋在她衣衫上厮磨；总之他象一个极年轻极温柔的情人一样风魔。

“你瞧，”但斐纳对欧也纳道，“我们和父亲在一起，就得整个儿给他。有时的确麻烦得很。”

这句话是一切忘恩负义的根源，可是欧也纳已经几次三番忌妒老人，也就不能责备她了。他向四下里望了望，问：

“屋子什么时候收拾完呢？今晚我们还得分手么？”

“是的。明儿你来陪我吃饭，”她对他使了个眼色，“那是意大利剧院上演的日子。”

高老头道："那么我去买楼下的座儿。"

时间已经到半夜。德·纽沁根太太的车早已等着。高老头和大学生回到伏盖家，一路谈着但斐纳，越谈越上劲，两股强烈的热情在那里互相比赛。欧也纳看得很清楚，父爱绝对不受个人利害的玷污，父爱的持久不变和广大无边，远过于情人的爱。在父亲心目中，偶像永远纯洁，美丽，过去的一切，将来的一切，都能加强他的崇拜。他们回家发现伏盖太太呆在壁炉旁边，在西尔维和克里斯朵夫之间。老房东坐在那儿，好比马利乌斯坐在迦太基的废墟之上。① 她一边对西尔维诉苦，一边等待两个硕果仅存的房客。虽然拜伦把塔索② 的怨叹描写得很美，以深刻和真实而论，还远远不及伏盖太太的怨叹呢。

"明儿早上只要预备三杯咖啡了，西尔维！屋子里荒荒凉凉的，怎么不伤心？没有了房客还象什么生活！公寓里的人一下子全跑光了。生活就靠那些衣食饭碗呀。我犯了什么天条要遭这样的飞来横祸呢？咱们的豆子和番薯都是预备二十个人吃的。想不到还要招警察上门！咱们只能尽吃番薯的了！只能把克里斯朵夫歇掉的了！"

克里斯朵夫从睡梦中惊醒过来，问了声：

"太太？"

---

① 古罗马执政马利乌斯被苏拉战败，逃往非洲时曾逗留于迦太基废墟上，回想战败的经过，欷歔凭吊。西方俗谚常以此典故为不堪回首之喻。

② 十六世纪意大利大诗人塔索，在十九世纪浪漫派心目中代表被迫害的天才。

“可怜的家伙！简直象条看家狗，”西尔维道。

“碰到这个淡月，大家都安顿好了，哪还有房客上门？真叫我急疯了。米旭诺那老妖精把波阿雷也给拐走了！她对他怎么的，居然叫他服服帖帖，象小狗般跟着就走？”

“呦！”西尔维侧了侧脑袋，“那些老姑娘自有一套鬼本领。”

“那个可怜的伏脱冷先生，他们说是苦役犯，嗳，西尔维，怎么说我还不信呢。象他那样快活的人，一个月喝十五法郎的葛洛丽亚，付账又从来不脱期！”

克里斯朵夫道：“又那么慷慨！”

西尔维道：“大概弄错了吧？”

“不，他自己招认了，”伏盖太太回答，“想不到这样的事会出在我家里，连一只猫儿都看不见的区域里！真是，我在做梦了。咱们眼看路易十六出了事，眼看皇帝[1]下了台，眼看他回来了又倒下去了，这些都不希奇；可是有什么理由叫包饭公寓遭殃呢？咱们可以不要王上，却不能不吃饭；龚弗朗家的好姑太太把好茶好饭款待客人……。除非世界到了末日……唉，对啦，真是世界的末日到啦。”

西尔维叫道：“再说那米旭诺小姐，替你惹下了大祸，反而拿到三千法郎年金！[2]”

伏盖太太道：“甭提了，简直是个女流氓！还要火上加油，

---

① 十九世纪法国人对拿破仑通常简称为皇帝，甚至他下野以后仍然保持着这一称号。

② 实际上不是年金。

住到比诺家去！哼，她什么都做得出，一定干过混帐事儿，杀过人，偷过东西，倒是她该送进苦役场，代替那个可怜的好人……”

说到这里，欧也纳和高老头打铃了。

“啊！两个有义气的房客回来了，”伏盖太太说着，叹了口气。

两个有义气的房客已经记不大清公寓里出的乱子，直截了当的向房东宣布要搬往昂丹大道。

“唉，西尔维，”寡妇说，“我最后的王牌也完啦。你们两位要了我的命了！简直是当胸一棍。我这里好似有根铁棒压着。今天要使我少活十年，真的，我要发疯了。那些豆子又怎么办？啊！好，要是只剩下我一个人，你明儿也该走了，克里斯朵夫。再会吧，先生们，再会吧。”

“她怎么啦？”欧也纳问西尔维。

“噢！出了那些事，大家都跑了，她急坏了。哎，听呀，她哭起来了。哭一下对她倒是好的。我服侍她到现在，还是第一回看见她落眼泪呢。”

第二天，伏盖太太象她自己所说的，想明白了。固然她损失了所有的房客，生活弄得七颠八倒，非常伤心，可是她神志很清，表示真正的痛苦，深刻的痛苦，利益受到损害，习惯受到破坏的痛苦是怎么回事。一个情人对情妇住过的地方，在离开的时候那副留恋不舍的目光，也不见得比伏盖太太望着空荡荡的饭桌的眼神更凄惨。欧也纳安慰她，说毕安训住院实习的时期几天之内就满了，一定会填补他的位置；还有博物院

管事常常羡慕库蒂尔太太的屋子；总而言之，她的人马不久仍旧会齐的。

"但愿上帝听你的话，亲爱的先生！不过晦气进了我的屋子，十天以内必有死神光临，你等着瞧吧，"她把阴惨惨的目光在饭厅内扫了一转。"不知轮着哪一个！"

"还是搬家的好，"欧也纳悄悄的对高老头说。

"太太，"西尔维慌慌张张跑来，"三天不看见弥斯蒂格里了。"

"啊！好，要是我的猫死了，要是它离开了我们，我……"

可怜的寡妇没有把话说完，合着手仰在椅背上，被这个可怕的预兆吓坏了。

两个女儿

晌午，正当邮差走到先贤祠区域的时候，欧也纳收到一封封套很精致的信，火漆上印着鲍赛昂家的纹章。信内附一份给德·纽沁根夫妇的请帖；一个月以前预告的盛大的舞会快举行了。另外有个字条给欧也纳：

> 我想，先生，你一定很高兴代我向德·纽沁根太太致意。我特意寄上你要求的请柬，我很乐意认识德·雷斯托太太的妹妹。替我陪这个美人儿来吧，希望你别让她把你的全部感情占了去，你该回敬我的着实不少哩。
>
> 德·鲍赛昂子爵夫人。

欧也纳把这封短简念了两遍，想道："德·鲍赛昂太太明

明表示不欢迎德·纽沁根男爵。”

他赶紧上但斐纳家，很高兴能给她这种快乐，说不定还会得到酬报呢。德·纽沁根太太正在洗澡。拉斯蒂涅在内客室等。一个想情人想了两年的急色儿，等在那里当然极不耐烦。这等情绪，年轻人也不会碰到第二次。男人对于他所爱的第一个十足地道的女子，就是说符合巴黎社会的条件的，光彩耀目的女子，永远觉得天下无双。巴黎的爱情和旁的爱情没有一点儿相同。每个人为了体统关系，在所谓毫无利害作用的感情上所标榜的门面话，男男女女是没有一个人相信的。在这儿，女人不但应当满足男人的心灵和肉体，而且还有更大的义务，要满足人生无数的虚荣。巴黎的爱情尤其需要吹捧，无耻，浪费，哄骗，摆阔。在路易十四的宫廷中，所有的妇女都羡慕拉瓦利埃小姐，因为她的热情使那位名君忘了他的袖饰值到六千法郎一对，把它撕破了来帮助德·韦尔芒杜瓦公爵降生。① 以此为例，我们对别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得年轻，有钱，有头衔，要是可能，金钱名位越显赫越好；你在偶像面前上的香越多，假定你能有一个偶像的话，她越宠你。爱情是一种宗教，信奉这个宗教比信奉旁的宗教代价高得多；并且很快就会消失，信仰过去的时候象一个顽皮的孩子，还得到处闯些祸。感情这种奢侈惟有阁楼上的穷小子才有；除了这种奢侈，真正的爱还剩下什么呢？倘若巴黎社会那些严格的法

① 拉瓦利埃(1644—1710)，路易十四的情妇，德·韦尔芒杜瓦公爵是他们的私生子。这里指拉瓦利埃分娩时，痛苦中撕下了守候在身边的国王的袖饰。

规有什么例外，那只能在孤独生活中，在不受人情世故支配的心灵中找到。这些心灵仿佛是靠近明净的，瞬息即逝而不绝如缕的泉水过活的；他们守着绿荫，乐于倾听另一世界的语言，他们觉得这是身内身外到处都能听到的；他们一边怨叹浊世的枷锁，一边耐心等待自己的超升。拉斯蒂涅却象多数青年一样，预先体验到权势的滋味，打算有了全副武装再跃登人生的战场；他已经染上社会的狂热，也许觉得有操纵社会的力量，但既不明白这种野心的目的，也不知道实现野心的方法。要是没有纯洁和神圣的爱情充实一个人的生命，那么，对权势的渴望也能促成美妙的事业，——只要能摆脱一切个人的利害，以国家的光荣为目标。可是大学生还没有达到瞻望人生而加以批判的程度。在外省长大的儿童往往有些清新隽永的念头，象绿荫一般荫庇他们的青春，至此为止拉斯蒂涅还对那些念头有所留恋。他老是踌躇不决，不敢放胆在巴黎下海。尽管好奇心很强，他骨子里仍忘不了一个真正的乡绅在古堡中的幸福生活。虽然如此，他隔夜逗留在新屋子里的时候，最后一些顾虑已经消灭。前一个时期他已经靠着出身到处沾光，如今又添上一个物质优裕的条件，使他把外省人的壳完全脱掉了，悄悄的爬到一个地位，看到一个美妙的前程。因此，在这间可以说一半是他的内客室中懒洋洋的等着但斐纳，欧也纳觉得自己和去年初到巴黎时大不相同，回顾之下，他自问是否换了一个人。

“太太在寝室里，”泰蕾丝进来报告，吓了他一跳。

但斐纳横在壁炉旁边一张双人沙发上，气色鲜艳，精神饱

满；罗绮被体的模样令人想到印度那些美丽的植物，花还没有谢，果子已经结了。

"哎，你瞧，咱们又见面了，"她很感动的说。

"猜猜我给你带了什么来着，"欧也纳说着，坐在她身旁，拿起她的手亲吻。

德·纽沁根太太念着请帖，做了一个快乐的手势。虚荣心满足了，她水汪汪的眼睛望着欧也纳，把手臂勾着他的脖子，发狂似的把他拉过来。

"倒是你（好宝贝！她凑上耳朵叫了一声。泰蕾丝在更衣室里，咱们得小心些！），倒是你给了我这个幸福！是的，我管这个叫做幸福。从你那儿得来的，当然不光是自尊心的满足。没有人肯介绍我进那个社会。也许你觉得我渺小，虚荣，轻薄，象一个巴黎女子；可是你知道，朋友，我准备为你牺牲一切；我所以格外想踏进圣日耳曼区，还是因为你在那个社会里。"

"你不觉得吗，"欧也纳问，"德·鲍赛昂太太暗示她不预备在舞会里见到德·纽沁根男爵？"

"是啊，"男爵夫人把信还给欧也纳，"那些太太就有这种放肆的天才。可是管他，我要去的。我姊姊也要去，她正在打点一套漂亮的服装。"她又放低了声音说："告诉你，欧也纳，因为外边有闲话，她特意要去露露面。你不知道关于她的谣言吗？今儿早上纽沁根告诉我，昨天俱乐部里公开谈着她的事，天哪！女人的名誉，家庭的名誉，真是太脆弱了！姊姊受到侮辱，我也跟着丢了脸。听说德·特拉伊先生签在外边的借票

有十万法郎，都到了期，要被人控告了。姊姊迫不得已把她的钻石卖给一个犹太人，那些美丽的钻石你一定看见她戴过，还是她婆婆传下来的呢。总而言之，这两天大家只谈论这件事儿。难怪阿娜斯塔齐要定做一件金银线织锦缎的衣衫，到鲍府去出风头，戴着她的钻石给人看。我不愿意被她比下去。她老是想压倒我，从来没有对我好过；我帮过她多少忙，她没有钱的时候总给她通融。好啦，别管闲事了，今天我要痛痛快快的乐一下。”

早上一点，拉斯蒂涅还在德·纽沁根太太家，她恋恋不舍的和他告别，暗示未来的欢乐的告别。她很伤感的说：

“我真害怕，真迷信；不怕你笑话，我只觉得心惊胆战，惟恐我消受不了这个福气，要碰到什么飞来横祸。”

欧也纳道：“孩子！”

她笑道：“啊！今晚是我变做孩子了。”

欧也纳回到伏盖家，想到明天一定能搬走，又回味着刚才的幸福，便象许多青年一样，一路上做了许多美梦。

高老头等拉斯蒂涅走过房门的时候问道：“喂，怎么呢？”

“明儿跟你细谈。”

“从头至尾都得告诉我啊。好，去睡吧，明儿咱们开始过快乐生活了。”

第二天，高里奥和拉斯蒂涅只等运输行派人来，就好离开公寓。不料中午时分，圣热内维埃弗新街上忽然来了一辆车，停在伏盖家门口。德·纽沁根太太下来，打听父亲是否还在公寓。西尔维回答说是，她便急急上楼。欧也纳正在自己屋

里，他的邻居却不知道。吃中饭的时候，他托高老头代搬行李，约定四点钟在阿图瓦街相会。老人出去找搬伕，欧也纳匆匆到学校去应了卯，又回来和伏盖太太算账，不愿意把这件事去累高老头，恐怕他固执，要代付欧也纳的账。房东太太不在家。欧也纳上楼瞧瞧有没有忘了东西，发觉这个念头转得不差，因为在抽斗内找出那张当初给伏脱冷的不写抬头人的借据，还是清偿那天随手扔下的。因为没有火，正想把借据撕掉，他忽然听出但斐纳的口音，便不愿意再有声响，马上停下来听，以为但斐纳不会再有什么秘密要隐瞒他的了。刚听了几个字，他觉得父女之间的谈话出入重大，不能不留神听下去。

"啊！父亲，"她道，"怎么老天爷没有叫你早想到替我追究产业，弄得我现在破产！我可以说话么？"

"说吧，屋子里没有人，"高老头声音异样的回答。

"你怎么啦，父亲？"

老人说："你这是给我当头一棒。上帝饶恕你，孩子！你不知道我多爱你，你知道了就不会脱口而出，说这样的话了。况且事情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叫你这时候赶到这儿来？咱们不是等会就在阿图瓦街相会吗？"

"唉！父亲，大祸临头，顷刻之间还作得了什么主！我急坏了！你的代理人把早晚要发觉的倒霉事儿，提早发觉了。你生意上的老经验马上用得着；我跑来找你，好比一个人淹在水里，哪怕一根树枝也抓着不放的了。但维尔先生看到纽沁根种种刁难，便拿起诉恐吓他，说法院立刻会批准分产的要求。

纽沁根今天早上到我屋里来，问我是不是要同他两个一齐破产。我回答说，这些事我完全不懂，我只晓得有我的一份产业，应当由我掌管，一切交涉都该问我的诉讼代理人，我自己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不能谈。你不是吩咐我这样说的吗？”

高老头回答说：“对！”

“唉！可是他告诉我生意的情形。据说他拿我们两人的资本一齐放进了才开头的企业，为了那个企业，必得放出大宗款子在外边。倘若我强迫他还我陪嫁，他就要宣告清理；要是我肯等一年，他以名誉担保能还我两倍或者三倍的财产，因为他把我的钱经营了地产，等那笔买卖结束了，我就可以支配我的全部产业。亲爱的父亲，他说得很真诚，我听着害怕了。他求我原谅他过去的行为，愿意让我自由，答应我爱怎办就怎办，只要让他用我的名义全权管理那些事业。为证明他的诚意，他说确定我产权的文件，我随时可以托但维尔先生检查。总之他自己缚手缚脚的交给我了。他要求再当两年家，求我除了他规定的数目以外，绝对不花钱。他对我证明，他所能办到的只是保全面子，他已经打发了他的舞女，不得不尽量暗中撙节，才能支持到投机事业结束，而不至于动摇信用。我跟他闹，装做完全不信，一步一步的逼他，好多知道些事情；他给我看账簿，最后他哭了，我从来没看见一个男人落到那副模样。他急坏了，说要自杀，疯疯癫癫的叫我看了可怜。”

“你相信他的胡扯吗？”高老头叫道，“他这是做戏！我生意上碰到过德国人，几乎每个都规矩，老实，天真；可是一朝装着老实样儿跟你耍手段，耍无赖的时候，他们比别人更凶。你

丈夫哄你。他觉得给你逼得无路可走了，便装死；他要假借你的名义，因为比他自己出面更自由。他想利用这一点规避生意上的风波。他又坏又刁，真不是东西。不行，不行！看到你两手空空我是不愿意进坟墓的。我还懂得些生意经。他说把资金放在某些企业上，好吧，那么他的款子一定有证券，借票，合同等等做凭据！叫他拿出来跟你算账！咱们会挑最好的投机事业去做，要冒险也让咱们自己来。咱们要拿到追认文书，写明但斐纳·高里奥，德·纽沁根男爵的妻子，产业自主。他把我们当傻瓜吗，这家伙？他以为我知道你没有了财产，没有了饭吃，能够忍受到两天吗？唉！我一天，一夜，两小时都受不了！你要真落到那个田地，我还能活吗？嗳，怎么，我忙上四十年，背着面粉袋，冒着大风大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样样为了你们，为我的两个天使——我只要看到你们，所有的辛苦，所有的重担都轻松了；而今日之下，我的财产，我的一辈子都变成一阵烟！真是气死我了！凭着天上地下所有的神灵起誓，咱们非弄个明白不可，非把账目，银箱，企业，统统清查不可！要不是有凭有据，知道你的财产分文不缺，我还能睡觉吗？还能躺下去吗？还能吃东西吗？谢谢上帝，幸亏婚约上写明你是财产独立的；幸亏有但维尔先生做你的代理人，他是一个规矩人。请上帝作证！你非到老都有你那一百万家私不可，非有你每年五万法郎的收入不可，要不然我就在巴黎闹他一个满城风雨，嘿！嘿！法院要不公正，我向国会请愿。知道你在银钱方面太平无事，才会减轻我的一切病痛，才能排遣我的悲伤。钱是性命。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他对我们胡扯些什

么，这阿尔萨斯死胖子？但斐纳，对这只胖猪，一个子儿都不能让，他从前拿锁链缚着你，磨得你这么苦。现在他要你帮忙了吧，好！咱们来抽他一顿，叫他老实一点。天哪，我满头是火，脑壳里有些东西烧起来了。怎么，我的但斐纳躺在草垫上！噢！我的斐斐纳！——该死！我的手套呢？哎，走吧，我要去把什么都看个清楚，账簿，营业，银箱，信札，而且当场立刻！直要知道你财产没有了危险，经我亲眼看过了，我才放心。”

“亲爱的父亲！得小心哪。倘若你想借这件事出气，显出过分跟他作对的意思，我就完啦。他是知道你的，认为我担心财产，完全是出于你的授意。我敢打赌，他不但现在死抓我的财产，而且还要抓下去。这流氓会拿了所有的资金，丢下我们溜之大吉的，他也知道我不肯因为要追究他而丢我自己的脸。他又狠又没有骨头。我把一切都想透了。逼他太甚，我是要破产的。”

“难道他是个骗子吗？”

“唉！是的，父亲，”她倒在椅子里哭了，“我一向不愿意对你说，免得你因为把我嫁了这种人而伤心！他的良心，他的私生活，他的精神，他的肉体，都是搭配好的！简直可怕，我又恨他又瞧不起他。你想，下流的纽沁根对我说了那番话，我还能敬重他吗？在生意上干得出那种勾当的人是没有一点儿顾虑的；因为我看透了他的心思，我才害怕。他明明白白答应我，他，我的丈夫，答应我自由，你懂得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要在他倒霉的时候肯让他利用，肯出头顶替，他可以让我自由。”

高老头叫道："可是还有法律哪！还有沙滩广场给这等女婿预备着呢；要没有刽子手，我就亲自动手，割下他的脑袋。"

"不，父亲，没有什么法律能对付这个人的。丢开他的花言巧语，听听他骨子里的话吧！——要么你完事大吉，一个子儿都没有，因为我不能丢了你而另外找个同党；要么你就让我干下去，把事情弄成功。——这还不明白吗？他还需要我呢。我的为人他是放心的，知道我不会要他的财产，只想保住我自己的一份。我为了避免破产，不得不跟他作这种不清白的，盗窃式的勾结。他收买我的良心，代价是听凭我同欧也纳自由来往。——我允许你胡来，你得让我犯罪，叫那些可怜虫倾家荡产！——这话还说得不明白吗？你知道他所谓的企业是怎么回事？他买进空地，叫一些傀儡去盖屋子。他们一方面跟许多营造厂订分期付款的合同，一方面把屋子低价卖给我丈夫。然后他们向营造厂宣告破产，赖掉未付的款子。纽沁根银号这块牌子把可怜的营造商骗上了。这一点我是懂得的，我也懂得，为预防有朝一日要证明他已经付过大宗款子，纽沁根把巨额的证券送到了阿姆斯特丹、伦敦、那不勒斯、维也纳。咱们怎么能抢回来呢？"

欧也纳听见高老头沉重的膝盖声，大概是跪在地下了。

老头儿叫道："我的上帝，我什么地方触犯了你，女儿才会落在这个混蛋手里，由他摆布？孩子，原谅我吧！"

但斐纳道："是的，我陷入泥坑，或许也是你的过失。我们出嫁的时候都没有头脑！社会，买卖，男人，品格，我们懂了哪一样？做父亲的应该代我们考虑。亲爱的父亲，我不埋怨你，

原谅我说出那样的话。一切都是我的错。得了，爸爸，别哭啦，"她亲着老人的额角。

"你也别哭啦，我的小但斐纳。把你的眼睛给我，让我亲一亲，抹掉你的眼泪。好吧！我去找那大头鬼，把他一团糟的事理出个头绪来。"

"不，还是让我来吧；我会对付他。他还爱我呢！唉！好吧，我要利用这一点影响，叫他马上放一部分资金在不动产上面。说不定我能叫他用纽沁根太太的名义，在阿尔萨斯买些田，他是看重本乡的。不过明儿你得查一查他的账目跟业务。但维尔先生完全不懂生意一道。哦，不，不要明天，我不愿意惹动肝火。德·鲍赛昂太太的跳舞会就在后天，我要调养得精神饱满，格外好看，替亲爱的欧也纳挣点儿面子！来，咱们去瞧瞧他的屋子。"

一辆车在圣热内维埃弗新街停下，楼梯上传来德·雷斯托太太的声音。"我父亲在家吗？"她问西尔维。

这一下倒是替欧也纳解了围，他本想倒在床上装睡了。

但斐纳听出姊姊的口音，说道："啊！父亲，没有人和你提到阿娜斯塔齐吗？仿佛她家里也出了事呢。"

"怎么！"高老头道。"那是我末日到了。真叫做祸不单行，可怜我怎么受得了呢！"

"你好，父亲，"伯爵夫人进来叫，"呦！你在这里，但斐纳。"

德·雷斯托太太看到了妹妹，局促不安。

"你好，娜齐。你觉得我在这儿奇怪吗？我是跟父亲天天见面的，我。"

“从哪时起的？”

“要是你来这儿，你就知道了。”

“别挑错儿啦，但斐纳，”伯爵夫人的声音差不多要哭出来。“我苦极了，我完了，可怜的父亲！哦！这一次真完了！”

“怎么啦，娜齐？”高老头叫起来，“说给我们听吧，孩子。哎哟，她脸色不对了。但斐纳，快，快去扶住她，小乖乖，你对她好一点，我更喜欢你。”

“可怜的娜齐，”但斐纳扶着姊姊坐下，说，“你讲吧！你瞧，世界上只有我们俩始终爱着你，一切原谅你。瞧见没有，骨肉的感情才是最可靠的。”她给伯爵夫人嗅了盐，醒过来了。

“我要死啦，”高老头道，“来，你们俩都走过来。我冷啊。”他拨着炭火。“什么事，娜齐？快快说出来。你要我的命了……”

“唉！我丈夫全知道了。父亲，你记得上回马克西姆那张借票吗？那不是他的第一批债。我已经替他还过不少。正月初，我看他愁眉苦脸，对我什么都不说；可是爱人的心事最容易看透，一点儿小事就够了，何况还有预感。他那时格外多情，格外温柔，我总是一次比一次快乐。可怜的马克西姆！他后来告诉我，原来他暗中和我诀别，想自杀。我拚命逼他，苦苦央求，在他前面跪了两小时，他才说出欠了十万法郎！哦！爸爸，十万法郎！我疯了。你拿不出这笔钱，我又什么都花光了……”

“是的，”高老头说，“我没有办法，除非去偷。可是我会去偷的呀，娜齐！会去偷的呀！”

姊妹俩听着不出声了。这句凄惨的话表示父亲的感情无能为力，到了痛苦绝望的地步，象一个人临终的痰厥，也象一颗石子丢进深渊，显出它的深度。天下还有什么自私自利的人，能够听了无动于衷呢？

“因此，父亲，我挪用了别人的东西，筹到了款子，”伯爵夫人哭着说。

但斐纳感动了，把头靠在姊姊的脖子上，她也哭了。

“那么外边的话都是真的了？”但斐纳问。

娜齐低下头去，但斐纳抱着她，温柔的亲吻，把她搂在胸口，说道：

“我心中对你只有爱，没有责备。”

高老头有气无力的说：“你们两个小天使，干吗直要患难临头才肯和好呢？”

伯爵夫人受着热情的鼓励，又道：“为了救马克西姆的命，也为了救我的幸福，我跑去找你们认识的那个人，跟魔鬼一样狠心的高布赛克，拿雷斯托看得了不起的，家传的钻石，他的，我的，一齐卖了。卖了！懂不懂？马克西姆得救了！我完啦。雷斯托全知道了。”

高老头道：“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他的？我要这个人的命！”

“昨天他叫我到他屋子去。他说：‘阿娜斯塔齐……（我一听声音就猜着了），你的钻石在哪儿？’‘在我屋里啊。’‘不，他瞅着我说，在这儿，在我的柜子上。’他把手帕蒙着的匣子给我看，说道：‘你知道从哪儿来的吧？’我双膝跪下……哭着问他

要我怎么死。”

“哎哟，你说这个话！”高老头叫起来，“皇天在上，哼！只要我活着，我一定把那个害你们的人，用文火来慢慢的烤，把他割做一片一片，象……”

高老头忽然不响，话到了喉咙说不出了。娜齐又道：

“临了他要我做的事比死还难受。天！但愿做女人的永远不会听到那样的话！”

“我要杀他，”高老头冷冷的说，“可恨他欠我两条命，而他只有一条；以后他又怎么说呢？”高老头望着阿娜斯塔齐问。

伯爵夫人停了一忽儿说道：“他瞧着我说：‘阿娜斯塔齐，我可以一笔勾销，和你照旧同居；我们有孩子。我不打死特拉伊，因为不一定能打中；用别的方法消灭他又要触犯刑律。在你怀抱里打他吧，叫孩子们怎么见人？为了使孩子们，孩子们的父亲跟我，一个都不伤，我有两个条件。你先回答我：孩子中间有没有我的？’我回答说有。他问：‘哪一个？’‘爱乃斯特，最大的。’‘好，’他说，‘现在你得起誓，从今以后服从我一件事。（我便起了誓。）多咱我要求你，你就得在你产业的卖契上签字。’”

“不能签呀，”高老头叫着，“永远不能签这个字。吓！雷斯托先生，你不能使女人快活，她自己去找；你自己不惭愧，反倒要责罚她？……哼，小心点儿！还有我呢，我要到处去等他。娜齐，你放心。啊，他还舍不得他的后代！好吧，好吧。让我掐死他的儿子，哎哟！天打的！那是我的外孙呀。那么这样吧，我能够看到小娃娃，我把他藏在乡下，你放心，我会照顾他的。我可以逼这个魔鬼投降，对他说：咱们来拚一拚吧！你要

儿子，就得还我女儿财产，让她自由。”

“我的父亲！”

“是的，你的父亲！唉，我是一个真正的父亲。这流氓贵族不来伤害我女儿也还罢了。天打的！我不知道我的气多大。我象老虎一样，恨不得把这两个男人吃掉。哦呀！孩子们，你们过的这种生活！我急疯了。我两眼一翻，你们还得了！做父亲的应该和女儿活得一样长久。上帝啊，你把世界弄得多糟！人家还说你圣父有个圣子呢。你正应当保护我们，不要在儿女身上受苦。亲爱的小天使，怎么！直要你们遭了难我才能见到你们么？你们只拿眼泪给我看。嗳，是的，你们是爱我的，我知道。来吧，到这儿来哭诉吧，我的心大得很，什么都容得下。是的，你们尽管戳破我的心，撕做几片，还是一片片父亲的心。我恨不得代你们受苦。啊！你们小时候多么幸福！……”

“只有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好日子，”但斐纳说，“在阁楼面粉袋上打滚的日子到哪里去了？”

“父亲！事情还没完呢，”阿娜斯塔齐咬着老人的耳朵，吓得他直跳起来，“钻石没有卖到十万法郎。马克西姆给告上了。我们还缺一万二。他答应我以后安分守已，不再赌钱。你知道，除了他的爱情，我在世界上一无所有；我付了那么高的代价，失掉这爱情，我只能死了。我为他牺牲了财产，荣誉，良心，孩子。唉！你至少想想办法，别让马克西姆坐牢，丢脸；我们得支持他，让他在社会上混出一个局面来。现在他不但要负我幸福的责任，还要负不名一文的孩子们的责任。他进了

圣佩拉日监狱①，就一切都完啦。”

“我没有这笔钱呀，娜齐。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真是世界末日到了。哦呀，世界要坍了，一定的。你们去吧，逃命去吧！呃！我还有银搭扣，六套银的刀叉，我当年第一批买的，最后，我只有一千二百的终身年金……”

“你的长期存款哪儿去了？”

“卖掉了，只留下那笔小数目做生活费。我替但斐纳布置一个屋子，需要一万二。”

“在你家里吗，但斐纳？”德·雷斯托太太问她的妹妹。

高老头说：“问这个干吗！反正一万二已经花掉了。”

伯爵夫人说：“我猜着了。那是为了德·拉斯蒂涅先生。唉！可怜的但斐纳，得了吧。瞧瞧我到了什么田地。”

“亲爱的，德·拉斯蒂涅先生不会叫情妇破产。”

“谢谢你，但斐纳，想不到在我危急的关头你会这样；不错，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她爱你的，娜齐，”高老头说，“我们刚才谈到你，她说你真美，她自己不过是漂亮罢了。”

伯爵夫人接着说：“她！那么冷冰冰的，好看？”

“由你说吧，”但斐纳红着脸回答，“可是你怎么待我呢？你不认我妹妹，我希望要走动的人家，你都给我断绝门路，一有机会就叫我过不去。我，有没有象你这样把可怜的父亲一千又一千的骗去，把他榨干了，逼他落到这个田地？瞧吧，这是

---

① 圣佩拉日监狱，当时拘留债务人的监狱，一八二七年起改为政治犯的监狱。

你的成绩，姊姊。我却是尽可能的来看父亲，并没把他撵出门外，直到用得着他的时候再来舐他的手。他为我花掉一万二，事先我完全不知道。我没有乱花钱，你是知道的。并且即使爸爸送东西给我，我从来没有向他要过。”

“你比我幸福，德·玛赛先生有钱，你肚里明白。你老是象黄金一样吝啬。再会吧，我没有姊妹，也没有……”

高老头喝道：“别说了，娜齐！”

但斐纳回答娜齐：“只有象你这样的姊妹才会跟着别人造我谣言，你这种话已经没有人相信了。你是野兽。”

“孩子们，孩子们，别说了，要不我死在你们前面了。”

德·纽沁根太太接着说：“得啦，娜齐，我原谅你，你倒了霉。可是我不象你这么做人。你对我说这种话，正当我想拿出勇气帮助你的时候，甚至想走进丈夫的屋子求他，那是我从来不肯做的，哪怕为了我自己或者为了……这个总该对得起你九年以来对我的阴损吧？”

父亲说：“孩子们，我的孩子们，你们拥抱呀！你们是一对好天使呀！”

“不，不，你松手，”伯爵夫人挣脱父亲的手臂，不让他拥抱。“她对我比我丈夫还狠心。大家还要说她大贤大德呢！”

德·纽沁根太太回答：“哼，我宁可人家说我欠德·玛赛先生的钱，不愿意承认德·特拉伊先生花了我二十多万。”

伯爵夫人向她走近一步，叫道：“但斐纳！”

男爵夫人冷冷的回答：“你诬蔑我，我只对你说老实话。”

“但斐纳！你是一个……”

高老头扑上去拉住娜齐，把手掩着她的嘴。

娜齐道："哎唷！父亲，你今天碰过了什么东西？"

"哟，是的，我忘了，"可怜的父亲把手在裤子上抹了一阵，"我不知道你们会来，我正要搬家。"

他很高兴受这一下抱怨，把女儿的怒气转移到自己身上。他坐下说：

"唉！你们撕破了我的心。我要死了，孩子们！脑子里好象有团火在烧。你们该和和气气，相亲相爱。你们要我命了。但斐纳，娜齐，得了吧，你们俩都有是都有不是。喂，但但尔，"他含着一包眼泪望着男爵夫人，"她要一万两千法郎，咱们来张罗吧。你们别这样的瞪眼呀。"

他跪在但斐纳面前，凑着她耳朵说：

"让我高兴一下，你向她赔个不是吧，她比你更倒霉是不是？"

父亲的表情痛苦得象疯子和野人，但斐纳吓坏了，说道：

"可怜的娜齐，是我错了，来，拥抱我吧……"

高老头道："啊！这样我心里才好过一些。可是哪儿去找一万两千法郎呢？也许我可以代替人家服兵役。"

"啊！父亲！不能，不能。"两个女儿围着他喊。

但斐纳说："你这种念头只有上帝报答你，我们粉身碎骨也补报不了！不是么，娜齐？"

"再说，可怜的父亲，即使代替人家服兵役也不过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娜齐回答。

老人绝望之极，叫道："那么咱们卖命也不成吗？只要有

人救你，娜齐，我肯为他拚命，为他杀人放火。我愿意象伏脱冷一样进苦役场！我……”他忽然停住，仿佛被雷劈了一样。他扯着头发又道：“什么都光了！我要知道到哪儿去偷就好啦。不过要寻到一个能偷的地方也不容易。抢银行吧，又要人手又要时间。唉，我应该死了，只有死了。不中用了，再不能说是父亲了！不能了。她来向我要，她有急用！而我，该死的东西，竟然分文没有。啊！你把钱存了终身年金，你这老混蛋，你忘了女儿吗？难道你不爱她们了吗？死吧，象野狗一样的死吧！对啦，我比狗还不如，一条狗也不至于干出这种事来！哎哟！我的脑袋烧起来啦。”

“噢！爸爸，使不得，使不得，”姊妹俩拦着他，不让他把脑袋往墙上撞。

他嚎啕大哭。欧也纳吓坏了，抓起当初给伏脱冷的借据，上面的印花本来超过原来借款的数目；他改了数字，缮成一张一万二的借据，写上高里奥的抬头，拿着走过去。

“你的钱来了，太太，”他把票据递给她，“我正在睡觉，被你们的谈话惊醒了，我才知道我欠着高里奥先生这笔钱。这儿是张票据，你可以拿去周转，我到期准定还清。”

伯爵夫人拿了票据，一动不动；她脸色发白，浑身哆嗦，气愤到极点，叫道：

“但斐纳，我什么都能原谅你，上帝可以作证！可是这一手哪！吓，你明知道他先生在屋里！你竟这样卑鄙，借他来报仇，让我把自己的秘密，生活，孩子的底细，我的耻辱，名誉，统统交在他手里！去吧，我不认得你这个人，我恨你，我要好好

的收拾你……"她气得说不上话，喉咙都干了。

"嗳，他是我的儿子啊，是咱们大家的孩子，是你的兄弟，你的救星啊，"高老头叫着，"来拥抱他，娜齐！瞧，我拥抱他呢，"他说着拚命抱着欧也纳。"噢！我的孩子！我不但要做你的父亲，还要代替你所有的家属。我恨不得变做上帝，把世界丢在你脚下。来，娜齐，来亲他！他不是个凡人，是个天使，真正的天使。"

但斐纳说："别理她，父亲，她疯了。"

德·雷斯托太太说："疯了！疯了！你呢？"

"孩子们，你们这样下去，我要死了，"老人说着，象中了一颗子弹似的往床上倒下。"她们逼死我了！"他对自己说。

欧也纳被这场剧烈的吵架弄得失魂落魄，一动不动愣在那里。但斐纳急急忙忙替父亲解开背心。娜齐毫不在意，她的声音，目光，姿势，都带着探问的意味，叫了声欧也纳：

"先生——"

他不等她问下去就回答："太太，我一定付清，决不声张。"

老人晕过去了，但斐纳叫道：

"娜齐！你把父亲逼死了！"

娜齐却是往外跑了。

"我原谅她，"老人睁开眼来说，"她的处境太可怕了，头脑再冷静的人也受不住。你安慰安慰娜齐吧，对她好好的，你得答应我，答应你快死的父亲，"他紧紧握着但斐纳的手说。

但斐纳大吃一惊，说道："你怎么啦？"

父亲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会好的。觉得有些东

西压在我脑门上，大概是头痛。可怜的娜齐，将来怎么办呢？”

这时伯爵夫人回进屋子，跪倒在父亲脚下，叫道：

“原谅我吧！”

“唉，”高老头回答，“你现在叫我更难受了。”

伯爵夫人含着泪招呼拉斯蒂涅：“先生，我一时急昏了头，冤枉了人，你对我真象兄弟一样么？”她向他伸出手来。

“娜齐，我的小娜齐，把一切都忘了吧，”但斐纳抱着她叫。

“我不会忘掉的，我！”

高老头嚷道：“你们都是天使，你们使我重见光明，你们的声音使我活过来了。你们再拥抱一下吧。嗳，娜齐，这张借据能救了你吗？”

“但愿如此。喂，爸爸，你能不能给个背书？”

“对啦，我真该死，忘了签字！我刚才不舒服，娜齐，别恨我啊。你事情完了，马上派人来说一声。不，还是我自己来吧。哦，不！我不能来，我不能看见你丈夫，我会当场打死他的。他休想抢你的财产，还有我呢。快去吧，孩子，想法叫马克西姆安分些。”

欧也纳看着呆住了。

德·纽沁根太太说：“可怜的娜齐一向暴躁，她心是好的。”

“她是为了借票的背书回来的，”欧也纳凑在但斐纳的耳边说。

“真的吗？”

“但愿不是，你可不能不防她一着，”他抬起眼睛，仿佛把

不敢明说的话告诉了上帝。

“是的，她专门装腔，可怜父亲就相信她那一套。”

“你觉得怎么啦？”拉斯蒂涅问老人。

“我想睡觉，”他回答。

欧也纳帮着高里奥睡下。老人抓着但斐纳的手睡熟的时候，她预备走了，对欧也纳说：

“今晚在意大利剧院等你。到时你告诉我父亲的情形。明儿你得搬家了，先生。让我瞧瞧你的屋子吧。”她一进去便叫起来：“哟！要命！你比父亲住得还要坏。欧也纳，你心地太好了。我更要爱你。可是孩子，倘使你想挣一份家业，就不能把一万两千法郎随便往窗外扔。德·特拉伊先生是个赌棍，姊姊不愿意看清这一点。一万二！他会到输一座金山或者赢一座金山的地方去张罗的。”

他们听见哼了一声，便回到高里奥屋里。他似乎睡熟了；两个情人走近去，听见他说了声：

“她们在受罪啊！”

不管他是睡着还是醒着，说那句话的口气大大的感动了女儿，她走到破床前面亲了亲他的额角。他睁开眼来说：

“哦！是但斐纳！”

“嗳，你觉得怎么样？”她问。

“还好，你别担心，我就要上街的。得啦，得啦，孩子们，你们尽管去快活吧。”

欧也纳送但斐纳回家，因为不放心高里奥，不肯陪她吃饭。他回到伏盖公寓，看见高老头起来了，正预备吃饭。毕安

训挑了个好仔细打量面条商的座位，看他嗅着面包辨别面粉的模样，发觉他的行动已经身不由主，便做了个凄惨的姿势。

“坐到我这边来，实习医师，”欧也纳招呼他。

毕安训很乐意搬个位置，可以和老头儿离得更近。

“他什么病呀？”欧也纳问。

“除非我看错，他完啦！他身上有些出奇的变化，恐怕马上要脑溢血了。下半个脸还好，上半部的线条统统往脑门那边吊上去了。那古怪的眼神也显得血浆已经进了脑子。你瞧他眼睛不是象布满无数的微尘吗？明儿我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还有救吗？”

“没有救了。也许可以拖几天，倘使能把反应限制在身体的末梢，譬如说，限制在大腿部分。明天晚上要是病象不停止，可怜虫就完啦。他怎么发病的，你知道没有？一定精神上受了剧烈的打击。”

“是的，”欧也纳说着，想起两个女儿接二连三的打击父亲的心。

“至少但斐纳是孝顺的！”他私下想。

晚上在意大利剧院，他说话很小心，惟恐德·纽沁根太太惊慌。

“你不用急，”她听了开头几句就回答，“父亲身体很强壮。不过今儿早上我们给他受了些刺激。我们的财产成了问题，你可知道这件倒霉事儿多么严重？要不是你的爱情使我感觉麻木，我竟活不下去了。爱情给了我生活的乐趣，现在我只怕

失掉爱情。除此以外，我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世界上我什么都不爱了。你是我的一切。倘若我觉得有了钱快乐，那也是为了更能讨你喜欢。说句不怕害臊的话，我的爱情胜过我的孝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整个生命都在你身上。父亲给了我一颗心，可是有了你，它才会跳。全世界责备我，我也不管！你是没有权利恨我的，我为了不可抵抗的感情犯的罪，只要你能替我补赎就行了。你把我当做没有良心的女儿吗？噢，不是的。怎么能不爱一个象我们那样的好爸爸呢？可是我们可叹的婚姻的必然的后果，我能瞒着他吗？干吗他当初不阻拦我们？不是应该由他来替我们着想吗？今天我才知道他和我们一样痛苦；可是有什么办法？安慰他吗？安慰不了什么。咬紧牙关忍耐吗？那比我们的责备和诉苦使他更难受。人生有些局面，简直样样都是辛酸。”

真正的感情表现得这么坦白，欧也纳听着很感动，一声不出。固然巴黎妇女往往虚伪，非常虚荣，只顾自己，又轻浮又冷酷；可是一朝真正动了心，能比别的女子为爱情牺牲更多的感情，能摆脱一切狭隘卑鄙，变得伟大，达到高超的境界。并且，等到有一股特别强烈的感情把女人跟天性（例如父母与子女的感情）隔离了，有了距离之后，她批判天性的时候所表现的那种深刻和正确，也叫欧也纳暗暗吃惊。德·纽沁根太太看见欧也纳不声不响，觉得心中不快，问道：

“你想什么呀？”

“我在体味你的话，我一向以为你爱我不及我爱你呢。”

她微微一笑，竭力遮掩心中的快乐，免得谈话越出体统。

年轻而真诚的爱自有一些动人心魄的辞令，她从来没有听见过。再说几句，她就要忍不住了。

她改变话题，说道："欧也纳，难道你不知道那个新闻吗？明天，全巴黎都要到德·鲍赛昂太太家，罗什非德同德·阿瞿达侯爵约好，一点消息不让走漏；王上明儿要批准他们的婚约，你可怜的表姊还蒙在鼓里。她不能取消舞会，可是侯爵不会到场了。到处都在谈这件事。"

"大家取笑一个人受辱，暗地里却就在促成这种事！你不知道德·鲍赛昂太太要为之气死吗？"

但斐纳笑道："不会的，你不知道这一类妇女。可是全巴黎都要到她家里去，我也要去，——托你的福！"

"巴黎有的是谣言，说不定又是什么捕风捉影的事。"

"咱们明天便知分晓。"

欧也纳没有回伏盖公寓。他没有那个决心不享受一下他的新居。头天他半夜一点钟离开但斐纳，今儿是但斐纳在清早两点左右离开他回家。第二天他起得很晚，中午等德·纽沁根太太来一块儿用餐。青年人都是只顾自己快活的，欧也纳差不多忘了高老头。在新屋里把精雅绝伦的东西一件一件使用过来，真是其乐无穷。再加德·纽沁根太太在场，更抬高了每样东西的价值。四点光景，两个情人记起了高老头，想到他有心搬到这儿来享福。欧也纳认为倘若老人病了，应当赶紧接过来。他离开但斐纳奔回伏盖家。高里奥和毕安训两人都不在饭桌上。

"啊，喂，"画家招呼他，"高老头病倒了，毕安训在楼上看

护。老头儿今天接见了他一个女儿，德·雷斯托喇嘛伯爵夫人，以后他出去了一趟，加重了病。看来咱们要损失一件美丽的古董了。”

拉斯蒂涅冲上楼梯。

“喂，欧也纳先生！”

“欧也纳先生！太太请你，”西尔维叫。

“先生，”寡妇说，“高里奥先生和你应该是二月十五搬出的，现在已经过期三天，今儿是十八了，你们得再付一个月。要是你肯担保高老头，只请你说一声就行。”

“干吗？你不相信他吗？”

“相信！倘使老头儿昏迷了，死了，他的女儿们连一个子儿都不会给我的。他的破烂东西统共不值十法郎。今儿早上他把最后的餐具也卖掉了，不知为什么。他脸色象青年人一样。上帝原谅我，我只道他搽着胭脂，返老还童了呢。”

“一切由我负责，”欧也纳说着心慌得厉害，惟恐出了乱子。

他奔进高老头的屋子。老人躺在床上，毕安训坐在旁边。

“你好，老丈。”

老人对他温柔的笑了笑，两只玻璃珠子般的眼睛望着他，问：

“她怎么样？”

“很好，你呢？”

“不坏。”

“别让他劳神，”毕安训把欧也纳拉到屋子的一角嘱咐他。

"怎么啦?"欧也纳问。

"除非奇迹才有办法。脑溢血已经发作。现在贴着芥子膏药;幸而他还有感觉,药性已经起了作用。"

"能不能把他搬个地方?"

"不行。得留在这儿,不能有一点儿动作和精神上的刺激……"

欧也纳说:"毕安训,咱们俩来照顾他吧。"

"我已经请医院的主任医师来过。"

"结果呢?"

"要明儿晚上知道。他答应办完了公就来。不幸这倒霉蛋今儿早上胡闹了一次,他不肯说为什么。他脾气犟得象匹驴。我跟他说话,他装没听见,装睡,给我一个不理不答;倘使睁着眼睛,就一味的哼哼。他早上出去了,在城里乱跑,不知到了哪儿去。他把值钱的东西统统拿走了,做了些该死的交易,弄得精疲力尽!他女儿之中有一个来过这儿。"

"伯爵夫人吗?是不是大个子,深色头发,眼睛很精神很好看,身腰软软的,一双脚很有样的那个?"

"是的。"

拉斯蒂涅道:"让我来陪他一会。我盘问他,他会告诉我的。"

"我趁这时候去吃饭。千万别让他太兴奋;咱们还有一线希望呢。"

"你放心。"

高老头等毕安训走了,对欧也纳说:"明儿她们好痛痛快

快的乐一下了。她们要参加一个盛大的跳舞会。”

“老丈，你今儿早上干了什么，累成这个样子躺在床上？”

“没有干什么。”

“阿娜斯塔齐来过了吗？”拉斯蒂涅问。

“是的，”高老头回答。

“哎！别瞒我啦。她又问你要什么？”

“唉！”他迸足了力气说，“她很苦呀，我的孩子！自从出了钻石的事，她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她为那个跳舞会定做了一件金线铺绣衣衫，好看到极点。不料那下流的女裁缝不肯赊账，结果女佣人垫了一千法郎定洋。可怜娜齐落到这步田地！我的心都碎了。女佣人看见雷斯托不相信娜齐，怕垫的钱没有着落，串通了裁缝，要等一千法郎还清才肯送衣服来。舞会便是明天，衣衫已经做好，娜齐急得没有法了。她想借我的餐具去抵押。雷斯托非要她上那个舞会去，叫全巴黎瞧瞧那些钻石，外边说是她卖掉了。你想她能对那个恶鬼说：我欠着一千法郎，替我付一付吧。当然不能。我明白这个道理。但斐纳明儿要打扮得天仙似的，娜齐当然不能比不上妹妹。并且她哭得泪人儿似的，可怜的孩子！昨天我拿不出一万两千法郎，已经惭愧死了，我要拚这条苦命来补救。过去我什么都咬着牙齿忍受，但这一回没有钱，真是撕破了我的心。吓！我马上打定主意，把我的钱重新调度一下，拼凑一下；银搭扣和餐具卖了六百法郎，我的终身年金向高布赛克押了四百法郎，一年为期。也行！我光吃面包就得了！年轻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现在也还可以。至少我的娜齐能快快活活的消磨一晚啦，能

花枝招展的去出风头啦。一千法郎钞票已经放在我床头。想着头底下藏着娜齐喜欢的东西，我心里就暖和。现在她可以撵走可恶的维克图瓦①了，哼！佣人不相信主人，还象话！明儿我就好啦，娜齐十点钟要来的。我不愿意她们以为我害了病。那她们要不去跳舞，来服侍我了。娜齐会拥抱我象拥抱她的孩子，她跟我亲热一下，我的病就没有啦。再说，在药铺子里我不是也能花掉上千法郎吗？我宁可给包医百病的娜齐的。至少我还能使她在苦难中得到点安慰，我存了终身年金的过失也能补救一下。她掉在窟窿里，我没有能力救她出来。哦！我要再去做买卖，上敖德萨去买谷子。那边的麦子比这儿贱三倍。麦子进口是禁止的；可是定法律的先生们并没禁止用麦子做的东西进口哪，吓，吓！今儿早上我想出来了！做淀粉买卖还有很大的赚头。"

"他疯了，"欧也纳望着老人想。

"得啦，你歇歇吧，别说话……"

毕安训上楼，欧也纳下去吃饭。接着两人轮流守夜，一个念医书，一个写信给母亲姊妹。

第二天，病人的症状，据毕安训说，略有转机；可是需要不断治疗，那也惟有两个大学生才能胜任。象他们这样的照应，任何称赞的语句都不会过分。老人骨瘦如柴的身上除了安放许多水蛭以外，又要用水罨，又要用热水洗脚，种种的治疗，不是两个热心而强壮的青年人休想对付得了。德·雷斯托太太

① 前文说她的女仆是康斯坦斯。

没有来，派了当差来拿钱。

"我以为她会亲自来的呢。也好，免得她看见我病了操心，"高老头说。女儿不来，他倒象很高兴似的。

晚上七点，泰蕾丝送来一封但斐纳的信。

你在干什么呀，朋友？才相爱，难道就对我冷淡了吗？在肝胆相照的那些心腹话中，你表现的心灵太美了，我相信你是永久忠实的，感情的微妙，你了解太深刻了，正如你听摩西的祈祷①时说的：对某些人，这不过是音符，对另外一些人是无穷尽的音乐！别忘了我今晚等你一同赴德·鲍赛昂夫人的舞会。德·阿瞿达先生的婚约，今天早上在宫中签了，可怜子爵夫人到两点才知道。全巴黎的妇女都要拥到她家里去，好似群众挤到沙滩广场去看执行死刑。你想，去瞧这位太太能否掩藏她的痛苦，能否视死如归，不是太惨了吗？朋友，倘使我从前去过她的家，今天我决计不去了；但她今后一定不再招待宾客，我过去所有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我的情形和别人不同，况且我也是为你去的。我等你。要是两小时内你还不在我身边，我不知道是否能原谅你。

拉斯蒂涅拿起笔来回答：

我等医生来，要知道你父亲还能活不能活。他快死了。我会把医生的判决通知你，恐怕竟是死刑。你能不能赴舞会，到时你斟酌吧。请接受我无限的温情。

八点半，医生来了，认为虽然没有什么希望，也不至于马上就死。他说还有好几次反复，才决定老人的生命和

---

① 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的歌剧《摩西》中最精彩的一幕。

神志。

“他还是快一点死的好。”这是医生的最后一句话。

欧也纳把高老头交托给毕安训，向德·纽沁根太太报告凶讯去了；他家庭观念还很重，觉得一切娱乐这时都应该停止。

高老头好似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在拉斯蒂涅出去的时候忽然坐起来叫着：“告诉她，叫她尽管去玩儿。”

拉斯蒂涅愁眉苦脸的跑到但斐纳面前。她头也梳好了，鞋也穿好了，只等套上跳舞衣衫。可是最后的修整，象画家收拾作品的最后几笔，比用颜色打底子更费功夫。

“嗯，怎么，你还没有换衣服？”她问。

“可是太太，你的父亲……”

“又是我的父亲，”她截住了他的话，“应该怎么对待父亲，不用你来告诉我。我了解他这么多年了。欧也纳，甭说啦。你先穿扮了，我才听你的话。泰蕾丝在你家里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的车套好在那儿，你坐着去，坐着回来。到跳舞会去的路上，再谈父亲的事。我们非要早点儿动身不可，如果困在车马阵里，包管十一点才能进门。”

“太太！”

“去吧！甭说啦，”她说着奔进内客室去拿项链。

“嗳，去啊，欧也纳先生，你要惹太太生气了，”泰蕾丝一边说一边推他走。他可是被这个风雅的忤逆女儿吓呆了。

他一路穿衣一路想着最可怕最丧气的念头。他觉得社会好比一个大泥淖，一脚踩了进去，就陷到脖子。他想：

“他们连犯罪也是没有骨气没有血性的！伏脱冷伟大得多哩。”

他看到人生的三个面目：服从，斗争，反抗；家庭，社会，伏脱冷。他决不定挑哪条路。服从吗？受不了；反抗吗？做不到；斗争吗？没有把握。他又想到自己的家，恬静的生活，纯洁的感情，过去在疼爱他的人中间消磨的日子。那些亲爱的人按部就班照着日常生活的规律，在家庭中找到一种圆满的，持续不断的，没有苦闷的幸福。他虽有这些高尚的念头，可没有勇气向但斐纳说出他纯洁的信仰，不敢利用爱情强迫她走上道德的路。他才开始受到的教育已经见效，为了爱情，他已经自私了。他凭着他的聪明，识透了但斐纳的心，觉得她为了参加跳舞会，不怕踩着父亲的身体走过去；而他既没有力量开导她，也没有勇气得罪她，更没有骨气离开她。

“在这个情形之下使她理屈，她永远不会原谅我的，”他想。

然后他又推敲医生的话，觉得高老头也许并不象他想象的那么危险；总之他找出许多为凶手着想的理由，替但斐纳开脱。先是她不知道父亲的病情。即使她去看他，老人自己也要逼她回去参加跳舞会的。呆板的礼教只知道死抓公式，责备那些显而易见的过失；其实家庭中各人的性格，利害观念，当时的情势，都千变万化，可能造成许多特殊情形，宽恕那些表面上的罪过。欧也纳要骗自己，预备为了情妇而抹煞良心。两天以来，他的生活大起变化。女人搅乱了他的心，压倒了家庭，一切都为着女人牺牲了。拉斯蒂涅和但斐纳是在

干柴烈火，使他们极尽绸缪的情形之下相遇的。欢情不但没有消灭情欲，反而把充分培养的情欲挑拨得更旺。欧也纳占有了这个女人，才发觉过去对她不过是肉的追求，直到幸福到手的第二天方始对她有爱情。也许爱情只是对欢娱所表示的感激。她下流也罢，高尚也罢，他反正爱极了这个女人，为了他给她的快乐，也为了他得到的快乐，而但斐纳的爱拉斯蒂涅，也象坦塔罗斯爱一个给他充饥疗渴的天使一样。①

欧也纳穿了跳舞服装回去，德·纽沁根太太问道：

"现在你说吧，父亲怎么啦？"

"不行啦。你要真爱我，咱们马上去看他。"

她说："好吧，等跳舞回来。我的好欧也纳，乖乖的，别教训我啦，来吧。"

他们动身了。车子走了一程，欧也纳一声不出。

"你怎么啦？"她问。

"我听见你父亲痰都涌上来了，"他带着气恼的口吻回答。

接着他用青年人的慷慨激昂的辞令，说出德·雷斯托太太如何为了虚荣心下毒手，父亲如何为了爱她而闹出这场危险的病，娜齐的金线舞衫付出了如何可怕的代价。但斐纳听着哭了。

"我要难看了。"

这么一想，她眼泪干了，接着说：

---

① 坦塔罗斯为希腊神话中吕狄亚国王，因杀子飨神，得罪众神，被罚永久饥渴：俯饮河水，水即不见；仰取果实，高不可攀。

“我要去服侍父亲，守在他床头。”

拉斯蒂涅道：“啊！这样我才称心哩。”

鲍赛昂府四周被五百多辆车上的灯照得通明雪亮。大门两旁各各站着一个气吁吁的警察。这个名门贵妇栽了斤斗，无数上流社会的人都要来瞧她一瞧。德·纽沁根太太和拉斯蒂涅到的时候，楼下一排大厅早已黑压压的挤满了人。当年大公主的婚事被路易十四否决以后①，宫廷里全班人马曾经拥到公主府里；从此还没有一件情场失意的悲剧象德·鲍赛昂夫人的那样轰动过。那位天潢贵胄，勃艮第王室的最后一个女儿②，可并没有被痛苦压倒。当初她为了点缀她爱情的胜利，曾经敷衍这个虚荣浅薄的社会；现在到了最后一刻，她依旧高高在上，控制这个社会。每间客厅里都是巴黎最美的妇女，个个盛装艳服，堆着笑脸。宫廷中最显要的人物，各国的大使公使，部长，名流，挂满了十字勋章，系着五光十色的绶带，争先恐后拥在子爵夫人周围，乐队送出一句又一句的音乐，在金碧辉煌的天顶下缭绕；可是在女后心目中，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一片荒凉。鲍赛昂太太站在第一间客厅的门口，迎接那些自称为她的朋友的人。全身穿着白衣服，头上简简单单的盘着发辫，没有一点装饰，她安闲静穆，既没有痛苦，也没有高傲，也没有假装的快乐。没有一个人能看透她的心思。几乎

---

① 指路易十四的堂妹和洛桑公爵的婚事。但三天以后国王又回心转意，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② 作者假定德·鲍赛昂夫人的母家是勃艮第王族。中世纪时与十五世纪时，勃艮第族曾两次君临法国。

象一座尼俄柏①的石像。她对几个熟朋友的笑容有时带点儿嘲弄的意味；但是在众人眼里，她始终和平常一样，同她被幸福的光辉照耀的时候一样。这个态度叫一般最麻木的人也看了佩服，犹如古时的罗马青年对一个含笑而死的斗兽士喝彩。上流社会似乎特意装点得花团锦簇，来跟它的一个母后告别。

她和拉斯蒂涅说："我只怕你不来呢。"

拉斯蒂涅觉得这句话有点埋怨的意思，声音很激动的回答："太太，我是预备最后一个走的。"

"好，"她握着他的手说，"这儿我能够信托的大概只有你一个人。朋友，对一个女人能永久爱下去，就该爱下去。别随便丢了她。"

她挽着拉斯蒂涅的手臂走进一间打牌的客室，带他坐在一张长沙发上，说道：

"请你替我上侯爵那儿送封信去。我叫当差带路。我向他要还我的书信，希望他全部交给你。拿到之后你上楼到卧室去等我。他们会通知我的。"

她的好朋友德·朗热公爵夫人也来了，她站起身来迎接。拉斯蒂涅出发上罗什菲德公馆，据说侯爵今晚就在那边。他果然找到了阿瞿达，跟他一同回去，侯爵拿出一个匣子，说道：

"统统在这儿了。"

---

① 尼俄柏相传为底比斯王后，生有七子七女，以子女繁衍自傲，嘲笑阿耳忒弥斯和阿波罗的母亲仅一子一女。勒托大怒，命阿波罗将其七子七女杀尽。尼俄柏痛苦之极，化为石像。希腊雕塑中有一组雕像，统称为尼俄柏及其子女。后人以尼俄柏象征母性的痛苦。

他好象要对欧也纳说话，也许想打听跳舞会和子爵夫人的情形，也许想透露他已经对婚姻失望，——以后他也的确失望；不料他眼中忽然亮起一道骄傲的光，拿出可叹的勇气来，把他最高尚的感情压了下去。

“亲爱的欧也纳，别跟她提到我。”

他紧紧握了握拉斯蒂涅的手，又恳切又伤感，意思催他快走。欧也纳回到鲍赛昂府，给带进子爵夫人的卧房，房内是准备旅行的排场。他坐在壁炉旁边，望着那杉木匣子非常伤心。在他心中，德·鲍赛昂太太的身分不下于《伊利昂纪》史诗中的女神。

“啊！朋友，”子爵夫人进来把手放在拉斯蒂涅肩上。

她流着泪，仰着眼睛，一只手发抖，一只手举着。她突然把匣子放在火上，看它烧起来。

“他们都在跳舞！他们都准时而到，偏偏死神不肯就来。——嘘！朋友。”拉斯蒂涅想开口，被她拦住了。她说：“我永远不再见巴黎，不再见人了。清早五点，我就动身，到诺曼底乡下去躲起来。从下午三点起，我忙着种种准备，签署文书，料理银钱杂务；我没有一个人能派到……”

她停住了。

“我知道他一定在……”

她难过得不行，又停住了。这时一切都是痛苦，有些字眼简直说不出口。

“我早打算请你今晚帮我最后一次忙。我想送你一件纪念品。我时常想到你，觉得你心地好，高尚，年轻，诚实，那些

品质在这个社会里是少有的。希望你有时也想到我。"她向四下里瞧了一下，"哦，有了，这是我放手套的匣子。每次我上舞会或戏院之前拿手套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很美，因为那时我是幸福的；我每次碰到这匣子，总对它有点儿温情，它多少有我的一点儿气息，有当年的整个鲍赛昂夫人在内。你收下吧。我等会儿叫人送到阿图瓦街去。德·纽沁根太太今晚漂亮得很，你得好好的爱她。朋友，我们尽管从此分别了，你可以相信我远远的祝福你。你对我多好。我们下楼吧，我不愿意人家以为我在哭。以后的日子长呢，一个人的时候，谁也不会来追究我的眼泪了。让我再瞧一瞧这间屋子。"

说到这儿她停住了。她把手遮着眼睛，抹了一下，用冷水浸过，然后挽着大学生的手臂，说道："走吧！"

德·鲍赛昂太太，以这样英勇的精神忍受痛苦，拉斯蒂涅看了感情激动到极点。回到舞会，他同德·鲍赛昂太太在场子里绕了一圈。这位恳切的太太借此表示她最后一番心意。

不久他看见了两姊妹，德·雷斯托太太和德·纽沁根太太。伯爵夫人戴着全部钻石，气概非凡，可是那些钻石决不会使她好受，而且也是最后一次穿戴了。尽管爱情强烈，态度骄傲，她到底受不住丈夫的目光。这种场面更增加拉斯蒂涅的伤感。在姊妹俩的钻石下面，他看到高老头躺的破床。子爵夫人误会了他的怏怏不乐的表情，抽回手臂，说道："去吧！我不愿意你为我牺牲快乐。"

欧也纳不久被但斐纳邀了去。她露了头角，好不得意。她一心要讨这个社会喜欢，既然如愿以偿，也就急于拿她的成功

献在大学生脚下。

“你觉得娜齐怎么样?”她问。

“她吗,”欧也纳回答,“她预支了她父亲的性命。”

清早四点,客厅的人渐渐稀少。不久音乐也停止了。大客厅中只剩德·朗热公爵夫人和拉斯蒂涅。德·鲍赛昂先生要去睡觉了,子爵夫人和他作别,他再三说:

“亲爱的,何必隐居呢,在你这个年纪!还是同我们一块儿住下吧。”

告别完了,她走到大客厅,以为只有大学生在那儿;一看见公爵夫人,不由得叫了一声。

“我猜到你的意思,克拉拉,”德·朗热夫人说,“你要一去不回的走了;你未走之前,我有番话要跟你说,我们之间不能有一点儿误会。”

德·朗热太太挽着德·鲍赛昂太太的手臂走到隔壁的客厅里,含着泪望着她,把她抱着,亲她的面颊,说道:

“亲爱的,我不愿意跟你冷冰冰的分手,我良心上受不了。你可以相信我,象相信你自己一样。你今晚很伟大,我自问还配得上你,还要向你证明这一点。过去我有些对不起你的地方,我没有始终如一,亲爱的,请你原谅。一切使你伤心的行为,我都向你道歉;我愿意收回我说过的话。患难成知己,我不知道我们俩哪一个更痛苦。德·蒙特里沃先生今晚没有上这儿来,你明白没有?克拉拉,到过这次舞会的人永远忘不了你。我吗,我在作最后的努力;万一失败,就进修道院!你又上哪儿呢,你?”

“上诺曼底，躲到库尔塞勒乡下去，去爱，去祈祷，直到上帝把我召回为止。”

子爵夫人想起欧也纳等着，便招呼他：

“拉斯蒂涅先生，你来吧。”

大学生弯着身子握了表姊的手亲吻。

德·鲍赛昂太太说：“安东奈特，告辞了！但愿你幸福。”她转身对着大学生说：“至于你，你已经幸福了，你年轻，还能有信仰。没想到我离开这个社会的时候，象那般幸运的死者，周围还有些虔诚的真诚的心！”

拉斯蒂涅目送德·鲍赛昂夫人坐上旅行的轿车，看她泪眼晶莹同他作了最后一次告别。由此可见社会上地位最高的人，并不象那般趋奉群众的人说的，能逃出感情的规律而没有伤心痛苦的事。五点光景，欧也纳冒着又冷又潮湿的天气走回伏盖公寓。他的教育受完了。

拉斯蒂涅走进邻居的屋子，毕安训和他说：“可怜的高老头没有救了。”

欧也纳把睡熟的老人望了一眼，回答说：“朋友，既然你能克制欲望，就走你平凡的路吧。我入了地狱，而且得留在地狱。不管人家把上流社会说得怎么坏，你相信就是！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隐藏在金银珠宝底下的丑恶。”

父亲的死

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毕安训要出去，叫醒拉斯蒂涅，接

他的班。高老头的病势上半天又加重了许多。

“老头儿活不到两天了，也许还活不到六小时，”医学生道，“可是他的病，咱们不能置之不理。还得给他一些费钱的治疗。咱们替他当看护是不成问题，我可没有钱。他的衣袋，柜子，我都翻遍了，全是空的。他神志清楚的时候我问过他，他说连一个子儿都没有了。你身上有多少，你？”

“还剩二十法郎，我可以去赌，会赢的。”

“输了怎办？”

“问他的女婿女儿去要。”

毕安训道：“他们不给又怎办？眼前最急的还不是钱，而是要在他身上贴滚热的芥子膏药，从脚底直到大腿的半中间。他要叫起来，那还有希望。你知道怎么做的。再说，克里斯朵夫可以帮你忙。我到药剂师那儿去作个保，赊欠药账。可惜不能送他进我们的医院，护理得好一些。来，让我告诉你怎么办；我不回来，你不能离开他。”

他们走进老人的屋子，欧也纳看到他的脸变得没有血色，没有生气，扭做一团，不由得大吃一惊。

“喂，老丈，怎么样？”他靠着破床弯下身去问。

高里奥眨巴着黯淡的眼睛，仔细瞧了瞧欧也纳，认不得他。大学生受不住了，眼泪直涌出来。

“毕安训，窗上可要挂个帘子？”

“不用。气候的变化对他已经不生影响。他要有冷热的知觉倒好了。可是咱们还得生个火，好煮药茶，还能作好些旁的用处。等会我叫人送些柴草来对付一下，慢慢再张罗木柴。

昨天一昼夜，我把你的柴跟老头儿的泥炭都烧完了。屋子潮得厉害，墙壁都在淌水，还没完全烘燥呢。克里斯朵夫把屋子打扫过了，简直象马房，臭得要命，我烧了些松子。”

拉斯蒂涅叫道：“我的天！想想他的女儿哪！”

“他要喝水的话，给他这个，”医学生指着一把大白壶。“倘若他哼哼唧唧的叫苦，肚子又热又硬，你就叫克里斯朵夫帮着给他来一下……你知道的。万一他兴奋起来说许多话，有点儿精神错乱，由他去好了。那倒不是坏现象，可是你得叫克里斯朵夫上医院来。我们的医生，我的同事，或是我，我们会来给他做一次灸。今儿早上你睡觉的时候，我们会诊过一次，到的有加尔博士的一个学生，市立医院的主任医师跟我们的主任医师。他们认为颇有些奇特的症候，必须注意病势的进展，可以弄清科学上的几个要点。有一位说，血浆的压力要是特别加在某个器官上，可能发生一些特殊的现象。所以老头儿一说话，你就得留心听，看是哪一类的思想，是记忆方面的，智力方面的，还是判断方面的；看他注意物质的事还是情感的事；是否计算，是否回想过去；总之你想法给我们一个准确的报告。病势可能急转直下，他会象现在这样人事不知的死去。这一类的病怪得很。倘若在这个地方爆发，”毕安训指了指病人的后脑，“说不定有些出奇出怪的病状：头脑某几个部分会恢复机能，一下子死不了。血浆能从脑里回出来，至于再走什么路，只有解剖尸体才能知道。残废院内有个痴呆的老人，充血跟着脊椎骨走；人痛苦得不得了，可是活在那儿。”

高老头忽然认出了欧也纳，说道：

"她们玩得痛快吗?"

"哦!他只想着他的女儿,"毕安训道,"昨夜他和我说了上百次:她们在跳舞呢!她的跳舞衣衫有了。——他叫她们的名字。那声音把我听得哭了,真是要命!他叫:但斐纳!我的小但斐纳!娜齐!真的!简直叫你止不住眼泪。"

"但斐纳,"老人接口说,"她在这儿,是不是?我知道的。"

他眼睛忽然骨碌碌的乱转,瞪着墙壁和房门。

"我下去叫西尔维预备芥子膏药,"毕安训说,"这是替他上药的好机会。"

拉斯蒂涅独自陪着老人,坐在床脚下,定睛瞧着这副嘴脸,觉得又害怕又难过。

"德·鲍赛昂太太逃到乡下去了,这一个又要死了,"他心里想。"美好的灵魂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待久的。真是,伟大的感情怎么能跟一个猥琐,狭小,浅薄的社会沆瀣一气呢?"

他参加的那个盛会的景象在脑海中浮起来,同眼前这个病人垂死的景象成为对比。毕安训突然奔进来叫道:

"喂,欧也纳,我才见到我们的主任医师,就奔回来了。要是他忽然清醒,说起话来,你把他放倒在一长条芥子膏药上,让芥末把颈窝到腰部下面一齐裹住;再叫人通知我们。"

"亲爱的毕安训!"欧也纳说。

"哦!这是为了科学,"医学生说,他的热心象一个刚改信宗教的人。

欧也纳说:"那么只有我一个人是为了感情照顾他了。"

毕安训听了并不生气,只说:"你要看到我早上的模样,就

不会说这种话了。告诉你，朋友，开业的医生眼里只有疾病，我还看见病人呢。"

他走了。欧也纳单独陪着病人，惟恐高潮就要发作。不久高潮果然来了。

"啊！是你，亲爱的孩子，"高老头认出了欧也纳。

"你好些吗？"大学生拿着他的手问。

"好一些。刚才我的脑袋好似夹在钳子里，现在松一点儿了。你可曾看见我的女儿？她们马上要来了，一知道我害病，会立刻赶来的。从前在瑞西安纳街，她们服侍过我多少回！天哪！我真想把屋子收拾干净，好招待她们。有个年轻人把我的泥炭烧完了。"

欧也纳说："我听见克里斯朵夫的声音，他替你搬木柴来，就是那个年轻人给你送来的。"

"好吧！可是拿什么付账呢？我一个钱都没有了，孩子。我把一切都给了，一切。我变了叫化子了。至少那件金线衫好看吗？(啊唷！我痛！)谢谢你，克里斯朵夫。上帝会报答你的，孩子；我啊，我什么都没有了。"

欧也纳凑着男佣人的耳朵说："我不会让你和西尔维白忙的。"

"克里斯朵夫，是不是我两个女儿告诉你就要来了？你再去一次，我给你五法郎。对她们说我觉得不好，我临死之前还想拥抱她们，再看她们一次。你这样去说吧，可是别过分吓了她们。"

克里斯朵夫看见欧也纳对他递了个眼色，便动身了。

“她们要来了，”老人又说，“我知道她们的脾气。好但斐纳，我死了，她要怎样的伤心呀！还有娜齐也是的。我不愿意死，因为不愿意让她们哭。我的好欧也纳，死，死就是再也看不见她们。在那个世界里，我要闷得发慌哩。看不见孩子，做父亲的等于入了地狱；自从她们结了婚，我就尝着这个味道。我的天堂是瑞西安纳街。嗳！喂，倘使我进了天堂，我的灵魂还能回到她们身边吗？听说有这种事情，可是真的？我现在清清楚楚看见她们在瑞西安纳街的模样。她们一早下楼，说：爸爸，你早。我把她们抱在膝上，用种种花样逗她们玩儿，跟她们淘气。她们也跟我亲热一阵。我们天天一块儿吃中饭，一块儿吃晚饭，总之那时我是父亲，看着孩子直乐。在瑞西安纳街，她们不跟我讲嘴，一点不懂人事，她们很爱我。天哪！干吗她们要长大呢？（哎唷！我痛啊；头里在抽。）啊！啊！对不起。孩子们！我痛死了；要不是真痛，我不会叫的，你们早已把我训练得不怕痛苦了。上帝呀！只消我能握着她们的手，我就不觉得痛啦。你想她们会来吗？克里斯朵夫蠢极了！我该自己去的。他倒有福气看到她们。你昨天去了跳舞会，你告诉我呀，她们怎么样？她们一点不知道我病了，可不是？要不她们不肯去跳舞了，可怜的孩子们！噢！我再也不愿意害病了。她们还少不了我呢。她们的财产遭了危险，又是落在怎样的丈夫手里！把我治好呀，治好呀！（噢！我多难过！哟！哟！哟！）你瞧，非把我医好不行，她们需要钱，我知道到哪儿去挣。我要上敖德萨去做淀粉。我才精明呢，会赚他几百万。（哦呀！我痛死了！）”

高里奥不出声了，仿佛集中全身的精力熬着痛苦。

"她们在这儿，我不会叫苦了，干吗还要叫苦呢？"

他迷迷糊糊昏沉了好久。克里斯朵夫回来，拉斯蒂涅以为高老头睡熟了，让佣人高声回报他出差的情形。

"先生，我先上伯爵夫人家，可没法跟她说话，她和丈夫有要紧事儿。我再三央求，德·雷斯托先生亲自出来对我说：高里奥先生快死了是不是？哎，再好没有。我有事，要太太待在家里。事情完了，她会去的。——他似乎很生气，这位先生。我正要出来，太太从一扇我看不见的门里走到穿堂，告诉我：克里斯朵夫，你对我父亲说，我同丈夫正在商量事情，不能来。那是有关我孩子们生死的问题。但等事情一完，我就去看他。——说到男爵夫人吧，又是另外一桩事儿！我没有见到她，不能跟她说话。女佣人说：啊！太太今儿早上五点一刻才从跳舞会回来；中午以前叫醒她，一定要挨骂的。等会她打铃叫我，我会告诉她，说她父亲的病更重了。报告一件坏消息，不会嫌太晚的。——我再三央求也没用。哎，是呀，我也要求见男爵，他不在家。"

"一个也不来，"拉斯蒂涅嚷道，"让我写信给她们。"

"一个也不来，"老人坐起来接着说，"她们有事，她们在睡觉，她们不会来的。我早知道了。直要临死才知道女儿是什么东西！唉！朋友，你别结婚，别生孩子！你给他们生命，他们给你死。你带他们到世界上来，他们把你从世界上赶出去。她们不会来的！我已经知道了十年。有时我心里这么想，只是不敢相信。"

他每只眼中冒出一颗眼泪，滚在鲜红的眼皮边上，不掉下来。

“唉！倘若我有钱，倘若我留着家私，没有把财产给她们，她们就会来，会用她们的亲吻来舐我的脸！我可以住在一所公馆里，有漂亮的屋子，有我的仆人，生着火；她们都要哭做一团，还有她们的丈夫，她们的孩子。这一切我都可以到手。现在可什么都没有。钱能买到一切，买到女儿。啊！我的钱到哪儿去了？倘若我还有财产留下，她们会来伺候我，招呼我；我可以听到她们，看到她们。啊！欧也纳，亲爱的孩子，我唯一的孩子，我宁可给人家遗弃，宁可做个倒霉鬼！倒霉鬼有人爱，至少那是真正的爱！啊，不，我要有钱，那我可以看到她们了。唉，谁知道？她们两个的心都象石头一样。我把所有的爱在她们身上用尽了，她们对我不能再有爱了。做父亲的应该永远有钱，应该拉紧儿女的缰绳，象对付狡猾的马一样。我却向她们下跪。该死的东西！她们十年来对我的行为，现在到了顶点。你不知道她们刚结婚的时候对我怎样的奉承体贴！（噢！我痛得象受毒刑一样！）我才给了她们每人八十万，她们和她们的丈夫都不敢怠慢我。我受到好款待：好爸爸，上这儿来；好爸爸，往那儿去。她们家永远有我的一份刀叉。我同她们的丈夫一块儿吃饭，他们对我很恭敬，看我手头还有一些呢。为什么？因为我生意的底细，我一句没提。一个给了女儿八十万的人是应该奉承的。他们对我那么周到，体贴，那是为我的钱啊。世界并不美。我看到了，我！她们陪我坐着车子上戏院，我在她们的晚会里爱待多久就待多久。她们承

认是我的女儿，承认我是她们的父亲。我还有我的聪明呢，嗨，什么都没逃过我的眼睛。我什么都感觉到，我的心碎了。我明明看到那是假情假意；可是没有办法。在她们家，我就不象在这儿饭桌上那么自在。我什么话都不会说。有些漂亮人物咬着我女婿的耳朵问：

——那位先生是谁啊？

——他是财神，他有钱。

——啊，原来如此！

"人家这么说着，恭恭敬敬瞧着我，就象恭恭敬敬瞧着钱一样。即使我有时叫他们发窘，我也补赎了我的过失。再说，谁又是十全的呢？（哎唷！我的脑袋简直是块烂疮！）我这时的痛苦是临死以前的痛苦，亲爱的欧也纳先生，可是比起当年娜齐第一次瞪着我给我的难受，眼前的痛苦算不了什么。那时她瞪我一眼，因为我说错了话，丢了她的脸；唉，她那一眼把我全身的血管都割破了。我很想懂得交际场中的规矩；可是我只懂得一样：我在世界上是多余的。第二天我上但斐纳家去找安慰，不料又闹了笑话，惹她冒火。我为此急疯了。八天功夫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敢去看她们，怕受埋怨。这样，我便进不了女儿的大门。哦！我的上帝！既然我吃的苦，受的难，你全知道，既然我受的千刀万剐，使我头发变白、身子磨坏的伤，你都记在账上，干吗今日还要我受这个罪？就算太爱她们是我的罪过，我受的刑罚也足够补赎了。我对她们的慈爱，她们都狠狠的报复了，象刽子手一般把我上过毒刑了。唉！做老子的多蠢！我太爱她们了，每次都回头去迁就她们，好象赌棍

离不开赌场。我的嗜好，我的情妇，我的一切，便是两个女儿，她们俩想要一点儿装饰品什么的，女佣人告诉了我，我就去买来送给她们，巴望得到些好款待！可是她们看了我在人前的态度，照样来一番教训。而且等不到第二天！喝，她们为着我脸红了。这是给儿女受好教育的报应。我活了这把年纪，可不能再上学校啦。(我痛死了，天哪！医生呀！医生呀！把我脑袋劈开来，也许会好些。)我的女儿呀，我的女儿呀，娜齐，但斐纳！我要看她们。叫警察去找她们来，抓她们来！法律应该帮我的，天性，民法，都应该帮我。我要抗议。把父亲踩在脚下，国家不要亡了吗？这是很明白的。社会，世界，都是靠父道做轴心的；儿女不孝父亲，不要天翻地覆吗？哦！看到她们，听到她们，不管她们说些什么，只要听见她们的声音，尤其但斐纳，我就不觉得痛苦。等她们来了，你叫她们别那么冷冷的瞧我。啊！我的好朋友，欧也纳先生，看到她们眼中的金光变得象铅一样不灰不白，你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自从她们的眼睛对我不放光辉之后，我老在这儿过冬天；只有苦水给我吞，我也就吞下了！我活着就是为受委屈，受侮辱。她们给我一点儿可怜的，小小的，可耻的快乐，代价是叫我受种种羞辱，我都受了，因为我太爱她们了。老子偷偷摸摸的看女儿！听见过没有？我把一辈子的生命给了她们，她们今天连一小时都不给我！我又饥又渴，心在发烧，她们不来苏解一下我的临终苦难。我觉得我要死了。什么叫做践踏父亲的尸首，难道她们不知道吗？天上还有一个上帝，他可不管我们做老子的愿不愿意，要替我们报仇的。噢！她们会来的！来啊，我的小

心肝，你们来亲我呀；最后一个亲吻就是你们父亲的临终圣体了，他会代你们求上帝，说你们一向孝顺，替你们辩护！归根结底，你们没有罪。朋友，她们是没有罪的！请你对大家都这么说，别为了我难为她们。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纵容她们把我踩在脚下的。我就喜欢那样。这跟谁都不相干，人间的裁判，神明的裁判，都不相干。上帝要是为了我责罚她们，就不公平了。我不会做人，是我糊涂，自己放弃了权利。为她们我甚至堕落也甘心情愿！有什么办法！最美的天性，最优秀的灵魂，都免不了溺爱儿女。我是一个糊涂蛋，遭了报应，女儿七颠八倒的生活是我一手造成的，是我惯了她们。现在她们要寻欢作乐，正象她们从前要吃糖果。我一向对她们百依百顺。小姑娘想入非非的欲望，都给她们满足。十五岁就有了车！要什么有什么。罪过都在我一个人身上，为了爱她们而犯的罪。唉，她们的声音能够打开我的心房。我听见她们，她们在来啦。哦！一定的，她们要来的。法律也要人给父亲送终的，法律是支持我的。只要叫人跑一趟就行。我给车钱。你写信去告诉她们，说我还有几百万家私留给她们！我敢起誓。我可以上敖德萨去做高等面食。我有办法。计划中还有几百万好赚。哼，谁也没有想到。那不会象麦子和面粉一样在路上变坏的。嗳，嗳，淀粉哪，有几百万好赚呢！你告诉她们有几百万决不是扯谎。她们为了贪心还是肯来的；我宁愿受骗，我要看到她们。我要我的女儿！是我把她们生下来的！她们是我的！”他一边说一边在床上挺起身子，给欧也纳看到一张白发凌乱的脸，竭力装做威吓的神气。

欧也纳说："嗳，嗳，你睡下吧。我来写信给她们。等毕安训来了，她们要再不来，我就自个儿去。"

"她们再不来，"老人一边大哭一边接了一句，"我要死了，要气疯了，气死了！气已经上来了！现在我把我这一辈子都看清楚了。我上了当！她们不爱我，从来没有爱过我！这是摆明的了。她们这时不来是不会来的了。她们越拖，越不肯给我这个快乐。我知道她们。我的悲伤，我的痛苦，我的需要，她们从来没体会到一星半点，连我的死也没有想到；我的爱，我的温情，她们完全不了解。是的，她们把我糟蹋惯了，在她们眼里我所有的牺牲都一文不值。哪怕她们要挖掉我眼睛，我也会说：挖吧！我太傻了。她们以为天下的老子都象她们的一样。想不到你待人好一定要人知道！将来她们的孩子会替我报仇的。唉，来看我还是为她们自己啊。你去告诉她们，说她们临死要受到报应的。犯了这桩罪，等于犯了世界上所有的罪。去啊，去对她们说，不来送我的终是忤逆！不加上这一桩，她们的罪过已经数不清啦。你得象我一样的去叫：哎！娜齐！哎！但斐纳！父亲待你们多好，他在受难，你们来吧！——唉！一个都不来。难道我就象野狗一样的死吗？爱了一辈子的女儿，到头来反给女儿遗弃！简直是些下流东西，流氓婆；我恨她们，咒她们；我半夜里还要从棺材里爬起来咒她们。嗳，朋友，难道这能派我的不是吗？她们做人这样恶劣，是不是！我说什么？你不是告诉我但斐纳在这儿吗？还是她好。你是我的儿子，欧也纳。你，你得爱她，象她父亲一样的爱她。还有一个是遭了难。她们的财产呀！哦！上帝！

我要死了，我太苦了！把我的脑袋割掉吧，留给我一颗心就行了。”

“克里斯朵夫，去找毕安训来，顺便替我雇辆车。”欧也纳嚷着。他被老人这些呼天抢地的哭诉吓坏了。

“老伯，我到你女儿家去把她们带来。”

“把她们抓来，抓来！叫警卫队，叫军队！”老人说着，对欧也纳瞪了一眼，闪出最后一道理性的光，“去告诉政府，告诉检察官，叫人替我带来！”

“你刚才咒过她们了。”

老人愣了一愣，说：“谁说的？你知道我是爱她们的，疼她们的！我看到她们，病就好啦……去吧，我的好邻居，好孩子，去吧，你是慈悲的；我要重重的谢你；可是我什么都没有了，只能给你一个祝福，一个临死的人的祝福。啊！至少我要看到但斐纳，吩咐她代我报答你。那个不能来，就带这个来吧。告诉她，她要不来，你不爱她了。她多爱你，一定会来的。哟，我渴死了，五脏六腑都在烧！替我在头上放点儿什么吧。最好是女儿的手，那我就得救了，我觉得的……天哪！我死了，谁替她们挣钱呢？我要为她们上敖德萨去，上敖德萨做面条生意。”

欧也纳搀起病人，用左臂扶着，另一只手端给他一杯满满的药茶，说道：“你喝这个。”

“你一定要爱你的父母，”老人说着，有气无力的握着欧也纳的手。“你懂得吗，我要死了，不见她们一面就死了。永远口渴而没有水喝，这便是我十年来的生活……两个女婿断送了

我的女儿。是的，从她们出嫁之后，我就没有女儿了。做老子的听着！你们得要求国会定一条结婚的法律！要是你们爱女儿，就不能把她们嫁人。女婿是毁坏女儿的坏蛋，他把一切都污辱了。再不要有结婚这回事！结婚抢走我们的女儿，叫我们临死看不见女儿。为了父亲的死，应该订一条法律。真是可怕！报仇呀！报仇呀！是我女婿不准她们来的呀。杀死他们！杀雷斯托！杀纽沁根！他们是我的凶手！不还我女儿，就要他们的命！唉！完啦，我见不到她们了！她们！娜齐，斐斐纳，喂，来呀，爸爸出门啦……"①

"老伯，你静静吧，别生气，别多想。"

"看不见她们，这才是我的临终苦难！"

"你会看见的。"

"真的！"老人迷迷惘惘的叫起来，"噢！看到她们！我还会看到她们，听到她们的声音。那我死也死得快乐了。唉，是啊，我不想活了，我不希罕活了，我痛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看到她们，碰到她们的衣衫，唉！只要她们的衣衫，衣衫，就这么一点儿要求！只消让我摸到她们的一点儿什么！让我抓一把她们的头发，……头发……"

他仿佛挨了一棍，脑袋往枕上倒下，双手在被单上乱抓，好象要抓女儿们的头发。

他又挣扎着说："我祝福她们，祝福她们。"

然后他昏过去了。毕安训进来说：

① "来呀，爸爸出门啦"二句，为女儿幼时父亲出门前呼唤她们的亲切语；此处出门二字有双关意味。

“我碰到了克里斯朵夫，他替你雇车去了。”

他瞧了瞧病人，用力揭开他的眼皮，两个大学生只看到一只没有颜色的灰暗的眼睛。

“完啦，”毕安训说，“我看他不会醒的了。”

他按了按脉，摸索了一会，把手放在老头儿心口。

“机器没有停；象他这样反而受罪，还是早点去的好！”

“对，我也这么想，”拉斯蒂涅回答。

“你怎么啦？脸色发白象死人一样。”

“朋友，我听他又哭又叫，说了一大堆。真有一个上帝！哦，是的，上帝是有的，他替我们预备着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好一点儿的世界。咱们这个太混帐了。刚才的情形要不那么悲壮，我早哭死啦，我的心跟胃都给揪紧了。”

“喂，还得办好多事，哪儿来的钱呢？”

拉斯蒂涅掏出表来：

“你送当铺去。我路上不能耽搁，只怕赶不及。现在我等着克里斯朵夫，我身上一个钱都没有了，回来还得付车钱。”

拉斯蒂涅奔下楼梯，上海尔德街德·雷斯托太太家去了。刚才那幕可怕的景象使他动了感情，一路义愤填胸。他走进穿堂求见德·雷斯托太太，人家回报说她不能见客。

他对当差说：“我是为了她马上要死的父亲来的。”

“先生，伯爵再三吩咐我们……”

“既然伯爵在家，那么告诉他，说他岳父快死了，我要立刻和他说话。”

欧也纳等了好久。

“说不定他就在这个时候死了，”他心里想。

当差带他走进第一客室，德·雷斯托先生站在没有生火的壁炉前面，见了客人也不请坐。

“伯爵，”拉斯蒂涅说，“令岳在破烂的阁楼上就要断气了，连买木柴的钱也没有；他马上要死了，但等见一面女儿……”

“先生，”伯爵冷冷的回答，“你大概可以看出，我对高里奥先生没有什么好感。他教坏了我太太，造成我家庭的不幸。我把他当做扰乱我安宁的敌人。他死也好，活也好，我全不在意。你瞧，这是我对他的情分。社会尽可以责备我，我才不在乎呢。我现在要处理的事，比顾虑那些傻瓜的闲言闲语紧要得多。至于我太太，她现在那个模样没法出门，我也不让她出门。请你告诉她父亲，只消她对我，对我的孩子，尽完了她的责任，她会去看他的。要是她爱她的父亲，几分钟内她就可以自由……”

“伯爵，我没有权利批评你的行为，你是你太太的主人。可是至少我能相信你是讲信义的吧？请你答应我一件事，就是告诉她，说她父亲没有一天好活了，因为她不去送终，已经在咒她了！”

雷斯托注意到欧也纳愤愤不平的语气，回答道：“你自己去说吧。”

拉斯蒂涅跟着伯爵走进伯爵夫人平时起坐的客厅。她泪人儿似的埋在沙发里，那副痛不欲生的模样叫他看了可怜。她不敢望拉斯蒂涅，先怯生生的瞧了瞧丈夫，眼睛的神气表示她精神肉体都被专横的丈夫压倒了。伯爵侧了侧脑袋，她才敢

开口：

"先生，我都听到了。告诉我父亲，他要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一定会原谅我。我想不到要受这种刑罚，简直受不了。可是我要反抗到底，"她对她的丈夫说，"我也有儿女。请你对父亲说，不管表面上怎么样，在父亲面前我并没有错，"她无可奈何的对欧也纳说。

那女的经历的苦难，欧也纳不难想象，便呆呆的走了出来。听到德·雷斯托先生的口吻，他知道自己白跑了一趟，阿娜斯塔齐已经失去自由。

接着他赶到德·纽沁根太太家，发觉她还在床上。

"我不舒服呀，朋友，"她说，"从跳舞会出来受了凉，我怕要害肺炎呢，我等医生来……"

欧也纳打断了她的话，说道："哪怕死神已经到了你身边，爬也得爬到你父亲跟前去。他在叫你！你要听到他一声，马上不觉得你自己害病了。"

"欧也纳，父亲的病也许不象你说的那么严重；可是我要在你眼里有什么不是，我才难过死呢；所以我一定听你的吩咐。我知道，倘若我这一回出去闹出一场大病来，父亲要伤心死的。我等医生来过了就走。"她一眼看不见欧也纳身上的表链，便叫道："哟！怎么你的表没有啦？"

欧也纳脸上红了一块。

"欧也纳！欧也纳！倘使你已经把它卖了，丢了，……哦！那太岂有此理了。"

大学生伏在但斐纳床上，凑着她耳朵说：

“你要知道么？哼！好，告诉你吧！你父亲一个钱没有了，今晚上要把他入殓的尸衣①都没法买。你送我的表在当铺里，我钱都光了。”

但斐纳猛的从床上跳下，奔向书柜，抓起钱袋递给拉斯蒂涅，打着铃，嚷道：

“我去我去，欧也纳。让我穿衣服，我简直是禽兽了！去吧，我会赶在你前面！”她回头叫女仆：“泰蕾丝，请老爷立刻上来跟我说话。”

欧也纳因为能对垂死的老人报告有一个女儿会来，几乎很快乐的回到圣·热内维埃弗新街。他在但斐纳的钱袋里掏了一阵打发车钱，发觉这位那么有钱那么漂亮的少妇，袋中只有七十法郎。他走完楼梯，看见毕安训扶着高老头，医院的外科医生当着内科医生在病人背上做灸。这是科学的最后一套治疗，没用的治疗。

“替你做灸你觉得吗？”内科医生问。

高老头看见了大学生，说道：

“她们来了是不是？”

外科医生道：“还有希望，他说话了。”

欧也纳回答老人：“是的，但斐纳就来了。”

“呃！”毕安训说，“他还在提他的女儿，他拚命的叫她们，象一个人吊在刑台上叫着要喝水……”

“算了吧，”内科医生对外科医生说，“没法的了，没救

---

① 西俗入殓时将尸体用布包裹，称为尸衣。

的了。”

毕安训和外科医生把快死的病人放倒在发臭的破床上。

医生说：“总得给他换套衣服，虽则毫无希望，他究竟是个人。”他又招呼毕安训：“我等会儿再来。他要叫苦，就给他横隔膜上搽些鸦片。”

两个医生走了，毕安训说：

“来，欧也纳，拿出勇气来！咱们替他换上一件白衬衫，换一条褥单。你叫西尔维拿了床单来帮我们。”

欧也纳下楼，看见伏盖太太正帮着西尔维摆刀叉。拉斯蒂涅才说了几句，寡妇就迎上来，装出一副又和善又难看的神气，活现出一个满腹猜疑的老板娘，既不愿损失金钱，又不敢得罪主顾。

“亲爱的欧也纳先生，你和我一样知道高老头没有钱了。把被单拿给一个正在翻眼睛的人，不是白送吗？另外还得牺牲一条做他入殓的尸衣。你们已经欠我一百四十四法郎，加上四十法郎被单，以及旁的零星杂费，跟等会儿西尔维要给你们的蜡烛，至少也得二百法郎；我一个寡妇怎受得了这样一笔损失？天啊！你也得凭凭良心，欧也纳先生。自从晦气星进了我的门，五天功夫我已经损失得够了。我愿意花三十法郎打发这好家伙归天，像你们说的。这种事还要叫我的房客不愉快。只要不花钱，我愿意送他进医院。总之你替我想想吧。我的铺子要紧，那是我的，我的性命呀。”

欧也纳赶紧奔上高里奥的屋子。

“毕安训，押了表的钱呢？”

“在桌子上，还剩三百六十多法郎。欠的账已经还清。当票压在钱下面。”

“喂，太太，”拉斯蒂涅愤愤的奔下楼梯，说道：“来算账。高里奥先生在府上不会耽久了，而我……”

“是的，他只能两脚向前的出去了，可怜的人，”她一边说一边数着二百法郎，神气之间有点高兴，又有点惆怅。

“快点儿吧，”拉斯蒂涅催她。

“西尔维，拿出褥单来，到上面去给两位先生帮忙。”

“别忘了西尔维，”伏盖太太凑着欧也纳的耳朵说，“她两晚没有睡觉了。”

欧也纳刚转身，老寡妇立刻奔向厨娘，咬着她耳朵吩咐：

“你找第七号褥单，那条旧翻新的。反正给死人用总是够好的了。”

欧也纳已经在楼梯上跨了几步，没有听见房东的话。

毕安训说：“来，咱们替他穿衬衫，你把他扶着。”

欧也纳站在床头扶着快死的人，让毕安训脱下衬衫。老人做了个手势，仿佛要保护胸口的什么东西，同时哼哼唧唧，发出些不成音的哀号，犹如野兽表示极大的痛苦。

“哦！哦！”毕安训说，“他要一根头发链子和一个小小的胸章，刚才咱们做灸拿掉的。可怜的人，给他挂上。喂，在壁炉架上面。”

欧也纳拿来一条淡黄带灰的头发编成的链子，准是高里奥太太的头发。胸章的一面刻着：阿娜斯塔齐；另外一面刻着：但斐纳。这是他永远贴在心头的心影。胸章里面藏着极

细的头发卷，大概是女儿们极小的时候剪下来的。发辫挂上他的脖子，胸章一碰到胸脯，老人便心满意足的长叹一声，叫人听了毛骨悚然。他的感觉这样振动了一下，似乎往那个神秘的区域，发出同情和接受同情的中心，隐没了。抽搐的脸上有一种病态的快乐的表情。思想消灭了，情感还存在，还能发出这种可怕的光彩，两个大学生看着大为感动，涌出几颗热泪掉在病人身上，使他快乐得直叫：

“噢！娜齐！斐斐纳！”

“他还活着呢，”毕安训说。

“活着有什么用？”西尔维说。

“受罪喽！”拉斯蒂涅回答。

毕安训向欧也纳递了个眼色，叫他跟自己一样蹲下身子，把胳膊抄到病人腿肚子下面，两人隔着床做着同样的动作，托住病人的背。西尔维站在旁边，但等他们抬起身子，抽换被单。高里奥大概误会了刚才的眼泪，使出最后一些气力伸出手来，在床的两边碰到两个大学生的脑袋，拚命抓着他们的头发，轻轻的叫了声：“啊！我的儿哪！”整个灵魂都在这两句里面，而灵魂也随着这两句喁语飞逝了。

“可怜可爱的人哪，”西尔维说，她也被这声哀叹感动了。这声哀叹，表示那伟大的父爱受了又惨又无心的欺骗，最后激动了一下。

这个父亲的最后一声叹息还是快乐的叹息。这叹息说明了他的一生，他还是骗了自己。大家恭恭敬敬把高老头放倒在破床上。从这个时候起，喜怒哀乐的意识消灭了，只有生与

死的搏斗还在他脸上印着痛苦的标记。整个的毁灭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他还可以这样的拖几小时，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死去。他连临终的痰厥也不会有，脑子全部充血了。"

这时楼梯上有一个气咻咻的少妇的脚声。

"来得太晚了，"拉斯蒂涅说。

来的不是但斐纳，是她的女仆泰蕾丝。

"欧也纳先生，可怜的太太为父亲向先生要钱，先生和她大吵。她晕过去了，医生也来了，恐怕要替她放血。她嚷着：爸爸要死了，我要去看爸爸呀！叫人听了心惊肉跳。"

"算了吧，泰蕾丝，现在来也不中用了，高里奥先生已经昏迷了。"

泰蕾丝道："可怜的先生，竟病得这样凶吗？"

"你们用不着我了，我要下去开饭，已经四点半了，"西尔维说着，在楼梯台上几乎觉得撞在德·雷斯托太太身上。

伯爵夫人的出现叫人觉得又严肃又可怕。床边黑魆魆的只点着一支蜡烛。瞧着父亲那张还有几分生命在颤动的脸，她掉下泪来。毕安训很识趣的退了出去。

"恨我没有早些逃出来，"伯爵夫人对拉斯蒂涅说。

大学生悲伤的点点头。她拿起父亲的手亲吻。

"原谅我，父亲！你说我的声音可以把你从坟墓里叫回来，哎！那么你回来一忽儿，来祝福你正在忏悔的女儿吧。听我说啊。——真可怕！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会祝福我。大家恨我，只有你爱我。连我自己的孩子将来也要恨我。你带我一块儿

去吧，我会爱你，服侍你。噢！ 他听不见了，我疯了。”

她双膝跪下，疯子似的端相着那个躯壳。

“我什么苦都受到了，”她望着欧也纳说，“德·特拉伊先生走了，丢下一身的债。而且我发觉他欺骗我。丈夫永远不会原谅我了，我已经把全部财产交给他。唉！ 一场空梦，为了谁来！ 我欺骗了唯一疼我的人！（她指着她的父亲）我辜负他，嫌弃他，给他受尽苦难，我这该死的人！”

“他知道，”拉斯蒂涅说。

高老头忽然睁了睁眼，但只不过是肌肉的抽搐。伯爵夫人表示希望的手势，同弥留的人的眼睛一样凄惨。

“他还会听见我吗？——哦，听不见的了，”她坐在床边自言自语。

德·雷斯托太太说要守着父亲，欧也纳便下楼吃饭。房客都到齐了。

“喂，”画家招呼他，“看样子咱们楼上要死掉个把人了啦嘛？”

“夏尔，找点儿不那么凄惨的事开玩笑好不好？”欧也纳说。

“难道咱们就不能笑了吗？”画家回答，“有什么关系，毕安训说他已经昏迷了。”

“嗳！”博物院管事接着说，“他活也罢，死也罢，反正没有分别。”

“父亲死了！”伯爵夫人大叫一声。

一听见这声可怕的叫喊，西尔维，拉斯蒂涅，毕安训，一齐

上楼，发觉德·雷斯托太太晕过去了。他们把她救醒，送上等在门外的车；欧也纳嘱咐泰蕾丝小心看护，送往德·纽沁根太太家。

"哦！这一下他真死了，"毕安训下楼说。

"诸位，吃饭吧，汤冷了，"伏盖太太招呼众人。

两个大学生并肩坐下。

欧也纳问毕安训："现在该怎么办？"

"我把他眼睛阖上了，四肢放得端端正正。等咱们上市政府报告死亡，那边的医生来验过之后，把他包上尸衣埋掉。你还想怎么办？"

"他不能再这样嗅他的面包了，"一个房客学着高老头的鬼脸说。

"要命！"当助教的叫道，"诸位能不能丢开高老头，让我们清静一下？一个钟点以来，只听见他的事儿。巴黎这个地方有桩好处，一个人可以生下，活着，死去，没有人理会。这种文明的好处，咱们应当享受。今天死六十个人，难道你们都去哀悼那些亡灵不成？高老头死就死吧，为他还是死的好！要是你们疼他，就去守灵，让我们消消停停的吃饭。"

"噢！是的，"寡妇道，"他真是死了的好！听说这可怜的人苦了一辈子！"

在欧也纳心中，高老头是父爱的代表，可是他身后得到的唯一的诔词，就是上面这几句。十五位房客照常谈天。欧也纳和毕安训听着刀叉声和谈笑声，眼看那些人狼吞虎咽，不关痛痒的表情，难受得心都凉了。他们吃完饭，出去找一个神甫

来守夜，给死者祈祷。手头只有一点儿钱，不能不看钱办事。晚上九点，遗体放在便榻上，两旁点着两支蜡烛，屋内空空的，只有一个神甫坐在他旁边。临睡之前，拉斯蒂涅向教士打听了礼忏和送葬的价目，写信给德·纽沁根男爵和德·雷斯托伯爵，请他们派管事来打发丧费。他要克里斯朵夫把信送出去，方始上床。他疲倦之极，马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毕安训和拉斯蒂涅亲自上市政府报告死亡；中午，医生来签了字。过了两小时，一个女婿都没送钱来，也没派人来，拉斯蒂涅只得先开销了教士。西尔维讨了十法郎去缝尸衣。欧也纳和毕安训算了算，死者的家属要不负责的话，他们倾其所有，只能极勉强的应付一切开支。把尸身放入棺材的差事，由医学生担任了去；那口穷人用的棺木也是他向医院特别便宜买来的。他对欧也纳说：

“咱们给那些混蛋开一下玩笑吧。你到拉雪兹神甫公墓去买一块地，五年为期；再向丧礼代办所和教堂定一套三等丧仪。要是女婿女儿不还你的钱，你就在墓上立一块碑，刻上几个字：

德·雷斯托伯爵夫人暨德·纽沁根男爵夫人之 尊翁

高里奥先生之墓

大学生二人醵资代葬。

欧也纳在德·纽沁根夫妇和德·雷斯托夫妇家奔走毫无结果，只得听从他朋友的意见。在两位女婿府上，他只能到大门为止。门房都奉有严令，说：

“先生跟太太谢绝宾客。他们的父亲死了，悲痛得了不得。”

欧也纳对巴黎社会已有相当经验，知道不能固执。看到没法跟但斐纳见面，他心里感到一阵异样的压迫，在门房里写了一个字条：

请你卖掉一件首饰吧，使你父亲下葬的时候成个体统。

他封了字条，吩咐男爵的门房递给泰蕾丝送交女主人；门房却送给男爵，被他往火炉里一扔了事。欧也纳部署停当，三点左右回到公寓，望见小门口停着口棺木，在静悄悄的街头，搁在两张凳上，棺木上面连那块黑布也没有遮盖到家。他一见这光景，不由得掉下泪来。谁也不曾把手蘸过的蹩脚圣水盂，①浸在盛满圣水的镀银盘子里。门上黑布也没有挂。这是穷人的丧礼，既没排场，也没后代，也没朋友，也没亲属。毕安训因为医院有事，留了一个便条给拉斯蒂涅，告诉他跟教堂办的交涉。他说追思弥撒价钱贵得惊人，只能做个便宜的晚祷；至于丧礼代办所，已经派克里斯朵夫送了信去。欧也纳看完字条，忽然瞧见藏着两个女儿头发的胸章在伏盖太太手里。

"你怎么敢拿下这个东西？"他说。

"天哪！难道把它下葬不成？"西尔维回答。"那是金的啊。"

"当然啰！"欧也纳愤愤的说，"代表两个女儿的只有这一点东西，还不给他带去么？"

柩车上门的时候，欧也纳叫人把棺木重新抬上楼，他撬开钉子，诚心诚意的把那颗胸章，姊妹俩还年轻，天真，纯洁，象

---

① 西俗吊客上门，必在圣水盂内蘸圣水。"谁也不曾把手蘸过"，即没有吊客的意思。

他在临终呼号中所说的"不懂得讲嘴"的时代的形象，挂在死人胸前。除了两个丧礼执事，只有拉斯蒂涅和克里斯朵夫两人跟着柩车，把可怜的人送往圣艾蒂安·杜·蒙，离圣热内维埃弗新街不远的教堂。灵柩被放在一所低矮黝黑的圣堂①前面。大学生四下里张望，看不见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或者女婿。除他之外，只有克里斯朵夫因为赚过他不少酒钱，觉得应当尽一尽最后的礼数。两个教士，唱诗班的孩子，和教堂管事都还没有到。拉斯蒂涅握了握克里斯朵夫的手，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是的，欧也纳先生，"克里斯朵夫说，"他是个老实人，好人，从来没大声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损害别人，也从来没干过坏事。"

两个教士，唱诗班的孩子，教堂的管事，都来了。在一个宗教没有余钱给穷人作义务祈祷的时代，他们做了尽七十法郎所能办到的礼忏：唱了一段圣诗，唱了 Libera② 和De pro-fundis③。全部礼忏花了二十分钟。送丧的车只有一辆，给教士和唱诗班的孩子乘坐，他们答应带欧也纳和克里斯朵夫同去。教士说：

"没有送丧的行列，我们可以赶一赶，免得耽搁时间。已经五点半了。"

正当灵柩上车的时节，德·雷斯托和德·纽沁根两家有

① 教堂内除正面的大堂外，两旁还有小圣堂。

② 拉丁文：解脱。

③ 拉丁文：来自灵魂深处。

爵徽的空车忽然出现，跟着柩车到拉雪兹神甫公墓。六点钟，高老头的遗体下了墓穴，周围站着女儿家中的管事。大学生出钱买来的短短的祈祷刚念完，那些管事就跟神甫一齐溜了。两个盖坟的工人，在棺木上扔了几铲子土挺了挺腰；其中一个走来向拉斯蒂涅讨酒钱。欧也纳掏来掏去，一个子儿都没有，只得向克里斯朵夫借了一法郎。这件很小的小事，忽然使拉斯蒂涅大为伤心。白日将尽，潮湿的黄昏使他心里乱糟糟的；他瞧着墓穴，埋葬了他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神圣的感情在一颗纯洁的心中逼出来的眼泪，从它坠落的地下立刻回到天上的眼泪。① 他抱着手臂，凝神瞧着天空的云。克里斯朵夫见他这副模样，径自走了。

拉斯蒂涅一个人在公墓内向高处走了几步，远眺巴黎，只见巴黎蜿蜒曲折的躺在塞纳河两岸，慢慢的亮起灯火。他的欲火炎炎的眼睛停在旺多姆广场和荣军院的穹窿之间。那便是他不胜向往的上流社会的区域。面对这个热闹的蜂房，他射了一眼，好象恨不得把其中的甘蜜一口吸尽。同时他气概非凡的说了句：

“现在咱们俩来拚一拚吧！”

然后拉斯蒂涅为了向社会挑战，到德·纽沁根太太家吃饭去了。

一八三四年九月于萨榭。

傅　雷译

① 浪漫派诗歌中常言神圣的眼泪是从天上来的，此处言回到天上，即隐含此意。

夏倍上校

献给夏特莱·伊达·德·博卡尔梅伯爵夫人

"哎唷！咱们的老卡列克①又来了！"

这样大惊小怪嚷着的是一个小职员，在一般事务所中被称为跳沟的②。他把身子靠着窗口，狼吞虎咽的啃着一块面包，挖出些瓤搓成一个丸子，有心开玩笑，从撑开了一半的窗里摔出去，摔得那么准，面包丸不但打中了一个陌生人的帽子，还跳起来，跳到差不多和窗子一般高。陌生人刚在楼下穿过天井。天井的所在地是维维安讷街上诉讼代理人③但维尔先生住的屋子。

首席帮办正在那里核一笔账，停下来说："喂，西蒙南，别跟人捣乱；要不然我把你赶出去了。不管当事人怎么穷，到底

① 卡列克，一种英国式样的大氅，相传为英人约翰·卡列克所创；上半身披肩部分长至手腕，共有两三叠之多。故事发生的年代，此装束已过时。

② 十九世纪时巴黎街道尚极污秽，道旁阳沟污水淤积，行人常有失足之事；故现在俗称为跑腿的，当时巴黎人称为"跳沟的"。

③ 法国司法制度，律师只负责庭上辩护；凡拟写状子，准备一切诉讼手续及代表当事人出庭等等均由诉讼代理人负责。代理人的资格须经司法当局核准，且全国诉讼代理人的总数有一定限额。

也是个人！”

凡是当跳沟的，通常都象西蒙南那样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在事务所里特别受首席帮办管辖。除了上书记官那儿送公文，向法院递状子以外，还得替首席帮办当差，带送情书什么的。他的习气跟巴黎的顽童一样，将来又是靠打官司这一行吃饭的：永远不哀怜人，一味的撒野，不守规矩，常常编些小调，喜欢挖苦人，又贪心，又懒惰。可是这一类的小职员大半都有一个住在六层楼上的老母，一家两口就靠他每月挣的三四十法郎度日。

“他要是个人，干吗你们叫他做老卡列克呢？”西蒙南的神气活象一个小学生抓住了老师的错儿。

说完他又吃着面包跟乳饼，把半边肩头靠在窗框上；因为他象街车上的马似的站着歇息，提着一条腿，把靴尖抵着另一条腿。

叫做高德夏的第三帮办正在随念随写，拟一份状子的底稿，由第四帮办写着正本，两个新来的外省人写着副本。这时高德夏恰好在状子里发挥议论，忽然停下来轻轻的说道：“这怪物，咱们怎么样耍他一下才好呢？”

然后又把他的腹稿念下去：

“……但以路易十八陛下之仁德睿智……（喂，写正本的德罗什学士，十八两字不能用阿拉伯字！）……自重掌大政以后，即深知……（深知什么呢，这大滑头？）……深知天帝所赋予之使命！……（加惊叹号，后面加六点。法院里还有相当的宗教信仰，大概天帝二字还看得下去吧），故圣虑所及，欲对于

为祸惨烈的大革命时期之牺牲者首先予以补偿，——此点鉴于颁布诏书之日期即可证明，——将不少忠实臣下（不少两字一定使法院里的人看了得意的）被充公而未曾标卖之产业，不论其是否归入公产，抑归入王上之普通产业或特殊产业，或拨归公共机关，一律发还；吾人不揣冒昧，敢断言此乃颁布于一八××年之圣谕之真意所在……"

念到这里，高德夏对三个职员说："等一会儿，这要命的句子把我的纸填满了。"他用舌头舐了舐纸角预备把厚厚的公文纸翻过来，"喂，你们要开玩笑的话，只消告诉他，说咱们的东家要半夜里两三点钟才接见当事人，看这老坏蛋来不来。"

然后高德夏把那没结束的句子念下去："颁布于一八……（你们赶上没有？）"

"赶上了，"三个书记一齐回答。

谈话，起稿，捉弄人的计划，都在那里同时进行。

"颁布于一八……（喂，布卡尔老头，诏书是哪年颁布的？那可含糊不得。真要命！纸张倒耗费不少了。）"

首席帮办布卡尔还没回答，一个书记接应了一句："真要命！"

高德夏带着又严厉又挖苦的神气瞧着新来的抄写员，嚷道："怎么！你把真要命这几个字也写上了吗？"

第四帮办德罗什把抄写员的副本瞅了一眼，说道："一点不错；他写的是：那可含糊不得。真要命！……"

所有的职员听了都哈哈大笑。

西蒙南嚷道："怎么，于雷先生，你把真要命当作法律名词

吗？亏你还说是莫尔塔涅地方出身！”

“快点儿抹掉！”首席帮办说，“给核算讼费的推事看了，不要说我们荒谬绝伦吗？你要给东家惹是招非了。于雷先生，以后别这样乱搅！一个诺曼底人写状子不应该糊里糊涂！① 这是吃法律饭的第一件要紧事儿。”

高德夏还在问：“须布于……须布于……（布卡尔，告诉我到底是哪一年呀？）”

“一八一四年六月，”首席帮办回答的时候照旧做着他的工作。

事务所的门上有人敲了一下，把冗长累赘的状子里的文句打断了。五个胃口极好，目光炯炯，眼神含讥带讽，小脑袋，鬈头发的职员，象唱圣诗一般同时叫了声“进来！”，便一齐抬起头来。

布卡尔把头埋在公文堆里（法院的俗语叫做废纸），继续写他的账单。

那事务所是一个大房间，装着一般的事务所通用的那种炉子。管子从斜里穿过房间，通到一个底下给堵死了的壁炉烟囱。壁炉架的大理石面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面包，三角形的布里干酪，新鲜的猪排，玻璃杯，酒瓶，和首席帮办喝巧克力用的杯子。这些食物的腥味，烧得太热的炉子的秽气，和办公室与纸张文件特有的霉味混合之下，便是有只狐狸在那儿，你也不会闻出它的臊臭。地板上已经被职员们带进许多泥巴

① 诺曼底一带（包括莫尔塔涅在内）素来是出讼师的地方，故诺曼底人不谙公文程式，尤其显得荒谬。

和雪。靠窗摆着首席帮办用的，盖子可以上下推动的书桌；背靠这书桌的是第二帮办的小桌子。他那时正在跑法院。时间大概在早上八点与九点之间。室内的装饰只有那些黄色的大招贴，无非是不动产扣押的公告，拍卖的公告，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有财产拍卖的公告，预备公断或正式公断的公告；这都算是替一般事务所增光的！首席帮办的位置后面，靠壁放着一口其大无比的文件柜，把墙壁从上到下都占满了，每一格里塞满了卷宗，挂着无数的签条与红线，使诉讼案卷在一切案卷中另有一副面目。底下几格装着旧得发黄的蓝镶边的纸夹，标着大主顾的姓名，他们那些油水充足的案子正在烹调的过程中。乌七八糟的玻璃窗只透进一点儿亮光。并且，二月里巴黎很少事务所在上午十点以前能不点灯写字，因为这种地方的邋遢是我们想象得到的：大家在这儿进出，谁也不在这儿逗留，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么平凡的景象对自己有什么关系。在主人眼里，事务所是一个实验室，在当事人是一个过路的地方，在职员是一个教室；他们都不在乎它的漂亮不漂亮。满是油垢的家具，从一个又一个的代理人手里郑重其事的传下来，某些事务所甚至还有古老的字纸篓，切羊皮纸条的模子，和从沙特莱衙门出来的公文夹；这衙门在前朝的司法机构中等于今日的初级法院。所以这个尘埃遍地，光线不足的事务所，跟别的事务所一样，在当事人看来颇有些不可向迩的成分，使它成为巴黎最可怕的魔窟之一。固然，魔窟还不限于此：潮湿的祭衣室是把人们的祷告当作油盐酱醋一般秤斤掂两，计算价钱的；卖旧货的人堆放破衣服的铺子，是令人看到灯红酒绿，

歌衫舞袖的下场，使人生的迷梦为之惊醒的。要没有这两种富有诗意的丑地方，法律事务所便是最可怖的社会工场了。但赌场，法院，娼寮，奖券发行所，全是污秽凌乱，不堪入目的。为什么？也许因为在这等场所，内心的活剧使一个人不在乎演剧的道具；大思想家与野心家的生活所以特别朴素，也不外乎这个原因。

“我的刀子在哪儿？”

“我吃早饭呢！”

“该死！状子上怎么能放肉包子！”

“诸位，别闹啊！”

大家这样同时叫嚷的当口，年老的当事人进了事务所，正在关门。可怜虫战战兢兢，动作很不自然。他想对众人笑脸相迎，但在六个漠不关心的职员脸上找不到一点儿善意的表示，他面部的肌肉也就跟着松了下来。大概他看人颇有经验，所以很客气的找跳沟的说话，希望这个当出气筒的角色不至于粗声大气的对待他。

“先生，贵东家能不能接见我呢？”

狡猾的跳沟的再三用左手轻轻拍着耳朵，仿佛说：“我是聋子。”

“先生，你有什么事啊？”高德夏一边问一边吞下一口面包，那分量足够做一颗两公斤重的炮弹；他手里晃着刀子，交叉着腿，把跷在空中的一只脚举得跟眼睛一般高。

那倒霉蛋回答：“我到这儿来已经是第五次了，希望见一见但维尔先生。”

"可是为了什么案子吗?"

"是的,但我只能告诉但维尔先生……"

"东家还睡着呢,倘若你有什么难题和他商量,他要到半夜里才正式办公。你不妨把案情告诉我们,我们同样能替你解决……"

陌生人听了声色不动,只怯生生的向四下里瞅着,象一条狗溜进了别人家的厨房,惟恐挨打似的。由于职业关系,事务所的职员从来不怕窃贼,所以对这个穿卡列克的家伙并不怀疑,让他在屋子里东张西望。他显然是很累了,但办公室里找不到一张凳子好让他休息一下。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照例不多放椅子。普通的主顾站得不耐烦了,只得叽哩咕噜的走掉,可是决没办法侵占代理人的时间。

他回答说:"先生,我已经向你声明过了,我的事只能跟但维尔先生谈,我可以等他起床。"

布卡尔把账结好了,闻到他的巧克力香,便从草垫子的椅上站起来走向壁炉架,把老人打量了一番,瞧着那件卡列克,扮了个无法形容的鬼脸。大概他认为随你怎么挤,这当事人也挤不出一个铜子来的,便说了几句斩钉截铁的话,存心要打发一个坏主顾。

"先生,他们说的是实话。敝东家只在夜里办公。倘若你案情严重,我劝你早上一点钟再来罢。"

当事人发呆似的瞧着首席帮办,一动不动的站了一会儿。一般健讼的家伙因为迟疑不决或是胡思乱想,脸上往往变化多端,有些意想不到的表情;事务所的职员见得多了,便不再

理会那老人，只管吃他们的早点，和牲口吃草一样的大声咀嚼。

临了，老人说道："好罢，先生，我今天晚上再来。"他跟遭遇不幸的人同样有那种固执脾气，有心到那个时候来揭穿人家缺德的玩意儿。

一般可怜虫是不能用言语来讽刺社会的，只能以行动来暴露法院与慈善机关的偏枉不公，使它们显露原形。一朝看出了人间的虚伪，他们就更急切的把自己交给上帝。

西蒙南没等老头儿关上门，就说："喝！这不是吹牛吗？"接着又道："他的神气象从坟墓里爬出来的。"

"大概是一个向公家讨欠薪的上校吧，"首席帮办说。

"不，他从前一定是看门的，"高德夏说。

布卡尔嚷道："谁敢说他不是个贵族呢？"

"我打赌他是门房出身，"高德夏回答，"只有门房才会穿那种下襬七零八落，全是油迹的破卡列克。他的靴子后跟都开了裂，灌着水，领带下面根本没有衬衣，难道你们没留意吗？他这种人是睡在桥洞底下的。"

德罗什道："他可能又是贵族，又当过看门的；那也有的是。"

布卡尔在众人哄笑声中说道："我断定他一七八九年上是个卖啤酒的，共和政府时代当过上校。"

高德夏回答："我可以赌东道，他要是当过兵，大家想瞧什么玩意儿就归我请客。"

"好极了，"布卡尔说。

“喂，先生！先生！”西蒙南开着窗子叫起来。

“你干什么，西蒙南？”布卡尔问。

“我把他叫回来问问他到底是上校还是门房；他一定知道的。”

所有的职员都哈哈大笑。老头儿已经回头上楼来了。

“咱们跟他说什么好呢？”高德夏嚷道。

“让我来对付罢，”布卡尔回答。

可怜人回进屋子，怯生生的低着眼睛，也许是怕过分贪馋的看着食物会露出自己的饥饿。

布卡尔和他说：“先生，能不能留个姓名，让敝东家知道……”

“敝姓夏倍。”

至此为止还没开过口的于雷，急于要在众人的刻薄话中加上一句：

“可是在埃洛①阵亡的夏倍上校？”

“一点不错，”老头儿回答的神气非常朴实，说完就走了。

办公室内却是一片声嚷起来：

“哎哟！”

“妙啊！”

“嘿嘿！”

“噢！”

“啊！”

---

① 埃洛，当时波兰一村镇，现为苏联境内巴格拉迪奥诺夫斯克。一八〇七年二月六、七日，拿破仑在此大战俄普联军，双方伤亡惨重，称埃洛战役。

"这老滑头!"

"真有意思!"

于雷在第四帮办的肩上重重的拍了一下，力气之大可以打死一条犀牛:"德罗什先生,你看白戏看定了。"

大家又是叫又是笑,夹着一大堆惊叹辞,和许多没有意义的声音。

"咱们上哪个戏院呢?"

"歌剧院!"首席帮办说。

"且慢且慢,"高德夏抢着回答,"我没说请大家看戏。只要我高兴,我可以带你们上萨基太太[1]那儿。"

"萨基太太那一套不算数。"

"怎么不算数?"高德夏回答,"咱们先把事实给确定一下。诸位，请问我赌的是什么东道?请大家看点玩意儿。什么叫做看玩意儿?无非是看些可看的东西……"

西蒙南插嘴道:"这么说来，带我们去看看塞纳河的流水也算请客吗?"

高德夏继续说:"……同时是花了钱看的。"

德罗什道:"花了钱看的不一定都是好看的玩意儿;你这个定义不准确。"

"听我说呀。"

"朋友,"布卡尔道,"你明明是不讲理嘿。"

---

[1] 萨基太太(1786—1866),著名的舞蹈演员和杂技演员,当时开一家演杂技的游艺场。

“那么居尔丢斯① 算不算玩意儿?”高德夏问。

“不算,”首席帮办回答。“居尔丢斯只是人像陈列所。”

高德夏说:“我可以赌一百法郎的东道,居尔丢斯的的确确是一种玩意儿。他那里的门票就有几等价钱,看你参观的时候占的什么位置。”

“胡说八道!”西蒙南插了一句。

高德夏骂道:“仔细我打你嘴巴,小鬼!”

所有的职员都耸了耸肩膀。

高德夏尽管申说理由,却被众人的笑声盖住了,便转换话题:“而且谁敢说这老滑头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呢?夏倍上校明明死了,他的女人早已再嫁给参议官费罗伯爵。费罗太太现在还是本事务所的主顾呢。”

布卡尔道:“这件公案搁到明天再说罢。诸位,工作要紧!该死!我们这儿简直一事不作。先把你们的状子写完,赶着第四民庭没开庭以前递进去。案子今天要开审的。来,快点儿!”

“倘若他果真是夏倍上校,西蒙南假装聋子的时候,还不赏他一脚吗?”德罗什这么说着,认为这个理由比高德夏的更充分。

布卡尔接着说:“既然事情还没分晓,不妨马马虎虎,到喜剧院去瞧塔尔玛演尼禄罢。咱们定一个二等包厢,给西蒙南买张正厅票。”

首席帮办说完便在书桌前面坐下,大家也跟着坐下了。

---

① 居尔丢斯(1737—1794),巴黎蜡人馆的创办人,当时社会上多以居尔丢斯之姓氏称呼蜡人馆。

高德夏重新念他的稿子："颁布于一千八百一十四年六月——(要写全文，不能用阿拉伯数字。你们赶上没有？)"

两个抄副本的和一个抄正本的一齐回答："赶上了。"他们的笔尖在公文纸上格吱格吱的响着，办公室内的声音活象小学生捉了上百只黄金虫关在纸匣里。

起稿员嘴里又念着："恳请法庭诸位大人……(慢点儿！我得把句子再看一遍，连我自己都搅不清了。)"

布卡尔也在那里自言自语："四十六……(嗯，不错，一个人常常会搅不清的！……)加三等于四十九……"

高德夏把底稿重新看过了，一口气念道："恳请钧院诸位大人仰体圣谕意旨，对荣誉勋位秘书处之行政措施迅予纠正，采用吾人以上申说之广义的观点制成判决……"

小职员插嘴道："高德夏先生，要不要喝一口水？"

"西蒙南真淘气！"布卡尔说，"喂，小家伙，赶快把这包东西送到荣军院去。"

高德夏继续念他的文件："……以保障葛朗利厄子爵夫人之权益……"

首席帮办听了叫起来："怎么！你胆敢为葛朗利厄子爵夫人告荣誉勋位的官司作状子吗？事务所对这案子的公费是讲的包办制。啊！你真是个大傻瓜！赶快把你的状子，连正本副本一齐丢开，等将来办纳瓦兰告救济院案子的时候再用罢。时间不早了，我要办一份等因奉此的申请状，还得亲自往法院走一遭……"

上面那一幕可以说是人生趣事之一，将来谁回想起青春

时代，都不由得要说一声："啊，那个时候才有意思哇！"

半夜一点光景，自称为夏倍上校的老人跑来敲但维尔先生的门了。但维尔是塞纳省初级法院治下的诉讼代理人，虽然年纪很轻，在法院中已经被认为是最精明强干的一个。门房说但维尔先生还没回来，老人说是有约在先，便上楼走向法学大家的屋子。将信将疑的当事人打过了铃，看见首席帮办在东家饭厅里的桌子上整理一大堆案卷，预备第二天依次办理，不由得大为诧异。帮办见了他也同样吃了一惊，向上校点点头，让他坐下了。

"先生，你把约会定在这个时间，我还以为是说笑话呢，"老头儿说着，象一个潦倒的人勉强堆着笑容一样，特意装做很高兴。

首席帮办一边工作一边回答："帮办们说的话虚虚实实，不一定都是假的。但维尔先生有心挑这个时间来研究案子，筹划对策，确定步骤，布置防线。他的过人的智慧这时候特别活跃，因为他一天之中只有这个时间才得清静，想得出好主意。他开业到现在，约在半夜里商量案子的，你是第三个。东家晚上回来，把每桩案子都考虑过，每宗文件都看过，忙上四五个钟点，然后打铃叫我进去，把他的用意解释给我听。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他接见当事人；余下的时间都有约会；晚上出去应酬，保持他的社会关系。因此他只有夜里才能研究案情，在法典中找武器，决定作战计划。他一桩官司都不肯打输，对他的艺术爱好到极点，不象一般代理人那样无论什么案子都接。你看他多忙，所以钱也挣得很多。"

老人听着这番解释，一声不出，古怪的脸上表现一副痴呆的神气；帮办看了一眼，不理他了。一会儿但维尔穿着跳舞服装回来了；帮办替他开了门，仍旧去整理案卷。年轻的代理人在半明半暗中瞥见那个等着他的怪当事人，不由得愣了一会。夏倍上校一动不动，跟高德夏想请同事们去瞧的，居尔丢斯陈列馆中的蜡人像一个样儿。呆着不动的姿势，倘不是对幽灵似的整个外表有陪衬作用，还不至于叫人惊奇。但这老军人又瘦又干；脑门故意用光滑的假发遮着，带点儿神秘意味。眼睛里头似乎有一层透明的翳，可以说是一块肮脏的螺钿，在烛光底下发出似蓝非蓝的闪光。惨白而发青的脸又长又瘦，正是俗语说的刀锋脸，象死人的一样。脖子里绕着一条品质恶劣的黑绸领带，在他上半身成为一条棕色的线，线以下的身体被黑影遮掉了。一个富有幻想的人大可把这个老人的头看作什么物象的影子，或是没有装框子的伦勃朗①笔下的肖像。帽子的边盖在老人额上，把上半个脸罩着一个黑圈。这个天然而又古怪的效果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使白的皱纹，生硬的曲线，象死尸般阴沉的气息，格外显著。僵着不动的身体，没有一点儿暖意的眼神，跟忧郁痴呆的表情，以及白痴所特有的丧失灵性的征象，非常调和；他的脸也就特别显得凄惨，非言语所能形容。但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尤其是诉讼代理人，在这个衰败的老头儿身上很能看出深刻的痛苦的痕迹，看出毁伤这个面貌的灾难的标记，好比成年累月的滴水把一座美丽的大

---

① 伦勃朗（1606—1669），著名荷兰画家。

理石像破坏了。当医生的，当作家的，当法官的，一看见这副神奇的丑相，就体会到整个的惨剧。这面目至少还有一点妙处，便是很象艺术家一边跟朋友们谈天，一边在镂刻用的石板上画的想入非非的图形。

生客看到诉讼代理人，不禁浑身一震，仿佛诗人在静寂的夜里被出其不意的声音把诗意盎然的幻想打断了。老人赶紧脱下帽子，站起来行礼；不料衬在帽子里面的那圈皮油腻很重，把假头发黏住了，揭落了，露出一个赤裸裸的脑壳：一条可怕的伤痕从后脑起斜穿过头顶，直到右眼为止，到处都是鼓得很高的伤疤。原来可怜的人戴这副肮脏的假头发，就是为遮盖伤痕的；两个吃法律饭的眼看假头发突然揭落，没有半点儿好笑的心思，因为破裂的脑壳简直惨不忍睹，你一瞥之下，立刻会想到："啊，他的聪明都打这里溜掉了。"

布卡尔心里想："他要不是夏倍上校，至少也是个了不起的军人！"

"先生，"但维尔招呼他，"请教贵姓？"

"鄙人是夏倍上校。"

"哪一位夏倍上校？"

"在埃洛阵亡的那个，"老人回答。

听了这句奇怪的话，帮办与代理人彼此瞅了一眼，意思是说："嘿，简直是个疯子！"

上校又道："先生，我想把自己的情形只告诉你一个人。"

值得注意的是，凡是诉讼代理人天生都胆子很大。或许因为平时接触的人太多了，或许因为知道自己有法律保护，或

许因为对本身的职务抱着极大的信心，所以他们象教士与医生一样，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会害怕。但维尔向布卡尔递了个眼色，布卡尔便走开去了。

“先生，”代理人说道，“白天我倒并不怎么吝惜时间；可是夜里的每一分钟我都是宝贵的。因此请你说话要简洁，明白。只讲事实，不涉闲文。需要说明的地方，我会问你的。现在你说罢。”

年轻的代理人让古怪的当事人坐了，自己也坐在桌子前面，一边听着那阵亡上校的话，一边翻阅案卷。

上校开言道：“先生，也许你是知道的，我在埃洛带领一个骑兵联队。缪拉那次有名的冲锋是决定胜利的关键；而我对于缪拉袭击的成功又颇有功劳。不幸我的阵亡变成了一桩史实，在《胜利与武功》①上报告得非常详细。当时我们把俄罗斯的三支大军截成两段，但他们立刻合拢，我们不得不回头杀出去。击退了一批俄军，正向着皇帝统率的主力冲回去的时候，忽然遇到一大队敌人的骑兵。我向那些顽敌直扑过去，不料两个巨人般的俄国军官同时来攻击我：一个拿大刀往我头上直劈下来，把头盔什么都砍破了，直砍进我贴肉的黑绸小帽，劈开了脑壳。我从马上翻下来。缪拉赶来救应，带着一千五百人马象潮水般在我身上卷过，那真是非同小可！他们报告皇帝，说我阵亡了。皇帝平时待我不错，那一次猛烈的冲锋

① 《胜利与武功》为一部记载法国征战史的书，包括拿破仑各战役在内。全书根据政府公报及各处报告编纂而成，自一八一七年起，至一八二九年始出齐，共三十四册。

我又是有功的；他为谨慎起见，想知道是否还有希望把我救过来，派了两名军医来找我，预备用担架抬回去；他吩咐他们：‘去瞧瞧可怜的夏倍是不是还活着’；也许当时口气太随便了些，因为他真忙。那些可恶的医生早先眼看我被两个联队踏过了，大概不再按我的脉搏，便说我死了。于是人家按照军中的法律程序，把我的阵亡作成了定案。”

年轻的代理人听见当事人说话非常清楚；故事虽然离奇，却很象真的；便放下案卷，把左肘撑在桌上，手托着头，目不转睛的看着上校。

他打断了对方的话，说道：“先生，你可知道我的主顾里头就有夏倍上校的寡妇，费罗伯爵夫人吗？”

“你是说我的太太！是的，先生，我知道。就为这个缘故，我向多少诉讼代理人毫无结果的奔走了上百次，被他们当作疯子以后，决意来找你的。我的苦难等会儿再谈，先让我把事实讲清楚，但我的解释多半是根据推想，不一定是实际发生的。只有上帝知道的某些情况，使我只能把好几桩事当作假定。我受的伤大概促发了一种强直症，或是跟所谓止动症相仿的病。要不然，我怎么会被掩埋队按照军中的习惯，剥光了衣服丢在阵亡将士的大坑里呢？说到这里，我要插叙一桩所谓阵亡的过程中的小事，那是事后才知道的。一八一四年，我在斯图加特①遇到我联队里的一个下士，关于他的情形以后再谈。那个唯一肯承认我是夏倍上校的好人对我解释，说我受

① 斯图加特，普鲁士一城市。

伤的当口，我骑的马也中了一枪。牲口和人都象小孩子摺的纸玩意儿一般被打倒了。它或是往左或是往右倒下去的时节，一定把我压在下面，使我不至于被别的马践踏，也不至于受到流弹。他认为这是我能保全性命的原因。可是先生，当时一醒过来，我所处的地位和四周的空气，便是和你讲到明儿早上也不能使你有个概念。我闻到的气味臭得要命，想转动一下又没有地位；睁开眼睛，又看不见一点东西。空气的稀薄是最大的威胁，也极显著的使我感觉到自己的处境。我知道在那个场合不会再有新鲜空气了，也知道我快死了。这个念头，使我本来为之痛醒的、无法形容的苦楚，对我不生作用。耳朵轰轰的响着。我听见，或者自以为听见，因为我什么都不敢说得肯定，周围的死尸都在那里哼哼唧唧。虽然关于那个时间的回忆很模糊，虽然痛苦的印象远过于我真正的感觉而扰乱了我的思想，但至今有些夜里我还似乎听到那种哽咽和叹息。比这些哀号更可怕的，是别的地方从来没经验过的静默，真正的坟墓中的静默。最后，我举起手来在死人堆中摸索了一会，发觉在我的头和上一层的死尸之间有一个空的地位。我把这个不知怎么会留下的空间估量了一下。似乎掩埋队把我们横七竖八丢下坑的时候，因为粗心或是匆忙的缘故，有两个尸体在我头上凑成一个三角形，好比小孩子用两张纸牌搭的屋子，上面斜靠在一起，底下分开着。那时一分钟都不能耽搁，我赶紧在空隙中摸索，居然很运气，碰到一条手臂，象赫丘利① 一般的手臂，救了我的命。要没有这意想不到的援助，我

① 赫丘利，罗马神话中力大无穷的英雄，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

早完了。你不难想象，当下我发狠从死尸堆里往上顶，想爬出掩埋队盖在我们身上的泥土；我说我们，仿佛我身边还有什么活人似的。我毫不放松的顶上去，居然达到了目的；因为你瞧，我不是活着吗？可是怎么能越过那生死的界线，从人肉堆中翻上来，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当时仿佛有了三头六臂。被我当作支点一般利用的那条胳膊，使我在竭力挪开的许多死尸之间找到一些空气，维持我的呼吸。临了，先生，我终于见了天日，冰天雪地中的天日！那时我才发觉自己的头裂开了。幸而我的血，那些同伴的血，或是我的马的烂肉，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凝结之下，好象给我贴了一个天然的大膏药。虽则脑壳上盖着这层硬东西，我一碰到雪也不由得晕过去了。可是我身上仅有的一点儿热气把周围的雪化掉了一些；等到苏醒过来，发觉自己在一个小窟窿的中央，我便大声叫救命，直叫到声嘶力竭为止。太阳出来了，很少希望再使人听到我了。田里是不是已经有人出现呢？幸亏地底下有几个身体结实的尸首，让我的脚能借一把力，把身子往上挣扎。你知道那当然不是跟他们说：'可怜的好汉，我向你们致敬！'① 的时候。总而言之，先生，那些该死的日耳曼人听见叫喊而不见一个人影，吓得只有逃命的分儿，叫我看了又急又气；我这么说，可还不足以形容我心中的痛苦。过了不知多久，才有一个或是胆子很大，或是很好奇的女人走近来；当时我的头好似长在地面上的一颗菌。那女的跑去叫了丈夫来，两口儿把我抬进他们

---

① 相传拿破仑某日看到一队奥国俘虏，不禁脱下帽子，说道："可怜的好汉，我向你们致敬！"

简陋的木屋。大概我又发了一次止动症，请你原谅我用这个名词来形容我的昏迷状态；听两位主人说来，想必是那种病。我死去活来，拖了半年，要就是一声不出，要就是胡言乱语。后来他们把我送进海尔斯贝格①城里的医院。先生，你该明白，我从死人坑里爬出来，跟从娘胎里出世一样的精赤条条；因此过了六个月，忽然有一天我神志清醒了，想起自己是夏倍上校的时候，便要求看护女人对我客气一些，别把我当作穷光蛋看待；不料病房里的同伴听了哈哈大笑。幸而主治的外科医生为了好胜心立意要把我救活，当然很关切我。那好人叫做斯帕什曼，听我有头有尾的把过去的身世讲了一遍，就按照当地的法律手续，托人把我从死人坑里爬出来的奇迹，救我性命的夫妻俩发见我的日子与钟点，统统调查明白；又把我受伤的性质，部位，详细记录下来；姓名状貌也给写得清清楚楚。可是这些重要文件，还有我为了要确定身分而在海尔斯贝格一个公证人面前亲口叙述的笔录，都不在我身边。后来因为战争关系，我被赶出海尔斯贝格，从此过着流浪生活，讨些面包度日；一提到历险的事，还被人当作疯子。所以我没有一个钱，也挣不到一个钱去领取那些证件；而没有证件，我的社会生活就没法恢复。为了伤口作痛，我往往在德国某些小城里待上一年半载，居民对我这个害病的法国人很热心照顾，但我要自称为夏倍上校就得被讪笑了。这些讪笑，这种怀疑，把我气得不但伤了身体，还在斯图加特城里被人当作疯子，关在

---

① 海尔斯贝格，东普鲁士一城市，距埃洛三十公里。

牢里。的确，照我讲给你听的情形，你也不难看出人家很有理由把我关起来了。两年之间，狱卒不知对人说了多少遍：'这可怜的家伙还自以为是夏倍上校呢！'听的人总是回答一句：'唉，可怜！'关了两年之后，我自己也相信那些奇怪的遭遇是不可能的了，就变得性情忧郁，隐忍，安静，不再自称为夏倍上校：惟有这样才有希望放出监狱回法国去。噢！先生，我对巴黎简直想念得如醉如痴……"

夏倍把这句话说了一半，就呆着出神了，但维尔耐着性子等着，不忍打扰他。

然后他又往下说："后来有一天，正好是春天，他们把我释放了，给我十个塔勒，① 认为我各方面谈吐都很有理性，也不自命为夏倍上校了。的确，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姓名可厌透了，便是现在，偶尔还有这感觉。我但求不成其为我。一想到自己在社会上有多少应得的权利，我就痛苦得要死。倘若我的病使我把过去的身世忘了，那就幸福了！我可以随便用一个姓名再去投军，而且谁敢说我此刻不在奥国或俄国当上了将军呢？"

"先生，"代理人说，"你把我的思想都搅乱了。听着你的话，我觉得象做梦。咱们歇一会儿好不好？"

"至此为止，肯这样耐着性子听我的只有你，"上校的神气挺悲伤，"没有一个法律界的人愿意借我十个拿破仑，② 让我把证件从德国寄回来，作打官司的根据……"

"什么官司？"诉讼代理人听着他过去的灾难，竟忘了他眼

① 塔勒，德国日耳曼帝国时期的大银币名，价值高于马克。

② 指镌有拿破仑头像的金币，值二十法郎。

前的痛苦的处境。

“先生，费罗伯爵夫人不是我的妻子吗？她每年三万法郎的收入都是我的财产，可是她连两个子儿都不愿意给我。我把这些话讲给一般诉讼代理人或是明理的人听的时候，象我这样一个叫化子说要控告一个伯爵和一个伯爵夫人的时候，我这个公认为早已死了的人说要和死亡证、结婚证、出生证对抗的时候，他们就把我撵走，撵走的方式看各人性格而定：有的是冷冷的，有礼的，象你们用来拒绝一个可怜虫的那一套；有的用粗暴蛮横的态度，以为遇到了坏蛋或是疯子。当初我被埋在死人底下，如今我被埋在活人底下，埋在各种文书各种事实底下，埋在整个社会底下，他们都要我重新钻下地去！”

“先生，请你把故事讲下去罢，”代理人说。

“请！”可怜的老头儿抓着年轻人的手叫起来，“请这个字儿从我受伤到现在还是第一次听到……”

上校说着，哭了。他感激之下，连声音都没有了。他的眼神、动作、甚至于静默所表现的深刻的意义，非言语所能形容，终于使但维尔完全相信，并且大为感动：

“听我说，先生，今天晚上我打牌赢了三百法郎，很可以拿出半数来促成一个人的幸福。我马上办手续，叫人把你所说的文件寄来；没寄到以前，我每天借给你五法郎。你要真是夏倍上校的话，一定能原谅我只帮你这么一点儿款子，因为我是个年轻人，还得挣我的家业。好了，请你往下说罢。”

自称为的上校一动不动的呆了好一会儿；显然，他所遭遇的千灾百难把他的信心完全毁灭了。他现在还追求军人的荣

誉，追求他的家产，丢不开自己，大概只因为受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心情支配，那是在任何人心中都有根芽的：炼丹家的苦功，求名的人的热情，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的发见，凡是一个人用事实用思想来化身为千万人而使自己伟大的，都是由于那一点心理作用。在上校心目中，所谓自我倒居于次要地位，正如在赌徒看来，得胜的虚荣和快感，比所赌的目的物更宝贵。这个人见弃于妻子，见弃于一切社会成规，前后有十年之久，一朝听到诉讼代理人的话当然认为是奇迹了。多少年来被多少人用多少方式拒绝的十块金洋，居然在一个诉讼代理人手中得到了！相传有位太太害了十五年的寒热，一旦寒热停止，竟以为害了另外一种病：上校的情形就是这样。世界上有些幸福，你早已不信会实现的了；真实现的时候，简直象霹雳一般会伤害你的身心。因此那可怜虫感激的情绪太强烈了，没法用言语来表现。肤浅的人或许会觉得他冷淡，可是但维尔看他发愣，完全体会到他的忠厚老实。换了一个狡黠之徒，在那个情形之下一定会天花乱坠的说一套的。

“我讲到哪里了？”上校问话的态度天真得象小孩子或者军人，因为真正的军人往往有赤子之心，而小孩子也往往有军人气息，尤其在法国。

“你说到在斯图加特，刚从监狱里出来，”代理人回答。

“你认识我的女人吗？”上校问。

“认识的，”但维尔点点头。

“现在她怎么样？”

“还是那么娇滴滴的。”

老人做了个手势，似乎把心中的隐痛硬咽下去；在战场上经过炮火，浴过血的人，都有这种克制功夫，使你觉得他庄严肃穆。他显得快活了些，因为呼吸舒畅了，等于第二次从坟墓里爬出来，把一层比当年盖在他头上的雪更难融化的雪融化了；他象走出地牢似的拼命吸着空气，说道：

“先生，倘若我是个美男子，决不至于受那些苦难。女人相信的是三句不离爱情的男人。一朝喜欢了你，她们就百依百顺，替你出力，替你玩手段，帮你肯定事实，为你翻江倒海，无所不为。可是我，我怎么能打动女人的心？我的脸象个鬼，身上穿得象长裤汉①，不象法国人而象一个爱斯基摩人，但是一七九九年上我明明是个最漂亮的哥儿，我夏倍明明是个帝政时代的伯爵！……且说我被人家当做狗一般赶到街上的那一天，碰到刚才跟你提过的下士。那弟兄名叫布坦。可怜他当时的模样和我半斤八两；我散步的时候瞧见了他，认得是他，可是他休想猜到我是谁。我们一块儿上酒店，到了那里，我一报姓名，布坦就咧着嘴大笑，象一尊开了裂的臼炮。先生，他这一笑使我伤心到极点，它老实不客气让我感觉到自己面目全非，便是最感激最敬重我的朋友也认不得我了。我救过布坦的性命，其实那是我还他的情分。他当初怎样帮我忙，也不用细表了。只要告诉你事情发生在意大利的拉韦纳。在一个不怎么上等的屋子里，我差点儿被人扎死，亏得布坦救了我。那时我不是上校，只是个普通的骑兵，和布坦一样。幸

---

①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对平民大众的称呼。

而那件事有些细节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经我一提，他对我的疑心就减少了。我又把奇奇怪怪的经历讲给他听。他说我的眼睛我的声音都变了；头发，牙齿，眉毛，都没有了；惨白的脸色象害着白皮症。虽是这样，他提出许多问话，听我回答得一点不错之后，终于承认这个叫化子原来真是他的上校。他把他的遭遇跟我说了，其离奇也不下于我的；他逃出西伯利亚想到中国去，遇到我的时候便是从中国边境回来。他告诉我俄罗斯战役的惨败，和拿破仑的第一次退位。这个消息给我极大的打击。我们俩都是劫后余生的怪物，在地球上滚来滚去，象小石子般被大风浪在海洋中卷到东，卷到西，卷过了一阵。把两个人到过的地方合起来，有埃及，有叙利亚，有西班牙，有俄罗斯，有荷兰，有德意志，有意大利，有达尔马提亚，有英国，有中国，有鞑靼，有西伯利亚；只差印度和美洲没去！布坦比我脚腿轻健，决意日夜兼程赶往巴黎，把我的情形通知我太太。我给她写了一封极详细的信，那已经是第四封了，先生！倘若我有亲属的话，也许不会到这个田地；可是老实告诉你，我的出身是育婴堂，我的履历是军人；没有遗产，只有勇气；没有家族，只有社会；没有故乡，只有祖国；没有保护人，只有上帝。噢，我说错了！我还有一个父亲，就是皇帝①！啊，倘若那亲爱的人还在台上，看到他的夏倍——他老是那么称呼我的——象现在这副模样，他要不大发雷霆才怪。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太阳下山了，此刻我们都觉得冷了。归根结底，我妻子

① 指拿破仑。

的杳无信息多半可以用政局的变动来解释。布坦动身了。他才运气哇！他有两只训练好的白熊一路替他挣钱。我不能和他作伴；身上带着病，走不了长路，只能在我体力范围之内把布坦和他的熊送了一程；分手的时候，先生，我哭了。在卡尔斯鲁厄①，我头里闹神经痛，在小客店里潦倒不堪的躺了六星期，睡在干草堆里。唉，先生，我过的叫化子生活所遭遇的苦难，说也说不完。有了精神上的痛苦，肉体的痛苦变得不足道了；但因为精神的痛苦是肉眼看不见的，倒反不容易得到人家同情。我记得在斯特拉斯堡②一家大旅馆前面哭了一场：从前我在那边大开筵席，请过客，如今连一块面包都要不到。我的路由是跟布坦商量好的，所以到一个地方就上邮局去问，可有寄给我的信和钱。直到巴黎，什么都没收到。那期间我饮泣吞声，多少的悲痛只能往肚里咽！我心里想：'大概布坦死了罢？'果然，可怜的家伙在滑铁卢送了命。他的死讯是我以后无意之中听到的。他和我太太办的交涉一定是毫无结果。最后我到了巴黎，和哥萨克兵同时进城。③那对我真是痛上加痛。看见俄国兵到了法国，我就忘了自己脚上没有鞋，袋里没有一个钱。真的，我身上的衣服全变了破布条了。进巴黎的头一天，我在克莱森林中露宿了一夜。晚上的凉气使我害了一种不知什么病，第二天进圣马丁区的时候发作起来，差不多晕

---

① 卡尔斯鲁厄，普鲁士城市。

② 斯特拉斯堡，法国阿尔萨斯省的首府。

③ 一八一五年六月滑铁卢战役以后，惠灵顿部下之英军和亚历山大部下之哥萨克军同时进占巴黎。

倒在一家铁匠铺门口。醒来发觉自己躺在市立医院里的病床上。在那儿待了一个月，日子还算过得快活。不久我被打发出来，一文不名，但身体很好，脚也踏到了巴黎的街道。我多么高兴的迫不及待的赶到勃朗峰街，那是我太太住的地方，房子还是我的产业呢！谁知勃朗峰街变了昂丹大道。我的房子不见了，原来给卖掉了，拆掉了。地产商在我从前的花园里盖了好几幢屋子。因为不知道妻子嫁了费罗，我什么消息都打听不出。后来去找一个从前代我经手事情的老律师。不料老律师死了，没死以前就把事务所盘给一个年轻人。这位后任把我的遗产如何清算，继承手续如何办理，我的妻子如何再嫁，又生了两个孩子等等全部告诉了我，使我大吃一惊。他一听见我自称为夏倍上校就哈哈大笑，而且笑得那么不客气，我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斯图加特监狱的经验使我想起了沙朗通疯人院①，决意小心行事。我既然知道了太太的住处，便存着希望到她的公馆去了。"上校说到这里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他压着一肚子的怨气，"唉，哪知道我用一个假姓名通报的时候，里头回说不在；下回我用了真姓名的时候根本被拦在大门口。为了要看到伯爵夫人半夜里跳舞回来或是看戏回来，我整夜站在大门外界石旁边。车子象闪电一般的过去，我拼命把眼睛盯着车厢朝里望：那个明明是我的而又不再属于我的女人，我只能在眼梢里瞥见一点儿影子。"老人说着，冷不防在但维尔面前站了起来，嗄着嗓子叫道："从那天起，我一心一意只想

① 沙朗通为巴黎近郊的城市，有著名的疯人院，一般人均以沙朗通三字代表疯人院。

报复了。她明知道我活着；我回来以后，她还收到我两封亲笔信。原来她不爱我了！我说不上来对她是爱还是恨！一会儿想她，一会儿咒她。她的财产，她的幸福，哪一样不是靠了我？可是她连一点儿小小的帮助都不给我！有时我气得简直不知道怎办！”

讲完这几句，老军人又往椅子里坐下，待着不动了；但维尔默默无声，只管打量着当事人。终于他象出神一般的说道：

“事情很严重。即使存在海尔斯贝格的文件真实可靠，也不能担保我们一开场就胜利。这桩官司前后必须经过三审。对这样一件没有前例的案子，非用极冷静的头脑考虑不可。”

“噢！”上校很高傲的抬起头来，冷冷的回答，“万一失败了，我是知道怎么死的，可是要人陪着我。”

那时他全无老态，变了一个刚毅果敢的人，眼中燃着悲愤与报复的火焰。

代理人说：“或许咱们应当想法和解。”

“和解！”夏倍上校嚷道，“请问我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

代理人说：“先生，希望你听从我的劝告。我一定把你的案子当作我自己的事。不久你就可以发觉我怎样关切你的处境，——那在司法界中几乎是从来未有的。目前我先给你一个字条，你拿去见我的公证人，凭你的收据每十天向他支五十法郎。到这儿来拿钱对你不大得体。如果你真是夏倍上校，就根本用不着依靠谁。我给你的垫款是一种借贷的方式。你有产业可以收回，你是有钱的人。”

这最后一番体贴使老人眼泪都冒上来了。但维尔突然站

起身子，因为当诉讼代理人的照例不应当流露感情；他进入办公室，回出来拿着一个开口的封套交给夏倍伯爵。可怜的人用手指一捻，觉得里头有两块金洋。

代理人说："请你把文件的名称，存放的城与邦①的名称，统统告诉我。"

上校逐一说明了，又把代理人写的地名校对一遍；然后一手拿起帽子，望着但维尔，伸出另外一只生满肉茧的手，声音很自然的说道：

"真的，先生，除了皇帝，你是我最大的恩人了！你真是一条好汉②。"

代理人按了按上校的手，掌着灯把他直送到楼梯口。

"布卡尔，"但维尔对他的首席帮办说，"我才听到的一桩故事，也许要我破费五百法郎。但即使上了当，赔了钱，我也不后悔，至少是看到了当代最了不得的演员。"

上校走到街上一盏路灯底下，掏出代理人给的两枚二十法郎的钱瞧了一会儿。九年以来，这是他第一回看到金洋。

"这一下我可以抽雪茄了！"他心里想。

从夏倍上校半夜里找但维尔谈话以后，大约过了三个月，负责代但维尔给怪主顾透支生活费的公证人，为了一件重要的事去和代理人商议，一开始就向他索取付给老军人的六百法郎垫款。

"你有心养着帝国军队玩玩吗？"公证人取笑但维尔。这公

---

① 当时德国尚未统一，日耳曼各地均系诸侯分治，故称"邦"。

② "好汉"二字是拿破仑夸奖部下的口头语。

证人叫做克罗塔，年纪很轻，原来在一个公证人事务所里当首席帮办，后来东家破产，逃掉了，克罗塔便盘下了事务所。

但维尔回答："谢谢你提醒我这件事。我的慈善事业不预备超过六百法郎，说不定我为了爱国已经受骗了。"

他言犹未了，看到自己的书桌上放着首席帮办拿来的几包文件。有封信贴着许多狭长的、方形的、三角形的、红的、蓝的、普鲁士邮票，奥国邮票，巴伐利亚邮票，法国邮票，他不由得眼睛一亮。

"啊！"他笑着说，"戏文的结果来了，咱们来瞧瞧我是不是上了当。"

他拿起信来拆了，不料写的是德文，一个字都念不上来，便打开办公室的门把信递给首席帮办：

"布卡尔，你亲自跑一趟，叫人把这信翻译一下；速去速来。"

柏林的公证人复称，全部文件几天之内就可送到。据说那些公事都合格，做过必要的法定手续，足以取信于法院。当初为笔录所举的事实作证的人，几乎都还在普吕西什-埃洛邦内；救夏倍伯爵的女人至今活着，住在海尔斯贝格近郊的一个镇上。

布卡尔把信念完了，但维尔嚷道："啊，事情当真起来了。——可是，朋友，"他回头向着公证人，"我还需要一些材料，大概就在你事务所里。当初不是那骗子罗甘……"

"噢，咱们不说骗子，只说不幸的，可怜的罗甘，"亚历山大·克罗塔笑着打断了但维尔的话。

“随你说吧。夏倍的遗产案子，不是那可怜的罗甘，最近带走了当事人们八十万法郎，使好几个家庭急得没办法的罗甘，经手的吗？我们的费罗案卷中好象提到这一点。”

“是的，”克罗塔回答，“那时我还当着第三帮办；清算遗产的案卷是我誊写的，也仔细研究过。萝丝·沙波泰勒女士是亚森特的寡妇，亚森特一名夏倍，帝政时代封的伯爵，荣誉勋位二级获得者。他们结婚的时候没有订婚约，所以双方的财产是共有制。我记得资产总额一共有六十万法郎。结婚以前，夏倍上校立过一份遗嘱，把四分之一的遗产捐给巴黎的慈善机关，另捐四分之一给公家。他死后办过共有财产拍卖，一般性拍卖，遗产分析等等手续，因为各方面的诉讼代理人都很活跃。在清算期间，统治法国的那个魔王① 下了一道上谕，把国库应得的一分遗产退还给上校的寡妇。”

“那么夏倍伯爵私人名下的财产只剩三十万了。”

“对啦，朋友！”克罗塔回答，“你们这批诉讼代理人有时理路倒还清楚，虽然人家责备你们不论是辩护还是攻击，常常颠倒事实。”

夏倍伯爵在交给公证人的第一张收据上写的地址是：圣马尔索区小银行家路；房东是一个在帝国禁卫军中当过上士的老头儿，叫做韦尼奥，现在作着鲜货买卖。到了街口上，但维尔不得不下车步行；因为马夫不肯把轻便两轮车赶进一条不铺石子的街，地下的车辙也的确太深了。诉讼代理人向四下

① 指拿破仑。

里望了一会，终于在紧靠大街的小巷子的某一段，在两堵用兽骨和泥土砌的围墙中间，瞧见两根粗糙的石柱，被来往的车辆撞得剥落了，虽然前面放着两块代替界石的木头也保护不了。石柱顶上有个盖着瓦片的门楣，底下有根横梁，梁上用红字写着韦尼奥鲜货行。字的右首用白漆画着几个鸡子，左首画一条母牛。大门打开着，看样子是整天不关的。进门便是一个相当宽敞的院子，院子的尽里头，朝着大门有所房子，倘若巴黎各区的一些破房还能称作房子的话；它们跟无论什么建筑物都不能比，甚至还比不上乡下最单薄的住房，因为它们只有乡下破房的贫窭而没有它的诗意。田野里有的是新鲜的空气，碧绿的草原，阡陌纵横的景致，起伏的岗峦，一望无际的葡萄藤，曲折的小路，杂树围成的篱垣，茅屋顶上的青苔，农家的用具；所以便是草房木屋也另有一番风味，不象巴黎的贫民窟因为丑恶而只显出无边的苦难。

这所房子虽是新盖的，已经有随时可以倒坍的样子。材料没有一样是真正合用的，全是旧货，因为巴黎每天都在拆房子。但维尔看见一扇用木板钉成的护窗上还有时装商店几个字。所有的窗子式样都不一律，装的方式也怪得很。似乎可以居住的底层，一边高一边低；低的一边，房间都在地面之下。大门与屋子中间有一个坑，堆满垃圾，其中有雨水，也有屋子里泼出来的脏水。单薄的屋子所依靠的墙要算是最坚固的一堵了；墙根搭着几个稀格的棚子，让一些兔子在里面尽量繁殖。大门右边是个牛棚，顶上是堆干草的阁楼，紧接着一间和正屋通连的牛奶房。左边有一个养鸡鸭的小院子，一个马棚，

一个猪栏，猪栏的顶和正屋一样用破板钉成，上面的灯芯草也盖得很马虎。

但维尔插足的院子，和每天供应巴黎食物的场所一样，因为大家要赶早市，到处留下匆忙的痕迹。这儿鼓起来、那儿瘪下去的白铁壶，装乳酪用的瓦罐，塞瓶口用的布条，都乱七八糟丢在牛奶房前面。抹这些用具的破布挂在两头用木柱撑着的绳上，在太阳底下飘飘荡荡。一匹只有在牛奶房里才看得见的那种驯良的马，拖着车走了几步，站在大门紧闭的马棚外面。开裂而发黄的墙上，爬着盖满尘土的瘦小的葡萄藤，一只山羊正在啃藤上的嫩叶。一只猫蹲在乳酪罐上舐乳酪。好些母鸡看到但维尔走近，吓得一边叫一边飞，看家的狗也跟着叫起来。

但维尔对这幕丑恶的景象一瞥之下，心上想："噢！决定埃洛一仗胜败的人原来住在这里！"

看房子的只有三个男孩子。一个爬在一辆满载青草的车上，向邻屋的烟囱摔石子，希望石子从烟囱里掉进人家的锅子。另外一个想把一只猪赶到车身碰着地面的木板上，第三个拿手攀着车身的另一头，预备猪上了木板，叫它一上一下的颠簸。但维尔问他们夏倍先生是不是住在这儿，他们都一声不出，只管望着他，神气又痴騃又机灵，——假如这两个字可以放在一起的话。但维尔又问了一遍，得不到回音。他看着三个顽童的狡猾样子心中不耐烦，便拿出年轻人对付儿童的办法，半真半假的骂了一声，不料他们反倒粗野的大笑起来。这一下但维尔可恼了。上校听到声音，从牛奶房旁边一间又

矮又小的屋内走出来，站在房门口声色不动，完全是一副军人气派；嘴里咬着一支烟膏极重（抽烟的人的术语）、质地粗劣，俗称为烫嘴的白泥烟斗。他把满是油腻的鸭舌帽的遮阳掀了掀，看见了但维尔，因为急于要赶到恩人前面，马上从垃圾堆中跨过来，同时声音很和善的向孩子们喊着：

"弟兄们，别闹！"

三个孩子立刻肃然静下来，足见老军人平日的威严。

他招呼但维尔："啊，干吗不写信给我呢？"接着他看见客人迟疑不决，怕垃圾弄脏靴子，便又说："你沿着牛棚走罢，那儿地下是铺着石板的。"

但维尔东窜一下，西跳一下，终于到了上校的屋门口。夏倍因为不得不在卧房里接待客人，脸上很难堪。的确，但维尔在屋内只看到一张椅子。床上只有几束干草，由女主人铺着两三条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破烂地毯，平常是送牛奶女人垫在大车的木凳上的。脚下是泥地。发霉的墙壁长着绿毛，到处开裂，散布的潮气那么重，只能用草席把紧靠卧床的那片墙遮起来。一只钉上挂着那件可笑的卡列克。墙角里东倒西歪的躺着两双破靴子。至于内衣被服，连一点儿影踪都没有。虫蛀的桌上有一本普朗歇翻印的《帝国军报》打开在那里，好象是上校的经常读物。他在这清苦的环境中神态安详，非常镇静。从那次访问但维尔以后，他面貌似乎改变了；代理人看出他脸上有些心情愉快的影子和由希望反映出来的一道淡淡的光。

他把草垫只剩一半的椅子端给代理人，问道："我抽烟会使你觉得不舒服吗？"

“嗳，上校，你住的地方太糟了！”

但维尔说这句话是因为第一，代理人都天生多疑；第二，他涉世不久便看到一些幕后的惨剧，得了许多可叹的经验，所以心上想：

“哼，这家伙拿了我的钱一定去满足他当兵的三大嗜好了：赌钱，喝酒，玩女人！”

“是的，先生，我们这儿谈不到享受，只等于一个营帐，全靠友情给它一些温暖，可是……”说到这儿，老军人用深沉的目光瞅着法学家，“可是我从来没害过人，没做过使人难堪的事，不会睡不着觉的。”

代理人觉得盘问他怎么使用那笔预支的钱未免太不客气，结果只说：

“为什么不搬到城里去呢？你不用花更多的钱，可是住得舒服多了。”

上校回答：“这里的房东让我 gratis① 吃住了一年，难道我现在有了些钱就离开吗？何况这三个孩子的父亲还是个老埃及人……”

“怎么！是个埃及人？”

“参加过出征埃及的兵，我们都叫做埃及人。我也是其中之一。不但从那里回来的彼此跟弟兄差不多，并且韦尼奥还是我部队里的，在沙漠中和我一块儿喝过水。再说，我教他的几个娃娃认字还没教完呢？”

---

① 拉丁文：免费。

"既然你付了钱，他应该让你住得好一些。"

"嘿！他的几个孩子还不是和我一样睡在草堆里！他夫妻俩的床也不见得更舒服；他们穷得很，又不自量力，盘了一个铺子。倘若我能收回财产……得啦，别提了！"

"上校，我明后天就能收到你海尔斯贝格的文件。你的恩人还活着呢！"

"该死的钱！难道我没有钱吗？"他嚷着把土烟斗摔在了地下。

一支烟膏厚重的烟斗对一个抽烟的人是很宝贵的；但他的摔破烟斗是激于义愤，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举动，大概烟草专卖局也会加以原谅，①而烟斗的碎片也许会由天使给捡起来罢。

但维尔跨出房间，想沿着屋子在太阳底下走走。

他说："上校，你的案子真是复杂极了。"

上校回答："我觉得简单得很。人家以为我死了，我可是活着！应当还我妻子，还我财产；政府也得给我将官的军阶，因为埃洛战役以前，我已经是帝国禁卫军的上校了。"

"在司法界里，事情就不这么简单啦。我可以承认你是夏倍伯爵；但对于那些为了本身利益而只想把你否认的人，是要用法律手续来证明的。你的文件必然会引起争辩，而这个争辩又得引起十几个先决问题，发生许多矛盾，直要告到最高法院，中间不知要花多少钱打多少官司，拖多少时间；那是我

① 法国是烟草专卖的国家，故抽烟人的烟斗也为专卖局所重视，少一烟斗即少一抽烟的人，专卖局即少一份收入。

无论如何努力也阻止不了的。你的敌人会请求当局作一个详细的调查，我们不能拒绝，或许还需要委托普鲁士邦组织委员会就地查勘。即使一切顺利，司法当局很快的承认你是夏倍上校了，但费罗伯爵夫人那件无心的重婚案，谁知道他们怎么判决呢？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和费罗伯爵究竟谁对伯爵夫人更有权利，不在法典规定的范围之内，只能由法官凭良心裁判，正如社会上有些特殊的刑事案件只能由陪审官用自由良心裁判一样。你和你太太并没生男育女，费罗先生和他太太却生有两个儿子；法官的裁定，可能把婚姻关系比较浅的一方面牺牲，只要另一方面的结合是出于善意。以你这个年龄，这个处境，坚决要求把一个已经不爱你的女人判还给你，你精神上会舒服吗？你的太太和她现在的丈夫势必和你对抗，而这两位又是极有势力，可能左右法院的。所以官司非拖不可。那期间你却是悲愤交加，很快的衰老了。”

“那么我的财产呢？”

“你以为你真有天大的家私吗？”

“我当初不是有三万法郎收入吗？”

“上校，你在一七九九年上还没结婚的时候，立了一份遗嘱，注明把四分之一的遗产捐给救济机关。”

“不错。”

“那么既然人家认为你死了，不是要把你的财产登记，清算，才能把那四分之一拨给救济机关吗？你的太太只顾着自身的利益，不惜损害穷人的利益。清点遗产的时候，她的现款和首饰一定是隐匿不报的，便是银器也只拿出小小的一部分；

家具的估价只等于实际价值的三分之一，或是为她自己留地步，或是为了少付一笔税，同时也因为那是由估价员负责的，所以她尽可以胆大妄为；登记的结果，你的财产只值六十万法郎。你的寡妇照理应当得一半。拍卖的遗产都由她出钱买回来，沾了不少便宜，救济机关把应得的七万五拿去了。[①] 你遗嘱上既没提到妻子，没有受主的那份遗产应当归入公家，但皇帝下了一道上谕，把那一份给了你的寡妇。由此看来，你现在名正言顺可以争回来的财产还有多少呢？仅仅是三十万法郎，还得除掉一切费用。"

上校大吃一惊，问道："你们把这个叫做大公无私的法律吗？"

"当然喽……"

"那真是太妙了！"

"上校，法律就是这么回事。现在你该明白了吧，你认为容易的事并不容易。可能费罗太太还想把皇帝给她的那一份抓着不放呢。"

"事实上她又不是寡妇，那道上谕应当作废。"

"对。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件事不可以争辩。告诉你，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觉得对你，对她，和解是最好的办法。你和解以后所能到手的财产，可以比你在法律上有权收回的更可观。"

"那不等于把我的妻子卖掉吗？"

---

① 六十万遗产，妻子分去半数，只剩三十万，三十万的四分之一为七万五。

“一年有了两万四的收入，再加你的地位，尽可找一个比你原来的太太更合适，使你更幸福的女人。我预备今天就去拜访费罗伯爵夫人，探探风色，但我没通知你以前，不愿意就去。”

“咱们一块儿去罢……”

“凭你这种装束去吗？”代理人说，“不行，不行，上校。那你的官司是输定了……”

“我这官司有没有希望打赢呢？”

“从无论哪一点上看都没问题。可是亲爱的上校，你忘了一件事。我不是富翁，我为了受盘事务所借的债还没还清。倘若法院答应预支你一笔钱，就是说让你在应得的财产里头先拿一部分，也得等到你夏倍伯爵，荣誉勋位二级获得者的身分确定以后。”

“啊！我还是荣誉勋位二级获得者呢，我竟忘了，”他很天真的说。

但维尔接着又道：“而你的身分没确定以前，不是先得叫人辩护吗？律师，要钱；送状子，抄判决书，要钱；执达吏，要钱；你自己还得有笔生活费。几次预审的费用，约估一下就得一万二到一万五以上。我没有这笔款子；借钱给我盘这个事务所的债主要的利息很高，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你，你又从哪儿去张罗？”

可怜的军人黯淡无光的眼中滚出两颗很大的泪珠，淌在全是皱痕的面颊上。看到这些困难，他灰心了。社会与司法界象一个噩梦似的压着他的胸部。

他嚷道："好吧，我去站在旺多姆广场的华表下面，大声的叫：我是夏倍上校，我是在埃洛冲破俄罗斯大军的方阵的人！——那铜像一定认得我的。"①

"这样，人家就把你送沙朗通。"

一听到这可怕的名字，老军人可泄气了。

"难道陆军部也不会有人替我作主吗？"

"那些衙门！"但维尔说，"要去先把宣告你的死亡无效的公事端整好了再去。他们正恨不得把所有帝政时代的人物一齐消灭呢。"

上校呆若木鸡，一动不动的愣了好一会，眼睛视而不见的朝前望着。军事法庭办起事来是干脆，迅速，粗暴的，判的案子几乎永远是公道的；夏倍所知道的法律只有这一种。如今看到所要遭遇的难关象迷魂阵一样，要花多少钱才能进去游历一周，可怜的军人的意志不禁受到严重的打击，而意志原是男人特有的一种力量。他觉得受不了打官司的生活，还不如熬着穷苦，做个叫化子，或者有什么部队肯收留，再去投军当个骑兵，倒反简单多了。肉体与精神的痛苦，因为损害了几个最重要的器官，已经使他健康大受影响。他害的病在医药上没有名字，病灶象我们身上受害最烈的神经系统一般，没有一定的地方，只能称之为痛苦的忧郁症。这种无形而实在的病不论怎么严重，只要生活愉快，还是能痊愈的。但要完全摧毁他结实的身体，只消一个新的阻碍或是什么意外的事，把已经

---

① 巴黎旺多姆广场上的华表，是记载大革命及帝政时代武功的碑，顶上置有拿破仑铜像。

衰弱的生机斩断，使他处处犹豫，作事有头无尾，没人了解，——那都是生理学家在受伤过度的人身上常常看到的症状。

但维尔发觉当事人有了失魂落魄的现象，便说：

“别灰心，结果只会对你有利的。但你得想一想是否能完全信托我，对我认为最好的办法能不能闭着眼睛接受？”

“你爱怎办就怎办吧，”夏倍说。

“不错，但你听我摆布的程度，是不是能够把生死置之度外？”

“难道我从此只能无名无姓，没有身分的混下去吗？这怎么受得了？”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代理人说，“我们可以用友好的方式得到法院的判决，把你的死亡登记和婚约撤销，把你的公民权恢复。靠了费罗伯爵的力量，你一定还能得到将官的军阶和一笔恩俸。”

“好，你放手做去吧！我完全信托你。”

“那么我等会把委托书寄给你签字。再见了，别灰心！要用钱，尽管问我。”

夏倍很热烈的握了握但维尔的手，背靠着墙，除了目送一程以外没有气力再送客。正如一般不大了解司法界内情的人，他看到这场意想不到的斗争吓坏了。他们俩谈话期间，街上有个人掩在大门口一根柱子旁边，伸头探颈的等着。但维尔一出门，他就走过来。那是个老头儿，穿着蓝色上衣，跟卖啤酒的商人一样束一条叠裥的白围裙，头上戴一顶獭皮小帽。凹陷

的脸是棕色的，皱纹密布，但因为工作辛苦，老在外边跑，颧骨倒晒得通红。

他伸出手臂拦住了但维尔，说道："先生，我很冒昧的跟你说话，请你原谅。我一看到你，就疑心是我们将军的朋友。"

但维尔回答："你关切他什么事呢？"又不大放心的追问一句："你是谁呀？"

"我叫做路易·韦尼奥，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原来是你把夏倍伯爵安顿在这种地方的。"

"对不起，先生，请你原谅，他住的已经是最好的屋子了。倘若我自己有个房间，一定让给他；我可以睡在马房里。喝，他遭了多少难，还教我几个小的认字；他是一个将军，一个埃及人，我在部队里遇到的第一个排长就是他！……真的，一家之中他住得最好了。我有什么，他也有什么。可怜我拿不出多少东西，只有面包，牛奶，鸡子；穷人只能过穷日子！至少是一片好心。可是他叫我们下不了台啊。"

"他？"

"是的，先生，一点不假，他伤透了我们的心……我不自量力盘了一个铺子，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替我们刷马，那叫人怎么受得了！我说：'哎哟！我的将军，你怎么的？'他说：'嗳，我不愿意闲着，刷兔子什么的，我早学会了。'为了盘牛奶棚，我签了一些期票给葛拉多……你认得葛拉多吗，先生？"

"朋友，我没时间听你呀。快点告诉我，上校怎么样使你下不了台？"

"先生，他使我下不了台是千真万确的事，正如我叫做韦

尼奥一样的千真万确，我的女人还为此哭了呢。他从邻居那儿知道我们的债票到期了，一个子儿都没着落。老军人一句话不说，候着债主上门，拿你给他的钱一古脑儿把期票付清了。你看他多厉害！我跟我老婆眼看可怜的老人连烟草都没有了，他硬压着自己，省掉了。本来嘛，他每天早上已经有了雪茄！真的，我宁可把自己卖掉的……我们受不了！他说你是个好人，所以我想拿铺子作抵押，向你借三百法郎，让我们替他缝些衣服，买些家具。他以为替我们还了债！唉，谁知他反倒叫我们欠了新债……还叫我们心里受不了！他不应该丢我们的脸，伤我们的心；那还成为朋友吗？你放心，我路易·韦尼奥宁可再去当兵，决不赖你的钱……"

但维尔看了看鲜货商，往后退了几步，把屋子，院子，垃圾，马房，兔子，孩子，重新瞧了一眼，心里想："据我看，一个人要有德行，主要是占有产业的欲望不能太强。"

"好罢，你要三百法郎，给你就是了，再多一些也行。但这不是我给的。上校有的是钱，很有力量帮助你，我不愿意抢掉他这点儿乐趣。"

"他是不是不久就有钱了？"

"当然。"

"啊，天哪，我女人知道了才高兴呢！"

鲜货商说着，棕色的脸似乎舒坦了些。

但维尔一边踏上两轮车，一边想："现在让我到敌人那儿去走一遭。别泄露我们手里的牌，要想法看到她的，先下手为强。第一得吓她一吓。她是个女人，女人最怕的是什么呢？对

啦，女人只怕……”

他把伯爵夫人的处境推敲之下，象大政治家设计划策，猜度敌国的内情一样出神了。诉讼代理人不就是处理私事的政治家吗？现在我们必须对费罗伯爵夫妇的情形有所了解，才能领会但维尔的天才。

费罗伯爵是从前巴黎高等法院一个法官的儿子，恐怖时期流亡在国外，逃了命，却丢了财产。他在执政时期回国，守着父亲在大革命以前来往的小圈子，始终拥护路易十八的利益。所以在圣日耳曼区的贵族中，费罗属于很清高的不受拿破仑引诱的一派。他那时还没有头衔，但才能出众的名气已经使他成为拿破仑勾引的对象。拿破仑笼络贵族阶级的成功往往不下于战场上的成功。人家告诉费罗，说他的头衔可以恢复，没有标卖的财产可以发还，将来还有入阁和进参议院的希望。可是皇帝的努力终于白费。在夏倍伯爵阵亡的时期，费罗先生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没有财产，身段很好，在圣日耳曼区很走红，被认为是后起之秀。另一方面，夏倍伯爵夫人在清算亡夫遗产的过程中得了不少利益，孀居十八个月以后，每年的进款有四万法郎之多。她和青年伯爵的结合，也在圣日耳曼区的各党派意料之中。拿破仑素来希望自己的部下与贵族阶级通婚，对夏倍太太的再醮自然很满意，便把上校遗产中应当归公的一份退还给她。但拿破仑借此拉拢的心思仍旧落了一个空。费罗太太不但热爱她年轻的情人，而且想到能踏进那个虽然受了委屈，但始终控制着帝国宫廷的高傲的社会，也很得意。这门亲事既满足了她的热情，也满足了她

各方面的虚荣心。她快要一变而为名门淑女了。等到圣日耳曼区的人知道青年伯爵的婚姻并非对贵族阶级的叛变，所有的沙龙立刻对他的太太表示欢迎。然后是王政复辟的时期。费罗伯爵的政治前程，发展并不太快。他很明白路易十八的政治环境受着许多限制，也深知内幕情形，等着大革命造成的缺口慢慢的合拢。路易十八说的这句话虽然被自由分子嘲笑，的确有它的政治意义。这个故事开场的时候帮办所引用的那一段诏书，把费罗伯爵的两处森林，一块田产，都发还了。那些产业在公家代管期间价值大为提高。如今他虽则身为参议官兼某一个部的署长，自认为还不过是政治生涯的开端。

因为雄心勃勃而忙得不得了，他雇着一个秘书，把一切私人事务都交给他办。那秘书叫做德贝克，是个破产的诉讼代理人，精明透顶，凡是司法界的门道，无一不知，无一不晓。狡狯的讼师很明白自己在伯爵家的地位，为了前途不敢不老实。他照顾东家的财产简直无微不至，希望日后靠他的势力谋个缺分。他的行事和过去截然不同，以致大家认为他从前的坏名声是受人阴损。伯爵夫人天生聪明机警，那是所有的妇女都有的长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她猜透了总管的心，暗中把他监视着，又调度得很巧妙，使他甘心情愿的卖力，增加她那分私产。她叫德贝克相信费罗先生是抓在她手里的，只要他一心一意的忠于她的利益，将来准可以到第一等的大城市里去当个初级法院的庭长。一朝有了一个终身职的差事，他就能结一门好亲事；以后当选了议员，更可以觊觎政治上的高位；这样的诺言当然使德贝克成为伯爵夫人的死党了。王政

复辟的最初三年，一般手段高明的人利用房产的涨价与交易所的波动赚了不少钱：这种机会，伯爵夫人靠了德贝克的力量，一个都没错过，轻而易举把财产增加了三倍，尤其因为在伯爵夫人眼里，只要能赶快发财，什么手段都是好的。她拿伯爵在各衙门领的薪水派作家用，把产业的收入存在一边生利；德贝克只帮她在这方面出主意，决不推敲她的动机。象他那一类的人，直要一件事攸关自己的利益，才肯费心去推究内幕。先是他对于大多数巴黎女子都有的黄金饥渴病觉得很容易找出理由，其次，伯爵的野心需要极大的家私作后盾，因此总管有时候以为伯爵夫人的贪得无厌，是表示她对一个始终热爱的男人的忠诚。其实她把真正的用意深藏在心坎里。那是她生死攸关的秘密，也是这个故事的关键。一八一八年初，王政复辟的基础表面上很稳固了，它的大政方针，据一般优秀人士所了解的，应当替法国开创一个繁荣的新时代；于是巴黎社会的面目跟着改变了。费罗伯爵夫人的婚姻无意中使爱情、金钱、野心三者都得到了满足。年纪还轻，风韵犹存，她变了一位时髦太太，经常出入宫廷。本身有钱，丈夫有钱，而且是王上的亲信，被誉为保王党中最有才干的人物之一，早晚有当部长的希望。她既是贵族阶级的一分子，自然分享到贵族的光华。在这个万事如意的局面中，她精神上却长着一个癌。男人的某些心思不管掩藏得如何周密，总是瞒不过女人的。路易十八第一次回来的时候①，费罗伯爵就有些后悔自己的婚

① 一八一四年拿破仑逊位时，路易十八回国即王位，百日皇朝时又逃亡。

姻。先是夏倍上校的寡妇没有替他拉上豪门贵戚的关系，使他在到处都是暗礁与敌人的生涯中孤立无援。其次，在他能够用冷静的头脑观察妻子的时间，或许还发见她有些教育方面的缺陷，不宜于做他事业上的帮手。他批评塔莱朗的婚姻的一句话，使伯爵夫人看透了他的心，就是说如果他现在要结婚的话，对象决不会是费罗太太。丈夫心里有这种遗憾，世界上哪个妻子肯加以原谅呢？侮辱，叛变，遗弃，不是都有了根苗吗？假定她怕看到前夫回来，那么后夫的那句话岂非更犯了她的心病？她早知道夏倍活着而置之不理；后来没再听见他的名字，以为他和布坦两人跟着帝国的鹰旗在滑铁卢同归于尽了。虽然如此，她还是决意用最有力量的锁链，黄金的锁链，把伯爵拴在手里，希望凭着巨大的资财，使她第二次的婚约无法解除，万一夏倍上校再出现的话。而他居然出现了。她倒是弄不明白，她所担心的那场斗争怎么还没爆发。或许是痛苦，疾病，替她把这个人解决了。或许他发了疯，由沙朗通收管去了。她不愿意把心事告诉德贝克或警察局，免得授人把柄或者触发那件祸事。巴黎不少妇女都象费罗太太一样，不是天天跟恶魔作伴，便是走在深渊边上；她们尽量把创口磨成一个肉茧，所以还能嬉笑玩乐。

两轮车到了沼地街费罗公馆门口，但维尔从沉思默想中醒来，对自己说着："费罗伯爵的情形真有点儿古怪。有这么多钱，又受到王上的宠幸，怎么至今还没进贵族院？固然，象葛朗利厄太太和我说的，这可能表示他有心配合王上的政策，以爱惜爵位的方式抬高贵族院的声价。并且一个高等法院法

官的儿子，也没资格与克里庸和罗昂等等那些勋贵后裔相提并论。费罗伯爵要进贵族院决不能大张旗鼓，惹人注目。但若他能离婚，再娶一个没有儿子的老参议员的女儿，不是就能以继承人的地位一跃而为贵族院议员，免得王上为难了吗？”但维尔一边走上台阶一边想：“哼，不错，这一点倒大可以拿来恐吓伯爵夫人。”

但维尔无意之间击中了费罗太太的要害，摸到她那个刻骨铭心的毒瘤。她接见他的屋子是一间精雅的冬季餐厅；她正在用早点，旁边有一根钉着铁档的柱子拴着一只猴子，让她逗着玩儿。伯爵夫人穿着一件很漂亮的梳妆衣，便帽底下拖出几个随便束着的头发卷，显得很精神。她容光焕发，笑容可掬。金器，银器，嵌螺钿的杯盘，在她餐桌上发光，周围摆着几个精美的磁盆，种着名贵的花草。夏倍伯爵的女人靠了夏倍的遗产，生活豪华，站在社会的峰尖上；可怜的老头儿却在鲜货商家里和牲口家禽住在一块；代理人看了不由得私下想道：

“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一个俊俏的女人，决不肯把一个穿旧卡列克，戴着野草般的假头发，脚上套着破靴子的老头儿，再认作丈夫；哪怕过去是她的情人也不相干。”

大半的巴黎人家尽管用多多少少的谎话遮掩自己的生活，也瞒不过一个以地位关系而能看到事实的人；所以但维尔当下堆着一副狡猾而尖刻的笑容，表示半感慨半嘲弄的心情。

“但维尔先生，你好！”伯爵夫人说着，继续拿咖啡喂她的猴子。

但维尔听她招呼的口气那么轻浮，觉得很刺耳，便直捷了

当的和她说："太太，我是来跟你谈一件相当严重的事的。"

"啊，遗憾得很。伯爵不在家呢……"

"我觉得幸运得很，太太。他要是参加我们的谈话，那才是遗憾呢。并且我从德贝克那儿知道，你喜欢自己的事自己了，不愿意打搅伯爵的。"

"那么我叫人把德贝克找来罢。"

"他虽然能干，这一回也帮不了你的忙。太太，你只要听我一句话就不会再嘻嘻哈哈了。夏倍伯爵的确没有死。"

"难道这种荒唐话就能使我不再嘻嘻哈哈了吗？"她说着，大声的笑了。

可是但维尔目不转睛的瞪着她，明亮的眼神仿佛看透了她的心事，伯爵夫人的态度便突然软化了。

"太太，"他冷冷的用着又严肃又尖锐的口气，"你还不知道你冒的危险有多大呢。不消说，全部文书都是真实的，确定夏倍伯爵没有死的证件都是可靠的。你一向知道我不是接受无根无据的案子的人。我们申请撤销死亡登记的时候，倘若你出来反对，这第一场官司你就非输不可；而我们赢了第一审，以后的几审也就赢定了。"

"那么你还预备跟我谈些什么呢？"

"既不谈上校，也不谈你。有些风雅的律师，拿这件案子里奇奇怪怪的事实，加上你再醮以前收到前夫的几封信，很可能作成一些有趣的节略；可是我也不预备和你谈这种问题。"

"这简直是胡扯！"她装腔作势，尽量拿出恶狠狠的神气，"我从来没收到夏倍伯爵的信；并且谁要自称为上校，他准是

个骗子，苦役监里放出来的囚犯，象柯瓦涅尔① 之类。单是想到这种事就叫人恶心。先生，你以为上校会复活吗？他阵亡以后，波拿巴正式派副官来慰问我，国会批准三千法郎抚恤金，我至今还在支领。自称为夏倍上校的人，不管过去有多少，将来还有多少，我都有一千一万个理由不睬他们。"

"太太，幸亏今天只有咱们两人，你尽可以自由扯谎，"但维尔冷冷的说着，有心刺激伯爵夫人，认为她一怒之下可能露出些破绽来；这是诉讼代理人的惯技，敌人或当事人尽管发脾气，他们总是声色不动。他临时又想出一个圈套，叫她明白自己弱点很多，不堪一击；便私忖道："好，咱们来见个高低罢。"——接着他高声说："太太，送达第一封信的证据，是其中还附有证券……"

"噢！证券吗？信里可没有什么证券。"

但维尔微微一笑："原来这第一封信你是收到的。你瞧，一个诉讼代理人随便唬你一下，你就中了计，还自以为能跟司法当局斗吗？……"

伯爵夫人的脸一忽儿红一忽儿白，用手遮住了。然后她把羞愧的情绪压了下去，恢复了象她那等女人的天生的镇静。

"既然你作了自称为夏倍的人的代理人，那么请你……"

"太太，"但维尔打断了她的话，"我现在除了当上校的代理人之外，同时仍旧是你的代理人。象你这样的大主顾，我肯

---

① 见本卷第168页注①。

放弃吗？可是你不愿意听我的话呀……”

“那么先生，你说罢，”她态度变得很殷勤了。

“你得了夏倍伯爵的财产，却给他一个不理不睬。你有了巨万家私，却让他在外边要饭。太太，案情本身既然这样动人，律师的话自然动人了：这件案子里头，有些情节可能引起社会公愤的。”

伯爵夫人被但维尔放在火上一再烧烤，不由得心烦意躁。她说：“可是先生，即使你的夏倍真的没死，法院为了我的孩子也会维持我跟费罗伯爵的婚姻，我只要还夏倍二十二万五千法郎就完了。”

“太太，关于感情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将来法院怎么看法。一方面固然有母亲与孩子的问题，另一方面，一个受尽苦难的男人，被你一再拒绝而磨得这样衰老的男人，同样成为问题。叫他哪儿再去找个妻子呢？那些法官能够作违法的判决吗？你和上校的婚姻使他对你有优先权。不但如此，一朝人家用丑恶的面貌来形容你的时候，你还会碰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敌人。太太，这就是我想替你防止的危险。”

“一个意想不到的敌人！谁？”

“就是费罗伯爵，太太。”

“费罗先生太爱我了，对他儿子的母亲太敬重了……”

但维尔打断了她的话：“诉讼代理人是把人家的心看得雪亮的，你这些废话都甭提啦。此刻费罗先生决没意思跟你离婚，我也相信他非常爱你；但要是有人跟他说，他的婚姻可能宣告无效，他的太太要在公众眼里成为罪大恶极的女人……”

“那他会保护我的。”

“不会的，太太。”

“请问他有什么理由把我放弃呢，先生？”

“因为他可以娶一个贵族院议员的独养女儿，那时只要王上一道诏书，就好把贵族院的职位转移给他……”

伯爵夫人听着脸色变了。

但维尔心上想：“行啦，被我抓住了！可怜的上校，你官司赢定啦。”——然后他高声说道：“并且费罗先生那么办，心里也没什么过不去；因为一个光荣的男人，又是将军，又是伯爵，又是荣誉勋位二级获得者，决非等闲之辈；倘使这个人向他要回太太的话……”

“得了，得了，先生！”她说，“你永远是我的代理人。请你告诉我应当怎办？”

“想法和解呀！”

“他是不是还爱我呢？”她问。

“我不信他不爱你。”

听到这句话，伯爵夫人马上把头抬了起来，眼中闪出一道表示希望的光；或许她想用一些女人的诡计，利用前夫的爱情来赢她的官司。

“太太，究竟要我们把公事送给你呢，还是你愿意到我事务所来商订和解的原则，我等候你的吩咐，”但维尔说着，向伯爵夫人告辞了。

但维尔访问上校和费罗太太以后一星期，六月里一个晴朗的早上，被命运拆散的一对夫妇，从巴黎的两极出发，到他

们共同的代理人那儿相会。

但维尔预支给夏倍上校的大量金钱，使他能够把衣衫穿得跟身分相称。阵亡军人居然坐着一辆挺干净的两轮车，戴着一副与面貌相配的假头发，穿着蓝呢衣服，白衬衫，领下挂着荣誉勋位二级的大红绶带。生活优裕的习惯一恢复，当年那种威武的气概也跟着恢复了。他身子笔直，容貌庄严而神秘，活现出愉快和满怀希望的心情，脸不但变得年轻，而且用画家的术语来说，更丰满了。在他身上，你再也找不出穿破卡列克的夏倍的影子，正如一枚新铸的四十法郎的金洋决不会跟一个铜子儿相象。路上的人看到了，很容易认出他是我们帝国军中的遗老，是那些英雄之中的一个；国家的光荣照着他们，他们也代表国家的光荣，好比阳光底下的镜子把太阳的每一道光芒都反射出来。这般老军人每个都等于一幅画，同时也等于一部书。

伯爵从车上跳下来走进但维尔家的时候，动作的轻灵不下于青年人。他的两轮车刚掉过车身，一辆漆着爵徽的华丽的轿车也跟着赶到了。车中走下费罗伯爵夫人，装束非常朴素，但很巧妙的衬托出年轻的身腰。她戴着一顶漂亮的小帽子，周围缀着蔷薇花，象捧云托月似的使她脸蛋的轮廓不太清楚，而神态更生动。两个当事人都变得年轻了，事务所却还是老样子，和这个故事开场的时候所描写的没有分别。西蒙南吃着早点，肩膀靠在打开的窗上，从四周都是黑沉沉的房屋而只给院子留出的空隙中，眺望着蓝天。

他忽然嚷道："啊！夏倍上校变了将军，挂着红带了：谁愿

意赌东道请看戏吗?”

“咱们的老板真会变戏法,”高德夏说。

“这一回大家不跟他开玩笑了吗?”德罗什问。

“放心,他的妻子,费罗伯爵夫人,会耍他的!”布卡尔回答。

高德夏又道:“那么伯爵夫人要服侍两个丈夫了,可不是?”

“噢,她也来了!”西蒙南嚷着。

这时上校走进事务所,说要见但维尔先生。

“他在里头呢,伯爵,”西蒙南告诉他。

“原来你耳朵并不聋,小鬼!”夏倍扯着跳沟的耳朵拧了一把,叫那些帮办看着乐死了,哈哈大笑,同时也打量着上校,表示对这个怪人好奇到极点。

费罗太太进事务所的时候,夏倍伯爵正在但维尔的办公室里。

“喂,布卡尔,这一下老板办公室里可要来一幕精采的戏文啦!那位太太不妨双日陪费罗伯爵,单日陪夏倍伯爵。”

“逢到闰年,这笔账可以轧平了,”高德夏接着说。

“诸位,别胡扯了,人家听得见的,”布卡尔很严厉的喝阻,“象你们这样把当事人打哈哈的事务所,从来没见过。”

伯爵夫人一到,但维尔就把上校请到卧房去坐。

他说:“太太,因为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夏倍伯爵见面,我把你们俩分开了。倘若你喜欢……”

“先生,多谢你这么体贴。”

“我拟了一份和解书的稿子，其中的条款，你和夏倍先生可以当场磋商；两方面的意思由我居间传达。”

“好罢，先生，”伯爵夫人作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

但维尔念道：

“立协议书人甲方：亚森特，别号夏倍，现封伯爵，陆军少将，荣誉勋位二级获得者；住巴黎小银行家路；

乙方：萝丝·沙波泰勒，为甲方夏倍伯爵之妻……”

伯爵夫人插言道：“开场的套头不用念了，单听条文罢。”

“太太，”代理人回答，“开场的套头很简短的说明你们双方的地位。然后是正文。第一条，当着三个见证，——其中两位是公证人，一位是你丈夫的房东，做鲜货买卖的，我已经关照他严守秘密，——你承认甲方是你的前夫夏倍伯爵；确定他身分的文书，由你的公证人克罗塔另行办理。

“第二条，甲方为顾全乙方幸福起见，除非在本和解书规定的情形之下，自愿不再实行丈夫的权利。”但维尔念到这儿又插进两句：“所谓本和解书规定的情形，就是乙方不履行这个秘密文件中的条款。——其次，甲方同意与乙方以友好方式，共同申请法院撤销甲方之死亡登记，及甲方与乙方之婚约。”

伯爵夫人听了很诧异，说道：“这一点对我完全不合适，我不愿意惊动法院。你知道为什么。”

代理人声色不动，照旧往下念：

“第三条，乙方自愿每年以二万四千法郎交与甲方夏倍伯爵；此项终身年金由乙方以购买政府公债所生之利息支付；但

甲方死亡时，本金仍归乙方所有……”

“那太贵了！”伯爵夫人说。

“你能花更低的代价成立和解吗？”

“也许。”

“太太，那么你要怎办呢？”

“我要……我不要经过法院；我要……”

“要他永远做死人吗？”但维尔顶了一句。

“先生，倘若要花二万四的年金，我宁可打官司……”

“好，咱们打官司罢，”上校用他那种调门很低的声音嚷道。他突然之间打开房门站在他女人面前，一手插在背心袋里，一手指着地板。因为想起了痛苦的往事，他这姿势格外显得悲壮。

“真的是他！”伯爵夫人私下想。

老军人接着又道：“哼，太贵了！我给了你近一百万，你却眼看我穷途潦倒，跟我讨价还价。好罢，现在我非要你不可了，既要你的财产，也要你的人。咱们的财产是共有的，咱们的婚约还没终止……”

伯爵夫人装作惊讶的神气，嚷道：“这一位又不是夏倍上校喽。”

“啊！”老人带着挖苦得很厉害的口吻，“你要证据吗？我当初是在王宫市场把你找来的……”

伯爵夫人马上变了脸色。老军人看到自己从前热爱的女人那么痛苦，连胭脂也遮不了惨白的脸色，不由得心中一动，把话咽住了。但她睁着恶毒的眼睛瞪着他，于是他一气之下，

又往下说道：

“你原来在……”

“先生，我受不了，”伯爵夫人对代理人说，“让我走罢。我不是到这儿来听这种下流话的。”

她站起身子走了。但维尔跟着冲出去。伯爵夫人象长了翅膀似的，一霎眼就飞掉了。代理人回到办公室，看见上校气坏了，在屋子里大踏步踱着。

他说：“那个时候一个人讨老婆是不管出身的；我可是拣错了人，被她的外表骗过去了；谁知她这样的没心没肝。”

“唉，上校，我不是早告诉你今天别来吗？现在我相信你真是夏倍伯爵了。你一出现，伯爵夫人浑身一震：我把她的思想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你的官司输定了，你太太知道你面目全非，认不得了。”

“那我就杀了她……”

“发疯！这不是把你自己送上断头台吗？说不定你还杀不了她！一个人想杀老婆而没杀死，才是大笑话呢。让我来补救罢，大孩子！你先回去，诸事小心；她很可能安排一些圈套，送你上沙朗通的。我要立刻把公事送给她，以防万一。”

可怜的上校听从了恩人的吩咐，结结巴巴说了几句抱歉的话，出门了。他慢吞吞的走下黑暗的楼梯，憋着一肚子郁闷，被刚才那一下最残酷、把他的心伤得最厉害的打击压倒了。走到最后一个楼梯台，他听见衣衫窸窣的声音，忽然太太出现了。

“跟我来，先生，”她上来挽着他的手臂；那种姿势他从前

是非常熟悉的。

伯爵夫人的举动和一下子又变得温柔的口吻，尽够消释上校的怒意，把他带到车子旁边。

跟班的放下踏级，伯爵夫人招呼上校道："喂，上车罢！"

于是他象着了魔似的，挨着妻子坐在轿车里。

"太太上哪儿去？"跟班的问。

"上格罗莱。"

驾车的马开始奔驰，穿过整个巴黎城。

"先生……"伯爵夫人叫出这两个字的声音是泄露人生最少有的情绪的声音，表示身心都在震颤。

在这种时候，一个人的心，纤维，神经，面貌，肉体，灵魂，甚至每个毛孔都在那里抖动。我们的生命似乎不在自己身上了；它跑在身外跳个不停，好象有瘟疫一般的传染性，能借着目光，音调，手势，去感应别人，把我们的意志去强制别人。老军人仅仅听她叫出可怕的"先生"二字，就打了一个寒噤。那两字同时包含责备，央求，原谅，希望，绝望，询问，回答的意味，简直包括一切。能在一言半语之间放进那么多意思那么多感情的，必然是高明的戏子。一个人所能表达的真情实意往往是不完全的，真情决不整个儿显露在外面，只让你揣摩到内在的意义。上校对于自己刚才的猜疑，要求，发怒，觉得非常惭愧，便低着头，不愿意露出心中的慌乱。

伯爵夫人略微歇了一会，又道："先生，我一看见你就认出来了！"

"罗西纳，"老军人回答，"你这句话才是唯一的止痛膏，能

够使我把过去的苦难忘了的。”

他象父亲对女儿一般抓着妻子的手握了握，让两颗热泪掉在她手上。

“先生，你怎么没想到，以我这样为难的处境，在外人面前怎么受得了！即使我的地位使我脸红，至少让我只对自己人脸红。这一段秘密不是应当埋在我们心里的吗？希望你原谅我对夏倍上校的苦难表面上不理不睬。我觉得我不应该相信他还活着。”她看到丈夫脸上有点儿质问的表情，便赶紧声明：“你的信是收到的；但收到的时候和埃洛战役已经相隔十三个月，又是被拆开了的，脏得要命，字也不容易认。既然拿破仑已经批准我再嫁的婚约，我就认为一定是什么坏蛋来耍弄我。为了避免扰乱费罗伯爵的心绪，避免破坏家庭关系，我不得不防有人假冒夏倍。你说我这么办对不对？”

“不错，你是对的；我却是个傻子，畜生，笨伯，没把这种局面的后果细细想一想。”上校说着，看见车子经过小圣堂门，便问：“咱们到哪儿去呢？”

“到我的乡下别墅去，靠近格罗莱，在蒙摩朗西盆地上。先生，咱们在那儿可以一同考虑怎么办。我知道我的责任，我在法律上固然是你的人，但事实上不属于你了。难道你愿意咱们俩成为巴黎的话柄吗？这个局面对我简直是桩大笑话，还是别让大众知道，保持咱们的尊严为妙。”她对上校又温柔又凄凉的瞟了一眼，接着说：“你还爱着我；可是我，我不是得到了法律的准许才另外结婚的吗？处于这个微妙的地位，我冥冥中听到一个声音，教我把希望寄托在你的慷慨豪侠上面，

那是我素来知道的。我把自己的命运交在你一个人手里，只听凭你一个人处理：这算不算我错了呢？原告和法官，请你一个人兼了罢。我完全信托你高尚的心胸。你一定能宽宏大量，原谅我无心的过失所促成的后果。因此我敢向你承认，我是爱费罗先生的，也自认为有爱他的权利。我在你面前说这个话并不脸红；即使你听了不舒服，可并不降低我们的人格。我不能把事实瞒你。当初命运弄人，使我做了寡妇的时候，我并没有身孕。"

上校对妻子做了个手势，意思要她别往下说了。车子走了一里多路，两人没交换一句话。夏倍仿佛看到两个孩子就在面前。

"罗西纳！"

"怎么呢？"

"死人不应该复活，是不是？"

"噢！先生，哪里，哪里！别以为我忘恩负义。可是你离开的时候留下的妻子，你回来的时候她不但再嫁了，而且做了母亲。虽然我不能再爱你，但我知道受你多少恩惠，同时我还有象女儿对父亲那样的感情奉献给你。"

"罗西纳，"老人用温柔的声调回答，"现在我一点不恨你了。咱们把一切都忘了罢。"说到这里，他微微笑了笑，那种仁慈的气息永远是一个人心灵高尚的标记，"我不至于那么糊涂，硬要一个已经不爱我的女人假装爱我。"

伯爵夫人瞅了他一眼，不胜感激的表情使可怜的夏倍几乎愿意回进埃洛的死人坑。世界上真有些人抱着那么伟大的

牺牲精神，以为能使所爱的人快乐便是自己得了酬报。

"朋友，这些事等咱们以后心情安定的时候再谈罢，"伯爵夫人说。

于是两人的谈话换了一个方向，因为这问题是不能长久谈下去的。虽然夫妻俩或是正式的，或是非正式的，常常提到他们古怪的局面，一路上倒也觉得相当愉快，谈着过去的夫妇生活和帝政时代的旧事。伯爵夫人使这些回忆显得甜蜜可爱，同时在谈话中加进一点必不可少的惆怅的情调，维持他们之间的庄严。她只引起对方旧日的爱情，而并不刺激他的欲念；一方面尽量让前夫看到她内心的境界给培养得多么丰富，一方面使他对于幸福的希冀只限于象父亲见着爱女一般的快慰。当年上校只认识一个帝政时代的伯爵夫人，如今却见到一个王政复辟时代的伯爵夫人。最后，夫妇俩穿过一条横路到一个大花园；花园的所在地是马尔让西高岗与美丽的格罗莱村子之间的一个小山谷。伯爵夫人在这儿有一所精雅的别庄；上校到的时候，发见一切布置都是预备他夫妇俩小住几天的。苦难好比一道神奇的符箓，能加强我们的天性，使猜忌与凶恶的人愈加猜忌愈加凶恶，慈悲的人愈加慈悲。

以上校而论，不幸的遭遇反倒使他心肠更好，更愿意帮助人。女性的痛苦，多半的男子是不知道它的真相的，这一下上校可是体会到了。但他虽则胸无城府，也不由得和妻子说：

"你把我带到这儿来觉得放心吗？"

"放心的，倘若在跟我打官司的人身上，我还能找到夏倍上校的话。"

她回答的神气装得很真诚，不但祛除了上校心里那个小小的疑团，甚至还使他暗中惭愧，觉得不应该起疑。一连三天，伯爵夫人对待前夫的态度好得无以复加。她老是那么温柔，那么体贴，仿佛要他忘掉过去所受的磨折，原谅她无意中(照她自己的说法)给他的痛苦。她一边表现一种凄凉抑郁的情绪，一边把他素来欣赏的风度尽量拿出来；因为有些姿态，有些感情的或精神的表现，是我们特别喜欢而抵抗不了的。她要使他关切她的处境，惹动他的柔情，以便控制他的思想而称心如意的支配他。

她决意要不顾一切的达到目的，只是还没想出处置这男人的方法，但要他在社会上不能立足是毫无问题的。

第三天傍晚，她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战略结果如何，觉得心乱如麻，无论如何努力，面上总是遮盖不了。为了松动一下，她上楼到自己屋里，对书桌坐着，把在上校面前装作心情安定的面具拿了下来，好比一个戏子演完了最辛苦的第五幕，半死不活的回到化装室，把截然不同的面目留在舞台上。她续完了一封写给德贝克的信，要他上但维尔那边，以她的名义把有关夏倍上校的文件抄来，然后立刻赶到格罗莱看她。刚写完，她听见走廊里有上校的脚声，原来他是不放心而特意来找她的。

她故意高声自言自语："唉！我要死了才好呢！这局面真受不了……"

"啊，怎么回事呀？"老人问。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她站起来，离开上校下楼去，偷偷把信交给贴身女仆送往巴黎，面交德贝克，等他看过了还得把原信带回。然后伯爵夫人到一个并不怎么偏僻的地方拣一张凳子坐下，使上校随时能找到她。果然上校已经在找她了，便过来坐在她身边。

“罗西纳，你怎么啦？”

她不作声。傍晚的风光幽美恬静，那种说不出的和谐使六月里的夕照格外韵味深长。空气清新，万籁俱寂，只听见花园深处有儿童笑语的声音，给清幽的景色添上几段悦耳的歌曲。

“你不回答我吗？”上校又问了一声。

“我的丈夫……”伯爵夫人忽然停下，做了一个手势，红着脸问：“我提到费罗伯爵该怎么称呼呢？”

“就说你的丈夫罢，可怜的孩子；他不是你两个孩子的父亲吗？”上校用慈祥的口吻回答。

她说：“倘若费罗先生问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倘若他知道我跟一个陌生人躲在这里，我对他怎么交代？”然后又拿出非常庄严的态度：“先生，请你决定罢，我准备听天由命了……”

上校抓着她的手：“亲爱的，为了你的幸福，我已经决定牺牲自己……”

她浑身抽搐了一下，嚷道：“那不行。你想，你所谓牺牲是要把你自己否定，而且要用切实的方式……”

“怎么，我的话还不足为凭吗？”

切实二字直刺到老人心里，使他不由自主的起了疑心。他对妻子瞅了一眼，她脸一红，把头低下了；而他也生怕自己

会瞧她不起。伯爵夫人素来知道上校慷慨豪爽，毫无虚假，惟恐这一下把这血性男子的严格的道德观念伤害了。双方这些感想不免在他们额上堆起一些乌云，但由于下面一段插曲，两人之间的关系马上又变得和谐了。事情是这样的：伯爵夫人听到远远有一声儿童的叫喊，便嚷道：

“于勒，别跟妹妹淘气！”

“怎么！你的孩子在这里吗？”上校问。

“是的，可是我不许他们来打扰你。”

老军人从这种殷勤的措置咂摸出女性的体贴和用心的细腻，便握着伯爵夫人的手亲了一下。

“让他们到这儿来罢，”他说。

小女孩子跑来告状，说她哥哥捣乱：

“妈妈！”

“妈妈！”

“他把我……”

“她把我……”

两个孩子一齐向母亲伸着手，喊喊喳喳的闹成一片，等于突然展开了一幅美妙动人的图画。

伯爵夫人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可怜的孩子！唉，要离开他们了！法院将来判给谁呢？母亲的心是分割不开的，叫我怎么放得下呢？”

“是您怄妈妈哭的吗？”于勒怒气冲冲的问上校。

“别多嘴，于勒！”母亲很威严的把他喝住了。

两个孩子不声不响的站在那里，一忽儿瞧瞧母亲，一忽儿

瞧瞧客人，好奇的神色非言语所能形容。

“噢！”她又说，“倘若要我离开伯爵而让我保留孩子，那我不管什么也就忍受了……”

这句攸关大局的话使她全部的希望都实现了。

“对！”上校好象是把心里想了一半的话接下去，“我早说过了；我应该重新钻下地去。”

“我怎么能接受这样的牺牲呢？”伯爵夫人回答，“固然有些男人为了挽救情妇的名誉不惜一死，但他们只死一次。你却是每天都受着死刑！那断断使不得！倘若只牵涉到你的生命倒还罢了；可是要你签字声明不是夏倍上校，承认你是个冒名的骗子，牺牲你的名誉，从早到晚的向人说谎……噢，一个人无论怎么牺牲也不能到这个地步。你想想罢！那怎么行！要没有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我早跟你逃到天涯地角去了……”

“嗳，”夏倍说，“难道我不能在这儿待下去，装作你的亲戚，住在你那个小楼里吗？我已经老朽无用，象一尊废炮，只要一些烟草和一份《宪政报》就行了。”

伯爵夫人哭得象泪人儿一般。两人你推我让，争着要牺牲自己，结果是军人得胜了。一天傍晚，在暮色苍茫，万籁俱寂的乡间，眼看孩子们绕在母亲膝下，宛然是一幅融融泄泄的天伦图的时候，老军人感动得忍不住了，决意回到坟墓中去，也不怕签署文件，切切实实的否定自己了。他问伯爵夫人应当怎办才能一劳永逸的保障她家庭的幸福。

她回答说：“随你怎办罢！我声明决不参加这件事。那是不应该的。”

德贝克已经到了几天，依照伯爵夫人的吩咐，居然和老军人混得很好，得到了他的信任。第二天早上，夏倍伯爵和他两人一同出发到圣勒－塔韦尼去。德贝克已经委托那边的公证人替夏倍拟好一份声明书，可是措辞那么露骨，老军人听完条文马上跑出事务所，嚷道：

“该死！该死！那我不成了个小丑吗？不是变了个骗子吗？”

“先生，”德贝克和他说，“我也不劝你立刻签字。换了我，至少要伯爵夫人拿出三万法郎年金，那她一定给的。”

上校象正人君子受了污辱一般，睁着明亮的眼睛把老奸巨猾的坏蛋瞪了一眼，赶紧溜了，胸中被无数矛盾的情绪搅得七上八下。他又变得猜疑了，一忽儿愤慨，一忽儿冷静。

他终于从围墙的缺口中进入格罗莱的花园，慢吞吞的走到一个可以望见圣勒－塔韦尼大路的小亭子里歇息，预备在那儿仔细想一想。园子里的走道铺的不是细石子，而是一种红土。伯爵夫人坐在上头一个小阁的客厅内，没听见上校回来；她专心一意想着事情的成功，完全没留意到丈夫那些轻微的声响。老人也没发觉妻子坐在小阁上。

伯爵夫人从隔着土沟的篱垣上面，望见总管一个人在路上走回来，便问：“喂，德贝克先生，他字签了没有？”

“没有，太太。他不知跑哪儿去了。老马居然发起性子来了。”

她说：“那么就得送他上沙朗通，既然我们把他抓在手里。”

上校忽然象年轻人一样的矫捷，纵过土沟，一霎眼站在总管面前，狠狠的打了他两个嘴巴，那是德贝克一生挨到的最精采的巴掌。同时夏倍又补上一句：

“要知道老马还会踢人呢！”

胸中的怒气发泄过了，上校觉得再没气力跳过土沟。赤裸裸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伯爵夫人的话和德贝克的回答，暴露了他们的阴谋。所有的体贴，照顾，原来都是钓他上钩的饵。沙朗通这个字好比一种烈性的毒药，使老军人精神与肉体的痛苦一刹那间都恢复了。他从园子的大门里走向小亭子，步履蹒跚，象一个快倒下来的人。可见他是永远不得安静的了！从此就得跟这女人开始一场丑恶的斗争；正如但维尔所说的，成年累月的打着官司，在悲痛中煎熬，每天早上都得喝一杯苦水。而可怕的是：最初几审的讼费哪儿去张罗呢？他对人生厌恶透了：当时旁边要有水的话，他一定跳下去的了，有手枪的话一定把自己打死的了。然后他变得游移不定，毫无主意；这种心情，从但维尔在鲜货商家里和他谈过话以后，就已经动摇了他的信念。到了亭子前面，他走上高头的小阁，发见妻子坐在一张椅子里。阁上装着玫瑰花形的玻璃窗，山谷中幽美的景物可以一览无余：伯爵夫人在那里很镇静的眺望风景，莫测高深的表情正象那般不顾一切的女人一样。她仿佛才掉过眼泪，抹了抹眼睛，心不在焉的拈弄着腰里一根很长的粉红丝带。可是尽管面上装得泰然自若，一看见肃然可敬的恩人站在面前，伸着手臂，惨白的脸那么严正，她也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他向她瞪着眼睛，看得她脸都红了，然后说：“太太，我不

来咒你，只是瞧不起你。谢天谢地，幸亏命运把咱们分开了。我连报复的念头都没有，我不爱你了。我什么都不问你要。凭我这句话，你安心活下去罢；哼，我的话才比巴黎所有公证人的字纸都更可靠呢。我不再要求那个也许被我显扬过的名字。我只是一个叫做亚森特的穷光蛋，只求在太阳底下有个地方活着就行了。再见罢……”

伯爵夫人扑在上校脚下，抓着他的手想挽留他；但他不胜厌恶的把她推开了，说道：

“别碰我。”

伯爵夫人听见丈夫的脚步声走远去，做了一个没法形容的手势。然后凭着阴险卑鄙的或是自私狠毒的人的聪明，她觉得这个光明磊落的军人的诺言与轻视，的确可以保证她太平无事的过一辈子。

夏倍果然销声匿迹了。鲜货商破了产，当了马夫。或许上校有个时期也干过相仿的行业，或许象一颗石子掉在窟窿里，骨碌碌的往下直滚，埋没在巴黎那个衣衫褴褛的人海中去了。

事后六个月，但维尔既没有夏倍上校的消息，也没有伯爵夫人的消息，以为他们和解了，大概伯爵夫人怀恨在心，故意托别的事务所办了手续。于是有一天，他把借给夏倍的钱结算清楚，加上应有的费用，写信给费罗伯爵夫人请她通知夏倍伯爵料理，断定她是准知道前夫的住址的。

费罗伯爵的总管刚好发表为某个重要城市的初级法院院长；他第二天就复了但维尔一封信，叫人看了非常丧气：

费罗伯爵夫人嘱代声明：贵当事人对先生完全用了欺骗手段；自称为夏倍伯爵的人已明白承认假冒身分。此致……

德贝克。

但维尔嚷道："呦！竟有这种混帐东西！他们居然会盗窃出生证。你热心罢，慷慨罢，慈悲罢，你可上当了！哪怕你是诉讼代理人也没用！这件事平空白地破费了我两千多法郎。"

又过了一些时候，但维尔有天到法院去找一个正在轻罪法庭出庭的律师说话。他偶然闯进第六庭，庭上刚好把一个叫做亚森特的无业游民判处二个月徒刑，刑满移送圣德尼乞丐收容所。照警察厅的惯例，这种判决等于终身监禁。

听到亚森特的名字，但维尔对坐在被告席上，夹在两名警察中间的犯人瞧了一眼，原来便是冒充夏倍伯爵的那个家伙。

老军人态度安详，一动不动，几乎是心不在焉的神气。虽则衣服破烂，面上也有饥寒之色，但仍保持着高傲庄严的气概。他的眼神有种坚忍卓绝的表情，绝对逃不过法官的眼睛；但一个人投入法网以后，就变了一个抽象的东西，一个法理的问题，好比他在统计学家心目中只成为一个数字。

他被带往书记室，预备等会儿和同案判决的游民一齐送往监狱。凭着代理人在法院里可以到处通行的特权，但维尔跟他到书记室，把他和别的几个奇形怪状的乞丐打量了一番。书记室的穿堂另有一番景象，可惜立法大员，慈善家，画家，作家，都没有研究过。

象一切诉讼实验室一样，这穿堂是一间又暗又臭的屋子，四壁摆着长凳，被那些川流不息的可怜虫坐得发黑了。他们都

到这儿来跟社会上各式各种的受难者相会，从来没有一个人失约。倘若你是个诗人，一定会说，在这么许多灾难汇集的阴沟里，阳光是羞于露面的。那儿没有一个位置不坐过未来的或过去的罪犯，很多是受了第一次轻微的惩罚，便横了心变成积犯，终于上了断头台，或者是把自己打一枪送了性命。所有倒在巴黎街上的人，都在这些暗黄的壁上留着痕迹。凡是真正的慈善家，大可以在壁上把那么多自杀案的理由研究出来，不至于再象一般虚伪的作家只会慨叹而没能力加以阻止；因为自杀的原因明明写在这间穿堂里，而穿堂又是一个苗圃，制造验尸所与沙滩广场的惨剧的。

那时，一批精神抖擞而浑身都是苦难的疮疤的人，挤在那里一忽儿静默，一忽儿低声谈话，因为有三个警察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腰刀拖在地板上发出铿锵的声音。夏倍上校就坐在这些人堆里。

“你还认得我吗？”但维尔站在老军人面前问。

“认得的，先生，”夏倍站起身子回答。

但维尔轻轻的说道：“倘若你是个规矩人，怎么会欠了我的钱不还呢？”

老军人满面通红，好象一个姑娘被母亲揭破了私情。

他高声嚷道：“怎么！费罗太太没跟你算账吗？”

“算账？……她写信给我说你是个骗子。”

上校抬起眼睛，表示深恶痛绝与诅咒的意思，仿佛在祈求上帝惩罚她这桩新的卑鄙行为。

“先生，”他因为感情冲动，声音变了腔，倒反显得安静了，

“请你向警察说一声，让我到书记室去写个字条，那一定发生效力。”

但维尔向警察打了个招呼，把他的当事人带进书记室；亚森特写了一个字条给伯爵夫人，交给但维尔，说道：

“把这个送去，你的公费和借给我的款子保证能收回。先生，虽则我对于你的帮助没有把我的感激表示出来，但我的情意始终在这里，”说着他拿手指着心口，“是的，整个儿在这里。可是穷人有什么力量呢？他们除了感情以外，什么都谈不到。”

“怎么！”但维尔问他，“你没要求她给你一笔年金吗？”

“甭提啦！”老军人回答，“你真想不到，一般人看得多重的表面生活，我才瞧不起呢。我突然之间害了一种病，厌世病。一想到拿破仑关在圣赫勒拿岛，我觉得世界上一切都无所谓了。倒霉的是我不能再去当兵。”他做了一个小孩子般的手势，补充道：“归根结底，与其衣服穿得华丽，不如有感情可以浪费。我至少不用怕人家瞧不起。”

说完他又回去坐在他的凳子上。

但维尔出了法院，回到事务所，派那个时期的第二帮办高德夏上费罗太太家。伯爵夫人一看字条，立刻把夏倍上校欠代理人的钱付清了。

一八四〇年六月底，高德夏当了诉讼代理人，陪着他的前任但维尔上里斯去。走到一处和通往比塞特① 的林荫道交叉

① 比塞特为法国塞纳省的一个小镇，有建筑宏伟的救济院，收容老人及精神病患者。

的地方，看见路旁一株橡树底下，有个已经成为叫化头的，病病歪歪的白发老人。他住在比塞特救济院，象穷苦的老婆子住在硝石库①一样。他是院内收容的二千个人中的一个，当时坐在一块界石上，聚精会神的干着残废军人搅惯的玩意儿：在太阳底下晒黏在手帕上的烟末，大概是为了爱惜烟末，不愿意把手帕拿去洗的缘故。②老人的脸非常动人，穿的是救济院发的丑恶之极的号衣，——一件土红色的长袍。

高德夏和同伴说："但维尔，你瞧，那老头儿不是象从德国来的那些丑八怪吗？他居然活着，说不定还活得挺有趣呢！"

但维尔用望远镜瞧了一下，不禁作了一个惊讶的动作，说道：

"嗳，朋友，这老头儿倒是一首诗，或者象浪漫派作家说的，是一出悲惨的戏。你有时还碰到费罗太太吗？"

"碰到的，她很有风趣，很可爱；也许对宗教太热心了一些，"高德夏回答。

"这老头儿便是她的结发丈夫，当过陆军上校的夏倍伯爵；他被送到这儿来准是她玩的花样。夏倍上校住着这个救济院而没住高堂大厦，只因为当面揭穿了美丽的伯爵夫人的出身，说他象雇马车一般把她在街上捡来的。她当时瞅着他的虎视眈眈的眼睛，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这几句开场白引起了高德夏的好奇心，但维尔便把上面

---

① 硝石库为巴黎妇女救济院的别名，除老年妇女外，亦兼收精神病女子。

② 此处所谓烟末指鼻烟，烟末常与涕沫同时黏在手帕上，故欲连同手帕晒干以便取下烟末。

的故事讲了一遍。两天以后，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两位朋友回巴黎的时候远远向比塞特望了一眼。但维尔提议去看看夏倍上校。林荫道的半路上有株倒下的树，老人坐在树根上，手里拿着一根棒在沙土上画来画去。他们把他细看了一下，发觉他那天的早点不是在养老院里吃的①。

但维尔招呼他："你好，夏倍上校。"

"不是夏倍！不是夏倍！我叫做亚森特，"老人回答。他又象儿童和老人那样带着害怕的神气，很不放心的瞧着但维尔，"我不是人呀，我是第七室第一百六十四号。"歇了一会又说："你们可是去看那个死犯的？他没娶老婆，那是他的运气！"

"可怜的人！"高德夏说，"你要不要钱买烟草？"

上校赶紧向两个陌生人伸出手去，神气和巴黎的顽童一样天真，从各人手里接了一枚二十法郎的钱，傻头傻脑的对他们望了一眼，表示感谢，嘴里还说：

"倒是两个好汉！"

他作着举枪致敬和瞄准的姿势，微微笑着，嚷道：

"把两尊炮一齐放呀！拿破仑万岁！"

接着他又拿手杖在空中莫名其妙的乱画一阵。

但维尔说："大概他受的伤影响到他的头脑，使他变得跟小孩子一样了。"

救济院中的另外一个老人在旁边望着他们，听了这话叫

① 养老院中的人行动自由，有钱的时候可以在外吃喝一顿，享受一下。此处暗指夏倍喝过酒。

起来："他跟小孩子一样！哼！有些日子简直一点儿触犯不得。这老滑头把什么都看透了，想象力丰富得很呢。可是今天他是在休息。先生，一八二〇年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了。那一回，有个普鲁士军官因为马车要爬上维勒瑞夫山坡，只得下来走一段。我正好跟亚森特在一起。那军官一边走一边和一个俄国人谈话，看到咱们的老总，便嘻嘻哈哈的说道：'这一定是个到过罗斯巴什的轻骑兵。'老总回答：'我太年轻了，来不及到罗斯巴什；可是赶上了耶拿！'① 普鲁士人听着马上溜了，一句话也不敢多讲。"

但维尔嚷道："他这个命运多奇怪！生在育婴院，死在养老院；那期间帮着拿破仑征战埃及，征战欧洲。"歇了一会又说："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的社会上有三等人，教士，医生，司法人员，都是看破人间的。他们穿着黑衣服，或许就是哀悼所有的德行和所有的幻象。三等人中最不幸的莫如诉讼代理人。一个人去找教士，总由于悔恨的督促，良心的责备，信仰的驱使；这就使他变得伟大，变得有意思，让那个听他忏悔的人精神上感到安慰；所以教士的职业并非毫无乐趣：他作的是净化的工作，补救的工作，劝人重新皈依上帝的工作。可是我们当诉讼代理人的，只看见同样的卑鄙心理翻来覆去的重演，什么都不能使他们洗心革面；我们的事务所等于一个没法清除的阴沟。哼，我执行业务的期间，什么事都见过了！我亲眼看到一个父亲给了两个女儿每年四万法郎进款，结果自己死

① 罗斯巴什为一七五七年普鲁士击败法军之地。耶拿为一八〇六年拿破仑大败普军之处。

在一个阁楼上，不名一文，那些女儿理都没理他！我也看到烧毁遗嘱；看到做母亲的剥削儿女，做丈夫的偷盗妻子，做老婆的利用丈夫对她的爱情来杀死丈夫，使他们发疯或者变成白痴，为的要跟情人消消停停过一辈子。我也看到一些女人有心教儿子吃喝嫖赌，促短寿命，好让她的私生子多得一分家私。我看到的简直说不尽，因为我看到很多为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总而言之，凡是小说家自以为凭空造出来的丑史，和事实相比之下真是差得太远了。你啊，你慢慢要领教到这些有趣的玩意儿。我可是要带着太太住到乡下去了，巴黎使我恶心。”

高德夏回答说：“噢，我在德罗什那儿也见得不少了。”

一八三二年三月于巴黎

傅　雷　译

无神论者望弥撒

献给奥古斯特·博尔热①

——他的朋友德·巴尔扎克

毕安训大夫是一位以其出色的生理学理论对科学作出贡献的医生，年纪轻轻就已跻身于巴黎大学医学院知名学者的行列，那所医学院是全欧洲的医生无不景仰的学术中心。他在行医以前曾经长期从事外科实习，早年曾受业于法国最伟大的外科医生、名闻遐迩的德普兰，此人象流星一样，在科学界的天穹上一掠而过。连那些与他为敌的人也承认，他把一种难以传授的绝技带进了坟墓。他和所有天才人物一样，后继无人：他的一切与他同在，又随他同往。外科医生的光荣恰似演员的光荣，他们活着的时候荣耀非凡，而等他们死后，他们的才能就毫无价值了。演员、外科医生、大歌唱家，和以其演奏而使音乐的魅力增加十倍的名演奏家，都是些暂时的英雄。这些匆匆而过的天才人物命运大抵相似，德普兰便是一个例证。他的名字昨天还无人不知，今天却已几乎被人遗忘，只会

① 博尔热（1808—1877），法国画家，经聚尔马·卡罗介绍与巴尔扎克结识。

在本专业内流传，绝不会超出这个范围。除非极其罕见的例外，一位学者的名字能超出科学的范围而载入人类史册吗？德普兰有没有由于通晓各种知识而成为他那个世纪的代言人或象征呢？德普兰慧眼独具，他凭着一种先天的或后天培养的直觉，能一眼看透病人和他所患的疾病，对每个病人作出恰如其分的诊断，决定进行手术的准确时间，精确到几点几分，并兼顾到大气环境以及病人的气质特点。他同大自然配合如此默契，难道他曾研究空气或土地为人类提供的基本养分和生命之间的不断结合，从而发现了人们吸收、转化这些基本养分后的特定表征？他是否得力于演绎和类推的方法？居维埃的天才实有赖于这种方法。不管怎样，这个人深知人体的秘密，立足于现在而知其过去、未来。然而他是否集科学之大成于一身，有如希波克拉底①、加莱诺斯②和亚里斯多德③？他有没有带领一个学派走向新的世界？没有。这位人体化学的永远不知疲倦的观察者，诚然无可否认地掌握了古代的魔术，也就是说，懂得将各种法则融为一炉：生命的起因，此生以前的生命形态，未来的生命产生前又是由何种因素作准备。可惜他这一切只为他个人所知，他生时由于私心而与世隔绝，而今这种私心又使他的光荣湮没无闻。他的墓前没有竖着能言的雕像，将“天才”通过这个人寻得的奥秘告诉后世。但德普兰的天才也许和他的信仰相关，因而也是会死亡的。他认为地球大

①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06—353或356），古希腊名医。

② 加莱诺斯（约130—200），希腊名医。

③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

气层是个生生不息的外壳；他把地球看作蛋壳里的蛋，由于无法知道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他就既不承认鸡也不承认蛋。他既不相信人由动物进化而来，也不相信人死后精神不灭。德普兰并非彷徨歧途，他自有主见。他象许多学者一样持彻底而粗率的无神论观点。这些学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物，但却是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其坚定程度就象信教者不能接受世上有无神论者一样。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擅长于解剖人体，从生前、生时到生命结束以后，他搜遍人体一切器官，并未发现那对于宗教理论至关重要的唯一的灵魂。他认为人体有一个大脑中枢、一个神经中枢和一个气血中枢，前两个中枢相互补充替代，弥合无间，以致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坚信听觉器官对于听觉并非绝对必要，视觉器官对于视觉也非绝对必要，太阳神经丛可以代替它们，代替了还觉不出来。德普兰既然在人身上发现了两个灵魂，便以这个事实证实了他的无神论，虽说他对上帝还未下任何断语。据说此人临终未作忏悔，许多天才人物不幸都是这么死去的，愿上帝宽恕他们。

用那些竭力贬低他的人的话来说，这个伟人的一生有许多“渺小”的地方，但把这些视为表面上不合情理之处也许更为贴切。妒贤忌能或幼稚无知的人从来不能理解杰出人物的行为动机，他们总是匆匆抓住一些表面的矛盾大做文章，并且根据这样的指控立即作出判决。即使遭到他们攻击的事情后来获得成功，说明眼前的成功有赖于过去的准备工作，这些人的诽谤也仍然会留下些影响。以现代的事情为例，拿破仑想将帝国之鹰的翅膀伸展到英国的时候，就曾受到同时代人的

攻击。要等到一八二二年才有可能解释一八〇四年的事件和布洛涅的平底船。①

德普兰的名望和学识是无懈可击的，因此他的敌人就指摘他的古怪脾气、他的性格，而他确实也象英国人所说的，有点 excentricity②。有时他象悲剧诗人克雷比庸一样衣冠楚楚，有时却故意做出不修边幅的模样。有时他出门坐马车，有时却步行。时而粗暴，时而和善；表面上既贪财又吝啬，却能把家产奉献给流亡国外的主人，这些主人也赏脸，曾一度接受他的资助。③没有人象他那样招来那么多相互矛盾的评价。虽然他也会为了获得医生们不该觊觎的黑绶带④，在宫中故意从口袋里掉出一本祈祷书来，但是请相信他心里对这一切是嗤之以鼻的。他对人们深感轻视，因为他曾对他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进行观察，在人生最庄严和最平庸的行为中看到过他们的真面目。在伟人身上，各种品质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这些巨人中有的人才干多于机智，那他也比通常所

---

① 拿破仑曾在布洛涅周围海域集中大量平底船，准备渡海击溃英国，由于特拉发加尔战役失利，取消了这一计划。一八二二年英国反对法国干预西班牙政局，当时复辟王朝的外交大臣夏多布里昂指责"英国的忌妒"和"伦敦内阁的恶意"，故云。

② excentricity，应为 eccentricity，英文：怪癖、古怪。

③ 据《巴黎年鉴》一八三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载，查理十世流亡伦敦时，受到债主催逼，王室外科医生迪皮特伦（1777—1835）曾致函查理十世，要求把自己的三分之一财产献给王室，查理十世曾表示接受他的好意，但最后仍婉言谢绝。巴尔扎克从此事撷取了这一细节，但事情是否真实却无从查考。

④ 黑绶带，指圣米迦勒勋章，为奖励有成就的科学家而设。

谓"机灵人"还要机智得多。一切天才人物都有一种精神上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可以应用于某个专业，但见到花的人也见到太阳。当此人听到被他救活的外交官问他："皇帝陛下安否？"他答道："朝臣既已起死回生，君主自当逢凶化吉。"这时，他就不仅仅是外科医生或广义的医生，而且也是绝顶机智的人了。因此对人类进行耐心而坚持不懈的观察的人，会为德普兰的极端自负辩护，并且认为他正如他所自诩的那样，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部长，犹如他是个伟大的外科医生一样。

德普兰的一生中有几件事情被他同时代人看作难解之谜，我们选择了其中最有趣的一件，因为谜底就在故事的末尾，而且这能为他洗雪某些荒谬的指控。

荷拉斯·毕安训是德普兰在医院带过的所有学生中最受喜爱的一个。在进入市立医院当实习生以前，荷拉斯·毕安训是个医科学生，住在拉丁区一所名叫伏盖宿舍的破公寓里。这位穷苦的青年在那里饱受贫困的煎熬，贫困象一座熔炉，伟大的天才人物应当纯洁无瑕地从熔炉里出来，就象钻石经受任何锤击而不破裂一样。他们奔放的热情象一团烈火，熔炼出一种刚正不阿的品质。他们永不停歇地工作以抑制自己未能如愿的欲望，这使他们养成奋斗不息的习惯。而对于一个天才来说，奋斗是必经之路。荷拉斯是位正直的青年，在荣誉问题上从不含糊，总是真刀真枪，无一句空话，为朋友可以当掉自己的大衣，牺牲自己的时间，甚至彻夜不眠。荷拉斯正是这样一种朋友，他们从不计较自己所得的报酬与自己付出的劳动是否相当，因为他们深信自己将会得到比给予更多的酬

报。他的许多朋友对他怀有发自内心的敬意，这种敬意是他那毫不夸张做作的美德所唤起的，他们中有几个人甚至害怕他的批评。然而他的这些品质丝毫不带道学气味。他既不是清教徒也不是布道师，他在提出忠告时会高高兴兴地赌咒骂人，遇到机会也会痛痛快快地大吃大喝一顿。他是个好伙伴，象大兵一样不会假正经，既干脆又坦率，但他不象水手，因为如今的水手都是老谋深算的外交家，而象一个无事不可对人言的诚实青年，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心情舒畅。最后，一言以蔽之，荷拉斯是不止一个俄瑞斯忒斯的皮拉得斯，而债主们则是古代复仇女神在今天的真正化身①。他安贫若素，这恐怕是他从不气馁消沉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象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一样很少欠债。他象骆驼般淡泊，牡鹿般机敏，而思想和行为则坚如磐石。荷拉斯·毕安训大夫的缺点和他的优点一样使他的朋友们觉得可亲。自从那位大名鼎鼎的外科医生真正了解到他这些优缺点，他就开始交上好运。正如人们所说的，当一位主任医师开始关照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便算踏上马镫子了②。德普兰常带毕安训去富家大户当他的助手，几乎每次都有一些礼金落进这个实习生的钱包，巴黎生活的秘密也不知不觉地显现在这个外省青年眼前。德普兰在门诊时间把他留在自己诊室工作；有时则派他陪一个有钱的病人去矿

① 据希腊神话，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为父报仇，杀死生母，被复仇女神追逐，好友皮拉得斯予以救助保护。此处喻毕安训不止帮助一个朋友免受债主追逼。

② 喻其前程似锦，即将纵马飞奔。

泉疗养；总之，在为他准备主顾。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外科界的暴君便造就出了一个忠心耿耿的赛义德①。这两个人，一个是地位和学术已臻极顶，财富和光荣巨大无边；另一个则是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既无财产又无名声，两人却成了心腹之交。伟大的德普兰对他的实习生无话不谈，实习生知道某位女士曾否坐过老师身边的椅子或是诊室里那张无人不知的长沙发，德普兰常在那张沙发上睡觉。毕安训深知这个兼有狮子和公牛气质的伟人的秘密，这种气质最终使这位伟人上身过度扩张和心脏扩大而死亡。他研究了德普兰忙碌的一生的古怪现象，种种可鄙的悭吝的计划，隐藏在这位学者身上的当政治家的希望，这颗与其说是冷酷不如说是表面上冷酷的心中埋藏着的唯一感情，毕安训可以预见其结果是失望。

有一天毕安训告诉德普兰，圣雅各区的一个贫苦的挑水夫，由于劳累和贫困得了重病。这可怜的奥弗涅省人在一八二一年的严冬只靠一点土豆生活。德普兰扔下所有的病人，冒着把马累死的危险，带着毕安训飞驰到那个可怜的挑水夫那里，亲自把他送到著名的杜布瓦②在圣德尼城区创办的疗养院。他亲自为这个挑水夫治疗，治愈之后又给他一笔钱用以购买一匹马和一只水桶。这个奥弗涅人有个特别之处，每当他的一个朋友生病，他就马上把朋友带到德普兰家，对他恩人说："我可不愿意让他去别人那里看病。"德普兰虽然脾气很坏，却还是握了握挑水夫的手，说："你把他们都领到我这里来

① 赛义德，伊斯兰教主穆罕默德的忠仆。

② 安东尼·杜布瓦(1756—1837)，法国著名妇产科和外科专家。

吧。"于是他就把这个康塔勒①子弟送进市立医院，为他悉心治疗。毕安训早已多次发现他的老师对奥弗涅省人，尤其是挑水夫，怀有一种偏爱。但由于德普兰对自己在市立医院的医疗事业十分自豪，所以毕安训也不觉得其中有什么特别反常之处。

一天早上九点左右，毕安训穿过圣絮尔皮斯广场②时，忽然看见他的老师走进教堂。德普兰平时没有他的双轮轻便马车连一步路也不肯走；这时却是在步行，而且是由小狮街的那个门悄悄溜进去的，仿佛是走进什么花街柳巷一般。那实习生自然起了好奇心，因为他知道老师的观点，而他自己也是个双料的卡巴尼斯③主义者。毕安训悄悄钻进教堂，大吃一惊地看见伟大的德普兰，这个对天使们毫无怜悯之心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从来没有解剖过他们，因为他们既不会生瘘管也不会得胃炎，这个大无畏的嘲弄上帝的人，竟然谦恭地跪在，在什么地方？……在圣母的祭台面前，听着弥撒，交礼拜费、济贫捐，态度严肃，象在做手术一样。

"他肯定不是来这里弄清有关圣母生子的问题，"毕安训想，惊异得无以复加了，"我要是在圣体瞻礼节看见他手持圣像华盖上的一根饰绦游行，那当然只是付诸一笑。可是在这个时间，又是单独一人，无人看见，那就耐人寻味了。"

毕安训不愿显得是在刺探市立医院首屈一指的外科大夫

① 康塔勒是当时奥弗涅省的一部分，因此，奥弗涅人又称康塔勒子弟。

② 即圣絮尔皮斯教堂前面的一个小广场。

③ 卡巴尼斯（1757—1808），医生，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主张一切必须依赖物质经验。

的隐私，便走开了。凑巧德普兰这天请他吃晚饭，不是在自己家，而是下饭馆。在饭后吃梨和奶酪的时候，毕安训巧妙地把话题引到弥撒上面，称弥撒为可笑的仪式、闹剧。

“这种闹剧使基督教民族所流的血比拿破仑所有的战争和布鲁塞①所有的蚂蟥让他们流的血还多。弥撒是教皇的一大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纪，其根据是 Hoc est corpus②。为了确立圣体瞻礼节，不知多少次血流成河。罗马教廷想通过这个节日的确立，表明自己在*圣体存在说*③问题上取得了胜利。这个引起宗教争端的问题，曾使教会动乱了三个世纪。德·图卢兹伯爵和阿尔比人的战争是这场动乱的尾声④。伏多瓦教派和阿尔比教派都拒绝承认教皇的这个发明。”

接着德普兰又兴致勃勃地大发其无神论者的宏论，讲了一连串伏尔泰式的笑话，更确切些说，是《语录》⑤的恶劣翻版。

“嘿！”毕安训心想，“今天早上那个虔诚的信徒到哪里

---

① 布鲁塞（1772—1838），法国医生，主张用蚂蟥吸血治病。巴尔扎克在《驴皮记》、《红房子旅馆》，等作品中也曾影射讽刺过他。

② 拉丁文：这是我的身体。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③ 天主教的“圣体存在说”坚持圣餐中的面包即耶稣的圣体，酒即耶稣的圣血。

④ 指普罗旺斯的宗教战争。十一世纪时阿尔比人创造了一个新教派，在法国南部流传甚广，天主教会下令讨伐，血战数年才镇压下去。

⑤ 《语录》，法国作家皮戈-勒布伦（1753—1835）的作品，于一八〇三年出版，书中列举了大量足以揭露天主教会的谬误、恶行的引文。

去了？”

但他没有作声，他怀疑自己在圣絮尔皮斯教堂看到的并不是自己的老师。德普兰没必要对毕安训撒谎：他们相知极深，在一些同等重大的问题上都交换过思想，也讨论过关于de natura rerum① 的种种学说，以怀疑论的利刃和解剖刀对这些学说进行探讨剖析。三个月过去了，毕安训并没有对这件事刨根究底，但这件事却已在他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这年，有一天，市立医院一位医生当着毕安训抓住德普兰的胳膊，象审问似地说：

“我亲爱的老师，您那天到圣絮尔皮斯教堂干什么去呢？”

“去看一位教士，他膝盖上长了骨疽，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推荐我为他治疗。”德普兰答道。

那位医生只好认输，毕安训却不以为然。

“他去教堂看生骨疽的膝盖吗？他是去望弥撒的！”实习生心想。

毕安训决定监视德普兰，他回想起撞见德普兰走进圣絮尔皮斯教堂的日子和钟点，决定来年在同一日子、同一钟点去教堂，看能不能再次碰见德普兰。如果碰上了，那么德普兰这种周期性的虔诚表现便值得进行一次科学调查，因为在他这样的人身上不应该有思想和行为的直接矛盾。第二年，毕安训已经不再是德普兰的实习生，他在同一日子、同一钟点看见那位外科医生的双轮轻便马车停在图尔农街和小狮街的街

① 拉丁文：万物之本。

角，他的朋友蹭着墙根藏头露尾地走进圣絮尔皮斯教堂，又在圣母祭台面前望了弥撒。那人的的确确就是德普兰！主任外科医生、in petto① 的无神论者，偶尔为之的信徒。真是扑朔迷离！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坚持不懈的虔诚表现使一切都复杂化了。德普兰走后，毕安训朝着过来撤掉祭坛圣器的圣器管理人走去，问他这位先生是否常来。

"我在这里二十年了，"那位圣器管理人说，"二十年来德普兰每年都来四次，参加这台由他捐资设立的弥撒。"

"由他捐资设立的弥撒！"毕安训走开时想道，"这就跟圣母无玷而孕同样神秘。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使一位医生怀疑一切了。"

毕安训大夫虽是德普兰的朋友，却过了好久还没有机会对他提起他生活中的这件怪事。他们在会诊或是社交场合相遇时，很难找到单独相处、推心置腹的时刻，把脚搁在壁炉的柴架上，头枕着椅背相互说些心里话。直到七年之后，在一八三〇年革命之后，当人民冲进总主教府；当共和思潮的影响促使人民摧毁矗立在这片辽阔无际的房屋的海洋之上、象闪电一般直指天宇的金色十字架；当不信神和反叛的人民充斥街头的时候，毕安训又一次撞见德普兰走进圣絮尔皮斯教堂。毕安训跟了进去，呆在他身边。德普兰没有露出丝毫惊异之色，也没有对他做任何手势。两人一起听完了那台由德普兰捐资设立的弥撒。

---

① 意大利文：内心、暗中。

“亲爱的老师，您能告诉我您这种过分虔诚的原因吗？”他们俩走出教堂后，毕安训问德普兰，“我已经三次撞见您来望弥撒了。您必须为我解开这个疑团，并对我说明您这种观点与行为之间的明显矛盾。您不信上帝，却去望弥撒。亲爱的老师，您一定要回答我的问题。”

“我和许多信徒相似，他们表面上笃信宗教，实际却和你我一样是些无神论者。”

于是他又滔滔不绝地把某几位政界人物挖苦了一顿，其中最有名的那位，活脱是莫里哀的答尔丢夫①在本世纪的翻版。

“我不是问您这些，”毕安训说，“我想知道您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捐资设立这台弥撒？”

“说实在的，我亲爱的朋友。”德普兰说，“我已经快进棺材了，自然无妨对你谈谈我早年的生活。”

这时毕安训和那位伟人走到了四风街，这是巴黎最破烂的街道。德普兰指着一座象方尖碑似的房子的七楼，那房子的独扇大门通向一条甬道，甬道尽头是个曲曲折折的楼梯，墙上开着几扇叫做气窗的格子窗，楼梯就由墙外透进来的光线照亮。那是一座暗绿色的房子，底层住着一个家具商，上面每层似乎都各住着一些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家。德普兰有力地挥动一下手臂，对毕安训说：“我在那上面住过两年。”

“我知道，阿泰兹也在上面住过。我年轻时候几乎天天来

① 答尔丢夫，莫里哀喜剧《伪君子》中的主人公。这里提到的有名人物可能是苏尔元帅。

这里，我们称这房间为培育伟大人物的阔口瓶。这跟我们的话题有什么关系？”

“我刚才听的弥撒，与我住在这间阁楼里时发生的事件有关。就是你说阿泰兹曾经住过的、窗口摆着盆花、上面晃荡着一根晾衣服绳子的那间。我的开端十分艰难，亲爱的毕安训，我比巴黎任何人吃过的苦头都多。我什么苦都受过：饥、渴，没有钱，没有衣服、鞋子、内衣，真是贫困艰难到了极点。我曾在这个培育伟大人物的阔口瓶里，呵着冻僵的手指，我真想和你一起再去看看这个房间。有年冬天，我在学习时看见自己脑袋冒烟，身上的热气象冰封雪冻的天气里马匹身上冒出来的热气一样清晰可辨。我真不知道人是从哪里找到支持来忍受这种生活的。我孤身一人，无人资助，没有一文钱买书和付学医的费用。我没有一个朋友，我那暴躁易怒和多疑的性格使我交不到朋友。谁也不能理解，我的暴躁脾气是一个想从社会底层挣扎到上面来的人的苦恼和劳累所造成的。但我可以告诉你，在你面前我没必要掩饰自己，我的本性还是心肠很软并且易受感动的，这是那些有足够力量在贫困的沼泽里长期跋涉后终于攀登一座高峰的人所固有的秉性。我从我的家庭和故乡，除了一笔不够用的膳宿费以外，什么也得不到。总之，在那个时期，我每天早上吃一小块面包，是小狮街的面包店老板贱卖给我的隔夜或隔两夜的面包。我把面包掰碎，浸在牛奶里。这样，我的早饭只用两个苏。我两天才吃一顿晚饭，在一家膳宿公寓，每顿晚饭只要十六个苏。这样我每天只要花九个苏。你跟我一样清楚，我对我的衣服、鞋子有多爱

惜！我不知道后来我们俩被同行暗算时，心里有没有象当时见到一只开了线的皮鞋咧嘴怪笑，或听到自己上装袖笼开缝绷裂的声音那么难过？我当时只能喝白水，而对咖啡馆怀有最大的敬意。佐皮咖啡馆在我眼里就象一块人间乐土，只有我们这个拉丁国家的吕居吕斯①们有权出入。'我能不能有朝一日也进去喝杯牛奶咖啡，在里面玩一盘多米诺骨牌呢？'我有时心里这么想道。总之，我把贫穷在我心头引起的愤懑变为学习的动力。我努力占有一切有用的知识，使自己具有最大的个人价值，以便自己一旦不再默默无闻时，能配得上那时所达到的地位。我点掉的灯油比吃的面包还多，在那些苦读的夜晚，我用于照明的费用比伙食费还贵。这场奋斗是漫长、艰苦，而且得不到安慰的。我没有引起周围人们的任何同情。要交朋友，不就必须和青年们来往，身上有几个余钱和他们一起去喝上几杯，那些学生上哪儿就跟着一起上哪儿吗？可是我一无所有！在巴黎谁能想象得出一无所有意味着什么！当我被人看出自己的贫苦时，喉头总感到一种神经性的痉挛，这种痉挛常使病人以为自己食道里有一个球状物升到了喉管。我后来遇到过一些生来富裕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短缺过什么东西，因此他们不懂以下这个比例题：一个青年比犯罪，等于一枚十个苏的硬币比X。这些有钱的傻瓜问我：'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欠债呢？为什么借利息那么重的债呢？'他们使我想起那位公主②，当她听说老百姓饿得要死的时候，说道：'他

① 吕居吕斯（约公元前106—57），罗马大将，食用极奢侈考究。

② 指玛丽－安东奈特，路易十六的王后。

们为什么不去买点奶油蛋糕吃呢？'我很想看到那些抱怨我给他们开刀收费太贵的富人里面，也有人在巴黎孤苦伶仃，分文不名，无亲无故，告贷无门，不得不靠自己的双手干活糊口。他会怎么办？他上哪儿充饥？毕安训，如果你见到我有时态度尖刻而生硬，那是因为我想起了早年所受的苦，以及后来我在上层社会千百次体验到的自私自利、冷漠无情；或是想起了仇恨、贪欲、忌妒和诽谤曾在我的成功之路上设下的障碍。在巴黎，有人见你正要踏镫上马，前程万里的时候，便有的扯住你的衣服下襬，有的解开马肚带的扣子，这人撬掉马蹄铁，那人偷走马鞭。让你看见他走过来当面打你一枪的人便算是最不阴险的了。你很有才华，我亲爱的孩子，你一定不久也会尝到庸碌之辈对出类拔萃的人物展开的那种骇人听闻的、永无休止的战争的滋味。如果你有天晚上输掉二十五个路易，隔天你就会被人说成一个赌棍，连你最好的朋友也会说你头天晚上输了二万五千法郎。你如果有点头疼，就会被人看成疯子。你如果火气大一些，大家就说你难以交往。你如果集中精力去对付这一大群侏儒，你最好的朋友也会叫嚷你要鲸吞一切，说你想发号施令、专横跋扈。总之你的优点会变成缺点，缺点变成恶习，德行变成罪恶。你如果救了一个人的命，人家会说成你把他治死了；如果这个病人重新露面，那人家也能自圆其说，说你为了暂保眼前而使他的病拖成不治之症；如果他现在还没有死，以后也要死的。你只要稍微立足不稳就会被人推倒。无论你有什么发明，只要你要求得到发明的权益，人家就会说你这人太难办，太精明，不肯让年轻人成名成家。因此

我亲爱的，我不信上帝，更不信人类。你不是知道我身上有个与被人中伤的德普兰截然不同的德普兰吗？不过我们别再翻这堆老账了。我那时就住在那间阁楼上，正在准备通过第一场考试，而身上已一文不名。你知道，我已经到了要说'我当兵去！'那么一种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有一个希望。我在等着从家乡托运来的一只装满衬衣的箱子，那是老姑母们的礼物。她们不了解巴黎，只想到给我衬衫，还以为她们的侄子每月有三十法郎就能吃山珍海味了。箱子运到时，我正在学校里。运费要四十法郎。门房是个德国鞋匠，住在楼梯下的小房间里，他替我垫付了运费，留下了箱子。我在草场圣日耳曼沟街和医学院街之间踱来踱去，找不出一条妙计，可以先不付那四十法郎而取回箱子。我把箱子里的衬衣卖掉以后当然就会还这笔钱的。我在这件事上的无能使我明白了我只能当个外科医生。我亲爱的，那些灵魂高尚的人能在高级的范围施展才能，却没有一个足智多谋的权术头脑，他们的天才要靠机遇：他们不会去寻找而只能偶然碰上。总之，到了晚上，我回家了，我的邻居，一个名叫布尔雅的圣弗卢尔① 挑水夫，也在这时回家。我们的交情不过是两个房间在同一个楼道口，互相听得见彼此睡觉、咳嗽、穿衣的声音，而终于彼此适应的房客之间的交情而已。我这邻居告诉我，由于我拖欠房东三个月房租，房东要赶我搬家。第二天就得走。他自己也由于他所干的职业而被撵走。我度过了平生最痛苦的一夜。'到哪里

① 圣弗卢尔，法国奥弗涅地区的一个城市。

去找个搬运夫来替我搬走这些可怜的家当和书籍？拿什么来付钱给搬运夫和门房？搬到哪儿去？'我含着泪反复思量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就象疯子总是重复同样的几句话一样。我睡着了。穷人也自有其充满美梦的甜蜜的睡眠。第二天早上，我正在吃我那碗牛奶泡面包，布尔雅走了进来，用蹩脚的法语对我说：'大学生先生，我是个穷人，圣弗卢尔医院收养的弃婴，没有父母，也没有钱娶亲。您亲戚也不多，也没有什么钱财吧？您听我说，我在下面有辆手推车，是我租的，两个苏一小时，咱俩所有的东西都能装下。您要是不嫌弃，我们可以一起去租房，既然人家把我们从这里赶走。这里反正也算不上人间天堂。''我知道，我的好布尔雅，'我对他说，'但我很为难，我在下面有只箱子，里面有价值一百埃居的衬衣，用这笔钱我可以付清欠房东和门房的钱。可是我连一百个苏都没有。''没关系，我还有几个钱，'布尔雅快活地回答我说，指给我看一个油腻腻的旧皮夹子。'留着您的衬衣吧。'布尔雅付了我三个月的欠租和自己的房租，还了门房的钱。然后他把我们的家具和我那箱衬衣放在手推车上，拖着车子穿街走巷，见有挂着出租牌子的房子就停下来。我就走上去看出租的房间对我们是否合适。直到中午我们还在拉丁区转来转去，一无所获。主要是因为租金太贵。布尔雅提议到一家酒店吃午饭，我们把手推车停在门口。快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在商业巷的罗昂大院一家房子的顶层，房顶下面，找到两个房间。我们每人每年只要付六十法郎租金。我和我那位谦卑的朋友便这么安顿了下来。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布尔雅每天赚五十个

苏，手头有大约一百个埃居，他马上可以实现自己的夙愿，买一只水桶和一匹马了。他以至今想起仍使我深为感动的、狡黠而好意的问话套出了我的实情，在知道我的处境以后，他暂时放弃了自己毕生的愿望，布尔雅当了二十年的挑水夫，为了我的前途却牺牲了那一百埃居。”

说到这里，德普兰猛地抓住了毕安训的胳膊。

“他给了我考试必需的费用！我的朋友，这个人懂得我负有重任，我的智慧的需要重于他自己的需要。他照料我，管我叫孩子，借钱给我买书，有时还蹑手蹑脚地走过来看我用功。他象慈母一样关心我的饮食，把我原先菲薄而低劣的食物换成有益于健康的、丰富的食物。布尔雅年约四十，长着一副中世纪市民的相貌，隆起的前额，脑袋会被画家当做黎居尔格①的模特儿。这个可怜人感到心中充溢着的爱需要宣泄，他没有被人爱过，只有一只鬈毛狗爱过他，但不久前死了。他总对我谈起这只狗，问我教堂是否会同意举行弥撒，让它的灵魂得到安息。他说他的狗是个真正的基督徒，十二年来一直陪他上教堂，从来不叫一声，闭嘴静听风琴弹奏的乐曲，它蹲在他身边，那神气真使他以为它在跟他一起祈祷。这人把他的全部爱情倾注给我，把我当作一个孤单的、受苦的人予以照料，他成了我无微不至的慈母，体贴入微的恩人，他是以做好事为乐的典型。我在街上碰到他时，他对我会心地一瞥，目光充满难以形容的高贵神情。这时他会装出担子毫无分量的样子走

① 黎居尔格（约公元前390—324），雅典演说家和立法者。

着。他看见我身体健康、衣着整齐，显得十分高兴。这种感情是人民的忠诚和女工的爱情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布尔雅为我购买食品；夜里在我对他事先说好的钟点叫醒我；为我擦灯罩，擦楼梯平台。既是好仆人，又是好父亲，而且象英国女郎那么爱干净。他揽起全部家务。他象菲洛珀芒① 一样，自己锯我们的劈柴，他做一切家务的时候态度简单自然，并且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因为他似乎懂得：目的高尚，会使所做的事情都同样高尚。当我离开这个好心人进市立医院当实习生的时候，他想到再也不能和我一起生活而感到说不出的愁闷。但他想到还要为我的论文所需费用积攒一笔钱，这才稍感安慰。他要我答应在休息的日子去看他。布尔雅为我感到自豪，他之爱我是爱我也是爱他自己。如果你去查我的论文，就会看见论文是题献给他的。在我实习的最后一年，我挣到了不少钱，足够偿还我欠这个可敬的奥弗涅人所有的款项，我用这笔钱买了一匹马和一只水桶。他见我花这么多钱十分生气，然而又为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而非常高兴。他又是笑又是责备我，他凝视着他的马和水桶，抹掉一滴泪花，对我说：'这可不好！这水桶真漂亮啊！你不该这样！这马就象奥弗涅人一样结实！'我没有见过比这更动人的场面。布尔雅坚持要为我买个医用器械包，就是你在我诊室里见过的镶银的那个包。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虽然他对我初步的成就感到陶醉，却从来没有流露一句话、一个手势，表示：'这个人全靠我

① 菲洛珀芒（公元前253—184），古希腊名将，以勤劳节俭著称。

才有今天!’而事实上如果没有他，我也许早就死于贫困了。这个可怜人曾为我拼命干活，为让我喝咖啡提神熬夜，他只吃蒜泥抹面包。他病倒了。你可以想象，我怎样一夜夜地守在他床头。第一次发病时我把他救了过来。可是两年之后他又旧病复发，尽管我极力抢救，使尽了医学上的绝招，他还是不治身亡。没有一个国王曾受到过他那样的治疗。是啊，毕安训，我为了从死神手中夺回他的生命，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想让他活下去，看到自己造就的人才所取得的成果，我要实现他的全部愿望，满足我心中的唯一感恩之情，从而熄灭至今在我胸中燃烧的火焰!”

“布尔雅，”德普兰显得非常激动，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的第二个父亲，死在我的怀里。他把全部财产留给了我，遗嘱是他找一个街头代书人立的，订遗嘱的日期就在我们住进罗昂大院的那一年。这人的宗教信仰十分朴实真诚。他爱圣母犹如爱妻子。他是个热诚的天主教徒，但对我的不信教从来不置一辞。他病危时请求我尽量设法使他得到教会的救援。我让教堂天天为他举办弥撒。他常在夜间对我表示对来世的担心，他惟恐自己今生过得不够圣洁。可怜的人啊!他从早干到晚。如果真有天堂的话，除了他还有谁配进入天堂呢?为他办的终傅礼①与象他那样的圣者相称，他的死配得上他的生。送葬行列只有我一个人。我把唯一的恩人葬毕，就考虑如何报答他，我发现他既无家庭，又无妻子、儿女或朋友。但

① 即天主教的临终礼仪。

他有宗教信仰！既然他笃信宗教，我有什么权力提出异议？他曾对我小心翼翼地提到为死者安息举办的弥撒，他不愿意把这个责任强加于我，认为那等于要求人报答自己。我一有财力举办一台弥撒，就给了圣絮尔皮斯教堂一笔钱，让他们每年举行四次弥撒。我唯一能够奉献给布尔雅的，就是满足他虔诚的愿望，因此在每季度之初举办这台弥撒的日子，我就以他的名义去教堂为他背诵他想要的经文。我以怀疑论者的真诚态度祷祝道：'主啊，如果确实有那么一个你用来安置那些生前十全十美的人的地方，请别忘了好心的布尔雅吧；如果需要为他受苦，请把他的痛苦给我，而让他能更快地升入人们所说的天堂吧。'我亲爱的，这就是一个具有象我这样的信仰的人所能做到的一切。上帝该是个好心的家伙，他不会怪我的。我敢向你起誓，我甘愿舍弃家产，只要布尔雅的信仰能够在我脑子里生根。"

毕安训在德普兰最后病危时治疗过他，现在他不敢说这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在弥留之际仍然是个无神论者。信教的人们不是都愿意相信那位卑微的奥弗涅人来为德普兰打开了天国的门，正如他从前为德普兰打开了地上神殿[1]的门一样，那神殿的门楣上写着："祖国感谢所有的伟人！"

一八三六年一月于巴黎。

何友齐 译

[1] 指巴黎先贤祠，祠内存放名人骨灰，门上题有"祖国感谢所有的伟人"。

禁 治 产*

献给波旁岛总督巴佐什海军准将

感激不尽的作者　巴尔扎克

一八二八年，一天清晨一点钟的时候，圣奥诺雷城关街上，从靠近爱丽舍宫的一所大宅子里走出两个人：一个是当代的名医，叫做荷拉斯·毕安训；一个是巴黎最风雅的人物之一，叫做德·拉斯蒂涅男爵；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各人的车早已打发回家，城关区域连一辆街车都没有；但夜色甚美，街面也很干燥。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和毕安训说："咱们走到大街上再说，俱乐部前面通宵都有车的；等会你把我送回家罢。"

"行。"

"喂，朋友，你觉得她怎么样？"

"你是说那个女的是不是？"医生冷冷的回答。

"噢，毕安训的老脾气又来了，"拉斯蒂涅嚷道。

"怎么呢？"

---

* 禁治产为法律术语，凡精神失常之人，由法院审定其不能亲自治理财产，而指定监护人代管，谓之"禁治产"。

"朋友，你提到德·埃斯巴侯爵夫人，象提到一个要进你医院的女病人一样。"

"你要知道我的感想吗，欧也纳？倘若你丢下德·纽沁根太太去勾搭这位侯爵夫人，等于拿一只眼的马去换一匹两眼全瞎的马。"

"纽沁根太太年纪已经三十六了，毕安训！"

"这一位也有三十三了！"医生马上顶了一句。

"最忌妒她的女人也不过说她二十六。"

"好朋友，倘若你存心要知道一个女人的年龄，只要瞧她的太阳穴和鼻尖就行了。不管她们运用胭脂花粉的手段多么高明，对这些暴露她们心绪骚动的，铁面无情的证据是毫无办法的。她们每长一岁都在那儿留下一道烙印。等到女人额上的皮肤松下来，有了皱痕，象花一般的蔫了；等到鼻尖上有了小小的粒子，好比英国人家壁炉里烧的煤球，把伦敦象毛毛雨似的布满了看不清的小黑点……那么对不起！她准是三十岁出头了。她可能很美，可能很聪明，可能很温柔，什么都可能，但年龄总是过了三十，到了盛极而衰的阶段。我不责备喜欢这一类妇女的人；可是象你这样的漂亮人物，不应该把二月里的癞皮苹果当作一个在枝头向你微笑，引诱你去咬一口的，又红又白的小苹果。固然爱情从来不查看人家的出生证；没有人爱一个女子是为了她的年纪，为了她长得美或丑，为了她聪明或愚笨：爱就是爱，没有理由的。"

"可是我呀，我爱她的理由才多呢。她是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她是布拉蒙－绍弗里家的小姐，她是社会上的红人，她

有感情，她有一双和德·贝里公爵夫人一样美丽的脚，或许还有十万法郎进款，而我有朝一日说不定会娶她！最后，她可以使我改善局面，还清我的债。”

“我以为你早发了财呢，”毕安训打断了拉斯蒂涅的话。

“不错，我有两万法郎进款，刚好开销车马。我在纽沁根事件中栽了筋斗，那件事改日再谈罢。我嫁了两个姊妹；我和你相识以后挣的钱，这是最显著的一笔。但我宁可给她们作陪嫁，不愿意自己有十万法郎利息。现在怎办呢？我野心勃勃，和纽沁根太太混下去有什么出路呢？再过一年，我就象图书似的给编了号，插上架，跟一个结了婚的人一样。结婚与独身的不愉快，我全有，两种生活的便宜却是连半点都沾不到；老钉着一个女人就会碰到这种僵局。”

“哎！难道你以为这一下交了好运吗？”毕安训说，“你那侯爵夫人，我才看不上呢。”

“你的进步思想把你眼睛蒙蔽了。倘若德·埃斯巴太太变了一个拉布丹夫人……”①

“告诉你，朋友，贵族也罢，布尔乔亚也罢，反正她没有灵魂，永远是个自私自利的典型。相信我罢，医生看人看事都有经验；我们之中最厉害的，查验身体的时候会把灵魂也查验出来的。咱们今晚在她客厅里消磨了一个黄昏，尽管客厅那么漂亮，公馆那么富丽堂皇，侯爵夫人可能欠着债呢。”

“你怎么知道？”

---

① 拉布丹夫人，巴尔扎克的小说《公务员》中的女主人公，是个贤淑贞洁、有才学、善交际的布尔乔亚女子。

“我不是断定，只是猜测。她提到她的灵魂，好似路易十八提到他的感情一样的虚假。听我说，这个又娇又白，长着栗色头发，为了要人哀怜而无病呻吟的女人，骨子里身子象铁打的，胃口好得象狼，气力之大和性格的卑鄙象老虎。要说拿绫罗绸缎来遮盖一个骗局，谁也及不到她遮盖得好。唉，我把她看透了。”

“毕安训，你真使我害怕！咱们在伏盖公寓分手以后，难道你人情世态阅历了不少吗？”

“是的，朋友。从那个时期以后，什么傀儡，木偶，纸人纸马，我见得多了！这般漂亮太太的作风，我也略微知道一些：因为做医生的要保护她们玉体康健，或是照顾她们最贵重的东西——儿女，倘若她们喜欢儿女的话，或是保护她们永远爱惜的容颜。你深更半夜守在她们床头，花尽心血挽救她们的姿色，不管身上哪个部分变了样，都得替她们想办法；事情成功了，还得守口如瓶，替她们保持秘密；过后她们看到账单，却认为你大敲竹杠。谁救了她们的？不是你，而是她们得天独厚！她们非但不领扬你，反而到处说你坏话，不敢介绍你替她们的好朋友们治病。朋友，你说那些妇女是天仙下凡；我却见惯她们拿下装腔作势的面具，赤裸裸的显出她们的真心情，正如见惯她们剥下遮盖身体缺陷的衣服，既没有胸褡，也没有功架；那才不美呢。咱们搁浅在伏盖公寓的时代，已经在社会的海洋底下看到不少石子，不少垃圾；其实那不算一回事。一朝进了上流社会，我遇到些穿绸着缎的人妖，戴白手套的米旭诺，高官厚爵的波阿雷，比高布赛克老头放高利贷放得更精明的

王公大臣！而可耻的是，我想跟德行握握手的时候，竟发见他们在顶楼上冷得发抖，受着毁谤，靠一千五百法郎年金或薪水，过着吃不饱饿不死的生活，还被认为是疯子，怪物，蠢东西。不错，你的侯爵夫人是一个当令的红人，可是我就讨厌这等女人。让我把理由说给你听。一个心胸高尚，趣味纯洁，性情柔和，感情丰富，生活朴素的女子，在社会上绝对没有走红的机会。你自己去下个断语罢！一个当令的女子和一个当权的男人是一类的，只有一点差别：就是使一个男人爬得比别人高的那些长处，能够造成他的伟大，造成他的光荣；一个称霸一时的女子所靠的本领却是可怕的恶习；她为了遮掩本性，变得凶狠阴险；为了在交际场中钩心斗角，必须在娇弱的外表之下有铜筋铁骨般的身体。用医生的眼光看，胃纳健旺的人，心地决不会好。你那时髦太太毫无感情，只是如醉若狂的寻欢作乐，因为要替她冷冰冰的天性找点儿暖意；她需要刺激，需要享乐，好比一个老头儿站在歌剧院的脚灯前面出神。因为她主意多于感情，所以把朋友和真正的爱情一齐为自己的霸业牺牲，象一个将军为了要打胜仗，不惜把最忠诚的心腹送上火线。走红的女人不能算女人，既不是母亲，也不是妻子，也不是爱人；用医学的术语说，只是一个阴性的头脑，因此一切残酷的特征，你那侯爵夫人应有尽有；她有鸷鸟的嘴巴，明亮而冷酷的眼睛，甜蜜的言语；她象机器上的钢铁一般光滑，她能打动一切，就是不能打动你的心。”

“毕安训，你的话的确有一部分很对。”

“哪里是一部分！简直没有一句不对。她用那种令人难堪

的礼貌，要我体会到贵族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你以为这种侮辱不刺伤我的心吗？一边想到她的目的，一边看她象猫儿似的跟你亲热，难道我不深深的觉得可怜吗？一年之后，要她写个字条帮我一点儿小忙都不用想；可是今晚上她对我眉开眼笑，无非因为她的官司落在我姑丈手里，以为我在姑丈面前有些作用……”

“那么，朋友，你是不是更喜欢她对你不客气？我承认你把时髦女子骂得很对，但你没看到我真正的问题。我理想中的太太始终是德·埃斯巴夫人一流的，而决不是世界上最贞洁，最安静，最多情的女子。娶一个天使吗？那就得躲到穷乡僻壤去享你的清福。一个干政治的人的妻子，必须是一架干政治的机器，一架会恭维奉承，鞠躬行礼的机器；她是野心家所用的第一件工具，最忠心的工具，也是一个代你火中取栗而不会连累你的朋友，随便否认她也没关系。假定穆罕默德生在十九世纪的巴黎，他一定娶一个罗昂家的小姐，①千伶百俐，花言巧语，象一个大使夫人，足智多谋象费加罗②。你说的那种多情的妻子帮不了你一点儿忙，一个当令的太太使你要什么有什么。倘若一个男人没有金钥匙能打开所有的门，时髦太太便是划破玻璃的金刚钻，替你把所有的窗都打开来。安分守己的德行只配布尔乔亚有的，野心家自然免不了野心的罪恶。并且，象朗热公爵夫人，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杜德

① 罗昂为法国历史上的旧世家，祖先为布列塔尼之王。

② 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主人公，一个足智多谋、聪明机智的仆人。

莱夫人等等的爱情，你以为不能给你极大的快感吗？你才不知道这些女人的严厉矜持，冷若冰霜的态度，反而使她们给你的少许感情格外显得可贵！看到雪地里长出一朵雁来红是多么可喜啊！她们掩在扇子后面对你嫣然一笑，把平日威严庄重的架子都放下了；这一笑可抵得上你布尔乔亚女子的全部恩爱；你说那种恩爱是由于忠诚来的，其实还大有问题，因为爱情方面的忠诚跟投机很相近。何况一个时髦太太，一个布拉蒙－绍弗ililil家的小姐，也有她的长处。那就是财产，势力，光华，瞧不起一切低级东西的眼光……”

“谢谢罢，”毕安训回答。

拉斯蒂涅笑道：“老糊涂！得了罢，别这么俗气，学学你朋友德普兰的榜样，想法去挣一个爵位，得一个勋章，进贵族院，招几个公爵做女婿。”

“这话才是见鬼呢……”

“呦！呦！原来你只在医道方面高明；太可惜了。”

“我恨这一类人，最好来一次革命把这般东西斩草除根。”

“那么亲爱的罗伯斯比尔①，你明儿不去找你姑丈了吗？”

“去的，”毕安训回答，“为了你，要我到地狱里去打水也行……”

“好朋友，你真使我感动；我发过誓，非要把侯爵办到禁治产不可！嗳，我还挤得出一滴少年时代的眼泪来感谢你呢。”

“可是，”毕安训接着说，“我不能保证你在冉－于勒·包

① 罗伯斯比尔(1758—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的领袖，因毕安训说到革命，故拉斯蒂涅以此讽之。

比诺那儿如愿以偿。你才不知道他的脾气呢。后天我一定带他去见侯爵夫人，让她自个儿去拉拢吧，只要她有本领。我可不信她会成功。不管有多少公爵夫人，多少山珍海味，或是多少断头台上的铡刀摆在他面前，他都不会动心；哪怕王上答应他进贵族院，上帝答应他做天堂的长老，把炼狱里的收入给他做薪俸，也休想叫他把秤盘里的码子加减一个。他这个法官是铁面无情的。"

两个朋友到了修女大街的拐角儿上，正对着外交部。

毕安训指着部长官邸笑道："喂，你不是到了府上了吗？"又指着一辆街头的马车说："我的车也在这儿了。这两句话把咱们的前程包括尽了。"

"你将来能躲到水底下自得其乐，我却永远要浮在水面上跟暴风雨斗争，我沉下去的时候会到你的岩洞里来借宿的，朋友！"

"星期六见！"毕安训回答。

"好罢，"拉斯蒂涅说，"包比诺的事，你答应我了？"

"是的，只要不违背我的良心，我总尽量帮忙。这个禁治产的要求，幕后也许还有曲折离奇的故事，象我们在穷途落魄的黄金时代说的德拉摩喇嘛①。"

拉斯蒂涅眼看街车去远了，心里想："唉，毕安训这家伙永远是个老实人。"

---

① 毕安训与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念大学的时期，同住伏盖公寓；公寓中人常于每字末尾加喇嘛二字以为笑谑，"德拉摩喇嘛"乃以DRAME（戏剧）一字变化而来。

毕安训早上起来，想到朋友托的那件尴尬事儿，不禁对自己说："拉斯蒂涅要我办的交涉麻烦透了。但我从来没向姑丈请托过什么官司，我倒替他 gratis① 看了上千病人。再说，咱们向来无所顾忌。他会老实告诉我去还是不去；那不就完了吗？"

那位名医自言自语说了这几句，清早七点便上富阿尔街去了，那儿就住着塞纳省初级法院推事冉-于勒·包比诺先生。

富阿尔这个字古义是干草。十三世纪时的富阿尔街在巴黎是最出名的。正当阿贝拉尔与热尔松两人② 的言论震动学术界的时代，巴黎大学的各个学院都在那里。如今它可是第十二区最脏的一条街了，而第十二区又是全巴黎最穷的一个区域；③ 三分之一的居民冬天都没有取暖的木柴；送进育婴堂的孩子，送进医院的病人，在马路上要饭的，在街头巷尾拾荒的，靠着墙根晒太阳的病病歪歪的老头儿，在广场上闲荡的失业工人，带进违警法庭的被告，大多数是第十二区出身。

这条终年阴湿，阳沟中老是有染坊的黑水向塞纳河流去的街，中段有一幢老屋子，四边石头，中间砌砖，大概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朝代重修过。它的坚固可以用外观来证明，那外观在巴黎的房子中也不算少见：上面受着三层楼与四层楼的压力，下面有底层厚实的墙角支持，夹在中间的二层楼便往两边膨胀，象一个人的肚子。虽有石框支撑，各个窗洞之间的墙初看

① 见本卷第320页注①。

② 阿贝拉尔（1079—1142）与热尔松（1363—1429）均为法国史上有名的神学家。

③ 巴尔扎克时代之巴黎第十二区即今拉丁区。

也象要爆炸似的；但善于观察的人立刻会发觉，那是跟博洛涅斜塔① 一类的屋子，剥落的旧砖旧石始终屹然保持着它们的重心。因为潮湿，底层坚固的石基一年四季都有半黄不黄的色调与若有若无的水珠。沿着墙根走过的行人会觉得有股阴气，月牙形的界石并保护不了墙角不受车轮碰撞。象所有在私人马车没通行以前盖的屋子一样，半圆形的门洞子低得异乎寻常，好似监狱的门。大门右边有三个窗洞，外面装的铁丝网那么细密，窗上的玻璃又那么肮脏，灰那么多，闲人休想看出里头三间潮湿而黑暗的屋子是作什么用的。左边也有同样的两个窗洞，其中一个窗有时打开着，让你看到门房、门房的老婆、门房的孩子，挤在一块叫叫嚷嚷，或是作活，或是煮饭，或是吃饭；房内铺着地板，装着板壁，一切都破烂不堪；从外面进去先得走下两个磴级，足见巴黎街面逐渐在增高。大门与楼梯间之间，有一条长长的甬道，弓形的顶上架着刷白的梁木；下雨天有什么过路人进来躲雨，一定忍不住要看看屋子的内部情形。甬道左边有一个小方园子，深与宽都只够你跨四大步；葡萄架上并没葡萄藤；除了两棵树以外也没别的植物；树荫底下的黑泥地上只看见废纸，破碗，破布，和屋顶上掉下来的石灰与瓦片；泥土的性质是长不出东西来的；墙上，树身上，树枝上，日积月累，布满着一层灰土，象煤烟结成的胶。一正一厢的两幢屋子全靠这小园取光；园子的另外两面，是隔邻两所柱头露在外面的房屋，衰败破落，大有坍毁之势。每层楼

① 斜塔不独比萨有之，博洛涅亦有二斜塔，建于十二世纪初，惟倾斜不及比萨之甚。

上都有些特殊的标记说明房客的职业。这儿是用长竿子晾着大纹染色的毛线；那儿是绳上挂着洗过的衬衣；上面又是些木板，摆着装好书脊，四边才刷过仿大理石花纹的书；女人们唱着歌，男人们打着唿哨，孩子们大声嚷嚷；木匠锯着板子，铜匠在车床上吱呀吱的车铜片：所有的手工业都凑起来发出声响，因为工具繁多，闹得震耳欲聋。那个所谓过道，既非院子，亦非园子，也不是穹窿形的走廊，可是都有点儿象；它的构造是两旁立着许多木柱，木柱底下是石础，每两根柱子的会合点是尖形的。两个拱门朝着小花园，另外两个正对大门；从这两个拱门向里边望去，可以看到一座木楼梯：铁栏杆的形状非常古怪，可见当年一定是镂刻极精的；老朽的磴级走上去摇摇晃晃。每个公寓的门洞子上全是油腻，积垢和灰尘，整个儿变成棕色的了；门倒有内外两重，包着丝绒，镀金剥落的钉子排成菱形。这些豪华的遗迹，说明路易十四时代的住户不是什么大法官，就是什么有钱的教士，或是管田地买卖的收税员等等。但今昔的对比只能令人看了华丽的陈迹发笑。

冉-于勒·包比诺先生住在二层楼上；巴黎屋子的二楼原来就光线不足，这儿因为街道狭窄，更显得黑暗。但这个古老的住所，第十二区的居民没有一个不认识。上帝使这里住着这位法官，简直是对众人的一种恩赐，正如地上长着百草，让大家拿去医治或减轻百病一样。以下我们要把娇艳的德·埃斯巴夫人想笼络的人物先来一个速写：

包比诺先生因为是法官，经常穿着黑衣服；在一般看人只看外表的人，这服装便是使包比诺显得可笑的原因。谁要保

持穿黑衣服的威严，非时时刻刻注意整洁不可；而我们这位包比诺先生偏偏不能把自己收拾干净，来配合条件最苛刻的黑颜色。永远破旧的裤子很象律师做公服用的帆布，平时坐立的姿势又给添上无数的皱纹，有些地方还能看出发白、发红、发亮的条子，表示穿的人不是俭省到极点，便是穷得满不在乎。粗劣的羊毛袜，套在走样的鞋子里搅成一副怪样子。内衣在柜子里放久了，有了似红非红的色调，说明故世的包比诺夫人喜欢多买衬衫；她大概照荷兰人的习惯，一年只洗两次衣服。法官的背心和外套，跟裤子、鞋子、袜子、内衣、完全调和。他觉得不修边幅是最快乐的事：一件新衣服第一天穿上去，他一眨眼就把它染上污迹，跟全部装束打成一片。老头儿直要厨娘告诉他帽子旧得不能再戴了，才去买新的。领带老是听其自然，蜷在那里。打皱的衬衣领口，被公服上的胸饰搅得一团糟，从来不加整理。灰色的头发是不梳的，胡子一星期只剃两次。从来不戴手套，平时喜欢把手插在空无所有的背心袋里；袋口很脏，差不多永远是破的，使他的衣冠不整多添了一个项目。凡是常在巴黎法院进出，对于各种黑衣服的式样见识最多的人，不难想象包比诺的模样。成天坐着的习惯把他的身体改变很多，正如庭上无穷尽的辩诉使法官听得厌倦不堪，连相貌都变了。审判室大都狭窄不堪，建筑毫无气派，要不了一会儿空气就秽浊难闻：一般巴黎的法官在这等地方待久了，当然会显得愁眉苦脸，一方面因为聚精会神而满面皱痕，一方面因为烦闷而郁郁不乐；皮肤憔悴了，不是发青便是发黑，看各人性格而定。总而言之，只要过了相当时间，便是年富力强

的青年也会被磨成一架没有血色的机器，专办等因奉此的公事，把法典应用到各种案子上去，象时钟的齿轮一样冷静。

所以上天既给了包比诺一副不讨人喜欢的长相，法官的职业更不会使他的外表变得好看一些。他的骨骼让你看到它的线条很不调和。跟大膝盖、大脚、大手、成为对比的，是一张教士般的，跟小牛面孔有些相仿的脸，没有血色，非常和善，简直毫无精神，配上两只颜色不同的没有光彩的眼睛，一个毫无曲线的塌鼻子，扁平的额角，最后是两只其大无比的耳朵软绵绵的往下挂着。细而稀少的头发，在好几处头螺不规则的地方让人看到脑壳。这张脸只有一个特点能引起看相的人注意，就是嘴唇有一股象神明一样慈悲的气息。那是非常厚实的，颜色鲜红的嘴唇，皱纹多得数不清，曲折很多，翕动不已，表现他有高尚的感情；那是直接跟你的心说话的嘴唇，显出他天资聪明，头脑清楚，目光深刻，心地纯洁。因此单从他瘪陷的额角，无精打采的眼睛，和寒伧的举止上面去判断，你就会误解他的为人。

他的生活和相貌是一致的：忙着一些默默无闻的工作，藏着圣者一般的德行。因为法学深湛，在一八〇六与一八一一年拿破仑改组司法机构的时候，经康巴塞雷斯的推荐，他就成为巴黎高等法院最早的一批推事之一。但包比诺不会弄手段，从来不上大法官或司法部长的门，所以每次更改办法或是有什么人事调动，部长总把包比诺的职位降低一次。从高等法院降到初级法庭，他被善于钻谋与活动的人直挤到司法官的最低一级。终于有一天他被发表为助理推事！法院中人闻

哄起来，异口同声的嚷着："哎哟！包比诺降做助理推事了！"这件不公道的事使律师、执达吏，全司法界的人都大为诧异，只除了包比诺一个；他一点不叫屈。轰动过一阵，大家又觉得世界十全十美，一切事情也安排得十全十美；而所谓十全十美的世界，不用说便是司法界。包比诺就是这样的当着助理推事。直到王政复辟时代一位最有名的司法部长登台，才替那个不声不响，谦恭退让，被帝政时代的大法官们徇私枉法，压在底下的人，出了一口气。当了十二年助理推事以后，包比诺大概到死也不过是一个塞纳省法院的普通法官了。

要解释一个法律界中的优秀人物怎么会侘傺不遇，先得提到几个要点：根据那几点，我们可以揭露他的生活与性格，同时也可在司法界这架大机器里头看出某些关键。包比诺被塞纳省法院前后三任院长列入侦查吏一类，这倒是把意义表示得很恰当的独一无二的名词。他在同事中间并没靠了以前的成绩而得到能干的名气。正如画家被人分门别类一样，包比诺也有人替他决定了归宿，划定了他在本行中的范围。一个画家不是被认为风景画家，便是被认为肖像画家，或是历史画家，或是海洋画家，或是日常小景画家；做这种分类工作的也有艺术家，也有鉴赏家，也有愚夫愚妇；这个是由于妒羡，那个是由于成见，另外一个是凭着批评家万能的权威，一致替画家的聪明智慧树立栅栏，以为所有的头脑都有些肉茧；凡是作家，政治家，和一切以特殊才能显露头角而尚未被称为全才的人，都得受到这种狭窄的判断。殊不知法官，律师，诉讼代理人，一切在司法园地中吃饭的人，对任何一件案子都看到两个

因素：一个是法律，一个是公道。公道是根据事实来的，法律是把一些原则应用于事实。一个当事人可能在公道方面是对的，在法律方面是错的，而责任倒也不在推事身上。良心与事实之间有个神秘的区域，藏着一些有决定作用的、法官不知道的、分别是非曲直的理由。法官并非上帝，他的责任是拿事实去适应原则，用一个固定的尺度去衡量变化无穷的争执。倘若当了法官就有本领窥透人的良心，辨别人的动机，而来一个公平合理的判决，那么每个法官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了。法国需要六千名左右的推事，而任何一代都产生不出六千个大人物为社会服务，更不可能替司法界找到这个数目的人才了。在巴黎的文明社会中，包比诺的确是一个极能干的推事；靠了特殊的天赋，也靠了他把法律条文放到事实中去琢磨的结果，他认为不假思索的硬性的运用是有缺点的。他凭着法律方面的真知灼见，看透当事人用来遮盖真情的，指东说西的谎话。法官之中的包比诺等于外科医生中的德普兰，他把人的良心看得雪亮，好比那位名医把人的身体看得雪亮。他的生活和操守，使他把事实推敲之下，能体会到别人最隐蔽的思想。他发掘一件案子，仿佛居维埃发掘地球上的泥土。和那位大思想家一样，他未下结论之前，必先一步一步的推论，把别人过去的心理全部挖出来，犹如居维埃把一只上古时代的野兽重新拼凑起来。为了一份报告，他常在半夜里惊醒，因为脑海中突然映出了事情的真相。无论什么官司，老实人无处不吃亏，坏蛋无处不沾光；这种不公平的情形，包比诺见得多了，所以遇到需要猜测的案子，他往往为了公道而违反法

律。同僚们认为他不切实际，而他细细推敲得来的理由也使辩论的时间拖得很长；包比诺发觉同僚们听得厌倦了，便把自己的意见说得很简略。大家说他对这一类案子判得很糟；但他鉴别天赋之高，判断之明白，眼光之深刻，被认为特别胜任预审推事那种辛苦的职务。因此他一生大半都当着预审推事。虽则他的长处很适宜于干这个艰苦的生活，虽则在喜欢他当这个职位的人心目中，他以深刻的犯罪学者闻名，但因为心地慈悲，他老是非常痛苦，被良心与怜悯象一把钳子似的夹在中间。尽管预审推事的薪水比民庭推事高，但委屈太多，谁也不想要这个缺分。包比诺却为人谦卑，品学俱优，毫无野心，只知道孜孜矻矻的办事，从来不抱怨自己的前程。他把个人的嗜好与同情心为公众的福利牺牲：让人家把他放逐在刑事侦查庭的浅滩上，保持着恩威并用，宽猛兼施的作风。在侦查期间，执达吏把被告从推事室押回临时看守所的时候，法官往往给他一些买烟草的零钱，或是冬季御寒的衣服。总之，铁面无私的法官和怜贫恤老的善士，包比诺是同时做到了。因此谁也不能象他那样不用手段而很容易的得到被告的招供。并且他的观察十分精细。表面上头脑单纯，心不在焉，和善到近于痴騃的程度，他可是能识破苦役犯的狡计，不上刁猾妇女的当，把流氓坏蛋收拾得服服帖帖。他的目光还被一些特殊情形磨练得非常尖锐；但要说出那些情形，先得了解他的私生活：因为法官在他不过是对外的一个面目；他还有更伟大的，很少为人所知的另外一个面目。

一八一六年，在我们这故事开始以前十二年，正当所谓联

盟国军队进占法国与可怕的饥荒两件大事碰在一起的时期，包比诺正想搬出他和太太同样厌恶的富阿尔街，不料被任为特别委员会主席，负责救济本区的灾民。这位才能卓越而被同事们认为头脑不清的法学大家，犯罪学专家，五年以来已经发见司法的后果，可是还没找出原因。在顶楼上进进出出，目击穷苦的情形，研究那些残酷的境遇如何逼迫穷人们一步一步走向为非作歹的路，又把他们的奋斗衡量之下，他不禁大为同情，由法官一变而为樊尚·德·保尔，①专门救济贫病的成人与工人了。当然，他不是一下子转变的。做好事也会拖人下水，象吃喝嫖赌一样。但救济事业蛀空一个圣者的荷包，正如轮盘的玩意儿使一个赌徒倾家荡产，都是慢慢儿来的。他从这个苦难看到那个苦难，因施舍这个而施舍到另外一个；等到一年之后，公众灾难的披挂，遮盖恶疮的破烂衣裳统统被揭开的时候，他就变了一区里的上帝。他是慈善委员会委员，救济会会员，凡是尽义务的职司，都接受下来，不声不响的干着，正如那个短外套到菜市上和一切有饥饿的人聚集的地方去施粥一样。②但包比诺的活动范围更大，更高一级：他什么都照顾到，预防罪案的发生，替失业工人找工作，替残废老弱安排生活；一切遭遇不幸的人，他都按照实际情形援助：为寡妇作顾问，保护无家可归的儿童，借资本给小本经营的商贩。但是

① 樊尚·德·保尔(1581—1660)，基督教中的圣者，以创办救济事业闻名于史。

② 王政复辟时期，巴黎有个穿蓝色短外套的怪人，在新桥附近向穷人施粥。大家即以短外套三字称呼此人。

法院里，巴黎城里，谁也不知道包比诺这种私底下的生活。世界上有些光彩太强了，会使人眼花缭乱，急于要把它遮盖起来。受法官恩惠的都是白天作工的人，晚上累得要死，没有精力再去四处颂扬他；而且他们象孩子一样忘恩负义，因为负欠太多，永远还不清的了。此外也有限于能力而忘恩负义的。但施恩望报而自以为了不起的善士，又能给人什么好处呢？

无声无臭的使徒生活到了第二年，包比诺把底层有三个装着铁丝网的窗洞的货房改作了接见室。大房间的墙壁与天顶都用石灰刷白，家具是一些象学校用的木凳，一口粗劣的柜子，一张胡桃木书桌，一张靠椅。柜子里放着日记簿，做好事的文件，以及开面包票① 的存根。他事无巨细，一律象作买卖似的登在账上，免得因软心肠而受骗。区里的穷人在册子上都给编号，归类；每个受难的人都有详细记载，好比商人账簿上的各种客户。遇到一个需要救济的家庭，或是某人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法官就由手下的公安机关供给材料。男当差拉维安纳等于他的副官；他们俩简直是天生的主仆。东家在法院里办公，仆人上当铺去赎当或者解利息，连最不安全的地方都敢去。夏季从早上四点到七点，冬季从六点到九点，楼下大房间里都挤满着女人，孩子，贫民，等包比诺接见；因为人多，空气暖烘烘的，冷天根本不用生炉子，只是由拉维安纳在潮气很重的地砖上铺些干草。时间久了，凳子给磨得很亮，象漆过的桃木；半人高的壁上，被这些穷人的破烂衣衫印着没法形容

① 指领救济面包的票证。

的黑沉沉的影子。可怜的人们对包比诺那么敬爱，冬天早上大门还没有开，他们麕集在街上，妇女捧着热水壶取暖，男人尽量活动筋骨的时候，从来没有一声喁语打扰包比诺的睡眠。捡破布的，过夜生活的，都认得这屋子，常常看到法官书房里深更半夜还点着灯。小偷走过总说：这是他的屋子，并且决不侵犯。他把早上的时间分配给穷人，白天分配给罪犯，夜晚分配给法院的公事。

因此，包比诺观察的天才必然是 bifrons① 的：既能够体会穷人的德行，受委屈的好心，合乎道义的行为，默默无闻的忠诚；也能在别人心里找出犯罪的线索，不论轻罪重罪都能寻到蛛丝马迹而获得真相。包比诺得之于父母的遗产每年有三千法郎收入。太太是毕安训的父亲——桑塞尔地方的医生——的姊妹，带来六千法郎年金。五年前她故世的时候，把遗产传给了丈夫。推事的薪水照例很小，包比诺升为正式推事才不过四年；收入那么微薄，行善的规模却那么可观，无怪他自身的用途和生活费要紧缩到最低限度了。并且，不修边幅固然显出包比诺的忙碌，同时也是渊博的学者，如醉若狂的艺术家、活跃的思想家的标记。为补足这幅肖像，我们只消附加一笔，就是在塞纳省法院中，包比诺是没有得到荣誉勋位勋章的少数推事之一。

两年以来，包比诺又调回民庭当推事，派在第二庭。那次庭长接到德·埃斯巴侯爵夫人申请予丈夫以禁治产处分的状

---

① 拉丁文：双重的。

子，便发给包比诺办理。

大清早挤着那么多穷人的富阿尔街，到九点就冷清清的，恢复平时阴沉悲惨的面目。毕安训紧催着马，以便趁姑丈接见没完毕就找着他。想到这位法官将要在德·埃斯巴夫人旁边成为何等奇怪的对比，毕安训不禁微微笑着；但他拿定主意，带姑丈去的时候一定要他穿扮得象个样儿，不太可笑。

进了富阿尔街，看到接见室的窗洞里射出一些黯澹的灯光，毕安训忽然对自己说："恐怕姑丈连一套新衣服都没有罢。还是跟拉维安纳想个办法的好。"

听到马车声，十几个好奇的穷人从门洞底下走出来，见了医生都纷纷脱帽；毕安训经常为法官介绍的病人义务治疗，所以当时聚在那儿的人对他和对包比诺一样的熟。他发现姑丈还在接待室里；凳上挤满着贫民，那种古怪而难看的服装，连最没艺术家气息的闲人见了，也会当街停下来瞧一眼的。不用说，一个素描家，一个伦勃朗，——假如现在还有这样的人物，——看见这些不声不响的，赤裸裸的灾难的标本，一定会作成精美的构图。这儿，是一个神情严肃的白须老人，打皱的脸，使徒式的头颅，活脱是个圣彼得①；一部分袒开着的胸脯，青筋暴突，明明是使他承担可歌可泣的患难的，性格坚定的标识。那儿，一个少妇把奶头塞在最小的孩子嘴里，免得他叫喊，膝间还带着一个五岁光景的孩子。在破烂衣衫中光彩焕发的乳房，皮肤透明的婴儿，从姿势上可以看出长大以后的模

① 据《新约》记载，圣彼得为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渔民出身，后随耶稣外出传道。

样的哥哥，和一长排冻得通红的脸比较之下，格外动人怜爱。再远一些，一个脸色苍白冰冷的老妇，露出愤懑的贫民阶级的丑恶面目，专等暴动的机会来泄忿。其中也有年轻的工人，娇弱，懒惰，聪明的眼睛显出他颇有些出众的才能被无法克制的本能压着，对自己的痛苦只字不提，预备在互相残杀的苦海中逃不出来的时候一死了事。在场大多数是妇女；丈夫作工去了，让老婆凭着女性的聪明来替一家老小求情；而且在平民阶级里，做妻子的差不多永远是一家之主。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头上都是破烂的头巾，所有的身上都是四边沾满污泥的衣服，东破一块西破一块的颈围，肮脏而全是洞眼的短褂，可是眼睛炯炯有神，象两朵火焰。这一大堆丑恶的人使你先觉得可怜，继而觉得可怕，因为你无意中发见这些人对生活斗争所取的隐忍的态度，原来是有心赚取人家同情的。不大通风的屋子内布满着臭秽之气，两支蜡烛的光象在大雾中摇摇晃晃。

法官的模样在这批人里头也同样的富有画意。头上是一顶土红色的布帽，身上是一件室内穿的破袍子，没有戴领带，冻得通红而打皱的脖颈，很显著的耸在经纬毕露的领子外面。因为专心一意的缘故，疲倦的脸有些傻头傻脑的神气。象一个用心作事的人一样，他噘尖着嘴巴，仿佛一只口子收紧的钱袋。双眉紧蹙，似乎负担着别人告诉他的全部心事。他在那里体会，分析，判断。他聚精会神不下于放印子钱的债主，不时从账簿与资料册上举起眼睛，直看到人家心里去，观察的迅速，和吝啬鬼动辄不安的心理变化一样。拉维安纳站在主人后面听候差遣，一边维持秩序，一边招待新来的人，鼓励他们不要

怕羞。医生一出现，凳上的人都不免把身子挪动一下。拉维安纳掉过头来看到毕安训，不由得大为惊奇。

“啊！孩子，原来是你！”包比诺伸着胳膊说，“这个时候你来干什么？”

“我有件案子跟你谈谈，怕你今天没遇到我就出去调查了。”

法官对一个站在身旁的小胖女人说道：“你要不把事情告诉我，我可猜不到啊。”

拉维安纳也催她：“快点儿，别耽误别人的时间。”

那女的红着脸，放低着声音只让包比诺和拉维安纳两个人听见；她说：“先生，我是卖水果的，把最小的娃娃寄养在外面，欠了几个月的寄养费；所以我藏着一些钱……”

“可是被丈夫拿去了？”包比诺已经猜到下文。

“是的，先生。”

“你叫什么名字？”

“蓬波纳。”

“你的丈夫呢？”

“他叫图皮奈。”

“住在小银行家路的是不是？”包比诺一边说一边翻着资料册，看到那一户的专栏旁边批着几个字，又道：“嗯，他关在牢里呢。”

“那是为了债务，我的好先生。”

包比诺摇摇头。

“先生，我手车上没有东西可卖了；昨天房东逼我付了房

钱，要是不付，我就得被撵出去了。”

拉维安纳伛着身子和主人咬了一会耳朵。

“你上菜市去批水果要多少钱呢？”

“先生，倘若这买卖要做下去就得……是的，就得十个法郎。”

法官向拉维安纳做了个记号，拉维安纳便从一只大布袋里掏出十法郎交给那女的，同时法官把贷款登账。毕安训看着卖水果女人快活得浑身打颤的动作，就想象她从家里到这儿来见法官的路上，心里一定是非常焦急的。

“轮到你了，”拉维安纳招呼一个白胡子的老人。

毕安训把当差的拉过一边，问他还要多少时候接见完毕。

拉维安纳回答：“今天一共有二百人，现在还剩八十个。医生，你还来得及先跑几处出诊呢。”

“孩子，”法官转身抓着毕安训的手臂，“我给你两个靠近这儿的地址，一个是塞纳街，一个是弩弓街。塞纳街有个女孩子自杀，弩弓街有个男的需要送到你医院去。我等你回来吃早点。”

一小时以后，毕安训回来了。富阿尔街上已经空荡荡的没有人，天也开始亮起来；包比诺正在上楼，最后一个受到周济的穷人刚走，拉维安纳手里的钱袋给掏空了。

“那两个人怎么啦？”法官在楼梯上问医生。

“男的死了；女孩子还有救。”

自从没有女主人经心照料以后，包比诺家里的景象就跟主人的相貌完全一致了。脑子里被一个主要的念头盘踞着，

他的杂乱无章在所有的东西上都留着特殊的痕迹。到处是成年累月的灰尘，动用器物都改变了用途，显出单身人的巧思。花瓶里塞着纸张，家具上摆着空墨水瓶，忘记拿走的盘子，和急急忙忙找东西的时候当作烛台用的火石；好多用具是预备搬动位置而只搬了一半的；有些地方堆满了杂物，有些地方完全空着，表示主人本来想整理而中途撂下了。这种混乱现象在法官的书房里特别显著，证明他一刻不停的走来走去，忙着层出不穷的事，到处拖拖拉拉的搅得一团糟。书架好象遭了洗劫，书东一本西一本的摊在那里：有的叠在另外一本书上，有的打开着合扑在地下；卷宗沿着书架排着，把地板占满了。地板已经有两年没擦过。桌子上，家具上，摆着感恩的穷人的 ex-voto①。壁炉架上供着两个蓝玻璃的喇叭形花瓶，瓶上头摆着两个玻璃球，球内有各种颜色混在一起，看上去好不古怪。壁上挂着纸花，还有用鸡心的形状与花瓣作成的框子，中间嵌着包比诺的姓氏。这里是郑重其事做起来的一无所用的紫檀匣子。那里是一些放纸张的文件夹，式样一望而知是苦役犯的出品。那些耐心的杰作，感恩的匾额，干瘪的花球，使法官的书房和卧室很象卖玩具的铺子。包比诺老人不是把它们作为备忘之用，便是拿零星的笔记，纸条，忘了的笔尖塞在里头。这许多对他的善举表示感激的礼物都尘埃密布，没有一点儿新鲜气息。几个手工很好但是被虫蛀了的禽鸟标本，矗立在这个废物的森林中间：最主要的是一只安哥拉种的猫，包比诺

---

① 拉丁文：还愿的证物。

太太生前的爱物，由一个不名一文的标本制造家作得逼真；他一定是受了些小恩小惠而拿这个不朽的宝物表示感激的。室内还有本区一个感情丰富而才力有限的艺术家替包比诺先生与包比诺太太画的肖像。甚至卧房里凹进去放床铺的地位，也挂着绣花的针线团，用十字花挑出来的风景，折纸拼成的十字架，都是极花功夫的作品。窗帘被煤烟熏黑了，毯子和床帷已经说不出是什么颜色。

在壁炉架与法官办公用的大长方桌之间，有张独脚圆桌，厨娘在上面放着两杯咖啡牛奶。两张马鬃面子的桃木靠椅，摆在那里等着两人去坐。因为窗洞里的光线照不到这个地位，厨娘留下两支蜡烛；长得异样的灯芯结成野菌一般的灯花，射出半红不红的光，使蜡烛燃烧经久，据说那是吝啬鬼想出来的办法。

"姑丈，你到楼下接见室去的时候，应当多穿些衣服。"

"我生怕他们等久了，那些可怜的人！你，你可有什么事找我呢？"

"我来请你明儿上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家吃晚饭。"

"是咱们的亲戚吗？"法官问话的神气完全心不在焉，毕安训不由得笑了。

"不是的，姑丈；德·埃斯巴侯爵夫人是一位极有地位极有势力的太太，她向法院递了一张状子，要求对她丈夫来一个禁治产处分，听说那案子分发在你手里……"

"而你要我上她那儿去吃饭吗？你疯了吗？"法官说着，手里抓起一部民事诉讼法，"你念罢，法律规定，推事不得在与

他经办案件有关的两造家中饮食。她要跟我说话，让她到这儿来见我好了，你那个侯爵夫人！不错，我预备今夜把案子研究过了，明儿去询问她的丈夫。”

他站起来，在一个正好望得见的文件夹里找出一份案卷，看了看摘由，说道：

“卷子在这里。既然你关心那个极有地位极有势力的太太，咱们就来看看她的状子罢。”

包比诺把袍子往中央拉了一下，因为两只对面襟常常扯开去，露出他赤裸裸的胸部。他拿小长方块的面包往冷却的咖啡里浸了浸，捡出状子来一边念着，一边随时停下来和毕安训俩加几句按语和批评。

呈

塞纳省初级法院民庭庭长

具呈人：冉娜-克莱芒蒂娜-阿苔娜依丝·德·布拉蒙-绍弗里夫人，奈格珀利斯伯爵，德·埃斯巴侯爵，夏尔-莫里斯-玛丽·安多希之妻。

(——嗯，来头甚大！)

身分：业主；

住址：圣奥诺雷城关街一〇四号；

德·埃斯巴侯爵安多希先生住址：圣热内维埃弗岗街二十二号。

(——啊！对了，庭长告诉我是在我的区域里！)

诉讼代理人：德罗什……

“德罗什！哼，那是个包打官司的小讼师，法院和他的同业都瞧不起的，他专门损害当事人！”

“可怜他没产业啊！”毕安训说，“他只能拼命挣扎，象魔鬼掉进了圣水缸一样。”

事缘具呈人之夫德·埃斯巴侯爵，一年以来精神与智力大为低落，已达《民法》四八六条所谓精神错乱与痴愚不省人事的程度；故为保障其自身及其财产之安全起见，保障在其身畔儿童之利益起见，亟须将《民法》四八六条所规定的措施付诸实行。

德·埃斯巴数年来处理家事及产业之作风，已令人对其精神状态深致疑虑，而最近一年之智力衰退尤为可怕。德·埃斯巴之意志首先感受影响，至于意志之低落使其遭受因丧失行为能力所致的种种危险，可以下列事实为证：

德·埃斯巴侯爵之全部收入，多年来即落于冉勒诺太太母子之手；此举既无利益，亦无任何理由可言。冉勒诺太太为一公认为奇丑无比之老妇，时或居住弗里列尔街八号，时或居住塞纳-马恩省克莱镇维勒帕里西斯地方；冉氏之子今年三十六岁，曾任前帝国禁卫军军官，现由德·埃斯巴侯爵保举，充任王家近卫军装甲骑兵队中队长。以上二人于一八一四年时贫无立锥之地，但竟先后购置价值巨大之房产，其中一所且系最近购进，坐落于绿街；冉勒诺先生今方大兴土木，将来拟与其母迁入居住，并准备作为婚后住宅。装修费用目前已达十万法郎以上。冉勒诺先生之未婚妻，系与德·埃斯巴侯爵有往来之银行家蒙日诺先生之侄女；婚事全由侯爵许冉氏获得男爵封号，撮合而成。此项爵位经侯爵设法，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蒙王上正式颁布诰命；倘钧院需要证明，不妨径向司法部长咨询。

按侯爵与寡妇冉勒诺太太及其子冉勒诺男爵均甚少见面；但两人对侯爵影响极大，每次需用银钱，即使为满足个人嗜好之不必要的花费，侯爵亦无不应承；此种感情实难理解，纵使以法律与道德均难容忍之理由推想，亦无法解释……

念到这里，包比诺说道："哎！哎！法律与道德均难容忍之理由！那代理人，或者他的帮办，写出这种句子来，暗示什么呢？"

毕安训听着笑了。

……侯爵对此母子二人予取予求，甚至在现金周转不灵之时托蒙日诺先生出面签发约期票；关于此点，蒙日诺先生愿为具呈人作证。

此外尚有一事可为旁证：不久以前，德·埃斯巴侯爵出租农田之契约适告期满，原佃户为续租起见，已预缴为数可观之租金，讵冉勒诺先生立即令其解除租约。

有人向德·埃斯巴侯爵提及此等用途时，侯爵似已不复记忆，可见其支付款项并未取决于意志；每逢正当人士向其谈及对此二人之热心，侯爵之答复表示其对自己之思想与利益已完全置之度外。故其中必有不可思议之原因，敢请司法当局赐予注意。侯爵之行为倘非被人以欺诈与威逼之手段促成，即有可请法医鉴定之病理的原因，或竟由于精神受人魅惑，处于所谓勾魂摄魄的情形之下，致行动不能自主……

包比诺停下来说道："见鬼！你做医生的怎么说？这些事奇怪透了。"

毕安训回答："那可能是一种磁性作用。"

"敢情你也相信梅斯麦的胡说八道，相信他的什么木盆，

和隔墙见物等等的玩意儿吗?"①

"是的,姑丈,"毕安训一本正经的回答,"听你念着这个状子,我就想到了。告诉你,在另外一个领域中,我亲自考查过,并且证实过,一个人随心所欲,支配另一个人的好几桩事实。我跟同僚们意见不同,相信以原动力而论,意志的力量是了不起的。把江湖术士与串通哄骗的玩意丢开不谈,我也见过不少中了邪魔的例子:在睡眠状态中感受了磁性而答应的事,醒过来以后的确会一一照办。一个人的意志竟可以完全受另一个人的意志支配。"

"是不是包括所有的行为?"

"是的。"

"连犯罪都在内吗?"

"连犯罪都在内。"

"这种话要不是你说的,我才不听呢。"

"我可以叫你亲眼目睹,"毕安训说。

法官哼了两声,又道:"假定所谓勾魂摄魄的事真是由于这一类的原因,那也不容易拿到事实,在法律上也难以成立。"

"倘若那冉勒诺太太又老又丑,不可向迩,我就想不出她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诱惑男人了。"

"可是,"法官接着说,"据我们推算,倘有私情,应当在一八一四年左右开始,那时这女的比现在小十四岁;倘若德·埃斯巴侯爵和她的关系还要早十年,那就得退后二十四年,也许

① 普鲁士人弗朗-昂东·梅斯麦(1734—1815),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倡导动物磁性说,风行一时,尤以法国为盛。

正当冉勒诺太太年轻俊俏的时代；她为了自己，为了儿子的前途，尽可以用极自然的手段笼络侯爵，对他取得一种为某些男人没法摆脱的势力。这势力的根源在法律上固然不能原谅，但人情上是讲得通的。当初德·埃斯巴侯爵和布拉蒙-绍弗里小姐结婚的时候，冉勒诺太太或许很生气。现在这件事可能只是女人之间的嫉妒，既然侯爵和太太不住在一块儿已经有多年了。”

“可是姑丈，别忘了她奇丑无比啊！”

“迷人的力量是跟丑陋成正比例的；这是老话了！并且，出天花的人又怎么的呢，医生？——好，咱们念下去再说。”

……且自一八一五年起，因供给该母子二人所需索之款项，德·埃斯巴侯爵竟携同二子移居圣热内维埃弗岗街，寓所之简陋直玷辱其姓氏与身分。——

（嘿，一个人爱怎么住就怎么住！谁管得了！）

——侯爵将二子克莱芒·德·埃斯巴伯爵与卡米叶·德·埃斯巴子爵幽禁屋内，生活状况与彼等之姓氏及前途均不相称。侯爵经济常感窘迫，房东马雷斯特先生最近曾请求法院扣押屋内家具。执行之时，侯爵竟亲出协助，对执达吏招待殷勤，谦恭备至，仿佛对方身分较侯爵更为高贵……

包比诺和内侄俩念到这里，不禁相视而笑。

……除有关冉勒诺母子的事实以外，侯爵行事均带有疯狂意味。近十年来，渠所关切之事仅限于中国事物，中国服装，中国风俗，中国历史，乃至一切均以中国习惯衡量；谈话之间往往以当代之事，隔日之事，与有关中国之事混为一谈；侯爵平日虽拥戴王上，但

动辄征引中国政治故实，与我国政府之措施及王上之行为相比，加以评隲。

此种自溺狂使侯爵行为毫无理性，驯至不惜身分，一反平日对于贵族阶级立身处世的主张，经营商业，每日签发约期票；似此行动，实属危害其自身之安全与财产，因一朝身为商贾，拖欠债务即可使其宣告破产。侯爵为刊印分期出版的《插图本中国史》起见，与纸商，印刷商，镌版商，著色员等等订定合同，金额之大，使各该商人均要求具呈人申请予侯爵以禁治产处分，以便保障彼等之债权……

毕安训叫道："这家伙简直疯了。"

法官道："你认为他疯了吗？得听听他的话再说。一面之词，不足为凭。"

"可是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包比诺接着说，"倘若我亲属之中有人想执管我的产业，倘若我不是一个每天都可以由同僚证明我精神正常的普通法官，而是一个公爵，贵族院议员，那么只要象德罗什那样会玩点小手段的诉讼代理人，就可能进一个状子，把我说成这样。"

……侯爵之自溺狂使子女亦蒙受影响，彼等所受教育竟一反常规，学习内容与天主教义抵触之中国史实，学习中国方言……

毕安训说："德罗什说这种话，真有点莫名其妙了。"

法官回答："这是他的首席帮办高德夏起的稿；你认得高德夏，他可是不喜欢中国人的……"

……子女日常生活中之必需品往往极感缺乏；具呈人虽一再要求，亦无法与他们见面；侯爵每年仅率领彼等与母亲相见一次；具呈人屡次设法，亦无从致送生活用品及儿童需要之物……

"噢！侯爵夫人，你这是开玩笑了。话说得越到家，漏洞越多。"法官把卷宗夹子放在了膝上，又道："你想，天下哪有一个做母亲的人，会没有心肠，没有感情，没有头脑，连动物的那点儿本能都没有，以至于一筹莫展的？母亲为了要接近孩子所发挥的机智，决不亚于一个少女安排私情的手段。如果你那个侯爵夫人真要供给孩子们衣食，便是魔鬼也阻拦不了，你说是不是？狐狸的尾巴太长了，瞒不过一个老法官的眼睛的！好，咱们念下去再说。"

但子女今已长成，亟需脱离此种教育之恶劣影响，生活享用亦当与其身分相称，同时彼等更不宜经常见到父亲之行为。

关于上述各点，钧院不难加以证实：德·埃斯巴侯爵常称十二区之简易庭推事为七品官，称亨利四世中学之教员为翰林。——(哼，他们听了生气了！)

——事无大小，侯爵均谓在中国即非如此这般；谈话之间倘或提及冉勒诺夫人或路易十四时代之时事，侯爵即愁容满面，且常自以为身在中国。渠之邻居，例如同住一处之医学生爱德蒙·伯凯，冉-巴蒂斯特·弗雷米奥教授，与侯爵往还之下，认为其有关中国之偏执狂，实出于冉勒诺母子之阴谋，意欲借此使侯爵完全丧失理性，盖冉勒诺太太对侯爵唯一的帮助，仅限于供给一切有关中国之材料。

具呈人并可向钧院证明，自一八一四至一八二八年间，冉勒诺太太及其子冉勒诺先生所得之款项，总数已不下一百万法郎。

为证明上开事实，具呈人可提出与德·埃斯巴侯爵经常见面之人作证，彼等之姓名及身分已见上文，其中不少人士并向具呈人建议向法院状请予侯爵以禁治产处分，认为惟如此方能使其财产及二子不致因侯爵行动乖张而蒙受危险。

以上所述既证明德·埃斯巴侯爵已陷于精神错乱之痴愚状态，具呈人自当请求钧院为执行禁治产起见，迅将本案咨送检察长，并指派推事尅日办理……

包比诺念完了状子，说道："你看，这里是庭长要我承办这件案子的批示。德·埃斯巴太太有什么事要求我呢？全部事实已经写在这里了。明儿我要带着书记官去讯问侯爵，我觉得这件事蹊跷得很。"

"姑丈，我在公事方面从来没求你帮忙；这一回我替德·埃斯巴侯爵夫人讨个情，可不可以为了她的特殊情形通融办理？要是她到这儿来，你愿意听她的陈诉吗？"

"当然愿意。"

"那么你上她家里去听罢：德·埃斯巴太太身体很娇，带点病态，非常神经质，到你这种耗子窠似的地方来会不舒服的。你晚上去，不必吃饭，既然法律禁止你们在当事人家里吃喝。"

包比诺以为在内侄的嘴角上看到一点讽刺的表情，便道："法律不也禁止你们从死亡的病家那儿接受遗赠吗？"

"得了罢，姑丈，单是为了推究事情的真相，也请你答应我的要求罢。你不妨以预审推事的身分去，既然你觉得这件案子不明不白。讯问侯爵夫人不是和询问侯爵一样重要吗？"

"你说得不错，"法官回答，"她自己倒可能是个疯子。好，

我去罢。”

“到时我来陪你去：先在日记簿上记下来：明晚九时，访德·埃斯巴太太。”毕安训看见姑丈写好了，又道：“啊，行了。”

第二天晚上九点，毕安训爬上姑丈家全是灰土的楼梯，发见他正在为一件棘手的案子起草判决书。拉维安纳预定的新衣服，裁缝没有送来；包比诺只能穿上满是污迹的旧衣服，叫不知道他私生活的人看了这副 incomptus① 的模样发笑。毕安训要他把领带整了整，替他扣上外套的钮子，故意把右襟叠在左襟上，使一部分比较新的料子露在外面。但法官一忽儿就拿衣襬望上翻起，因为他的习惯老是要把手插入背心口袋。外套前后都皱得一团糟，背后正中有一处耸得很高，让人看到腰部的衬衣，不幸毕安训直到了侯爵夫人家里才发觉。

在此我们应当把医生与法官去访问的人物来一个简单的速写，才能使读者了解包比诺与对方的谈话。

德·埃斯巴太太七年以来在巴黎非常走红。巴黎的潮流把人轮流捧起来，压下去，使他们忽而伟大，忽而渺小，一会儿家喻户晓，一会儿默默无闻，然后变成一批讨厌家伙，和失宠的阁员与下野的帝王一样。他们老是为了过时的抱负怏怏不乐，一味颂扬过去，而且无所不知，无所不诋毁，无人不认得，跟挥金如土而破产的大爷们没有分别。既然德·埃斯巴太太是一八一五年左右被丈夫遗弃的，出嫁的时代就应当在一八一二年初；而两个孩子也应该是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了。

---

① 拉丁文：不修边幅。

一个做了母亲，年纪已经三十三的女人，靠了什么运气能走红呢？虽说潮流是无理可喻的，谁也不能预言它要抬举谁，而所捧的往往是姿色平常，连高雅大方都成问题的银行家太太之流，但说它会采取以年齿为序的立宪制度，似乎也出于情理之外。其实当时的风气不过跟大众一样，把德·埃斯巴太太当作一个年轻女子。因为侯爵夫人在户口册上是三十三岁，在夜晚的交际场中只有二十二。

这个成绩可是用多少心血多少技巧换来的啊！安排得很巧妙的头发卷，遮着她的太阳穴。她装做病人，把家里整天弄得半明半暗的，因为惟有从窗纱中透进来的光线才不致损害她的皮色。和狄安娜·德·普瓦蒂埃①一样，她用冷水洗澡，睡的是马鬃做的床垫；枕头是摩洛哥皮的，为的要保护头发；她吃得很少，喝也只喝清水，注意自己的动作，免得身体疲倦，日常生活的细节都象修道院里的规矩一样刻板。

这种严格的摄生之道，到了一个大名鼎鼎的，活到上百岁而起居生活仍象少妇一般的波兰女子手里更进了一步，竟用冰水代替凉水，吃东西也吃冷的。那波兰贵妃自以为能和法国史上有名的美人，有些传记家说是活到一百三十岁的玛丽蓉·德洛尔姆②一样长寿：年纪近百了，头脑和心仍旧很年轻，脸

---

① 狄安娜·德·普瓦蒂埃(1499—1566)，法国历史上有名的美女，曾为亨利二世之情妇。

② 玛丽蓉·德洛尔姆(1611—1650)，路易十三时代有名的交际花，以姿容出众与情人众多闻名，传说寿至一百三十岁，其实只活到三十九岁。

蛋仍旧妩媚，身腰仍旧迷人；说起话来象枯藤着火，光芒四射；提到当代的人物与作品，动辄以十八世纪的作比较。人住在华沙，帽子非向巴黎的埃尔博太太定制不可。虽是朝廷命妇，她倒象小姑娘一般有情有义；游泳，奔跑，不亚于中学生；扑到沙发上去的姿势和风骚的姑娘同样惹人怜爱。她嘲笑人生，不怕死亡。当年她曾经使俄皇亚历山大诧异，现在还能以筵开不夜的局面叫尼古拉吃惊。为她倾倒的青年男子照旧被她感动得下泪，因为她年龄的老少可以由她随意支配，待人象多情的女工一样有种说不出的热诚。总之，即使她不是童话中的仙女，至少本身就是一篇童话。德·埃斯巴夫人可认得这位查蓉切克夫人吗？是否有意把她的故事重演呢？不管怎么样，侯爵夫人的确受到这套养生之道的益处，她皮色匀净，额上没有一丝皱痕，身体象亨利二世的情妇一样柔软娇嫩；这些无形的魔力便是使男人爱情专一，欲罢不能的关键。上面所说的很简单的摄生方法，可以说由于艺术与自然的指示，也可以说由于经验的指示，在她身上还得到体格与性情脾气的协助。侯爵夫人对一切与本身不相干的事决不关心。男人只能供她玩乐；凡是身心为之震动而受伤的剧烈的刺激，她是从来不会有的。她没有爱，没有憎；受了伤害，只是很冷静的报复；谁要不幸冒犯了她，她就记在心里，从容不迫的等适当的机会泄忿。她既不慌忙，也不激动，只管说话，因为她知道一个女人可以用两句话断送三个男子的性命。她看到德·埃斯巴侯爵离家，心中非常欢喜；两个孩子当时已经使她厌烦，日后更会妨碍她的野心；丈夫一走，不是把他们都带走了吗？她的最

亲密的朋友和最没恒心的崇拜者，因为没有绕膝的儿女间接泄漏母亲的年龄，都把她当作少妇。众人对于侯爵，对于侯爵夫人在状子上表示那么挂念的两个儿子，其生疏正如水手之于东北航道。① 德·埃斯巴先生被认为怪物，对妻子连一星星可抱怨的理由都没有，竟把她遗弃了。

二十二岁就独立自由，财产自主，一年有二万六千法郎收入，侯爵夫人却踌躇很久，对生活方针打不定主意。住家的开销仍归丈夫负担，一应家具，车马，仆役，都由她保持原状；但在一八一六至一八一八年间她竟杜门不出；而那几年正是许多家庭受了政治动乱的损害而想法恢复元气的时期。出身既是圣日耳曼区最有势力最有声望的世家，她父母看到她为了丈夫莫名其妙的怪脾气而被迫分居，也劝她守在家里。

一八二〇年，侯爵夫人从麻痹状态中醒来，在宫廷与应酬场中露面了，自己也在家招待宾客。一八二一至一八二七年间，她排场阔绰，拿风雅和装束引人注意，见客有一定的日子与钟点；不久她又进一步，登上了以前为鲍赛昂子爵夫人，朗热公爵夫人，菲尔米亚尼夫人等先后高踞的宝座。菲尔米亚尼夫人嫁了德·冈先生，把位置让给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德·埃斯巴夫人又从摩弗里纽斯夫人手里抢了过来。社会上对于德·埃斯巴侯爵夫人的私生活，所知道的不过是这么一点。看来她象那即将没落、而又一直不落的太阳长期居于巴黎

---

① 在欧洲大陆之北，由白令海峡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全部北冰洋，统称东北航路。此路直至一八七八至七九年间方由瑞典人诺登乔特初次航行，故巴尔扎克时代之水手只闻此航路之名。

的地平线上。她交结一位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姿色出众的名气和她忠实于一位亲王的名气一样大；那亲王当时是个不得意的人物，但老是预备在下一届政府中掌握大权。德·埃斯巴太太还跟一位外国太太做朋友，这朋友有个大名鼎鼎的，足智多谋的俄国外交官替她分析时局。最后还有一个惯于操纵政治的老伯爵夫人，把侯爵夫人当做女儿般收在门下。一切目光远大的人都觉得德·埃斯巴太太正在培养一股隐藏的可是实在的势力，以便代替她靠一时的潮流得来而完全虚空的势力。她的沙龙已经有它的政治作用了。*德·埃斯巴夫人那儿怎么说呢？德·埃斯巴夫人的沙龙反对某一桩措施啊！*这一类话在为数不少的傻瓜嘴里开始传布出去，使她的徒党大有结了帮口那样的声势。某些失意政客，例如无人重视的路易十八的宠臣，和其他预备随时出山的卸任部长等等，被她安慰一番，奉承一番之后，都说她的外交手段和驻伦敦的俄国大使夫人一样高明。侯爵夫人对国会议员或贵族院议员提的几句话，或是什么意见，好几次从讲坛上传遍欧洲。对于某些有关政局的大事，门客不敢轻易开口，她却常常判断得很准确。宫廷中的要人晚上都到她家里来玩惠斯特①。并且，便是她的缺点也有它的长处。她素来以机密出名，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大家认为她的友谊经得起任何考验。她对部下的帮助决不半途而废，可见目的不限于营私结党，而尤其在于增加自己的威望。这种行为是完全以她主要的情欲，虚荣，作出发

① 惠斯特，英国当时流行的一种纸牌戏，桥牌的前身。

点的。许多妇女极重视的寻欢作乐与情场的胜利，对她不过是手段而已；无论哪方面，只要人生能有多么壮阔的场面，她就要过多么壮阔的生活。在一般年事尚轻，前程远大，公开出入于她门下的人中间，有德·玛赛，德·龙克罗尔，德·蒙特里沃，德·拉罗什－于贡，德·赛里齐，费罗，马克西姆·德·特拉伊，德·利斯托迈尔，旺德奈斯兄弟，杜·夏特莱等等。她往往只招待一个男人而不招待他的妻子；她势力已经相当雄厚，尽可对某些野心家提出那种难堪的条件，例如两位有名的保王党银行家德·纽沁根和费迪南·杜·蒂耶。她对于巴黎生活的利弊研究得非常透彻，所以行事从来不让一个男人有半点儿可要挟她的地方。你想拿到她授人把柄的一封信或是一张字条罢，尽管悬赏征求，包你一无所得。固然她是铁石心肠，因此能把她的角色演得非常自然；但她的外貌对她同样有很多帮助。身腰使她显得年轻；声音可以随心所欲的忽而柔婉，忽而娇嫩，忽而清朗，忽而严厉。她显而易见有那种贵族的姿态，使一个女人能把自己的过去完全抹掉。倘使有个男人偶尔得到她的青睐，便自以为有资格和她亲昵，她自有本领拒之于千里之外，用威严的目光否定一切。谈话之间，伟大而动人的感情，旨趣高尚的决断，仿佛是从纯洁的心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殊不知她一切都出于老谋深算，要是一个男人在攸关她个人利益而她不以为羞的交涉中应付不当，她立刻会铁面无情的加以惩罚的。

拉斯蒂涅存心和这位太太结交的时候就看出她是一个巧妙的工具，但还没有加以利用；他非但没能力操纵，倒反被这

工具压倒了。这位长于斗智的青年冒险家，象拿破仑一样不得不永远作战，知道只要打一次败仗就会断送终身大业，这一下却在保护人身上遇到了一个劲敌。在他骚动的生涯中，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和一个才力相当的敌手正式对垒。他觉得如果能征服德·埃斯巴太太，当个部长决无问题；所以他没利用她以前，先让她利用；当然这种开场是很危险的。

埃斯巴的府第需要大批仆役，侯爵夫人的排场也很大。重要宴会在楼下大厅里举行，侯爵夫人自己却住在二层楼上。气概不凡、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大楼梯，颇有当年凡尔赛宫气息的许多精雅的房间，先就显出主人的巨万家私。法官看着内侄的轻便两轮车一到，大门立即打开，便把门房，门丁，院子，马房，屋子的分配，供在楼梯上的鲜花，栏杆，墙壁，与地毯的整洁，很快的打量了一番，又把那些听到铃声而跑出来的，穿号衣的当差数了一数。上一天，他在接待室里从平民溅满泥浆的衣服上估量贫穷的伟大；如今他用同样清明的目光，在走过的各个房间中把家具陈设细细研究，以便发掘出豪华之下的贫穷。

“包比诺先生！——毕安训先生！”

这是仆人在内客室门口通报的。内客室对着花园，十分精雅，最近新换过家具。侯爵夫人坐着一张由公爵夫人兴起来的，洛可可式的靠椅。拉斯蒂涅靠近着她，坐在左手里一张烤火的矮椅子上，活象意大利贵妇身边的primo①。壁炉架的

---

① 拉丁文：第一。这里的意思是第一侍从。

转角上还有一个男人站着。博学的毕安训猜得不错，侯爵夫人是个性情冷酷，非常神经质的女人：要没有她那种养生之道，连续不断的火气早已使她的皮肤变成土红色了；但她身上穿的，屋子里披挂的，都是色调强烈的料子，把她人工培养的白皙的皮肤衬托得格外鲜明。带红的褐色，栗色，带金色闪光的錆色，对她特别相宜。内客室的糊壁花绸与窗帘幔子，仿照当时在伦敦走红的某爵士夫人家里的款式，用的是棕色丝绒，但她加上许多点缀，用美妙的图案把那过于富丽的宫廷色彩冲淡一下。头发的式样梳得象少女，一绺绺的挂着，底下打着卷，烘托出她微嫌太长的椭圆形脸蛋：但滚圆脸越是显得呆板蠢笨，细长脸越是显得雍容华贵。能够使脸蛋拉长或扁平的双面镜，对于上面那个可以应用在人相学方面的规则，便是极显明的证据。

包比诺站在房门口象一头受惊的野兽，伸着脖子，左手插在背心袋里，右手拿着里子满是油腻的帽子；侯爵夫人当下带着嘲笑意味向拉斯蒂涅递了个眼色。老头儿愣头傻脑的神气，跟他可笑的态度与受惊的表情非常配合，毕安训又在旁哭丧着脸，觉得为了姑丈受到很大的委屈；拉斯蒂涅看着不由得掉过头去笑了。侯爵夫人对来客点点头，好不费劲的从靠椅中抬起身子，又很有风度的倒了下去，表示身体衰弱，希望人家原谅她失礼。

这时，站在壁炉架与房门之间的男人微微行了个礼，推过两张椅子，向医生与法官让坐；看他们坐下了，他又抱着手臂，背靠着墙壁站着。

我们且把这个人物介绍一下。

当代有个画家叫做德康①,最擅长使所画的东西，不论是一块石头或一个人物,引人注意。在这一点上,他运用铅笔比运用彩色画笔的技术更高。比如说，他用素描画一间空荡荡的屋子,只有一把笤帚靠在壁上;只要他高兴，自有本领使你看了不寒而栗:你会觉得那笤帚是染过血迹的，才犯过罪的工具，仿佛庞卡寡妇杀了菲亚尔代斯②以后扫除屋内的血迹用的。画家能使那笤帚上每根棕都竖起来，象一个人怒发冲冠一样;他会叫笤帚在他心中隐藏的诗意和在你想象中发展的诗意之间,作一个媒介。今天他用这把笤帚吓了你一下,明天会另画一把,旁边睡着一只大有神秘意味的猫,告诉你这笤帚是什么德国鞋匠的女人拿到山中去作妖法用的。再不然他画一把气息很和平的，上面挂一个财政部办事员的上衣。德康的画笔有如帕格尼尼③手里的弓,有一股磁性般的感应力。我们在文字方面也需要有这样的天才,这样的笔力,才能描写那个身子笔直,清瘦,高大,穿着黑衣服,头发又黑又长，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的男人。这位爵爷的脸长得跟刀锋一般，寒光闪闪,冷酷无情,皮肤的颜色象塞纳河浑浊时的水色，也象沉没的货船上的煤块在河中漂流时的水色。他眼睛望着地，一边听一边判断。他的姿态叫人害怕,站在那儿,活象德康笔下

---

① 德康(1803—1860),法国画家，以色彩富丽，笔触有力,富于表现力著称。

② 法官菲亚尔代斯于一八一七年被暗杀,成为法国轰动一时的案件。

③ 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

那把有暗示罪案魔力的笤帚。有时，侯爵夫人在谈话之间朝他望一下，想暗中征求一些意见；但不论她默默无声的问讯多么迫切，他始终严肃，古板，好比唐璜戏里的那个石像①。

老实的包比诺坐在椅子边上，对着火，帽子夹在膝盖中间，望着镀金的烛台，座钟，堆在壁炉架上的小古董，糊壁的料子跟花式，还有时髦太太摆在周围的一切贵重的小玩意儿。他正呆呆的看得出神，忽然被侯爵夫人甜蜜的声音唤醒了：

"先生，我对你真是千恩万谢……"

老人心里想："千恩万谢是太过分了，你连一点儿感谢的意思都没有。"

"……因为你肯赏脸……"

他又想："赏脸！这明明是挖苦我么。"

"……亲自来看一个可怜的当事人，她因病不能出门……"

听到这里，法官用一种带有搜查意味的目光把她瞅了一眼，察看可怜的当事人的健康情况。他对自己说："哼，她象生龙活虎一般呢！"

然后他肃然回答道："夫人，你用不着道谢。虽则我的行动不合法院的习惯，但在这一类案件里头，只要能帮助我们发掘真相，无论什么事都是应该做的。我们的判断，靠良心启示的成分远过于根据法律条文。在我办公室里也罢，在这里也

---

① 唐璜系西班牙传奇人物，勾引妇女的能手。他曾诱拐一女子，侮辱其父之石像，并邀石像赴宴，不料石像竟应邀而至，掐死唐璜。见莫里哀的戏剧《唐璜》第四幕。

罢，只要能找到事实就行。”

包比诺说话的时候，拉斯蒂涅过来跟毕安训握了握手，侯爵夫人也挺殷勤的对医生点点头。

毕安训凑着拉斯蒂涅的耳朵，指着那个穿黑衣服的男人问：“这一位是谁？”

“德·埃斯巴骑士，侯爵的弟弟。”

侯爵夫人回答包比诺说：“令侄告诉我，你忙得很；我也知道你心地极好，不愿意露出帮助人的痕迹，免得受的人不安。大概你为了法院的公事非常辛苦。为什么他们不添几个法官呢？”

包比诺说：“噢！夫人，那敢情好；可是公家会添人的时候，母鸡也会长出牙齿来了。”

这种跟法官的相貌完全配合的谈吐，使埃斯巴骑士把他打量了一下，仿佛心里想：“这家伙倒是容易对付的。”

侯爵夫人望了望拉斯蒂涅，拉斯蒂涅挪近身子，说道：

“你瞧，负责决定私人的利益和生活的，原来是这样的人。”

象多数在一个行业里混到老的人一样，包比诺常常无意中露出本行的习惯，其实就是他思想的习惯。说话脱不了预审推事的气味：喜欢盘问对方，一步紧似一步，逼出他们自己意想不到的结果，说出他们不愿意说的话。相传波佐·迪·博尔戈① 最高兴套出对方的秘密，让人上当：这是他由于无法克制

① 波佐·迪·博尔戈，生于科斯嘉岛，初为名律师，继与拿破仑为敌，终身为外国服务，历任俄国驻法、驻英大使，以善耍权术闻名。

的习惯，特意要施展一下老奸巨猾的本领。当下包比诺探明了阵地，认为必须拿出法院为了搜求真相而常用的，最巧妙最隐藏的策略。毕安训冷冷的沉着脸，好象是决意咬紧牙关受罪；但暗里很希望姑丈把这个女人象踩一条毒蛇似的踩在脚下；这个比喻是侯爵夫人的长袍子，高领口，小脑袋，和一波三折的动作提醒他的。

"先生，"德·埃斯巴太太又道，"虽然我最恨自私自利的行径，但我受罪受得太久了，不能不希望你把案子快快了结。是不是不久就能有个圆满的解决呢？"

包比诺神气很殷勤："夫人，在我范围之内，我一定把案子早日办了。"然后又望着侯爵夫人，问："你不知道侯爵和你分居的理由吗？"

"不知道，先生，"她一边回答一边摆好姿势，准备把打好底稿的一篇话说出来，"一八一六年初，德·埃斯巴先生先有三个月功夫性情大变，然后向我建议搬到布里昂松附近，去住在他的一所田庄上，既不顾及我的习惯，也不管那边的气候会断送我的健康；我拒绝了。我的拒绝引起他毫无理由的责备，所以我那时就疑心他理路不清。第二天，他走了，把他的屋子和我的收入都让我自由支配；他却带着两个孩子住到圣热内维埃弗岗街去了……"

"对不起，夫人，"法官打断了她的话，"你所说的收入有多少数目呢？"

"一年二万六，"她随便回答了一句，"当时我立刻去请教博尔丹先生，问他应当怎办；据说事情非常困难，要剥夺一个

父亲管教儿女的权，我必须在二十二岁上独自守在家里，那是很多女人会闹笑话的年龄。先生，你一定看过我的状子；我要求把德·埃斯巴先生来一个禁治产处分所根据的事实，你大概都知道了吧？”

“夫人，你有没有采取行动讨回你的孩子？”

“我试过的，先生；可是没有结果。一个做母亲的得不到儿女的温情真是太残酷了，尤其在他们能给你享受到天伦之乐的时候，那是所有的女子都重视的。”

“大的一个应该有十六岁了吧？”法官说。

“十五岁！”侯爵夫人不大高兴的回答。

毕安训听着，对拉斯蒂涅瞟了一眼。德·埃斯巴太太咬了咬嘴唇：

“请问孩子们的年龄跟这件事有什么相干？”

“啊！夫人，”法官好象对自己说话的分量并不在意，“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和他的兄弟，大概也有十三岁了吧，他们有的是腿，有的是头脑，会偷偷来看你的；如果不来，那是为服从父亲，而要服从父亲到这个程度，那一定是非常爱父亲的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侯爵夫人说。

“或许你不知道，你的诉讼代理人在状子里说，你两个亲爱的孩子在父亲身边很苦……”

德·埃斯巴太太好不天真的回答：“我不知道代理人替我说些什么话。”

包比诺接下去说：“请你原谅我这种结论，但法律是把什么都考虑到的。夫人，我向你提的问题，动机是要彻底了解案

情。据你说，德·埃斯巴先生离开你的借口是极可笑的。他本来要和你一同上布里昂松，结果他仍留在巴黎。这一点我不大明白。他结婚以前有没有认识那个冉勒诺太太呢？”

“不，先生，”侯爵夫人回答的时候有些不高兴的表情，只有拉斯蒂涅和德·埃斯巴骑士看得出来。

她本想笼络这法官，使他的判决对自己有利，没想到反过来被他多方盘问，不由得大为气恼。但包比诺聚精会神的态度完全象个傻瓜，所以她临了也认为包比诺的问长问短，是和伏尔泰笔下的审判官一样[1]，天生的喜欢发问。

她接着说：“我十六岁的时候，由于父母之命嫁了德·埃斯巴侯爵；他们认为侯爵的姓氏，财产，习惯，都合乎作他们女婿的条件。那时侯爵二十六岁，是个合乎英国人标准的绅士；我喜欢他的态度举动，他似乎胸怀大志，而我是喜欢胸怀大志的人的，”她说着朝拉斯蒂涅望了一眼，“倘使侯爵没遇到冉勒诺太太，据他当时的朋友们的意见，凭他的才能，学问，交际，早已参加政府执掌大权；查理十世还没登极就非常器重他；什么贵族院啊，宫廷中的要职啊，政府中的高位啊，都等着他。不料那女人把他迷昏了头，把我们整个家庭的前途断送了。”

“德·埃斯巴先生那时对宗教的意见是怎样的呢？”

“他一向是，至今还是，极虔诚的。”

“你不觉得冉勒诺太太用什么妖法蛊惑他吗？”

“不，先生。”

---

① 指伏尔泰所著寓言体小说《天真汉》中的审判官。

"夫人，你的屋子非常漂亮，"包比诺突然改变话题，把手从背心袋里缩回来，站起身子，撩开衣裾向壁炉烤火，"这客厅真是太好了，椅子多讲究，每间屋都富丽堂皇。的确，你自己住着这等地方，想到孩子们衣、食、住样样不行，一定伤心透了。对一个做母亲的人，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痛苦的事！"

"是的，先生。我多么想使两个孩子有些娱乐，可怜他们被父亲逼着，从早到晚研究那要命的中国学问！"

"你在家里举行盛大的宴会，当然可以让他们快活一下；但说不定会养成他们挥霍的习惯；另一方面，他们的父亲也应该在冬天叫他们来看你一两次呀。"

"逢着元旦和我的生日，他是带他们来看我的；那些日子，德·埃斯巴先生特别赏脸，和他们一起在这儿吃饭。"

"这种行为真是怪极了，"包比诺的神气好象完全相信侯爵夫人的话，"你有没有见过冉勒诺太太呢？"

"有一天，我的小叔为了关心他的哥哥……"

"啊！"法官打断了侯爵夫人的话，"这一位原来是德·埃斯巴先生的令弟？"

德·埃斯巴骑士一声不出，弯了弯腰。

"德·埃斯巴先生素来关心这件事，有天带我上礼拜堂，① 因为那女的是新教徒，到那儿去听布道的。我看到了她，觉得没有一点儿动人的地方，完全象一个开肉铺子的；胖得异乎寻常，一张可怕的大麻脸，手脚长得象男人，眼睛斜视，反正是个

① 指新教加尔文派在巴黎的礼拜堂。

妖怪。”

“简直想不通！”法官说着，那表情仿佛他是全国最傻的一位推事，“而那女的还在附近的绿街住着一所公馆。那么一般真正的布尔乔亚都到哪里去了？”

“是的，一所公馆；并且她儿子住在里头开支浩大。”

“夫人，我住在圣马尔索区，不知道这一类费用。你说的开支浩大到底是怎么一个排场呢？”

“噢，”侯爵夫人说，“那包括一个马房，养着五匹马，备着三辆车，一辆轻便四轮车，一辆轿车，一辆双轮篷车。”

“这些是不是花费很大？”包比诺很诧异的问。

“大得很呢！”拉斯蒂涅插嘴道，“这种场面，就是说马房，车辆，和仆役的号衣等等，一年总得一万五六的开支。”

“你也认为这样吗，夫人？”法官更诧异了。

“是的，至少要这个数目，”侯爵夫人回答。

“屋内的家具是不是花费更大？”

“要十万以上呢！”侯爵夫人看到法官这样无知，不由得微微的笑了。

老人又往下说：“夫人，当法官的全是多疑的，公家出了薪俸养他们，也是要他们多疑；而我便是这等人。如果事情属实，那么冉勒诺男爵和他母亲把侯爵剥削得不象话了。据你估计，单是车马一项每年就得一万六千。伙食，用人的工资，家里大笔的开销，更应当加倍计算，那一年要花到五六万了。你想这两个人从前那么穷苦，怎么会有偌大家私？一百万的本金才不过生四万法郎利息。”

“先生，他们母子俩把侯爵给的资金都照六折到八折的行市买了公债。我相信他们的进款总该有六万法郎以上。并且那儿子的薪水也很高。”

“倘若他们要花到六万一年，”法官说，“你又要花多少呢？”

德·埃斯巴太太回答：“也差不多要这个数目。”

骑士听了作了个手势，侯爵夫人脸一红，毕安训望着拉斯蒂涅；但法官的表情始终天真烂漫，把侯爵夫人骗过去了。骑士看到大势已去，便不再关心他们的谈话。

包比诺说：“夫人，这些人大可以送到特别法庭去。”

“我就是这个意思，”侯爵夫人挺高兴的回答，“一听到重罪法庭这几个字，他们就会让步了。”

包比诺又道：“夫人，德·埃斯巴先生离开你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一份委托书，使你有权处分你的产业？”

“我不了解你为什么要问这些话，”侯爵夫人的语气显得不耐烦了，“我认为，如果你考虑到我丈夫的精神失常使我所处的地位，你就应该多问问他，而不应该问我。”

“夫人，咱们就要转到正文来了。倘若侯爵受到禁治产处分，那么在委托你或另外一个人管理财产以前，法院先要知道你对自己的财产管理得怎么样。倘若侯爵给过你委托书，就证明你得到他的信任，而法院对这一点是重视的。你究竟拿到委托书没有？你可有权调度资金，买卖不动产吗？”

“不，先生，布拉蒙－绍弗里家出身的人，绝对没有作买卖的事，”侯爵夫人因为贵族的傲气受了伤害，把正事给忘了，

"我的产业原封不动，德·埃斯巴先生也没给我委托书。"

骑士听到嫂子的答覆每一句都等于自杀，便把手蒙着眼睛，免得露出心中的难堪。包比诺虽然说话绕着弯儿，却始终抓着要点。他指着骑士说：

"夫人，这一位没有问题是你的骨肉至亲；咱们当着这几位先生可以不必忌讳罢？"

"有话尽说罢，"侯爵夫人觉得这种谨慎小心很奇怪。

"夫人，我相信你一年只花六万法郎；而这笔钱是运用得很好的，只要看你的车马，府第，大批的仆役，和气派远过于冉勒诺家的排场，就可以知道。"

侯爵夫人点点头表示同意。

法官又往下说："可是倘使你只有二万六千收入，咱们之间不妨老实说，你可能欠到十万法郎左右的债。这样，法院就很有理由相信，你请求对丈夫加以禁治产处分的动机，不免涉及个人的利害关系，想借此偿还债务，如果……如果……你负债的话。因为受了人家请托，我很关切你的处境；你自己酌量一下罢，我看还是一切实说的好。假如我没猜错，你现在还来得及补救，不至于在法院的判决书上受到谴责；倘若你不把你的地位交待清楚，那可是免不了的。我们一方面必须检查申请人的动机，一方面也得听被告的辩诉，追究申请人是否受到情欲的鼓动，有利令智昏的情形，因为很不幸这是极普遍的现象……"

侯爵夫人那时简直象殉道的圣洛朗受着火刑一样。

法官又道："……关于这一点，我需要你给我解释。夫人，

我并不要求和你算一笔笔的账，只是想知道要六万法郎才能应付的排场，你一向怎么支持的，而且支持了这许多年。在日常生活中办得到这一点的女人固然有的是，但你不是这等人。请你告诉我，你可能有很正当的办法，例如王上的恩赏，或是最近得到的公家津贴等等；可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必须由丈夫授权才能领到款子。"

侯爵夫人只是一声不出。

包比诺接着又说："你想，德·埃斯巴先生可能起而自卫，他的律师可以名正言顺的探听你有没有欠债。这个内客室最近才换过家具，府上每间屋的动用器具都不是侯爵一八一六年上留给你的了。冉勒诺母子的家具，你刚才告诉我已经很贵，你的当然更贵，因为你是一位贵族夫人。我虽则当了法官，到底是个人，可能错误的，请你给指点出来。要把一个年富力强的家长宣告禁治产，你该想到法律要我负的责任，想到法律限令我们作的严密的侦查。所以，侯爵夫人，请你原谅我所提出的那些问题，那在你是很容易解释清楚的。一个男人为了精神错乱而被禁治产以后，需要有个财产管理人。将来谁当这管理人呢？"

"他的弟弟，"侯爵夫人回答。

骑士行了个礼。大家静默了一会，那静默使在场的五个人都很窘。法官装聋作傻的把这女人的痛疮揭开了。他那副傻相原来是使骑士，侯爵夫人，拉斯蒂涅忍俊不禁的，此刻却在他们眼中显出了真面目。把他偷觑之下，三个人都发觉那张能言善辩的嘴巴的确千变万化，意义无穷。滑稽可笑的家

伙一变而为目光犀利的法官。他早先估量内客室的用意，如今可显出来了：他好比座钟底下那只镀金的象，蹲在那里研究豪华的陈设，结果却看透了这女人的心事。

包比诺指着壁炉架上的摆设，说道："德·埃斯巴侯爵固然是对中国入迷了，但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的出品也一样能讨你喜欢。这些可爱的中国玩意儿也许都是从侯爵那儿来的吧，"他一边说一边指着贵重的小古董。

这几句挺风雅的讽刺使毕安训听着微笑，拉斯蒂涅愣了一愣，侯爵夫人却咬着她薄薄的嘴唇。

"先生，"德·埃斯巴夫人说，"我处在两难的地位，不是坐视自己的财产和孩子受到损害，便是被人家认为与丈夫作对；现在你先生非但不来保护我，倒反控诉我，倒反怀疑我的用意。这种行为真有点儿莫名其妙……"

法官立刻接住了她的话："夫人，法院对这一类案子特别郑重，它可能指派一个批判态度还没有我这样宽容的法官。再说，你以为侯爵的律师会乐意听人摆布吗？便是你的用意极纯洁，没有一点儿私心，他不是也会加以中伤吗？你整个的生活，他都要翻来覆去的搜查，还不象我对你存着敬意而留些余地呢。"

"多谢你，先生，"侯爵夫人带着挖苦的意味，"即使我欠下三万五万的债，也不在埃斯巴和布拉蒙-绍弗里两家眼里；但倘使我丈夫精神失常，是不是因为我欠了债，就不能使他受禁治产处分？"

"那也并不，"包比诺回答。

侯爵夫人又说："我想不到，在只要坦白真诚就能知道全部事实的情形之下，一个法官会用狡猾的手段来盘问我，所以我现在认为不必再回答你的问题了；虽然如此，我仍可以老实告诉你，我在社会上的身分，为了保持社会关系所花的心血，对我都是很痛苦的。最初我闭门不出，过了几年幽居的生活；但为孩子着想，我觉得不能不代替他们父亲的职司。我招待朋友，接见宾客，欠了债，使他们的前途得到保障，替他们布置一些光明的远景，使他们将来不会缺少帮助和支持；以这种成就而论，不少精于计算的人，法官也罢，银行家也罢，都会毫不吝惜的付出我所花的代价的。"

"夫人，我很佩服你爱护儿女的心，"法官回答，"那是你的荣誉，我怎么能责备你呢？法官是属于大众的；他什么都应该知道，什么都应该衡量。"

侯爵夫人凭着她的机智和判断人的习惯，看出无论用什么手段都不能影响包比诺。她本希望遇到一个有野心的法官，不料来的是个正人君子；便忽然想到用别的方法来达到目的了。那时仆役们正好端茶来。

包比诺看见下人预备茶水，便问："夫人还有别的话跟我解释吗？"

"先生，"她很傲慢的回答，"你只管公事公办：讯问了德·埃斯巴先生以后，你就会同情我了，那是一定的……"

她抬起头来又高傲又放肆地向包比诺瞅了一眼；老头儿便恭恭敬敬的向她告辞了。

拉斯蒂涅对毕安训说："你的姑丈真是太和气了。难道他

不明白吗？德·埃斯巴侯爵夫人是何等人物，在社会上有什么影响什么潜势力，难道他一概不知道吗？明儿司法部长还要来拜望她呢……”

毕安训回答：“朋友，叫我有什么办法？我早告诉你了，他不是一个通世面的人。”

“不错，他这种人简直自寻死路。”

毕安训向侯爵夫人和那始终不做声的骑士行了礼，急急忙忙追出去；包比诺不愿意参加发僵的局面，早已在一间间的大客厅中往外走了。

法官一边踏上侄子的马车，一边说：“我看这女人欠下十万法郎的债呢。”

“你觉得这件案子怎么样？”

“没把各方面的情形看清楚以前，我从来没有意见的。明天清早我就发传票，约冉勒诺太太下午四点到办公室来，要她解释一下关于她的事，因为她是有干系的。”

“我倒很想知道这桩案子的结果。”

“哎！天哪！你没注意到侯爵夫人被人利用吗？牵线的便是那个高大冷酷，自始至终没说过一个字的男人。他颇有该隐① 的气息，但这个该隐是想利用法院来害他的哥哥，不幸我们手里还有几把参孙② 的剑。”

---

① 该隐，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亚伯的哥哥。亚伯的祭物为耶和华所喜爱，该隐因嫉妒杀死弟弟。见《旧约·创世记》。

② 参孙，以色列古代传说中的大力士，见《旧约·士师记》第十四至十六章。

毕安训嚷道："啊！拉斯蒂涅，你在这里头搅些什么呢？"

"这些家庭之中的阴谋诡计，我们见惯了：宣告不受理的禁治产案子，每年都有。我们的风俗并不认为这种企图不名誉；另一方面，只要一个可怜的穷光蛋打破玻璃窗想抢金子，我们就把他送进苦役监。咱们的法律不是没有缺点的。"

"可是状子上所举的事实又是怎么回事呢？"

"孩子，你还不知道当事人要诉讼代理人编的谎话吗？倘若代理人只讲事实，他们盘进事务所的资金就没有利息可拿了。"

第二天下午四点，一个大胖女人，象一口披了衣衫，束了带子的酒桶，浑身大汗，上气不接下气的爬上法官包比诺家的楼梯。她好容易才从一辆绿色敞篷马车中走下来；那辆车和她配合得再恰当没有：你想到这女的就会联想到她的车，想到那辆车就会联想到这女的。

她站在办公室门口，说道："亲爱的先生，我就是冉勒诺太太，被你老实不客气疑心做贼的。"

她用极普通的声音说了这几句极普通的话，因为害着哮喘病，说话中间夹着尖锐的嘶嘶声，最后又来一阵咳呛。

"先生，你才想不到我走过潮湿的地方多么难受。说句粗话，我这条命是不会长的。好啦，你找我干吗？"

法官一看见这个所谓女阴谋家，不由得呆住了。冉勒诺太太皮色通红，脸上窟窿多得数不清，额角很低，鼻子往上翘着，脸孔滚圆象一个球，因为这女人身上一切都是滚圆的。眼睛象乡下人一样有精神，讲话嘻嘻哈哈，神情坦白，栗色的头

发笼在绿帽子底下的一顶软帽里面，帽上插着一束蔫了的莲馨花。膨亨的乳房叫人看了又好笑，又担心它逢着咳呛的时候会哗啦啦的炸开来。那种粗大的腿，巴黎的顽童是拿两根木桩来形容的。冉勒诺寡妇穿着一件缀有灰鼠毛的绿衣衫，在她身上好比沾着油迹的新嫁娘的披纱。总而言之，她浑身上下都是跟“你找我干吗”这句话调和的。

“太太，”包比诺对她说，“有人疑心你用蛊惑手段勾引德·埃斯巴侯爵，拿到大量的金钱。”

“什么！什么！说我勾引？哎唷，我的好先生，你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还当着法官，应该明理的，对我瞧瞧罢！请你说一声，我是不是勾引什么男人的人。我身子也弯不下去，鞋带也没法扣，二十年到现在不能再戴胸褡，要不然马上会闷死。十七岁的时候，我身腰瘦小，象一支芦笋，还长得很俏呢，老实告诉你！后来嫁了冉勒诺，一个挺好的男人，在盐船上当掌舵的。我生了个儿子，长得一表人材，很替我挣面子；我可以不客气的说，他是我最美丽的出品。我那小冉勒诺是拿破仑部下一个很体面的兵，在帝国禁卫军中吃粮。自从男人淹死之后，可怜我大变特变：害了一场天花，在房间里一动不动的躺了两年，等到出房门的时候就胖成现在这样子，又丑又倒霉，这一辈子就算完啦……你说，我凭什么去勾引男人？”

“那么，太太，为什么德·埃斯巴侯爵给你一笔……”

“对啦，给我一笔那么大的家私！可是我不能把理由说出来。”

“你不说出来是不对的。现在他的家属为这件事着了慌，

把他告了一状。”

“哎啊！我的好天爷！”那女的猛的站起身来嚷着，“他竟为我受累吗？象他那样的好人，普天之下找不出第二个！要是他遇到什么伤心事，哪怕只是少掉一根头发罢，我们也宁可把收下的钱退回的。法官大人，请你把这话记下来。哎唷，我的天！我马上把事情告诉冉勒诺去。喝！这还象话吗？”

矮胖的老婆子一说完，站起身子就走，三脚两步滚下楼梯，不见了。

法官心里想：“这女的倒不是撒谎。好罢，明天去看了侯爵，事情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凡是过了相当年龄，不再糊里糊涂过生活的人，都知道表面上无足重轻的行为对于人生大事所能发生的影响；他们决不会奇怪象下面那种琐碎的事会有重大的后果。第二天，包比诺害着鼻腔感冒，疾病本身并无危险，俗语却很可笑的称为脑伤风。法官想不到把案子耽搁一下的严重性，觉得有点儿发烧，便留在家里，没有去讯问德·埃斯巴侯爵。这一天耽误对于这桩案子的关系，等于十七世纪时太后玛丽·德·梅迪契为了喝汤而延迟了与王上的会见，让黎塞留占先一着，赶到圣日耳曼争回了路易十三的宠信。①

我们在跟着法官和书记官进到侯爵寓所以前，对于这位被妻子指为疯狂的家长，对于他住的屋子和经营的事业应当

① 玛丽·德·梅迪契（1573—1642），法王路易十三之母。黎塞留（1585—1642），红衣主教，路易十三的宰相。梅迪契曾设法离间路易十三和黎塞留的关系，终于失败。这里所说圣日耳曼不确，实际上是凡尔赛。

先瞧上一眼。

巴黎的某些区域还东一处西一处的剩下几所屋子，考古学家一看就觉得屋主人当初颇有装点城市的意思，并且为了爱护产业而特别注重建筑物的耐久。德·埃斯巴先生在圣热内维埃弗岗街上住的屋子，便是用石头盖的古老建筑之一，式样相当讲究。但时间一久，石头变黑了，城市的变迁把它的内部与外观都改了样。自从大规模的宗教机构消灭以后，从前住在大学区内的名流也搬走了：现在这寓所的房客和他们经营的企业，跟当初建造时候的目标已经全不相干。上一个世纪，屋子里开过一家印刷所，把地板损坏了，护壁弄脏了，墙壁弄黑了，屋子内部的分配也破坏了。过去是红衣主教的府第，如今却住满了无名小卒。

建筑的风格，说明这屋子是在亨利三世，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的朝代盖起来的；同一区内的米尼翁府第，赛尔邦特府第，帕拉蒂公主的府第和索邦，都属于那个时代。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记得在上一世纪听见过人家把那幢屋子叫做迪佩隆府。迪佩隆是一位赫赫有名的红衣主教，屋子可能是他盖的，或者仅仅是住过的。院子的拐角儿上，进门口有一个台阶，一共有好几个蹬级；屋子另外一面的正中央，还有一个通到花园去的台阶。两座台阶虽然破旧不堪，但建筑师在栏杆与台座上所花的功夫，证明他有心暗示业主的姓名；那种谐音的玩意儿我们的祖先是常用的。① 另外一个旁证是，屋子正面的拱梁

---

① 屋主姓迪佩隆，佩隆二字与台阶的法文读音为谐音，故屋内建造两座台阶以影射屋主姓氏。

上还能看出雕着红衣主教冠冕的残迹。

德·埃斯巴侯爵住着底层，无疑是为了要独用花园的缘故；那花园在本区里要算地方很大的了，并且是朝南向，这两点对孩子们的健康最重要。街名既叫做圣热内维埃弗岗，顾名思义，坡度当然很陡削，因此屋基也相当高，底层从来不至于被潮气侵入。德·埃斯巴先生付的租金大概很便宜；他为了要住在学校中心区就近监督孩子学业而搬来的时代，市面上房租本来很低；再加屋子很破旧，样样需要修理，房东自然更迁就了。所以侯爵不必冒挥霍的名，只花了少量的钱就能舒舒服服的安顿下来。房间的高度，分配，除了一些框子以外一无所有的板壁，天顶的布置，一切都显出大司祭们创造或经营的东西自有伟大的气概，那是现代的艺术家在一些吉光片羽中都能体会到的，不管那吉光片羽是一本书，还是一件衣服，一个书架，或是什么椅子。侯爵所挑选的油漆，是荷兰人和以前巴黎的布尔乔亚最喜欢的棕色，也是在今日的风景画家手中效果最完满的颜色。护壁板上糊着纯色的纸，跟油漆颜色很调和。窗帘料子并不太贵，但挑得很精，刚好配合周围的环境。家具不多而布置得体。屋子里鸦雀无声，清静之极，色调又那么朴素，统一，画家所谓的统一，使人走进去有一种柔和与恬适的感觉。许多小地方的高雅，家具的清洁，人与器物之间的和谐，让你看了自然而然会说出隽永二字。平日很少人能踏进侯爵和他两个儿子住的房间，而所有的邻居也觉得他们的生活很神秘。

正屋侧面靠街的部分，四层楼上有三间房，破旧不堪，空

无所有，完全是被当年的印刷所糟蹋以后的模样。这三间房那时就作为印行《插图本中国史》之用，一间是铺面，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经理室；德·埃斯巴先生每天在那儿消磨一部分时间。从吃过中饭起到下午四点，侯爵在四楼的经理室内监督印刷事宜。来客通常总是在这里见他的。两个孩子放学回家也往往上办公室来。底层的住宅好比一个圣地，为父亲与儿子们从吃晚饭起到第二天早上隐居的地方。所以侯爵的家庭生活隐藏得很严密。仆役只有一个服务多年的厨娘，和一个在侯爵娶布拉蒙小姐以前就服侍他的男当差，年纪已经有四十岁。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带领孩子的女管家。从管理屋子的周到上面，可以看出那女的在主持家务，管教儿童的时候，处处为主人着想，办事有条不紊，而且还有慈母一般的感情。这三个好人态度严肃，沉默寡言，似乎都懂得侯爵处理家庭生活的用意。他们的习惯和多数仆役的习惯比较之下，显得非常古怪，使这份人家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而在德·埃斯巴先生本身招的毁谤以外，更招来许多毁谤。

侯爵自有一些高尚的动机不愿意跟同住的房客来往。他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要使他们完全与外人隔离，或许也想避免东邻西舍之间的麻烦。在自由思想特别盛行于拉丁区的时代，他那种身分的人有那种行为，当然要引起一般人猜忌的心理，那种幼稚无聊只有他们的卑鄙无耻可以相比；这种情绪使门房一流的人在侯爵和他的仆役背后造出许多谰言，一家家的传播开去。他的当差被认为是阴险的坏蛋，厨娘是个奸刁的女人，管家妇又串通了冉勒诺太太榨取疯子的钱。所谓疯

子，便是侯爵。

房客们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把侯爵的好些行事都叫做疯狂，因为他们推敲来推敲去，找不出一点说得过去的理由。大家既不信关于中国的出版物能够赚钱，碰巧那时他又象许多忙碌的人一样忘了付税而收到限期缴款的通知书；房东便信了众人的话，以为侯爵真的把钱搅光了。于是他一月一日就叫人把收据送过去，要侯爵预付全年的房租；但收据被看门女人故意压了下来。半个月以后，法院送出催告公事，看门的又搁了几天才交给侯爵；侯爵以为出于误会，不信人家会耍弄一个住了十二年的老房客。赶到他的当差把房租送给业主的时间，执达吏已经上门来执行了。这件扣押的事，被人添枝加叶告诉了跟侯爵有来往的商人。他们之中有几个风闻冉勒诺母子骗掉侯爵大宗款项，早就担心他付不了账，此刻更着了慌。而房客，房东，和债权人的疑心，也差不多由埃斯巴先生家用的俭省给证实了。他的作风很象一个破产的人。仆役在街坊上买些零星的日用品都是现付的，仿佛根本不愿意赊账。并且毁谤的闲话在本区里影响极大，即使仆役想赊点儿什么，恐怕也会遭到拒绝。有些商人喜欢账目不清而跟他们来往亲密的主顾，却讨厌账目清楚而高不可攀的顾客。人就是这种脾气。在无论哪个阶级里，大家对于伤害自己尊严的高出一等的人，不管这高出一等在什么方式之下流露，决不给他方便或通融；反之，对于自己的同党，或是奉承自己的卑鄙东西，大家倒很乐意援助。所以一个小商人只要痛骂宫廷，就会有一批拥护他的喽罗。

再说，侯爵和他两个儿子的态度，也不免引起邻居的反感，使他们的恶意不知不觉的到一个程度，只要有机会伤害敌人，什么卑鄙手段都会拿出来。德·埃斯巴是一个世代簪缨的贵族，正如他的太太是一个名门望族的女子：这两种了不起的典型在法国非常少见，完满的例子已经屈指可数了。这等人物是以原始的观念，先天的信仰，和童年时代养成而现在社会上早已不存在的习惯，做他们的根基的。一个人要对于纯血统，对于得天独厚的种族抱有信心，要在思想上自以为高人一等，岂非从小就得把贵族与平民的距离估量出来吗？倘使觉得周围的人与你平等，你怎么还能发号施令？大人物未出母胎，造物先在他额上加了一个冠冕，感应他一些观念；教育不是应当把这些观念深深的灌输给他吗？如今这些观念，这种教育，在法国已经不可能有了；四十年来，社会上的贵族都是由时势造成的：它把一些人送到战场上去浴血，给他们荣誉，罩上天才的光轮；代管财产权，长子长孙的特权，都被取消了，遗产被分割得越来越小了；世袭的贵族不得不丢开国家大事而经营自己的产业；个人的伟大只能用长时间耐心的工作去争取：这完全是一个新时代了。德·埃斯巴在所谓封建那个大集团中已经是硕果仅存的分子；在这一点上，他是值得我们钦佩敬服的。固然他自信血统高人一等，但也相信贵族有贵族的责任；而贵族所应有的德性与魄力，他也无不具备。他用他的道德观念教育两个孩子，从摇篮时代起就把他阶级的信仰灌输给他们。对于自己的尊严所抱的深刻的观念，对于姓氏的骄傲，对于身为优秀种族的信心，在他们身上养成了一种

天潢贵胄的傲气，尚侠的精神，和古代诸侯们乐善好施的仁爱。跟他们的观念完全一致的风度，在王侯之间可能被认为极有格局，在圣热内维埃弗岗街上却使每个人侧目而视；因为那区域仿佛真是一个平等的地方似的，何况大家还以为德·埃斯巴先生的家产完了，而在听让暴发户僭占特权的风气之下，从上到下没有谁再肯承认一个穷贵族还有什么资格享受特权。因此，这个家庭与外人之间不但物质上毫无接触，便是精神上也是完全隔膜的。

父亲与两个儿子一样，外表与心灵非常调和。五十岁左右的侯爵，大可作为十九世纪世袭贵族的模型。身材瘦削，头发淡黄，脸部的轮廓与一般的表情都气概非凡，一望而知是个心胸高尚的人物，但有心装出冷若冰霜的神气，未免太庄严了些。他的鹰爪鼻下端有点向左弯曲，这小小的缺点倒也不无风韵；眼睛是蓝的，高爽的脑门在眉毛部分向外突出，把眼睛藏在阴影里；这些都表示他头脑清楚，极有恒心，为人光明正大；但同时也使他眉宇之间有股特别的气息。额角的弯度的确带些疯狂的征象；浓密而距离很近的眉毛，把这个显而易见的怪相格外加强了。一双手完全是世家子弟的手，又白净，又保养得好；脚很小。说话吞吞吐吐，不但咬音象有口吃病，便是思想也表现得不清不楚，使听的人觉得他翻来覆去，想东想西，老在小地方斤斤较量，手势作了一半会忽然中断，始终没有一个结果。这个纯粹表面的缺点，和他神态坚决的嘴巴，刚毅果敢的相貌，恰好成为对比。走路不大平稳的姿势，和他说话的方式很相配。所有这些古怪的特点，对于说他疯狂的流

言都成为旁证。他虽是个漂亮人物，衣着却很俭朴；一件由当差刷得很到家的黑外套，直要穿到三四年之久。

两个孩子都出落得很美，妩媚之中带有贵族的傲气。旺盛的血色，雪亮的眼睛，透明的皮肤，无一不证明生活严肃，饮食有度，工作与游戏的有规律。两人全是黑头发，蓝眼睛，鼻子弯曲，象父亲；但也许母亲把布拉蒙－绍弗里家传的谈吐，目光，和庄严的姿态传给了他们。声音象水晶般清脆，有动人心坎的力量，也有那种迷人的柔媚的味儿；总之那种声音是女人们看到他们火剌剌的目光以后极希望听到的。他们尤其有种狷介的纯朴，高洁的矜持，对人 noli me tangere①的态度，将来可能被认为有心做作的，因为他们越是落落寡合，人家越想认识他们。大的一个，克莱芒·德·奈格珀利斯伯爵，刚好过十五岁。两年以来，他已经不象兄弟卡米叶·德·埃斯巴子爵那样穿美丽的英国短褂了。小伯爵最近半年脱离了亨利四世中学，打扮得象个青年，正因为初穿漂亮衣衫而非常得意。父亲不愿意他再进一年不必要的哲学班，而要他研究高等数学，把各种学问融会贯通。侯爵同时叫他学东方语言，爵徽学，欧洲外交史；并且根据宪章，重要文献，真实材料，和诏书法令等等去研究历史。至于卡米叶，最近才进中学的文科班。

包比诺预备去讯问侯爵的那天是星期四，学校放假的日子。早上九点左右，父亲还没醒，弟兄俩在花园里玩儿。兄弟

---

① 拉丁文：避之惟恐不及。

从来没到过射击房，想去练习，非要哥哥在父亲面前帮他说情不可；哥哥不知道怎么拒绝。卡米叶欺他软弱，常常喜欢跟他争吵。那天弟兄俩一边玩一边斗嘴，甚至象小学生一般打架了。他们在园子里追逐，大声嚷嚷，把父亲闹醒了，起来靠着窗口看他们；他们却闹哄得厉害，没有发觉。侯爵望着两个孩子象蛇似的扭做一团，精力充沛，眉飞色舞，脸又红又白，眼睛闪闪发光，四肢搅在一起象火烧的绳子；他们跌下去，爬起来，互相扑在怀里，仿佛杂耍场中两个角力的运动家，使父亲看了满心欢喜，觉得平时在紧张生活中所受的最剧烈的痛苦都有了补偿。

那时二楼和三楼上有两个人向园子里张望，说老疯子居然叫两个孩子打架，给自己取乐。好几个人都从窗口探出头来，被侯爵看到了，便对孩子们说了一句话；他们立刻爬上窗子，跳进房间；克莱芒替卡米叶向父亲提出要求，父亲答应了。但屋子里议论纷纷，说侯爵的疯狂又有了新的表现。

等到晌午时分，包比诺由书记官陪着到门上说要见德·埃斯巴先生的时候，看门女人带他们上四楼，一路把侯爵当天早上叫两个孩子打架的事告诉包比诺，说那毫无心肝的家伙看见小的把大的咬出血来，居然笑了，大概还希望他们俩把命都拼掉呢。

然后她又补充说："为什么要这样？哼！连他自己也说不上呢。"

这样断了一句，她已经把法官带到四层楼上一扇大门前面；门上装着小框子，黏着《插图本中国史》分期出书的广告。

楼梯台上全是泥巴，栏杆脏得要命，大门上留着印刷所的污迹，破落的窗上和天花板上被学徒们拿蜡烛的烟熏满丑态百出的图形；或是由于故意，或是由于随便糟蹋的习惯，墙角堆满着垃圾；总之，这副景象的一切细枝小节，恰好配合侯爵夫人在状子里所举的事实，所以法官虽是大公无私，对侯爵夫人的话也不由得不信了。

看门女人说道："这就是他的工场了；他在中国人身上花的钱，足够养活整个街坊呢。"

书记官微笑的望着包比诺，包比诺也不容易保持他一本正经的神气。两人走进第一间屋子；里面有个老人，大概是办公室的仆役，兼管铺面和银钱出纳的事，可以说是替中国打杂的。四壁的长搁板上堆着印好的图书。房间尽里头，用木条槅子另外分出一个小间作为办公室，挂着绿布帘，有个授受银钱的窗洞说明那是账柜所在。

"德·埃斯巴先生在家吗？"包比诺问那个穿灰色工衣的人。

仆役听了，打开小间的门，让法官与书记官看到一个白头发的令人起敬的老头儿，衣服穿得很朴素，挂着圣路易十字勋章，正坐在书桌前面校阅一批彩色图片。他停下工作瞧着两位来客。办公室陈设简单，放满着图书和校样；另外一张黑桌子大概是一个当时不在那儿的人办公用的。

"阁下可是德·埃斯巴侯爵吗？"包比诺问。

"不是的，先生，"老人站起身来回答，"你们找他有什么事？"他这样补了一句，向他们走过来，举动态度都显出是受过

贵族教育的人。

"我们有些纯粹关于他私人的事和他谈。"

那人听了便走进最后一间屋子，向正在壁炉旁边看报的侯爵说："德·埃斯巴，有两位先生找你。"

这最后一间办公室铺着旧地毯，挂着灰布窗帘；家具只有几张桃木椅，两张靠椅，一张盖子可以上下推动的书桌，一张特隆尚式的书桌①；壁炉架上放着一个起码座钟，两个旧烛台。老人走在来客前面，推出两把椅子让坐，仿佛他是主人似的，侯爵也老实不客气让他这么作。双方行礼的时候，包比诺把所谓疯子打量了一下；侯爵不免问到两位客人的来意。包比诺向老人与侯爵很有意义的望了一眼，回答说：

"我觉得我的职务和今天的使命需要和你单独谈话，虽然根据法律的本意，在这个情形之下进行的侦查也得有同住的人在场。我是塞纳省初级法院推事，奉庭长之命来讯问一些事实，都是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在申请禁治产的状子里提到的。"

包比诺说完，那老人就退出去了。

等到只有法官和当事人在场的时候，书记关上了门，径自走到特隆尚式书桌前面，铺上公文纸预备写笔录了。包比诺始终打量着德·埃斯巴先生，看他听了刚才的话有什么反应，因为那几句话对于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是极残酷的。侯爵的脸，平日是象所有头发淡黄的人一样没有血色的，突然气得通红；

① 特隆尚为十九世纪瑞士名医，创行一种很高的斜面的书桌，可以让人站着写字。

他微微打了个寒噤，拿报纸放在壁炉架上，坐下来把眼睛低下了。不久他恢复了上流人物的尊严，望着法官，似乎想从他相貌上找出一些关于他性格的标记。

他问："先生，这样重要的状子，法院怎么没给我一个副本？"

"侯爵，本案的被告既被指为失却理性，送达副本就变成多此一举了。法院的责任，首先在于把原告的陈诉调查清楚。"

"很对，"侯爵回答，"那么先生，请你告诉我应当怎办……"

"只要答复我的问题，任何细节都不要省略。不论你使侯爵夫人作为借口的某些行为有怎样不得已的苦衷，你尽管直说，不必顾虑。不消说，法院方面很明白它的责任，在这种场合自会保守秘密……"

侯爵的面部表情非常痛苦，他说："先生，倘若经过我解释以后，侯爵夫人的行事可能受到责备，那又会发生怎样的后果？"

"法院可能在判决书上对申请人的动机加以谴责。"

"这种谴责有没有伸缩性？如果我答复你问题以前向你要求，即使将来你的报告有利于我，判决书上也不说一句使侯爵夫人难堪的话，法院能不能加以考虑？"

法官望着侯爵；两人心照不宣，有些同样高尚的思想在精神上交流。

包比诺吩咐书记官："诺埃勒，你到隔壁屋里去。等我用

到你的时候再叫你。"

书记走出以后，包比诺又对侯爵说："如果象我现在所推想的，这件事情中间有什么误会，那我敢答应你，根据你的请求，法院的行动可以留些余地。"法官停了一会，又道："我请你解释德·埃斯巴太太陈诉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据说你把大宗款子送给一个船夫的寡妇，冉勒诺太太，更确切的说是送给她的儿子冉勒诺上校，同时凭你在王上面前的宠遇竭力保举他，你对他的照顾甚至帮他攀了一门极好的亲事。原告的陈诉，似乎说这种友谊超过了一切感情的范围，连违背道德的感情也不到这程度……"

侯爵的脸和脑门突然胀得绯红，连眼泪都冒上来把睫毛沾湿了；然后他的傲气把这种在男人身上被认为懦弱的冲动压了下去。

他声音异样的回答说："真的，先生，你使我非常为难。我本来预备把我行为的动机带到坟墓里去的……因为提到这问题，我就得向你暴露家庭的一些丑史，还要提到我自己，这最后一点，你知道又是我极难启齿的。先生，希望一切只有你我两人知道。在公文的程式方面，你起草判决书的时候一定有方法不提及我告诉你的事实……"

"侯爵，在这种情形之下，无论什么事都办得到。"

德·埃斯巴又道："先生，我结婚以后不久，因为太太挥霍无度，不得不借一笔款子。贵族家庭在大革命时期的境况，你是知道的。我没力量雇一个总管或经纪人。今日之下，差不多所有的贵族都得亲自料理产业。我家里财产的契据，多数

是由我父亲从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孔塔几省带到巴黎来的，因为他很有理由害怕革命党人从田契和所谓特权执照上面追究业主。我们本姓奈格珀利斯。德·埃斯巴这个姓是我们在亨利四世的朝代，和德·埃斯巴家结了亲，连同财产一起继承下来的；那份人家是贝恩地方的一个大族，母系和阿尔勃雷①家是亲戚。和我们联姻的条件便是要把他们的爵徽画在我们爵徽的中央。金色作底，三道茶色直纹等分盾面，右上角和右下角四分之一处着天蓝色，盾面中央立一银色怪兽，狮身、鹰头、鹰翼，红色鹰爪交叉。其著名铭文是：DES PARTEM LEONIS②。奈格珀利斯是一个小城，在宗教战争中跟我那些姓奈格珀利斯的祖先一样有名。和德·埃斯巴家结亲的时候，我们把奈格珀利斯的田地丢了。奈格珀利斯的职位是统领官，他损失了全部家产，因为新教徒痛恨蒙吕克③的朋友们，一个都不肯放过。王家对于这位牺牲惨重的奈格珀利斯很不公道，既不封他为元帅，也不给他一个缺分，对他的损失也没有任何补偿。查理九世待他很好，可惜没有酬报他就死了；亨利四世替他撮合了德·埃斯巴家的亲事，让他承继他们的家业。可是奈格珀利斯的田产已经全部落在债主手里。我的高祖把妻子的财产花光了，只留下德·埃斯巴家的长房田给我曾祖，其中还得划出一部分作陪嫁。高祖死后，我的曾祖德·埃斯巴侯爵，象我一样年纪轻轻就当了家。他在宫廷里有一个

① 阿尔勃雷是加斯科涅的望族。

② 拉丁文：给我强者的一份。

③ 蒙吕克（1502—1577），法国将领，在宗教战争中以残酷屠杀新教徒闻名。

差事，所以经济情形更窘。但路易十四对他特别宠幸，使他挣了一份很大的家私。那时我们家的爵徽就沾上了一个无人知道的，丑恶的，血迹斑斑的污点，我此刻正在想法洗刷。这秘密是我在有关奈格珀利斯田地的文契和家里的旧信中发现的。”

在这个庄严的时间，侯爵说话毫无口吃的现象，也没有平时语言重复的习惯。凡是在日常生活中有这两项缺点的人，一旦胸中有了强烈的感情，说话往往会极其流畅。

他又道："然后《南特敕令》被撤销了。① 先生，也许你不知道路易十四的亲信借此机会发了多少财。凡是新教徒不按照公家规定出售的产业，都被路易十四没收，分给他的左右。象当时的传说一样，王上的宠臣都四出逐鹿，猎取新教徒的家产。我千真万确的知道，有两个侯爵的田地全是一些可怜的商人被充公的家私。逃亡的新教徒中有巨额财产需要带走的，到处遇到圈套；人家对他们用的怎样的手段，我用不着向你当法官的人解释。你只要知道，奈格珀利斯的田地，包括二十六个地方教区和对于各乡镇的特权，还有从前也属于我们的葛拉旺热田地，都早已落入一个新教徒的手里。由于路易十四的恩赐，我的祖父把这两处产业收回了。但这恩赐的经过对另一方面是极不公道、极残酷的。那两处田地的业主，把家属先打发到瑞士去，自以为日后还能回到祖国来，便假装卖掉田

① 法国宗教战争（1562—1593）结束以后，亨利四世于一五九八年颁布敕令，史称《南特敕令》，保障新教徒之信仰自由及与旧教徒平等之待遇。此项敕令被路易十四于一六八五年十月十八日下诏撤销，致大批新教徒流亡英、荷、德诸国，为法国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

地，自己也打算逃往瑞士。他大概想尽量利用法定限期，留在法国料理买卖，不料被地方总督抓了起来；出面顶替，充他买主的人把事实招供了；可怜的商人结果被吊死，而我的父亲却到手了两处田地。我要不知道我祖父参加这些阴谋诡计倒也罢了；无奈那位总督是他的舅父，不幸我又看到总督的一封信，叫我祖父向代奥达蒂斯想办法，代奥达蒂斯是宫廷中的近臣背后称呼王上的暗号。信中取笑那个牺牲者的口吻，使我看了毛骨悚然。流亡在瑞士的家属寄钱回来替可怜的人赎命，总督收了钱，照旧要了商人的命。”

侯爵说到这儿停住了，仿佛这些回忆还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然后他又接着说：“那可怜虫叫做冉勒诺。单单这个姓就可以给你说明我的行为了。想到我的家庭有这样一段可耻的历史，我不由得痛苦万分。靠了这笔家私，我的祖父娶了纳瓦兰-朗萨克家的女儿，那是小房的继承人，家业远过于大房。从此以后，我的父亲被认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娶的是葛朗利厄家小房的女儿，便是我的母亲。那家私虽是不义之财，对我们倒是一本万利。因为决意要快快的补赎这桩罪过，我写信到瑞士去，直到把那家新教徒的踪迹访查明白了才安心。我打听到冉勒诺家潦倒不堪，已经搬回法国来了。以后我又发现，那倒霉的一家的继承人是一个拿破仑部下的骑兵中尉。在我看来，冉勒诺一家的权利是很明白的。要确定时效问题，不是先得控告产业的持有人吗？但为了宗教而亡命的人，叫他们向哪个法庭去陈诉呢？他们的法庭是在天上，或是在这

里，”侯爵说着，拍了拍心窝，“我不愿意我的孩子们将来对我象我对祖先一样想法。我要传给他们一份没有污点的遗产，一个没有污点的爵徽；我不愿意贵族的品格在我身上变成自欺欺人的谎言。并且以政治观点来说，大革命时代逃亡出去的人既然都要求收回被充公的产业，他们自己怎么还能保留用罪恶的手段抢来的财产？冉勒诺先生母子俩老实得近乎迂执，据他们说来，我还是受他们剥削呢。我花了多少口舌，他们只肯收回路易十四时代的地价。我们把那地价议定为一百一十万法郎，可以陆续支付，不用加利息。为了张罗这笔款子，我必须有很长一段时期不能动用我的收入。事情到了这个阶段，我才如梦初醒，发觉我对妻子认识错了。我向她提议离开巴黎，住到外省去；在那儿凭她收入的半数就能过着体体面面的生活，而且可以提早还清那笔债；我把事情告诉她，只是没说得怎么严重。不料她把我当作疯子。我这才发见了她的真性格：她可能问心无愧的赞成我祖父的行为，还会取笑新教徒呢。看她那么冷酷，对孩子们不关痛痒，居然毫无遗憾的让我带走，我不禁害怕起来，决意把我们共同的债还清以后，让她保留她那份财产。她说过她不能因为我发傻而跟着赔钱。既然我的收入不够开销，也没力量供给孩子们的教育费，我就打定主意亲自教育，希望他们成为勇敢的人，名副其实的绅士。我把进款买了公债，因为行市上涨，我还清地价的时期比预算的缩短很多。原来我留出了四千法郎家用以外，每年只能拔六万法郎，要十八年才能拔完；可是最近我把一百一十万法郎统统归清了。我很运气，偿还了人家的损失，并没使孩

子们吃一点儿亏。先生，这就是我把款子交给冉勒诺太太母子的理由。”

法官听着大为感动，硬压着感情问道：

“那么侯爵夫人对你隐居的理由是知道的了？”

“是的，先生。”

包比诺把腰板一挺，表示大吃一惊，猛的站起来打开办公室的门，招呼他的书记：

“喂，诺埃勒，你回去吧。”

接着又对侯爵说：“先生，虽则你这番话已经使我完全明白，但状子上还提到一些别的事，我想听一听你的解释。比如说，你在这儿经营商业，这一点似乎跟你的身分不合。”

“这件事不便在这里谈，”侯爵说着，向法官作了一个手势请他出去；然后又对着老人：“努维翁，我下去了；两个孩子快回家了，你等我们吃饭罢。”

“侯爵，”包比诺在楼梯口问，“你不住在这里吗？”

“不，先生。我为了出版事业特意租这几间屋子作办公室。你瞧，”他指着壁上的广告，“这部历史的发行人不是我，而是巴黎一家最有地位的书店。”

侯爵把法官让进底层的屋子：“先生，这才是我住的地方。”

屋内那股诗意毫无卖弄风雅的痕迹，包比诺一进去就悠然神往。那日天气极好，窗都开着，客室内布满了园中草木的香气；一道道阳光把略带褐色的护壁照得格外光采。包比诺看到这个幽雅的环境，认为决不是一个疯子所能创造出来的。

他心上想："对啦，我就需要这样一所屋子。"接着又高声问："你不久要搬走了吧？"

"希望能这样，"侯爵回答，"可是我要等小儿子完成学业，等他们弟兄俩的个性完全成熟，再把他们带到社会上去，让他们接近母亲；并且，除掉已经给他们的实学以外，我还想加以补充，让他们游历欧洲各国的京城，见见世面，见见人物，把学的语言实地应用一下。"他请法官在客厅内坐下了，又道："关于印行《中国史》的事，我不能在一个老世交面前和你谈。他是努维翁伯爵，大革命时代流亡在国外，回来连一点家私都没有了；我跟他一同办这件事，与其说为了我自己，不如说为了他。我并没告诉他我隐居的理由，只说我跟他一样把家产搅光了，可是还有些资本足够经营一桩买卖，他也可以从中出点力。我从小有个受业的老师，叫做葛罗齐埃神甫，由于我的保举，查理十世派他做兵工厂图书馆馆员，那图书馆是今上当太子的时候就主管的。葛罗齐埃神甫对于中国极有研究，深知它的风俗习惯。我在一个人极容易对所学的东西入迷的年龄上承继了他的遗产，二十五岁就学会了中文。我承认我对这个民族的钦佩简直不能自已，因为它能把征略者同化，它的历史比神话的年代或圣经的年代还要古老，稳定的制度使它能保持领土的完整，纪念建筑伟大无比，行政机关完满无比，革命是不可能的；它认为理想的美是贫弱的艺术原则，它的工艺和珍贵的出品发展到登峰造极；我们无论在哪一点上都不能超过它，而我们自命为高人一等的成绩，他们却和我们并驾齐驱。可是，先生，即使我常常在谈笑中把欧洲各国的情形与中

国的相比，我到底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法国绅士。倘若你怀疑这个企业，我可以提出证明，这部附有插图与统计，涉及文学、宗教各方面的大书，已经得到普遍的赞许，预约的数目到了二千五百部，包括欧洲各国在内，法国只占到一千二。每部书要卖三百法郎；努维翁伯爵从中可以挣到一笔年息六七千法郎的款子，因为我办这个企业暗中的动机便是保障他的生活。至于我自己，只希望能挣些钱让两个孩子有点儿娱乐。我无意中赚的十万法郎可以作他们的特殊支出；凡是他们的衣着、马匹、看戏的钱，击剑和别的玩意儿的学费，随便涂抹的画布，喜欢的书，以及做父亲的极高兴让他们满足的一切小小的欲望，都有了着落。两个孩子读书那么用功，成绩那么优异，倘若我没力量供给他们这些享受，那我为了维持身家清白所作的牺牲，势必更加痛苦了。的确，先生，我关在家里教养儿子已有十二年之久，这十二年使宫廷把我完全忘了。我的政治生涯，我的世代簪缨的身分，自己可能挣到而传给孩子们的新的光荣，全部放弃了；但是我们姓埃斯巴的并没损失，孩子们将来一定是出众的人物。我固然没有进贵族院，但日后他们可以凭着为国效劳的功绩，光明正大的去争取，他们也必定能为祖国作出一些传世的事业。我把家声洗刷干净之后，等于替后人奠定了一个光荣的前途：虽然这番苦功是没人知道的，没有光华的，也不能不说是一件高尚的行为罢？先生，还有别的事要我解释吗？”

那时好几匹马的声音在院子里响起来。

侯爵说：“他们回来了。”

一忽儿两个少年进了客厅，衣着大方而朴素，穿着带有踢马刺的靴子，戴着手套，很高兴的扬着马鞭。兴奋的脸表示才吸过新鲜空气，精神抖擞，身体强壮。他们俩跟父亲握手，象朋友般彼此交换了一个温柔的眼风，又冷冷的向法官行了礼。包比诺觉得无须再询问侯爵与儿子们的关系了。

“你们玩得好吗？”侯爵问。

“玩得很好，父亲。我初次出马，十二枪就打倒六个木人！”卡米叶说。

“你们上哪儿散步的呢？”

“上布洛涅森林去的。我们还看见母亲呢。”

“她有没有停下来？”

“我们跑得那么快，她一定没看到，”克莱芒回答。

“可是你们为什么不过去招呼她呢？”

克莱芒低声说道：“父亲，我觉得她不大乐意我们在公共场合接近她。我们的年龄太大了。”

法官耳朵相当灵敏，把那句话听到了；当时侯爵额上也堆起一些阴影。包比诺欣然看着这幅父子团聚的景象，眼神很感动的打量侯爵，觉得他的面貌，姿态，举动，简直是忠厚正直的德性最完满的表现，完全是一派风雅豪侠的贵族气息。

“先生，你……你瞧，”侯爵又恢复了口吃的毛病，“你瞧……法院可以随时派……派人到这儿来……是的，随时派……派人到这儿来。假如有疯子的话……假如有疯子的话，那只有两个孩子对他们的父亲的爱，还有做父亲的对孩子们的更为深刻的爱；但那种疯狂，性质并不坏。”

这时，穿堂里传来冉勒诺太太的声音，她不管当差的拦阻，径自走进客厅，嚷道：

"我才不愿意绕圈子呢！"她说着向大家行了礼，"是的，侯爵，我一定要立刻跟你谈一谈。啊！我又来迟了一步，刑事法官已经先到了。"

"刑事！"两个孩子都叫起来。

"怪不得你不在家，原来在这儿！真是，若要事情糟，只要法官到。侯爵，我特意来告诉你，我们母子俩决意把你的钱全部奉还，因为我们的名誉受到危险了。我跟我儿子宁可还你钱，不愿意你有一点儿不如意的事。说句老实话，真要混帐透顶的人才会想到把你来一个禁治产……"

两个孩子紧靠着侯爵的身子，嚷道："把我们的父亲禁治产？什么事呀？"

包比诺插言道："太太，别说了！"

"孩子，你们走开，"侯爵吩咐。

两个少年一声不出，往园子里去了，可是脸色很不安。

"太太，"法官说，"侯爵给你们的款子是他在法律上欠你们的，虽然这个偿还的行为是把诚实不欺的原则应用得极其广泛。一个人持有没收得来的产业，不管没收的方式如何，连用不老实手段的在内，倘若过了一百五十年仍应当归还原主，那么法国就很少合法的业主了。雅克·科尔的产业使二十几家贵族发了财。① 英国在占领一部分法国土地的时期滥行没

① 雅克·科尔(1395—1456)，法国有名的富商，曾资助查理七世与英国作战的军费；后被人诬陷，财产均被没收。

收的产业，也增加了好几个诸侯的财富。根据我们的立法，侯爵尽可自由处分他的进款，谁也不能责备他挥霍。要把一个人加以禁治产处分，必须他行动毫无理性；而他现在给你的赔偿完全是出于最圣洁最高尚的动机。所以你尽可问心无愧的收下；社会要诬蔑这桩义举就让它诬蔑罢。最纯洁的德行在巴黎往往会受到最卑鄙的毁谤。不幸，发展到现阶段的社会，还要使侯爵的行为显得伟大。这一类的义举倘使不足为奇了，那才是国家的光荣呢。但目前的风俗人情，使我比较之下不得不认为：侯爵非但不该受到禁治产的威胁，还值得人家替他加上一个光荣的冠冕。在我服务司法界的几十年中间，我今天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还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听到。但在最优秀的阶级中，为善行义原是一种习惯，所以我们看到德行最美满的表现，也不必奇怪。——侯爵，我这样说明以后，你大概能相信我是绝对能守秘密的了，并且决不会有禁治产的判决，假定要有判决的话。"

"啊，这才对啦，"冉勒诺太太说，"这才象一个法官！我的好先生，要不是我长得这么丑，我一定来拥抱你了；你说的话真是高深得很。"

侯爵向包比诺伸出手去，包比诺接在手里轻轻拍着，情意极深厚，眼神极柔和的瞅着这位私生活中的大人物；侯爵极有风度的对他微微笑着。两个这样笃厚这样宽宏的心灵，一个是近乎神明的布尔乔亚，一个是超凡入圣的贵族，发的是同一个声音，没有击撞，没有冲动，象两道纯洁的光似的融为一片。整个街坊上的慈父，觉得自己够得上跟这个出身与人品同样

高贵的人握手；侯爵也有一种直觉，感到法官心中有的是广大无边的慈悲。

包比诺一边行礼一边补充："侯爵，今天听了你开头几句话，我就认为用不着我的书记了；我很高兴自己能有这点判断力。"

然后他又走近去把侯爵拉到一个窗洞底下，说道："先生，你应当搬回家了；我觉得这件事是侯爵夫人受了别人的影响。你要趁早把这影响消灭才好。"

包比诺一路出去，在院子里，在街上，回头望了好几次；心里对刚才的一幕非常感动。那种印象会深深的印在记忆中间，等一个人需要找些安慰的时候再象鲜花一般的开放出来。

他回到家里，想道："那屋子对我倒很合适。万一德·埃斯巴先生搬走的话，我一定把它租下来……"

包比诺当夜就把报告作好了，第二天早上十点左右，他上法院去打算赶快把案子秉公处理。他走进更衣室，正想穿上公服，戴上胸饰，值班的当差却说院长在办公室里等他。包比诺听了这话，马上过去了。

"你好，亲爱的包比诺，"院长招呼他。"我等着你呢。"

"院长，可有什么紧要公事吗？"

"噢，只是一点儿小事。昨天我很荣幸和司法大臣一块儿吃饭，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了几句话。他知道你为了经办的案子在德·埃斯巴太太家喝过茶。照他的意思，你最好回避一下……"

“啊！院长，我向你保证，茶一端出来，我就告辞的；而且我的良心……”

“是的，是的，”院长说，“整个法院，还有高等法院，最高法院，谁都知道你的人格。我替你在大臣面前说的话，也不必述给你听了；可是你知道：恺撒之妻不容怀疑①……所以咱们不必把这件事当作纪律问题，只看作体统问题。你我之间不妨老实说，这还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法院。”

“可是院长，倘若你知道了案情，”包比诺一边说一边想从口袋里把报告掏出来。

“我早知道你对这件案子一定大公无私。并且我在外省当推事的时候，和当事人一起喝茶的事也多得很；但只要司法大臣提到了，只要有人谈到你了，法院就得设法不让外边多言多语。跟舆论界的摩擦对一个司法机关总是危险的，哪怕它理由十足也没用，因为双方的武器差得太远了。报告可以信口开河，任意猜测；我们却为了尊严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连答辩都不行。我已经和你的庭长商量过：你马上去做一个申请回避的公事，我们决定派卡缪索先生接办。这样，事情就在自己人中间了啦。再说，你回避了也算帮了我个人的忙；另一方面，你早该得到的荣誉勋位勋章，这一回我准定替你办到。”

那时一个刚从外省初级法院调到巴黎来的推事卡缪索，走过来向院长和包比诺行着礼；包比诺见了不禁带着讥讽的神气略微笑了笑。这个淡黄头发，没有血色的青年，抱着一肚

① 此系恺撒休妻时语。后人引用，意为某些人物必须洁身自好，极小的嫌疑亦足为盛德之累。

子的野心，满可以把人在刑架上吊上去，放下来，只要上头有命令。他要学的榜样是洛巴德蒙之流而不是莫莱一流。[1] 包比诺向他们俩行了礼，退出去了，根本不屑揭穿人家中伤他的谎话。

一八三六年二月于巴黎

傅　雷译

---

① 法官洛巴德蒙为十七世纪时黎塞留的党羽，今成为徇私枉法的官吏之代名词。莫莱(1586—1656)则为法国史上有名的刚正不阿的法官。

婚　　约

献给罗西尼①

老玛奈维尔先生是诺曼底地区一位心地善良的贵族，与黎塞留元帅②交谊甚笃。黎塞留老公爵以居耶纳总督的身分坐镇波尔多的时候，成就了老玛奈维尔先生的婚事，让他娶了波尔多一位最富有的女继承人为妻。老玛奈维尔先生的妻子在朗斯特拉克拥有一座城堡，是个绝妙的去处。城堡的幽美景色把老玛奈维尔这个诺曼底人迷住了，他将自己在贝森的地产卖掉，当了加斯科涅的居民。路易十五统治末期，他买得宫廷卫队副官官职，又十分顺利地度过了法国革命③那一关，一直活到一八一三年。何以能够如此呢？原来他的妻子在马提尼克④有些产业，他一七九〇年年底前后到马提尼克去了，将国内加斯科涅的产业交给一个正直的公证人帮办

---

① 罗西尼，见本卷第249页注①。巴尔扎克于一八三〇年前后与他相识。

② 黎塞留元帅（1696—1788），著名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侄孙，法国著名元帅、外交家，生活放荡不羁。一七五五年曾任居耶纳总督。居耶纳是法国古省阿基坦的别名，位于法国西南，原加斯科涅公国的一部分，当时省会为波尔多。

③ 指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④ 马提尼克，法属拉丁美洲一岛屿。

去管理。这位帮办名叫马蒂亚斯，当时对新思想十分着迷。待到玛奈维尔伯爵归来时，发现他的产业不但完好无损，还经营得颇有盈利。这种本事乃是加斯科涅人与诺曼底人嫁接的产物。玛奈维尔夫人于一八一〇年去世。玛奈维尔先生年轻时曾经大肆挥霍，知道自己的产业是多么重要。同时他也象许多老头子一样，把财产看得过重，他渐渐变得非常节俭、吝啬甚至抠门。他只有一个独生儿子，可是他对儿子几乎一毛不拔，压根没想到父亲吝啬儿挥霍这个道理。

他的儿子保尔·德·玛奈维尔一八一〇年底左右从旺多姆中学①毕业回到父亲身边，在父亲的统治之下过了三年。一个七十九岁的老头对他的继承人实行的暴政，对于尚未完全成型的心灵和性格来说，肯定影响很大。在加斯科涅的空气中都仿佛存在的骁勇，保尔从体力上来说并不缺乏；但他不敢与父亲较量，于是他失去了使人在精神方面产生勇气的那种反抗性。他的情感受到压抑，愈来愈内向，他把情感久久埋在心底，从不表达出来。后来，当他感到自己的情感与人世的准则不相符的时候，他便成了一个思想和行动完全分离的人。为了一句话，他甚至要和人家动武，可是想到要辞退一个仆人，便会浑身发抖。在要求具有顽强意志的斗争中，他的腼腆总是起着反作用。本来他能够采取行动逃脱迫害，可是他既不曾有步骤地抵制、也未能坚持不懈地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反抗迫害。思想懦怯，行动冒失，他久久保持着那种导致人

① 旺多姆中学是一所教会中学。

们在许多事情上甘心吃亏上当的内心的单纯。对于这些事情，某些缺乏反抗意志的心灵往往宁愿默默忍受，而不愿诉苦抱怨。他在父亲的古老公馆里生活，有如囚徒。他没有足够的钱和城里的公子哥儿们交往。眼看那帮人吃喝玩乐，他不胜羡慕，却无法分享。老贵族每天晚上带他去保王党的圈子，他们乘坐一辆破旧的马车，马马虎虎套着几匹老马，跟班的老仆人衣冠不整。这个圈子由穿袍贵族和佩剑贵族①的遗老遗少组成。自革命②以来，这两种贵族已经团结起来共同抵制帝政影响，他们已转化为土生土长的贵族，构成了波尔多的圣日耳曼区。这沿海各大城市越来越富的大户人家已经把这波尔多的圣日耳曼区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这些人便用蔑视来回敬当时商界、政界和军界的大肆铺张。保尔年纪太轻，理解不了这些社会差异，以及表面上是虚荣心而实际上是社会差异造成的必然做法。他呆在这一堆老古董中间十分烦闷，殊不知他这些青年时期的关系日后为他确保了贵族的优越地位。法国人是一直喜爱这种贵族的优越地位的。他的父亲非要他练就一些本领不可，这倒是年轻人喜欢干的事。对于他在那些晚间聚会上感受到的郁闷来说，这倒是一点小小的补偿。在他父亲这位老贵族看来，会使用兵器，当一个优秀的骑

---

① 穿袍贵族指过去用买官鬻爵的办法进入贵族行列的贵族，这些人一般是法官、税务官或财政官，所以称穿袍贵族。佩剑贵族指封建时代分封的旧贵族，这些贵族家庭祖上一般都建有战功，所以称佩剑贵族。这两种贵族过去矛盾甚多，佩剑贵族看不起穿袍贵族。

② 亦指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

手，会打网球，学会各种礼节，一言以蔽之，将从前大老爷浅薄无聊的那一套学到手，就是一个完美的青年。保尔于是每天上午习武，练骑马或者练手枪射击。余下的时间，便用来看小说，因为他父亲对于今日教育阶段终止后的高等研究，思想上根本接受不了。如此单调的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忍受。就在这时他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去世算是将他从这种暴政下解救了出来，否则，这种生活说不定就把这个年轻人毁了。父亲一死，保尔得到了父亲用吝啬的办法积攒起来的大量资本和管理得井井有条的产业。但是他讨厌死了波尔多，对于他父亲每年度夏和从早到晚带他打猎的朗斯特拉克，也不甚喜欢。

继承财产的事情一办好，这个渴望享乐的年轻继承人便用手上的资金买了股票，将领地交给父亲的公证人老马蒂亚斯去管理，自已到远离波尔多的地方去过了六年。他先是在那不勒斯当大使馆的随员，后来又到马德里、伦敦担任使馆秘书，足迹踏遍欧洲。他见过了大世面，从许多幻想中清醒过来，将父亲留给他的现钱挥霍净尽。此后，有一阵，为了继续过那种方式的生活，他不得不动用他的公证人给他积攒起来的地产收入。在这个紧要关口，他忽然为一个所谓明智的念头所左右，想离开巴黎回到波尔多去掌管他的事务，到朗斯特拉克过贵族生活，改良他的土地，结婚，并且有朝一日当个议员。保尔是伯爵。那时，贵族头衔已经又成为对婚姻起重大作用的因素，他可以而且应该结一门好亲事。虽然许多女子希望嫁一个有贵族头衔的男人，但是更多的女子希望嫁一

个有阅历的男人。保尔用六年花掉七十万法郎的代价，已经赢得一个官职。这个官职是不出售的，却比一个经纪人的职位还值钱；这个官职也要求经过长期的学习、实习和考试，掌握知识，结交朋友，树起敌人，要求身材漂亮，举止得体，这名字容易叫，叫起来优美动听。此外这个官职也会带来好运、决斗、赛马时赌输、失望、烦闷、辛苦以及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乐趣。这个官职，就是他终于成了一个风雅之士。虽然他大肆挥霍，竟然未能成为一位时髦人物。在滑稽可笑的上流社会人士大军中，时髦人物相当于法国元帅，风雅之士不过等于少将而已。保尔享受着他那风雅的小名气，也颇善于保持这个名气。他的下人衣着华丽，他的高车肥马为人称道，他的晚宴相当轰动，一言以蔽之，在巴黎，排场可与最高级的人家相媲美的，一共也就只七、八个人，而保尔那单身汉住宅竟然在这七、八个之列！但是他从来没招惹过一个女人，他打牌从来不输钱，他幸福而不炫耀，他太正派了，不会去欺骗任何人，哪怕一个姑娘。收到的情书，他从来不随处乱放，也没有装恋爱信件的小匣子，否则他的朋友们一面等他装好假领或刮完胡子，一面就可以从小匣子里掏出一些信来赏玩了。他丝毫不打算殃及他在居耶纳的田产，因此，他没有那种肆无忌惮的劲头，任意挥霍和不惜一切代价引人注目。他从来不向任何人借钱，却胡乱将钱借给一些狐朋狗友，那些朋友后来将他抛弃，对他再也不提不念，既不说他好，也不说他坏。对自己这种乱七八糟的生活，他好象作过一番盘算。他之所以有这种性格，谜底就在于父亲的暴虐似乎使他变成了一个社会杂交

种。于是有一天早上，他对一个朋友说：

“亲爱的朋友，生活应该有点意义。”

这个朋友名叫德·玛赛，日后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①

“要活到二十七岁才能理解生活，”德·玛赛打趣地回答道。

“对，我是二十七岁了，而且正因为我二十七岁了，我才想到朗斯特拉克去过乡绅的生活。我要住在波尔多，把我在巴黎的家具搬到我父亲的古老公馆里去。这里这所房子我要保留，每年我来度过冬季的三个月。”

“你要结婚么？”

“对，我要结婚。”

“我是你的朋友，我的胖保尔，这一点你知道得很清楚，”德·玛赛沉默了一会，然后说道，“对，你想作个好丈夫和好父亲的话，你这后半辈子肯定是人家的笑料。若是你成了人家的笑料，而能够幸福，这事倒也应该予以重视；问题是你不会幸福。你的腕力不足，驾驭不了家庭。我对你说句公道话吧：你是个完美无缺的骑手。放松缰绳还是拉紧缰绳，叫马踢蹬前蹄，骑在马上稳稳当当，谁也比不过你。可是，我亲爱的老弟，结婚可就是另外一种步伐了。我看你从此会让玛奈维尔伯爵夫人牵着鼻子走，经常迫不得已地急驰飞奔而不是迈着小碎步前进，很快就要堕下马来的！……啊！不仅堕马，还要跌入深沟，摔断双腿。你听着：你在吉伦特省②的产业还给你剩下一年

① 一八三二年，德·玛赛成了首相。

② 吉伦特省，古省居耶纳的一部分。

四万多利勿尔的收入。好，你若是把马匹和下人带走，给你在波尔多的公馆配上家具，那你就是波尔多的国王了。你要在那里颁布我们在巴黎实行的法令，把我们干的蠢事在那里传播开来。很好，你若是在外省干些荒唐事，甚至蠢事，那就更好了！说不定你还能出名！不过……不要结婚。时至今日谁还结婚呢？要么是商人，为了增加资本；要么是农民，为的是可以有两个人拉犁，还想生一大堆孩子，好叫他们当工人；要么是被迫出钱买来职务的经纪人或公证人，以及给不幸的朝代传宗接代的倒霉国王。只有我们没上这个套，你为什么要去上这个套呢？总而言之，为什么你要结婚呢？你应该把你的理由给你最要好的朋友摆一摆！首先，如果你娶一个跟你一样富有的小姐，两个人八万利勿尔的年收入与一个人四万利勿尔的年收入并不是一回事，因为若是生孩子，很快就会变成三个人，四个人。这个愚蠢的玛奈维尔家族，只会给你带来忧烦，难道你对他们真会产生爱么？你对作父母这一行难道完全无知么？我的胖保尔，结婚是最愚蠢的社会自我牺牲。只有我们的子女沾光，只有到了他们的马匹嚼着从我们坟地上长出的花朵时，他们才会知道婚姻的代价是什么。你的父亲象暴君一样蹂躏了你的青春，你怀念他么？你要怎样做才能叫你的子女爱你呢？你为了他们的教育作种种长远打算，你为他们的幸福百般操劳，你必要的严厉，这些都会使他们对你失去好感，产生不满，与你疏远。孩子们喜欢大手大脚或意志薄弱的父亲，过后他们又瞧不起这样的父亲。于是你会给夹在担心与蔑视之间。心里想当好家长的并不等于就是好家长！

你睁开眼睛挨个看看咱们的朋友，告诉我，你希望哪一个当你的儿子？使门楣无光的，咱们还见得少吗？我亲爱的老弟，子女是最难侍弄的货物。好，就算你的子女是天使吧！单身汉的生活与已婚男子的生活之间横亘着的深渊有多深，你可曾衡量过？你听我说吧！作为单身汉，你可以想：'我也就这么一些可笑的事，大家会对我怎么看呢？我叫他们怎么看，他们就会怎么看。'可你一旦结婚，你就要落入无边无际的可笑境地之中！作为单身汉的时候，你造成自己的幸福，今天想取就取，明天想扔就扔。可你一旦结了婚，那幸福，你得如数取来，可是，到你想要的那一天，却没有了。一旦结了婚，你就变成了傻瓜笨蛋，你要计算陪嫁，你要大谈特谈公共道德和宗教道德，你会感到年轻人不讲道德，危险；总而言之，你要变成一个社会上的科学院院士。我真可怜你。一个老光棍，别人等待着他的遗产，直到断气时还在防着那个年老的女看护，他问老女人要水喝，老女人不理不睬。这够可怜的了吧？可是与一个结了婚的男人相比，这老光棍还算是至福之人呢！至于两个人永远联结在一起，总是面面相对，相互争吵、相互欺骗，却以为相互都很合适；这两个人的争斗中，会发生什么惹人心烦意乱，让人心焦，叫人摆脱不了，令人气恼、为难、发傻，使人麻木甚至瘫痪的事情，我也不给你一一列举了。不，不说了。布瓦洛的讽刺诗①，我们都能倒背如流。要说的话，那简直就等于将布瓦洛的讽刺诗从头再来一遍。你若是答应我，一定要

① 布瓦洛（1636—1711），法国作家。此处指他关于妇女的《讽刺诗》第十首。

以贵族大老爷的身分结婚，用你的财产构成一份长子世袭财产，充分利用蜜月生上两个合法子女，给你的妻子一幢房子，与你的房子完全分开，只在社交场合与她见面，外出旅行归家时一定要提前写信告知，这一桩桩、一件件，你若答应我一定办到，我就原谅你那滑稽可笑的想法。每年有两万利勿尔的收入，就足以过上这种生活。借助于一个渴望得到贵族头衔的富有的英国女子，加上你的个人经历，就能使你建立起这样的生活。啊！这种贵族生活，我觉得确实是法国独有的、唯一伟大的生活，唯一为我们赢得一个女性的尊敬和友情的生活，也是唯一将我们与当今的芸芸众生相区别的生活。总之，惟有为着追求这种生活，一个年轻人才能告别单身汉的生活。摆出这种架势，玛奈维尔伯爵能给他的时代作出表率，超越一切，只能当大臣或大使。他永远不会成为别人的笑柄，他既得到了结婚在社会方面的利益，又保持了单身汉的特权。”

“可是，好心的朋友，我不是德·玛赛，我只不过是保尔·德·玛奈维尔，好父亲，好丈夫，中间派议员，也可能是法国贵族院议员，你看，这是非常平常的命运，刚才你不也赏脸这样说吗？我要求不高，我反正听天由命。”

“可是你的妻子，”毫不留情的德·玛赛说道，“她会听天由命吗？”

“我亲爱的老兄，我的妻子嘛，我要她怎么样，她就得怎么样。”

“哈哈，可怜的朋友，你还这么以为哪！别了，保尔。从今天起我再不敬重你了。你再听我一句话吧，因为我不能冷冷

淡淡地同意罢黜你。好好看看，我们地位的力量在哪里。一个单身汉，哪怕他一年只有六千利勿尔的收入，作为他的全部财产，不还剩下他那高雅的名气和情场得意的回忆么……嘿，这个神奇的暗影具有极大的价值。对这个已经褪色的单身汉，生活仍能提供某些良机。对了，只要他有抱负就什么都可以干。但是，保尔，结婚，这可是——从仕途角度来说，你可就到此为止了。一旦结了婚，除非你的妻子肯照应你，否则，你就只能是什么样就算什么样了。"

"你怎么回事？"保尔说，"你总是用不同寻常的理论压得我抬不起头来！为别人活着，我够了！养马是为了炫耀马匹，干什么事都是为了人家说什么说什么，自己倾家荡产为的是不让那些白痴大喊大叫：'哟，保尔总是那辆马车。他现在财产状况怎么样？他挥霍钱财么？他到交易所去撞大运么？不，他是百万富翁，某某夫人爱他爱得发狂呢！他从英国弄来了拉车的马匹，肯定是全巴黎最漂亮的马。有人在长野跑马场见过德·玛赛和德·玛奈维尔两位先生的敞篷四轮马车，驾着四匹马，那高车肥马简直就没说的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总而言之，一大堆蠢话！一大群蠢人就用这一大堆蠢话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对这些，我腻透了！我开始看出来，人不是走路，而是在地上滚，这种生活耗尽了我们的精力，弄得我们未老先衰。相信我吧，亲爱的亨利，你的威力，我很赞赏，但是我并不羡慕。你善于判断一切，你可以象国家要人那样行动、思考，你可以超越一般法律之上，超越既定观念、固定之见，以及约定俗成的东西。总而言之，你从一种处境中总能察觉到可

捞的好处，我若是处于这种境况，则只会倒霉。你的推断冷静、系统，可能也很确切，可是在众人看来，那是吓死人的不道德。我呀，我属于芸芸众生。我不得不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我就得按照这个社会的规则去赌。你置身于人间诸事的顶端，在那冰雪之巅上，仍然能找到一些感情。若是我，我非冻成冰不可。我属于芸芸众生，他们的生活由感情组成，我现在正需要这种感情。一个阔佬常常与十个女人调情，而实际上一个女人也没有。再说，不论他多么有力量，不论他多么机灵，不论他多么懂人情世故，有时也会发生变故，使他有如夹在两扇门当中。我则喜欢生活中持续不断的甜蜜的交流，我希望过恬静的生活，总有一个女人在身边。"

"结婚，这有点轻率，"德·玛赛高声说道。

保尔并不手足无措，他继续说下去："你要讥笑我，讥笑好了！将来，我的贴身仆人走进来，说：'太太正等着先生用早点。'那时我会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晚上回到家中，如果我能够找到一颗心……"

"保尔，太轻率了！你还不够品行端正，结不了婚。"

"……对这颗心，我可以推心置腹地谈论我办的事情，道出我内心的秘密。我愿意与一位女性生活在一起，那亲密无间的程度能使我们的爱情不因一句简单的'行'或者'不行'而受到影响，最漂亮的男子也不会引起我们爱情的破灭。总而言之，我有成为你所说的好父亲、好丈夫所需要的勇气！我感到自己很适合于享受天伦之乐。为了娶妻生子，社会要求什么条件，我愿意创造什么条件……"

"我觉得你好象是一篓子蜜蜂那么嗡嗡叫。你往前走吧！你要一辈子上当受骗的！啊！你是为了找一个妻子而打算结婚。换句话说，法国革命所创造的资产阶级习俗今日提出了许多难题，你是打算于已有利地圆满解决其中最大的难题，而且你要从与世隔绝的生活开始！你瞧不起的那种生活，你以为你妻子也不愿意过么？你的朋友德·玛赛刚才明确提出了完美的夫妻生活的纲领，你若是不愿意接受，那就请你听我最后一个忠告吧：再当十三年单身汉，象一个要被打入地狱的人那样玩乐！然后，到了四十岁上第一次痛风症发作的时候，娶一个三十六岁的寡妇：你会幸福的。如果你讨一个黄花闺女为妻，你非发疯而死不行！"

"啊？这个，告诉我，那是为什么呢？"保尔有些着恼，高声叫道。

"亲爱的，"德·玛赛回答道，"布瓦洛针对妇女的讽喻诗是一大堆老生常谈，不过变成了诗体而已。为什么妇女就没有缺点呢？为什么认为她们就不具有人性最鲜明的特征呢？所以，按照我的看法，婚姻问题与那位批评家①摆出这个问题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难道你以为婚姻和爱情一样，只要丈夫是男子别人就会爱他么？难道你进了女子的闺房就只会带回幸福的回忆么？如果结婚的男子对人心观察得不深刻的话，那么我们单身汉生活中的一切，都会酿成他致命的过错。由于我国奇怪的习俗，一个男子在风华正茂的幸福时日里，总

① 指布瓦洛。

是给人以幸福，他总能征服那些听凭情欲支配的女子。法律制造的障碍，感情以及女人天生的防御心理，都会使双方产生相同的感受，这一来，肤浅的人对于以后处于婚姻状态中的男女关系便产生了错觉。在婚姻状态中，障碍不再存在，女子不是容许情爱而是忍受情爱，她不但不向往快感反而常常拒绝快感。到这时，对我们来说，生活已经变了样。一个单身汉，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总是主动进攻，进攻失败也不担什么风险。结了婚，失败可就是无法补救的了。若说女子作出对人不利的决定以后，一个情人还能使她回心转意，我亲爱的老弟，这样的回心转意对丈夫来说，可就等于是一场滑铁卢战役了。象拿破仑一样，丈夫是只能获胜不能打败的。不论获得多少次胜利，也挡不住第一次败仗就把你打翻在地。情人紧追不舍使女人感到受了抬举，情人大发雷霆使女人心花怒放，可是，丈夫要是这样，女人就要称之为粗暴。一个单身汉选中了自己的地盘，干什么都行；可是，当上了一家之主就什么都不许干了，而且他的战场是固定不变的。其次，斗争也掉了个儿。一个妻子随时准备拒绝给予她应该给予的东西，而一个情妇则会给予你她根本不应该给予的东西。你想结婚，你也会结婚，你可对民法进行过思考？人称法律学校是专门发表议论的下流地方，是闲聊的仓房，我从未涉足其中。我从未翻开过民法，但是我看见了民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正象诊所所长必是医生一样，我也是个法学家。疾病不在书里，而在病人身上。我亲爱的老弟，民法已将女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民法将女人视为尚未成年的人，视为孩童。那么，怎么治孩子

呢？用吓唬。保尔，这字眼就包含着牲口嚼子的意思。你性格那么和顺，跟谁都是好朋友，那么信任别人，摸摸你自己的脉搏，看看你能不能装成暴君。我刚才嘲笑你，可是今天我很喜欢你，我要把自己的学问统统传授给你。对，这确实来自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德国人已经给它命名，称之为'人类学'。啊！倘若我不曾用享乐来打发生活，倘若对那些只思考不行动的人我没有怀着深仇大恨，倘若对那些愚蠢得相信书中描写的生活真有其事的人我不是十分看不起，待到非洲沙漠的沙子由不知多少座无名的、碎成齑粉的伦敦、威尼斯、巴黎、罗马的灰烬组成时，我也许会写一本关于现代婚姻、关于基督教影响的书。总而言之，我要在这尖利的石堆上挂上一盏灯，相信社会繁衍生息的人就卧在这些尖利的石块上。可是，人类是否值得我为它花上一刻钟的时间呢？再说，使用墨水唯一合理的办法，难道不是用情书去打动人心么？哎，对了，你以后会把玛奈维尔伯爵夫人带来给我们看看吧？"

"可能，"保尔说。

"我们永远是朋友，"德·玛赛说道。

"若是……"保尔回答道。

"放心吧！我们会对你客客气气的，就象王家部队在丰特诺阿对英国人那样。"①

---

① 丰特诺阿，比利时一小镇。一七四五年，在争夺奥国王位继承权战争中，法国王室部队将军萨克森曾率部在此与英、荷联军作战。当时法军表面上对英军比较客气。德·玛赛这句话的意思是叫保尔·德·玛奈维尔放心，他不会勾引玛奈维尔伯爵夫人的。

这一席谈话虽然已经动摇了玛奈维尔伯爵的决心，他还是着手照自己的计划办事，于一八二一年冬季回到了波尔多。他耗费巨资修整自己的公馆，配备家具，自然使他原已享有的风雅美名得以保持。他尚未完全安顿下来，他的老朋友们便提前将他引进了波尔多的保王党小圈子。无论就政见、姓氏还是财产而言，他都属于保王党。在这个小圈子中，论排场和阔气，当然由他独占鳌头。他很懂人情世故，举止得体，又是在巴黎受的教育，这一切都使波尔多的圣日耳曼区对他如痴如狂。从前宫廷中形容美男子、花花公子们如花似锦的青春年华时，有一个流行的词，叫豌豆花①。当时宫中的语言、礼仪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如今一位年老的侯爵夫人也说玛奈维尔伯爵是豌豆花。自由党那一派拾起这个字眼，把它变成一个含有讽刺意味的绰号。而保王党则从褒意来使用这个绰号。保尔·德·玛奈维尔对于他的绰号给他规定的义务，十分尽心尽力，而且名气很大。有一些演员原本很平庸，一旦观众注意到他们，他们就几乎变成了好演员。发生在这些平庸演员身上的事，也在他身上发生了。由于他在这儿感到如鱼得水，便把自己缺点中包含的优点都充分发挥出来了。他的冷嘲热讽丝毫不苦不涩，他的举止一点不高傲，他与妇女们谈话时表现出对她们很尊重，既不低三下四，也不过于放肆。妇女们很喜欢这个。他那自鸣得意的神态只不过是对他个人的一种修饰，使他变得更加可爱。他对门第很重视，他容许年轻人随随

---

① 豌豆花指在风度，地位，吸引力方面都出类拔萃的人。

便便，但以他在巴黎的经验为限。他虽然对手枪和击剑都很在行，却具有女性的温柔，大家对此十分满意。他身材中等，肥胖倒也尚未达到臃肿的地步，这本来是对个人风度的两大障碍，却丝毫不妨碍他的外表去扮演波尔多的布律迈尔[1]这个角色。健康的面色使他那白皙的皮肤显得更加突出，手长得美，脚长得纤巧，蓝蓝的眼珠，长长的睫毛，深色的头发，优雅的举止，发自胸部的嗓音总保持在中音区并在心中震荡，这一切都与他的绰号十分协调。保尔确实是那娇嫩的豌豆花。这种花要求精心培植，只有在潮湿、松软的土地上才能充分表现出它的优点，耕作粗放就妨碍它生长，阳光过强就要烧焦，霜冻来了就要凋零。有一种人生来就是要享有幸福而不是给别人幸福的，他们与女人很相近，希望别人猜透自己的心思，希望受到鼓励。总之对他们来说，夫妻恩爱大概具有天意的性质。保尔就是这种人。如果说这种性格在家庭生活中会造成一些困难的话，在交际场合却显得非常可爱，非常有诱惑力。所以保尔在外省那个狭小的圈子里十分走红。在这里，他的诙谐虽然属于中间色调，大概比在巴黎更为人所称道。整饰公馆内部和重修朗斯特拉克古堡，将英国式的奢华与舒适引进这两处住所，把六年来他的公证人代他储蓄的资金全部花光了。只剩下他那一年四万多法郎的固定收入，再多一个子儿也没有了。他想，应当整顿一下家政，使得开支不超过此数才算明智。待他正式驾着车马到处游逛了一番，与城中最

---

[1] 乔治·布律迈尔(1778—1840)，人称美男子布律迈尔，在乔治四世治下的伦敦很有名气，也有“风度裁判”，“摩登之王”的称谓。

出类拔萃的年轻人进行了交往，与这些人一起在他那已修整一新的城堡打过几次猎以后，保尔明白了，外省的生活没有婚姻不行。外省人最终都走上搞贪财营生或越来越精于投机的道路，要让他们的子女成家立业，必须这么干。可是保尔年纪还太轻，将全部时间都用在这方面，他还做不到。所以不久他就感觉到需要有经常变换花样的消遣。对于养成这种习惯的巴黎人来说，消遣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他要成家，要传宗接代，要有他可以将自己的财产传下去的继承人，建立一个家庭会给他带来一些熟人好友，当地的主要家族可以到自己家中来聚会，他对那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也已经厌倦。不过，这些还不是决定性的理由，决定性的理由是他一到波尔多，就悄悄爱上了波尔多的王后。大名鼎鼎的埃旺热利斯塔小姐。

本世纪初前后，一位姓埃旺热利斯塔的西班牙巨富来到波尔多，并在这里安家落户。由于他有门路，加上又很有钱，使贵族人家的沙龙向他敞开了大门。为了保持贵族阶层对他的好感，他的妻子出了不少力。贵族阶层之所以那么轻而易举就接纳了他，说不定就是为了故意刺激第二等级那一派。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是克里奥尔人①，外表看去很象个有奴隶侍候的贵妇人，实际上她确实属于卡萨－雷阿尔这个西班牙著名王族。她过着贵妇人的生活，对金钱的价值一窍不通，从不抑制自己任何心血来潮的念头，甚至不惜为之耗费巨资，因为不管她提什么要求，对她无限钟情的丈夫总能满足她，还

① 克里奥尔人是安的列斯群岛等地的白种人后裔。

好心地对她隐瞒了家中钱财方面的情况。这个西班牙人见她住在波尔多很高兴，自己也心花怒放。正好他的生意也要他继续住下去，于是这西班牙人购置了一处公馆，安了家，接待宾客气派很大，在各种事情上都表现出极高雅的趣味。因此，从一八〇〇年到一八一二年，埃旺热利斯塔先生和太太在波尔多，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西班牙人于一八一三年去世，身后留下三十二岁的寡妻、大量财产和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儿。这女孩当时十一岁，眼看要长成个十全十美的人儿，后来也真的成了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儿。不论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怎么机灵，王政复辟还是使她的地位受到影响。保王党更纯净了，有几家人家离开了波尔多。从前家中的买卖都由她丈夫一手操持，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对这些事情，表现出克里奥尔人那种漫不经心和爱打扮的年轻妇女的那种不精明强干。现在缺了丈夫的头脑和双手掌管买卖，她却一点不想改变她的生活方式。保尔打定主意回到自己故乡的时候，娜塔莉·埃旺热利斯塔小姐已经长成了如花似玉的美人，而且表面上看去也是波尔多最富有的攀亲对象。可是她母亲的资本已经逐渐减少，波尔多人还不知道。她母亲为了延长自己的统治，已经挥霍了大量钱财。她举行引人注目的欢宴，家中继续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使大家以为埃旺热利斯塔家中家财万贯。娜塔莉已经长到了一十九岁，还没有任何提婚的消息传到她母亲耳边。埃旺热利斯塔小姐对于满足自己作为少女的心血来潮的要求已经习以为常，她穿着开司米衣衫，佩戴宝石首饰，生活在奢华之中。在子女与父母同样计较金钱的国度和时代

里，她那种奢华简直使投机商人害怕。"只有哪位王子才能娶埃旺热利斯塔小姐！"这句要命的话在家家户户客厅里和各个小圈子里传来传去。作母亲的、有孙女要嫁出去的老奶奶们、嫉妬娜塔莉的姑娘们，又用恶毒的话语着意渲染这种见解。娜塔莉一贯衣着华丽，加上她那使人招架不住的美貌，都使这些人心中不快。娜塔莉来到舞会上，一个求婚的人怀着如醉如痴的赞美说道："天哪，她多么美啊！"这些人听到这句话，就要回答说："是啊，她是漂亮，可是她要价也很高呀！"若是哪一个新来乍到的人觉得埃旺热利斯塔小姐娇媚可爱，并且说谁要选中她当妻子实在再好不过了，人们就会这样回答他："她母亲每月给她一千法郎置办衣着，她有自己的马匹，贴身女佣人，穿着镶花边的衣裳，谁那么胆大包天敢娶这种姑娘啊！她的晨衣上都镶着马林①花边。她洗细布衣裳的钱也能养活一个小伙计的一家。她早晨用的披风，价值连城呢！"

这些话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话，经常翻来覆去地道出，看来似乎是恭维，事实上哪一个男人想要娶埃旺热利斯塔小姐为妻，他的欲望再强烈，也要被这些话扑灭。娜塔莉是每一场舞会的王后，经过之处，听到的都是恭维之辞，看到的都是笑脸和赞美的表情，她对这些已经腻烦了。但她毫不了解生活。她象鸟儿飞翔、花儿生长那样活着，觉得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都随时准备满足她的欲望。她对于各种东西值多少钱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收入是怎么来的，应怎么安排，怎么

① 马林，比利时一城市，以生产花边著名。

储存。说不定她以为每家人家都有雇来的厨子、马伕、贴身仆人和其他下人，就象草场都长青草、果树都结果子一样呢！在她看来，乞丐和穷人，与倒下来的树和贫瘠的土地是一回事。她的母亲将一切希望寄托在她身上，对她百般溺爱，她从来对享受不感到厌倦。所以，她就象一匹不带缰绳也没有上蹄铁的骏马奔驰在草原上那样，一跃进入交际场中。

保尔来到波尔多六个月之后，城中上流社会早已让豌豆花和舞会王后见了面。这两朵花表面上颇为冷淡地相对而视，实际上都觉得对方俊美可爱。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窥视着这次相见的结果，因为这与她切身利害息息相关。她从保尔的眼光中猜测出是什么感情使他那样激动，心中暗想："他肯定是我的女婿了！"同样，保尔一见娜塔莉，心中也暗想道："她肯定是我的妻子了！"埃旺热利斯塔家的财产在波尔多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事，也象童年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一样停驻在保尔的记忆中。这是一切先入为主的观念中最不可磨灭的东西。一般情况下，对双方财产问题要进行辩论和调查，无论是羞羞怯怯的人还是傲气冲天的人，这种辩论和调查都使他们恐惧万分。而保尔和娜塔莉之间，则不需要这个，首先财产相当这一条两人就碰到一块了。有几个人设法对保尔进上一言，开头当然是对娜塔莉的举止、言谈、美貌不能不说上几句好话，最后就是对将来发表一些斤斤计较的见解，而埃旺热利斯塔家的那种排场确实使人不能不发表这些见解。每当他们试图这样做的时候，豌豆花总是报以轻蔑，这些外省的小算盘确实也活该受到这种轻蔑。保尔的这种思想方法，不久大家都

知道了，也就不再开口。因为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语言上，不论在举止还是在任何事情上，众人都学他的样。他把英国那种发展个性和人与人之间冰冷的藩篱，拜伦式的冷嘲热讽，对生活的指控，对神圣结合的蔑视，英国的银餐具和英国式的戏谑，对外省风俗习惯及陈年老货的贬低，雪茄，指甲油，小马，黄手套和跨马疾驰都带进了波尔多。于是对保尔来说，事情便一反往常了：无论是少女还是老太太都不想给他泄气。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一开始为他举行了好几次盛大宴会。城里最出类拔萃的年轻人都来参加的宴会，豌豆花还能缺席么？虽然保尔作出冷淡的样子，但这瞒不过母亲，也瞒不过女儿，他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结婚的道路。玛奈维尔驾着轻便双轮马车或骑着他自己那漂亮的马匹散步时，有的年轻人见他走过便停下脚步，议论起来："这个家伙真走运：又有钱，又是美男子，听说他就要娶埃旺热利斯塔为妻了。有什么办法！有的人就是这样，世界好象就是为他们造的。"这些话他都听在耳里。当他与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的敞篷四轮马车相遇时，母女二人跟他打招呼时怀着一种特别的敬意，他为此感到骄傲。即使保尔没有悄悄地爱上埃旺热利斯塔小姐，社交界也肯定会硬要他娶她为妻的。社交界虽然不是一件好事的起因，却促成许多不幸。然后，当社交界看到自己亲自孵化的恶破壳而出的时候，又会唾弃这恶，并对之进行报复。波尔多的上流社会以为埃旺热利斯塔小姐有一百万的陪嫁，不等双方同意就把她送给保尔了。这种事也是常有的。他们俩不论是财产还是相貌，都很相当。保尔习惯于奢侈和华丽，娜塔莉也生活在奢侈

与华丽之中。他刚刚为自己将公馆布置停当。在波尔多，就是为了安置娜塔莉，也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布置住宅。这个少女和她母亲一样是克里奥尔人，已经和她母亲一样是个贵妇人样子，与她结婚势必在金钱方面卷入灾难之中。只有一个对巴黎的花费和巴黎女人花样翻新的要求已经司空见惯的人才能避免这种灾难。人们都说，钟情于埃旺热利斯塔小姐的波尔多人在哪里会倾家荡产，玛奈维尔伯爵就会在哪里消灾避难。于是这桩婚事就算成了。在保王党上流社会人士面前商谈这桩婚事时，这些人对保尔说的话十分动听，大大满足了保尔的虚荣心：

“这里的每个人都愿意把埃旺热利斯塔小姐送给你。你若是娶她，那算是做对了。你到哪儿也找不到这么好看的姑娘，就是在巴黎也找不着：她风雅妩媚，而且从她母亲那方面来说，属于卡萨－雷阿尔家族。你们将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对：你们趣味相同，对生活理解相同，你们有波尔多最舒适的住宅。你妻子只要将睡帽带到你家就行了。在这种事情上，一幢已经盖好的住宅就等于一笔好彩礼。碰上象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这样的岳母，你也是好运气。这个女人很有头脑，又会钻营。你大概向往政治生活吧！她在政治生活中将是你的一大帮手。何况她为她的心头肉、她的女儿牺牲了一切。娜塔莉肯定是一个好妻子，因为她很爱自己的母亲。再说，总得有个归宿呀！”

“这一切都很好，很美，”保尔回答说，他虽然已经坠入情网，但还想保留自由决定权，“可一定要有个完满的归宿啊！”

保尔不久便到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家中走动。他的空闲时间比谁都难打发，他需要消磨时间。正是这种需要将他引到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家中，只有在那里才散发着他已经习惯的那种气派和豪华的气息。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年已四十，长得很漂亮。她那种美，与晴朗无云的夏日傍晚迷人的落日十分相似。她那无人指摘的声誉给波尔多的各个小圈子提供了永久的谈资。克里奥尔女人和西班牙女人以体质好著称，这位寡妇也显示出体质好的各种迹象。越是这样，别的妇女就越好奇，越想知道个究竟。她长着深色的眼珠，深色的头发，西班牙女人的脚和身段，那种胸脯挺得高高的身段，这腰身的扭动在西班牙是专门有一个词来称呼的。她的面庞一直很美，克里奥尔人的肤色，其动人之处只有用轻纱扔在绛红色上来比喻才能描绘出来，因为那是白里透红。因这肤色的原故，她那美丽的面庞很诱人。她线条丰满，又有一种善于将懒懒散散与生机勃勃、将坚强有力与随随便便融为一体的风韵，使她那丰满的线条更加动人。她吸引人而又令人肃然起敬，她诱人而又丝毫不向你许诺什么。她个子很高，这又有意赋予她女王的神情和姿态。她谈起话来，很容易叫男人上当，就象粘鸟胶把鸟儿给胶住了一样，因为她的性格中天生赋有非搞鬼不可的人的那种才具。她一步一步退让，以人家同意给她的东西为武器，转过身来得寸进尺，相反，人家反过来有求于她的时候，她很善于一下子退到十万八千里以外去。虽然事实上她很无知，但是她早就见识过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宫廷，南美、北美的著名人士，英国和欧洲大陆上好几个声名显赫的

家族。这使她具有从幅员上说极为广阔的知识，也就显得见识很广了。她就是用这种趣味、这种气派接待来客。这种趣味与气派，学是学不来的，但是某些生来美好的心灵，到什么地方遇到什么高级东西都能吸收到自己身上，能将高尚的趣味和气派变成自己的第二天性。她那品行端正的美名一直无法解释，不过，这种美名对她倒很有用处，赋予她的行动、话语和性格以极大的权威。除了母女之情以外，这母女二人相互之间怀着一种真正的友好情谊。两人彼此相互适应。她们天天接触，却从未发生过冲突。所以许多人用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的母爱来解释她作出的牺牲。娜塔莉固然对她母亲坚持守寡是个安慰，看来这也不是唯一的原因。据说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曾经爱过一个人，那个人于一八一四年高高兴兴地娶了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第二次复辟①把贵族头衔及贵族院议员的身分还给了那个人，于是一八一六年他就很体面地与她断绝了关系。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从表面上看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妇女，但她在性格上有一个可怕的特点。这个特点只能用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座右铭来解释，这个座右铭就是：Odiate e aspettate②。她已经习惯于压人一头，别人过去也一直对她俯首帖耳。她与一切王权都很相象：和蔼可亲，性格温柔，完美无缺，生活中不挑剔。但是，当她作为女人、作为西班牙人、作为卡萨－雷阿尔家族的一员，她的傲气受到冒犯的时候，她就会变得气势汹汹，冷酷无情。她从不宽恕。这个女

① 第二次复辟指一八一五年拿破仑“百日皇朝”失败之后。

② 拉丁文：仇恨在心，耐心等待。

人相信自己仇恨的威力，她把仇恨变成在她的仇敌头上盘旋的厄运。对于那个玩弄了她的男人，她充分发挥了这种致命的威力。事情的发展似乎证明了她那jettatura[1]的影响，使她更坚定了对自己的迷信。那个男人虽然当了大臣和法国贵族院议员，却立即开始破产，后来竟完全破产。他的财产、政治上和个人的威望，总之一切，大概都毁灭了。有一天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坐着自己金碧辉煌的马车骄傲地经过爱丽舍田园大道[2]，竟然看见那人在街上踽踽独行，她狠狠瞪了那个人一眼，目光中迸射出得胜的火花。这一不幸遭遇有两年时间占据着她的心，使她未能再醮。此后，她的傲气又总是叫她不知不觉地把向她求婚的人和从前那样真诚、热烈爱她的丈夫相比较，总觉得不行。这样，她从失算到计算，从希望到失望，就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到了这个年龄，女人在生活中除了起到作母亲的作用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作用了，她们将自己完全贡献给自己的女儿，除了自己以外，她们的全部心思，都挪到了给女儿找个好人家上。这是她们作为人的情感的最后寄托。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很快就揣摸到了保尔的性格，并在他面前将自己的性格掩盖起来。保尔确实是她想要来当女婿的那种男子，是一个能够铸成她未来的权势的人。保尔从母系方面说属于摩冷古家族。年迈的摩冷古男爵夫人是帕米埃主教代理官的挚友，就住在圣日耳曼区中心。男爵夫人的孙子奥古斯特·德·摩冷古地位相当可观。那么保尔大概就是将

① 意大利文：巫术。意为用手势、话语或目光将厄运抛给对方。

② 爱丽舍田园大道是巴黎最主要、最繁华的大街。

埃旺热利斯塔家引入巴黎社交界的最合适的引荐人了。对于帝国时代的巴黎，从前这位寡妇只是间隔很长时间才去见识见识，现在她很想到复辟时代的巴黎去出出风头。只有在那里才有政治上发迹的因素，而惟有在这方面，上流社会的女子才能得体地助上一臂之力。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从前由于丈夫的生意关系被迫住在波尔多，她并不喜欢住在这里。她在波尔多支着门户，一个女人的生活因此会受到多少义务的约束，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但是如今她再也不把波尔多放在心上了，这里的享乐她都已享受尽了。她渴望着一个更大的舞台，正象赌徒向更大的赌注奔去一样。为了她个人的切身利害，她给保尔派上了很大的用场。她打算把自己的才能和生活本领都发挥出来帮助她的女婿，以便在他名下品尝有权有势的快乐。有许多男子就是这样给不出头露面的女子的野心当了屏风。再说，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将女儿的丈夫捏在手心里还有不止一样好处。保尔必然为这个女人所俘获。她越是显出不想将他置于自己掌握之中的样子，就越能将他紧紧抓住。她于是利用自己的全部巨大影响使自己的形象显得更加高大，使她女儿的形象更加高大，提高她家中一切的身价，以便早早地将这个男子制服，她认为通过这个人才能找到继续过贵族生活的途径。保尔受到母女二人的赏识，自视更高。他看到他发表的感想或者随便说上一句话，都能为埃旺热利斯塔小姐和她的母亲所理解。小姐往往微微一笑或妩媚地抬起头来，那母亲则似乎总是并非有意地道出恭维的话语。看到这种情景，他便自以为是个十分风趣的人，那程度要远远超过

实际情形。这母女二人，对他那么好，他是那样确信自己讨她们喜欢，她们牵着自尊心这条绳把他控制得那样服服帖帖，结果是不久以后，保尔就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消磨在埃旺热利斯塔公馆了。

保尔伯爵在波尔多安顿下来一年之后，虽然没有公开声明，但是他对娜塔莉那么殷勤，社交界已经把这看成是追求娜塔莉了。可是，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都显出根本没想到要结婚的样子。埃旺热利斯塔小姐对他总是象贵妇人那样保留，既显得亲切可爱、交谈得十分愉快，又不让对方跟她更亲热一步。这种毫无反应的状态对外省人来说是那么不同寻常，却很讨保尔喜欢。羞怯的人疑心很重，唐突的求婚会吓坏他们。如果幸福大叫大嚷地来到，他们就会逃走，相反如果不幸伴随着柔和的暗影不声不响出现，他们反倒会委身于不幸。保尔看到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并不作出一丝努力来鼓励他，便更主动地走下去。这个西班牙女人进一步引诱他，有一天晚上她对他说，一个上等女人心里也和男子心里一样，某一个时期，雄心壮志会代替人生中最重要的情感。

"这个女人有本事，"保尔走出公馆时心里想道，"我尚未被任命为议员之前，她能叫人送我一处漂亮的使馆呢！"

在任何情况下，一个男子如果不围着各种事物或各种想法四周转悠转悠，仔细端详一下这些事物的各个不同侧面，这个人就是一个不完整的人，一个弱者，他就已经走上了通向死亡的危险道路。此刻，保尔非常乐观：他看到什么都有利，而不想想一个雄心勃勃的丈母娘是可以成为一个暴君的。所以

每天晚上他走出公馆的时候，都显出已经结了婚的模样，自己引诱自己，慢慢地慢慢地穿上了婚姻的拖鞋。首先，他享受自由的时间已经太长，毫不足惜；他对单身汉的生活已经厌倦，这种生活已不能给他任何新鲜感，只让他体会到其不妥之处；虽然他也偶尔考虑到结婚的难处，却更经常地看到结婚的快乐。结婚，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他想："只有对小人物而言，结婚才是不愉快的事。对富人来说，婚姻的不幸有一半已经消失。"于是，每一天数数他结这门亲事会有哪些好处的时候，都有一个新的利于成亲的想法涌现出来，所以这好处便日益增多。"不管我会攀上什么高位，娜塔莉扮演她的角色总是够格的，"他又想道，"这在一位女子身上可不是什么小小不然的长处呢！帝国时代，有多少男子因他们的配偶感到苦恼，我不是见过么！自己挑选的伴侣，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傲气永远不会被她伤害，这难道不是幸福的一大重要条件么？与一个很有教养的女子在一起，男人是永远不会非常不幸的。她决不会奚落他，她善于给他帮忙。娜塔莉接待客人是会很出色的！"想到这里，他又借助对圣日耳曼区最出类拔萃的女性的回忆来说服自己，他确信娜塔莉即使不能使那些人相形见绌，至少可以和她们平起平坐。一切对比都对娜塔莉有利。从保尔想象中产生的比较词句已经向他的欲望让步。如果是在巴黎，他每天还能见识到新的性格，不同类型美的少女，纷繁的印象可能会使他的理智保持平衡。可是在波尔多，娜塔莉根本没有对手，她是唯一盛开的花朵。保尔现在正处于某一想法的制约之下，大部分男子对这种想法都是抵制不住的。娜

塔莉这朵鲜花选择这一时刻开放真是妙极了。所以，这些罗列起来的理由又与自尊心方面的理由以及一种真正的爱情联结在一起，那种真正的爱情要得到满足，除了结婚便没有其他出路。这些理由加在一起，便把保尔引到了不理智的爱情上。幸好他还有点良知，将这秘密埋在心底，让别人以为这是一种要结婚的强烈欲望。作为一个不想影响自己前途的人，他甚至努力研究埃旺热利斯塔小姐的为人，因为他的朋友德·玛赛说的那些吓人的话有时还在他耳畔回响。可是，首先，习惯于奢侈的人具有骗人的简朴外表：他们给人的印象是蔑视奢华，他们不过是利用一下这种条件，奢侈是他们生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保尔觉得这些贵妇人的生活习惯与自己的生活习惯是那样相宜，却想象不到这里便埋伏着他日后倾家荡产的唯一根由。其次，虽然要减轻婚姻带来的忧烦，有几条普遍的规律，可是要揣测到或者预防这些忧烦，却一条规律也没有。在已经试图使对方生活得愉快、生活担子容易挑的两个人之间，不幸的抬头乃产生于天天生活在一起所进行的接触，而在两个尚未结婚的年轻人之间，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只要法国的风俗习惯和法律不改变，这个问题也就永远不会存在。所以在两个准备结合的人之间，一切都是虚假的。但是这种虚假并无恶意，也并非故意为之。每个人都必然显露出自己的最佳形象。两个人比赛着看谁的姿态最美，于是都使对方产生一种良好的印象，而日后他们则无法使自己与这个印象相符。真正的生活，正象每日的天气一样，大自然雾气濛濛、阴沉灰暗的时刻远远多于阳光灿烂、田野笑逐颜开的阶

段。年轻人只看到晴朗的日子，日后他们则将生活本身的种种不幸归之于婚姻，因为人身上有一种倾向，促使他总是到周围的事和人当中去寻找不幸的根由。

要从埃旺热利斯塔小姐的态度或外表、言谈或举止中发现什么迹象，揭示出其性格中包含的缺点，正象任何人的性格都包含着缺点一样，保尔就得不仅仅掌握拉瓦特和加尔的科学①，还要有另一门学问，这门学问没有任何学说体系，这就是善于观察的人的个人学问，可是它要求几乎包罗万象的知识。娜塔莉也象所有的少女一样，长着看不透她的心思的面孔。雕塑家赋予处女雕像面庞以平静和安详，用这些处女雕像来代表正义、纯洁和各种神明，这些神明对人世上内心的激荡毫无所知。这种平静是一位少女最大的魅力之所在，也是她纯洁的标志。还没有任何事情使她激动过。还没有任何遭到摧残的激情、也没有任何流露出的利害使她脸上那平静的表情发生变化。假如一位少女面部表情的这种平静是假装出来的，那么少女也就不存在了。娜塔莉一直是她母亲的心头肉，她也象所有的西班牙女子一样，只接受过一点纯宗教的教育和母亲对女儿的一些教导，这些教导对她应该扮演的角色倒很有用。所以她面部的平静表情很自然。但是这种平静构成了一块面纱，女子被这面纱裹住，正象蝴蝶出来以前裹在蛹中一样。然而一个男子如果善于使用分析的手术刀，他在娜塔莉身上就会发现一些迹象。这些迹象表明，当她面临着夫

① 拉瓦特（1741—1801），瑞士神学家，哲学家，诗人，“面相学”的首创者。加尔见本卷第52页注①。

妻生活或社会生活时，她的性格大概会产生一些麻烦。她确实美貌不凡，她的美来自面部线条非常匀称，头部及身躯的比例十分和谐。外表这样完美无缺对内心来说并不是好兆头。这条规律至今还很少有例外。任何高级生物在形状上都有轻微的缺陷，这些缺陷会变成不可抗拒的魅力，闪光的亮点，对立的情感在那里闪光，目光在那里停驻。完美无缺的和谐说明混合组织的冷淡。娜塔莉身材圆滚滚的，这是力量的标志，但也是个性很强的必然征兆。在思想既不敏锐心胸也不开阔的人身上，这种个性常常发展到固执的地步。她那希腊雕像般的双手进一步证实了她的面庞和身材所预言的一切，同时表明她有一种为表现个性而表现个性的不合逻辑的控制他人的精神。她的双眉连成一片，按照善于观察的人的说法，这一特点说明这个人善妒。上等人士的嫉妒会变成好胜心，会产生伟大的事业；可是心胸狭小的人的嫉妒则会变成仇恨。她母亲的信条 Odiate e aspettate① 到她身上更是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她的眼珠表面上看是黑色的，实际上是带桔红的棕色，与她头发的颜色形成鲜明的对照。她的头发是淡黄褐色，古罗马人对此非常欣赏，在英国这叫 auburn②，父母二人皆为深色头发，生出来的孩子的头发几乎总是这种颜色，埃旺热利斯塔先生和太太就属于这种情况。娜塔莉面色白皙、肌肤细嫩，又赋予她的头发与眼睛颜色的对比以难以形容的魅力，但这种细腻是纯属外表上的。凡是面部线条缺乏

① 见本卷第 488 页注②。

② 英文：金棕色。

某种柔和的圆曲线时，不论细部怎样完美，怎样有风韵，你千万不要把这种种好兆头铭记在心。这些骗人的青春玫瑰转眼间就会凋谢，几年以后，在你曾经赞美其典雅优美，品质崇高的地方，你看到的将是呆板和冷酷，会使你大吃一惊。娜塔莉的面部轮廓虽然有某种庄重的气息，她的下巴却稍嫌臃肿，这个绘画术语可以用来解释某些情感已先行存在，而这些情感大概要到她中年时期才会充分表现出其强烈的程度。她的嘴有点内凹，嘴唇红红的，表现出一种傲气，与她的手、下巴、眉毛以及漂亮的身段构成和谐的整体。最后一个症状，唯一能决定一位行家的判断的因素，那就是娜塔莉那纯正的音色，这诱人的声音具有金属的铿锵。不论怎样轻轻操作这把铜号，不论声响在号角螺旋管道里跑动时用怎样妩媚的方式，这一器官都显示出阿尔伯公爵[①]的性格。卡萨－雷阿尔家族从父系及母系双方面来说都是阿尔伯的后裔。这些征象预示着强烈而不柔顺的激情，转瞬即逝的忠诚，无法调和的仇恨，机灵而不聪慧以及驾驭他人的欲望。自感无法实现自己奢望的人，自然有这种驾驭他人的欲望。这些由气质与体质产生的缺点，说不定用高贵血统的优点可以补偿，但在娜塔莉身上这些缺点都被掩藏起来了，就象黄金埋藏在矿床中一样，只有经过严格的处理和巨大的震荡才会显露出来。各人的性格在人世上也都要经受这些冲击的。而此刻，青春的妩媚和艳丽，

---

① 阿尔伯公爵(1508—1582)，全名为费迪南·阿尔瓦莱斯·德·多莱德，曾为日耳曼皇帝兼西班牙王查理五世(1500—1558)及腓力二世(1527—1598)的将军，以性格暴烈、残忍闻名。

高贵的举止，圣洁的无知，少女的热情，给她的面部涂上了一层细腻的油彩，一定会叫只从表面看问题的人上当受骗。其次，她的母亲早就教会她一套令人愉快的喋喋不休的废话，装出高人一等的样子呀，用一句玩笑来答复不同的见解呀，等等，总之，用妩媚的滔滔不绝来引诱别人。女人常常在滔滔不绝下面掩藏着自己思想的底细，正象大自然用华贵的转瞬即逝的花朵来掩盖贫瘠的土地一样。一言以蔽之，娜塔莉具有从未受过苦的娇生惯养的孩子所具有的那种魅力：她以其坦率来吸引人，丝毫没有那种一本正经的神气。母亲要把女儿嫁出去时，总是一面给她们制订出滑稽可笑的举止、言谈纲领，一面非要她们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面孔不可。娜塔莉笑容满面，象对结婚毫无所知的少女那样天真，只期待着结婚的快乐，预见不到任何不幸，她以为通过结婚就会赢得为所欲为的权利。就连一些善于观察的人也会为外表所蒙蔽，何况保尔正象情欲使爱情膨胀的人一样坠入了情网，他又怎能从其美貌使他神魂颠倒的姑娘的性格中，看出她到三十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和这个姑娘结婚，虽然很难找到幸福，却也不是不可能的。透过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缺点，也有几种优秀品质在闪光。在一个精明强干的大师手中，没有哪种优点充分发挥之后不会抑制缺点的，在一个钟情的少女身上就更是如此。但是，要让一个这么不柔顺的女人变得柔顺，必须有德·玛赛对保尔谈过的铁腕不可。那位巴黎的纨袴子弟说得很对。由爱情激发的恐惧、担心，对于控制女人的思想来说，是肯定有效的工具。这场争斗要求头脑冷静、善于判断、坚定

不移；而且一个精明强干的丈夫不应该让妻子觉察到这种争斗。保尔是否具有这种冷静、判断和坚定呢？再说，娜塔莉爱不爱保尔呢？娜塔莉也象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把本能的最初冲动和保尔的外表在她心中引起的快感当成了爱情，而对结婚和夫妻生活的事毫无所知。在她看来，玛奈维尔伯爵，这位见识过欧洲各国宫廷的实习外交官，巴黎的一位风雅青年，不可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可能没有精神力量、既羞怯又勇敢、在逆境中可能颇为坚毅，对毁坏幸福的麻烦事却毫无自卫能力。此后她是否有足够的敏感能够从保尔的小缺点之中分辨出他的优秀品质呢？难道她不会夸大了缺点而遗忘了优点么？对生活毫无所知的少妇一般都是这样的呀！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只要男人能避免引起她不快，就是干些不道德的事，她也能原谅；而她只是将气恼和不快当成祸事。什么样的调和力量、什么样的体验能够维持和开导这对年轻夫妻呢？两人刚刚开始共同生活的时候，夫妻之间还有相互向往的情趣，少妇还玩点温存人的小把戏，参加舞会归来，丈夫还会对妻子恭维一番。当保尔和他的妻子还处于这些小把戏和恭维话阶段的时候，他们难道不会以为那就是相爱么？在这种情况下，保尔不但不会建立自己的帝国，相反，难道不会容他妻子独断独行么？保尔难道会说一个"不"字么？在最强有力的男人说不定还会碰到危险的地方，对一个意志薄弱的男子来说，那就一切都充满危险了。

本篇研究的主题并不是单身汉怎样向已婚男子过渡。我们内心情感的风暴会使生活中最普通的事情具有吸引力。单

身汉向已婚男子过渡这幅图画，如果构图雄浑，也绝不会缺少魅力。导致保尔和埃旺热利斯塔小姐成婚的各种事件和见解是这篇作品的序言，目的仅仅在于勾画出夫妻生活开始之前的伟大喜剧。下面的一幕将决定保尔的未来。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提心吊胆地看着这一幕到来。这一幕就是任何一个家庭——无论是贵族还是布尔乔亚——要缔结婚约所必然进行的争论，因为人类的激情也同样受到大大小小物质利害的冲击。虽然这一幕为剧作家提供了创作的新源泉，但是迄今为止，这一幕始终为剧作家们所忽视。在公证人面前演出的这些闹剧或多或少都与我们下面这一出相类似，这些闹剧的趣味与其说将留在这部书的每一页之中，不如说将永远留在已婚者的记忆中。

一八二二年初冬，保尔·德·玛奈维尔托他的舅祖母摩冷古男爵夫人去向埃旺热利斯塔小姐求婚。男爵夫人从来在梅多克没住过两个月以上，但是这一年她在那里一直呆到十月底，以便在这种场合给她的甥孙帮忙，并且扮演母亲的角色。她向埃旺热利斯塔太太递过头几次话以后，这位经验丰富的老舅祖母便来到保尔家里，将她奔走的结果告诉他。

“我的孩子，”她对他说，“你的事办成了。谈起财产问题时，我得知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自己名下的财产一点也不想给她女儿。娜塔莉小姐带着自己的那一份结婚。娶她吧，我的朋友！有贵族姓氏和土地要传下去、家族香火要延续下去的人，早晚得有这么个结局。我希望看到我亲爱的奥古斯特也走上这条路。我不在，你们也能好好结婚。我能给你们的，就

是我的祝福，象我这样上了岁数的老太太在婚礼上是无事可做的。所以我明天就回巴黎去了。将来你把妻子介绍给社交界的时候，我会在我家里见到她，那要比在这儿方便多了。你在巴黎如果没有公馆，可在我家找到一个安身之处，我会高高兴兴地叫人把我那住宅的三层楼给你们收拾好。”

“亲爱的舅奶奶，”保尔说道，“我非常感谢你。不过，她母亲自己名下的财产一点也不给她，她带着自己的那一份结婚，您怎么理解这些话呢？”

“我的孩子，她这母亲是个十分机灵的人。她利用女儿的美貌将条件强加于人，只给你留下那孩子父亲的财产，这是她无法剥夺你的。我们这些老人，对于父亲有什么财产，母亲有什么财产是很看重的。我劝你一定要对你的公证人详加指示。孩子，婚约，这可是最神圣的义务。若是你父亲和母亲没有把他们的床铺整理好，你如今恐怕就连床单都没有了。将来你也要生儿育女，这是结婚最常见的后果，所以必须想着这个。你去见马蒂亚斯先生吧，他是我们的老公证人了。”

摩冷古夫人说完走了。这番话使保尔陷入极度困惑之中。怎么！他的丈母娘是个十分机灵的人！那签订婚约时就必须为他自己的利益力争，也必然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那么谁会侵犯这些利益呢？他听从了舅祖母的劝告，将起草婚约的事委托给马蒂亚斯老先生。但是，预感到要进行这些争论还是使他心神不安。他刚刚向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表示了自己求婚的意思，所以现在他走进这位太太的家门时，不能不感到极度的紧张。他的舅祖母暗示他要多加提防，他似乎

觉得这样信不过人家对人家是一种侮辱。象所有胆小怕事的人一样，他生怕泄露了这种感情，紧张得浑身发抖。这位未来的丈母娘在他看来可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为避免触犯这个大人物，他挖空心思想出下面这套转弯抹角的话来。对于那些不敢正面触及难题的人来说，这也是很自然的作法。

"太太，"他抓住娜塔莉不在场的一小会工夫说道，"给一家管事的公证人是怎么回事，您是知道的。我的公证人是一位心地善良的老头，若是不叫他管我的婚约的事，他大概会很伤心……"

"那有什么，我亲爱的保尔！"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打断他的话回答道，"我们的婚约不是一直由双方家庭各自的公证人出面订立的么？"

保尔有好大一会儿没有再提这个问题。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利用这会工夫暗自思量："他想什么呢？"因为女人有一种很高超的本领，能从面部表情上看出别人内心的想法。保尔那尴尬的目光和讲话的语声都泄露出他内心的矛盾斗争，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从中猜测到了舅奶奶的见解。

"要命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她心中想道，"危机开始了，后果又将如何呢？""我的公证人是索洛内先生，"停了一会她说，"你的公证人是马蒂亚斯先生，明天我把他们二位请来吃饭，他们会在这件事情上取得一致意见的。就象厨子，他们的责任就是给我们做出可口的饭菜一样，他们的职业难道不就是在我们都不介入的情况下调和双方的利益么？"

"言之有理，"保尔回答道，不由自主地轻轻长出了一口

气，表示满意。

这两个人奇异地调换了角色：保尔，清清白白，无可指摘，反倒浑身发抖，而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内心极为焦虑，却显得十分平静。这寡妇欠她女儿一百二十万法郎，相当于埃旺热利斯塔先生留下的财产三分之一，而且她还不起这笔钱，即使剥夺了她的全部财产也不够。这样她就要任凭女婿摆布了。如果保尔单枪匹马，她能将保尔捏在掌心里，叫她的公证人对保尔讲明情况，在交出保护人账目问题上，保尔会不会让步呢？如果保尔打了退堂鼓，整个波尔多城都会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么娜塔莉要想在波尔多嫁人可就办不到了，而这位母亲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幸福的。这个女人有生以来都过着堂堂正正的生活，可是她想，明天她就得变成一个不正直的人。伟大的统帅在他们生命的某一时刻，也曾经偷偷地当过懦夫，他们希望将这一时刻从生命中抹掉。象这些人一样，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本来也希望能够将这一天从她生命的时日中删除。夜晚，面对着既成的事实，她感到自己的处境十分窘迫，她责备自己从前太不在意了。自然，这一夜，她的头发愁白了几根。首先，她已经召他的公证人在她起床后前来，她不得不向公证人实话实说。她从来不愿向自己承认的内心苦恼，现在必须承认了。从前她一步步走向深渊时，一直指望着会有一个偶然的机遇来挽救她。这一类机遇是从来不会来到的。她心中对保尔涌起一股轻微的情绪，其中既没有仇恨，也没有憎恶，总之还没有任何不好的情感。可是不管怎么说，保尔难道不是这场秘密官司的对手么？他不是不知不觉成了她必须

要战胜的无辜的敌人吗?什么人能够喜爱自己欺骗的对象呢?这个西班牙女人不得不玩弄诡计,她象所有的女人一样,决定在这场战斗中充分发挥她的优势,只有获得全胜才能免受耻辱。在宁静的深夜里,她用一系列理由给自己开脱,这种种理由皆归结为她的傲气。娜塔莉不是也从她的大肆挥霍中得到好处了么?在她的行为中,难道有一样卑鄙下流玷污灵魂的动机么?她花钱不会算计,这是小罪还是大罪?一个男人得到娜塔莉这样的姑娘,不是要喜出望外吗?她保存下来的这一珍宝难道还不值一张宣布债务已清偿完毕的纸条么?许许多多的男人不是以千百种牺牲买得他们喜爱的女人么?为什么一个合法妻子还不如一个高级妓女呢?再说,保尔不过是个无能之辈。她要为他施展出全部本事,叫他在社会上飞黄腾达。这样他会感激她的威力。到了那一天,她不就还清全部债务了么?只有傻瓜才会犹豫不决!为多几个埃居或少几个埃居而迟疑么?……太卑鄙了!

"倘若不能旗开得胜,"她心中暗想,"那我就离开波尔多,用我现在手中剩下的公馆、首饰、动产去投资,把所有的财产都给娜塔莉,只给我自己留下一份年金,这样也可以给娜塔莉创造一个美好的前程。"

一个久经考验的聪明人为自己建造一个退守之地,就象黎塞留退守到布鲁阿日那样①,为自己筹划一个伟大的结局时,他会把这个地方搞成一个根据地,以帮助自己战胜敌人。

① 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1642)曾将雅克·德·彭斯于一五五五年在布鲁阿日河畔所筑的要塞,用作与拉罗歇尔对抗的武器装备中心。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为自己遭到不幸时设想出这个结局，倒使她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她对这场决斗中支持她的人满怀信心，想到这里，她便安然入睡了。这个支持她的人就是索洛内先生，她指望着他。索洛内先生是波尔多最精明强干的公证人，年方二十七岁，由于对波旁王室二次复辟贡献卓著而得到了荣誉勋位勋章。索洛内一直受到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家的接待，与其说是以公证人的身分，不如说作为波尔多保王派的成员更为恰当。索洛内为此感到兴高采烈，感到骄傲。索洛内早就爱上了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这位美丽的半老徐娘。对这种爱情，象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这样的女人当然是拒绝的，但是她们也感到非常得意，即使是最假正经的女人也会容许这种爱情流露出来。索洛内一直保持着充满尊敬与希望的十分得体的自负态度。这个公证人第二天怀着甘当奴隶那种兴冲冲的劲头来到。花枝招展的寡妇在自己的卧室里接待他，她象一个身穿便服的学者那样衣冠不整。

“今天晚上将要讨论一个问题，”她对他说道，“我能指望你守口如瓶和尽心尽力么？你大概也料到了，谈的是我女儿的婚约。”

年轻人说了一大套献殷勤的起誓发愿的话。

“咱们谈正题吧！”她说。

“我洗耳恭听，”他回答道，显出聚精会神的样子。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直截了当地向他陈述了她的处境。

“美丽的夫人，这不算回事，”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向他提供了准确的数字以后，索洛内先生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说

道，“你与玛奈维尔先生是怎样相处的？在这件事上，道德问题支配着法律问题和钱财问题。”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装出一副高人一等的神气。年轻的公证人得知迄今为止，他的主顾在与保尔的关系中始终保持着盛气凌人的态度；半是正正经经的傲慢，半是不知不觉的算计，她一直摆出似乎玛奈维尔伯爵低她一等的样子行事，似乎他娶埃旺热利斯塔小姐为妻是什么光彩的事；不论是她还是她女儿，都不会叫人怀疑有金钱利害的考虑；她们的感情显得非常纯洁，没有任何低级庸俗的东西；只要保尔挑起金钱方面一个小小的难题，她们就有权飞到天涯海角去。总而言之，对于这个未来的女婿她可以施展极大的权威。公证人听了这些，真是喜出望外。

“情况就是这样，”索洛内说道，“那么你打算做出的让步，最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希望尽量少让步，”她笑着回答。

“妇人的回答，”索洛内高声说道，“夫人，你是不是一心要把娜塔莉小姐嫁出去？”

“是。”

“按照要向上面说的那个女婿提出的保护人账目，你欠他一百一十五万六千法郎，你是不是打算叫这个数目都算结清呢？”

“对。”

“你打算保留什么呢？”

“至少三万法郎的年金，”她回答道。

“是不是不成功便告吹？”

“对。”

“那好，我去考虑考虑要达到这个目的要采取哪些必要的手段，因为我们必须非常巧妙，而且要节省力气。我下次来时会给你出一些主意。你一定要毫不含糊地照办，只要做到这一点，我已经可以预言你会取得全胜。——保尔伯爵爱娜塔莉小姐么？”他起身时问道。

“爱慕极了。”

“这还不够。他娶她为妻的愿望是否强烈到对于一些金钱方面的难题可以不计较呢？”

“是的。”

“这正是我在一位少女的自有财产中真正看作是财产的东西！”公证人叫道，“那么，今天晚上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又狡猾地加上一句。

“我们有世界上最漂亮的衣着。”

“在我看来，签订婚约时穿的长裙就已经包含着馈赠的一半了，”索洛内说。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觉得这最后一个办法实属必要，所以娜塔莉梳装打扮时她要亲自在场，既为了监督娜塔莉，也是为了把娜塔莉变成为她这财政阴谋服务的无辜的同谋。女儿头发梳成塞维涅夫人式样①，穿一件白色开司米长裙，缀着粉红色的蝴蝶结。母亲觉得她是那么漂亮，预感到胜利即将到来。

① 塞维涅夫人（1626—1696），法国女作家。

待到贴身女仆走出房门，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确信谁也听不见她们说话的时候，她把女儿头上几个发卷整理整理作为开场白。

“亲爱的女儿，你是真心爱玛奈维尔先生么?”她对女儿说，那声音表面上很坚定。

母亲和女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光很不寻常。

“我亲爱的妈妈，为什么你早不问晚不问，偏要今天问我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你让我见他呢?”

“若是你结了婚我们就得永别，你还会坚持这桩婚事么?”

“那我就放弃这桩婚事，而且我不会为此抑郁而死的。”

“这说明你并没有坠入情网，我亲爱的女儿，”母亲吻着女儿的额头说道。

“可是，好心的妈妈，为什么你今天这么盘问我呢?”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一心想结婚，而并没有为丈夫神魂颠倒。”

“我爱他。”

“你说得对，他是伯爵，咱们两人要把他造就成法国贵族院议员。可是就要碰到难题了。”

“相爱的人之间会有难题么？不会的。亲爱的妈妈，豌豆花已经牢牢地长在这里了，”她一面说一面用一个可爱的动作指着自己的心，“他不会提出任何细微的异议的。我有把握。”

“若是并非如此呢?”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说。

“那他就要被永远遗忘，”娜塔莉回答道。

“很好，你不愧是卡萨－雷阿尔家族的一员！虽说他发疯

一般爱你，若是发生一些出他意料的争论，而且为了你也为了我，他必须不予计较呢，娜塔莉？如果丝毫不丢面子，举止行动上稍微热情些就能促使他下定决心呢？就是说，小小不然的事，一两句话？男人天生就是这样，他们顶得住一场严肃的争论，可是一个秋波，他们就投降了。”

“我明白了！稍稍抽一鞭子好让最有希望得胜的马跳过障碍，”娜塔莉一面作出给自己的坐骑抽一马鞭的手势，一面说道。

“我的天使，我一点不要求你作类似于引诱那样的事。我们有卡斯蒂利亚①的古老荣誉感，不允许我们超过界限。保尔伯爵就要知道我的处境了。”

“什么处境？”

“对你说，你也一点不会明白的。你听着，若是他看见你这么花枝招展，目光中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踟蹰，我会觉察得出来的！当然，到那时我就立即中止一切讨论，我会清算我的财产，离开波尔多到杜埃②克莱斯家去。不管怎么说，从他们和唐南克家联姻而论，他们和我们是亲戚。然后，哪怕我进修道院隐居，也要把我的全部财产给你，把你嫁给一个法国贵族院议员！”

“妈妈，怎么才能防止这样的祸事呢？”娜塔莉说道。

“孩子，我从来没见你这么漂亮过！只要你卖点俏，一切

---

① 卡斯蒂利亚是西班牙中部地区名。

② 杜埃是法国地名。

都会顺利的。”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走了，娜塔莉一个人留在那里陷入了沉思。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自己也去打扮起来，她要打扮得跟女儿交相辉映。娜塔莉要吸引保尔，她自己难道不也应该点燃索洛内的心，叫他为保卫她的利益去卖力气么？几个月来，保尔已养成习惯，每天向娜塔莉献上一束花。这天晚上，当保尔带着一束花到场的时候，母女二人已经武装完毕。三个人开始聊天，等待两位公证人到来。

人们把婚姻称作一场漫长而令人疲倦的战争。对保尔来说，这一天便开始了第一次小型武装冲突。那么，把每一方的力量、交战双方部队的位置以及他们要用兵的地段说说清楚，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一场斗争的重要性如何，保尔一无所知。要进行这场斗争，保护保尔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老公证人马蒂亚斯。他们两人手无寸铁，就要遭到意料不到的突然袭击。而敌人主意已定，要催促他们、迫使他们匆匆拿定主意。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有居雅①和巴尔托洛②亲临指导，又有谁能不败下阵来呢？怎么能够相信在一切都显得轻而易举、十分自然的地方，会有恶毒之心呢？马蒂亚斯面对埃旺热利斯塔太太，面对索洛内，面对娜塔莉，一个人孤军作战，他能有什么作为呢？特别是他那坠入情网的主顾，一出现什么难题会威胁他的幸福，他就投敌了，马蒂亚斯能有什么办法呢？

---

① 居雅（1520—1590），法国著名法学家。

② 巴尔托洛·德·萨索弗拉托（1314—1357），意大利著名法学家。

刚一开始道出情人之间那套漂亮的客套话时，保尔就已经作茧自缚、不能自拔。可是在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眼中，他的激情在此时此刻却赋予这些客套话以极大的价值，她正想促使他把自己装进去呢！

两位公证人是即将为各自的主顾进行搏斗的婚姻 Condottieri①，在这场庄重的交手中，他们个人的力量如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公证人分别代表着新旧两种风俗，新旧两种公证职业。

马蒂亚斯先生是一位年已六十九岁的老先生，很为自己在这一行中二十年的资历②而自豪。他那患痛风症的大脚穿着一双带银搭绊的皮鞋，麻秆那么细的两条腿，十分滑稽可笑，髌骨凸出得那么厉害，当他支起二郎腿时，你简直要说，那是刻在 ci-gît③ 上面的两块骨头。他穿着带扣的肥肥大大的黑裤子，细瘦的大腿在裤子里晃晃荡荡。肚子圆滚滚的，上身很发达，正象坐办公室的人上身都很发达一样。肚子和上身沉甸甸，似乎把腿都压弯了。他的上身象一个大球，总是裹在一件方头燕尾的绿色礼服里。这件礼服新的时候是什么样，谁也不记得了。他的头发笔直，扑着粉，扎成一个小小的老鼠尾巴，总是夹在礼服领子和白色带花的背心当中。圆脑袋，脸色象一片葡萄叶，蓝眼珠，翘鼻子，厚嘴唇，双下颌，每逢这个宝贝小老头在人家不认识他的地方露面时，总是惹得人们哈

---

① 意大利文：雇佣军。

② 应当是四十年。

③ 拉丁文：长眠于此。此处指墓碑。

哈大笑。对于造物主胆敢创造出来、艺术喜欢加以夸张的、我们称之为漫画式的怪诞可笑的造物，法国人总是慷慨地付之一笑的。但在马蒂亚斯先生身上，内心早已压倒了外形，灵魂的高尚早已压倒了躯体的怪异。大部分波尔多人对他表现出友好的尊重，充满敬意的推崇。这位公证人使正义雄辩的声音在波尔多回响，因而深得人心。对于任何阴谋诡计，他都能用准确的问话使邪恶的念头暴露出来，直截了当予以揭露。他那敏锐的目光，办事的干练，赋予他一种预见能力，使他能看到人的内心深处，看到内心隐蔽的想法。虽然这位可敬的老人办起事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可是也象我们的祖先那样生性快活。他敢于在饭桌上唱歌祝酒，参加并且帮助主持家庭重大仪式，给人祝贺生日，祝贺老祖母和孩子的节日，郑重其事地埋起圣诞柴①；他大概也喜欢给压岁钱，喜欢叫人喜出望外和赠送复活节彩蛋之类事情②；他大概也相信要尽作教父的义务，任何为昔日的生活增添光彩的习俗他都不背弃。从前有那么一些公证人，他们是默默无闻的伟人，他们收到几百万法郎时不开收条，但是还回来的时候，依然放在原来的口袋里，依然用原来的绳子捆扎着；他们一字不差地履行委托遗赠③，开列财产清单合乎手续。他们象第二个父亲那样关心着自己主顾的利益，有时挡住大肆挥霍的人的去路，各家各户

---

① 传说圣诞夜天使给圣马利亚送劈柴。后来西俗常以木柴形蛋糕作圣诞礼品。

② 按西俗，彩蛋或蛋形糖果为复活节的礼物。

③ 遗赠人委托受托人将财产转交第三者。

都愿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他。马蒂亚斯先生就是还残存着的这类公证人，他心地高尚，令人崇敬。他正属于那种在所立契约中出了错误便认为自己要负责任而且久久思考的人。在他从事公证人这一职业过程中，他的主顾从来没有一个埋怨存放的财物有所遗失，抵押品或是取错或是定价不当的。他自己的财产是缓慢而正当地挣来的，是干了三十年节俭了三十年才得到的。在他手下当帮办的人里面，他扶持了十四个成家立业。马蒂亚斯笃信宗教，又隐姓埋名地慷慨解囊，什么地方做好事而得不到酬报，什么地方就有他。他是济贫委员会和行善委员会里办事积极的委员，自愿捐款救济不幸的人和创建对民众有益的机构时，他登记认购的数目总是最大。所以无论是他还是他的老伴，都没有马车，所以他说的话是神圣的，所以他的地窖里保存着跟银行一样多的资金，所以人称他是好心的马蒂亚斯先生。他去世的时候，有三千人为他送葬。

索洛内是一个年轻的公证人，他嘴里哼着小曲走进门，作出轻松的样子，胡吹什么嘻嘻哈哈也能和保持严肃一样办好案子。他这个公证人曾经在国民自卫军中当过上尉，他那荣誉勋位十字勋章是自己申请来的，人家要把他当公证人看待他就不高兴。他这个公证人有自己的马车；自己不干事，让他的帮办们去核实文件。他这个公证人上舞会，上戏院，买名画，打牌，哪儿都少不了他；他有一个放存款和寄存东西的钱箱，他收到的是黄金，归还的时候是用纸币。他这个公证人与他的时代一起前进，将资金冒险投到前途未卜的地方搞投机，打算干十年公证人、富到可以有三万利勿尔年收入时隐退。他

这个公证人，本事来自口是心非，但是很多人都对他心怀恐惧，就象害怕将他们的隐私捏在手里的同谋一样。总而言之，他这个公证人把自己的差使当作一种手段，目的是娶一个穿蓝袜子的女继承人①。

今晚索洛内比他的老同行早一步走进来。他身材修长，卷曲的金黄头发，洒了香水，脚踏滑稽歌舞剧院男主角穿的靴子，打扮得象个以决斗为首要事务的花花公子。马蒂亚斯先生痛风症又发作了，迟了一步。帝国时代有人发表过一组漫画，题目叫《往昔与今日》②，曾经轰动一时，这两个人就是那漫画的真实体现。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和埃旺热利斯塔小姐不认识好心的马蒂亚斯先生，她们见了他先是有点想笑，可是他向她们问好的那种风度立刻打动了她们。这位好好先生的谈吐彬彬有礼，一般和蔼可亲的老头们都很善于通过他们的思想和表达思想的方式来体现出这种风度，年轻的公证人作风轻佻，显然被他占了上风。马蒂亚斯对待保尔很有分寸，表现出他在待人接物上胜人一筹。他并不低声下气辱没他的满头白发，他知道老年人有一定身分，但是对这个年轻人的尊重是对贵族的尊重，所有的社会权利都是相互关联的。与此相反，索洛内的施礼和问好是完全平等的态度，这多半会伤害上流社会人士那种自命不凡的心理，在真正贵族的眼中又会使自己显得滑稽可笑。年轻的公证人很随便地向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招

① 西俗称有才情的女子或女学究为穿蓝袜子的女人。

② 这组漫画实际上发表于一八二九年，作者名叫亨利·莫尼埃(1799—1877)。

招手，把她叫到窗台边去谈话。这两个人俯耳低语了一会，忍不住笑了几次，无疑这是为了制造这场谈话极为重要的假象。通过这场谈话，索洛内先生已将作战计划向他的女王作了报告。

"可是，"他最后对她说，"你真有胆量将公馆卖掉么？"

"那当然，"她对他说。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的英雄气概使索洛内大吃一惊。但她不愿意告诉他是什么原因。如果他知道这位女主顾即将离开波尔多，那么他那热情的温度就要下降，可能就不那么卖力气了。她甚至对保尔也还没有透过一个字，免得叫他知道政治生活的首批工程要求修筑这么大规模的封锁壕，而把他吓坏了。

晚饭后，两位全权大使让两位情人留在母亲身旁，走进旁边预备给他们会谈的一间客厅。于是同时出现了两个场面：大客厅的炉火旁，是爱情的场面，生活显得充满笑意，欢快无比；在另一间屋子里，是庄重严肃而又阴沉沉的场面：平时生活中虽然利害问题也起作用，却有美丽的外表伪装起来；现在，这些利害问题赤裸裸地摆在那里，已经提前起到了平时在漂亮的外表掩盖下所起的作用。

"亲爱的先生，"索洛内对马蒂亚斯说道，"契约将留在你的事务所里，你是我的前辈，你对我的全部恩情，我都牢记在心。"马蒂亚斯庄重地点点头。

"不过，"索洛内接着说道，一面打开一纸无用的契约草案，是他叫一个文书起的草稿，"因为我们是受压迫的一方，女

方，为免得你麻烦，我起草了婚约。我们双方每人带着自己的一份财产结婚，采用夫妻共同财产制。如果一方死亡，又没有继承人，便把财产全部赠与另一方；否则，以用益权的形式赠与四分之一，以虚有权形式赠与四分之一。加入夫妻共同财产的数额为各自所带财产的四分之一。活着的一方保留动产，不一定非要提供财产目录。一切都非常简单。”

“得、得、得、得？”马蒂亚斯说，“我办事情可不象人家唱小曲儿那么随便。你那一份是多少呢？”

“你那一份是多少呢？”索洛内说。

“我们的夜产，”马蒂亚斯说，“有朗斯特拉克的土地，收入为每年二万三千利勿尔现金，用实物交的佃租还不计算在内。Item①，格拉索尔和居阿代的田庄，每一座值三千六百利勿尔年收入。Ietm，美丽玫瑰葡萄园，普通年景能带来一万六千利勿尔的收入。这一共是四万六千二百法郎的年收入。Ietm，波尔多一座祖传公馆，按九百法郎课税。Item，一栋漂亮住宅，前有花园后有庭院，坐落在巴黎苗圃街，按一千五百法郎课税。这些财产，房契地契都在我那边，除巴黎的住宅是我们购置的产业以外，其它均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还有两处房产中的家具什物以及朗斯特拉克城堡中的家具什物需计算在内，估计为四十五万法郎。这就是餐桌、桌布和第一道菜。你们第二道菜和餐后果点上什么呢？”

“我们那一份财产，”索洛内说道。

---

① 拉丁文：还有。

“请你一一列举出来，亲爱的先生，”马蒂亚斯接着说，“你给我上什么？埃旺热利斯塔先生去世以后所列的财产目录在哪里？把清算结果以及你们资金的使用拿来给我看看。如果有资金，资金在哪里？如果有财产，财产在什么地方？简而言之，把监护人的账目拿来给我们看看，你家母亲给女儿什么或者保证给什么，告诉我们！”

“玛奈维尔伯爵先生爱埃旺热利斯塔小姐吗？”

“如果各方面条件都合适，他愿意娶她为妻，”老公证人说道，“我不是小孩子，我们现在谈的是事务，而不是感情。”

“如果你没有宽宏大量的感情，事情就要吹。原因是这样，”索洛内接着说道，“我家丈夫死后，没有编造财产目录，我们是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我们不了解法国的法律。再说，我们那时受到痛苦打击太大，根本没想到去履行这些冷酷无情的人履行的手续。死去的人对我们十分疼爱，他的去世令我们十分哀痛，这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如果我们根据传闻所定的财产目录来进行清算，那就请你感谢我们的监督监护人吧！我们不得不从伦敦提取英国股票时，本金数目很大，我们想把这笔本金存放在巴黎，在那里得到双倍的利息。就在那时监督监护人迫使我们编制财务情况表，迫使我们承认有多少财产就给我们的女儿多少财产。”

“你别在这儿跟我扯这些无聊的事了。核对的办法是有的。你们向国有财产处付了多少财产继承税？只要有这个数字我们就可以立账。直截了当谈正题吧！请你坦率地告诉我，你们原来有多少收入，你们现在还剩多少钱。那么，如果我们

这一方钟情得太厉害，还可以再商量。”

“你们若是为了钱娶我们，那就算了！我们有权支配一百多万。可是我家母亲手中只剩下这座公馆，公馆中的家具什物，有四十多万法郎。一八一七年左右买了百分之五利息的公债，合每年四万法郎的收入。”

“可是你们怎么过着一年要收入十万利勿尔的生活呢？”马蒂亚斯大叫道，目瞪口呆。

“我们把女儿看得跟眼珠那么贵重。再说，我们也喜欢花钱。总之，你再说也没用，也不能叫我们再找出两个里亚来。”

“用属于娜塔莉小姐的五万法郎，你们完全可以阔阔绰绰地把她养大，而不需要倾家荡产。当姑娘的时候胃口就这么大，一旦当了妻子，肯定大肆挥霍！”

“那就叫我们挥霍好了，”索洛内说道，“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就应该花的钱多于她有的钱！”

“我去跟我的主顾说几句话，”老公证人接着说。

“去吧，去吧，我的卡桑德尔老爹！①去告诉你的主顾我们一个里亚也没有吧！”索洛内心想。他在寂静的书房中，已经从战略上布置好他的众兵将，把他要提的方案排成梯队，筑起争论的转折点，并且准备好在某个地方，叫本来以为一切都已完结的双方，忽然面对着一笔成功的交易，而在这笔交易中取胜的将是他自己的主顾。

娜塔莉系着粉红色蝴蝶结的白色长裙，塞维涅夫人式的

① 卡桑德尔是意大利喜剧中固执而又轻信的老头儿。索洛内在这里是嘲笑马蒂亚斯最后总要上他的当。

螺旋形卷发，纤细的双足，机灵的眼神，美丽的小手不断忙碌着，修补乱了的发卷，其实那一卷一卷的头发井井有条。这少女玩弄孔雀开屏的把戏，真的把保尔引到了他未来的岳母所希望的地步：他神魂颠倒，象一个向交际花求爱的中学生那样一心要把他的所爱弄到手。眼神是心灵万无一失的温度表。保尔的眼神正表现出爱情的度数，到了这个度数，一个男人什么傻事都干得出来。

"娜塔莉真美，"他凑到丈母娘耳边说道，"使我们以一死换得心满意足的那种疯狂劲，我现在算有所体会了。"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摇摇头回答道："这都是坠入情网的人说的傻话！这样动听的话语，我丈夫一句也没跟我说过。可是，我什么财产也没有，他就娶了我，而且在十三年的时间里，从来没叫我伤心难受过。"

"您这是教训我吧？"保尔笑着说道。

"亲爱的孩子！我多么喜欢你，你是知道的！"她握住他的手说道，"再说，不特别喜欢你，怎么能把我的娜塔莉送给你呢！"

"把我送人，把我送人！"少女笑着说道，一面手中摇着用印度鸟羽毛做的扇子，"你们在那儿唧唧咕咕说什么呢？"

"我在说，"保尔接过话头说，"我多么爱你，可是礼仪不许我向你表示我的愿望。"

"为什么？"

"我为自己担心！"

"啾！你很有头脑，不会不懂得怎样献出恭维的珍宝的。

我对你的看法如何，你愿意我说出来么？……好，我觉得你比一个钟情的男子更有头脑。既是豌豆花又才智横溢，"她说着双眼低垂，"这是长处太多了：一个男子应该从中选择一种才好。所以我也担心呢！"

"担心什么？"

"咱们不要这样谈了吧！母亲，我们的契约尚未签字，这样谈话很危险，你不觉得吗？"

"契约就要签字了，"保尔说道。

"我真想知道阿喀琉斯和涅斯托耳① 正在说些什么，"娜塔莉用充满孩子般好奇的目光朝小客厅的门望望，说道。

"他们在谈咱们的子女，咱们的死亡，还有我也搞不清的其他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他们在数咱们有多少埃居，好告诉咱们将来是不是一直能在马厩里养上五匹马。他们也管赠与的事，不过我已经事先通知他们了。"

"怎么通知的？"

"我不是已经把自己整个地赠送出来了么？"他凝视着少女说道。这个答复使少女无比快乐。那快乐染红了她的面庞，使她显得更加美丽。

"母亲，这样的慷慨豪爽，我怎样才能报答呢？"

"亲爱的孩子，你不是有一辈子可以报答吗？善于造就每日的幸福，难道不就是带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宝么？我结婚时，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陪嫁。"

---

① 阿喀琉斯和涅斯托耳是荷马史诗《伊利昂纪》中的人物，一个火爆脾气，一个十分冷静。这里阿喀琉斯指索洛内，涅斯托耳指马蒂亚斯。

“你会喜欢朗斯特拉克么?”保尔问娜塔莉道。

“这是属于你的东西,我怎么会不爱呢?”她说,“我真想看看你的住宅。”

“是我们的住宅,”保尔说,“你是想知道我是不是预见到你的情趣爱好,你住在那里会不会高兴,是不是?你过去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你母亲真叫一个作丈夫的面临艰巨的任务呢!不过,如果爱情是无限的,那就没有办不到的事。”

“亲爱的孩子们,”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说道,“你们刚结婚的时候,会留在波尔多么?社交界要认识你们,要窥视你们,要妨碍你们,如果你们自觉有勇气对付得了这个,那就行!不过,如果你们两人都感到不好意思,内心不自在,又说不出口来,我们可以到巴黎去。刚结婚的夫妻在那里生活,淹没在激流中,不会显眼。只有到那边,你们才能象一对情人一样,不用怕人笑话。”

“您说得对,母亲,我原来怎么一点没想到呢!不过我还勉强有时间把住宅准备好。今天晚上我就给德·玛赛写信,在我的朋友里这个人我可以指望,他会叫工人来干活的。”

保尔就象那些习惯于事先毫不算计而一心只想满足自己享乐要求的年轻人一样,轻率地承担了在巴黎安排住处的花费。就在这时,马蒂亚斯先生走进了客厅,向他的主顾打了个招呼,要他过去说话。

“怎么啦,朋友?”保尔一边任人将他拉到窗边,一边问道。

“伯爵先生,”这好好先生说道,“他们没有一个苏的陪嫁。我的意见是把会谈推迟到别的日子,好叫你能够打一个合适

的主意。”

“保尔先生，”娜塔莉说，“我也想跟你说句悄悄话。”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表面上很平静，实际上，中世纪的犹太人给扔在热油翻滚的油锅里，也不比她穿着紫罗兰色丝绒长袍坐在那里更难受。索洛内虽然向她保证这桩婚事能谈成，但是用什么办法，在什么条件下能成，她并不知道。此刻她焦虑不安，生怕有变。她后来之所以获胜，说不定应该归功于她女儿不听摆布。娜塔莉看出来母亲惴惴不安，她仔细寻思了母亲的话。待她看到自己卖弄风情起了作用时，千百种相互矛盾的念头便袭上了她的心头。她并不责怪自己的母亲，但她为这套把戏而半感羞愧，她知道玩这套把戏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后来，一种含有嫉妒成分的好奇心油然而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她想知道保尔是否爱她爱到了那样的程度，能够战胜她母亲预见到的困难。马蒂亚斯先生那阴沉的脸色也向她透露出确有困难。这些感情促使她采取了一个正直的行动，这一行动又正好抬高了她的身价。最阴险毒辣的计策也不会象她的天真无邪那么危险。

“保尔，”她还是第一次这么称呼他。她低声对他说，“如果某些财产方面的难题会使我们分手，请你记住，那我就解除你的一切诺言；而且如果关系破裂必然导致不利的看法，我允许你把不利的责任推到我头上。”

她满怀傲气表达了她的豪情，保尔竟然相信娜塔莉是不计较金钱利益的了，相信她对公证人刚刚对自己说的事是一无所知了：象一个爱情重于利害的男子那样，他抓住少女的手

吻了一下。娜塔莉说完就走出了客厅。

“见鬼！伯爵先生，你这是干傻事！”年迈的公证人又走到他的主顾跟前，说道。

保尔陷入了沉思：他本来指望将自己的财产与娜塔莉的财产合到一起，每年会有十万利勿尔左右的收入。一个男人，不管怎样动情，娶一个惯于过奢华生活的老婆，收入又从十万利勿尔减为四万六千，心情不引起很大波动是不可能的。

“我女儿出去了，”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庄重地朝她的女婿和公证人走过来，接着话头说，“出了什么事，你们能告诉我吗？”

“太太，”保尔一言不发，马蒂亚斯十分恐惧，他打破僵局回答道，“发生点障碍，要拖一拖……”

听到这句话，索洛内先生走出小客厅，打断他的老同行，说了一句话。保尔回想起自己说过的那些献殷勤的话和钟情的态度，心里难过极了。他既不知道怎样否认那些话，也不知道该怎样改变态度。地上有个洞的话，他真想钻进去。索洛内这句话，可救了他一命。

“要叫太太还清欠她女儿的债，倒有一个办法。”年轻的公证人用轻松的口气说道，“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有一笔按百分之五利息计算的公债，年收入为四万利勿尔。那本金即使不超过市场价格的话，也很快就要与市场价格相等。这样我们可以把它算作是八十万法郎。这座公馆及其花园足足值二十万法郎。这样假定以后，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可以通过夫妻财产契约将这些财产的虚有权交给她的女儿，我想这位先生的意图

总不至于要让他的岳母身无分文吧！太太虽然将自己的财产挥霍了，可还是把她女儿的财产还给她了，数目差不了多少。”

“女人一点不懂金钱、财产的事，真是倒霉透了！”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说道，“我有虚有权？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天哪！”

保尔听到这笔交易真是喜出望外。老公证人看到陷阱已经布下，他的主顾一只脚已经陷进去，完全呆住了。他自言自语道：“我想，这是要我们玩呢！”

“如果太太照我的主意办，她尽可以放心，”年轻的公证人继续说下去，“她这样自我牺牲，至少不应该叫她为一些次要问题烦心。谁活谁死，哪个人晓得呢！所以伯爵先生要通过契约承认他收到了埃旺热利斯塔小姐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全部财产。”

马蒂亚斯再也忍不住怒气上升，他眼睛冒火，脸也气红了。

“这个数目是……”他浑身发抖，说道，“多少？”

“一百一十五万六千法郎，按照文件……”

“你们干嘛不要伯爵先生 hic et nunc① 将自己的财产完全放弃，如数送给他未来的妻子呢？”马蒂亚斯说道，“比起你们向我们索要的东西来，岂不更直截了当？我不能眼看着玛奈维尔伯爵倾家荡产，我告辞了！”

他向门口迈了一步以告知他的主顾形势非常严重。可是他又走回来向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说道：

---

① 拉丁文：此时此地，立即。

“夫人，请不要以为我把你和我的同行看成是一丘之貉，我认为你还是一位正直的妇女，一位丝毫不懂这些事的贵妇人！”

“亲爱的同行，多谢了！”索洛内说道。

“我们之间，永远不会相互辱骂，这一点，你知道得很清楚。夫人，至少你要明白这些条款会造成什么后果。你还相当年轻，相当漂亮，还会再醮。啾！我的天哪！夫人，”老头儿见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挥了一下手，立即说道：“谁能给自己打保票呢！”

“先生，”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说道，“我守了足足七年的寡，出于对我女儿的疼爱，我拒绝了条件相当好的求婚人。我真没想到，到了三十九岁的年纪，人家还会怀疑我干这种荒唐事！我们若不是正在办正经事情，我真要把这种揣测当作是放肆无礼了！”

“以为你再也结不了婚了，岂不是更放肆无礼么？”

“想不想和能不能，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儿，”索洛内献殷勤地说。

“那好吧！”马蒂亚斯先生说道，“咱们就不谈你的婚事了吧！你可能再活上四十五年，我们每个人也都这么希望。那么，由于你在世时一直把持着埃旺热利斯塔先生财产的用益权，你的晚辈就得饿肚子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寡妇说道，“这饿肚子和用益权是什么意思？”

索洛内这个趣味高雅、衣着华丽的家伙，听了哈哈大笑

起来。

“那我给你解释解释。”好心的老头回答道，“如果你的晚辈愿意明智一些，他们就会打算打算将来的事。假设他们只生两个孩子，首先要使这两个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然后要给他们准备一份优厚的结婚财产。为将来打算，就是说他们要把收入的一半都积蓄起来。你的女儿和女婿这两个孩子成婚以前，每人每年就花费五万利勿尔，可婚后一年就只有两万利勿尔了。我的主顾应该指望有一天从其子女母亲的财产中给他们一百一十万，可是他可能还得不到这笔钱，到了他的妻子死亡时，如果夫人你还在世的话，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实实在在地说，签订这样的契约，难道不等于捆住自己的手脚往吉伦特河①里跳么？你真愿意造就你女儿的幸福么？如果她爱自己的丈夫——这是公证人从不怀疑的感情——，她就要嫁给丈夫的忧愁。夫人，我看那忧愁的事不少，足以使她痛苦而死，因为她将生活在贫困之中。是的，夫人，对于一年需要十万利勿尔的人来说，只有不到两万，这就是贫困。如果由于对妻子的爱，伯爵先生大肆挥霍，那么，哪一天出了什么不幸的事，她的妻子将自己加入夫妻共有财产的一份一取回，他就完全破产了。我这是为你，为他们，为他们的子女，为所有的人辩护啊！”

“这老家伙倒是不遗余力啊！”索洛内心中暗想，一面向他的主顾望了一眼，那目光似乎对她说：“来啊，干啊！”

---

① 吉伦特河为法国大河，在波尔多附近入海。

"现在就把这些财产交出去，也有一个办法，"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冷静地回答道，"我可以只给自己保留一份膳宿费，够进修道院就行了，你们立刻就能得到我的财产。如果我提前死亡能保证我的女儿得到幸福，我可以摒弃人世。"

"夫人，"年迈的公证人说道，"让我们从容地仔细权衡一下，想出一个主意，调和各方面的困难吧！"

"唉呀！我的天哪！先生，"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看出事情一旦推迟她必然全盘皆输，便说道，"什么都权衡过了。我是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在法国结婚是怎么回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完全不晓得，把女儿嫁出去之前，必须知道上帝还让我活多少时日，也不晓得我活在世上给女儿造成痛苦，也不晓得我不该活着，也不该一直活下来。我的丈夫娶我时，我除了自己的姓氏和这个人以外，什么也没有。我的姓氏对他来说就抵得上许多珍宝，相形之下，他的珍宝黯然失色。多少财富能抵得上一个伟大的姓氏呢？我的陪嫁就是美貌、贞洁、幸福、出身、所受的教育。金钱能给人这些珍宝么？如果娜塔莉的父亲听到我们这番话，他那高尚的心灵会永远受到伤害，会毁了他在天堂的幸福的。我以前大概任意挥霍了几百万，也没见他的眉头皱过一下。自他过世后，与他希望我过的生活相比，我真是变得节俭而又规矩。得，别说了！玛奈维尔先生已经那么垂头丧气，我……"

这声别说了！使谈话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任何象声词都不会造成这样的效果，只要看看这四位有教养的人也都不顾礼节七嘴八舌一块说起话来，就会明白。

“在西班牙嘛，照西班牙风俗结婚，想怎么结就怎么结。”马蒂亚斯说，“可是在法国就得照法国风俗结婚，合情合理，象个样！”

“啊，夫人！”保尔从惊愕中清醒过来，高声叫道，“您误解我的感情了！”

“这不是感情问题，”年老的公证人说道，他想止住他主顾的话头，“我们是在处理三代人的事务。这些难题的造成，我们丝毫没有责任，我们只要求解决这些难题。难道这亏空的几百万，是我们把它给挥霍了不成？”

“要结婚就结婚，不要斤斤计较嘛！”索洛内说道。

“斤斤计较！你说斤斤计较！维护子女、父亲与母亲的利益，你把这叫做斤斤计较么！”马蒂亚斯说。

“是这样，”保尔继续对他岳母说道，“正象您为自己对财产问题的无知和您并非有意造成的混乱感到惋惜一样，我也很为我年轻时大肆挥霍感到惋惜，否则我用一句话就将这场争论结束了。上帝可以为我作证，此刻我考虑的不是我自己，在朗斯特拉克过简朴的生活一点吓不住我。可是娜塔莉小姐不是要因此放弃她的情趣爱好和改变她的生活习惯了吗？这样我们的生活就变样了。”

“可埃旺热利斯塔① 那几百万是从哪里弄来的呢？”寡妇说道。

“埃旺热利斯塔先生作生意，他象商人那样赌注下得大，

---

① 指她丈夫。

他发出整船整船的货物，大笔大笔的赚钱。我们是将本钱投到产业上的业主，产业的收入是固定不变的，”老公证人激烈地还击。

“要调和各方利益还有一个办法，”索洛内说。他用假嗓道出这句话，顿时将其他三个人的目光和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那三个人立刻全都住了嘴。

这个年轻人活象一个机灵的车夫，他赶着四匹马拉的马车，将缰绳握在手里，一会叫马匹飞奔，一会又拽住叫马匹慢行，以此寻开心。他一会任别人激情大发，一会又叫人平静下来，把保尔和他的女主顾折腾得浑身大汗。保尔的生活和幸福随时受到威胁，那位女主顾也叫这场如此兜圈子的争论搅得晕头转向。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可以从今天起放弃那百分之五利息的公债并且将公馆卖掉。”他停了一会说道，“我会用买彩票的办法为她赚到三十万法郎。从赚来的这个数里，她再交给你们十五万法郎。这样，太太就等于立即给你们九十五万法郎。虽然她欠女儿的还不止这个数，可是这样的陪嫁你们在法国还能找到多少呢？”

“好，”马蒂亚斯先生说，“可是那太太怎么办呢？”

马蒂亚斯提出这个问题，似乎他同意上面的提议了。索洛内一听这个问题，心中不禁暗想：“来吧，我的老狼，你这回可上当了！”

“太太么！”年轻的公证人高声回答道，“太太从卖公馆的钱里面留下五万埃居。这个数目和她的动产收益加到一起，可

以用终身年金的形式存起来，给她构成每年两万利勿尔的收入。伯爵先生在自己家里给她安排一个住处。朗斯特拉克地方很大。你在巴黎还有一座公馆，"他直接对保尔说道，"你的岳母不论到哪儿都可以和你们生活在一起。一个寡妇如果不需要担负一幢住宅的开销，自己每年有两万利勿尔的收入，就比她享有她的全部财产的时候还要富。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就这么一个女儿，伯爵先生也是孤身一人，你们的继承人都是远亲，不用担心任何利害的瓜葛。象你们这种情况，岳母与女婿总是合成一家过的。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从她两万利勿尔的终身年金里拿出一笔膳宿费来交给你们，这笔钱生出的利息可以补偿现在的亏空，也就贴补了你们的家用。我们非常了解太太，她心肠好，心灵高尚，决不会叫子女们养活她。这样，你们会生活得和和睦睦，称心如意，一年可以支配十万法郎。这个数目，不论在什么地方，享受舒适的生活和满足各种各样心血来潮的要求都够了，你说是不是，伯爵先生？而且，请你们相信我的话，刚结婚的小两口居家过日子是常常感到需要一个第三者的。那么，我倒要问一问，什么样的第三者能比一位善良的母亲更疼爱你们呢？……"

保尔听到索洛内这滔滔不绝的谈话，简直觉得听见了天使的声音。他望望马蒂亚斯，想知道他是不是也和自己一样对索洛内的热情雄辩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公证人也和诉讼代理人一样，他们用热情迸发的话语假装激动，实际上是用这个来掩盖他们外交家的冷漠和一直关注的事情。

“确实是个小天堂！”老头子叫起来。

马蒂亚斯见他的主顾那么兴高采烈，简直惊讶莫名。他走过去坐在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一手支着头，陷入显然是痛苦的沉思中。公证人之流故意用夸夸其谈来包藏祸心，这类事他见的多了，他不是那种上当受骗的人。他开始偷眼注视他的同行和埃旺热利斯塔太太。那两个人在继续与保尔交谈。虽然这阴谋策划得十分巧妙，可也开始败露了。他要设法捕捉这阴谋诡计的迹象。

“先生，”保尔对索洛内说道，“你多方关照要调和我们的利益，我很感谢。这个妥协办法解决了所有的难题，比我希望的还圆满。如果您觉得这样办合适的话，夫人，”他转身向着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说道，“我不希望有任何对您不相宜的地方。”

“我嘛，”她接口说道，“凡是能构成我的子女幸福的事，都会使我心花怒放。我自己不算什么。”

“怎么能这样呢！”保尔急忙说道，“您的生活如果得不到体面的保证，娜塔莉和我，我们比您自己还要难过呢！”

“放心吧，伯爵先生，”索洛内又说。

“啊！”马蒂亚斯先生心想，“他们就要叫他亲吻鞭杆，然后再用鞭子抽他了！”

“放心吧！”索洛内说道，“目前波尔多金融投机盛行，用终身年金投资，利息相当可观。从卖掉公馆及其家具的钱里面首先取出五万埃居还给你们。在这之后，我估计能保证太太还剩下二十五万法郎。把价值一百万的财产首次抵押出去以

后，我负责把这笔钱作为终身年金拿去投资，得到百分之十的利息，一年就是二万五千利勿尔的收入。这样我们双方结婚的财产就差不多相等了。实际上，你每年有四万六千利勿尔收入，娜塔莉小姐带来每年百分之五利息吃来的四万利勿尔，加上十五万法郎现金，每年可带来七千利勿尔收入：总数就是四万七千了。”

“这是显而易见的，”保尔说。

索洛内说完最后一句话时，斜睨了那位女主顾一眼，那目光的意思是说：“把后备队抛出来吧！”这目光正好叫马蒂亚斯看在眼里。

“对！”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喜上心来高声叫道，——她那高兴劲儿看上去不是装出来的，“我还可以把我的首饰给娜塔莉，至少值十万法郎。”

“我们可以叫人给这些首饰估个价，”公证人说道，“这就完全改变了形势。伯爵先生承认收到了娜塔莉小姐从她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属于她的全部财产，就再也没有障碍了，未婚夫妇从契约上也就明白了监护人的账目。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以完全西班牙式的正直忠诚剥夺了自己的财产，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只差十万法郎，就算与她了结也是合情合理的。”

“没有比这更合情合理的了，”保尔说，“只是您这么大方，使我很觉过意不去。”

“我的女儿不也就是我自己吗？”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说。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眼看一个个难关都差不多攻克了，不禁面露喜色。这也都叫马蒂亚斯看在眼里。开始的时候忘了

提首饰的事，后来那首饰象援兵一样来到，再加上埃旺热利斯塔太太面露喜色，完全证实了马蒂亚斯的种种怀疑。

"这是他们二人串演的双簧，就象赌徒串通好了，用牌舞弊，叫某个受骗上当的家伙倾家荡产一样，"老公证人心里想道，"保尔这可怜的孩子，我亲眼看着他呱呱坠地，难道要活活叫他岳母拔光羽毛，叫爱情烤熟，叫他老婆给吞吃了吗？我那么精心照管过那些美丽的土地，我就眼看着这些土地一个晚上给一勺烩了吗？三百五十万就当一百一十万的彩礼给抵押出去，然后这两个婆娘再叫他把这些全部挥霍掉！"

马蒂亚斯先生发现了这个女人的祸心，但他既不痛心，也不义愤填膺。这祸心虽然与阴险毒辣，杀人，抢劫，欺骗，招摇撞骗，跟任何恶毒的情感或任何应受谴责的事情都挂不上钩，却包含着一切犯罪行为的萌芽。马蒂亚斯先生不是愤世嫉俗者，他是一位年迈的公证人，他干这一行由来已久，对世界上各种人的精明打算已经司空见惯，对巧妙的背信弃义行为也已习以为常。与一个可怜人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杀人，后来上了断头台相比，眼前的这种背信弃义行为更为卑鄙恶毒。对于上流社会来说，生活中的这种片断，这一类的外交谈判就好象是见不得人的黑暗角落，简直是藏污纳垢的地方。马蒂亚斯先生对他的主顾充满了怜悯之情。他展望未来，看不到一丝光明。

"那就让我们刀对刀枪对枪地打上一仗吧，"他心中暗想，"而且一定要打败他们！"

此刻，保尔，索洛内和埃旺热利斯塔太太都为这老头儿的

默不作声很不自在。他们感觉到，要批准这桩交易，非得这位检察官赞同不可，所以三个人都同时凝望着他。

“喂，亲爱的马蒂亚斯先生，你觉得这事怎么样？”保尔对他说。

“我的想法是这样：”这个难对付而又认死理的公证人回答道，“你还不太富有，不能这样如王侯贵族一般挥霍。朗斯特拉克的土地，照百分之三估价，值一百多万，包括其动产在内；格拉索尔和居阿代的庄园，美丽玫瑰葡萄园，又值一百万；两处公馆及其家具什物，又值一百万。这三百万财产每年能带来四万七千二百法郎的收入。与此相比，娜塔莉小姐带来公债持有人名册上的八十万法郎，再假设有十万法郎的首饰，我觉得这已经是典当的价格了！此外再加上十五万现款，一共是一百零五万法郎！面对着这些事实，我的同行居然大言不惭地对你说，婚嫁两家财产相等！既然通过监护人的账目，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妻子带来一百一十五万六千法郎，实际上我们只收到一百零五万，他这不是想叫我们为子女多背十万法郎么！你怀着坠入情网的人的痴情听着这一类废话，以为马蒂亚斯先生虽然没有爱上什么人，倒会把算术都忘了，不会向你指出，土地投资和嫁资收入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土地投资的本金数目极大，而且越来越看涨；嫁资的本金则要看时机，而且利息越来越减少。我这把年纪，金钱贬值、土地涨价见过的多了。伯爵先生，你叫我来，是要明确表述你的利益，那就让我维护你的利益吧！否则就将我辞退好了！”

“如果这位先生要寻找资金与他的财产相等的财产的

话，"索洛内说道，"我们确实没有三百五十万，这是明摆着的。你们拥有气势压人的三百万，我们则只能提供我们那可怜的小小的一百万，几乎不算什么！可是这也等于奥地利王室公主嫁妆的三倍呢！波拿巴娶玛丽-路易丝的时候，得到的是二十五万法郎！"

"正是玛丽-路易丝葬送了波拿巴，"马蒂亚斯先生嘟嘟哝哝地说。

娜塔莉的母亲倒领会了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我作了这许多牺牲都无济于事，"她高声叫道，"那我也不打算把这样的争论继续下去了。我希望先生保守秘密，我的女儿也不想高攀了。"

年轻的公证人早已为这场战役定出了步骤。经过这些步骤之后，这场财产争夺战已接近尾声，胜利应该属于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岳母已经推心置腹，交出了自己的财产，几乎清偿了债务。未来的丈夫照理应该接受这些条件，否则就显得气量太狭窄，也违背爱情了。当然，这些条件是索洛内先生和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两人事先商量好了的。正象时钟上的指针受制于齿轮的转动一般，保尔乖乖地中了他们的计。

"太太，"保尔大叫道，"您怎么能转眼就不谈了呢？……"

"可是，先生，"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回答道，"我欠谁的钱呢？不是欠我女儿的钱么？等她满了二十一岁，她就会收到我的账目，跟我结清。她会拥有一百万，她高兴的话，可以在法兰西贵族院所有议员的儿子当中，挑选一个人作她的夫婿。她不也姓卡萨－雷阿尔么？"

“太太说得极是。不是就差十四个月么？为什么十四个月以后她能得到善待，而今天就不行呢？请你们不要剥夺她至诚母爱的权益吧！”索洛内说道。

“马蒂亚斯，”保尔痛心疾首高声叫道，“世界上有两种毁灭，此刻你正在葬送我！”①

他朝马蒂亚斯迈出一步，无疑是告诉马蒂亚斯，他希望立即起草契约。老公证人为阻止这场灾难，对他使了一个眼色，那意思是说：再等等！他看见保尔热泪盈眶。保尔涌出了泪水，一是对这场争论感到羞愧，二是听了埃旺热利斯塔太太那句断然宣布断绝关系的话。但是他一挥手擦干了眼泪。这正是阿基米德高喊Eurêka！时的动作②。“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这个词，对他来说，好象是火把照亮了黑暗的地道，使他看明白了问题之所在。

就在这时，娜塔莉出现了，有如黎明的曙光一般迷人。她天真幼稚地说道：

“我是不是多余的人呀？”

“太多余了，我的女儿，”她的母亲又悲伤又冷酷地回答她说。

“来，我亲爱的娜塔莉，”保尔一面说着，一面拉住她的手，

---

① 此处“毁灭”、“破产”、“葬送”，法文系一个词，保尔的意思是说：马蒂亚斯的行为虽然是为了防止他破产，但却毁了他的婚姻。

② 阿基米德（约公元前287—212），希腊学者。国王要他算出王冠是否为纯金做成，他苦思冥想不得其解。一次他在澡盆中洗澡，受到启示，发现了比重的概念。当时他欣喜若狂，赤身裸体跑到街上大喊：Eurêka！此句为希腊文，意为“我找到了（解决办法）！”

将她引到壁炉旁的一张扶手椅上坐下，“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将他的希望推翻，他是绝对受不了的。

马蒂亚斯急急忙忙接过话说：“对，一切都还可以安排好。”

老公证人俨然一位将军，转眼之间就要攻破敌人的迷魂阵。他似乎看见主宰公证事务的神祇以法律文字向他展现一计，能够拯救保尔以及保尔子女的未来。感情和利益受到损害，在保尔心中掀起了风暴。这个小伙子找到的解决方法，是爱情启示他的方法。索洛内先生认为要解决这些无法调和的困难，除了这个办法以外，决不会有别的结局，所以，听到同行那一声感叹，他极为惊诧。马蒂亚斯先生能找到什么良策，来挽救这似乎已到了山穷水尽地步的局面呢？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于是他对马蒂亚斯先生说道：

“你有什么办法？”

“娜塔莉，我亲爱的孩子，你出去吧！”

“小姐并不是多余的人，”马蒂亚斯先生微微一笑，回答道，“我既要为伯爵先生说话，也要为她说话。”

顿时一阵沉默，每个人的心情都十分紧张，怀着言语无法形容的迫不及待的情绪等待着这位老人的即席演说。

“时至今日，”马蒂亚斯先生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公证人的职业已经改变面貌。时至今日，政治变革影响家庭的前途，这是过去不会发生的事。过去，决定生活和地位的是……”

“我们不是要讲政治经济学的课，而是要订婚约，”索洛内情不自禁地作出不耐烦的手势，打断老人的话道。

"该我说话了，请让我说下去，"好好先生说道。

索洛内走过去坐在土耳其长沙发上，低声对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说道："你就要见识见识我们所谓胡扯是怎么回事了。"

"现在政治上的事情与每个人的事情密切相关，因而公证人不得不跟上政治事务前进的步伐。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从前贵族家庭的财产不可动摇，可是大革命的法律摧毁了贵族的财产，现行制度又倾向于恢复贵族的财产了，"老公证人接着说下去，开始了 tabellionaris boa constrictor（公证巨人）的滔滔不绝的闲话。"从他的姓氏，从他的才华，从他的财产来看，伯爵先生都注定有朝一日要在选举产生的议院①中享有席位。说不定他的命运还会将他引上世袭的议院②，我们也知道他相当有办法，定能证实我们的预见。太太，你不同意我的见解么？"他向寡妇问道。

"你揣测到了我心中最美好的希望，"她说，"玛奈维尔将来一定是法兰西贵族院议员，不然我真要伤心死了。"

"那么，凡是能引导我们走向这个目标的事……"马蒂亚斯作了一个和和气气的手势询问那位满肚子鬼心眼的岳母。

"都是我最珍贵的愿望，"她答道。

"那好！"马蒂亚斯说下去，"这桩婚事难道不是设立一份长子世袭财产③的天赐良机么？这样，在现行政府需要任命

---

① 指众议院。

② 指法兰西贵族院。

③ 没有长子世袭财产便不能进入贵族院。

一批议员的时候，自然对我的主顾得到任命十分有利。伯爵先生为此必然要献出朗斯特拉克的土地，值一百万。我不要求小姐也拿出同样的数目对设立这份财产做出贡献，那未免失之公平。但是我们可以把她带来的钱用在这上面八十万。我知道此刻有两处与朗斯特拉克的土地相毗连的领地正要出售，要用于购买地产的这八十万法郎，有朝一日也可以四分五的利息去投资。巴黎的公馆同样也应该包括在长子世袭财产之内。他们两人财产多余下来的部分，如果管理得当，使别的子女成家立业，也是绰绰有余的。如果缔约双方对这些安排意见一致，伯爵先生就可以接受你的监护人账目并且负担结欠的余额。我同意！"

"Questa coda non è di questo gatto,"①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望着她的保护人索洛内，指着马蒂亚斯对他说道。

"'石头底下有鳗鱼'，"②索洛内低声说道，他用一句法国谚语来对那句意大利谚语。

"你这到底是搞的什么鬼名堂？"保尔把马蒂亚斯拽到小客厅中这样问他。

"为了防止你破产。"老公证人低声回答他说，"这母女俩七年当中挥霍了近两百万，可你非要结这门亲不可，你还同意倒欠你的子女十多万法郎。你大概指望有一天从他们的母亲那里得到一百一十五万六千法郎好给孩子，可你现在勉强能收到一百万。你的财产有在五年之内被吞光的危险，到那时

---

① 意大利文：这条尾巴不是这只猫的。（谚语，意为：这又节外生枝了！）

② 法国谚语，意思是"内中有蹊跷"。

你就要象圣约翰一样一无所有，同时还要欠你老婆或者她的直系继承人大量金钱。你若是愿意上这条苦工船，伯爵先生，你就上吧！但是至少你要让你的老朋友来拯救玛奈维尔家族！”

“你这样怎么能拯救呢？”保尔问道。

“伯爵先生，你听着，你是坠入情网了么？”

“是的。”

“一个坠入情网的人在保守秘密上就跟大炮轰响那么靠不住，我什么也不想告诉你。你若是说出去，说不定这桩婚事就吹了。我要用守口如瓶来保护你的爱情。你对我的忠心耿耿是否相信？”

“那还用问吗！”

“那好，你要知道，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她的公证人、她的女儿都在耍我们，而且他们是从机灵人里头挑出来的。他妈的，好紧张的斗智啊！”

“娜塔莉也会这么干吗？”保尔大叫道。

“这我倒不敢担保，”老头说道，“你要她，娶她好了！不过，我倒希望这桩婚事谈不成，从你那方面来说，一点亏也不吃。”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姑娘连秘鲁国①也能挥霍掉！再说她骑马的样子就跟马戏团里的马术演员一样，简直没个样！这一

① 当时秘鲁发现大量银矿，固有此说。

类姑娘成不了好老婆。”

保尔握住马蒂亚斯先生的手，摆出一点自命不凡的神态对他说：“放心吧！不过，目前，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就坚持这些条件！他们一定会同意的，因为这些条件不损害任何利益。再说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一心想把女儿嫁出去，她的计策我看得清清楚楚，你要提防她！”

保尔回到客厅。他看见他的岳母正低声与索洛内交谈，正象他自己刚才与马蒂亚斯交谈一般。娜塔莉被这两处秘密会谈排除在外，正在那里摆弄她的扇子。她自己也觉得挺尴尬，心中不由暗想：“这是我的事，可他们一点也不对我说，好奇怪啊！”

这一契约的条款建立在缔约双方的自尊心之上，索洛内的主顾早已低着头钻进了这个圈套。年轻的公证人对于这样的契约会有什么长远后果，大体上也揣摩出来了。马蒂亚斯仅仅是个公证人，而索洛内除此之外还颇有些男子气概，他把青年人的自尊也带进了他办理的事务。个人的虚荣心使一个年轻人忘记了自己主顾的利益，这样的事是常常发生的。在目前这种情形下，索洛内先生不愿意叫寡妇以为涅斯托耳会战胜阿喀琉斯，于是劝寡妇赶快以此为基础结束这场谈判。至于这婚约将来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他并不放在心上。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免除了债务，她的生活有保证，娜塔莉嫁出去，有了这些条件，他就得胜了。

“整个波尔多城都会知道你给了娜塔莉大约一百一十万法郎，你只剩下两万五千利勿尔年金，”索洛内俯耳对埃旺

热利斯塔太太说道,“取得这么好的战果,我真还料想不到呢!”

“可是,”她说,“你倒给我解释解释看,为什么设立这份长子世袭财产就能这么神速地平息暴风雨呢?”

“这是对你和你女儿防着一手。长子世袭财产是不可转让的;夫妻双方任何人均不得动用。”

“这不是侮辱人吗!”

“不是。我们管这叫先见之明。这老头已经叫你中了计。你拒绝设立这份长子世袭财产么?他就要对我们说:‘你们这是打算把我主顾的财产挥霍掉!就好象夫妻按照奁产制结婚一样①,一旦设立了长子世袭财产,我的主顾的财产就不会遭到任何损害了。’”

索洛内自己心中也直打鼓,不过他想:“这些条款的后果到了将来才会表现出来,那时候,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早死了,埋了!”这么一想,他的心也就平静了下来。

此刻,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听了索洛内的解释也就心满意足,她对索洛内是一百个放心。再说,她对法律完全无知。她见自己的女儿嫁出去了,便没有进一步的要求。她觉得事情已经办成,兴高采烈,乐不可支。就这样,果然不出马蒂亚斯所料,他这个设想的全部意义,不论是索洛内还是埃旺热利斯塔太太都还没有明白过来。他这个设想是以无懈可击的理由为基础的。

---

① 按照民法规定,按照奁产制结婚的夫妻,奁产由丈夫一人管理。

“好吧，马蒂亚斯先生，”寡妇说道，“这一切都再好不过了。”

“太太，如果你和伯爵先生都同意这些安排，你们必须双方各自作出承诺。”他望着两个人说道，“双方讲定，长子世袭财产由属于未婚夫一方的朗斯特拉克的土地、位于苗圃街的公馆以及未婚妻一方带来的八十万法郎现金（用于购买土地）组成，只有在长子世袭财产已经设立之后，才能举行婚礼，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太太，请原谅，我再说一遍：这里必须是说话算话、郑重其事的承诺。设立长子世袭财产要办一些手续，要到司法部去交涉，要有国王的诏令，而且我们要立即谈妥购买土地事宜，以便将土地纳入规定财产范围。国王的诏令一下，这些财产便具有不可转让的性质。在许多家庭里，可能还要搞仲裁协议，不过在你们之间，只要双方同意大概就可以了。你们同意吗？”

“同意，”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说。

“同意，”保尔说。

“那我呢？”娜塔莉笑着说。

“你还未成年，小姐，”索洛内回答她说，“不要怨天尤人了！”

于是商定，由马蒂亚斯先生起草契约，由索洛内先生草拟监护人账目。按照法律规定，举行婚礼前几天签署这些契约。又寒暄了几句，两位公证人便起身告辞。

“下雨了。马蒂亚斯，我送你回家好吗？”索洛内说道，“我的轻便马车在这儿。”

“我的马车听你吩咐，”保尔说，表示愿意送老先生回去。

“我不想占你的时间，”老头说，“我的同行的邀请，我接受了。”

“喂，”马车车轮在街上滚动时，阿喀琉斯对涅斯托耳说道，“你今天真是具有家长风度。说老实话，没有你的帮助，这些年轻人非破产不可。”

“我真为他们的未来担心，”马蒂亚斯说，对于他提出那个主意的真正动机，却秘而不宣。

这两位公证人此刻颇象两位演员，他们刚刚在台上演出充满仇恨相互挑衅的一幕，现在到了后台，又相互握起手来。

“可是，”索洛内此刻又想到职业上的事情，说道，“要购得你说的那些土地，是不是由我来办啊！这不是我们的嫁资的用场么？”

“把埃旺热利斯塔小姐的财产包括在玛奈维尔伯爵设立的长子世袭财产里，你怎么能办呢？”马蒂亚斯回答道。

“对这个难题，司法部会给我们作出答复的，”索洛内说。

“可是我既是卖主也是买主的公证人呀！”马蒂亚斯回答道，“再说，玛奈维尔先生可以以他自己的名义买地。等到付钱时，我们可以提到使用嫁资资金。”

“你总是有词，我的老前辈，”索洛内笑着说道，“今天晚上你真是出人意料，你算是把我们打败了。”

“一个老头，对你们的枪林弹雨毫无思想准备，能这样就不错了，是么？”

“哈哈！”索洛内大笑。

在这场丑恶的争斗中，一个家庭物质方面的幸福险遭葬送。但是现在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公证人之间进行唇枪舌战的一个问题而已。

“小打小闹干了四十年，不是白吃饭的！”马蒂亚斯说，“索洛内，你听着，”马蒂亚斯接着又说，“我这个人很好说话，签订要并入长子世袭财产的土地卖契时，你可以参加。”

“谢谢你，好心的马蒂亚斯。一开始你就会发现，我是全心全意为你效劳的。”

两位公证人就这样心平气和地走了。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保尔和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他俩都觉得嗓门眼热辣辣的，饱尝神经震动、心前区激动、骨髓和大脑震颤的痛苦滋味。容易激动的人，自己的利害和感情受到激烈振荡的场面过后，总有这种感觉。在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心中，这场暴风雨的最后几阵雷鸣，其主调是激烈的思考，是一抹红光，她真想弄个水落石出。

“我花了六个月时间经营起来的工事，马蒂亚斯先生不是在几分钟之内就给摧毁了么？”她心中暗想，“他和保尔在小客厅秘密会谈时，他会不会用使保尔产生怀疑的办法，叫保尔摆脱我的影响呢？”

她站在壁炉前，臂肘支在大理石壁炉台的一角上，陷入了沉思。两位公证人坐的马车走出大门。大门关闭以后，她面对女婿转过身去，迫不及待地要解除心中的疑虑。

“这真是我有生以来最可怕的一天，”保尔见这些难题均告解决，心中真是欣喜异常，他高声说道，“比这位马蒂亚斯老

爹更难对付的人，我真没见过！但愿上帝听到了他的声音，叫我成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亲爱的娜塔莉，我现在想当贵族院议员，更多的是为了你，而不是为了我。你就是我全部的雄心壮志，你活着我才活着！”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听到这发自内心的掷地有声的话语，特别是看到保尔清澈透明的蓝眼睛，他的目光和他的前额都表明他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思想，她的心中也充满了快乐。她责备自己刚才不该用那些颇为尖刻的话去刺激她的女婿。她陶醉在成功的喜悦里，决心使未来恢复平静。她又恢复了镇静的举止，眼睛表示出温存的友情，这种表情使她显得很诱人。她回答保尔的话说：

“我要说的话跟你一样。亲爱的孩子，可能我的西班牙本性一发作，就忘乎所以，甚至说出我心里根本没想到的话来。你真是心地善良，善良得跟上帝一样，保持这种善良的品德吧！千万不要因为我那几句未经思考的话对我怀恨在心！伸出手来，咱们握握手吧！”

保尔羞愧难当，他觉得千错万错是自己的错。可是他亲吻了埃旺热利斯塔太太。

“亲爱的保尔，”她万分激动地说，“既然一切都应该安排得这么稳妥，为什么这两个丑八怪没有我们参加讨论就安排不好呢？”

“我真没想到，”保尔说道，“您是那么慷慨大方！”

“你说得正是，保尔！”娜塔莉握住他的手说道。

“我们还有几件小事要解决，亲爱的孩子，”埃旺热利斯塔

太太说道，“有的人对一些无意义的事看得很重，我的女儿和我，我们是不在乎这个的。所以娜塔莉根本不需要首饰，我把我的给她就行了。”

“啊，亲爱的母亲，你以为我能要这些首饰么？”娜塔莉高声叫起来。

“是的，我的孩子，这是契约的条件之一。”

“我不要，我不结婚了，”娜塔莉急切地回答道，“这些宝石是我父亲高高兴兴送给你的，你留着吧！保尔先生怎么能要求……？”

“住嘴，亲爱的女儿，”母亲热泪盈眶地说道，“我对法律完全无知，要付的代价比这还大哪！”

“什么代价？”

“为了还清我欠你的债，我就要把公馆卖掉了！”

“你怎么会欠我什么呢？”她说，“是你给了我生命啊！我欠你的恩情难道能还清吗？我的婚事要你做出哪怕是最轻微的牺牲，我也不想结婚了。”

“孩子！”

“亲爱的娜塔莉，”保尔说，“你要明白，既不是我，也不是你母亲，也不是你要求做出这些牺牲的，而是我们的子女……”

“我不结婚，不就没有子女了么？”她打断保尔的话说道。

“那么你是一点也不爱我了？”保尔说道。

“算了，算了，你这个小疯丫头，你以为婚约是小孩用纸牌搭的房子，随便往上吹口气就倒了么？亲爱的无知的孩子，我

们费多大的劲给你的长子设立一份长子世袭财产，你哪里知道！我们刚摆脱了这些烦心的事，你不要又叫我们陷进去吧！”

“为什么要搞得我母亲倾家荡产？”娜塔莉瞪着保尔问道。

“为什么你们那么有钱呢？”保尔微微一笑，答道。

“孩子们，你们还未成婚，不要过分争吵，”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说，“保尔，”她又接着说道，“我们既不要彩礼，也不要金银珠宝，也不要什么衣物。娜塔莉什么都有，而且多的是，还不如把用在彩礼上的钱省下来，用在永远保证家中享有小小的奢华上。花上十万法郎买结婚礼物，有朝一日就剩下一个白缎子旧盒，我看，没有比这更愚蠢、更小市民味道了！相反，每年有五千法郎用于置办衣着，倒能免去一位少妇的许多忧烦，而且一辈子都是她的。再说，用在彩礼上的那个数目，要布置你们在巴黎的公馆，也必不可少。我们明年春天再回朗斯特拉克，冬季索洛内会把我的财产结清。”

“这真是再圆满不过了，”保尔幸福至极，说道。

“那么我会见到巴黎了！”娜塔莉喊了起来。那种口气恐怕连德·玛赛之类的人物听了，也要吓一跳。

“如果我们这样安排定了，”保尔说道，“我马上给德·玛赛写信，要他在意大利剧院和歌剧院为我订一个冬季的包厢。”

“你真好，我都不敢向你提出这个要求，”娜塔莉说道，“婚姻是一种习俗，如果这种习俗能赋予丈夫善于揣测妻子意愿的才能，那么，结婚就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情了。”

“正是这样，”保尔说，“哟，已经半夜十二点了，我该走了。”

“为什么今天走得这么早？”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说道，她极尽温存爱抚之能事，男人们对这些是很敏感的。

虽然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而且符合彬彬有礼的规律，但是，无论是在女婿心中，还是在岳母心中，对这些财产争议的结果都种下了互不信任和不睦的根芽。一遇到愤怒的火焰或感情受到激烈冲击的高热，这根芽就会生长起来。在大部分家庭里，确立女方的嫁资和男方订立婚约时的赠与就这样种下了最初的敌意，这都是虚荣心、某种感情上的伤痕、舍不得作出牺牲或极力少作牺牲所引起的。每当出现一个难题的时候，不是总要有一个是战胜者、有一个是战败者么？在未婚夫妻的父母眼中，这纯属商业性质，也包含着心计、赢利和失利。他们总是极力以对己有利的方式谈成这桩生意。大部分情况下，只有丈夫知悉这些辩论的内中奥秘，而新娘对于使她变得富有或贫穷的条款则一无所知，娜塔莉也是如此。保尔离去的时候，心中暗想，多亏他的公证人精明强干，他的财产几乎完全得到了保证，可免遭破产。如果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与她的女儿永不分离，他们家每年可以有十万法郎的开销。象现在这样，他对幸福生活的全部设想也都可以实现了。

“我的岳母似乎满不错嘛！”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用曲意奉承的手段极力消除争议所引起的不快，保尔此时仍处于那曲意奉承的魅力之下，不禁这样想道，“马蒂亚斯认错人了。这些公证人真是怪，他们毒化一切。事情都坏在索洛内这个无

事生非的小家伙身上，他想装出精明强干的样子。”

保尔躺在床上，把这天晚上他所得到的好处一一回想一遍。与此同时，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也将胜利归于自己。

“喂，亲爱的妈妈，你高兴吗？”娜塔莉跟随母亲走进她的卧室，问道。

“高兴，我的宝贝，”母亲回答道，“一切都按照我的意愿实现了。今天早上我还觉得肩膀上压着大石头，现在我如释重负了。保尔是棵好苗子。这个亲爱的孩子，对，肯定！我们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美满的生活。你会使他幸福，我呢，我负责要他政治上交好运。西班牙驻法国大使是我的朋友，我要和他恢复联系，也要和我所有的老相识恢复联系。啊！我们很快就会处于政治生活的中心，一切都将是无比的快乐。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只管享乐；我呢，由我去大展宏图，这也是我这一辈子最后的营生了。见我卖掉公馆，你不要惊惶失措，你以为我们还会回波尔多来么？我们要去朗斯特拉克，对。不过每年冬天我们都要到巴黎去度过，现在我们真正的利害都在巴黎了。怎么样，娜塔莉？我要求你做的事，做起来并不是那么难吧？”

“好妈妈，有时我真觉得不好意思呢！”

“索洛内劝我把卖掉这所公馆的钱当作我的终身年金，”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自言自语道，“可是不能这么办，我不愿意从我的财产里拿走你一个里亚。”

“我看见你们一个个全都勃然大怒，”娜塔莉说，“这场风暴是怎么平息的呢？”

“通过赠送我的首饰呗！”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回答，“索洛内做得对。他掌握事情的进程，真是手段高明！不过，”她说，“娜塔莉，把我的首饰篋子拿去好了！我从来就没有认真想过这些钻石值多少钱。我刚才说十万法郎，那真是胡言乱语。吉亚斯夫人不是认为，光是你父亲在我们结婚那天送给我的项链和耳环，至少就值这个数吗？我那可怜的丈夫真是挥金如土！还有我家祖传的钻石，就是腓力二世赠送给阿尔伯公爵，我的姑母遗下给我的那颗名叫审慎的钻石，我记得，从前就估价为四千瓜德卢布①呢！

娜塔莉把母亲的珍珠项链、钻石首饰、金手镯、各种各样的宝石都拿来放在母亲的梳妆台上，得意地把这些东西堆在一处，表现出某些女子看见这些珍宝时那种难以形容的兴高采烈的劲头。按照犹太教法典中评论家的说法，魔鬼正是用到地心去寻找这些天火之花的办法引诱了亚当的女儿们。

“当然，”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说，“说起金银珠宝来，虽说我只会接受，只会佩戴，可我似乎也知道这值许多钱。再说，如果我们两家合成一家，我可以将我的银餐具卖掉，光按重量算也值三万法郎。我还记得，我们从利马把这些餐具带来的时候，这里的海关就给它定这个价。索洛内说得对！我要叫人去请埃利·玛古斯来，请这个犹太人给我的首饰估个价。说不定还可以免得我将其余财产作赔本生意送出去呢！”

“啊！这珍珠项链真漂亮！”娜塔莉说。

---

① 法国、西班牙古金币，四千瓜德卢布等于当时的八万法郎。

"我希望他能给你留下这个。他爱你的话，就会这样做。我要交给他的宝石，难道他不应该叫人全部加工成首饰送给你么？按照婚约规定，首饰是属于你的。好了，明天见吧，我的天使！这一天真累人，咱们两人都需要休息了。"

婚约还没拟好。这个不会分析婚约条文的、矫揉造作、爱吃爱穿的女人，这位克里奥尔贵妇，眼看自己的女儿就要嫁给一个容易叫人牵着鼻子走的男人，高高兴兴地睡着了。这个男人会让她们两个人当家作主，他的财产跟她们的财产合在一起，可以使她们的生活方式不发生任何变化。即使向她女儿报了账，承认了属于女儿的全部财产以后，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仍然生活富裕。

"我那么坐卧不安，真是太傻了！"她心中暗想，"现在我真巴不得这场婚事已经办完了呢！"

就这样，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保尔，娜塔莉和两位公证人对于首次接触都很满意。交战双方都唱起了感恩赞美诗，这种形势不是很危险么！战败者的错觉总有终止的时刻。在寡妇看来，战败者便是她的女婿。

第二天上午，埃利·玛古斯来到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家中。外面已盛传娜塔莉小姐即将与保尔伯爵成婚，玛古斯据此以为是要将珠宝卖给新婚夫妻。谁知与此相反，是要对岳母的首饰进行合法的估价。犹太人听了，大吃一惊。犹太人的本能以及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提出的某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使他顿时明白了：这次估的价格大概是要计算在婚约之内的。既然珠宝不是卖的，他估价时便估得象个人到珠宝商的铺子里去买

这些珠宝一样，估得很高。只有珠宝商才能分辨出亚洲的钻石什么样，巴西的钻石什么样。戈尔康达和维萨蒲耳①的宝石，其特点是色泽洁白，亮度纯净，这是其他宝石所没有的。其他宝石的水色稍带黄色，这样，出售的时候，重量相同，价格便要降低。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的耳环和项链完全由亚洲钻石组成，埃利·玛古斯估为二十五万法郎。至于那颗钻石②，按照玛古斯的说法，这是个人拥有的最美丽的钻石之一，在商界很有名气，值十万法郎。这个价钱向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披露出她的丈夫是多么挥金如土，她得知这个价钱以后，便问玛古斯，她是否能够马上拿到这个数目。

"太太，"犹太人回答说，"如果你想卖掉，钻石我只给七万五，项链和耳环我只给十六万。"

"为什么打这么多折扣呢？"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十分惊异地问。

"太太，"犹太人回答道，"钻石越漂亮，我们就越要保存得长久。宝石越是值钱，售出的机会越少。商人不应该损失他的利钱，也就是他应该得到的利润，再加上这些商品面临的降价和涨价的可能，所以买价和卖价之间就有这个差别。二十年来，你已经损失了三十万法郎的利钱。这些钻石首饰，如果你一年戴十次，那每一次晚会就花掉你一千埃居！用一千埃居多少漂亮衣裳买不着啊！所以保存钻石首饰的人都是疯

① 戈尔康达和维萨蒲耳都是印度地名。

② 指"审慎"。

子！不过，对我们来说万幸的是，女人们根本不想明白这种种计算方法。”

“你给我摆明了这种种计算方法，我很感谢你，我要加以利用！”

“你打算卖掉么？”犹太人垂涎三尺地问。

“其余的东西值多少钱？”埃旺热利斯塔太太问。

犹太人打量打量金托座，把珍珠对着亮光照来照去，好奇地端详了红宝石，冠冕形发饰，别针，手镯，扣环，项链，嘟嘟哝哝地说：

“这里头有不少是来自巴西的葡萄牙钻石！依我看，这只值十万法郎。不过，从商人转到顾客手上，”他又补充一句，“这些首饰大概能卖到五万埃居以上。”

“我们留着，”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说。

“你错了，”埃利·玛古斯回答说，“用这些首饰值的钱去投资，五年之内给你带来的收入，你能有同样漂亮的钻石，又保留了本金。”

婚约的争论本来已经引起某些传闻，这一席相当古怪的交谈传扬开去，又证实了这些传闻。在外省，没有别人不知道的事。家中的用人听到有几次提高了嗓门，便猜测争论十分激烈，比真实的程度还要夸大几分。他们与别人家仆役说三道四，那些话又不知不觉扩散出去。然后，从低到高，这些闲话又传到主人耳朵里。对于两个同样富有的人成婚，无论是上层还是全城的人都是两眼紧盯着。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每个人对这事都那么关心。结果一个星期以后，稀奇古怪

的传闻在波尔多城满天飞：什么"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正在出售她的公馆，那么她是破产了"呀；什么"她提出要将首饰卖给埃利·玛古斯"呀，什么"她和玛奈维尔伯爵之间，什么都还没谈妥"呀等等。这桩婚事会不会成呢？有人说"会"，有人说"不会"。人们盘问两位公证人，两位公证人进行辟谣，说这些都是诽谤之辞。他们说，只是在设立长子世袭财产问题上，有一些纯属规章制度方面的难题尚未解决。不过，当舆论已经顺着一面坡往下滑的时候，要让它再沿着这面坡滚上去是很困难的。虽然保尔每天都到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家去，虽然两位公证人那么说，虚情假意的谣言仍在继续。有几位少女，她们的母亲或姑母，自己或家人梦想的婚事不成，就象一个作家不能原谅自己的邻居成名一样，也不能原谅埃旺热利斯塔太太那么得意。这西班牙人家二十年来铺张奢华、大名鼎鼎，使一些人自尊心受到伤害，现在他们要进行报复。省政府一位要人说，假使双方谈崩了，两位公证人和双方家庭也是不会有别的说法和做法的。设立长子世袭财产费时很长，似乎又证实了波尔多政界要人的怀疑。

"整个冬季，他们给大家解闷。然后，到了春天，他们要去洗矿泉浴。过了一年我们会得知，婚事吹了。"

"为了照顾两家人的面子，"这些人说，"肯定会说，难题既不是来自这一方，也不是来自另一方。要么说是司法部不肯，要么说在长子世袭财产上起了争吵把婚事给搞吹了。这个你们还不明白？"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过的日子，"那些人说，"瓦伦西亚

那①的银矿都开出来，大概也不够。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的时候，那肯定是什么都精光了！”

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估计美貌的寡妇到底开销多大的上好机会，以便干脆确定她已经破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甚至为这婚事打起赌来。按照世俗惯例，这些不知趣的饶舌不胫而走，惟独当事双方不知道。跟保尔或者跟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谁也没有结那么深的仇，或者友情那么深厚，要去告诉他们。保尔到朗斯特拉克去办事，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和城里的几个年轻人到那里去打猎，也算是对单身汉生活的告别。可是社交界都把这次打猎看成确确实实证实了大家的怀疑。吉亚斯太太有一个女儿待嫁，在这种情况下，她觉得前去探个虚实，并且对埃旺热利斯塔母女惨遭失败高高兴兴地表示悲伤的时机已到。娜塔莉和她的母亲看见侯爵夫人那假惺惺的面孔都大吃一惊，急忙问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倒霉的事。

“怎么？”她说，“波尔多城里的传闻，你们一点不知道么？我也觉得那是假话，可我还是前来了解了解真情，以便制止这些谣言。即使不能到处都制止，至少在我那个朋友圈子里可以制止。受这种谣言的欺骗，或者为这种谣言推波助澜，真正的朋友都不愿意处于那么一种暧昧的地位。”

“到底出什么事了呢？”母女二人问道。

吉亚斯夫人高高兴兴地把每个人怎样说的都讲述了一遍，对她的两位挚友该捅的地方都捅过了，没有漏过一刀。娜

① 瓦伦西亚那是墨西哥银矿。

塔莉和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笑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位朋友讲这一番话是什么意思，意图何在，她们心里早就明白了。埃旺热利斯塔这个西班牙女人差不多就象赛莉梅娜对阿尔西诺艾那样报复起来①：

“亲爱的，你对外省这么熟悉，一位母亲有一个女儿要嫁出去，可是又嫁不出去，或者是没有嫁奁，或者是没有钟情的小伙子，或者是缺少美貌，或者是缺少才智，有时这几样都缺，这样的母亲会干出什么事来，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她会拦截驿车，她会杀人，她会在街道拐角处等待一个男人，如果她还值钱，她甚至能委身于人一百次。在波尔多，处于这种地位的人很多，肯定是这些人把她们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到我们头上了。生物学家给我们描绘过许多猛兽的生活习惯，可是他们倒把寻找丈夫的母亲和女儿给忘了。这些人就是鬣狗，照大卫王的说法，她们寻找可吞噬的猎物，而且除了野兽的天性之外，又加上男人的智慧和女人的天才。这些波尔多的小蜘蛛，贝洛尔小姐，特朗小姐之流，忙忙碌碌织她们的网已经织了这么久，可是到现在还没看见一只苍蝇飞上来，还没听见周围有翅膀拍动的声音，她们恼羞成怒了。这我可以理解，她们语言恶毒，我也原谅她们。可是你呢，既富有又有贵族头衔，什么时候想把女儿嫁出去就能嫁出去；你没有一点外省的土气，你的女儿聪慧，美貌，集各种长处于一身，可以自由选择佳婿；你的巴黎风韵使你那么与众不同，居然也有些稳不住劲了，这倒真叫我们莫名惊诧！婚约中的规定，搞法律的人认为

① 见莫里哀《恨世者》第三幕第四场。

这对左右我女婿前程的仕途有用，难道我要把这些条款向公众报告不成？公众磋商的怪癖难道还要触及个人家庭的内部事务么？难道要用密诏将你们这外省的各位父亲、母亲都召集来，要他们对我家婚约的各项条款进行投票么？”

紧接着，对波尔多的挖苦、讥笑如急流汹涌、奔腾咆哮起来。反正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她可以将她的朋友、她的敌人一一列举出来，对她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毫无顾忌地任意鞭挞他们。她将多少时候以来一直憋在心里的观察所得、一再推迟的报复话语，也都一古脑发泄出来，同时也在寻找原因，什么人到底因了什么利害关系而在那里任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不过，亲爱的，”吉亚斯侯爵夫人说，“玛奈维尔先生在这种时刻到朗斯特拉克去小住，大肆招待年轻人……”

“哎！亲爱的，”贵妇人打断吉亚斯夫人的话说道，“你以为我们会采取小户人家那种小气作法么？对保尔伯爵还能象一个要逃走的男人那样给他拴上链子么？你以为我们需要让警察局看守他么？我们会害怕什么波尔多的阴谋诡计把他从我们手里抢走么？”

“亲爱的朋友，请你相信，听你这么说，我真高兴极了……”

侯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便被贴身男仆打断。他进来禀报保尔到。象所有的钟情男子一样，保尔觉得跑上四法里路来与娜塔莉欢聚一个小时是十分愉快的事。他把朋友们留在朗斯特拉克打猎，一个人穿着马靴，戴着马刺，手握马鞭来到。

“亲爱的保尔，”娜塔莉说道，“你此刻来到，真不知道是给这位夫人一个什么样的回答呢！”

当保尔得知在波尔多流传的那些诽谤之辞时，他不但没有发火，反倒哈哈大笑起来。

“这些家伙们大概知道不会有照外省风俗习惯办的婚礼和宴会，也没有正午在教堂里举行的婚礼，所以他们恼了。那好，亲爱的母亲，”他吻着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的手说道，“签订婚约那天，我们给他们来个舞会，就象让市民在爱丽舍田园大道广场上欢庆节日一样，怎么样？我们要给我们的好朋友们带来签订婚约的又苦又甜的快乐，在外省这种事是很稀罕的。”

这一事件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订于签订婚约之日宴请波尔多全城的人，而且表示要为这最后一次宴请大肆铺张，以便给社会上愚蠢的谣言以有力的回击。这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庄重宣布给保尔和娜塔莉成婚。这一盛大节日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四十天，给这个节日命名为“茶花之夜”。楼梯上，前厅里，用餐的大厅里，到处都是茶花。办理婚前各种手续以及为设立长子世袭财产而在巴黎进行的奔走正好要求这么多时日。与朗斯特拉克毗邻的土地，已经买进；教堂的结婚预告业已发布；怀疑的阴云已经消散。朋友也好，敌人也好，都一心为上述的节日准备衣着。这些事情要花许多时间，第一次会谈所提出的难题已经不再提起，因婚约问题进行的带火药昧的争执，那些话，那些辩论，也都渐渐淡忘，无论是保尔还是他的岳母，都再也不想那些事了。正如埃旺热利

斯塔太太所说，这难道不是两位公证人的事么？但是，生活是如此湍急的河流，谁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回忆的声音突然将你唤醒，可惜这回忆常常来得为时过晚。这声音使你忆起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实，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应该签订保尔和娜塔莉的婚约的那天，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清早醒来，半睡不醒中，这种鬼火突然在她心中一闪。马蒂亚斯同意索洛内提出的条件的当儿，她说过一句话："Questa coda non è di questo gatto!"① 此刻，一个声音又在她耳边喊出这句话。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虽然办事十分无能，但她心中不由得想道："既然精明强干的马蒂亚斯先生心平气和了，想必他心满意足了，使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吃了亏，一方占了便宜。"那么受损害的大概不会是保尔的利益，当然她原来希望如此。那么交付战争费用的可能是她女儿的财产了？她打算要求就婚约内容作出说明，却没有考虑到，如果她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她应该怎么办。这一天对保尔的夫妻生活将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所以就决定每个人思想状况的某些外界形势进行一些说明，乃十分必要。埃旺热利斯塔公馆要卖掉，玛奈维尔伯爵的岳母对于准备这个盛大节日不惜一切花费。庭院铺了黄沙，支起了土耳其式的帐篷，虽然是冬季，仍用灌木装饰起来。从昂古莱姆到达克斯交口称赞的茶花，铺满了楼梯和前厅。为了扩大宴会厅和舞厅，有几处整面的墙壁都拆毁了。波尔多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在殖民地大发其财的人家争富斗阔、

① 见本卷第538页注①。

大讲排场的城市，现在这座城市正等待着已经宣布的仙境出现。八点钟左右，最后讨论婚约的时候，专爱看盛装的妇女走下马车的人们，已经在大门两侧排成了人墙。就这样，签订婚约的时候，富丽堂皇的节日气氛对人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在紧要关头，点燃的灯笼在灯架上发出红光，首批到达的马车正在庭院中回响。两位公证人与订婚的一对男女、岳母一起进餐。马蒂亚斯的首席帮办那天晚上负责接收签到，同时要提防婚约内容叫人大胆看了去。进餐时他也是座上客。

每个人都可以翻翻自己的回忆录，他们会发现：那天晚上，任何人的衣着，任何一个女子都比不上娜塔莉那么漂亮。娜塔莉浑身是花边和绸缎，发式俏丽，头发卷成千百个小卷垂到颈上，宛如绿叶衬托着的一朵鲜花。她穿一条樱桃红的丝绒长裙，这个颜色挑选得十分巧妙，使她显得更加容光焕发，她的深色眼珠，深色头发更加迷人。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仍然具有四十岁女人的姿色，戴着她的珍珠项链，用审慎钻石别针别住，目的是以此驳斥那些诽谤之辞。

为了理解这个场面，必须说明：签订婚约时，保尔和娜塔莉一直坐在炉火旁边的长沙发上，监护人账目那一款他们都没听。他们两人都还稚气十足，一个因欲火如焚而兴高采烈，另一个因迫不及待的期待而同样兴高采烈，展现在他们眼前的生活一如碧空万里，他们富有，年轻而又情爱甚笃，他们不停地低声耳语。保尔觉得自己的爱情已经披上了合法的盔甲，他欣喜若狂地亲吻着娜塔莉的指尖，轻拂着她那如雪的后背，触摸着她的秀发，他从这非法的大胆举动中得到无比的快乐，

同时又不想叫外人的目光发觉这内心的快乐。娜塔莉摆弄着印度羽毛扇。这是保尔送给她的礼物。按照某些国家的迷信说法，这样的礼品对爱情来说很不吉利，就跟送剪刀或其他利器一样。大概这会使人联想到古典神话中的帕耳卡①吧！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坐在两位公证人旁边，宣读婚约条款时，她聚精会神一字不漏地听着。监护人账目一节，由索洛内起草，讲得头头是道。埃旺热利斯塔先生留下了三百几十万法郎，经他七折八扣，娜塔莉的一份就只剩下了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个了不起的数字：一百一十五万六千法郎。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听完这一节，便对年轻的一对说："孩子们，你们倒是仔细听着啊，这是你们的婚约啊！"帮办喝了一杯糖水，索洛内和马蒂亚斯擤擤鼻涕。保尔和娜塔莉望望这四个人，听听前言部分，两人又开始聊起来。夫妻双方带来多少财产；死亡又无子女时总的赠与是多少；不论子女数目多少，民法允许的以用益权形式赠与的四分之一和以虚有权形式赠与的四分之一是多少；构成夫妻共同财产的基金是多少，赠送给女方的首饰多少，赠送给男方的图书、马匹多少，这一切都无人提出异议，顺利通过。然后是设立长子世袭财产问题。等到全部宣读完毕，只剩下签字时，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便问，设立这长子世袭财产会带来什么后果。

"长子世袭财产嘛，太太，"索洛内先生说道，"是一份不得转让的财产，从夫妻双方的财产中预先提取构成，为家中每一

① 帕耳卡，希腊神话中掌管生、死、命运的三女神的总称。

代长子之用，同时不得剥夺该长子一般分割其他财产的权利。”

“对我女儿来说，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埃旺热利斯塔太太问道。

马蒂亚斯先生见掩盖不住事情真相，便开了口：

“太太，长子世袭财产是从夫妻两份财产中抽出来单独设立的财产。如果将来妻子首先死亡，留下一个或数个子女，其中有一个为男性，那么玛奈维尔伯爵对这些子女只能使用三十五万六千法郎，他以用益权形式的四分之一赠与和以虚有权形式的四分之一赠与也从这个数目里出。这样除了共同财产的利息以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回复等项以外，他对子女的债务就降到了十六万法郎左右。如果情形与此相反，保尔伯爵首先死亡，同样也留下男性子女，那么玛奈维尔夫人也只能支配三十五万六千法郎，支配玛奈维尔先生财产中的赠与部分——这部分根本不包括在长子世袭财产内——，支配回复为首饰的部分以及夫妻共同财产中她加入的那部分。”

马蒂亚斯先生深谋远虑的决策，到这时，其后果就显示得一清二楚了。

“那我的女儿算破产了！”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低声说道。

年老的公证人和年轻的公证人都听到了这句话。

“给自己的家庭设立一份不可摧毁的财产，怎么能说是破产呢？”马蒂亚斯先生低声回答她说。

看到女主顾的面部表情，年轻公证人觉得估计一下这场灾难是必不可免的了。

“我们本打算从他们那边得到三十万法郎的，现在他们显

然拿走了我们八十万。我们还要损失四十万，用在子女身上，婚约才能均衡。要么中止，要么继续！”索洛内对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说。

这些人一阵沉默。这个时刻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马蒂亚斯先生以胜利者的姿态等待着那两个人签字，而那两个女人原来还以为已经把马蒂亚斯的主顾剥得精光了呢！娜塔莉根本弄不懂她损失了一半财产，保尔也不知道玛奈维尔家族赢得了这一半财产，这两个人一直在说笑。索洛内和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一个在控制着自己满不在乎的情绪，另一个在忍着一肚子的怒气。寡妇最初是无比悔恨，接着她把保尔看成自己弄虚作假的起因。后来，她下定决心干那些可耻的勾当，以便把自己在监护中所犯过错的后果推给保尔承担，她把保尔看成她的牺牲品了。现在她蓦然发现，原来她以为自己得胜的地方，其实是一败涂地，而且受害者是自己的女儿！偷鸡不着蚀把米，她自己反倒上了一个诚实老头的当！毫无疑问她从此也失去了老者对她的尊敬。难道不是她那些偷偷摸摸的行径启发了马蒂亚斯先生想出这些条文么？想想这有多么可怕！马蒂亚斯肯定开导了保尔。即使马蒂亚斯到现在还没有讲明，婚约一经签署，这只老狼也肯定要把他的主顾曾经冒着什么样的危险而现在已经避开的这些危险告诉他，哪怕只是为了听几句赞扬，他也会这么做的。当然，一切聪明人都会受到赞扬。这个女人相当狡诈，足以参与这个卑鄙的阴谋。难道他不会叫保尔提防这个女人吗？如果她原来已经将保尔握在掌心之中，这样，马蒂亚斯不是会毁了

这种统治权么？生性软弱的人，一旦得到提醒，就会变得固执起来，而且永不回头。那么，一切都完了！开始讨论婚约的那天，她就指望利用保尔的软弱，利用婚事已经进行到这种程度，他不可能就此刹车的心理。否则，她现在早跟别人攀亲了。三个月以前，保尔如果断掉这门亲事，要克服的困难还不多。可是事到如今，波尔多全城都知道公证人将障碍铲平已经有两个月了。结婚预告已经发布。两天以后就应该举行婚礼。两家的朋友以及为这一节日身着盛装的所有社会人士已经陆续来到。怎么好宣布一切都延期呢？到那时，人人都会知道破裂的原因。马蒂亚斯先生百分之百的正直，素有威望，人们肯定更愿意相信他说的话。本来有不少人嫉妒埃旺热利斯塔家，这回那些冷嘲热讽的人可要跟他们家作对了！所以，必须作出让步！这些想法如龙卷风一般向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袭来，令人不快，却相当正确，她的脑袋简直快爆裂了。虽然表面上她还得保持外交家一般的庄重严肃，她的下巴却象中风病人那样抖动起来。当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坐在女皇的宝座上，当着宫中众人的面，在类似的情景下，受到年轻的瑞典王冒犯时，就是用这样的动作表现她的盛怒的。这肌肉的抖动，表明她正压抑着刻骨的仇恨，这是没有惊雷和闪电的暴风雨！索洛内注意到了。此刻，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确实对她的女婿怀着深仇大恨。这种仇恨的种子是阿拉伯人在两个西班牙的大气中留下来的。①

① 两个西班牙指西班牙本土及其殖民地。巴尔扎克的意思是说，这种暴烈的性格与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属于什么民族有关。

“先生，”她俯身对她的公证人耳语道，“你曾经把这叫做胡扯，可我觉得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

“太太，请你……”

“先生，”寡妇根本不听索洛内的话，她继续说下去，“就算我们会谈时你没有发现这些条款会产生什么后果，可是你在安静的书房里竟然也一点没想到，这倒奇了！这不可能是出于无能。”

年轻的公证人将他的女主顾拉到小客厅去，一面心中暗想：

“监护人的账目，我可以得到一千多埃居的酬金，婚约一千埃居，出售公馆我可以赚上六千法郎，一共可以捞到一万五千法郎，可千万不能搞僵了。”

他关上房门，用办事人那种冷静的目光望了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一眼，对她说：

“太太，为了你，我用的心计大概都过了头，你就打算用这样的词句来酬谢我的效忠尽力吗？”

“可是，先生……”

“太太，我没有算好赠与的后果，这是真的。不过，如果你不想要保尔伯爵作女婿，你又何必非同意不可呢？婚约不是还没签字么？你先大宴宾客好了，我们把签字推迟！宁愿作弄波尔多全城也不能捉弄自己呀！”

“各界人士都已经通知了，在他们面前怎么给事情没办妥找个理由呢？”

“就说巴黎什么地方搞错了，或者说还缺文件，”索洛内

说道。

“那已经买的地呢？”

“反正玛奈维尔先生以后既不缺婚资，也不愁找不到女家。”

“对，他丝毫不受损失，可我们是全盘皆输了！我们！”

“如果对你来说，贵族头衔是这桩婚事的最高目的，”索洛内接着说道，“那你还可以找到一个便宜点的伯爵嘛！”

“不，不行，我们不能这样拿我们的声誉开玩笑！我是上了当了，先生！整个波尔多城明天都会议论这件事。我们双方可是郑重其事地作出了承诺。”

“你不是希望娜塔莉小姐幸福吗？”索洛内又说。

“对，这一条高于一切。”

“在法国，”公证人说道，“幸福不就是在家里说了算么？将来，她牵着玛奈维尔这个傻瓜的鼻子走，玛奈维尔那么无能，什么也发现不了。虽然他现在对你加以提防，他将来肯定会相信他老婆的。她的老婆还不等于你？所以保尔伯爵的命运还是掌握在你手里。”

“先生，如果你说的当真，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我能拒绝你。”她说，激动得双眼炯炯。

“太太，我们回去吧，”索洛内先生明白了主顾的意思，说道，“可在任何事情上，你都要好好听我的！你高兴的话，事后再说我无能好了！”

“亲爱的同行，”年轻的公证人回到客厅，对马蒂亚斯先生说道，“虽然你很精明强干，可是你既没有事先估计到玛奈维

尔先生去世没有留下子女的情况，也没有事先估计到他去世时只留下女孩的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下，长子世袭财产都会导致与玛奈维尔家提出诉讼，因为到那时

这种事情自会出现；请你千万不要怀疑！①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规定：在第一种情况下，长子世袭财产归入夫妻之间一般赠与的财产部分；在第二种情况下，长子世袭财产的设立则归之无效。这一条款只与将来为妻的人有关。”

“我看这一条款完全正确，”马蒂亚斯先生说，“至于批准的事，必要时伯爵先生定会与司法部谈妥的。”

年轻的公证人提起笔，在婚约的空白处写上了这一可怕的条款。可是保尔和娜塔莉对此都丝毫没有注意。马蒂亚斯先生宣读这一条文时，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垂下了眼睛。

“签字吧！”母亲说。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虽然压低了嗓门，依然透露出她非常激动。她心中刚刚想过：

“不，我的女儿不会破产了！破产的是他！我的女儿会占有姓氏、头衔和财产。娜塔莉发现自己不爱丈夫的话，或者某一天她无法抗拒地爱上了另一个，发生了这样的事，保尔就要被赶出法国！那时我的女儿就自由、幸福而又富有了！”

马蒂亚斯先生虽然对分析利害很在行，可是对分析人的

---

① 这是伏尔泰的诗句。

情感却太不在行了。他同意了这个条文，只把它看作是要他当众认个错，而没有看到那是宣战书。索洛内和他的帮办照看着娜塔莉签字和在每一份文件上画押，这得费一会功夫。马蒂亚斯利用这功夫把保尔拉到一扇窗户跟前，把他为了将保尔从必然破产中拯救出来而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条文的奥妙告诉了他。

“这座公馆的十五万法郎抵押费属于你，明天就抵押出去，”最后他对保尔说道，“国家债权人名册上登记的公债，我已经采取措施登在你妻子的名下，在我的事务所里。一切都符合手续。不过，婚约还包括首饰结清的价钱，你问问是多少；公事公办。现在钻石又看涨了，以后还可能跌。因为要购买欧扎克和圣弗鲁的田产，你可以把什么都变成现钱，以便不动用你妻子的固定收入。所以，伯爵先生，决不要不好意思。手续办好了就要求付第一笔钱，是二十万法郎，把首饰的钱用在这上头好了！第二批付款，你可以用埃旺热利斯塔公馆的抵押费，长子世袭财产的收入会帮你付清余下的数目。如果你有勇气，三年之内只花费五万法郎，就能收回你现在欠的二十万法郎债务。若是在圣弗鲁的多山部分种植葡萄，那么你在圣弗鲁的收入会增加到两万六千法郎。你在巴黎的公馆还不计算在内，光是长子世袭财产一项，某一天就可以值五万利勿尔年收入，那就是我见过的最了不得的一份长子世袭财产了。这样，你就结了一门上好的亲事。”

保尔十分动情地握住老朋友的手。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这时正好走过来将笔递给保尔，这一举动自然没有逃过她的眼

睛。在她看来，她的怀疑已成了事实，于是她以为保尔和马蒂亚斯两人早有默契。她只觉得充满愤怒和仇恨的股股热血如潮涌一般冲击她的心房。有这句话也就够了。

马蒂亚斯仔细核实了是不是每一个附注上都画了押，是不是三个签约人都在每一页的下面写上了他们名字的缩写、画了押。然后他先望望保尔，又望望他的岳母，却不见他的顾主问及首饰的事。于是他说道：

"我想交出首饰的事不会成为问题，你们现在是一家人了。"

"玛奈维尔负责了结监护人账目，又不知道谁活着谁先死，由太太把首饰拿出来，可能更合乎规定一些，"索洛内说道，此刻他似乎觉得有机可乘，挑动岳母与女婿相斗。

"哈哈，母亲，"保尔说，"这么办不成了对咱们的侮辱了么！Summum jus, summa injuria,① 先生！"他对索洛内说。

"我呀，"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本来就心怀仇恨，她觉得马蒂亚斯拐着弯儿问她要首饰，是故意侮辱她，她说道，"你若是不要那些首饰，我就把婚约撕了！"

她怒气冲冲地走了。这种带有血腥味的狂怒，大有希望将世上的一切都摧毁的味道。无能的人又会把这种狂怒推到疯狂的程度。

"看在上天的份上，你就把首饰拿走吧，保尔！"娜塔莉俯耳对他说，"我母亲生气了，今天晚上我就会知道她为什么生

---

① 拉丁文：过分讲究法律，反倒极不公平。

气。然后我告诉你，咱们再叫她消消气。”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把耳环和项链留下，只叫人将埃利·玛古斯估价为十五万法郎的宝石送来。她很为这第一次搞鬼而自鸣得意。马蒂亚斯先生和索洛内先生虽然办理继承遗产事务时，经常看到各家的首饰，这一次，他们端详着一盒一盒的首饰，也为首饰的精美而大叫失声了。

“伯爵先生，你在嫁妆问题上可一点亏也没吃，”索洛内说道，弄得保尔涨红了脸。

“确实，”马蒂亚斯说，“这些首饰足够支付买进土地的第一批款子了。”

“外加订婚约的费用，”索洛内说。

仇恨也象爱情一样，一点点小事就能使其滋长，什么事都行。你总觉得自己爱的人不会做任何坏事，同样，你总觉得你恨的人不会做任何好事。保尔十分不好意思，这也完全可以理解。他想把首饰留下，不知把首饰盒子往哪儿放才好。若是能把这些东西从窗子扔出去，就好了！他这样客气，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却认定是装腔作势。她见保尔那尴尬的样子，反而两眼圆睁紧紧钉住他，似乎对他说：“拿走好了！”

“亲爱的娜塔莉，”保尔对他未来的妻子说道，“你自己把这些首饰收好吧！这是你的，我送给你了。”

娜塔莉将首饰放进半边靠墙的蜗形脚桌子抽屉里。这时人声鼎沸，车马喧闹，旁边客厅里已宾客满堂，娜塔莉和她的母亲非露面不可了。盛大的庆典开始了。

“你利用蜜月的机会将首饰卖掉吧！”老公证人临走的时

候对保尔说。

人们在等待着发出开始跳舞的信号，大家嘁嘁喳喳谈着这桩婚事，有几个人对两位新人的前程如何表示疑虑。

“确实完了么？”城中一位最重要的人物向埃旺热利斯塔太太问道。

“要念的、要听的文件那么多，搞得我们来迟了。不过，这也情有可原吧！”她回答道。

“我呀，我什么也没听见，”娜塔莉说着抓住保尔的手准备第一个起舞。

“这两个年轻人都是爱花钱的主，那个当妈的也决不会阻拦他们，”一个老太太说。

“可他们设立了一项每年收入五万利勿尔的长子世袭财产呢！”有人又说。

“真的？”

“我看见好心的马蒂亚斯先生刚刚走过去，”一位法官说，“如果是这样，肯定是这位好好先生打算拯救这个家族的前程。”

“娜塔莉太漂亮了，肯定爱俏得要命，”一位少妇说，“我可不敢担保，结婚两年，玛奈维尔在家里不成个受气包才怪呢！”

“那么豌豆花就要搭架喽？”索洛内先生回她一句。

“别的东西不行，非这个大长竿子不可，”[1]一位少女说道。

---

[1] 指埃旺热利斯塔太太。

“你不觉得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满脸不高兴吗？”

“亲爱的，你叫她怎么能高兴呢？刚才有人告诉我，说她勉强保留了两万五千利勿尔的年金，对她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亲爱的，受穷呗！”

“就是，为自己的女儿她把自己都剥光了。玛奈维尔先生的要求可也……”

“太过分了！”索洛内先生说，“可是他将来会是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呢！摩冷古家，代理主教帕米埃会给他当保护伞。他是属于圣日耳曼区的人。”

“嗨！圣日耳曼区接待他，如此而已，”曾经想要他当女婿的一位妇人说道，“埃旺热利斯塔小姐是商人的女儿，自然不会为他打开科隆教士会议的大门！”

“她是卡萨－雷阿尔公爵的外孙女呢！”

“那是从母系说！”

该说的话很快就说完了。打牌的开始打牌，少女和小伙子们跳起舞来。上了夜宵。到了拂晓，晨光微熹窗户发白的时候，节日的喧闹才平静下来。保尔最后一个走。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向他告别之后，上楼来到女儿的卧房。她自己的卧房已被建筑师占用去扩大晚会的场地了。虽然娜塔莉和她母亲都十分困倦，两人单独相对时，还要说上几句话。

“喂，亲爱的妈妈，你怎么啦？”

“我的天使，今天晚上我算知道母亲疼爱儿女可以到什么地步了。你对这些事一点也不懂，你一点也不知道刚才人家怎样怀疑我的正直。最后我还是忍气吞声了，因为这关系到

你的幸福和我们的声誉。”

“你是说那些首饰吗？这可怜的小伙子，他都哭了。他没要，首饰都在我这儿。”

“睡觉吧，亲爱的孩子。等醒过来我们再谈正事，因为，”她叹了一口气说道，“咱们之间也要办事了，现在，你我之间已有了一个第三者。”

“啊，亲爱的妈妈，保尔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障碍，妨碍我们的幸福，”娜塔莉说着便进入了梦乡。

“可怜的小丫头，她还不知道这个人刚才已经叫她破产了！”

上了年纪的人最终总是饱受吝啬之苦。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这时也为首次出现的吝啬念头所左右。她打算为自己的女儿把埃旺热利斯塔先生留下的财产恢复起来。她觉得此事关系到她的声誉。直到那时为止，她对于金钱毫不在乎，任意挥霍。可是此刻，对女儿的爱又使她成了精明强干会算计的人。她的本金有一部分已买了公债，那时约值八十万法郎。现在她打算把另外的本金也投出去生利。一种激情往往能在转眼之间改变人的性格：信口开河的人会变成外交家，懦夫会变成勇士。仇恨使挥金如土的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变成了吝啬鬼。财产可以为复仇计划效劳。现在这复仇的计划还轮廓不清，比较模糊，但即将考虑成熟。她心中暗想：“明天再说吧！”便进入了梦乡。睡梦中，她的头脑对这些想法大概又进行了反复思考，使之更加明确、连贯，为她准备了主宰保尔生活的手段，向她提供了全盘的计划。从第二天开始她就开始实施这

个计划了。这种睡梦中进行思考的现象至今尚无人作出解释，但是这种效果对思想家来说，是十分常见的。

不时困扰保尔的忧烦，虽然为筹备这盛大的晚会而被驱散，但是当他一人独处或躺在床上的时候，那些念头就又来折磨他。

“没有好心的马蒂亚斯，”他心想，“可能我就上了我岳母的当了！这怎么能叫人相信呢？是什么利害关系驱使她骗我呢？我们不是应该将财产合在一处共同生活吗？算了，又何必担忧呢？几天之后，娜塔莉就是我的妻子了，我们的财产已经完全确定，什么都不能把我们拆开。随它去吧！不过我要小心提防。若是马蒂亚斯不幸而言中，那么，不管怎么说，我并不是非把岳母带过来不可！”

在这第二战役中，保尔的前途已经完全改观，可是他自己还不知道。随着他结婚而过来的两个人当中，最精明强干的一个已经变成了他的主要敌人，并且考虑怎样将自己的财产与保尔的财产分离。克里奥尔性格使他的岳母与别的女人大不相同。保尔看不出这种区别，他还不大能猜想出其岳母的老谋深算。克里奥尔女人天性很特别，从智力方面说，她与欧洲有联系；从感情强烈甚至不符合逻辑来说，她与热带有关；从她既能作恶也能行善，既能忍受恶也能忍受善的那种冷漠、毫不在乎来说，她又与印度① 相关联。这倒是相当迷人的天性，但也是危险的天性，正象一个孩子，如果无人照看也很危

① 指西印度群岛。

险一样。这种女人也象孩子一样，想一下子无所不有；象孩子一样，为了煮一个鸡蛋，可以把房子烧了。在骄奢淫逸的生活中，她什么都不考虑；一旦热情迸发，她什么都想得出来。她自摇篮时期起，便生活在黑人的包围之中，她的性格中有黑人的那种恶毒，也象黑人那样幼稚。象黑人和孩子一样，她会执着地要一件东西，而且欲望越来越强烈，而且可以把这种想法酝酿很久才表现出来。这是长处和短处构成的奇异的组合，西班牙的才具在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身上强化了这种奇异的组合，法兰西的彬彬有礼又在这奇异的组合上涂上了光滑的彩釉。她的这种性格由于幸福而沉睡了一十六年，后来又被生活琐事所占据。首次遇到的仇恨向她揭示出自己的力量，于是，这种性格苏醒过来，象大火一样燃烧起来，在生命的某一时刻；在这女人失去了自己最珍贵的感情，并需要一个新的因素为她处心积虑的活动提供营养的时刻，这种性格便大放异彩了。娜塔莉有三天还要留在她母亲的影响之下呢！吃了败仗的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却觉得只有一天了，那是一个女儿与她母亲一起度过的最后的一天。娜塔莉和她的丈夫已注定要一起穿过巴黎社交界的荆棘丛和大路。这个克里奥尔女人只要说一句话，就能影响他俩的一生，因为娜塔莉是盲目相信母亲的。出一个主意，在这样具有偏见的头脑里，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啊！一句话就可以决定整个前程！任何法典、任何人间的机构都不能防止一句话杀人的道德罪。这正是社会司法机关的缺欠。这也正是上层社会的风习与下层民众的风习之间的区别：一个坦率，另一个虚伪；一个用刀子，另一个用语

言或思想的毒汁；对一个的惩罚是死刑，对另一个则不加惩处。

第二天近午时分，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正在娜塔莉的床沿上半卧着。醒来的时候，母女二人又谈起她俩共同生活时的幸福回忆，极尽相互爱抚、温存之能事。她们共同生活过程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不睦来破坏她们感情的和谐、想法的默契以及享乐上的相互照应。

“可怜的亲爱的小姑娘，”母亲流着真情的眼泪一再说道，“你在家一直是说一不二的，可是明天晚上你就要属于一个男人，对他必须俯首帖耳。一想到这些，我怎么能不难过呢？”

“噢，亲爱的妈妈，你说对他要俯首帖耳么！”娜塔莉情不自禁象拨浪鼓一般摇摇脑袋，表现出可爱的顽皮劲。“你为什么笑？”她又说下去，“你的各种心血来潮的要求，我父亲不是一直满足你的么？为什么呢？因为他爱你。人家不是也爱我么，嗯？”

“对，保尔对你是怀着爱情。可是一个已婚妇女若是不当心，没有什么比夫妻恩爱消散得更快了。一个妻子对她丈夫影响如何，取决于结婚之初，一定得给你出些好点子。”

“你不是和我们一起过么……”

“可能，亲爱的孩子！昨天舞会上，我对咱们结的这桩亲事有什么危险进行了许多思考。你应该通过一些小事慢慢建立起妻子的威信。我在场会对你有害无益，如果这些小事人家都归结为我的影响，你的家岂不变成了地狱？象我这么傲气十足的人，你丈夫头一回大胆皱皱眉头，我还不立刻走出家

门？与其有一天我要走出家门，我的意思，还不如干脆不进这个家门的好。你丈夫要是害得咱俩不和，那我是不会饶恕他的。相反，这个家由你当家作主的话，你丈夫之于你就相当于你父亲之于我，就无需担心这种祸事了。象你这样年轻、不懂事、心肠又软的人，这种策略会使你为难，可是你一定要在家中成为绝对的君主，你的幸福要求你如此行事。”

“妈妈，那为什么你刚才说，我对他应该俯首帖耳呢？”

“亲爱的小丫头，一个女人要说了算，就必须摆出丈夫要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的样子。不知道这个的话，一次不合时宜的反抗，就可能将你的前程葬送。保尔是个意志薄弱的小伙子，他可能听凭一个朋友支配，甚至说不定会落入另一个女人的掌心，他们会叫你受他们的影响。你要叫他听你的，才能防止这些苦恼。与其叫他受制于别人，叫他受制于你岂不更好？”

“那当然，”娜塔莉说道，“我只会希望他幸福。”

“亲爱的孩子，我只想到你的幸福，而且希望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在将要遇到的暗礁中，你不要丢了指南针。作娘的这么想，也是正常的。”

“可是，亲爱的妈妈，我们两人一起不就力量大了么？不仅可以呆在他身边，而且无需害怕你似乎很害怕的皱眉头。保尔是爱你的，妈妈。”

“嘿嘿！恐怕他怕我更胜过爱我吧！今天我要对他说，我让你们到巴黎去，我不去。你到时候好好观察观察他！你会看到，尽管他要极力掩饰，还是会喜形于色的！”

“为什么呢？”娜塔莉问道。

“为什么吗？亲爱的孩子，我说的错不了，就象金口圣约翰①一样。这话我要亲口对他说，而且当着你的面对他说。”

“若是我提出我结婚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离开你呢？”

“我们分手已成必然，”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接着说道，“还有好几种考虑改变了我将来的生活。我已经破了产。你们会在巴黎过上最最令人瞩目的生活。我在那儿想过得象个样的话，就不能不把我剩下的这点钱财全部花掉。我在朗斯特拉克生活，还能照应你们的财产，而且努力节省，恢复我的财产。”

“你？妈妈，你能节省？”娜塔莉不无讥讽地大叫起来，“你不是已经成了老奶奶么！你怎么能因为这样的理由离开我呢？亲爱的母亲，你可能觉得保尔有些傻，可他是世界上最不计较钱财的人……”

“嘿！”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回答道，那语调里包含着一肚子的不满，叫娜塔莉听了心慌意乱，“这个么，通过讨论婚约，可叫我多了一个心眼，也叫我产生了怀疑。不过，亲爱的孩子，你不用担心，”她说着，搂住女儿的脖子，将女儿拉到自己身边亲吻，“我不会叫你长期一个人过日子的。等我回到你们中间再不会引起不快，保尔也看明白了我的为人的时候，咱们就会恢复那小小的幸福生活，晚上聊天……”

“妈妈，没有你的妮妮②，你怎么能生活呢？”

---

① 金口圣约翰即约翰·克利索斯通(340—407)，曾担任君士坦丁堡主教，以雄辩著称。

② 妮妮是娜塔莉的爱称。

“能行，亲爱的天使，因为我是为你而生活。一想到我是在尽自己的义务，给你们两人的财产带来好处，我那作母亲的心难道不会永远感到满足么？”

“可是，亲爱的可爱的妈妈，我就要一个人和保尔到那边去么？我怎么办呢？各种事情会怎么样？什么事我应该做，什么事我不应该做呢？”

“可怜的小姑娘，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在第一个战役就把你丢下不管么？我们要象一对情侣那样每个星期互相写三封信。这样我们就会一个人不断地留在另一个人心中了。你遇到的事，我无不知晓，我要保护你免遭任何不幸。再说，我总也不来看你们的话，也会显得太可笑，那不等于叫你丈夫失去人望么！所以我每年总是会在巴黎你们家过上一个月、两个月的。”

“那我就一个人，我就已经一个人和他在一块了么？”娜塔莉恐惧万分地打断她母亲的话说道。

“你不应该作他的妻子么？”

“我很愿意，可是，你是想叫我父亲怎么着就怎么着的，你懂得其中的奥秘，至少你要告诉我，我应该如何行事。我一定言听计从。”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亲了亲娜塔莉的额头。这个请求，她正求之不得呢！

“孩子，我给你出点主意，可是你要见机行事。男人跟男人不一样。从道德上说，这个男人与那个男人相比，那不相似之处简直比狮子与青蛙之间还要大。明天你会碰到什么事，

我今天怎么能知道呢？所以我现在只能就你行事的总体给你出些笼统的主意。”

“亲爱的妈妈，你知道的事，快点全都告诉我吧！”

“首先，我亲爱的孩子，已婚妇女必须把丈夫的心留住，她们失败的原因……”她说道，紧接着下面加了一句解释，“留住他们的心或者控制他们，是一回事。好，夫妻不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两人一天到晚厮守在一起。这种事过去不存在，而是随着家庭的怪癖进入这个国度的。自从法国发生革命① 以来，小市民风习侵入了贵族家庭。这个灾难是他们的一个作家造成的。这个作家名叫卢梭，是个恶毒的异端分子，脑袋里全是反社会的思想，他能把最不合理的事给说得头头是道。怎么说的，我也不知道。他认为，凡是妇女皆有同样的权利，同样的才具；从社会来说，人应该服从天性。好象一个西班牙高等贵族的妻子，好象你我这种人与一个平民妇女有共同点似的。而且从那以后，体面的妇女也自己奶孩子，带女儿，留在家里操持家务。这样，生活就复杂了，以致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幸福，因为两人性情相投，就象我们两人性情相投，能象朋友一样在一起生活的事，是少有的例外。子女与父母天天接触，也不比夫妻间天天接触危险性小。时时厮守在一起，爱情能坚持下来的人不多，这种奇迹只能算在上帝头上。在保尔和你之间设上社交的藩篱吧，参加舞会，上歌剧院吧！你要上午出去散步，晚上在外面吃饭，多多去拜访人家，不要多给保尔在一起

---

① 指一七八九年的革命。

的时间！采取这么一套作法，你的身价定然毫无损失。两个人之间只有感情而打算白头偕老时，肯定不久就要走投无路。而且冷漠，厌倦，厌恶很快就会来到。一旦感情枯萎，还有什么办法呢！你一定要清楚地知道，熄灭了的爱情只会被冷漠或蔑视所代替。所以你要让他觉得你青春常在，让他总是觉得你新鲜。他使你厌烦，这种事可能会发生，但是你必须永远不令他厌烦。善于适度地厌倦正是形成各种权力的一个条件。你绝对不能用照应财产和照管家务的办法来使幸福变换花样。如果你不叫丈夫分担你忙碌的社交活动、不引他高兴的话，你们就会陷入最可怕的死气沉沉之中。那时，爱情的spleen①就开始了。可是，谁引我们高兴，或者谁使我们幸福，就会总是爱谁。给予幸福还是得到幸福，这是女性行为的两大体系，这中间隔着一条鸿沟。"

"亲爱的妈妈，我听你的，可是我不明白。"

"如果你爱保尔爱到他想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的地步，如果他确实给了你幸福，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你不会当家作主，世界上最好的告诫也毫无用处。"

"这倒清楚了一些，可是我学了规则，还不能运用，"娜塔莉笑着说，"我已经有了理论，实践的机会会来到的。"

"我可怜的妮妮，"母亲想到女儿就要成婚，不禁流下发自内心的泪水。她将女儿搂在怀里，又开口道："你会遇到一些事，叫你牢记不忘的。总之，"她停顿了一下，母女二人充满友

---

① 英文：忧郁，消沉。

情地拥抱在一起。过了一会，她又开口道，“我的娜塔莉，你一定要明白，正象男人有他们的使命一样，我们作为女子，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使命。因此，一个女人生来就是要当一个时髦女郎，一个可爱的女主人的，正象男子生来要当将军或诗人一般。你的使命就是讨人喜欢。再说你所受的教育也造就了你要去参加社交。如今的女人，应该培养她们进沙龙，正象往昔培养她们呆在闺房中一样。你天生不是当家庭主妇的，也不是当总管的。你生孩子的话，我希望不要刚一结婚就生，破坏了你的身段。举行结婚仪式以后一个月就怀孕，实在没有比这更小市民气的了。而且这首先就证明丈夫并不特别爱我们。婚后两、三年再生孩子的话，那么，自有女管家和家庭教师把他们拉扯大。你呀，当一个标志家庭奢华和享乐的贵妇吧！但是你只能在迎合男人自尊心的小事上表露出你胜人一筹，而在大事上你可能学到的过人本领，可要藏而不露。”

“你真吓死我了，亲爱的妈妈，”娜塔莉大叫起来，“这些训戒，我怎么记得住呢？我这么莽撞，这么幼稚，怎样才能做到事事盘算得当，三思而后行呢？”

“亲爱的小丫头，我今天只是对你说说，日后这些你都会学到的，只是要以惨痛的过失，以行为失检为代价才能换取亲身的体验，而那些过失可能会使你遗恨终身，给你的生活带来忧烦。”

“从何处着手呢？”娜塔莉幼稚地问。

“本能会指引你，”母亲又说道，“此刻，保尔想得到你，远远胜过他爱你。由欲望产生的爱情是一种期望，随着欲望的

满足而来到的爱情才是现实。亲爱的，你的威力正要表现在这里，整个问题的症结皆在于此。哪个女人在结婚的前夜不为人爱恋呢？结婚之后仍为人爱恋，你才会永远为人所爱。保尔是个意志薄弱的人，他很容易习惯成自然。他向你让步一次的话，以后就会总是向你让步。一个为丈夫热烈向往的妻子提什么要求都可以。我见过许多女人，她们根本不了解我们占统治地位的最初时刻有多么重要，把这段时间用去干蠢事，干毫无意义的傻事。这种荒唐事，你可不要干！丈夫最初的激情所赋予你的那种威望，你一定要好好利用，叫他养成对你服服帖帖的习惯。要叫他让步，你要挑那最不讲道理的事儿，以便通过让步的程度来衡量你的权势达到了什么程度。叫他高高兴兴去做一件十分有道理的事，那算什么本事啊？那他服从的难道是你吗？卡斯蒂利亚的一句谚语说得好：斗牛要得胜，必抓牛犄角；① 一旦它发现自卫也好，挣扎也好，都毫无用处，它就算被制服了。你的丈夫若为你干下蠢事，你就控制住他了。”

“天哪！为什么有这么多说道呢？”

“因为，我的孩子，婚姻是一辈子的事，丈夫也不是随便什么男人。所以，不论在什么事情上，决不要作把别人当作知己那种荒唐事。不论言也好，行也好，总要谨慎，克制。你甚至可以表现得冷淡，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这种态度可以任意改变，而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可就过头了。亲爱的，在这世界

---

① 意为迎难而上，从难入手。

上，女人惟有跟丈夫是一点也不敢放肆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要保持自己的尊严，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你的妻子不应该做什么事，说什么话，你的妻子不能做什么事，说什么话！'这些话是最大的法宝。女人的一生就在'我不愿意！'和'我不能！'这两句话里。'我不能！'是弱者抵挡不住的理由，尽管这弱者也睡觉，也哭泣，也引诱别人。'我不愿意！'才是强者的理由。女性的力量这样便充分显示出来了。所以，这句话只有在重要的场合才能用。一个女人怎么使用、怎么解释、怎么变换这两句话，更是成败的关键。这些统治办法似乎都包含着争辩，但是有一个办法比这些都好。亲爱的，我呀，我是用信念来统治的。你丈夫相信你的话，你就什么都可以干。要使他产生这种如宗教信仰一般的信念，必须使他确信你理解他。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个女子什么时候都可以向一个男子证明她爱他，但是要叫他承认他为人所理解，这就比较难了。我应当什么都告诉你，我的孩子，因为对你来说，会出现各种复杂情况的生活，两个人的意志应该协调的生活，明天就要开始！你确实想到这种困难了么？要把你们两个人的意志协调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家中只有一个意志。许多人认为一个女人这样调换角色会惹祸。可是，亲爱的，这样，女人就成了左右大事的主人，而不是被动地承受了，这一利便足以补偿一切可能产生的弊！"

娜塔莉亲吻了母亲的双手，在手上洒下了感激的泪水。象那些肉体的激情一点也激发不了精神上的热情的女子一样，她突然领悟了这门高级女性策略的意义。娇生惯养的孩子即

使面对最过得硬的理由也不认输，仍然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要求。娜塔莉与这些孩子十分相似，孩子直观的逻辑又使她找到了一个个人的理由，她又旧话重提了：

"亲爱的母亲，"她说道，"前几天你还大讲特讲你一个人就能照管保尔的前程，为此需要作准备，现在为什么你又改变了主意，就这样扔下我们不管了呢？"

"因为那时候我对我的义务的范围和我欠债的数字都不清楚，"母亲说道，她不愿道出自己的秘密。"再说，从现在起不出一、两年，关于这个问题，我会给你答复的。保尔就要来了，咱们穿好衣服吧！你一定要象讨论这个生死攸关的婚约那天晚上那样温柔妩媚，可亲可爱，知道吗？因为今天事关拯救咱家的剩余财产和送你一件东西的问题。我对这件东西十分依恋，简直达到了迷恋的程度。"

"什么东西？"

"Discreto。"

保尔四点左右来到。他上前与岳母交谈的时候，脸上极力显出亲切、潇洒的神情，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仍从他额头上见到团团阴云。一夜的斟酌和醒来以后进行的思考使他额头上阴云密布。

"肯定是马蒂亚斯说什么了！"她心中暗想，一面打定主意一定要把老公证人的工事摧毁。"亲爱的孩子，"她对保尔说，"你把首饰留在小桌里。说老实话，这些东西差点在我们之间酿成不快，我再也不愿意看见。再说，正如马蒂亚斯指出的那样，必须将这些首饰卖掉，以便为你买进的土地支付第一批款

子。”

“这些首饰已经不属于我了，”保尔说道，“我已经送给娜塔莉，为的是你看见她佩戴这些首饰，就会忘记这些东西曾经使你难过。”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拉住保尔的手，强忍自己感动的泪水亲切地与他握手。

“你们听着，我的好孩子们，”她望着娜塔莉和保尔说道，“如果是这样，我要跟你们做一桩生意。我势必要卖掉我的珍珠项链和耳环。对，保尔，我的财产，一个苏我也不愿意把它变成终身年金，我忘不了我欠你多少钱。可是，说老实话，要卖掉 Discreto 我实在舍不得，我觉得那简直是一场灾难。这颗钻石上有腓力二世的绰号①，这颗钻石点缀过他那王公之手。这是一颗有历史意义的宝石，阿尔伯公爵抚摸它足足有十年时光，这宝石就镶在他剑柄的圆头上。不，这不能卖。埃利·玛古斯给我的耳环和项链估价为十万法郎以上。为了履行对我女儿许下的诺言，我已经交给你们一批珠宝。拿那些珠宝来跟这耳环和项链换吧！你们是占便宜的，不过，这对我又有什么坏处呢！我是不计较物质利害的。这样，保尔，用你的积蓄，你闹着玩似的就一颗钻石一颗钻石地给娜塔莉做成冠冕形发饰或者穗状钻石串了。你的妻子就会有灿烂夺目的钻石首饰，从中得到真正的享受，而不是只有那些廉价的新奇的首饰，那些只有在小家碧玉中才流行的小玩意了。卖就卖吧，可

---

① 腓力二世的绰号为 El Discreto，意为“审慎”或“克制”。

是，既卖掉了这些老古董，又在本家中保留了这些精美的宝石制品，不是两全其美吗？”

“可是，母亲，那您呢？”保尔问道。

“我嘛，”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回答道，“我什么也不再需要了。对了，我就要去朗斯特拉克给你们当佃农。我应该在这里把我剩下的财产处理完毕，在这个节骨眼上，到巴黎去，不是发疯吗？为我的外孙、外孙女，我变得吝啬了。”

“亲爱的母亲，”保尔十分激动地说，“我应该同意这样交换而无需结清差额么？”

“我的上帝！难道你们不是我最珍贵的财产么？我坐在炉边心里想着：娜塔莉今天晚上来到贝里公爵夫人家舞会上，光彩夺目！她颈上戴着我的钻石项链，耳上戴着我的耳环，对镜自顾，感受到自尊心得到满足的小小快感，这种快感会使一个女人快活，讨人喜欢，对她的幸福起着多么大的作用！你们不觉得我这么想着的时候，对我来说，也是幸福么？自尊心受伤，是叫女人最难受的了！在任何地方，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衣着寒酸的女人和蔼可亲、心情愉快的。好啦，秉公办事吧，保尔！我们从爱的对象身上比从我们自身得到更大的享受。”

“我的上帝啊！马蒂亚斯想说明什么来着？”保尔想道。“好吧，妈妈，”他低声说道，“我同意了。”

“我，我真感到不好意思，”娜塔莉说。

正在这时，索洛内来到。他向自己的主顾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在他认识的作投机买卖的人当中，他找到了两个建筑工程承包人。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的公馆对这两个人很有吸引

力，因为公馆中花园很大，可以进行修建。

“他们给价二十五万法郎，”索洛内说，“若是你同意的话，我可以叫他们给三十万。你的花园面积有两阿尔邦呢！”

“我丈夫一共花了二十万，所以，我同意，”她说，“不过请你为我保留家具，大镜子……”

“啊！”索洛内笑着说，“你真会作生意。”

“唉！不这样怎么行呢！”她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已经知道，有很多人要前来望你们的夜半弥撒呢！”索洛内说，他发现自己在场实为多余，便起身告辞。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一直将他送到最外面一间客厅的门口，附在他耳边说道：“我现在已经有了大约值二十五万法郎的首饰。若是卖房子的钱里面有二十万法郎归我，我就能筹集到四十五万法郎的资金。我想充分利用这笔资金，这件事就全靠你了。将来，我很可能留在朗斯特拉克。”

年轻的公证人满怀感激地亲吻了他的主顾的手。寡妇的语气使索洛内相信，他们之间由利害关系牵线的这种结合，即将进一步向前发展。

“你可以指望我，”他说，“我一定给你找到商品投资的地方，让你既不担一点风险，又可以获巨额利润……”

“明天见，”她说，“你和吉亚斯侯爵先生是我们的证婚人。”

“亲爱的母亲，”保尔说，“为什么你不肯到巴黎去了呢？娜塔莉在跟我怄气，好象你是因为我才作出这一决定的。”

“我确实考虑到这些，我的孩子们，我去了说不定会碍你

们的事。你们会觉得不论做什么事，都必须把我当作第三者摆进去，可是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可能会不知不觉地与你们意见相左。你们自己去巴黎吧！我从前控制着娜塔莉，那是甜蜜的制约。她现在成了玛奈维尔夫人，我不愿意继续对她进行这种统治了，应该把她完完全全让给你。你明白了吗？保尔，我和她之间有些习惯，必须打破。我的影响应该给你的影响让位。我希望你爱我，也请你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你想象的更为看重你的得失。女儿疼爱妈妈，年轻的丈夫早晚会嫉妒的。这些人也可能是有道理的。待到你们结合得很紧密，爱情将你们的心灵熔为一体的时候，我亲爱的孩子，你再看见我出现在你们的家里，就再也不会担心会有什么令人不快的影响了。我熟悉人世，深知种种人和种种事。作母亲的盲目的爱，使女儿、女婿对老太太都无法忍受，使小夫妻闹翻的事，我见过的多了。老人的疼爱常常是过于琐碎，叫人厌烦的。如果我去巴黎，可能我还不会悄悄引退。我有一个弱点，就是自以为还有几分姿色，有些阿谀奉承的人也想要向我证明我还可爱，这样我也许会有一些叫人为难的奢望。算啦，就叫我为你们的幸福再作出一项牺牲吧：我已经把我的财产给了你，好，我现在再把我作为女人的最后的虚荣也交出来。你那位马蒂亚斯老爹年纪大了，不能照应你的财产；我呢，我自荐给你当总管，我给自己找些活干，老年人早晚都要干这些事的。必要的时候，我到巴黎来给你的壮志宏图助上一臂之力。好啦！保尔，说实话吧，我这个决定对你合适不，你说？”

保尔根本不想同意，但是能自由自在，他实在太高兴了。

对他岳母的性格，从前老公证人在他心中挑起种种怀疑。他岳母这一席谈话，使这些怀疑顿时烟消云散。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拾起话头继续谈下去，仍然是这种口气。

“我母亲说得对，”娜塔莉观察到保尔的面部表情，心中暗想，“他知道我要和母亲分开，很开心呢！为什么呢？”

这个为什么难道不是相互不信任的第一个问号么？不是使母亲的种种教导具有无上的权威了么？

有些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们只根据一件事实，就相信了别人的友情。对这种人来说，西风会很快带来乌云，北风也会很快将乌云吹散。他们只见其果而不究其因。保尔就是这种从根本上说来既轻信，又没有坏心，同时又毫无先见之明的人。他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心地善良，崇尚为善，而不是意志薄弱。

娜塔莉在那里沉思默想，心中悲伤，因为没有她母亲她无法生活。爱情使人产生一种自鸣得意的情绪，保尔怀着这种情绪，对她未来的妻子这种郁郁寡欢加以嘲笑。他心中暗想，新婚的快乐和到巴黎去锻炼锻炼会使这种忧郁心情烟消云散的。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见保尔已经相信了她，快乐之情溢于言表，因为报复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将真情隐去。表露出来的仇恨是无能的。这克里奥尔女人已经向前迈出了两大步。首先，她的女儿已经有了一件要保尔花二十万法郎的漂亮首饰，而且保尔肯定还要使这件首饰更为完整。其次，她让这两个孩子自己去应付一切，除了他们那不合逻辑的爱情以外，就没有给他们什么指点。她就这样背着女儿为自己的复仇进行

准备。她的女儿早晚会成为她的帮凶的。娜塔莉会不会爱保尔？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会使她的计划有所改变，因为她确实真心真意地爱自己的女儿，不会不尊重女儿的幸福。这么说来，保尔的未来仍然取决于他自己。他叫人爱上他的话，他就能得救。

第二天，全家人和四位证婚人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请几位证婚人吃饭，这是履行结婚的法律手续之后那种时间持续很长的晚宴。到了夜半时分，新婚夫妇和朋友们来到教堂听结婚弥撒，在场的有百十来个看热闹的人。半夜举行婚礼总是使人的心灵感到不吉利。白昼的光明是生命和欢乐的象征，人的心灵正好对生命和欢乐难以预料。请你问问最勇猛无畏的人，为什么在夜间他心头冰冷？为什么黑暗而寒冷的教堂穹顶使他心烦意乱？为什么脚步声使人恐惧？为什么人们特别注意灰林鸮和猫头鹰的叫声？虽然没有任何叫人发抖的原因，可是每个人都要浑身发抖，黑暗这死亡的形象使人忧伤。娜塔莉因为与她的母亲分离而流着泪。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时揪住人心的各种疑惑，此刻正在折磨着她。在这新生活中，纵然有最有力的幸福保证，但也有千百个陷阱，女子会跌进去。她浑身发冷，不得不给她穿上大衣。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的态度，新婚夫妇的态度，在祭台周围衣着华丽的人群中引起了议论。

“索洛内适才对我说，新婚夫妇明天早晨动身去巴黎，就他们俩走。”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大概去和他们一起过。”

“保尔伯爵已经把她甩了。”

“这可大错特错了！”吉亚斯侯爵夫人说：“向自己老婆的母亲关上大门，岂不等于给一个情夫敞开大门？一位母亲会起什么作用，他怎么不知道呢？”

“他对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可无情无义了，这个可怜的女人卖掉了自己的公馆，就要去朗斯特拉克度日了。”

“娜塔莉看样子很伤心。”

“新婚的第二天就上路，若是你，你高兴吗？”

“这真叫人不痛快。”

“我来了倒很高兴，”一位妇人说道，“来证实一下是否有必要用偌大的排场、传统的庆宴来点缀婚礼，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都非常凄惨。你若是愿意我把我心里想的全告诉你，”她俯耳对她身旁的一个男子说道，“我就要说，我觉得这桩婚事不合适。”

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叫娜塔莉上了自己的马车，亲自将娜塔莉送到保尔伯爵家中。

“那么，妈妈，一切都已注定了……”

“亲爱的孩子，想着我最后对你的嘱咐，你会幸福的。你要永远作他的妻子，而不是他的情妇。”

娜塔莉上床之后，埃旺热利斯塔太太便装模作样地哭着扑到女婿的怀里。只有这一件外省风味的事，她大胆做了，她这样做自有她的道理。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嘴里叨叨咕咕道出表面上看上去是疯疯癫癫或悲观绝望的话语，实际上就靠这个，她要保尔作出了哪一个丈夫也会作出的那些让步。第

二天，她把新婚夫妇安顿在马车里，一直将他们送上吉伦特河的渡船。娜塔莉说了一句话，告诉埃旺热利斯塔太太说，虽然保尔在婚约那一局上获胜，可现在她的报复已经开始：她已经使丈夫完全服服帖帖了。

尾　声

五年过后，十一月的一天下午，保尔·德·玛奈维尔伯爵身上裹着一件大衣，低垂着头，神秘地走进波尔多马蒂亚斯先生的家。这位好好先生因为老迈年高无法继续办理事务，早已将事务所卖掉，隐居在自己的一处房产中安度晚年。客人来到时，马蒂亚斯正好有件急事外出，不在家中。不过他的老管家事先知道保尔要来，便将他带到马蒂亚斯太太的卧房中安歇。那马蒂亚斯太太去世已有一年。保尔仓促外出，旅途劳顿，一觉睡到晚上。马蒂亚斯老头回家以后，便来看望他的老主顾，一味望着他沉睡，好似母亲望着自己的孩子一般。女管家若塞特陪伴着主人，双手叉着腰，一直站在床前。

"若塞特，一年前的今天，我在这里眼看着我那亲爱的妻子咽下最后一口气。那时哪里知道我要回到这间屋子，见到几乎奄奄一息的伯爵先生呢！"

"可怜的先生！他睡着了还呻吟不止呢！"若塞特说。

前公证人只骂了一句"真要命！"作为回答。这句无伤大雅的骂人话，出自马蒂亚斯先生口中，总是表达他这个办事的人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时那种绝望的心情。"不管怎样，"他心中

想道，"我救出了他在朗斯特拉克，欧扎克，圣弗鲁和他自己公馆的虚有权！"马蒂亚斯屈指一算，大叫起来："五年了！五年以前，就是这个月份，他那如今已经谢世的舅祖母、令人尊敬的摩冷古太太代他向这个女人求婚。谁知道这是个扮成女装的小鳄鱼，最后果然不出我所料，搞得他倾家荡产！"

患痛风症的善良老人对着年轻人的面孔凝视良久，然后站起身来，拄着拐杖，迈着缓慢的步伐，到他的小花园里散步去了。九点钟，上了夜宵，因为马蒂亚斯是吃夜宵的。老人看见保尔虽然十分憔悴，但是前额平静，面部表情安详，不禁大吃一惊。玛奈维尔伯爵三十三岁，倒显得上了四十岁，外貌上的这种变化完全是由于精神上受到打击而产生的。他的身体倒很好。他走过去，抓住好老头的双手，强制他不要站起来，满怀深情地握着老头的手对他说："亲爱的好心的马蒂亚斯先生！你也经受了痛苦！"

"我的痛苦是顺乎自然的，伯爵先生，可是你的痛苦……"

"一会儿吃夜宵时再说我的事吧！"

"要不是我有一个儿子在司法界工作，还有一个出了嫁的女儿，"好老头说道，"伯爵先生，请你相信，那你在老马蒂亚斯这里得到的就不仅仅是款待了！此刻，在波尔多的每一面墙上，行人都可以看到公告，宣布扣押格拉索尔、居阿代、美丽玫瑰庄园和你公馆的不动产。你怎么在这种时候到波尔多来呢！我在四十年的时光里，就象这些地方属于我那样精心照看过这些房地产。我的前任是可敬的谢诺先生，我给他当三等帮办的时候，亲自经手为你母亲买下了这些房产地产，而且

经我这个三等帮办的手，亲自工工整整地用漂亮的圆体字在羊皮纸上写好了卖契！后来这些业主文件放在我的接班人的事务所里，我亲自进行的结算！你刚这么大的时候我就见过你了！”公证人把手放到离地二尺高的地方比划着，说道，“我看见这些大布告牌时心里多么难受，就没法说了！看见我的名字当着以色列的面①红鲜鲜地印在扣押记要和确定财产业主文件上，我心里有多么难过，一定要当过四十一年半的公证人才能体会到。我从街上走过，看见人们争相阅读这些可怕的黄纸公告时，我羞愧得好象我自己破了产、我自己名誉扫地一样。有的混蛋故意大声一字一句念给你听，以便招引爱看热闹的人，然后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说什么蠢话的都有。自己的财产自己作主，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管得着吗？你父亲先是挥霍了两份财产，后来才积攒起他留给你的那份财产。你若是不步他的后尘，还能叫玛奈维尔家的人么！再说民法中整整有一编说的是扣押不动产的问题呢，这早已为法律所预见，你是处于法律容许的情形之中嘛！我要不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翁，只等人家胳膊肘一碰就跌进墓穴里去，站在那儿看那些混账文字的人，我真要痛打他们一顿！那布告上说什么：“根据保尔-弗朗索瓦-约瑟夫·德·玛奈维尔伯爵之妻娜塔莉·埃旺热利斯塔夫人之请求，塞纳省初级法院业已判准与其夫分立财产……”

① 此典故见《圣经·创世记》第三十二章，以色列原名雅各，与天使摔跤而胜之，于是上帝为他祝福，并赐名以色列。所以“当着以色列的面”，就是“当着上帝的面”的意思。

"对,"保尔说,"现在,人身也分离了……"

"啊?!"老头大叫一声。

"噢,不是娜塔莉愿意的,"伯爵急忙说道,"我不得不骗她,她不知道我走。"

"你要走?"

"我已经买了船票,乘美丽的卡罗琳娜号上加尔各答去。"

"两天以后就要动身?"老人说道,"那么,伯爵先生,咱们再不会相见了!"

"亲爱的马蒂亚斯,你才七十三岁。你患痛风症,可这是长寿的保证。待我回来时,你还会健在的。到那时你的头脑和心脏还会很健全,你要帮助我重建这已经动摇的大厦。我打算用七年功夫赚上一大笔钱。七年后归来时,我才四十岁。这个年龄,干什么事都还行。"

"你?"马蒂亚斯情不自禁地作了一个惊异的动作说道,"你,伯爵先生,你打算去做买卖!?"

"亲爱的马蒂亚斯,我已经不是伯爵先生了。我的船票上写的名字是卡米叶,是我母亲受洗时的一个名字。我还有些熟人,可以让我用别的方式发财,实在不得已才会经商。再说我走时带着一大笔钱,使我可以多方面去碰碰运气。"

"这笔钱在哪儿?"

"一个朋友会寄给我。"

听到"朋友"两个字,老人的叉子失手掉在桌上。但是这既不是嘲讽,也不是惊奇。他的神情透露出,他见保尔还处在骗人的幻想影响之下,感到多么难过。因为伯爵依稀望见一

块结结实实的木板之处，老人的眼光则看透了深渊。

“我干公证这一行干了五十年，从来没见过破了产的人还有肯借钱给他的朋友！”

“你不了解德·玛赛！就在我跟你说话这时候，我确信，如果必要的话，他已经卖出了一些公债，明天你就会收到一张五万埃居的期票。”

“但愿如此。那这位朋友不能为你的事周旋周旋么？如果能够，你用伯爵夫人的收入就可以在朗斯特拉克安安静静过上六、七年了。”

“哪个受托人能付清一百五十万法郎的债——其中我妻子欠五十五万法郎——呢？”

“怎么，四年的时光，你欠下了一百四十五万法郎的债？①”

“对，这是明摆着的事，马蒂亚斯。我不是把钻石首饰留给我妻子了么？卖掉埃旺热利斯塔公馆给我们带来的十五万法郎，我不是用来修缮我在巴黎的寓所了么？这边不是也要付购买土地的费用和婚约规定的其他费用么？不是只好卖掉了娜塔莉的四万利勿尔公债支付欧扎克和圣弗鲁的费用么？我们照八七折卖掉的，所以我结婚头一个月就欠下了差不多二十万法郎的债。后来我们剩下六万七千利勿尔的年收入。可是我们老是超支二十万。这九十万法郎，再加上借高利贷的利息，不就差不多一百万了么！”

---

① 原文如此。因原稿多次改动，以致出现这类数字上的矛盾。

"唉呀！"老公证人叫道，"那后来呢？"

"我首先想把我妻子的首饰配全，那套首饰原来有一颗家传钻石Discreto钻石别针，一串珍珠项链和她母亲的耳环。一个穗状冠，我花了十万法郎。这就一百一十万法郎了。我现在还欠着我妻子的钱，数额高达三十五万六千法郎，是她的嫁奁钱。"

"可是，"马蒂亚斯说道，"若是伯爵夫人把她的首饰典押出去，你把你的收入作为抵押，照我的算法，你就能有三十万法郎，用这笔钱你不是就能平息一下你的债主了么……"

"马蒂亚斯，一个人垮台了，他的房地产都抵押出去了，他的妻子用取回夫妻共同财产的办法抢在债主前头，这个人处于十万法郎期票的威逼之下，我当然希望我的财产能值这个大价钱，用这个来顶那十万法郎。可是，到这种时候，什么都不行了。还有剥夺所有权的费用呢？"

"真可怕！"公证人说。

"幸亏扣押变成了自愿出售，用以截断火势。"

"什么？卖掉美丽玫瑰庄园！"马蒂亚斯大叫起来，"一八二五年的收成①还在地窖里呢！"

"我是毫无办法了。"

"美丽玫瑰庄园值六十万法郎。"

"娜塔莉会赎回来的，我已经劝她这么做了。"

"一般年景有一万六千法郎收入，象一八二五年②那样的

---

① 指用葡萄造的酒。

② 这一年波尔多地区葡萄丰收，大量酿酒。

年景就可能更多！我本人要给美丽玫瑰庄园提高价格，提到七十万法郎，给每一座农庄提到十二万法郎。”

“那再好不过了，我在波尔多的公馆能卖到二十万法郎的话，我的债就能还清了。”

“索洛内一直垂涎这座公馆，他一定会多出一些钱的。他搞白酒投机，大赚其钱，每年有十几万利勿尔收入，他已经不干公证人业务了。他把事务所卖掉了，卖了三十万法郎，娶了一位有钱的黑白混血的女人当老婆。天知道她那钱是怎么赚来的，反正很有钱，人家说是百万富翁呢！一个公证人竟然搞白酒投机！一个公证人竟然娶黑白混血的女人！这是什么世道！人家说，他使的是你岳母的本钱。”

“我岳母大大美化了朗斯特拉克，土地也照看得很好，给我付的租金也不少。”

“她能这样走得正，我真是怎么也不会相信！”

“她心地非常善良，又忠心耿耿。到巴黎来过的三个月期间，她经常替娜塔莉还债。”

“她还得起，她靠朗斯特拉克生活，还能赚钱，”马蒂亚斯说道，“她竟然变得节俭了？真是奇迹！她刚刚买进了朗斯特拉克和格拉索尔之间的红谷粒领地。她要是把朗斯特拉克的通道一直延伸到大路上的话，那你就可以走一法里半路都是你的土地了。买红谷粒她付了十万法郎的现钱，这红谷粒每年收入光算钱就有一千埃居呢！”

“她一直很漂亮，”保尔说，“在乡下生活使她保养得很好。我不去向她告别了。如果去了，说不定她会为我耗尽钱

财的。”

“你去也白去，她现在在巴黎。可能你前脚走她后脚就到了。”

“她大概听说出售我的房地产，去搭救我了。对生活，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受到钟爱，当然，一个男人在这人世上能够受到怎样的钟爱，我也受到怎样的钟爱。两个女人爱我，她们比着看谁对我尽心。她俩相互嫉妒，女儿责备母亲溺爱我，母亲责备女儿挥金如土。这种疼爱毁了我。对你所爱的一个女人，怎么能不满足她的任何一件小小的要求呢？难道有什么办法阻止自己这样做么！同样，怎么能接受她的牺牲呢？当然，我们可以清算我的财产，然后到朗斯特拉克来生活。可是我更愿意到印度去，从那里再带回钱财来，而不是硬逼着娜塔莉离开她喜欢的生活。所以是我主动向她提出分立财产的。女子是天使，永远不应该把她们扯进人生的利害关系中去。”

老马蒂亚斯听着保尔的话，流露出怀疑和惊异的神情。

“你们没有孩子吗？”他问保尔。

“幸亏没有，”保尔答道。

“我不是这么理解婚姻的，”老公证人天真地回答道，“依我看来，妻子应该分担丈夫的命运，命好也好，命坏也好，都应该分担。我听说过，如情人一般相爱的年轻夫妇不要孩子。如此说来，寻欢作乐是婚姻的唯一目的了？唯一的目的难道不应该是幸福和家庭么？结婚时你才二十八岁，伯爵夫人二十岁，你们只想到爱情，是情有可原的。可是，你的婚约的性质和你的姓氏，——你会觉得我满身公证人味道吧？——这一切

都迫使你首先要生个大胖小子。是的，伯爵先生，即使你已经有了几个女儿，也不能就此中止，一定要到生出男孩为止，男孩才能巩固长子世袭财产。埃旺热利斯塔小姐不是身体挺健壮，她还怕生孩子么？你大概要对我说，这都是我们老祖宗的老方式。可是，在贵族家庭里，伯爵先生，一个合法妻子就应该生孩子而且把孩子好好养大：伟大的苏利的妻子，苏利公爵夫人就是这么说的。她说，一个女人不是享乐的工具，而是家族的荣耀和妇德。”

“你不了解女人，好心的马蒂亚斯，”保尔说道，“你要幸福，必须做到她们希望人家怎么爱她们，你就怎样去爱她们。这么早就剥夺一个女人的长处，她还没有享受自己的美貌就毁了她的姿容，这不有点太粗暴么？”

“你们有孩子的话，作为母亲就会阻止作为妻子那般挥霍浪费，她就会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了……”

“你要是说得对的话，亲爱的马蒂亚斯，”保尔皱皱眉头说道，“那我就更倒霉了。不要在我摔了一跤之后，又给我来一顿说教，加重我的痛苦吧！让我心里清清爽爽地走了吧！”

第二天，马蒂亚斯收到德·玛赛寄来的一张十五万法郎的期票，立时可以贴现。

“你看，”保尔说道，“他连一个字也没有给我写，而是把给人恩惠放在首位。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从完美方面说，亨利的性格最不完美；作为一个私生子，亨利的品格又是最美好的品格。这个人年纪还轻，你如果知道他是怎样自视清高，对感情问题、物质利害问题超然处之，你如果知道他是多么伟大的政

治家，你就会和我一样，对他这样心地善良感到惊异不置了。”

马蒂亚斯极力反对保尔的决定。但是保尔决心已下，不可挽回，而且有那么充分的理由，老公证人也就不再设法挽留他的主顾了。载货船只准时启程的事是很少见的。但是这一次保尔碰上了巧事，正好顺风，美丽的卡罗琳娜号第二天就要扬帆远行。开船时，码头上站满了亲戚、朋友、爱看热闹的人。在场的人当中，有几个认识玛奈维尔本人。正如往日他的财富使他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一样，此刻他遭到的祸事也使他成了有名人物，因此引起了一阵骚动，人们要看个究竟。每个人都发表一通自己的看法。马蒂亚斯老人送保尔到码头上，这些话有的叫他听见，他心里一定是很难过的。

“你们看见了吗，老马蒂亚斯身边的那个人？他那德行，谁能认出就是五年前在波尔多呼风唤雨，人称之为豌豆花的那个纨袴子弟呢？”

“什么！那个穿阿尔帕卡①大礼服的又矮又胖、象个车夫模样的人，他会是保尔·德·玛奈维尔伯爵么？”

“对，我亲爱的，就是娶了埃旺热利斯塔小姐的那个人。他现在倾家荡产，一文不名，要到印度掏喜鹊窝去了！”②

“可他是怎么破产的呢？他是很有钱的呀！”

“巴黎，女人，交易所，赌博，奢侈……”

“还有，”另外一个人说道，“玛奈维尔是个可怜的家伙，没心眼，象嚼烂了的纸团那么绵软，象羊一样任凭喜鹊啄自己背

① 阿尔帕卡是一种羊驼毛织物。

② 意谓发财去。

上的毛①，什么事都干不来。他天生就是个倾家荡产的主。”

保尔和老人握了握手便躲到船上去。马蒂亚斯留在码头上，望着他从前的主顾。保尔依着舷樯，用充满蔑视的一瞥向人群挑衅。就在水手起锚的时候，保尔依稀望见马蒂亚斯挥动着手帕向他打招呼。女管家匆匆忙忙来到主人身边，至关重要的事情好象使马蒂亚斯非常激动。他使劲比划着，要他下船。保尔请船长稍候一会并派出一艘小艇，以便弄明白老公证人到底叫他干什么。马蒂亚斯腿脚不灵便，无法上艇，便把两封信交给划艇而来的一位水手。

“亲爱的朋友，这一包，”前公证人指着交给水手的其中一封信，对他说道，“你看见了吗？别搞错了！这一包，是一个信使花三十五个小时从巴黎急忙赶路刚刚送到的。你一定要把这个情况告诉伯爵，不要忘了！说不定这会叫他改变主意呢！”

“那要叫他下船吗？”水手问道。

“对，我的朋友，”公证人粗心大意地回答道。

不论在任何国度，一般来说，水手都有些特别。他们几乎总是鼓吹对于陆地上的人要极度蔑视。至于对小市民，水手更是毫不理解，不懂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嘲笑这些人，能办到的话，还要敲他们一家伙，而丝毫不觉得违背为人正直的戒律。接信的这个水手又恰巧是个下布列塔尼人②，他从马蒂亚斯老头的嘱咐里只看出一件事：

① 意谓任人宰割。

② 布列塔尼人以固执闻名。

“是这样，”他一面划桨一面想道，“要他下船！叫船长损失一个乘客！要是听这些丑八怪的话，一会儿叫他们上船、一会儿叫他们下船，一辈子就非这么折腾不可！他是怕自己的宝贝儿子得伤风感冒吧？”

于是，水手把信交给保尔，什么话也没有对他说。保尔认出那是他妻子和德·玛赛的笔迹。这两个人会对他说什么，他猜也猜得着。热忱会使他们想出一些主意。他不愿使自己受到这些影响，于是用那种表面看上去毫不在乎的神气将他们的信塞进了衣袋。

“看，他们就为这个折腾我们一通！蠢事！”那个水手用下布列塔尼方言对船长说。“事情真象那老家伙说的那么重要的话，伯爵先生还会把这一包信扔进他的舱口① 么？”

在这种情景中，最坚强的人也要为悲哀的思绪所左右。保尔沉浸在悲哀的思绪中，他向老朋友挥手，向法兰西告别，凝望着波尔多的建筑，迅速向后遁去，一任满腔忧郁之情发作。他坐在一大捆缆绳上，陷入了沉思，直到忽然发现夜色已经降临。伴随着落日的昏暗，怀疑来到他的心中：他向未来深处投过焦虑不安的目光。他探测未来，找到的皆是危险和不测，他自问将来是否会失去勇气。他知道娜塔莉从此要放任自己，不由感到暗暗担心：他为自己作出这样的决定而感到后悔，他怀念巴黎，怀念过去的生活。他突然晕起船来。这种病的后果，人人都知道：虽然没有生命危险，可是最可怕的痛苦便是

① 指衣服口袋。

人的意志完全瓦解。尚不能解释的紊乱在人体中心放松了生命力之网，心灵再也不起作用，病人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母亲忘记了自己的孩子，情人再也不思念他的情妇，最健壮的人象一摊烂泥一样瘫在那里。保尔被人背进他的舱室。他在舱内呆了三天，躺在那里，一会儿呕吐，一会儿水手来给他灌点掺热糖水的烈酒。他什么也不想，只是昏睡。后来他好象病体康复，又恢复了常态。一天早晨，他感觉自己好多了，便到上甲板去散步，以便呼吸呼吸新的气候条件下的海风。他将手伸进衣袋时触到了那两封信。他立刻抽出信来读。他先看的是娜塔莉的信。为了使读者正确理解玛奈维尔伯爵夫人的信，必须把保尔原来写给他妻子的信引证出来。这封信原文如下：

保尔·德·玛奈维尔致其妻函

我的心上人：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与你远离。可能我已经置身船上，那轮船将把我带到印度去，我要到那里去重新发财致富。我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向你宣布我的远行。我欺骗了你，不过，不是非如此不可么？否则，你会无端地生活拮据，你大概会为我牺牲你的财产。亲爱的娜塔莉，一点不要悔恨，我也没有一点遗憾。待我重新带回几百万的时候，我要学你父亲的榜样，象他把钱放在你母亲脚下那样，把钱放在你的脚下，对你说："这都是你的。"娜塔莉，我疯狂地爱着你。我这样告诉你，不需要担心这种坦白会使你进一步扩大你的权势，只有意志

薄弱的人才惧怕这种权势。我占有你的那一天，你的权势就是无限的了。我遭此不幸，唯一的同谋就是我的爱情。我一步步倾家荡产，使我体会到赌徒那种疯狂的快乐。随着我的金钱不断减少，我的幸福与日俱增。我的每一小部分财产为你转化为小小的享乐，都激起我天国般如醉如痴的快乐。我甚至希望你提出更多的莫名其妙的要求。我那时就知道自己在走向深渊，但是我额头上带着欢乐向那里走去。这是凡夫俗子们体会不到的感情。有的情侣双双关在湖畔的一所小房子里过上一年或两年，两人相约要在沉入欢乐的海洋之后双双自杀，这样死在他们幻想和爱情的顶峰之上。我一直认为这些人是非常理智的。我的作法就和这些情侣一样。无论是我的快乐，还是我的牺牲，你都一无所知。向自己所爱的人隐瞒她希望得到的东西的价值，不是会得到极大的快感么？我现在可以向你坦白这些秘密了。当你手捧着这张充满爱情的信纸时，我已经与你远离。虽然我失去了你感激之情的珍宝，对你谈起这些事情时向我袭来的揪心的感觉，我也感受不到了。我的心上人，用这样的方式向你揭示过去，难道不是很明智的打算么？难道这不是将我们的爱情扩展到将来么？难道我们需要强壮剂么？我们不是怀着纯洁的爱情相爱，这种纯洁的爱情不是无需乎什么证明，也不计较时间和距离，全以自己为养料而生存么？啊，娜塔莉！刚才我离开炉火边我写信的桌子，看见你在熟睡，你象一个天真的孩子一样充满信赖地卧在那里，手向我伸

过来。我在枕上留下一滴泪水，那枕头是我们欢情的知己。我凭着对这种态度的信念毫不担心地走了。我走了，为的是用赢得大量财产的方法来赢得安宁，财产数目要相当大，以便不会有任何的焦虑来打扰我们的快乐，使你可以满足你的欲望。不论是你还是我，我们都不能抛弃我们现在过的生活当中的享受。我是男子汉，我有勇气去积累我们所必需的财富，这个任务由我一个人去完成！说不定你想尾随我而来呢！所以我要向你隐瞒我所乘坐的船只的名字，隐瞒我动身的地点和时间。待到为时已晚的时候，一位朋友会把这一切都告诉你。娜塔莉，我柔情无限，我爱你，象母亲爱她的孩子，象情夫爱他的情妇，没有任何物质利害考虑。苦活归我，享乐归你！痛苦归我，幸福的生活归你！尽情玩乐吧！保留一切奢侈的习惯吧，上意大利剧院，歌剧院，到交际场去，出席舞会吧，我原谅你的一切！亲爱的天使，在咱们的巢里，在为时五年的爱情生活中，我们品尝了刚刚结出的爱情之果。当你回到这个巢时，思念你的朋友吧，思念我一会吧，在我的心中入睡吧！我要求于你的，就是这个，别无其他。至于我，我心爱的永久的思念属于你！当我在炽热的天空下奔走，为我们两人而劳作，遇到要战胜的障碍时，或者当我疲惫不堪，怀着返家的希望小憩时，我定会思念你，你就是我美好的生命。是的，我要尽量存在于你的心中，我要对自己说，你既没有苦痛，也没有烦恼，你是幸福的。正如同我们有白日的生活和黑夜的生活，有睡有醒一样，我

也有在巴黎如花似锦的生活和在印度劳作的生活。痛苦的梦境，美妙的现实：我将尽量生活在你的现实世界里，以致我一天天过的日子会成为梦境。我会有自己的回忆，我将一支歌一支歌地重温五年生活这美妙的诗篇，我将回忆起你光彩夺目心花怒放的日子，回忆起或者是由于梳妆打扮，或者是由于穿了一件便装，你在我眼中变得焕然一新的日子。我将在我的双唇上重新体验我们那盛宴的美味。是的，亲爱的天使，我走了，象一个男子汉一般，其使命就是要干一番事业，事业的成功会给他带来美貌的情妇。往昔对于我，就象是占有之前那冲动的幻梦。占有往往使人从幻梦中清醒过来，而你则总是使那幻梦越发扩大。我归来时将会看到一位焕然一新的妻子，别离难道不会赋予你新的魅力么？啊，我的心上人，我的娜塔莉，让我对于你好似一种宗教一般吧！一直作我见你沉睡的孩子吧！如果你背叛了我对你盲目的信任，娜塔莉，你无需惧怕我的盛怒，对这一点你应该放心。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就默默地死去。但是丈夫任其自由的妻子，是不会欺骗她丈夫的，因为女子从来不那么卑鄙。对一个暴君，她要玩弄；但是轻而易举的背叛，致人于死命的背叛，她是弃绝的。不，我不往这上面想。请你宽恕一个男子这种自然的呼声吧！亲爱的天使，你会见到德·玛赛，他将是咱们公馆的房客，但是他会把公馆留给你。为了避免无谓的损失，采取这种假出租的方式是必要的。否则，债主们不知道我们还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说不定

会扣押咱们公馆的动产和用益权。善待德·玛赛吧，我完全信赖他的本领、他的正直。把他当作你的保护人和军师吧，叫他作你的伙伴吧！不论他多么忙，他总会听你吩咐的。我请他照应我的财产清算问题。如果他提出一个数目，往后他可能需要，我指望你能把这笔钱交给他。记住，我并不是将你留给德·玛赛，而是留给你自己。当然我只是向你指出这一点，并不把这个强加于你。唉！我不能对你谈这些事务性的问题了，我留在这里，在你身边，只剩下一小时的时间了。我数着你的呼吸，我极力从你沉睡中少有的变化里捕捉你的思绪，你的气息又唤起我对我们爱情中那些鲜花怒放的时刻的回忆。你的心脏每跳动一次，我的心都将其珍宝倾注在你的心间，我将自己心灵玫瑰的每一片花瓣一一摘下，撒在你的身上，就象圣体瞻礼日那天儿童们在祭坛前面撒满花瓣一样。我把你托付给我使你梦绕魂牵的回忆，我真想将我的血液注入你的体内，好让你真正属于我，让你的思绪成为我的思绪，让你的心成为我的心，让我成为你的一切。你发出短短的絮语，好似温柔的回答。一直象你此刻这样安详、这样美丽吧！啊，我多么愿意拥有童话故事中讲的那种神奇的本领，在我远离期间一直叫你这样安睡，待我归来时用一吻将你唤醒①。见你这般情景，难道不需要极大的毅力和极度爱你才能离开你么！你是信仰宗教的西班

① 见佩罗童话中《睡美人》的故事。

牙女人，你会恪守睡梦中发下的誓言。即使在睡梦中，我对你未曾表达出来的话语也决不怀疑。别了，亲爱的，你可怜的豌豆花就这样被狂风卷走，但是他会驾着财富的翅膀回到你的身边，而且永不再分离。不，亲爱的妮妮，我不对你说“别了”，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你。难道你不是我每一行动的灵魂么？激励我的事业的、指引我的脚步的，难道不是要给你带来不可摧毁的幸福这一希望么？你不是永远在这里么？不，照亮我的，决不是印度的骄阳，而是你双眸的火花。一个女子，情郎不在身边，能怎样幸福，你也怎样幸福吧！我给你一吻，可你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一吻，我多么希望这不是最后的一吻！可是，我心爱的天使，我的妮妮，我不想惊醒你。待你醒来时，你会在你的额角上找到一滴泪水，把这滴泪水当作你的护身符吧！思念吧，思念那个远离你、说不定要为你而死的人！思念那个将你托付给上帝的人，与其说他是丈夫，不如说是忠心耿耿的情人。

玛奈维尔伯爵夫人致其夫的复函

亲爱的心上人，你的信使我陷入怎样的悲哀之中啊！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采取这样一个同样涉及我们两人的决定，你有这样的权利么？你是自由人么？难道你不是属于我的么？我不是半个克里奥尔人么？所以，难道我不能随你而去么？你这样做等于告诉我，我对你并不是不可缺少的人。保尔，我做什么事得罪了你，以至你要剥夺

我的权利呢？我孤身一人留在巴黎，你要我怎么办呢？可怜的天使，你把我的全部过错都算在你身上。这次倾家荡产，不是与我也有关系么？我的服饰不是在天平上占很大重量么？我们过了四年幸福而无忧无虑的生活，现在你使我诅咒这种生活了。想到你要这样被放逐六年，这叫人怎么活得下去呢？六年之内会不会发财致富？你会不会归来呢？我母亲和你，你们非要搞夫妻财产分有不可，当我怀着本能的固执加以拒绝时，我的想法是很好的。我那时对你说什么来着？这难道不是给你脸上抹黑吗？这难道不是毁了你的威望吗？后来是你生气了，我才让了步。我亲爱的保尔，在我眼中，你从来没有象此刻这样伟大、崇高。毫不气馁，去发财致富……非得有你这样的性格和你这样有力量的人才能这样做。我对你是服了！一个男子怀着你那样的真诚承认自己的弱点，出于爱情，出于抵挡不住的激情，他挥霍了钱财。现在又出于同样原因，他要去重新赢得财富，噢！保尔，这个男子是无比崇高的。去吧，不用担心，穿过障碍前进吧，不用怀疑你的娜塔莉。怀疑你的娜塔莉，就等于怀疑你自己。可怜的亲爱的人，你想活在我心上么？我呢，我不是要永远在你心上么？我不会留在这里，而是你所到之处，我无处不在。你的信虽然激起我剧烈的痛苦，但是，也使我充满欢乐。你使我在片刻间体验到这两个极端：看到你是那样爱我，我知道了我的爱情已完全为人所感受，我为此感到自豪骄傲。从前有时我以为我爱你

的程度胜过你爱我，现在我认输了，你可以在你的各种长处上，再加上这一令人愉快的优点。这样，我爱你的理由不是就更多了么！你的心灵在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封信确确实实告诉我，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完结。这封珍贵的信，在你远行期间，将永远留在我的心间，因为你整个美好的心灵尽在其中，这封信是我的光荣！我将到朗斯特拉克去和我母亲住在一起。我在那里，对于社交界来说，就跟死了一样。我要将我们的收入节省下来以便全部偿清你的债务。保尔，从今天早晨起，我已经是与前不同的另外一个女子了，我一无反顾地向社交界告别。你不能与我分享的欢乐，我是不要的。再说，保尔，我也应该离开巴黎去独居。亲爱的宝贝，要知道，你现在发财致富有了双重的理由。如果你需要激励你的勇气，那么，现在在你内心就会找到另一颗心。朋友，你没猜到吗？我们要有孩子了。先生，你最热切的愿望得到满足了。以前我不愿意叫你空欢喜，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够伤心的了。我不愿意宣布了好消息之后又不得不否认，因此没有告诉你。今天我确有把握了，才向你宣布，这样我也感到非常高兴能在你的痛苦之中撒进一点快乐。今天早晨，我还什么都没有料到，以为你出门到巴黎城中办事去了，我到圣母升天教堂去感谢上帝。我怎能料到祸事已经降临了呢？一个上午，一切都向我微笑。我走出教堂的时候，遇到了我的母亲。她得知你身遭横祸，带着她积蓄的三万法郎坐驿车赶到，希望能解救你的燃眉之急。她

有一颗多么善良的心啊，保尔！我欣喜若狂，赶回家中，准备一面在我们温室的帐篷底下吃午饭，一面向你报告这两个好消息。在这帐篷下，我曾经为你做过你喜欢的小吃。就在这时，奥古斯婷把你的信交给了我。我们刚刚一起睡了一夜，忽然交来一封你写的信，这不就是一出悲剧么？我顿时全身战栗，象要死了一样。后来，我读了信！……我一面读一面哭，我母亲也热泪双流！不是要热烈地爱着一个男子才会哭泣的么，因为哭泣会使女人变得丑陋。我简直跟半死一样！多少爱情，多大的勇气！多少幸福，又是多大的不幸啊！精神上拥有最大的财富，而物质上暂时完全破产！对自己心上人的伟大崇高赞叹不止的时刻，却不能将他拥在自己怀中，这种情感上的风暴的袭击，哪个女子能经受得住呢？此刻，如果你的手按在我的胸口上，会使我感到多么好过！可是我知道你已经离我远去。你不在这里，不能向我投来我那么喜欢的目光了，不能和我一起享受实现了你的希冀的快乐了。我不在你的身旁，不能用爱抚减轻你的痛苦，而平时，这种爱抚使你更加珍爱你的娜塔莉，使你忘却一切。我想立即动身，飞到你的脚下。可是我母亲向我指出，美丽的卡罗琳娜号大概第二天就要启航，只有驿车才走得比较快，而在我目前这种情况下，坐车颠簸去危及整个未来，这简直是疯狂的举动。虽然我已身怀有孕，我还是要求备马，我母亲告诉我很快就会牵马来，实际上是骗我。她这么做是很明智的，因为妊娠反应已经开始了。我受不了这样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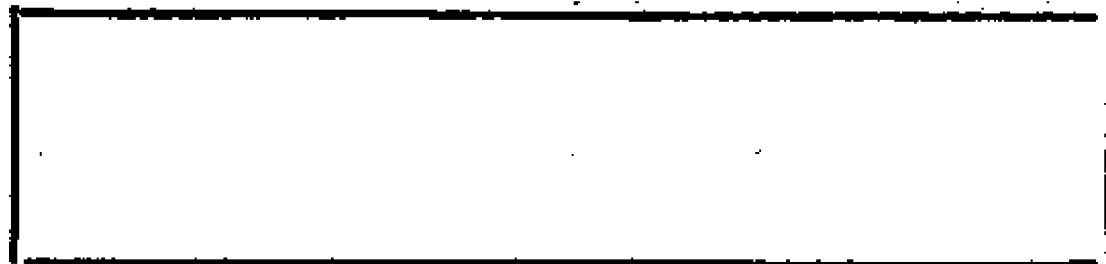
烈的刺激，感到身体不适。我现在是躺在床上给你写信，医生要求这头几个月必须卧床休息。直到此时为止，我是个轻佻的女人，现在，我就要作贤妻良母了。上帝对我真是发了善心，因为只有一个要哺乳、要照顾、要养育的孩子，才会减轻你不在我身边所引起的苦痛。我会在他的身上欢庆你的重生。对他，我可以大声承认我的爱情，而对他人，我们是小心翼翼将这种感情隐藏起来的。对他，我要道出事情真相。说真话，我母亲已经找到机会揭穿对你进行诽谤的流言。旺德奈斯两兄弟，夏尔和费利克斯，光明正大地维护了你。但是你的朋友德·玛赛却把一切当作戏言：他嘲笑那些诽谤你的人，而不是回击他们。这种将严重的来犯轻轻挡回去的方式，我不喜欢。你对他莫不是看错了吧？不过，我一定听你的话，我要叫他成为我的朋友。凡是涉及你的声誉的事，你尽管放心好了，我的心肝！你的声誉不也是我的声誉么？我的首饰要抵押出去。我母亲和我，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全部清偿你的债务，并尽力赎回你的美丽玫瑰葡萄园。我的母亲象一个真正的管理财务的教士一样对生意这一套很在行，她责怪你为什么不对她推心置腹谈出来。红谷粒嵌入你的土地之中，她以为买这块领地会使你高兴。要不是买了这块地，她就可以借给你十三万法郎了。对你打定这样的主意，她感到非常痛心。她很为你在印度居留担心。她恳求你生活一定要有节制，切不可受女人的引诱……我笑起来。我对你很有把握，正如对我自己很有

把握一样。你一定会富有而又忠诚地回到我的身边。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解你那女人一样的细腻和你深藏的情感，正是这些使你有如一朵与天国相称的美丽的人间之花。波尔多人给你起那个好听的绰号确有道理。那么谁来照看我这朵娇嫩的花呢？各种可怕的想法有如万箭钻心刺透了我的心。他可能已经在受苦，而我，我是他的妻子，他的娜塔莉，我却在这里！我与你已结成一体，却不能分担你的痛苦，你的危难！你的心里话向谁倾诉呢？你对之倾诉一切的耳朵，你怎么能够失去它呢？暴风雨卷走的亲爱的含羞草啊，你只能在一块土地上散发你的芳香，为什么你从这块土地上移走了呢？我仿佛孑然一身已有两个世纪之久，即使在巴黎也感到寒冷。我已经哭了好多次。我是你破产的根由！这在一个钟情女子的思绪中是什么题目啊？你把我当孩子对待，要什么给什么；你把我当交际花对待，一个冒失鬼为她可以挥霍掉自己的全部钱财。啊！你所谓的高尚其实是对人的侮辱。你以为我离开了华服、舞会、歌剧院、出风头就活不成么？我是一个轻浮的女子么？你以为我不会进行严肃的思考，也象有助于你的享乐一样有助于你发财致富么？若不是你此刻与我远离，受苦而又倒霉，先生，你这样无礼，我真要痛骂你一顿！竟然将你的妻子贬低到这等地步！天哪！我为什么要出入交际场呢？是为了叫你脸上光彩啊！我梳妆打扮是为了你，这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有错处的话，也算受到残酷的惩罚了。你离我而去，对我来

说，就是给我们的夫妻生活抵罪，而且是很苦的抵罪。我们过去的快乐过分圆满了，应该用巨大的痛苦来付出代价。现在，这巨大的痛苦果然来到了！我们向世人好奇的目光精心遮掩了我们的幸福，经常大宴宾客，又有我们爱情上那些不为人知的疯狂举动穿插其间，经过这一切之后，确实除了远离人世以外，什么都不再可能了。亲爱的朋友，孤独孕育伟大的激情，我向往着伟大的激情。我到交际场上去干什么呢？我在那里出尽风头又送给谁呢？啊！到朗斯特拉克去生活，生活在你父亲修整的土地上，生活在你修缮得如此豪华的城堡中，和你的孩子一起等待着你的归来，每天早晚向你送去母与子的祈祷，妻子与天使的祈祷，这不也是半个幸福么？这握在我双手之中的合十的小手，你看见了么？在你珍贵的信中，你叫我忆起那极度幸福的时刻，我将每天晚上回忆这些，你也会回忆这些么？噢，是的，你爱我与我爱你的程度是相等的。这一良好的信念是驱邪消灾的护身符。我怀疑你的程度不超过你对我的怀疑。我已经悲痛欲绝，我已经肝肠寸断，我将你在外的这六年看成是要穿越的沙漠，我在这封信里能为你写下什么安慰之辞呢？好了，我还不是最最不幸的人。我们的小儿子难道不会使这沙漠生机勃勃么？是的，我想给你生一个儿子，必须生一个男孩，是不是？好啦，别了，亲爱的心上人，我们的良好祝愿和我们的爱将到处跟随着你。洒在这信纸上的泪水，会不会将许许多多我无法表达的事情统统告诉你呢？我在

下面的方格里放上给你的亲吻，拿去吧！

你的娜塔莉



爱情的表白使保尔沉醉，加上信中有意唤起他对往日欢乐的回忆，这一切都引起他的遐想。他将往日的欢乐一一回想，想把他妻子怀孕的事搞个明白。一个人越是幸福，越是战战兢兢。对于心肠特别软的人——这软本身就包含着一点软弱——，嫉妒和担心与幸福以及幸福的程度成正比。性格坚强的人既不嫉妒也不担心：嫉妒是怀疑的一种表现，担心是心胸狭窄的一种表现。无限的信任是伟人的主要标志：如果他受了骗上了当——强大有力与软弱同样可以使人上当受骗——，他会把蔑视当作斧头，砍断一切。这样伟大的人是极其罕见的。精神支持着我们这个脆弱的机体，但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巨大力量否认一切。精神将我们抛弃，我们只好听任那巨大力量的摆布，这种事，谁没有遇到过呢？有几件不容置疑的事实已在他心中扎下了根，他是将信将疑。他不由自主地感到妻子所言极不可靠。他一方面受到这种情绪的折磨，另一方面，纯洁的爱情表示以及他对娜塔莉的信任又将这吃不准推翻。他思绪已乱，又将这封冗长的信反复读了两遍，仍然不能对他妻子作出任何定论，既不能说她好，也不能说她坏。罗嗦和简洁同样能使爱情变得伟大。

为了充分理解保尔即将处于什么地位，必须设想他此刻

正在飘洋过海，正象他漂浮在自己一望无垠的往昔上一样。他的整个一生有如万里无云的碧空重新在他眼前出现。怀疑的旋风过去后，他最后又回到信徒、基督徒、钟情的人那种毫无杂念的纯洁而完整的信仰上，内心的声音使这种信仰更加坚定。为了充分理解保尔的处境，同样也必须首先将他写给亨利·德·玛赛的信复述出来，然后再看看亨利·德·玛赛给他的复信。

玛奈维尔伯爵致亨利·德·玛赛侯爵函

亨利，我要告诉你一句话，这是一个男子能够告诉他朋友的最伟大的一句话：我破产了。你读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一切准备就绪，就要从波尔多登船，乘美丽的卡罗琳娜号上加尔各答了。从你的公证人手里，你会拿到一纸契约，这张契约只等你签字便可生效。我用这张契约，装作将我的公馆租给你六年，然后你再将取消这张契约的秘密文件交给我妻子。为了使娜塔莉能够留在这所房子里而不致担心要被人赶走，我不得不采取这一预防措施。同时请你以一张期票的形式将十五万法郎寄到波尔多的一家银号马蒂亚斯名下。我将我的长子世袭财产今后四年的收入，全部转账转到你那里来顶这笔钱。我的妻子会交给你一张保证书，证明我的额外收入。如果我那份长子世袭财产的使用收益付给你的时间比我设想的更快，那就等我回来时我们再算。我要求你寄的这个数目，对我去撞大运乃必不可少。我没有看错

你的话，我应当在我动身的前夕干脆利落地在波尔多收到这笔钱。我这样做，如果你处于我的地位，也会这样做的。我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没有叫人猜疑到我已经破产。后来，扣押我现有财产中不动产部分的传闻传到巴黎的时候，我已经用十万法郎的期票换成了现钱，想赌赌试试。如果手气好，就又能恢复我的财产。可是我输了。我是怎么倾家荡产的呢？我亲爱的亨利，是有意为之。从第一天起，我就看出，象我那么摆阔过日子，我是撑不下去的，我知道后果是什么。可是我打算视而不见，因为我不能对妻子说："咱们离开巴黎，到朗斯特拉克去生活吧！"正象人们为一个情妇而破产一样，我为她而破产，可是心里是清清楚楚的。咱俩说句不足为外人道的话，我既不是傻子，也不是个意志薄弱的人。首先一个傻子不会睁着眼睛为激情所左右；其次，一个人落到这步田地，并没有开枪自杀，而是到印度去重建财富，这个人还是有些勇气的。我要么腰缠万贯归来，要么一去不复返。只不过，亲爱的朋友，我发财纯粹是为了她。我不愿意上当受骗，我要六年不在这里，所以我把我的妻子托付给你。你情场相当得意，一定能够尊重娜塔莉，也一定能够对我表现出正直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将我们联结在一起。我知道不会有比你更好的守护人了。我留下妻子一人，身边没有孩子，如果有了一个情夫，那对她是很危险的。善良的玛赛，你要知道，我疯狂地爱着娜塔莉，卑躬屈膝地、不顾廉耻地爱着她。我想，即使她不忠于我，我也能够原谅

她。这倒并不是因为我定能进行报复，哪怕送掉性命也在所不惜；而是因为我自己不能缔造她的幸福的话，我就会自杀以让她幸福。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娜塔莉对我怀着真正的友情，这种友情不依赖于爱情而存在，却能保留爱情。我过去待她就象对待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一样。我作出种种牺牲时，感到那么幸福，一种牺牲是那样自然而然地导致另一种牺牲，她如果欺骗我，那她真是一个恶魔了。对爱情应该报之以爱情……可叹！亲爱的亨利，你想知道全部事实么？我刚刚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我叫她相信我是满怀希望、眉宇舒展地动身的，我既不怀疑，也不嫉妒，也不担心。这封信就象是儿子即将走向死亡时给母亲写的信，向母亲隐瞒这一事实。我的上帝啊！德·玛赛，其实我心里痛苦极了，跟下了地狱一样，我真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哪！我大喊大叫，牙齿咬得咯咯响！我向你坦白，我曾象绝望的情人一样哭泣；如果可能，我宁愿在她窗下扫六年大街，也不愿六年离别，当个百万富翁归来。我忧心如焚，我将从痛苦走向痛苦。待你给我写一封短笺，说你接受了这项委托，我的痛苦才会终止。世界上只有你能履行、能完成这一任务。噢，我亲爱的德·玛赛，这个女性对我的生命必不可少，她是我的空气和阳光！将她置于你的保护之下吧，为了我叫她保持忠诚吧，不管怎么说，这大概是违背她的意愿的。是的，就是有半个幸福，我依然会感到幸福。在她面前，你扮演陪伴少女上社交场所的年长妇女的角色吧，我对你丝毫不存戒心。

你要向她证明，如果背叛了我，那她可是太卑鄙了，那她就和其他女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只有一直忠实于我才是明智的。她大概还有足够的钱财，可以继续过那种舒适而无忧无虑的生活。她缺什么东西的话，心血来潮要什么东西的话，你就作她的银行家吧！什么都不要担心，我会腰缠万贯归来的。说到底，我那些恐惧大概都是庸人自扰，娜塔莉是妇德的天使。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疯狂地爱上了她，对她穷追不舍的时候，我只是叫娜塔莉看到会有什么危险，她立刻满怀深情地感谢我，竟使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她对我说，一个男子突然离开了她家，不再登门，这对她的声誉不相宜，但是她有办法把他打发走；果然以后她接待他时很冷淡，一切都圆满结束。即使把两个朋友之间的闲聊称作争论，四年中，除此以外，我们也没有为别的事争论过。好了，亲爱的亨利，我以男子汉的身分向你道别。灾难已经降临，不管由于何种原因，这场灾难已是事实。我算是服了。贫困和娜塔莉，这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词。再说我的资产和我负的债相差多少是非常准确的，这样任何人都不会抱怨我。不过，如果发生什么预料不到的事威胁我的名誉，我就全靠你了。总之，如果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你可以写信给我，寄到驻印度加尔各答地方长官那里，我与他家中几个人有朋友关系，有一个人会为我保留从欧洲寄给我的信件。亲爱的朋友，希望归来时见到你依然如故：你是一个善于嘲笑一切的人，不过当别人的感情与你内心感受的伟大事物相

符的时候，你与别人的情感是相通的。你留在巴黎，我多么羡慕你！当你读到这些文字时，我大概正在呼喊："向迦太基进军！"

亨利·德·玛赛侯爵复保尔·德·玛奈维尔伯爵函

伯爵先生，你就这样断送了自己，大使先生① 遭到了没顶之灾。这就是你干的漂亮事么？保尔，为什么你一直向我隐瞒真情呢？从前你如果跟我透露一个字，可怜的好好先生，我早就给你指点迷津了。你的妻子拒绝给我写保证书。但愿这一句话就能擦亮你的眼睛！这还不够的话，我就再告诉你一件事：应一位叫勒屈耶的先生的请求，人家拒绝承兑你的期票。这位勒屈耶先生原是波尔多的公证人索洛内先生的首席帮办。这位初出茅庐的高利贷者，是从加斯科涅来到巴黎搞投机生意的，实际上他是你那位非常令人尊敬的岳母的出面人。真正借给你十万法郎的债主是你的岳母，人家说，这老婆子只给了你七万。与埃旺热利斯塔太太相比，高布赛克老爹就好比是法兰绒、丝绒、镇静剂、香草味的奶油夹心烤蛋白点心、解决难题的好大叔了。你那美丽玫瑰葡萄园将是你老婆的猎物，卖价与收回夫妻公共财产数目之间的差价，她的母亲将付给她。埃旺热利斯塔太太将得到居阿代和格拉

① 保尔本想当大使，德·玛赛这是嘲笑他。

索尔，你在波尔多的公馆抵押出去，通过索洛内给她找了个顶替人的名字，实际上也属于她。这样，两位杰出的女性就要搜罗到十二万利勿尔的年收入——你的房地产的收入也就达到这个数目——，再加上这两位可爱的小猫所拥有的登记在国家债权人名册上的三万多法郎。你老婆即使写了保证书，也没有用。上述那位勒屈耶先生今天上午来了，主动提出把我借给你的钱还给我，而用合乎法律的形式将我的债权转移。你丈母娘在朗斯特拉克你的地窖里存的一八二五年所收葡萄酿的酒，就够她还我的钱了。如此看来，这两个女人已经算计到你可能已经漂洋出海了。可是我要派一个专门信使将这封信给你送去，使你还来得及按照我给你出的主意行事。我叫这个勒屈耶开口神聊起来。我从他的谎言、他的话语和他的缄默里，抓住了原来我还没完全弄明白的线索。现在，针对你所搞的家庭阴谋，其来龙去脉已经一目了然。今天晚上，我要到西班牙大使馆去，向你的丈母娘和你的妻子献殷勤。我要追求埃旺热利斯塔太太，我要卑鄙无耻地抛弃你，我要巧妙地辱骂你。如果太粗野了，可能这个穿裙子的了不起的马斯卡里尔① 很快就会发现真相。你怎么叫她跟你作起对来的呢？我很想知道这个问题。你若是聪明，先爱上这个女人，然后再娶她的女儿，今天

① 马斯卡里尔是莫里哀喜剧《冒失鬼》中一个狡猾的仆人。

你说不定已经成了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玛奈维尔公爵和驻马德里大使。你结婚的时候，若是把我叫到身边去，我肯定会帮助你了解、分析你与之发生联系的这两个女人。从我们共同进行的观察中，就会得出有益的忠告。在你的朋友中，难道我不是唯一能够尊重你妻子的么？用得着害怕我么？事实上这两个女人审度了我以后，害怕我了，于是将我们拆开了。你不曾愚蠢地跟我生气的话，她们是不会将你吞掉的。你老婆对我们之间关系冷淡起了很大作用，而她干的事都是她母亲教她的。她每周给她母亲写两封信，你却一直掉以轻心。我了解到这一细节时，确实看出这是我的保尔的性格。再过一个月，我会跟你的丈母娘相当接近，那时就能从她嘴里了解到她对你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究竟为什么怀着西班牙一意大利式的仇恨。是在她的女儿爱上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之前她就恨你呢？还是在那之后，她把你赶到遥远的印度去，好叫她女儿自由自在，象一个与丈夫财产分有又与丈夫分居的女人在法国那样呢？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当你得知你老婆爱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爱得发疯的时候，你火冒三丈、大喊大叫的情景，似乎已在我眼前出现。若不是我心血来潮，跟蒙特里沃，龙克罗尔以及其他几个你认识的乐天派到东方转了一圈的话，①我大

① 见《十三人故事》，这里指的就是德·玛赛他们跟随蒙特里沃到西班牙去，打算把朗热公爵夫人从修道院中抢出来的那次历险。

概早有机会把有关这个阴谋的事告诉你几句了。我走的时候，这个阴谋刚刚开始。那时我就看出，你的不幸已经萌发出根芽。可是，哪个贵族会下流到不先经过推心置腹的谈话，就提及这样的问题呢？谁敢损害一位妇女的名誉呢？我们的一位朋友洋洋得意地从镜中观看着幸福婚姻的仙景，谁会去打破这幻梦之镜呢？幻想难道不是一个人内心的财富么？亲爱的朋友，你的老婆，从广义上来说，不就是一个时髦女郎么？她只想着自己怎样出风头，只想着自己的衣着打扮。她上滑稽剧院、上歌剧院、参加舞会；她老晚才起床，到森林去散步；她在外面吃晚饭，或者自己大宴宾客。在我看来，这种生活之于女人，正如战争之于男人一样。公众只见凯旋归来的英雄，而把战死疆场的人忘到九霄云外。娇嫩的女子干这行非送命不可，抵挡得住的女子必须有钢铁般的生理机构，一般来说心比较狠，而且胃口极佳。正因为如此，沙龙中的人都是那样冷漠，那样无动于衷。美好的心灵总是深居简出，脆弱、娇嫩的人儿送掉性命，留下来的只有卵石，也就是那些任凭流水冲刷、磨圆而没有磨烂的卵石，正是这些卵石在社会大洋的边缘上支撑着社会大洋。你的妻子承受住了这种生活，而且表现很精彩，她似乎很习惯于这种生活，总是显得那样精神抖擞，如花似玉。在我看来，结论轻而易举就能得到：她并不爱你，而是你象疯子一样爱她。要使这个硅质的造物心中迸发出爱情的火焰，必须有一个钢铁般的汉子。费利克斯虽然碰了杜德莱夫人的

钉子——这杜德莱夫人是我生身之父的妻子①——倒没有一蹶不振，他大概很合娜塔莉的胃口。不需要多大本事就能猜测到，你老婆对你不大感兴趣。从不感兴趣到不喜欢，只有一步之差。而且，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次争论，一句话，一次行事比较专断，都会使费利克斯向你老婆猛扑过去，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每天晚上在你老婆的卧房里，你们俩干的事，那种情景，连我也能向你本人叙述出来。她没有给你生孩子，亲爱的老弟。在一位善于观察的人看来，这句话不是能解释许多事情么？你很钟情，所以，一个少妇很自然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冷淡，你不大能够察觉，你只不过把她培养成熟，正好倒在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的怀里。即使你觉得你老婆冷淡，你也本着已婚的人相信的那种愚蠢的原则，将这种冷淡归之于她还保留着几分天真无邪。如今这个世界上，女人们窃窃私语，把男人不敢说的事，都相互解释得清清楚楚；凡是丈夫不告诉妻子的事，都在谈及一起诉讼或一场风流韵事时，于说说笑笑之中，用扇子掩着嘴，说得详详细细，并仔细加以评点。你象所有的丈夫一样，以为在这样的世界上还能使自己的妻子保持品行端庄。婚姻所带来的社会地位方面的利益，你太太虽然喜欢，可是她觉得这负担未免有些沉重。这负担，这捐税，就是你！你对这些事情一点看不出来，反而依照华丽辞藻的说法，

① 德·玛赛是杜德莱爵士和沃达克侯爵夫人的私生子。

掘出鸿沟，又复以鲜花。制约一般男人的规律，你都乖乖地服从了，可是我从前本想叫你避开这个规律的。一个小市民受了老婆的欺骗，自己还惊异不止，或者恐惧万分，或者气恼非常。亲爱的孩子，本来要说你跟这样的小市民差不多一样傻；现在你对我谈到你为娜塔莉作出的种种牺牲，你对她的爱，跟我高唱什么"如果她背叛了我，那她真是太忘恩负义了。我为她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我还会做得更好，我要为她上印度去，等等等等"，看来，你确和这个小市民一样，是个十足的傻瓜。我亲爱的保尔，你在巴黎住过这么久，从友谊关系来说，你荣幸地属于亨利·德·玛赛，怎么就连最普通的事也一无所知，对于推动女性机械运转的最首要原则、关于她们内心活动的最起码常识也不懂呢？送掉性命也好，为了一个女人，进圣佩拉日监狱也好，杀死二十二个男人也好，抛弃七个少女也好，服侍拉班也好，①穿过沙漠也好，当苦役犯作苦工也好，声名显赫也好，声名狼藉也好，象纳尔逊一样为了亲吻汉密尔顿夫人②的酥胸而拒绝出征也好，象波拿巴一样将老维尔姆塞将军③打个一败涂地也好，冲上阿

---

① 典出《旧约·创世记》第二十八、二十九章，拉班为雅各的舅父，雅各服侍拉班一十四年，先后娶拉班的两个女儿利亚和拉结为妻。

② 汉密尔顿夫人(1765—1815)，英国驻那不勒斯大使的妻子，后成为英国海军元帅纳尔逊的情妇，一八〇〇年追随他到伦敦。一八〇五年纳尔逊曾为了她拒绝统率英国海军作战。

③ 维尔姆塞(1724—1797)，奥地利将军，于一七九七年在卡斯蒂利奥内大败于拿破仑，并被迫投降。

尔科勒桥头也好①，象罗兰②一样发狂也好，为了和一个女人跳六分钟华尔兹，把上夹板的一条腿摔断也好……我亲爱的老弟，所有这些事和爱情有什么干系？如果按照这样的样板来确定爱情，那男人实在是太幸福了：冲动之下干出点舍生忘死的事来，心爱的女人就到手了。可是我的胖保尔，爱情，这是一种信仰，就象相信圣母马利亚的无玷受孕一样：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为了叫人产生情不自禁的、无法解释的那种感情，血流成河也好，波托西的矿山也好③，显赫的声名也好，这些有什么用呢？象你这样的年轻人，希望别人看看天平上的分量爱上你们，在我看来，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无耻的高利贷者。我们的合法妻子，应该给我们生儿育女，应该守妇道，但是她们不欠我们爱情。保尔，爱情是要意识到给予和得到的快乐，是确信能够给予和得到这种快乐！爱情是变幻不定的、不断得到满足而又永远不会满足的一种欲望。你将欲望的琴弦留在你妻子的心中，从未触动过它；到了旺德奈斯在你妻子心中拨动了那根琴弦的那一天，你那些钟情的大话，绞尽的脑汁和流水般花出去的金钱，甚至都未能给人家留下回忆！你那些撒满玫瑰花的夫妻生活之

---

① 一七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波拿巴在意大利与奥军作战，他身先士卒，高举战旗冲向阿尔科勒桥，大败奥军。

② 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阿里奥斯托（1474—1533）的代表作《疯狂的罗兰》中的主人公，罗兰迷恋安杰丽嘉，为寻找她走遍天涯海角。后得知她已与别人结婚，由于气愤和绝望而发狂。

③ 波托西为玻利维亚的一个地区，当时那里正在开采银矿。

夜，立刻化成了轻烟！你的忠心耿耿，成了白送给人的悔恨！你的人身，成了要加以宰杀献到祭台上去的牺牲品！你从前的生活，成了漆黑一团！一阵爱情的冲动便把你激情的珍宝抹个干干净净，你那激情的珍宝，只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费利克斯，他征服过所有的美人，每个人都对他忠心耿耿，说不定费利克斯对此并无酬报。但是，在爱情上，信仰就等于现实。所以，你的岳母自然是站在情人一边与丈夫作对。她悄悄地或者公开地装作视而不见，或者她是睁开眼睛的。她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反正她是赞成自己的女儿，跟你作对。我观察社会十五年来，从未见过一个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抛弃她的女儿。这种宽宏大量是女人们世代相传的一种遗产。哪个男人能谴责她们这种宽宏大量呢，除非是哪个起草民法的人，在只有感情存在的地方，看到的却是条文！一个时髦女郎的生活将你投入大肆挥霍之中，你的随和脾气又使之一发不可收，大概再加上你的虚荣心，正好给人提供了用使你破产的办法来摆脱你的可能，于是各方巧妙配合，造成你的破产。我的好友，从这一切当中，你应当得出结论：你委托我的任务等于无效。其实这个任务我觉得实在好玩，本是可以十分出色地加以完成的。要防止的祸事已经发生，consummatum est,① 朋友，这些对你来说可能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以你常说的所谓德·玛赛方式写信给你，请你原谅。象遗产继承人高兴得围着亲属的坟墓

① 拉丁文：已是既成事实。

跳舞那样围着一位朋友的坟墓跳舞，这种想法我绝对没有。可是你写信告诉我说，你正在成为男子汉，我相信你的话，所以我把你当作一位政界人物，而不是钟情的男子。一个苦役犯，肩膀上打上了烙印，这就使他下定决心投入一贯与社会作对的生活中去，而且要反抗社会。对你来说，这一变故难道不和苦役犯肩上的烙印一样么？你现在反倒从一件忧烦中解脱出来了：从前是婚姻支配你，现在是你支配婚姻了。保尔，我是你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如果你从前在钢铁般的脑壳内有结结实实的头脑，如果你早有这股朝气——现在你有了蓬勃的朝气，可惜为时过晚——，我早就用推心置腹的话向你证明我的友情了。这些心腹话也许会使你能象走在地毯上那样向人类进军。我之所以有本领，和几位朋友一起在巴黎的文明社会内部玩耍嬉戏，就象一头牛闯入瓷器商人的店铺那样，其实全靠一些计谋。我也曾假借小说的形式向你讲述过我青年时期的真正历险。当我们聊起这些计谋，向你讲述我的经历时，你果然把这些当成了小说，而不曾领会到其涵义。所以，我只能把你的情况当作是一场不幸的恋情。那好，我跟你说男子汉的老实话：在目前情况下，你扮演的角色很漂亮，而且你在我面前没有失去任何威望，你可能也相信这一点。我虽然很佩服大骗子，但我也敬重和热爱受骗的人。有一次我们曾谈到那个下场悲惨、因为爱他的情妇而走上绞刑架的医生①，当时我还给

① 指一八二三年发生的卡斯丹案件。

你讲了一个可怜的律师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美妙，只是和一般的好故事不同。这律师打算给他的妻子——也是他所热烈眷恋的妻子！——搞上三万利勿尔的年收入，因而伪造了文书。但他老婆揭发了他，为的是将他摆脱而去和另一位先生一起生活。结果这律师因犯了伪造文书罪而去做苦役，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当时，你和几个与我们一起吃夜宵的傻瓜都大惊小怪又嚷又叫。好啦，我亲爱的老弟，现在你就是那个律师，就是没做苦役罢了。你的朋友们因为你被人瞧不起而不原谅你。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被人瞧不起就等于受到重罪法庭的判决。旺德奈斯兄弟的姐姐利斯托迈尔侯爵夫人以及她那个小山头的全体人马——小拉斯蒂涅这个开始初露头角的家伙也加入了她那个小山头；哀格勒蒙夫人以及她的沙龙中各色人等——夏尔·德·旺德奈斯在她的沙龙中占据高位；还有勒农库一家，费罗伯爵夫人，埃斯巴夫人，纽沁根一家人，西班牙大使，总之，这一大帮人都被巧妙地挑动起来，泼你一身污泥。他们说你是坏蛋，赌棍，大吃大喝放荡无度，傻乎乎地把自己的财产挥霍净尽；说你的妻子是品德高尚的天使，从前她就给你还过好几次债，现在虽然财产与你分有，最近又为你兑现了十万法郎的期票；幸亏你这一走，叫人看清了你的为人，否则，你继续下去，就要叫你的妻子睡草席了，她就要成为恪守夫妻义务的牺牲品了。一个男子在台上的时候，墓志铭上说的那些美德，他全有；一旦他穷愁潦倒，他的恶行就比一个浪

荡子弟还多：人们说你干了多少唐璜式的勾当，你根本无法想象。他们说你到交易所去冒险，说你对淫秽下流的事极有兴味，为满足这种要求，你花费了大量钱财。要把你那些事说清楚，必须加上许多评论，开上不少叫女人们坠入遐想的玩笑不可。人家说你付给高利贷者的利息，数字大得吓死人。旺德奈斯两兄弟煞有介事地笑着讲述，羊腿子要价六千法郎卖给你一个牙雕三桅战舰模型，然后用一百埃居从你的随身仆人那儿把这个玩意儿买回，然后再把这个玩意儿卖给你。后来好象是你发现花在这个牙雕上的钱，可以买一艘真正的双桅横帆船，于是你一气之下将这个牙雕给毁了。其实，这件事本在九年前发生在马克西姆·德·特拉伊身上。可是，这故事对你太合适了，以致马克西姆永远失去了对他那艘战舰的指挥权。总之一句话，我无法将所有的说法都告诉你，因为你为人提供了各式各样流言蜚语的材料，女人们又愿意添叶加枝加以夸大。在这种情况下，最最假正经的女人不是也要认为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伯爵来安慰你太太是合情合理的吗？（旺德奈斯两兄弟的父亲昨日终于死了！）所以你的夫人大出风头。昨天在意大利剧院，冈夫人又在我面前叨叨这些精彩的事。"不要对我讲了，"我回答她说，"你们这些人，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保尔抢了银行，骗了国库。他暗杀了依丝林①，弄死了圣德

① 英国诗人拜伦的长诗《莱拉》中的人物。

尼街三位梅朵拉[1]，我相信他还和‘十万’匪帮结伙——你可不要对别人说！他的中间人是大名鼎鼎的雅克·柯冷[2]。自从这位雅克·柯冷又一次从苦役犯监狱逃跑，警察始终抓不住他，因为保尔叫他住在自己的公馆里。你看，他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把政府都骗了。现在他和雅克·柯冷两人一起动身到印度做工并且去抢抹谷[3]的红宝石、蓝宝石去了。”听了我的话，冈夫人终于明白，象她那样杰出的女子不应该把自己美丽的嘴唇变成威尼斯的铜兽嘴[4]。听说了这悲喜剧一般的事情时，许多人都不肯相信。他们维护人性和人的美好情感，认为这些都是胡说。我亲爱的老弟，塔莱朗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当然，在我们面前，正发生着一些比这个家庭阴谋更令人吃惊的事。但是人们是那样需要否认这些事，说自己受了诽谤。其次，这些精彩的戏演得那么自然，带上了一层趣味那么高雅的油彩，我常常需要将我那观剧望远镜的镜片擦亮才能看到事情的本质。我再对你重说一遍：一个人是我的朋友，我们一起接受过香槟酒的洗礼，一起在放纵的维纳斯的祭台上领过圣体，赌场长钩的手指给我们施了按手礼。现在这位朋友蒙受诬蔑和曲解，我就是摧毁二十个家庭也要叫他重新站起来。从这

---

① 梅朵拉是拜伦诗作《海盗》中人物，康拉德的情妇。

② 雅克·柯冷就是伏脱冷，见《高老头》。

③ 抹谷为缅甸一城市，附近有宝石矿。

④ 铜铸的兽嘴形状的出水口，这里的意思是吐脏水。

里你应该清楚地看到我是爱你的。就你所知，我什么时候写过象这封信这样长的信呢？下面我要对你说的话，你要聚精会神地读下去。

唉！保尔，确实必须练好书写，我应该习惯于草拟电报。我现在说的是政治问题。我希望五年以后担任大臣职务或者领导某一个使馆，从那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公共事务。一个男人到了某种年龄，他能服侍的最漂亮的情妇就是他的国家。我跟那些推翻现行制度和现内阁的人站在一边。总而言之，我现在追随一位亲王，他就是一只脚残废①、我将他视为一位天才的政治家，他的名字将载入史册。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亲王，就象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也可以无所不能一样。我们这一伙是龙克罗尔，蒙特里沃，葛朗利厄一家，拉罗什-于贡，赛里齐，费罗和格朗维尔，大家结成一心反对立宪党。这傻瓜党以《宪政报》为代表，人们巧妙地管它叫教士党。我们想推翻旺德奈斯两兄弟，勒农库，纳瓦兰，朗热各位公爵和教会。为了能够取胜，我们甚至和拉法夷特将军、奥尔良党人、左派联合起来。当然我们胜利的第二天就要把这些人宰掉，因为按照他们的原则，哪种政府都不行。为了国家和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关于国王的个人问题，到今天已成了感情方面的蠢事，为了政治应该把这一切都打扫干净。在这方面，英国人的总督制比

① 指塔莱朗。

我们先进。时至今日，我亲爱的老弟，政治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这里。政治是要刺激民族奋起，同时创建一个寡头政治集团。政府的坚定不移的指导思想就掌握在这个集团手中，这个集团领导国家大事在康庄大道上前进，而不是叫人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四十年来我们这美丽的法兰西就是这样。这智慧过人而又简单幼稚的法兰西，这疯狂而又柔顺的法兰西，它需要的是一个体制而不是一些人。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人有什么用呢？如果目标伟大，如果法兰西生活得幸福、安定，对大众来说，我们经营有赢利，我们有些财产，我们有些特权，我们尽情享乐，又算得了什么？我现在基础已经打得扎扎实实。我有十五万利勿尔的三厘利的公债，还有二十万法郎的储备以防遭到损失。对于一个开始迈步攀登权力阶梯的人，这点钱放在他口袋里，我看算不了什么。其实决定我进入政界的，只是一种机遇，我并不喜欢这一职业。我是多么喜欢东方式的生活，你是知道的。我那位十分可敬的母亲，昏睡了三十五年，一觉醒来，忽然想起她还有个儿子能为她争光。常有这样的事：一棵葡萄拔掉以后，过了几年，紧贴着地面又出现一些植株。对了，我亲爱的老弟，虽然我母亲早已将我从她心中拔掉，我又在她头脑中长了出来。到了五十八岁年纪，她已经相当老了，除她儿子以外，再也不能思念别的男子了。在这种情形下，她在哪个温泉疗养地遇到了一位动人的英国老姑娘。这位英国老姑娘每年有二十四万利勿尔的收入。我母亲作为一位

好母亲，使这位老小姐产生了要成为我的妻子的雄心壮志。一个三十六岁的姑娘，我的天！她在最纯粹的清教徒环境中长大成人，是个货真价实的抱窝鸡，她认为与人通奸的女人就应该当众活活烧死。“到哪儿去找这么多木材呢？”我回答她说。鉴于每年二十四万利勿尔的收入抵不上我的自由、我的身心价值，更抵不上我的前程，我真想叫她滚蛋。可是她是伦敦一个啤酒批发商的唯一遗产继承人。这个啤酒批发商是个患足痛风的老头，在世之日已经不多，会给她留下一笔财产，那数目至少和这位娇小玲珑的人儿已经拥有的财产数目相等。除了这些长处之外，她长着一个红鼻子，死山羊一样的眼睛，那身材真叫我担心她摔一跤会不会碎成三段。她那样子很象是一个着色着得很蹩脚的洋娃娃。但是，她真会节省，叫你心花怒放；不管怎样，她会把丈夫当个宝贝那样疼爱；她又有英国式的才干；她将来给我管理公馆、马厩、住宅、土地，会比一个管家干得更好。她也有妇德的尊严。她腰板笔直，就象法兰西剧院上演的古典悲剧中主角的心腹一样。“她受过尖桩刑①，那木桩在她身体里折断了，”这种想法我怎么也摆脱不了。不过斯特旺小姐还相当白净，非娶她为妻不可的话，也还不算太叫人受不了。就是这样也叫我难受！她的手是品行端庄的姑娘的手，象圣约柜一样。可是那双手那么红，我真还没想出用什么办法能

① 尖桩刑是古代的一种酷刑，叫犯人坐在木桩上，桩尖由肛门刺穿人体而致人死亡。

把她那双手弄白净而又不花大钱；她那手指头粗得跟猪血香肠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能把她那手指头磨细。啊！很显然，她通过双手与啤酒批发商连在一起，通过金钱与贵族连在一起。她象那些想叫人把她当作贵族妇女的英国有钱女人一样，过分地装作举止文雅，可又藏不住马脚。此外，她的智慧有限，正符合我对女人的希望，若还有比她更愚蠢的女人，我真要马上上路去寻找了。这个老姑娘名叫迪娜。她永远不会对我品头论足，永远不会跟我闹别扭。对她来说，我将是上议院，勋爵，下议院。总而言之，保尔，这个姑娘是英国天才不容置疑的证据，她提供了英国机械工业达到尽善尽美阶段的一种产品，她肯定是在曼彻斯特佩里制笔车间和蒸汽机车间之间制造出来的。这玩意儿会吃饭，会走路，会喝水，也可以生孩子，抚养孩子，将孩子好好拉扯大，扮演女人的角色，达到使你相信这确是一个女人的程度。我母亲介绍我们俩相互认识时，她早已将机器装配好，将各个铆钉反复擦拭过，在各齿轮处上了那么多润滑油，转动起来一点声音也没有。然后，待她看到我并没有太皱眉头的时候，就松开了最后的弹簧。这个姑娘开口讲话了！最后，我母亲也放出了最后拍板的话。迪娜·斯特旺一年只花费三万法郎，出于节约到处旅行已经七年。所以还有第二份暗藏的钱财，而且是现钱。交易进展得那样快，连公告都出来了。我们现在已处于My dear love① 阶段。这位小姐

① 英文：我亲爱的心上人。

向我大送秋波的劲头，一个脚夫见了都能吓倒。现在已经谈妥：根本不要我的财产，斯特旺小姐将她的财产的一部分用来构成以土地为基金的长子世袭财产，有二十四万法郎收入；并且购买一座公馆，也属于长子世袭财产之中。我应该承担的是：实打实送给女方奁产一百万。她没什么可抱怨的，我把她的叔父完完全全留给她。这位好心的啤酒批发商，也对长子世袭财产作出了贡献。听说他的侄女要当侯爵夫人了，差点没高兴死。他是能够为我的长子作出牺牲的。一俟公债达到八十，我就要将我的财产从公债中抽出，将一切都投资到土地上去。两年以后，我的土地收入就能有四十万利勿尔。一旦啤酒批发商进了棺材，我就可以指望一年有六十万的收入。保尔，你看到了，我给朋友出的主意，只有我自己采用。你若是早听了我的话，也会找一个英国女郎，一个那包波①的女儿，她会给你留下单身汉的独立和赌野心惠斯特②所必需的自由。你若不是已经结了婚，我真愿意把我这未来的妻子让给你。当然，这不过是说说罢了，我不是那种总让你咀嚼过去的苦果的人。要向你说明我即将过上大玩游戏棒③那种人所必需的生活，这一段引子是必要的。我

① 那包波，原系印度莫卧儿帝国时代对总督的称呼，后用来指大富翁，大财主。

② 野心惠斯特指政治上的发迹。

③ 这种游戏是将许多小棍扔在桌上，然后用一个钩子将小棍一一拿走，而不许碰相邻的小棍。这里用来指采用灵活的战术、玩弄外交手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点不骗你，朋友！与其到印度去受苦，跟我一同在塞纳河水中行船要简单多了。相信我的话吧！巴黎仍然是产生最大量财富的地方。波托西就在维维安讷街，在和平大街，在旺多姆广场或者里沃利街。在任何别的国度，要积累起一笔财富，非有物质生产、替人跑腿、汗流满面、向前走、又向后退不行。可是在这里，只要有思想就够用了。在这里，任何一个人，哪怕智力平庸，穿拖鞋的时候，饭后剔牙的时候，睡下去或者起床的时候，也能一眼瞧见一座金矿。一个上好的主意，其实是愚蠢的主意，能比这儿带来更多的财富、更快地被人领会的地方，你在世界上找得着吗？假如我爬到了梯子上头，你想，我是那种拒绝拉你一把，拒绝为你说句话或者替你签字的人么？我们这些年纪轻轻的浪荡公子，难道不需要一个靠得住的朋友么？哪怕就是要叫他代我们受到牵累，舍车保帅去送死呢！没有一个重视荣誉的人，对他可以无所不谈，跟他可以无事不作，是绝对搞不了政治的。所以我劝你，让美丽的卡罗琳娜号开走，风驰电掣一般回到这里来。我给你安排与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决斗一次，你首先开枪，象打一只鸽子一样把他给我撂倒。在法国，受辱的丈夫把他的情敌打死，立刻会成为值得尊敬和受人尊敬的人，没有人会奚落他。我亲爱的老弟，恐惧是一种社会因素。对于在任何人的目光下都不垂下眼皮的人来说，恐惧是成功的手段。我这个人一向不把死活放在心上，也从未感受过恐惧的紧张，可是我亲爱的老弟，我发现了

这种情感在我们当代风习中所产生的奇异效果。有些人沉溺于享乐，一想到要失去这些，就浑身发抖；有些人一想到要离开一个女人就浑身发抖。往昔那种如弃敝屣一般将生命任意一掷的冒险风气，已不复存在！现在，许多人的勇武成了叫他们的对手害怕的巧算盘。在欧洲，现在只有波兰人还为打仗开心而打仗，他们还培养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而不是为了投机取巧而艺术。如果你将旺德奈斯杀死，那么，你的妻子就会发抖，你的岳母就会发抖，公众就会发抖，于是你就恢复了名誉，你就公开了对你妻子那种失去理智的爱，人们也就相信了你，于是你就成了一个英雄。这就是如今的法兰西。我跟你收入差不了十万法郎。你一定会把你主要的债务还清，你用典卖房地产的办法一定会制止住破产，因为你很快就会有可观的地位，使你能提前偿还债主的钱。然后，一旦摸清了你妻子的性格，你用一句话就能治住她。以前你爱她，不可能与她争斗；但是，一旦不再爱她了，你就会具有不可降服的力量。为了你，我要叫你的岳母变得跟手套那么顺手，这两个女人周密策划把十五万利勿尔搞到了手，我非叫这些钱再回到你的手里不可。所以，请你放弃这个远走他乡的计划吧！在我看来，这是头脑一时发昏想出来的炭火盆。你一走了之，这不是让那些诬蔑诽谤你的人获胜了么？到别处去找钱再回来赌的赌徒，肯定要输个精光。金子应该揣在自己口袋里。我看你很象是到印度去搬救兵的劲头！太糟了！我们两人是在政治这块

大绿台毯上赌博的赌徒。我们之间借钱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你赶快雇上驿站马匹，抵达巴黎，重新开始一局吧！这次你和亨利·德·玛赛搭伙，一定能赢，因为亨利·德·玛赛善于谋划，又善于出击。我们现在的地位，你要看看清楚：我的生身父亲是英国内阁成员。通过埃旺热利斯塔一家，我们在西班牙会有内线，因为你岳母和我，我们一旦较量一番之后，大家都会明白，魔鬼对魔鬼什么好处也捞不着。我亲爱的老弟，蒙特里沃现在已是少将，有朝一日他肯定会当上国防大臣，他的辩才会使他在议会中飞黄腾达，青云直上。龙克罗尔现在已经是国务大臣和私人顾问大臣。马夏尔·拉罗什-于贡现在德国，已被任命为大臣和法兰西贵族院议员。作为见面礼，他给我们带来了卡里利阿诺公爵元帅和与复辟王朝结成一体的整个欧洲的残余势力。赛里齐掌握着行政法院，他在那里是必不可少的角色。格朗维尔掌握着司法部门，他的两个儿子也在司法部门；葛朗利厄一家在宫廷中备受宠幸；费罗是贡德维尔派的灵魂，这些低级下流的阴谋家一直身居高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这些靠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在每一个国家的首府，我们都插进了一只脚；在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我们都有耳目。而且我们囊括了整个行政部门，他们自己还不知不觉。在已经准备就绪的这些巨大齿轮系统里，银钱的问题还不是区区小事，如同草芥？一个女人更算得了什么？你要永远停留在中学生水平么？我亲爱的老弟，

把一个女人当成整个生活，那生活又成了什么？不是成了失去操纵的帆桨战船了么？船上的罗盘纵有磁铁，却已失衡，来自各个方向的风支配着它，在船上的人成了名副其实的船役囚犯。他不仅要执行法律，而且监视苦役犯的小狱吏随意订出什么规定，他都得执行，根本不可能进行报复。呸！出于爱情，或者为了感受到将自己的力量传送到雪白的双手上的快乐，对一个女人言听计从，这我可以理解。可是要对梅多尔①言听计从吗？……在这种情况下，我非把安杰丽嘉碎尸万段不可！我亲爱的老弟，社会炼金术的诀窍，就是要尽量充分利用我们经过的每一个年龄阶段，占有春天每一片绿叶，夏季的每一朵花，秋季的每一个果。我和几个乐天派，象黑火枪手、灰火枪手和红火枪手②那样尽情乐了十二年，毫无约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连不时干点海盗勾当也不排斥在外。现在，阅历使庄稼一片金黄的时节已经来到，我们就要着手将熟透了的李子从树上摇下来。和我们一起来吧，我们要做的布丁③，肯定有你一份。来吧，你会在亨利·德·玛赛身上找到一个完全属于你的朋友！

亨利·德·玛.④

---

① 梅多尔是安杰丽嘉所爱的撒拉逊人，后来二人结婚。这是《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见本卷第628页注②。

② 火枪手是法国古代用火枪装备的步兵或骑兵卫队，根据马匹的颜色分为红、黑、灰火枪手等。

③ 布丁是一种糕点。

④ 这是“玛赛”的第一个字母。

这封信的每一句话，都象在保尔·德·玛奈维尔希望、幻想、爱情的大厦上重重地敲上一锤。他读完这封信的时候，他乘坐的船只已经过了亚速尔群岛。一片苍茫之中，一股冷静的狂怒、无能为力的狂怒攫住了他的心。

“我怎么惹着她们了？”他自问。

这句问话，是傻瓜、软弱无能的人说的话。他们什么也看不出来，因此也丝毫不能预见事态的发展。他向自己忠实的朋友呼唤着：“亨利，亨利！”处在他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大概都会发疯的，保尔倒睡觉去了。他睡得很熟，是那种大灾大难之后的熟睡。滑铁卢战役之后，拿破仑也这样大睡了一觉。

一八三五年九月至十月，巴黎。

袁树仁 译

妇女再研究

——献给莱翁·戈兹朗①
以表文学同行之谊

在巴黎，舞会或raouts② 上几乎总有两个晚会。首先是百无聊赖的淑女雅士们应邀参加的正式晚会。他们个个在别人面前装腔作势。大多数年轻女子只为一人而来。当每个女子确信在他眼中她最美丽，而且另外一些人可能也有同感时，她们便互相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诸如："你打算早早地去克朗帕德吗？""德·波唐杜埃夫人唱得不错！""戴那么多钻石的小女人是谁？"或抛出一些只图一时痛快，却留下长久创伤的挖苦话。之后，人群渐渐变稀，不相干的人一一离开，蜡烛也已烧到底下的托盘。这时，女主人拦住几个艺术家，一些快活人和朋友，对他们道："别走，我们一起吃夜宵。"大家聚到一间小客厅里，第二个，即真正的晚会便开始了；和旧朝代一样，在这个晚会上，人人听得懂谈话，人人加入谈话，还得说些惊人妙

① 莱翁·戈兹朗(1803—1866)，巴尔扎克的友人，曾写过两部回忆巴尔扎克的作品。

② 英文：盛大交际会。

语，给大家凑趣助兴。一切都生动别致，坦诚的笑容代替了使交际场上最漂亮的面孔闷闷不乐的一本正经的样子。总之，盛大交际会一结束，欢乐便开始了。交际盛会——奢华的冷冰冰的检阅，自尊心的盛装游行——是英国那些企图使其他民族机器化的发明之一。英国似乎一心想让全世界都和她一样感到无聊。因此，在法国某些宅第里举行的这第二个晚会，就是我们这个快乐国度往昔精神提出的一个巧妙的抗议；但是不幸，抗议的宅第为数极少，原因很简单：如今人们之所以不常吃夜宵，是因为在以合法面目重新开始革命的路易-菲力浦朝代，得到安排、受到重用、飞黄腾达的人，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多。大家追逐某个目标，为发迹而奔忙。时间成了最宝贵的商品，谁也不能大肆挥霍、过了半夜才回家、直睡到日上三竿。因此只有那些有钱接待宾客的女人家里才有第二个晚会；而自一八三〇年七月以来，这样的女人在巴黎已屈指可数。有两三个女人，其中包括埃斯巴侯爵夫人和德·图希小姐，尽管遭到圣日耳曼区的无声反对，仍不愿放弃她们对巴黎的那分影响，没有关闭她们的沙龙。

在巴黎颇有名气的德·图希小姐的沙龙，是昔日法国精神——包括它隐而不露的深奥，拐弯抹角的言谈和周全的礼貌——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在那儿，你还能观察到不受礼仪束缚的优雅举止，上流人士天生的谨慎也克制不住的倾心交谈，特别是豁达大度的思想。在那儿，没有人想小题大作地隐瞒自己的想法；没有人把讲故事当作写一本书。总之，他们不会借一句绝妙的俏皮话或一个有趣的题目，为穷途末路的文

学搭起丑陋的框架。在这些晚会中，有一次给我留下的记忆尤其深，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大名鼎鼎的德·玛赛吐露的隐情，揭开了女子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一角，倒不如说是他的叙述引起人们对不可避免的七月革命以来法国女子发生的变化大发一通议论。

在那次晚会上，凑巧有好几位功绩昭著，名闻欧洲的人士聚在一起。这倒不是对法国的恭维，因为我们当中有好几位外国人。何况最出风头的并不是那些最有名气的人。机敏的对答、精辟的评论、绝妙的玩笑、鲜明生动的描绘，全都妙趣横生、自然而然地蜂拥而至，既无蔑视又不做作地大量抛出，被人们愉快地领略和细细地玩味。上流社会的人士尤以富于艺术趣味的风度和兴致惹人注目。在欧洲其他地方，你看得到优美的举止、诚挚、善良、博学多才；但只有在巴黎，在这个沙龙和我适才谈到的那些沙龙里，才焕发着一种特殊的精神，它使所有这些有利于交际的长处组成一个协调多变的整体，象一条江河蜿蜒曲折地挟带着纷繁的思想、惯用语、故事、历史资料顺流而下。巴黎，风雅之都，只有它掌握把交谈变为竞赛的学问，在这场竞赛中，每种气质都浓缩成一句俏皮话，人人讲着自己的话，用一个词概括自己的经验，大家在竞赛中享受乐趣，消除疲劳，锻炼思维。因此，只有在那儿，你才能交流思想；在那儿，你不会象寓言中的那只海豚把猴子扛在肩上①；

① 见《拉封丹寓言诗》卷四第七篇《猴子与海豚》：希腊人航海时习惯带上耍杂技的猴子和狗。一艘船在雅典附近海面遇难，海豚前来营救，误把一只猴子当人，驮着它游向岸边。

在那儿，你将被人理解，在赌博时不会押上金币换回铜子儿。总之，在那儿，透露出的秘密，轻松和深刻的谈话，此起彼伏，旋转不停，每句话都有外观和色彩的变化。尖锐的批评和匆忙的叙述互相带动。每双眼睛都在倾听，手势在提问，面部表情在回答。总之一句话，那儿的一切都充满才智和思想。被演员和故事家们潜心研究、熟练运用、并给他们带来巨大威力的口才，还从来不曾使我如此心醉神迷。着魔的不止我一个，我们都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谈话变成了讲故事，匆忙之间引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隐情，好几个人物的肖像，成千件荒唐事，叫你根本无法描绘这一令人陶醉的即兴场面；但是，倘使让这些叙述保留其原有的尖刻，天然的离奇和虚假的曲折，你或许会理解，真正的法国晚会在人人忘记私利、自尊心，或自己的奢望的最亲切愉快的时刻，具有怎样的魅力。

清晨两点前后，夜宵即将用完，餐桌周围只剩下几个经受住十五年交往考验的知己，或一些极为风雅、很有教养、人情练达的人。出于心照不宣并严格遵守的协议，用夜宵时每个人都不再端架子，言谈举止绝对平等。何况这时也没有人不以自己的本来面目自豪。德·图希小姐曾多次注意到，挪动位置会在人们头脑里引起根本的变化，因此她定要客人们在告辞前一直待在餐桌旁。从餐厅到客厅，魅力就中断了。斯特恩①认为，一个作者刮了胡子，他的想法便与刮胡子以前不同。倘使斯特恩说得不错，我们是否可以大胆断言，人们在餐

---

① 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项狄传》的作者。

桌前的情绪与回到客厅的原班人马的情绪不一样呢？气氛不再令人沉醉，眼睛不再注视杂然纷陈的精美果点，人们失去了精神慵懒的快感，失去了我们在酒足饭饱、怡然稳坐在如今制造的那种软椅里时产生的惬意。面对餐后点心，有好酒作伴，人人可以手托着头、胳膊肘撑在桌上的美妙时刻，人们或许更乐意交谈。那时大家不仅自己愿意讲话，而且愿意听别人讲话。人在消化的时候几乎总是聚精会神的，只是因为性格不同，有的爱絮叨，有的沉默不语，所以人人都从中得到好处。这段大有必要的开场白将教会你领略下面这篇倾吐心曲的叙述的魅力。叙述者是个已然故世的著名人物，他以见多识广的人所特有的明察秋毫，描绘了女子天真的诡谲。当塔莱朗亲王和梅特涅亲王① 这班政治家屈尊讲故事的时候，这种明察秋毫使他们讲的故事趣味盎然。

德·玛赛在六个月前被任命为内阁首相，他已证明自己具有高超的能力。尽管早已和他相熟的人对他发挥政治家的全部才能和各种天分并不感到惊讶，但人们可能会问他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当大政治家的材料，或者他的成长是否靠了时势的推动。由他指定当省长的一个十分风趣、喜欢观察的人，适才显然出于哲学的意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此人当过很长时间的记者，对德·玛赛十分钦佩，钦佩之中不带一丝酸溜溜的批评态度；在巴黎，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往往是用这种尖酸的批评来拒绝对另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表示仰慕的。

---

①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任外交部长和首相长达四十年，对一八一四年拿破仑的失败起了重要作用。

“在你以前的生活中，是否有过一件事，一个想法，一个愿望，叫你明白自己有何志向？”爱弥尔·勃龙代对他说，“因为我们都和牛顿一样，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把我们引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是的，”德·玛赛答道，“我这就讲给你们听。”

于是，俊俏女人、政界的花花公子、艺术家、老年人、德·玛赛的知己，大家都舒适地坐好，摆出各自的姿势，瞧着首相。不消说仆人全不在场，门扇紧闭，窗帘拉好。饭厅里一片寂静，听得见院子里车夫们的低语，和马闹回槽尥蹶子，打响鼻儿的声音。

“朋友们，政治家赖以生存的唯一长处，”首相边说边玩着他那把镀金螺钿刀，“就是始终能控制自己，随时权衡一件事的利弊，无论这件事可能多么意外；总之，在内心深处要有一个沉着超脱的人，冷眼旁观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活动，我们的激情和感情，并在一切事情上向我们提示某种道德标准的判决。”

“怪不得法国的政治家这样少哩！”杜德莱老勋爵道。

“从感情方面讲，这是极为可怕的，”首相又说，“因此，当这种现象发生在年轻人身上……（黎塞留从一封信中得知孔西尼身处险境，第二天，当他的恩人十点钟就要人头落地的时候，他却一觉睡到晌午①）。一个年轻人，比方皮特②或拿破

① 孔西尼(1575—1617)，意大利冒险家，后来成为玛丽·德·梅迪契的面首和法国元帅。一六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被路易十三的侍卫队长暗杀。后来的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1642)时年三十二岁，传说是由孔西尼提拔到宫廷的。

② 皮特(1759—1806)，英国政治家，拿破仑的对手。

仑吧，这不是骇人听闻吗？我得助于一个女子，很早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怪物。”

“我原以为，”德·蒙柯奈夫人微笑道，“我们葬送的政治家大大多于我们造就的政治家哩！”

“我对你们说的怪物之所以是怪物，正是因为他不受你们诱惑。”讲故事的人含讥带讽地点头致意道。

“如果是讲一件风流韵事，”纽沁根男爵夫人道，“我请求大家不要发表任何感想把它打断。”

“发表感想太不合时宜了！”约瑟夫·勃里杜嚷道。

“那是我十七岁的时候，”德·玛赛又道，“复辟王朝逐渐巩固起来。老朋友们知道当年我性子多么暴躁，多么容易冲动。我是第一次恋爱，而且今天我可以说，当时我是巴黎最英俊的青年之一。我既年轻又漂亮，这两个优点本来得之于偶然，可是我们骄傲得好象这是赢来的战利品。至于其他的情况，我不得不保守秘密。我和所有年轻人一样，爱着一个比我大六岁的女人。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他环顾餐桌一周说道，“能猜到她的姓名和认出她来。当时只有龙克罗尔识破了我的秘密，他保守得严严的。我本来怕他笑话我，可是他走了。”首相四下瞧瞧，说道。

“他不愿留下吃夜宵。”德·赛里齐夫人道。

“六个月以来，爱情占有了我，我没想到自己已被一腔热情所左右，”首相接着说，“我处处把她奉若神明，这些可爱的行为是年轻人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朝不保夕的幸福。我保存她的旧手套，拿她戴过的花沏水喝，夜里爬起来去看她的窗

口。闻到她用的香水味，我全身的血液都朝心房涌。我那时远远没有认识到女人是用大理石作炉台的火炉。”

“噢！别给我们讲你那些吓人的警句好不好？”德·冈夫人微笑道。

“我相信，我当时会以蔑视的态度，把发表这个千真万确的可怕思想的哲学家压得抬不起头来。”德·玛赛又道，“你们个个都很聪明，用不着我多说，几句话就能使你们想起自己的荒唐事。我崇拜的偶像是个贵妇人——倘若曾有过贵妇人的话——还是个无儿无女的寡妇（真是无巧不成书！），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亲自用她的头发在我的手帕上作标记；总之，对我的荒唐行为，她报之以另一些荒唐行为。因此，我怎能不相信由荒唐作保的爱情呢？我们两人费尽心机，想把如此圆满、如此美好的爱情瞒过世人的眼睛；我们成功了。因此，我们偷偷摸摸的行为真不知有多少魅力！关于她，我什么也不告诉你们：她当年就十全十美，如今仍被视为巴黎最漂亮的女人之一；而那时有人为了让她看上一眼哪怕让人杀死也甘心。对一个受人爱慕，自己也在恋爱的女子来说，她的财产状况一直是令人满意的，但是使她焕发出新的光彩的复辟王朝却使她的姓氏变得很不体面。在我的处境下，我因对她不抱怀疑而自鸣得意。尽管我的嫉妒心很强，抵得上一百二十个奥赛罗①，但是这种可怕的感情还在我的心中沉睡，如同金子潜藏在天然金块里。我那位天使如此柔弱，又如此坚强，头发那样金灿灿，

① 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中的主人公。他中了副官伊阿古的奸计，嫉妒心大发，一怒之下掐死了妻子苔丝德蒙娜。

模样那么天真，纯洁，老实，蓝色的眼睛娇羞顺从地让我一眼见到心底。如果我竟然卑鄙地怀疑起她的纯洁来，我宁愿挨我仆人一顿棒打。在她的姿态、眼神和话语中，从未有过一丝犹豫；她总是那么洁白，娇艳，时刻准备投入心上人的怀抱，宛若《雅歌》中的东方百合①！……啊！诸位朋友！”重又变为年轻人的首相痛苦地嚷道，“只有把头重重地撞在大理石炉台上才会驱散这股诗意！”

这声发自内心的叫喊在宾客中引起了共鸣，他们的好奇心已被如此巧妙地挑动起来，此时更加强烈。

“每天上午，我骑着你从英国给我买来的那匹漂亮的马索丹，”他对杜德莱勋爵道，“从她的敞篷四轮马车旁经过，她故意让马缓缓而行，好让我在我们无法迅速交换一句话的情况下，从她捧着的花束里看到用花朵写成的命令。尽管我们每晚在社交场合见面，而且她每天写信给我，但为了遮人耳目，我们采取了另一套作法：谁也不瞧谁，互相回避，说对方的坏话；自我欣赏，自吹自擂，或作出一副得不到垂青的情人模样；这一切老伎俩都比不上双方假装承认爱上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并对真正的偶像装出冷漠的神态。如果一对情人想玩这套把戏，世人没有不上当的；但这对情人彼此必须信得过。她的挡箭牌是个受到恩宠的人，在朝廷上作官，遇事沉着，笃信宗教，她从不在家里接待他。这出好戏成为那班蠢人和各个沙龙的笑料。我们之间不存在结婚问题：六岁的差距可能使她担忧；她

① 见《旧约·雅歌》第二章。

对于我的财产状况也一无所知，我出于某种考虑，始终瞒着她。至于我，她的才智，举止，广博的知识，对人情世故的通晓把我迷住了，我会不假思索地娶她为妻。然而我喜欢她的谨慎。倘若她第一个以某种方式和我谈结婚的事，我或许会在这颗完美的心灵里发现庸俗之气。整整的、充实的六个月，一颗晶莹夺目的钻石！这就是我在人世间享受到的那份爱情。一天早晨，因感冒初起，我腰痠背疼，发起烧来。我写了一张便条给她，推迟如大海藏珠般隐匿在巴黎屋顶下的一次秘密幽会。信一发出，我就后悔了：'她不会相信我生病的！'我心上想。她总作出嫉妒和猜疑的样子。嫉妒若是真的，"德·玛赛打断话头说，"它显然是爱情专一的标志……"

"为什么呢？"卡迪央王妃急急问道。

"专一的、真正的爱情，"德·玛赛道，"引起和凝神静观相一致的身体上的麻木。这时，头脑把一切都搞得很复杂，自己折磨自己，勾勒出一些异想天开的事，把它们当作现实而不胜苦恼；所以这种嫉妒既讨人欢喜，又叫人为难。"

一位外国大臣回忆起一件往事，想到这番评论完全符合实情，不禁微微一笑。

"况且，我心想，怎么能失去一次幸福呢？"德·玛赛接着讲下去。"发着烧去赴约不是更好吗？再说，她知道我病了，没准会跑来，使她的名誉受到影响。我抖擞精神，写了第二封信，亲自去送，因为我的心腹不在身边。我们中间隔着塞纳河，我必须横穿巴黎；离她公馆还有一段适当的距离时，我终于找到一个跑腿的，我嘱咐他立即把信送去，美滋滋地打算乘

出租马车经过她门前，看看她是否凑巧同时收到两封信。我到的时候是两点钟，大门正打开让一辆车进去，是谁的？……挡箭牌的！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唉！精疲力竭的演说家，因接触公共事务而变得冷酷无情的首相，现在跟你们讲这事的时候，仍然感到心潮激荡，横隔膜发热。一小时以后，我又经过她门前：车还停在院子里！我的便条恐怕一直搁在门房那儿。三点半钟，车终于走了，我得以研究我的情敌的相貌：他很严肃，面无笑容；但是他在恋爱，想必是为了件什么事来的。我去赴约，我心中的王后来了，我觉得她冷静，纯洁，从容。说到这儿，我应当向你们承认，我始终认为奥赛罗不仅愚蠢，而且缺乏情趣。只有黑白种混血儿才这样行事。况且，莎士比亚也意识到这一点，给他的剧取名为《威尼斯的摩尔人》。见到自己心爱的女人，犹如往心上贴一剂香膏，香气那般浓郁，必然把痛苦、怀疑和悲伤一扫而尽：我的怒气全消了，脸上又露出笑容。所以说，在我这个岁数，这种泰然自若是最可怕的虚伪，当年却是因为我年轻，因为我在恋爱才做到的。嫉妒一经埋葬，我便有了观察的力量。我的病情一望而知，折磨着我的那些疑团使它更加重了。终于我见缝插针地说了下面这句话：

“‘今天上午你家没客吗？’

“说时心里七上八下，担心她是依照我的第一张便条来安排上午时间的。

“‘啊！’她道，‘只有男人才会有这样的念头哩！难道我不想着你的病痛，反而想别的？收到你的第二张便条以前，我一

直在想办法去看你。'

"'你始终一个人吗?'

"'一个人。'她道,一边用无懈可击的天真神态望着我;摩尔人准是因为受到这副神态的挑战才杀死苔丝德蒙娜的。

"这公馆由她独住,所以这句话是个弥天大谎。对某些心灵来说,爱情的底蕴就是绝对信任,现在一句谎言就给毁了。要把彼时彼刻我心中的酸甜苦辣向你们表达出来,必须承认我们内心还有一个生灵,肉眼可见的我们只是它的皮囊,它象光一般明亮,象影子似的稍纵即逝……唉!这个美丽的我从此披上了黑纱。是的,我感到一只冰凉瘦削的手替我套上了经验的裹尸布,强制我为第一次遭到背叛而死去的灵魂永远披麻戴孝,我垂下眼帘,不让她看出我头晕目眩,一个骄傲的想法给了我些许力量:'倘若她欺骗你,她就配不上你!'我把脸上突如其来的红晕和眼里流出的几滴泪水归咎于疼痛加剧,那个温柔的人儿坚持用放下帘子的出租马车把我一直送到家。一路上,她对我的那份体贴关心和柔情蜜意,只能骗过我拿来作比较的那个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确,如果这个大孩子再犹豫两秒钟,任何聪明的观众都猜得到他会请求苔丝德蒙娜原谅他的。所以,杀一个女人,这简直是孩子气的行为!她离开我时哭了,因为不能亲自照料我而十分难过。她希望做我的男佣人,她嫉妒他的幸福。噢!这一切编排得就象幸福的克拉丽莎①写的信一样。最漂亮、最象天使的女人总有猴

① 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中的女主人公,她在书里是美德的化身。

子般装腔作势的出色本领!”

听到这句话,女人们个个垂下眼帘,仿佛这残酷的真理被这样残酷地表达出来,使她们受到了伤害。

“这一夜和此后的一个星期我是怎样度过的,就不告诉你们了,”德·玛赛又道,“不过我意识到自己是块当政治家的料。”

这句话说得十分有力,我们不禁作了个赞赏的表示。

“我怀着恶毒的心理回想对女人可以进行哪些真正残酷的报复,”德·玛赛继续说(由于我们相爱,有些报复是可怕的,无可挽回的),“我瞧不起自己,感到自己庸俗,不知不觉地提出一个令人厌恶的准则,即宽容的准则。对一个女人进行报复,不就是承认我们眼里只有一个女人,我们少不了她吗?那么报复是不是重新赢得她的手段呢?倘若我们不是非她不可,倘若还有别的女人存在,那么为什么不把我们窃取的更换的权利让与她呢?当然,这只适用于爱情,否则社会就会大乱,而爱情的变化无常,最能证明牢不可分的婚姻的必要性。应当用命中注定的、无声无息的法律,象拴野兽一样把男人和女人拴在一起。取消了报复,爱情上的不忠就不算一回事了。认为世上只有一个女人是为他们而活着的那些人一定赞成报复,而且报复也只有一种,就是奥赛罗式的。下面请看我如何报复。”

这句话在我们中间引起一阵不易觉察的骚动,新闻记者在报道议会演说时是这样描写的:(全场轰动)

“我治好感冒和纯洁、绝对、神圣的爱情之后,便投入一项风流韵事,对方是个可爱的女子,她的美貌与我那位迷惑人的

天使迥然不同。我避免和这个极能干又极会作戏的女人绝交，因为我不知道真正的爱情是否和如此巧妙的欺骗一样给人如此美妙的享受。这样的虚伪堪与美德相比（夫人，我这话不是对你们英国妇女说的。——首相冲着杜德莱勋爵的女儿巴里莫尔夫人柔声说道）。总之，我努力做到和以前当情人时一个样。为了我的新天使，我需要加工我的几绺头发，便去找当时住在屠户街的一个灵巧的艺匠。此人专卖头发做的礼品，式样繁多，颜色齐全，我可以把他的地址告诉给那些头发稀疏的人，他听我讲完要订的货以后，把他的制品拿给我看：这是一些精美绝伦的作品，比童话中的仙女和苦役犯做的还要精致。他告诉我与头发有关的各种瞬息万变的爱好和时尚。

“‘一年以来，’他对我说，‘十分盛行用头发在手帕上作标记；幸而我收罗了许多头发，还有许多手艺好的女工。’

“听到这儿，我犯了狐疑，便掏出手帕对他说：‘那么这是你们店里用假发作的了？’

“他看了看手帕说：‘哦！那位太太可挑剔了，还想验证她头发的颜色是否和假发深浅完全一致。我妻子亲自给这些手帕作了标记。先生，您的那条是做工最精美的手帕之一。’

“在受到最后这点启发之前，我对有些事还能相信，对女人的话还会注意听。待我出了店门，我对寻欢作乐的信仰犹存，说到爱情，我却变成了数学家那样的无神论者。两个月以后，我挨着那位神采飘逸的女人，坐在她家小客厅的长沙发上；我握住她的一只手——她的手非常美——一起攀登感情的阿尔卑斯山，采撷最美丽的花朵，撕着雏菊的花瓣（总有一

个时候人们会撕雏菊花瓣的，哪怕是待在客厅里，而且也没有雏菊）……[1] 在情深意笃，如胶似漆的时刻，人们如此清醒地意识到爱情的短暂，无法扼制地感到需要互相询问：‘你爱我吗？你永远爱我吗？’我抓住这个伤感、温馨、繁花似锦的时刻，引她用爱情特有的夸张和富有加斯科涅[2] 诗意的迷人语言，道出她最动听的谎话。下面是夏洛特最精彩的骗人鬼话：没有我她活不下去，我是世上她心目中唯一的男人，她担心使我厌倦，因为我在场使她六神无主；在我身边，她的官能全变成了爱；况且她太温柔多情，免不了要担心；六个月以来她想尽办法要把我永远拴住，这个秘密只有上帝才知道；总而言之，她把我当作她的上帝！……”

听德·玛赛讲这番话的女士们似乎受了冒犯，因为他把她们摹仿得惟妙惟肖，学她们的样子边讲边使媚眼，搔首弄姿，忸怩作态。

“我始终握着她那只汗津津的手，正当我就要相信她那些挺可爱的假话时，我对她说：

“‘你什么时候嫁给公爵？……’

“这句刻薄话那样单刀直入，我的目光那样死死地迎住她的目光，她的手那样轻轻地放在我的手里，以至她未能把身体的颤动——尽管很轻微——完全掩饰过去；在我的逼视下，她垂下眼帘，两颊上泛起淡淡一层红晕。

“‘公爵！你这话什么意思？’她假装万分惊讶地答道。

---

① 按西俗，青年男女常撕雏菊花瓣占卜爱情。

② 法国人认为加斯科涅人好夸口吹牛。

“‘我全知道了，’我又道，‘依我看，你不该再拖了：他有钱，又是公爵；但是他不仅虔诚，简直是个修道士！所以我确信，多亏他顾虑重重，你才没有作出对我不忠的事。你大概不会相信，在他自己和上帝面前危及他的名誉对你是何等刻不容缓的事；不如此，你就永远没有了结的时候。’

“‘这是在作梦吗？’她边说边掠了一下额前的头发，比玛利勃朗① 早十五年作出了玛利勃朗的这个如此有名的动作。

“‘好了，别孩子气了，我的天使。’我一边说，一边想抓住她的手。但是她把两手背在身后，作出一本正经又愤愤然的样子。

“‘您嫁给他吧，我允许了，’我又说，用客气的您回敬她的姿态，‘这样更好，我劝您这样做。’

“‘但是，’她跪倒在我面前说，‘这误会太可怕了：世上我只爱你一个；你跟我要什么样的证据都行。’

“‘站起来吧，我亲爱的，请您坦率直言。’

“‘象对上帝一样。’

“‘您怀疑我的爱情？’

“‘不。’

“‘我的忠诚？’

“‘不。’

“‘那么，我犯下滔天大罪了，’我又道，‘我怀疑您的爱情和忠诚，在两次沉醉之间，我开始平心静气地环顾四周。’

① 玛利勃朗（1808—1836），原籍西班牙的女歌唱家，以演唱罗西尼的歌剧闻名。

“‘平心静气！’她哀叹道，‘够了，亨利，您不再爱我了。’

“你们看，她已经找到了一扇可以溜走的门。在这类争吵中，用一个副词是十分危险的。幸而好奇心促使她追问下去：

“‘您看到什么了？是不是我用不同于在社交场合的口气和公爵讲过话？您在我眼里发觉……？’

“‘不，’我说，‘是在他眼里。您害我去了八次圣多马·达干教堂，看您和他望同一个弥撒。’

“‘啊！’她终于嚷起来，‘原来我引起您嫉妒了。’

“‘我倒真想嫉妒哩！’我对她说，心里很佩服她那随机应变的敏捷智力和那些只能骗骗瞎子的花招，‘但是，教堂去多了，我变得越来越疑心。我第一次患感冒，您第一次欺骗我的那一天，您以为我卧病在床，便接待了公爵，却对我说您谁也没见。’

“‘您知道您的行为多么卑鄙吗？’

“‘卑鄙在哪儿？我觉得您和公爵结婚是件大好事：他给您显赫的姓氏，唯一和您相称的身分，引人注目的、体面的地位。您将成为巴黎的王后之一。如果我阻挠这项安排，这种体面的生活，这桩美好的姻缘，我就对不住您。啊！夏洛特，有那么一天，当您发现我的性格和其他年轻人多么不同时，您会纠正对我的看法的……您将不得不欺骗我……是的，您会为了与我断绝关系而感到十分为难，因为他在监视您。我们该分手了，公爵对品德要求很严。您必须规规矩矩，这是我对您的忠告。公爵虚荣心重，他将以自己的妻子为荣。’

“‘啊！’她泪如雨下，说道，‘亨利，你要早说多好呢！是

呀，如果你愿意（我以前错了，您明白吗？），我们本来可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结婚，幸福地、公开地在一起生活一辈子。'

"'不过现在太晚了。'我说，一边吻着她的手，装出一副受害者的可怜相。

"'我的上帝！但是我可以把一切毁了重来。'她又说。

"'不，您和公爵的关系已经太深了。我甚至应当外出旅行一趟，免得咱俩藕断丝连，我们可能会害怕我们的爱情的……'

"'亨利，您以为公爵已经起疑心了吗？'

"她仍叫我亨利，但始终不用你来称呼我。

"'我想没有，'我用'朋友'的态度和语气回答她；'但是您必须十分虔诚，与上帝和解吧，因为公爵在等证据，他迟疑不决，您必须让他下决心。'

"她站起身，激动不安地——或许是真的，抑或是假装出来的——在小客厅里踱了两个来回；然后，想必她找到了与这种新处境相协调的姿态和眼神，她在我面前停下来，向我伸出手，声音激动地对我说：

"'好吧，亨利，您是个光明正大，高尚可爱的男人：我永远忘不了您。'

"这是个令人赞叹的策略。她希望和我建立新的关系，在这个必不可少的过渡中，她显得楚楚动人。我装出悲痛欲绝的人的态度、举止和眼神，她保持不住她的庄重样子了；她瞧着我，抓住我的手，把我拉过来，几乎是轻轻地把我推倒在沙发上。一阵沉默之后，她对我说：

"'我非常伤心，我的孩子。您爱我吗？'

"'爱呀！'

"'那么，您以后怎么办呢？'"

听到这儿，全体女士交换了一个眼色。

"虽说我回想起她的不忠时仍感到痛苦，但是当时她深信我即使不会死去，至少也要忧郁一辈子，并为此内心感到甜蜜而满足的那种神情，至今还叫我好笑，"德·玛赛又道。"噢！你们先别笑，"他对客人们道，"还有好戏在后头。"停了半晌，我温情脉脉地望着她，对她说：

"'是啊，这正是我考虑再三的。'

"'那么，您将怎么办呢？'

"'我患感冒的第二天就考虑好了。'

"'您……？'她带着明显的不安说。

"'我向原先假装追求的那位小妇人发起了进攻。'

"夏洛特有如一只受惊的母鹿，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身体抖得象张树叶，她朝我投过来一道目光，那是女人们忘记了全部自尊，全部廉耻，忘记了她们的细腻，甚至妩媚的目光，是受到追捕的蝰蛇被困在窝里时那种闪闪发亮的目光。她对我说：

"'而我却爱着他！我心里在作斗争！我……'她拉长了声调，这是我听到过的最优美的长音，至于她第三句话想说什么，我留给你们去猜。

"'上帝！'她叫道，'我们多么不幸！我们永远得不到爱。对于你们，最纯洁的感情也绝无真诚可言。可是，来吧，你们

行骗的时候，仍然要上我们的当。’

“‘这个我看得出来，’我样子尴尬地说，‘你们发怒的时候，理智仍然太多，所以你们的心不感到痛苦。’

“这句小小的挖苦话使她大为光火，她气恼地哭了。

“‘您在我面前糟蹋人世和人生，’她说，‘您使我失去了一切幻想，您败坏了我的心灵。’

“她把我有权对她说的话全说了，她那样直率无礼，那样莽撞天真，若是换了一个人，听了准会一步动弹不得。

“‘可怜的女人们，在路易十八的宪章所造就的社会里，我们将怎么办？……（请看她的能言善辩把她引到了何种地步。）——是的，我们生来是受苦的命。说到爱情，我们始终忠贞不二，你们却永远做不到用情专一。你们心里没有一丁点诚实可言。对于你们，爱情是一场赌博，而你们总在作弊。’

“‘亲爱的，’我对她说，‘在当今社会里，把什么事当真，就等于和一个女戏子海誓山盟。’

“‘多么可耻的不忠！还经过一番推理……’

“‘不，是合情合理。’

“‘别了，德·玛赛先生，’她说，‘您把我骗得好惨……’

“我故作温顺地回答：‘公爵夫人还会记起夏洛特的辱骂吗？’

“‘当然。’她语气尖刻地说。

“‘这么说，您恨我？’

“她垂下了头。我心想：有门儿！我开始大谈我的感情，让她以为可以进行点报复。啊！诸位朋友，对那些深得女人

垂青的男人们的身世，我曾作过大量研究，但是，黎塞留元帅[1]也好，洛赞[2]、路易·德·瓦卢瓦[3]也好，我不信他们第一次便作出如此巧妙的退却。至于我的头脑和心，它们从此培养成形，再不会改变，当年我克制住了叫我们作出那么多蠢事的轻率意念，正是这种克制力赋予我你们所熟知的镇定自若。”

“我真同情那第二个女人！”纽沁根男爵夫人道。

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掠过德·玛赛苍白的嘴唇，但斐纳·德·纽沁根脸红了。

“人怎么择（这）样健黄（忘）！”[4]纽沁根男爵叫道。

著名银行家的这句天真话大获成功，他的妻子，即德·玛赛的“第二个”，禁不住跟着大家一起笑了。

“你们都准备谴责这个女人，”杜德莱夫人说，“可是我理解她为什么不把她结婚这件事看成用情不专。男人们永远不愿把用情专一和从一而终区别开来。我认识德·玛赛先生讲的那个女人，她是你们最后几个贵妇人中的一个！……”

“哎！夫人，你说的不错，”德·玛赛又道，“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目睹一切社会荣誉称号不断被毁掉，我们本该拯救妇女于水火之中，但民法用它的条文把她们一个个压了下去。不管这些话多么不中听，我们还是得说：公爵夫人们消失了，侯

---

① 指著名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侄孙，见本卷第465页注②。

② 洛赞（1747—1793），法国将军，公爵，以风流放荡著称。

③ 路易·德·瓦卢瓦（1747—1793），即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约瑟夫。

④ 纽沁根男爵是德国人，法语发音不准。

爵夫人们也一样，至于男爵夫人们——我请德·纽沁根夫人原谅，她丈夫当上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后，她就是伯爵夫人了——，人们从来没把她们当作一回事。”

“贵族是从子爵夫人开始的。”勃龙代微笑道。

“伯爵夫人们会留下来，”德·玛赛又道，“一个高雅女子将多少是个伯爵夫人，还有帝政时代或新封的伯爵夫人，旧世家的伯爵夫人，或意大利语里出于礼貌所称呼的伯爵夫人。至于贵妇，她们随着上一世纪的华美装饰，随着香粉、假痣、高跟拖鞋、打着三角形饰带结的装衬胸衣一起消失了。如今，公爵夫人们经过时，无需为了她们的鲸骨裙把门开大。总而言之，帝国见到的是最后的拖地长裙！我至今还不明白，希望公爵夫人们的锦缎或丝绒长袍在他的王宫里拖来拖去的皇上，怎么没用无法摧毁的法律为某些家族立下长子继承权。拿破仑没有估计到他极为得意的那部法典将产生什么后果，他在册封公爵夫人的同时，孕育了今日的名门淑女，他的法律的间接产物。”

“被走出中学门的孩子和无名记者当作铁锤的思想，拆毁了社会等级的宏伟大厦，”旺德奈斯伯爵道，“如今，任何一个怪物，只要能戴上笔挺的硬领，用二尺缎子象铠甲似地裹住男子汉的健壮胸膛，脑门在鬈发下闪着不可靠的天才的光芒，身穿六法郎一双的丝袜，脚登薄底浅口漆皮皮鞋摇来晃去，那么，不管他是诉讼代理人的文书，企业家的儿子，还是银行家的私生子，都耸起面颊，把夹鼻眼镜架在眉弓上，肆无忌惮地打量从剧院楼梯走下来的最漂亮的公爵夫人，作出一个估价，对他

那位和我们大家一样在布伊松的店里做衣服，摆出公爵派头的金玉其表的朋友说：'瞧，亲爱的，这是位名门淑女。'"

"你们没能组成一个党派，"杜德莱勋爵道，"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你们在政治上不会有什么作为。在法国，你们大谈组织劳工，但你们尚未把有产者组织起来。你们国家的事就是这样：随便哪个公爵（在路易十八或查理十世治下还有这样的公爵，他们拥有二十万利勿尔的岁入，一座金碧辉煌的宅第，成群的仆役。）都可以摆出大贵人的威风。法国最后一位大贵人是塔莱朗亲王。这位公爵留下二男二女。假设他为四个子女都攀上一门好亲，他的每个直系继承人今天只有六万或八万利勿尔的岁入；他们每人膝下都有几双儿女，因此不得不在一座房子的底层或二楼的一套房间里极其节俭地度日；谁知道他们是不是正在寻找财路呢？长媳只是有名无实的公爵夫人，没有自己的车马、随从、包厢，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在公馆里，她没有自己的套房，自己的财产和小摆设；婚姻把她葬送了，如同做买卖葬送了圣德尼街的一个女人；她为自己心爱的年幼的孩子买长袜，抚养他们，管教女儿，不再送她们进修道院寄宿学校。就这样，你们最高贵的女子变成了可敬的抱窝鸡。"

"哎！是的，"约瑟夫·勃里杜道，"我们的时代不再有点缀法兰西君主政体几个伟大世纪的妇女精英。贵妇的扇子折断了，女人们再也无须脸红，讲人坏话，窃窃私语，躲躲闪闪，抛头露面。扇子除了扇风以外别无他用。一件东西只剩下它本身时，就不成其为奢侈品，而不过是个实用的物件罢了。"

“法国的一切都是名门淑女的同谋，”达尼埃尔·德·阿泰兹道，“贵族表示赞同，躲到自己的田产上蛰居，在那里终其一生，他们在思想的攻势面前移居内地，正如往日在民众的进攻面前流亡国外。那些能够创建全欧性沙龙，随心所欲地左右舆论，通过操纵那些将统治世界的艺术家或思想家来统治世界的女人，错误地放弃了地盘，因为她们羞于和布尔乔亚作一番较量。这些布尔乔亚被权力所陶醉，来到世界舞台上，以后或许将被穷追不舍的野蛮人剁成肉酱。因此，在布尔乔亚们希望看到王妃的地方，人们只瞧见一些有教养的青年女子。如今亲王们再也找不到贵妇好损其名誉，甚至不能为随意占有的女人扬名。波旁公爵①是最后使用这一特权的亲王。”

“只有上帝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杜德莱勋爵道。

“如今，亲王们可以追求名门淑女，她们不得不和女友合租包厢，王族的优遇不会使她们的地位提高一分，她们毫无光彩地周旋于布尔乔亚和贵族之间，既不完全是贵族，又不完全是布尔乔亚。”罗什菲德侯爵夫人尖刻地说。

“报刊继承了妇女的遗产，”拉斯蒂涅嚷道，“妇女再也没有资格编她们的口头连载小说，散布那些用词华丽，耐人寻味的恶意中伤了。我们现在读到的是用三年一换的行话写的连载小说，一些象抬棺材的人一般有趣，象印刷铅字一般轻浮的小报。在全法国，那些取代了过去大出风头的优雅俱乐部的报

---

① 波旁公爵（1756—1830），路易-菲力浦的舅舅，昂吉安公爵的父亲，一八三〇年八月二十七日自杀，但世人怀疑他是被他的情妇弗谢尔男爵夫人谋杀的。

馆，用吱嘎作响的印刷机，把人们的谈话用无法理解的革命语言通栏刊印出来。"

"上流社会的丧钟敲响了，你们听见了吗？"一位俄国亲王道，"而第一声就是你们的名门淑女这个现代字眼！"

"你说的不错，亲王，"德·玛赛道，"这类女子或出身于贵族，或脱颖于布尔乔亚，来自各种环境，甚至外省，她们是当今之世的体现，是集风雅、才智、优美、高贵于一身，但身分略降的最后一个形象。在法国，我们将再也见不到贵妇，但长时间内还会有名门淑女，公众舆论将她们派往女子的上议院，她们对于女性而言相当于英国的 gentleman。①"

"有人却把这叫做进步！"德·图希小姐道，"我倒想知道进步在哪儿。"

"就在这儿呀！"德·纽沁根夫人道，"过去，一个女人尽管有卖鱼婆的嗓门，大兵的步态，厚脸皮交际花的面孔，头发生得很后，脚大手粗，她仍然是个贵妇；可如今，哪怕她姓蒙摩朗西②——，假使蒙摩朗西家的小姐有这副尊容——，她也成不了名门淑女。"

"但是，你们说的名门淑女是什么意思呢？"亚当·拉金斯基天真地问。

"这是现代的一种创造，是选举制运用在女性身上所取得的可悲胜利，"首相道，"每场革命都有一个字眼，一个概括并描绘它的字眼。"

---

① 英文：绅士。

② 法国有名的旧世家。

“你说得对，”来巴黎给自己造点文学名气的俄国亲王道，“解释各个世纪给你们的美丽语言增添的某些字眼，就是写一部出色的历史。比方，‘组织’是帝国的一个字眼，它说明了整个拿破仑。”

“这一切没有告诉我什么是名门淑女啊！”年轻的波兰人①叫道。

“好吧，我来给你解释，”爱弥尔·勃龙代回答亚当伯爵说，“一个天清气朗的上午，你在巴黎闲逛。这时已过了两点，但五点钟还未敲过。你看见一个女子朝你走来，向她瞟去的第一眼，就象一本好看的书的前言，使你预感到里面有一个优雅精美的大千世界。你如同一个翻山越岭采集标本的植物学家，终于在巴黎平平常常的品种中遇到了一朵奇葩。这个女子或者由两位十分高雅的男人陪伴，其中至少有一位佩着勋章，或者有一个身着便服的仆人在十步以外尾随其后。她不穿色泽鲜艳的衣裙和空花长袜，不系过于雕琢的腰带扣，也不穿裤脚管绣花的灯笼裤。你发现她脚上要么是一双前面系带的、斜纹薄呢厚底靴，露出布纹极细的棉布袜或无纹饰的灰丝袜，要么是一双最简朴不过的高帮皮鞋。她的袍子与众不同，料子相当漂亮而价格低廉，式样使不止一个女布尔乔亚大吃一惊：几乎总是一件用花结扣住，漂亮地镶着一条绦子或一道难以看出的网状花边的紧身大衣。这陌生女子披披肩或披斗篷的方式别具一格；她把上半身裹在里面，勾勒出的轮廓好似一

① 指亚当·拉金斯基伯爵。

块背甲——这会叫布尔乔亚女子立时变成乌龟，不过仍隐隐显出最优美的身段。她用的什么办法？这个秘密保守得很严，虽则并无任何发明专利证的保护。她走起路来作出某种和谐的向心运动，使她那动人或危险的形体在衣料下微微颤动，犹如正午藏在绿纱般簌簌摆动的草丛中的游蛇。是天使还是魔鬼给了她这种在黑纱长披肩下一波三折的袅娜体态？它使披肩的花边迎风飘动，散发出飘逸的芳香，我愿意称它为巴黎女子的香风！在她的手臂、腰肢和颈项周围，你会看出在最难就范的衣料上打出褶子的技巧，让你想起古代的记忆女神像。啊！她多么精通——原谅我用这个说法——'*走路的样式*'！请仔细看看她伸出一只脚时，衣裙多么准确得体地显出腿的轮廓，在路人心中激起掺杂着欲念的赞叹，却又被深深的敬意压抑下去。一个英国女子学这种步态，就象一个冲上前去攻打棱堡的掷弹手。走路的天才是属于巴黎女子的！市政当局多亏她们才有了铺沥青的人行道。这位陌生女子走路不会撞人。她带着傲气，谦恭地等别人给她让路。有教养女子特有的高雅，尤其从她拉着交叉在胸前的披肩或斗篷的姿势上显露出来。她走路时神情庄重从容，仿佛装在画框里的拉斐尔的圣母像。她的姿态既平静又傲慢，迫使最盛气凌人的花花公子给她让道。她的帽子十分朴素，系着鲜艳的饰带，或许缀着几朵花，但心思最灵巧的女子只打花结：戴饰有羽毛的帽子需坐马车，戴花又太惹人注目。在帽子下面，你看到一张自信但不自负的女子的容光焕发的面孔，她什么也不瞧，却什么都看在眼里，因不断得到满足而变得麻木不仁的虚荣心使

她脸上流露出令人好奇的冷漠表情。她知道别人在琢磨她，她知道几乎所有的人，甚至女人们也掉过头来看她。因此，她象根游丝似的穿过巴黎，又白又纯洁。这类美丽的品种性喜巴黎最炎热的纬度，最清洁的经度；你能遇到她的地方是：里沃利街的第十和第一百一十个拱廊之间；大马路的赤道以南，从印度产品花团锦簇，最热门的工业新产品竞相开放的全景巷赤道区，直到玛德莱娜岬角；泥浆最少的布尔乔亚居住区，圣奥诺雷城关街的第三十到第一百五十号门牌之间。冬天，她喜欢待的地方是斐扬平台，而不是平台前的沥青人行道。随天气而定，她在爱丽舍田园大道上飞来飞去，这条林荫大道东为路易十五广场，西为马里尼大街，南临河堤，北接圣奥诺雷城关街花园。在圣德尼街的极北地区，在泥泞、狭窄、店铺林立的堪察加街道上，你永远不会遇到这类俊俏女子；碰上坏天气，你无论在哪儿决遇不上她们。这些巴黎之花在东方的气候下开放，在散步的场所吐露芬芳，五点钟一过，便象三色旋花似的合上花瓣。其后，你会看到一些神态和她们有点相仿，笨拙地学她们样子的女人，这是些不可或缺的女子①；而那位美丽的陌生女郎，你白天遇到的贝阿特丽克丝②，却是位名门淑女。亲爱的伯爵，要辨识前一类女人和她的区别，明察秋毫的观察家可以胜任，对外国人则难上加难，因为女人太会做戏了，不过巴黎人却能一目了然：搭扣没有遮严，衣袍后身

① 指妓女。

② 意大利诗人但丁年轻时的恋人的名字，此处泛指美丽而有教养的女子。

微微敞开的缝露出一条条白里带黄的细带子，鞋面上有擦痕，帽带用熨斗熨过，衣裙过分鼓起，皱边上胶太多。故意垂下眼皮的动作显得做作，姿态脱不了俗套。至于布尔乔亚女子，把她们和名门淑女搞混是不可能的；她们反衬出后者的可爱，叫你明白为什么你会为那位陌生女郎着迷。布尔乔亚女子忙忙碌碌，无论什么天气都出门，奔来跑去，东张西望，在商店门前犹豫不决。名门淑女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做什么，布尔乔亚女子却打不定主意，撩起衣裙跨过道边的污水，拖着个孩子使她不得不注意来往的车辆；她和自己的女儿聊天，在公开场合以母亲的身分出现；她的钱放在草提包里，脚上穿空花长袜；冬天，皮斗篷外面加一条毛皮长围巾，夏天戴披肩和长纱巾；布尔乔亚女子对穿戴上的叠床架屋十分在行。你那位漂亮的散步女郎，你将在意大利剧院、歌剧院和舞会上再见到她。那时她模样大变，你还以为是两个不同的造物。女人卸下了她的神秘装束，犹如从柔软光滑的虫蛹里飞出的蝴蝶。她象给你端来一盘甜食，把上午几乎没有显出来的身段呈现在你的眼前，使你欣喜欲狂。在剧院里——意大利剧院除外——她的座位不超过三楼包厢，你因此可以自自在在地研究她那些巧妙的慢悠悠的动作。可爱的女骗子耍起女人的小小手腕来得心应手，不给人任何造作或预谋的印象。她若有一双美轮美奂的手，那么最机灵的人准会相信，她用手卷一卷，托一托，分一分她那绺 ringlets①或抚弄她的环形发卷是绝对

① 英文：长鬈发。

必要的。倘若她的侧影光彩照人，你会以为她和邻座讲话时，要么含讥带讽，要么和蔼可亲，摆出的姿势正好产生为大画家如此喜爱的极美的后侧影效果，它把光线吸引到面颊上，以清晰的线条勾勒出鼻子，照亮粉红色的鼻孔，使前额象刀刻般棱角分明，在眼光中留下射向空间的闪闪火星，将一道光线刺向丰满的白下巴。如果她有一双纤美的脚，她将象晒太阳的猫咪一样，千娇百媚地两脚朝前扑倒在长沙发里，那姿态给雕塑艺术提供了最可爱的慵倦无力的原型。只有名门淑女穿戴起来才得心应手；一切都熨帖自如。你决不会撞见她象个布尔乔亚女子似的，把总在往下滑的内衣肩带朝上提，把不听话的裙衬往下拉，察看皱领领饰是否忠实地履行守护两个白得耀眼的宝贝的职司，对着镜子照照发式是否保持原样。她的打扮总和她的性格协调一致；她有时间研究自己，决定穿什么合适，因为她早就知道穿什么不合适。剧院散场时你看不到她，她在剧终前就溜了。倘若她偶尔在铺着红地毯的楼梯上出现，神情镇静而庄重，那时她准体味着激烈的情感。她奉命在那儿露面，她要偷偷递个眼风，接受某个许诺。或许她这样缓缓地下楼是为了满足一个奴隶的虚荣心，她对这个奴隶有时也要曲意顺从的。倘若你和她在舞会或晚会上相遇，你将在她狡狯的声音里采集到天然或人造的花蜜；她那些空洞的话叫你听得出神，但她善用无法仿效的伎俩，在空话中传递有价值的思想。”

“要当名门淑女，不是必得富有才智吧？”波兰伯爵问道。

“情趣不高就当不了。”德·埃斯巴夫人回答。

“在法国，情趣高雅还不止是个才智问题。”俄国人道。

“名门淑女的才智是纯造型艺术的胜利，”勃龙代又道，“你不会知道她说了什么，但是你会着迷。她摇摇头，或优雅地耸耸雪白的肩膀，她可爱地撅起小嘴嫣然一笑，给一句毫无意义的话裹上一层金，或在一声嗯！一声啊！一声唔！中把伏尔泰式的挖苦话表达出来。她脸上的某种神态将是最有力的问号；她会把系在戒指上的香料匣晃来晃去，赋予这个动作以某种涵义。人为的伟大得之于极端渺小的行动：她庄重地垂下手，搭在安乐椅的扶手上，如同花瓣边缘的几滴露水，一切遂成定局，她宣告了能感动铁石心肠的终审判决。她善于听你讲话，给你发挥才智的机会，我相信你很谦虚，这样的时机是难得有的。”

听勃龙代讲这番话的年轻波兰人露出一脸天真相，逗得全体客人哈哈大笑。

“你和一个布尔乔亚女子谈天，不出半小时，她就会以某种形式搬出她的丈夫来，”勃龙代继续一本正经地说，“但假若你知道你的名门淑女已经结婚，她却乖巧地把自己的丈夫藏得严严实实，以至于你得干一番克里斯朵夫·哥伦布① 的事业才能发现他。常常你一个人还成功不了。假若你没能盘问任何人，晚会结束时，你无意中发觉她紧盯着一个挂着勋章的中年男子，他低下头，出去了。于是，她要了车走了。你不是压倒群芳的玫瑰，但你在她身边待过，你会作个美梦，躺在金碧辉

① 克里斯朵夫·哥伦布(1451?—1506)，著名航海家，美洲的发现者。

煌的房子里，当睡神用笨重的手指打开幻想的神殿的象牙门时，美梦或许还在继续。在自己家里，任何名门淑女都不在四点前会客。她很高明，总让你等一等。你会觉得她家的一切趣味高雅，豪华的气派存在于每时每刻，还能及时更新；玻璃罩里干干净净，也看不到挂着大包小包的破烂，象个食品贮藏室。在楼梯上你会觉着暖和。到处摆放着鲜花，使你赏心悦目；鲜花是她唯一肯接受的礼物，而且只受之于几个人：花束只有一天的生命，它令人愉悦，须常换常新；花束对于她，如同对东方人，是一个象征，一种许诺。昂贵的时髦小玩意儿摆了出来，但目的不是开博物馆，也不是开古玩店。你将撞见她坐在炉边的双人沙发上，她和你打招呼，但不立起身。她的谈吐和舞会上不同。在别处，她是你的债主，在家里，她应给你精神上的愉快。对这些细微的差别，淑女极为精通。她喜欢你，因为你将扩大她的社交圈子，这是如今名门淑女操心挂念的事。因此，为了把你稳在她的沙龙里，她会卖弄风情，把你迷住。这使你感到如今女子是多么孤立，所以她们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宇宙，她们就是其中的星座。不带广泛性，交谈是进行不下去的。”

“是的，”德·玛赛道，“你抓住了我们时代的缺点。讽刺短诗，这只有一句话的作品，与十八世纪时不同了，它猛烈抨击的不再是带普遍性的人或事，而是一些平庸的事件，事情一过，它也就销声匿迹了。”

“因此，名门淑女的才智，如果她有才智的话，”勃龙代又道，“就在于怀疑一切，正如布尔乔亚女子的才智让她肯定一

切。这是两类女子的巨大差别：布尔乔亚女子肯定是贞洁的，名门淑女却不知自己是否还有贞操，或将永远保持贞操；她迟疑，她抵抗，而另一位却断然拒绝受勾引。在样样事情上犹豫不决是我们这个可怕的时代留给她的最后几个恩典之一。她难得上教堂，却大谈宗教，并且要你皈依宗教，倘若你有兴致装作不信神的话，因为这样一来你就让那些陈词滥调，让她们最拿手的那些神气和手势，有了一个表露的机会：'啊！呸！我还以为你很有头脑，不至于攻击宗教呢！社会垮下来了，你却抽去它的支架。但是宗教，在此刻，就是你和我，就是产业，就是我们子女的前程。咱们可不能自私呀！个人主义是时代病，宗教是治愈它的唯一良药，你们的法律拆散家庭，宗教却使骨肉团圆……'于是她开始发表夹杂着政治见解的新基督徒式的演说，这既不是天主教的，也不是新教的演说，而是一篇道德说教，噢！说教味重得要命，你看得出它是由互相攻击的现代学说织出的每一种料子拼凑而成的。"

爱弥尔装腔作势地说出这番戏言，女士们不禁失笑。

"这篇演说，亲爱的亚当伯爵，"勃龙代望着波兰人道，"将向你证明淑女不仅代表政治混乱，同样也代表智力混乱，正如她周围摆满华而不实的工业品，这个工业不停地想摧毁自己的产品，以便用新的取而代之。你走出她家时心上想：'她显然在思想上高人一筹！'你相信这点，尤其因为她用纤纤素手探测了你的内心和头脑，问出了你的秘密；名门淑女作出一无所知的样子，以便把一切打听出来；有些事情纵使她知道，她也永远装作不知道。不过你会感到不安，你不知道她的心境。

以往贵妇人恋爱时大肆招摇，公开宣扬；如今名门淑女的小小激情极有规律，如同标着八分音符、四分音符、二分音符、四分休止符、延长号和升号的五线谱纸。她是个软弱的女子，既不愿损害她的爱情，又不愿连累她的丈夫以及孩子们的前程。如今，姓氏、地位、财产不再是足以掩护船上全部货物的让人敬畏的旗帜。整个贵族阶级不再挺身而出为一个失节女子作挡风墙。因而，名门淑女没有昔日贵妇那种拼死一搏的气派，她不能踩碎任何东西，否则被踩碎的将是她自己。因此，她是使用 mezzo termine① 的耶稣会士式的女人，是性情诡秘，遵守礼仪，在布满岩礁的两岸之间驾驭隐秘的激情之舟的女人。她惧怕她的仆人，正如英国女子总想着审理通奸案的前景。这位在舞会上如此自由，在散步场所如此漂亮的女子，在家却是奴隶；她只在背地里或在思想上能够自主。她想一直当个名门淑女，这就是她的主题。然而如今，一个女人遭丈夫遗弃，只靠微薄的生活费度日，没有车马、奢侈品和包厢，也没有那些妙不可言的化妆品，她就不再是女人、姑娘或布尔乔亚了；她被解体，变成一件东西。加尔默罗会②不要已婚女子当修女，不然就等于重婚③；她的情人难道会永远要一个已婚女子吗？问题就在这里。名门淑女或许会遭到无中生有的诽谤，但永远不可能叫人有根有据地讲坏话。"

---

① 意大利文：折衷方法。

② 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十二世纪中叶创建于巴勒斯坦的加尔默罗山，故名。

③ 天主教规定，女子发愿进修会后，即献身天主，不能出嫁。

“你这番话说得千真万确。”卡迪央王妃道。

“因此，”勃龙代又道，“名门淑女在英国式的虚伪和十八世纪优雅的坦率之间求生存；这种折衷的方式揭示了这样一个时代：相继而来的和正在逝去的事物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过渡引不出任何结果，只存细微的差别，伟人被忘却，荣誉纯属个人所有。我确信，一个女人，纵然是皇亲国戚，在二十五岁以前不可能获得关于种种鸡毛蒜皮的渊博知识，不可能懂得耍手腕，不可能懂得重大的小事、声音的悦耳和色彩的调合、天使的鬼把戏和天真的诡诈行为、语言和缄默、一本正经和开玩笑、机智和愚蠢、圆滑和无知；名门淑女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

“根据你刚给我们描绘的概要，”德·图希小姐对爱弥尔·勃龙代说，“你把女作家归在哪一类呢？她是不是个文雅女子？”

“她如果没有天才，就是个没人需要的女子。”爱弥尔·勃龙代边回答边使了个机智的眼色，这可以看成是对卡米叶·莫潘①的直接赞扬。“这个见解不是我的，是拿破仑的。”他又补了一句。

“噢！别责怪拿破仑，”卡那利不由得作了个夸张的手势说道，“嫉妒文学天才是他心胸狭隘的表现之一，他的确器量不大。但谁又能解释、描绘或理解拿破仑呢？他被画成抄着手的模样，却干出了一番大事业！他曾掌有最大的权力，一切权力中最集中、最犀利、最锐不可当，最令人不快的权力；他是

① 德·图希小姐的笔名。

个领着由刀枪护卫的文明到处溜达，却没有使它在任何地方定居下来的奇才；他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的欲望无边；他有非凡的毅力，用战斗制服疾病，历尽枪林弹雨，最后却患疾而死；他脑子里有一部法典和一把剑，是个有言有行的人；他眼光敏锐，能预见一切，惟独没有想到自己会倒台；他是个古怪的政治家，为了省事成批地要弄人，但他没砍塔莱朗、波佐·迪·博尔戈①和梅特涅的脑袋，把他们看得比成千上万的士兵更重要，而杀死这三个外交家，本来是可以拯救法兰西帝国的；他得天独厚，在铜铸铁打的躯体里藏着一颗心；午夜，他在女人们中间谈笑风生，温和又殷勤，早上，他操纵欧洲，象个拍打洗澡水玩的女孩子！他既虚伪又坦荡，既喜爱浮华又喜欢简朴，没有鉴赏力却保护艺术；尽管他身上有这些完全相反的特点，但出于本能或经过组织，他事事都表现出伟大的气魄；他首先是二十五岁的恺撒，三十岁的克伦威尔②；继而是个好父亲和好丈夫，就象拉雪兹神甫公墓一带的食品杂货铺老板。最后，他随兴之所至，竖纪念碑，创建帝国，立主封王，写诗和小说；这一切恰当与否倒在其次，意义却十分深远。他不是想把欧洲变为法国的版图吗？他先让我们重重地压在地球上，以改变万有引力定律，然后撒开手走了，我们却比被他抓在掌心里的那一天更贫穷。他用自己的名字夺得了一个帝国，又在帝国崩溃之际，在血海和士兵的海洋中失去了自己的名声。

① 波佐·迪·博尔戈，见本卷第425页注①。

② 克伦威尔（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

他兼德塞和富歇于一身①，是思想和行动的巨人！”

“他专横跋扈，又公正不阿，是位真正的君主！”德·玛赛道。

“听你们讲话来笑（消）食真是件闹（乐）事呀！”纽沁根男爵道。

“你以为我们端给你的是普通东西吗？”约瑟夫·勃里杜道，“倘若须花钱买谈话的乐趣，如同你花钱欣赏舞蹈和音乐，那么你的家私根本不够用！同一句俏皮话没有用两回的。”

“我们真象这些先生们想的那样变得渺小了吗？”卡迪央王妃说，同时朝女人们又怀疑又嘲弄地微微一笑。“如今，在缩小一切的制度下，你们喜欢小盘菜，小套房，小图画，小文章，小报，小书，难道这意味着女人们也将变小吗？为什么你们换了服装，心就要变？无论在什么时代，激情总是一个样的。我知道有些令人赞叹的忠诚行为和崇高的吃苦精神没有得到宣扬，你也可以说，没有得到荣耀，而当年几个女子犯了过失便从此变得赫赫有名。阿涅丝·索雷尔②尽管没有拯救法兰西国王，她仍然是她。你们以为我们亲爱的埃斯巴侯爵夫人比不上杜布莱夫人③或人们在她家里恶语伤人的杜德芳夫人④吗？

① 法国将军德塞（1768—1800）曾率领东方军团先头部队占领并治理上埃及，一八〇〇年死于马朗戈战役，在此代表行动；法国政治家富歇（1759—1820）在拿破仑手下多次出任警察总监，在此代表思想（同时代表果断）。

② 阿涅丝·索雷尔（1422—1450），法王查理七世的宠姬，曾对国王产生巨大影响。

③ 杜布莱夫人（1677—1771），其沙龙在路易十五朝代很有名气，她把才子们每晚在她家中讲的轶闻趣事选编成册，定期出版。

塔格利奥尼⑤难道不比卡玛戈⑥强？玛利勃朗不是和圣于贝尔蒂⑦旗鼓相当？我们的诗人难道不比十八世纪的诗人高明？如果说，由于执政的那些食品杂货铺老板们的错，我们眼下缺少自己的气派，那么帝政时代不是和路易十五时代一样具有自己的特色？它的辉煌灿烂不是令人惊异之至吗？科学难道吃了败仗？”

“夫人，我同意你的看法，”德·蒙特里沃将军答道，“当代的女子确实伟大。当我们的后代来接替我们的时候，雷卡米埃夫人⑧难道不能和以往最漂亮的女子相媲美？我们创造了那么多历史，将来史学家会不够用的！路易十四时代只有一个塞维涅夫人，今天在巴黎却有上千个，她们自然比她文笔好，但并不发表自己的书信。不论法国女子叫名门淑女，还是叫贵妇，她永远是最杰出的女性。爱弥尔·勃龙代为我们描绘了今日女子的种种可笑之处；但是，这个爱撒娇，好卖弄，叽叽喳喳重复这位或那位先生见解的女人，必要时能作出壮烈的举动。而且，夫人们，应当承认，你们的过失不论在何时总伴随着最大的风险，因而更富于诗意。我阅历不浅，也许对它

---

④ 杜德芳夫人(1697—1780)，法国女文人，其沙龙与杜布莱夫人的沙龙互相竞争，当时也很有名。

⑤ 塔格利奥尼(1804—1884)，意大利籍女舞蹈家，一八二七年首次在巴黎歌剧院登台演出，任主要演员达二十年之久。

⑥ 卡玛戈(1710—1770)，比利时人，十八世纪最著名的女舞蹈家之一。

⑦ 圣于贝尔蒂(1756—1812)，法国著名女歌唱家。

⑧ 雷卡米埃夫人(1777—1849)，以美貌著称，她的沙龙在复辟时代很有名气。

的观察为时太晚了；但是，在你们不合法的感情可以得到原谅的情况中，我总发现你们可以称之为天意的、不知何种偶然的后果，命中注定地压在所谓的轻佻女子身上。”

“我希望，”德·旺德奈斯夫人道，“我们的伟大能表现在其他方面……”

“噢！让蒙特里沃侯爵开导开导我们吧！”德·埃斯巴夫人嚷道。

“尤其因为他常常以自己作榜样。”纽沁根男爵夫人道。

“的确，”将军又道，“在一切惨剧中——你们常用这个显示上帝意旨的字眼——”他望着勃龙代道，“我所见到的最吓人的惨剧几乎是我一手酿成的……”

“啊！给我们讲讲吧！”巴里莫尔夫人嚷起来，“我最喜欢吓得发抖。”

“这是正派女人的爱好。”德·玛赛望着杜德莱勋爵的可爱女儿接口道。

“在一八一二年战役期间，”蒙特里沃将军道，“我无意间闯了一个大祸，它可以帮助你，毕安训大夫，”他望着我道，“你治疗人的身体的同时，也非常关心人的精神，它可以帮助你解决几个你那些有关意志的问题。那是我参加的第二次战役，我当时是个年轻单纯的炮兵中尉，喜欢风险，嘲笑一切。你们知道，当我们到达别列津纳河①的时候，部队纪律涣散，不再服从军令，成了一伙乌合之众，各国士兵混在一起，出于本能

① 第聂伯河的支流，一八一二年十一月拿破仑从俄国败退下来，在强渡该河时几乎全军覆没。

由北向南行进。一个破衣烂衫、赤着脚的将军，如果没给士兵们带来烧柴和食物，就会被他们撵出宿营地。渡过这条著名的河流后，混乱有增无减。我独自一人，没有吃的，安安静静走出了藏班① 沼泽地，寻找一户愿意接待我的人家。我一家也没找到，或者说总是被我遇到的人家赶了出来，幸而傍晚时我瞥见一座简陋的波兰小农舍。倘若你没见过下诺曼底的木屋或博斯② 最贫穷的佃户房，你怎么也想不出这座农舍是什么样子：这类住房只有一间屋子，一头用板壁隔开，小间充作草料库。在苍茫暮色中，我远远望见一缕轻烟从这座房上升起。我希望里面的伙伴比我至今遇到的稍富同情心，便鼓起勇气，一直走到农舍。我进门时，餐桌已摆好。有好几名军官，其间还有一位妇女——这是常见的景象——正在吃土豆和在炭火上烤的马肉，还有冻糖萝卜。我在用餐者中间认出两三位炮兵上尉，是我开始服役的那个团里的。他们用一片欢呼声迎接我，若是在别列津纳河彼岸，这会叫我大吃一惊；但在此刻，天气已不那么寒冷，我的伙伴们正在休息，浑身暖和，吃着东西，铺在地上的一捆捆麦秸使他们想到可以美美地睡上一夜。当时我们的要求可没现在这么高哩！同伴们可以不费分文地当慈善家，这是最常见的乐善好施的方式之一。我坐在干草捆上吃起来。在桌子一头，靠堆满麦秸干草小屋门的那一边，坐着我原先的上校，在我有机会见到的各色人等中，他是我遇到过的最超凡出众的人之一。他是意大利人。在南方国家，大凡天生

① 别列津纳河以西、明斯克以北的一个小村庄。

② 位于巴黎盆地的平原。

丽质的人都具有非同寻常的美。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皮肤白皙的意大利人那种奇特的白色……那是极美的，尤其在阳光下。当我读到夏尔·诺迪耶对乌代上校所作的奇妙的描绘时①，每一个优美的句子都使我重新回味到当时的感觉。我的上校指挥的那个团是皇上从欧仁②军团中借调来的，大部分军官都是意大利人。他身材很高，足有一米八〇，体格匀称，也许稍胖一点，但异常健壮、轻捷，象猎兔狗一样灵活。他那一头鬈曲的黑发更衬托出女人般白皙的面色；他的手很小，脚长得有模有样，嘴很优美，鹰钩鼻线条秀丽，鼻尖天生紧绷着，生气时会发白，这是常有的事。他的脾气暴躁得令人难以置信，我这里就不对你们讲了；况且你们马上可以自己作出判断。在他身边没有一个人能保持冷静，或许只有我一个人不怕他；的确，他对我的友情奇怪之至，我无论做什么事，他都认为做得对。他发怒时，额角抽搐，青筋在额头中间拧成一个三角形，或不如说，雷德冈特利特③那种马蹄铁形。这个征兆或许比他蓝眼睛射出的磁石般的光更叫你心惊胆战。这时他浑身颤抖，在正常状态下孔武有力的他，变得力大无穷。他的小舌音颤得很厉害，至少和夏尔·诺迪耶笔下的乌代的嗓门一样大，在这个颤音落到的音节和辅音里，发出的音丰富多采得令人

① 法国作家夏尔·诺迪耶(1780—1844)在《军队秘密会社史》一书中，描写乌代上校如何秘密结社阴谋反对拿破仑，以及征战南北，最后战死疆场的故事。

② 欧仁(1768—1811)，科西嘉人，被拿破仑任命为意大利军团的统帅。

③ 英国作家司各特(1771—1832)的小说《雷德冈特利特》中的主人公。这里指他在心情激动或聚精会神时皱眉头的神态。

难以置信。在某些时刻，比方他指挥操练或心情激动时，倘若这个发音上的毛病在他是一种优雅的表现，那么你们想象不出，这个在巴黎被视为粗俗不堪的重读音表达出多么大的威力。不亲耳听到是没法想象的。上校心平气和的时候，他的一双蓝眼睛里流露出天使般的温柔，白净的前额表情充满魅力。意大利军团操练时，没有人能与他较量。至少，德·奥尔赛①本人，那个英俊的德·奥尔赛，在进入俄罗斯前拿破仑最后一次检阅时，就被我们的上校击败了。在这个得天独厚的人身上，一切都以对立的形式存在。对比激发热情。所以，你们不必问我他是否对妇女产生不可抵御的影响，你们的天性（将军望着卡迪央王妃）屈服于这种影响，正如制玻璃的原液在吹管的作用下变弯一样；但是，由于古怪的天命作祟，善于观察的人或许会看到，上校并没有艳福，或他对此漫不经心。下面我用几句话给你们讲讲我亲眼看到的他极度气愤时的所作所为，好让你们对他的暴烈性格有个概念。有一回，我们拉着炮，爬一条十分狭窄的路，路的一侧是相当高的陡坡，另一侧是树林。走到半路，我们与另一个炮兵团相遇，打头的是位上校。他要我们团走在第一炮兵连前面的上尉朝后退，上尉自然拒绝了；但上校示意他的第一炮兵连前进，尽管炮手小心地朝树林冲过去，第一座炮的轮子仍然碰上我们上尉的右腿，立时将腿截断，使上尉从马的另一侧仰身跌下。这是一刹那间发生的事。我们的上校离得不远，猜到发生了争执，便策马飞奔过来，在炮车

---

① 德·奥尔赛（1772—1843），拿破仑帝国时代的少将。

和树木之间穿行，也不怕跌个四脚朝天。正当我们的上尉从马上摔下，口里喊着'快来人啊！……'的时候，他已到达出事地点，面对着另一位上校。嗬！我们的意大利上校没人样了！……他口吐香槟酒泡沫似的白沫，象头狮子一样大吼。他说不出一句话，甚至发不出一声叫喊，朝对手作了个可怕的手势，指指树林，抽出马刀。两位上校走进树林。不出两秒钟，我们瞧见我们上校的对手倒在地上，脑袋劈成了两半。那个团的士兵后退了，喔唷！那个快！差点丢了性命、被炮车轮子抛进泥坑、正在尖声叫喊的上尉，有个出生于墨西拿[①]的迷人的意大利妻子，是我们上校极为关切的人物。这一情况当然更使上校怒不可遏。他保护的人属于这个丈夫，他理应象保护他妻子一样保护他。此刻，在我过了藏班之后受到如此热情欢迎的简陋小屋里，那位上尉就坐在我的对面，他妻子面对上校坐在桌子的另一头。这个娇小的墨西拿女人名叫罗西纳，她肤色黝黑，但那双黑色的杏仁眼里包含着西西里阳光的全部热力。她此刻瘦得可怜；脸蛋上满是灰尘，活象道旁任凭风吹雨打的果子。她衣不蔽体，被行军搞得很疲劳，头发蓬乱，粘成一团，用一块旱獭皮的披巾包住。但她身上仍存有女子的风韵：她的动作妩媚；不够端正但显得可爱的粉红色嘴唇，洁白的牙齿，面部的轮廓，短上衣，这些没有完全被贫穷、寒冷、漫不经心所破坏的女性的魅力，还能激发起那些能够想女人的男子的爱。况且罗西纳身上显现出表面脆弱、实则刚强并充

① 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北部的沿海城市。

满力量的一种天性。她丈夫是皮埃蒙特①的贵族，脸上透着嘲弄人的善意，倘若这两个词可以联在一起的话。他勇敢，受过教育，仿佛不知道他妻子和上校之间已有三年的私情。我把他的姑息放任归因于意大利的民风或夫妻间的某种秘密；但在此人的面部表情中有个特征，总不由得使我起疑。他的下嘴唇很薄，很灵活，两个嘴角不朝上翘，却向下垂；这使我觉得，这个表面上性格冷漠疏懒的人，骨子里一定很残忍。你们可能想象得出，我到的时候，谈话进行得不很热烈。疲倦的伙伴们正默默地吃着东西；他们自然问了我几个问题；于是我们互相讲述遭遇到的种种不幸，间或对这次战役，对将军们及其错误，对俄国人和寒冷，发表一通议论。我到之后过了没多久，上校用完菲薄的晚餐，擦擦上髭，向我们道了晚安，用黑眼睛瞟了意大利女人一眼，对她说：

"'罗西纳？'

"接着，他不等回答，便到装草料的小房间睡觉去了。上校那声招呼的含意是不难领会的。因此，年轻女人不由得作了个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手势，这既流露出她看到他一点不留面子，公然张扬她受他支配的地位时所必然感到的不快，又显示出她作为女人的尊严或她的丈夫受到了冒犯；但在她面部线条的抽搐中，在眉头猛然拧到一起的动作中，还有某种预感：她或许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罗西纳安安静静地待在桌旁。过了片刻，看来上校已经上了干草或麦秸铺的床，他又叫道：

① 意大利北部地区。

“‘罗西纳？……’

“这第二声召唤的疑问口气比第一声更粗暴。上校的小舌颤音和意大利语所能有的元音和尾音节的数量，显出此人是多么专横，急躁和倔强。罗西纳脸色发白，但她站了起来，从我们身后走过，到上校那儿去了。我的伙伴们全都一声不吭；我哩，真倒霉，我把他们一个个看过来，然后笑了，于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笑起来。

“‘Tu ridi？①’丈夫说。

“‘真的，朋友，’我又变得严肃起来，回答他说，‘我承认我错了，我向你赔一千个不是；如果你对我的道歉不满意，我准备同你决斗……’

“‘错的不是你，是我！’他冷冷地又说。

“接着，我们在屋里躺下，不久都沉沉地睡着了。次日，谁也不叫醒别人，也不找一个旅伴，怀着自私的心理——它把我们的溃败变成天底下曾经发生过的最骇人听闻的、充满忧伤和恐惧的一场人格的悲剧——按照自己的意思上路了。然而，在离我们宿处七八百步远的地方，我们几乎全相遇了，于是我们便一起走，活象是被一个盲目专横的孩子赶着的一群鹅。我们受着同一种需要的驱使。我们爬上一座小山岗，从那里尚能望见我们过夜的那座农舍，这时我们听到一阵叫喊，有如荒漠中的狮吼，公牛的哞哞叫；不对，这叫喊不能与任何已知的声音相比。不过我们听出，在这阴森可怖的嘶哑喘息

① 意大利文：你笑什么？

声中，夹杂着女人的微弱叫声。我们全掉过头来，心里掠过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感；房子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巨大的柴堆在燃烧。房子的门窗被紧紧堵住，成了一片火海。滚滚浓烟被风扬起，传来嘶哑的喊声，并带来一股说不出的刺鼻气味。上尉离我们只有几步路，他平静地走来和我们这队人马会合；我们全默默地注视着他，谁也不敢发问；但是他猜到我们很好奇，便用右手食指朝胸膛上一点，同时用左手指着大火说：

"'Son'io!①'

"我们继续赶路，对他一句指责也没有。"

"最可怕的，莫过于绵羊的反抗。"德·玛赛道。

"让我们在记忆里带着这个可怕的画面离开可太不愉快了，"德·波唐杜埃夫人道，"我会作梦的……"

"德·玛赛先生的'第一位'又将受到什么惩罚呢？"杜德莱勋爵微笑道。

"英国人的玩笑话也是不刺耳的。"勃龙代道。

"毕安训先生可以告诉我们，"德·玛赛冲着我说，"这个女人临终时他在场。"②

"是的，"我说，"她的死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悲壮的死。公爵和我在奄奄一息的病人床头守了一夜，她的肺病已到晚期，没有救了，前一天晚上已行了圣事。公爵睡着了。公爵夫人在清晨四点钟光景醒来，用最动人的神态微笑着朝我作了个

① 意大利文：这是我干的！

② 这句话与故事开场时的叙述有矛盾，德·玛赛曾提到这位公爵夫人仍然在世。

友好的手势，要我让公爵休息，可是她就要死去了！她瘦得出奇，但脸庞和五官依然那样秀丽。她的肤色苍白，有如透光的白瓷。充满柔弱之美的面色更衬托出眼睛的神采和两颊的潮红，她的整个面孔洋溢着庄严的恬静。她好象很可怜公爵，这种感情来源于死亡将至时似乎变得无边无际的崇高柔情。周围一片寂静。房间被柔和的灯光照着，外观就象所有临终病人的房间。这时座钟响了。公爵醒过来，为自己竟然睡着了感到非常痛心。他与妻子相伴的时间不多了，在这最后的时刻，他却忘了看护她，他悔恨交加，作了个焦躁的手势。这个手势我没看到；但除去那个临终的人，别人准会误解其意。公爵是个为法国利益操劳的政治家，他有许许多多这类看来古怪的举动，使人们把天才当作疯子，只有优雅的天性和这些人思想上的高要求才能对这类举动作出解释。他走过来坐在妻子床边的一张扶手椅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垂危的人伸出一只手，拿起丈夫的手，无力地握着；她声音柔和但激动地对他说：

"'可怜的朋友，现在有谁能理解你呢？'

"然后，她望着他死去了。"

雷托雷公爵道："大夫讲的故事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但也很动人。"德·图希小姐道。

"啊！夫人，"大夫接口道，"在我的保留节目里有些故事是怪吓人的哩；但是在谈话中讲故事要分时候，这正应了尚福尔所记录的、有人对弗隆萨克公爵说的那句妙语：'从你说俏

皮话到现在，已有十瓶香槟酒下肚。'"①

"但现在是清晨两点，而且罗西纳的故事已使我们有了思想准备。"女主人道。

"讲吧，毕安训先生！……"大家七嘴八舌地请求。

随和的大夫作了个手势，屋里安静下来。

"离旺多姆城一百步开外卢瓦尔河的河畔，"他道，"有一座古旧的褐色尖顶房子，完全孤零零的，周围没有几乎在所有小城市的郊外都能见到的气味难闻的制革场或二流客店。这所宅子前面，有座面向河流的花园。小径两旁过去修剪得很矮的黄杨，如今枝杈横生，参差不齐。几株植根于卢瓦尔河的柳树象树篱一样长得很快，已把房子遮去一半。野草杂花将河岸的斜坡装点得五色缤纷。十年来无人照管的果树已不挂果，蘖生的条蔓形成矮林。贴墙种的一行行果树有如一条条绿廊。以往铺沙的小路如今长满马齿苋。说句实话，小路连影子也没有了。历代旺多姆公爵的古城堡，只剩下一片颓垣断壁，高高悬于山巅，这是唯一可以俯视这座围有篱笆的宅院的高地，站在上面，人们不禁想到，在一个难以确定的时代，某位乡绅在这块弹丸之地种植玫瑰花，郁金香，热心于园艺，尤其贪吃水果，感到其乐无穷。在一个凉棚下，或不如说一个破架子下，还放着一张未被岁月完全侵蚀掉的桌子。看到这座名存实亡的花园，人们猜得出外省的宁静生活有哪些消极的快

① 据作家尚福尔(1741—1794)记载，一群年轻贵人在德·孔弗朗家消夜，大家唱起色情歌曲，弗隆萨克公爵，即黎塞留元帅，唱了一首不堪入耳的下流歌，主人道："见鬼！弗隆萨克！从第一首歌到你唱的这首，已有十瓶香槟酒下肚。"

乐，正如读一个大批发商的墓志铭时，我们猜测得出他如何度过一生。花园的一面墙上有个日规，上面刻着布尔乔亚式的基督教铭文：ULTIMAM COGITA！①看到它，种种忧郁和甜蜜的思想全部袭上心头。这所房子的屋顶毁得很厉害，百叶窗始终紧闭，阳台上搭满燕子窝，门户常年不开。高高的野草用绿线条勾出台阶的缝隙，加固门窗的铁饰已经生锈。日月轮转，冬雪夏雨，使木头洞眼累累，木板翘曲，油漆剥落。打破这片沉闷的寂静的，只有鸟、猫、榉貂、老鼠和小耗子，它们自由自在地奔来跑去，互相打斗吞食。一只无形的手到处写上了神秘二字。倘若你受好奇心驱使，从街那面去看这所房子，你将看到一扇上方为圆形的大门，门上有许多被当地的孩子们打的洞眼。后来我听说这扇门封闭已有十年。从这些不规则的洞眼里望去，可以观察到花园和院子外观倒很一致，两处同样杂乱无章。铺地方砖四周野草丛生，墙上布满巨大的裂缝，发黑的屋脊上墙草盘绕，有如成千上万条花彩，台阶的梯级支离破碎，钟绳腐烂，檐槽断裂。人们会寻思，哪一场天火曾烧过此地？哪一个法庭曾下令在这所住宅上撒盐②？这家人辱骂过上帝，还是背叛过法兰西？蛇在里面爬行，并不回答你的问题。这座无人居住的空房子是个谁也猜不透的巨大的谜。它过去是个小采邑，现称大望楼。我在旺多姆逗留期间，——德普兰把我留在那里给一位有钱的女病人治疗，观赏这所古怪的宅子成了我最大的乐趣之一。这儿不是比废墟强吗？废墟

① 拉丁文：莫让年华付水流。

② 意即诅咒这所住宅。

总和一些真实得不容置疑的回忆连在一起；但这所被一只复仇的手慢慢拆毁但依然不倒的房子包藏着一个秘密，一个不为人知的思想；至少透露出一个荒诞不经的愿望。晚上，我不止一次来到保护这所宅院的无人整修的绿篱旁，不顾皮肤被划破，走进这个无主的花园，这座既非公产，又非私产的宅院；我整整几个小时地待在那儿，凝望着眼前的零乱景象。我不愿向某个饶舌的旺多姆人提任何问题，即使能打听到想必与这个奇怪景象有关的故事。在那儿，我编写着极为有趣的小说，陷入令我销魂的伤感之中。倘若我知道废弃这个宅子的缘由，——或许是不登大雅的缘由，令我陶醉的从未体验过的诗意便会消散。对于我，这个隐蔽的所在呈现着因不幸变得暗淡无光的人生的种种图景：时而象是没有修道士的隐修院，时而犹如没有死者和墓碑的宁静墓地；今天是麻风病人的家，明日又是阿特里得斯[①]的家；但它尤其代表着思想虔诚、生活规律的外省。我常常在那儿哭，从未在那儿笑过。不止一次，当我听到头上一只匆忙的野鸽扇动翅膀唿哨而过时，不由得一阵心惊肉跳。花园里地皮很湿；你得提防好似在荒郊野外任意爬行蹦跳的蜥蜴、蝰蛇和青蛙；你尤其不能怕冷，因为不一会儿功夫，你就感到肩膀上披了一件冰冷的大衣，如同那位有封地的骑士把手放在唐璜的脖子上一样。[②]有一天晚上，我给吓得直打哆嗦：我正给一出描写这巨大的悲伤所为何来的戏收场的时候，一个生锈的旧风标被风吹得打转，刺耳的声音就象

---

① 希腊神话中命途多舛的家族。

② 指唐璜被骑士的石像掐死的故事。

这所房子发出的呻吟。我回到客店，脑里转着阴郁的念头。用完晚餐后，女店主神秘地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

"'先生，勒尼奥先生来了。'

"'勒尼奥先生是谁？'

"'怎么，先生不认识勒尼奥先生？啊！这就怪了。"她说着走开了。

"突然，一个身着黑衣，手拿帽子的瘦长男子出现在我眼前，他象一头准备扑向对手的公羊，冲着我露出一个塌脑门，一个小尖脑袋，一张龌龊的苍白面孔，象个大臣的传达。这位不速之客穿一身旧衣裳，褶痕处经纬毕露；但是衬衣衣襟上别着一颗钻石，耳朵上戴着金耳环。

"'先生，请问贵姓？'我对他说。

"他往椅子上一坐，面对炉火，把帽子放在桌上，搓着手回答：'天真冷啊！先生，我是勒尼奥先生。'

"我欠了欠身，心想：'Il Bondocani！① 找上门了。'

"他又道：'我是旺多姆的公证人。'

"'非常高兴，先生，'我大声说，'不过我目前不打算立遗嘱，原因就不必说了。'

"'稍等一下，'他边说边举起一只手，仿佛叫我别出声。'对不起，先生，对不起！我听说你有时去大望楼的花园散步。'

"'是的，先生。'

"'稍等一下！'他边说边重复刚才那个手势，'这个行为已

① 哈里发伊索安的化名。参阅本卷第164页注②。

构成不折不扣的犯罪。先生，我以已故梅雷伯爵夫人的名义，并作为她的遗嘱执行人，前来请求你停止你的参观活动。稍等一下！我不是蛮不讲理的人，不想借此事对你横加指责。况且，你很可能不知道，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不得不听任旺多姆最富丽的府邸破败坍塌的。不过，先生，你看来受过教育，你应该知道法律禁止侵入有围墙的宅院，违者要受重罚。篱笆就相当于墙。但是这所房子目前的状况可以使你的好奇心得到原谅。我巴不得能让你在这所房子里随意走来走去；但是我负责执行立嘱人的遗愿，所以，先生，我荣幸地请求你不要再走进花园。我本人，先生，自遗嘱公布之日起，我没进过这所房子，刚才我已荣幸地告诉你，它属于德·梅雷夫人的遗产。我们只察看门窗，以便确定应缴多少税金，由我每年从已故伯爵夫人专门拨出的基金中交付。啊！亲爱的先生，她的遗嘱在旺多姆引起不小的轰动哩！'

"说到此处，他停下来擤鼻涕，这个神气十足的人！我没打断他的唠叨，因为我完全理解德·梅雷夫人的遗产问题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他的全部声誉、光荣和复兴皆系于此。我不得不向我那些美丽的遐想，那些小说告别了；因此我不拒绝从官方渠道打听真相的乐趣。

"'先生，'我对他说，'问问你发生这件怪事的原因一定不大妥当吧？'

"听到这话，公证人脸上闪过一个表情，流露出提起自己心爱的话题时感到的全部快乐。他自鸣得意地翻起衬衣领子，掏出鼻烟壶，打开盖，请我吸鼻烟；我拒绝了，他抓了一大

撮。他可高兴啦！一个没有癖好的人不知道可以从生活中得到多少乐处。癖好恰恰是介乎激情和偏执狂之间的。此刻，我理解了斯特恩那句妙语的全部含义，对托比大叔由特利姆扶着跨上战马的快乐有了一个完整的概念。①

"'先生，'勒尼奥先生对我说，'我原是巴黎公证人罗甘先生手下的首席帮办。这是个极好的事务所，你或许听说过？没有！可是倒霉的破产搞得它名气很响哩。一八一六年开支上涨，我没有足够的财产在巴黎开业，便来这里盘下了我前任的事务所。我在旺多姆有亲戚，其中有个十分有钱的姨妈，她把女儿嫁给了我。'

"他略微停顿一下又说：'得到掌玺大臣阁下恩准之后三个月，一天晚上，我正要上床时（当时我尚未结婚），梅雷伯爵夫人召我去梅雷城堡。她的贴身女仆，如今在这个客店里帮佣的一个好姑娘，坐着伯爵夫人的四轮马车在门口等我。啊！稍等一下！必须告诉你，先生，我来此地之前两个月，梅雷伯爵先生去了巴黎，后来就死在那里。他放浪形骸，淫乐无度，死得很惨。你明白吗？他动身那天，伯爵夫人就离开了大望楼，搬走了家具。有的人甚至说她烧掉了家具，挂毯，总之全部摆在住宅里的家什杂物，该住宅现由上述先生租赁……（呦！我说什么哪？对不起，我还以为在口授一份租约哩。）他们说她在梅雷的草地上把这些东西烧了。先生，你去过梅雷吗？没

① 托比大叔，斯特恩的《项狄传》中的主要人物，他是退役军人，专爱回顾、研究他所经历过的战役。特利姆是他的随从。在英语和法语中，"骑上自己的木马"，即"谈自己心爱的话题"，"谈自己得意的想法"之意。

有。'他替我回答道，'啊！这是个很美的地方！将近三个月以来，'他微微摇了摇头继续说，'伯爵先生和夫人的日子过得很古怪；他们不再会客，夫人住在底层，先生住在二楼。伯爵夫人单独一个人时，只在教堂露面。后来，在城堡里，她拒绝接见来拜访她的男女朋友。她离开大望楼去梅雷的时候，模样已经大变。这位亲爱的夫人……（我说亲爱的，因为这颗钻石是她送我的，而我仅仅见过她一面！）唔，这位好心的太太病得很厉害；她想必对自己的身体已不抱希望，因为她至死也不愿请医生看病；所以，我们这儿的许多太太都认为她神志不大健全。先生，当我得知德·梅雷夫人需要我的帮助时，我的好奇心大大受到刺激。对这件事感兴趣的不止我一个。尽管天时已晚，我去梅雷的消息当晚全城都知道了。一路上，她的贴身女仆对我提的问题回答得含含糊糊；不过，她告诉我梅雷的本堂神甫白天已为她的女主人行了圣事，看来她活不过这一夜了。我十一点钟到达城堡。我上了大楼梯，穿过一间间又高又黑、湿冷得要命的屋子，来到伯爵夫人躺着的大卧室里。根据关于这位太太的传闻（先生，倘若把有关她的流言蜚语统统讲给你听，我就没个完了！），我想象她是个妖艳的女人。我好不容易才在她躺着的大床上发现她，这你想不到吧？这间其大无比的旧朝代的卧室，镶着细木护壁板，上面的积尘多得叫人一看就打喷嚏。给这间卧室照明的，只有一盏阿尔岗①发明的旧式油灯。哎！可惜你没去过梅雷！呃，先生，床是老式

① 阿尔岗（1755—1803），瑞士物理学家，一七八四年发明一种带玻璃罩的油灯。

的，华盖很高，挂着花枝图案的印花布幔帐。靠床有一张小床头柜，我看见上面放着一本《耶稣－基督赞》①，附带说一句，我为我妻子买下了这本书和那盏灯。屋里还有一张给女主人的心腹坐的大安乐椅和两把椅子。没有生火。家具只有这些，造清单用不了十行。啊！亲爱的先生，倘若你和我一样看到这间张挂着褐色壁毯的大房间，你会以为置身于一个真正的小说的场景中。这里寒气袭人，不仅如此，还十分凄凉，'他补充道，举起胳膊作了个戏剧性的手势，停了片刻。

"'我来到床边，使劲张望，终于借着照在枕头上的灯光看到了德·梅雷夫人。她的脸色蜡黄，只有两只巴掌那么大小。伯爵夫人戴一顶花边睡帽，里面露出如银丝般的秀发。她坐了起来，看样子很费劲地支撑着身体。她那双大大的黑眼睛，一定是因为发烧才变得无精打采，差不多已经死了，在眉棱骨下几乎一动不动。这儿，'他说，指指自己的眉弓。'她的额角汗津津的，瘦骨嶙峋的手象一层柔软的皮包着一把骨头；血管和肌理清晰可见；她原来一定长得很美；可是此刻，我一见到她，就有种不可名状的感情向我袭来。据那些埋葬她的人讲，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瘦到她那个地步还不死的。总之，她看上去叫人毛骨悚然！这女子被疾病折磨得如此形容枯槁，已经成了一个幽灵。她和我讲话时，我觉得她的淡紫色嘴唇纹丝不动。尽管我对这类场面司空见惯，因为职业的关系常到垂死者的床头，为他们的遗愿出具证明，但我承认，我所见过

① 《耶稣－基督赞》，十五世纪一部未署名的拉丁文著作，在教会中影响很大，被译成多种文字。

的痛哭流涕的家属及临终的景象和大城堡中这位孤独安静的女子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我听不到一点声响，看不见她盖的被单随着呼吸一起一伏，我一动不动，惊愕地望着她。我现在还觉得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终于她的大眼睛动了动，想举起右手来，又落在了床上，口里象吐气一样说出下面这几个字，因为她的声音已不成其为声音了：

"'我等得你好心焦。'

"鲜艳的血色涌上她的两颊。先生，她讲话是很吃力的。

"'夫人。'我对她说。

"她示意叫我别作声。这时上了年纪的女管家立起身，凑着我的耳朵说：'别讲话，伯爵夫人听不得一点声音；和她讲话会使她兴奋的。'

"我坐下来。过了片刻，德·梅雷夫人鼓足全身力气，挪动右胳臂，极为吃力地伸到长枕下；她停下来歇了一小会儿；接着使出最后的气力抽回手，拿出一份封好的文件，这时她已经大汗淋漓了。

"'我把我的遗嘱委托给你，'她说，'啊！主啊！'

"'她说完，抓起床上的一个十字架，迅速放到唇边，死了。她那呆滞的眼神，我现在想起来还直打哆嗦。她一定非常痛苦。她最后的眼光里闪着快乐，这种感情一直留在她死去的眼睛里。我带走了遗嘱；遗嘱拆封后，我得知德·梅雷夫人指定我做她的遗嘱执行人。除去几项特定遗赠外，她把全部财产遗赠给旺多姆的医院。对于大望楼，她作了如下安排：她嘱托我，自她去世之日起整整五十年内，让这所房子一直保持她去

世时的状况，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房间，禁止做任何修缮，甚至拨出一笔年金作为看房人的工钱——倘若需要看房人的话——以保证全面执行她的意愿。限期届满时，倘若立嘱人的愿望已经实现，房子应属于我的继承人，因为先生知道，公证人是不能接受遗赠的；倘若立嘱人的愿望未得实现，大望楼将归有权获得、但必须具备遗嘱所附追加遗嘱中指明的条件的人所有，此追加遗嘱应于上述五十年期满时开启。没有人对遗嘱的有效性提出异议，因此……'长个子公证人没有把话说完，得意扬扬地看了我一眼，我恭维了他几句，使他好不欢喜。

"'先生，'我最后说，'你的话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仿佛看到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她的脸比被单还苍白，发亮的眼睛叫我害怕，今天夜里我会梦见她的。不过你想必对这个古怪遗嘱的各项条文作过种种推测。'

"'先生，'他谨慎得令人发笑地对我说，'我决不敢评论馈赠我一颗钻石的人的行为。'

"我很快打开了旺多姆这位谨小慎微的公证人的话匣子，他告诉我那些老谋深算的男女所作的评论——其中夹杂着长篇大论的题外话——他们的判决在旺多姆就是法律。但这些评论如此矛盾，如此冗长，我听着险些儿睡着了，尽管我对这个真实的故事很感兴趣。这位公证人想必习惯于自言自语，并有主顾和同乡当听众，他低沉的声调和单调的语气制服了我的好奇心。幸而他走了。

"'哈哈！先生，'他在楼梯上对我说，'有不少人想再活四十五年；但是，稍等一下！'他神色狡猾地把右手食指放在鼻孔

上，仿佛想说：请注意这点！‘要活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说，‘现在就不该有六十岁。’

“公证人觉得十分幽默的最后这句俏皮话使我从麻木状态中摆脱出来，我关上门，然后朝扶手椅上一坐，两脚搁在壁炉的柴架上。我沉溺在以勒尼奥先生的法律资料为基础建造起来的拉德克利夫①式的小说情景里，这时，一个女人的灵巧的手推开了我的房门。是女店主来了。她是个胖胖的快活女人，性情极好，但她没按自己的特长选择职业：她是个本应诞生在特尼埃②的画笔下的弗朗德勒女人。

“‘怎么，先生？’她对我说，‘勒尼奥先生大概翻来覆去地把他的大望楼故事讲给你听了吧？’

“‘是的，勒珀大妈。’

“‘他对你说什么了？’

“我三言两语把德·梅雷夫人的那个听了令人发冷的神秘故事向她复述了一遍。我每讲一句，女店主都伸长脖子，用客店老板的敏锐眼光看我一眼，这种敏锐恰恰介乎宪兵的本能、间谍的诡谲和生意人的狡猾之间。

“‘亲爱的勒珀太太！’临了我又补了两句，‘你好象知道更多的事，嗯？不然你为什么上楼到我屋里来？’

“‘啊！我发誓！和我姓勒珀一样千真万确……’

“‘别起誓，你的眼里藏着秘密。你认识德·梅雷先生。他是个什么人？’

① 拉德克利夫（1764—1823），专写神怪和恐怖小说的英国女作家。

② 特尼埃（1610—1690），弗朗德勒画家。

“‘天哪！德·梅雷先生，你知道，是个一眼望不到顶的美男子，他个子真高！他是庇卡底①的一位可敬的贵人，用我们这儿的话说，这是个一点就着的人。他什么都付现款，为的是和谁也不发生争执。你知道，他性子很暴。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全觉得他很讨人喜欢。’

“‘就因为他性子暴？’我对女店主说。

“‘也许是吧，’她说，‘你想，先生，正象大家说的，要娶德·梅雷夫人得有的是钱才行，这倒不是贬低别人，但她是旺多姆地区最漂亮、最富有的女人。她大约有二十万利勿尔的岁入。全城人都参加了她的婚礼。新娘子娇小可爱，真是个小巧玲珑的女人。当年他们是多好的一对啊！’

“‘他们夫妻生活幸福吗？’

“‘嗯，嗯！又幸福又不幸福，这也是推测，因为你想，我们又不和他们一起过日子！德·梅雷夫人心地好，很和气，她丈夫的火暴脾气也许有时叫她很不好受；可是尽管他有点傲气，我们还是喜欢他。唔！他这个样子是因为他有地位！一个贵族，你知道……’

“‘可是必定发生了什么事故，德·梅雷先生和夫人才会骤然分手吧？’

“‘先生，我没有说发生过事故。我什么都不知道。’

“‘好，现在我肯定你什么都知道。’

“‘好吧！先生，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我看见勒尼奥先生

---

① 法国北部旧省名。

上楼到你屋里来，心想他讲大望楼的事就会和你谈到德·梅雷夫人。我就生出念头，想向先生请教，因为我看先生是个能出主意的人，而且不会出卖象我这样的可怜女人，我从来没对谁做过坏事，可是良心上感到不安。至今我没敢向本地人吐露自己的心事，他们全是铁嘴钢牙的快嘴子。说到底，先生，我的客店里还没有哪位旅客住得象你这样长，我可以把那个一万五千法郎的故事讲给你听……'

"'亲爱的勒珀太太！'我截住她滔滔不绝的话回答她道，'假如你的秘密会连累我，无论如何我也不愿担这个责任。'

"'你什么也别怕，'她打断我说，'你就往下听好了。'

"这份急切使我相信，我的好老板娘不止想向我一个人透露这个她所谓只应该由我掌握的秘密，于是我听下去。

"'先生，'她说，'皇上把西班牙人——战俘或别的人——送到这儿来的时候，政府出钱要我安顿一个获得假释被遣送到旺多姆来的西班牙青年。尽管他是作过保证才获得假释的，但他每天都去专区政府报个到。这是一位西班牙的最高贵族！对不起，没人比他再高了！他的名字里有os和dia，好象是巴戈·德·费雷迪亚。我的登记簿上有他的名字；假如你愿意，你可以查看。有人说西班牙人个个长得丑，他可算得上是个英俊的西班牙青年。他身高只有一米六五至一米六七，但体态匀称；手不大，保养得那个好啊，你看了就知道！他单单修饰手的刷子就和女人用来梳妆打扮的一样多。他的头发又黑又浓，两眼火辣辣的，脸色有点红里带黑，但我还是喜欢。他穿的细布衬衣我从来没见别人穿过，尽管在我这儿下榻的

有王妃，还有贝尔特朗将军①、阿布朗泰斯公爵②和公爵夫人、德卡兹先生③和西班牙国王④。他吃得不多；但他的举止那么彬彬有礼，那么和蔼可亲，也就不好怪他了。哦！我很喜欢他，尽管他一天说不了三句话，根本无法和他谈天；要是别人和他讲话，他也不回答；听别人告诉我，他们都有这种怪癖。他象教士一样读日课经，按时去望弥撒，参加一切宗教仪式。他站在哪儿呢？（后来我们发现）离德·梅雷夫人的偏祭台只有两步远。他第一次去教堂就站在那里，所以没人想到他有什么用心。何况他总埋着头看祈祷书，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先生，晚上他在山上，在古堡的废墟里散步。这是可怜人唯一的消遣，他在那儿怀念自己的国家。听人说西班牙全是山！他从软禁之初起就在外面耽搁得很晚，看到他半夜十二点才回来，我很担心，但后来我们看惯了他的古怪行为；他拿了门钥匙，我们也不再给他等门了。他住的是我们在营房街的那座房子。当时，我们有个马夫告诉我们，一天晚上他去给马洗澡时，好象看见那位西班牙大贵人象条鱼似的远远在河里游泳。西班牙人回来时，我叫他小心河里的水草；他好象不高兴有人瞧见他在河里。末了，先生，有一天，说确切点是一天早上，我们没在他房里找着他，他没有回来。我东翻西寻，在他桌子的

---

① 贝尔特朗（1773—1844），拿破仑帝国的将军。

② 阿布朗泰斯（1771—1813），拿破仑帝国的将军。

③ 德卡兹（1780—1860），路易十八的大臣。

④ 一八〇八年，拿破仑封他的哥哥约瑟夫为西班牙王，前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1748—1819）及其长子、只当了两个月（1808.3.—1808.5.）国王的费迪南七世（1784—1833）均被流放到法国。

抽屉里发现一张字条和五十枚西班牙金币——现称葡萄牙大洋——大约值到五千法郎；在一个用蜡封住的小匣里还有值一万法郎的钻石。字条上说，万一他不回来，他把这笔钱和这些钻石留给我们，条件是请教堂做几台弥撒，为他逃跑成功和灵魂的得救感谢上帝。当时我男人还活着，他跑去寻找他。下面的事就奇了！他带回来西班牙人的衣服，那是他在河边类似吊脚楼的木桩间的一块大石头底下找到的，这个地方在城堡那边，大致正对大望楼。我丈夫是一大清早去的那儿，谁也没瞧见他，他读完信后把衣服烧了，我们依照费雷迪亚伯爵的愿望，申报他已逃跑。专区区长派出全部宪兵追捕他；但是，呸！没追上。勒珀以为西班牙人淹死了。我哩，先生，我不这么想，我更相信他和德·梅雷夫人的事有点瓜葛，因为罗萨莉告诉我，她的女主人有个乌木镶银的十字架，对它爱不释手，后来作了随葬品；而费雷迪亚先生起初住在这儿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后来却不见了。现在，先生，拿西班牙人的一万五千法郎，我是不是真的不该受到良心责备？这笔钱是不是真的属于我？'

"'当然了。但是你没有试着问问罗萨莉吗？'我对她说。

"'怎么没问啊！先生。可是我有什么办法！那姑娘简直象堵墙。有些事她是知道的；可是没法把她的话套出来。'

"女店主又和我聊了一会儿，撇下我走了；我生出种种模糊而阴郁的念头，浪漫的好奇心，宗教式的恐惧，这种恐惧颇象深更半夜走进一座黑魆魆的教堂，在高高的窗拱下瞥见一道幽远的微光时突然向我们袭来的那种深邃的情感；我们眼

前掠过一张模糊不清的面孔，耳边响起女人衣裙或教士长袍的窸窣声……我们打了个寒噤。大望楼和它高高的野草，封上的窗子，生锈的铁饰，紧闭的门户，无人居住的套房，突然神奇地出现在我眼前。我试图走进这所神秘的住宅，寻找这个庄严的故事，这出涉及三条人命的惨剧的症结所在。在我眼中，罗萨莉成了旺多姆最值得关切的人。尽管她身强体健，圆圆的脸上容光焕发，但是我打量她的时候，发现了她藏着心事的种种迹象。她要么怀有内疚，要么心存希冀；她和怀着过分的热心祈祷的虔婆或总听到自己孩子最后一声叫喊的杀婴女子一样，态度中显露出秘密。不过她的举止姿态天真而粗鲁，憨笑中不带一丝犯罪的神情，只要看到她壮实的上身紧紧绷在一件白色和紫色条纹连衫裙里，上面披一块红蓝格的大围巾，你就会认为她是无辜的。'不，'我想，'不打听出大望楼的全部故事，我就不离开旺多姆。为了达到目的，我将和罗萨莉交朋友，倘若非如此不可的话。'

"'罗萨莉！'一天晚上我对她说。

"'什么事，先生？'

"'你还没结婚吗？'

"她身子微微一颤。'嗳！我要是心血来潮想自找倒霉，男人倒有的是！'她笑道。她内心一阵骚动后迅速平静下来，因为一切女人，上至贵妇，下至客店女佣，都有她们特有的镇静。

"'你长得挺水灵，挺诱人，情人一定不少！可是，告诉我，罗萨莉，你离开德·梅雷夫人后为什么当了客店女佣？她没

给你留下一份年金吗？'

"'留了啊！可是，先生，我的差事是全旺多姆最好的。'

"这是被法官和诉讼代理人称作敷衍推诿的那类回答。我觉得罗萨莉在这个传奇般的故事中的地位，如同棋盘中央的那个格子；她处于利害和真相的中心；我觉得她和这个故事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姑娘身上写着一部小说的最后一章，对她进行一般的引诱已不行了；所以，从这时起，罗萨莉变成我最喜欢的人。我对这个姑娘反复研究之后，发现她和我们寄托主要心思的一切女子一样，身上有许多优点：她爱干净，注意仪表；她长得美，这是不消说的；不久，我们的欲念派给无论处在何种地位的女子的一切魅力她全有了。公证人来访以后过了半个月，一天晚上，说确切点是一天早上，因为当时天还很早，我对罗萨莉说：

"'把你知道的关于德·梅雷夫人的事全讲给我听吧！'

"'哦！'她惊恐地回答，'别问我这件事，荷拉斯先生[1]！'

"她那张美丽的脸覆上一层阴云，红润活泼的面色变得苍白，两眼失去了水汪汪的天真无邪的光彩。

"'好吧，'她又道，'既然你想知道，我就讲给你听；可是你得给我严守秘密！'

"'讲吧！可怜的姑娘，我将以小偷的诚实——这是最可靠的——保守你的全部秘密。'

"'假如这对你无所谓，'她对我说，'我宁愿要你的诚实。'

---

① 毕安训太太的名字。

“于是，她整理了一下头巾，摆好姿势准备讲故事；讲故事时自然需要一种使人信任和安心的态度。最好的叙述要在某个时辰做，比方现在我们都在进餐的时候。站着或饿着肚子是讲不好的。不过，倘若要把罗萨莉罗里罗唆的叙述忠实地复述出来，那么整整一部书也嫌不够。好在她毫无条理地讲给我听的那件事，发生在公证人和勒珀太太唠叨的事情之间，恰如一个算术比例式的中项处于它的两个外项之间，所以我只消三言两语就可把那件事讲清楚。我就简单点吧。德·梅雷夫人在大望楼的卧室位于一楼，卧室墙内开了一个大约四尺进深的小房间作藏衣室。我就要给你们讲的那件事发生之前三个月，德·梅雷夫人身体非常不适，她丈夫便让她一个人睡在卧室里，自己在二楼的一间房里过夜。出于偶然——那是无法预料的——这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家比平时晚了两个钟头，他常去俱乐部读报，和当地居民谈政治。她妻子以为他已经回来，上了床，睡着了。但是入侵法国那件事引起了十分热烈的讨论；台球也打得很激烈，他输了四十法郎，这在旺多姆是笔大数目。这里人人都攒钱，民风受着简朴的约束，这种简朴值得赞许，它或许是真正幸福的源泉，但巴黎人对这种幸福嗤之以鼻。一个时期以来，德·梅雷先生只问问罗萨莉她妻子是否已经睡下；听到这个姑娘总是肯定的回答，他立即回自己房间，习惯与信任使他产生了轻信。这天他回家时，忽然心血来潮，想到德·梅雷夫人房里把自己不如意的事跟她讲讲，或许还想得到安慰。晚餐时，他发现德·梅雷夫人打扮得很漂亮；从俱乐部回家的路上，他心想妻子的不适已经过

去，康复使她变得更美了，而他发觉得晚了一点，正如丈夫们对一切都发觉得不及时。此刻罗萨莉正忙着在厨房里看厨娘和车夫玩一盘胜负难分的纸牌戏，德·梅雷先生没有叫她，用他事先放在楼梯第一级上的手提灯照着亮，朝妻子的卧室走去，他那容易识辨的脚步声在走廊的拱顶下回荡。正当贵人转动妻子卧室的钥匙的时候，他似乎听到我给你们讲过的那个小间的门关上的声音；但他进屋时，德·梅雷夫人独自一人站在壁炉前。丈夫天真地暗想是罗萨莉待在小间里；可是怀疑象钟声似的在他耳边当当直响，他起了疑心；他望望妻子，发现她眼里闪着某种无可名状的暧昧和野性的光。

"'你回来得真晚。'她说。

"他觉得她平日里那么清脆、那么优雅的嗓音有点变了。他什么也没回答，因为这时罗萨莉进来了，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他在房里踱来踱去，双臂交叉在胸前，在两扇窗户之间做着匀速运动。

"'你听到了什么伤心事？还是哪儿不舒服？'他妻子让罗萨莉帮她脱衣服，一边怯生生地问他。

"他保持缄默。

"'你走吧，'德·梅雷夫人对贴身女仆说，'我自己夹卷发纸。'

"单单看她丈夫的神色，她就猜到要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了，她想单独和他在一起。罗萨莉走后，或他们以为她走后，——其实她在走廊里待了片刻——德·梅雷先生走过来坐到妻子面前，冷冷地对她道：'夫人，你的小间里有人！'

“她镇静地看了看丈夫，简单地回答：‘没有，先生。’

“这声‘没有’刺伤了德·梅雷先生，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妻子从未显得象此刻那么纯洁，那么虔诚。他起身去开小间的门；德·梅雷夫人抓住他的手，将他拦住，神色忧郁地望着他，声音异常激动地对他说：‘你要想到，假若你谁也没发现，我俩之间就一切都完了！’

“在他妻子态度中表露出来的不寻常的尊严又赢得了他对她的无上尊重，启发他作出了一个决定，这类决定只缺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使其流芳千古。

“‘不，’他说，‘若瑟菲娜，我不去。无论发生何种情况，我们都将永远地分开。听着，我了解你纯洁的心灵，知道你过着严守教规的生活，你不愿犯下大罪，毁掉你一生。’

“听到这话，德·梅雷夫人惊恐地看了丈夫一眼。

“‘拿着，这是你的十字架，’这人补充道，‘在天主面前对我起誓那里面没有人，我就相信你，我决不打开这扇门。’

“德·梅雷夫人拿起十字架说：‘我起誓。’

“‘大声点，’丈夫道，‘再重复一遍：我在天主面前起誓这个小间里没有人。’

“她毫不慌乱地重复了这句话。

“‘好，’德·梅雷先生冷冷地说，沉默片刻之后：‘我不知道你有这么一件漂亮东西。’他查看着那个雕刻得极为精巧的镶银乌木十字架道。

“‘我在迪维维埃的铺子里发现的，去年那批战俘路过旺多姆的时候，他从一个西班牙修士手里买来的。’

“‘哦!’德·梅雷先生把十字架挂回钉子上说，然后打铃叫人。罗萨莉马上来了。德·梅雷先生急急地迎着她走去，把她带到朝花园开的那扇窗子的窗洞前，低声对她说：

“‘我知道高朗弗洛想娶你，只因为穷你们才成不了家，你对他说过，假如他当不成泥瓦匠师傅，你就不嫁给他……好吧！你去找他，叫他带上抹子和工具到这儿来。注意别把他家别的人吵醒；他将有一份超出你希望的财产。出去吧，但千万别嚼舌头，不然的话……’他皱起了眉头。

“罗萨莉走了，他又把她叫回来。

“‘喏，拿着我的万能钥匙。’他说。‘冉!’德·梅雷先生在走廊里用雷鸣般的声音叫道。冉既是他的车夫，又是他的心腹，放下纸牌来了。‘你们都去睡觉。’主人一边示意叫他走过来，一边对他道；然后补了两句：‘等他们都睡着了，睡着了，你听清楚了吗？你下楼来向我报告。’

“德·梅雷先生吩咐下人时，眼睛一直盯着妻子，他平静地回到壁炉前她的身边，和她讲起打台球的经过和俱乐部里的讨论。罗萨莉回来时，发现德·梅雷先生和夫人十分亲切地聊着天。近来先生叫人给一楼作接待室用的几间房间装上天花板。旺多姆石灰奇缺，从外地运来价钱贵了不少；因此先生买了很多，知道他总能找到许多买主买他剩余的石灰。这个情况使他灵机一动，想出一计，并付诸实行。

“‘先生，高朗弗洛来了。’罗萨莉低声说。

“‘叫他进来!’庇卡底的贵人高声回答。

“一见泥瓦匠，德·梅雷夫人脸色有点发白了。

"'高朗弗洛,'她丈夫道,'去库房拿些砖来,要拿够了,好把这小间的门堵上;你用我剩下的石灰抹墙。'然后他把罗萨莉和工人拉到身边:'听着,高朗弗洛,'他低声道,'今夜你睡在这儿。但是明天早上,你将带着一张出国护照到我指定的一个城市里去,我给你六千法郎作盘缠。你在那个城市要待十年;如果你不喜欢那儿,你可以到另一个城市居住,只要在同一个国家就行。你从巴黎走,在那儿等我。我要在那儿签个合同,等你履行了合同的条件回来后,我再给你六千法郎。作为回报,你必须绝口不提今夜你将在这儿做的事。至于你,罗萨莉,我将给你一万法郎,等你结婚那天才付给你,条件是你要嫁给高朗弗洛;但是,你们要结婚,就得保守秘密。不然就没有陪嫁。'

"'罗萨莉,'德·梅雷夫人说,'来给我梳头。'

"丈夫安然地来回踱着方步,一面监视着小间的门、泥瓦匠和他妻子,但未露出那种侮辱人的怀疑。高朗弗洛不能不弄出响声来。德·梅雷夫人趁工人卸砖,丈夫踱到房间另一头的时候对罗萨莉道:

"'给你一千法郎年金,亲爱的孩子,假如你能叫高朗弗洛在下面留道缝。'然后,她冷静地高声对她说:'去给他帮帮忙呀!'

"德·梅雷先生和夫人在高朗弗洛堵门的全部时间里始终保持沉默。在丈夫方面,沉默是出于心计,他不愿给妻子提供讲双关语的借口;在德·梅雷夫人方面,沉默是出于谨慎或骄傲。墙砌到一半高的时候,狡猾的泥瓦匠利用贵人背过身去

的时机，用镐敲碎了门上两块玻璃中的一块。这个行动使德·梅雷夫人明白罗萨莉已和高朗弗洛通了气。这时三个人看见一张男人的黧黑的脸，黑头发，火辣辣的目光。不等她丈夫转过身来，可怜的女人向那个人点点头，这个动作对于他意味着：'别失去希望！'四点钟，天朦朦亮时（那是在九月份），墙砌好了。泥瓦匠被冉监视起来，德·梅雷先生睡在妻子屋里。次日早上起床时，他漫不经意地说：'啊！见鬼！我得去市政厅取护照。'

"他戴上帽子，朝门口走了三步，又回转身，拿走了十字架。他妻子高兴得直打颤。'他要去迪维维埃的铺子。'她心想。等他一出门，德·梅雷夫人便打铃叫罗萨莉；然后，声音吓人地叫道：

"'拿镐来！拿镐来！干吧！我昨天看见高朗弗洛是怎么做的，我们来得及打个洞，再把洞堵上。'

"一转眼功夫，罗萨莉给女主人取来一柄'砍木头的斧子'，夫人拿出无法想象的劲头拆起墙来。她已经崩掉了几块砖头，当她挥起斧子准备更猛地往下砍的时候，她看见德·梅雷先生就站在她身后；她晕过去了。

"'把夫人抬到床上。'贵人冷冷地说。他预料到自己不在时会发生什么事，给他妻子设下了陷阱；他只不过给市长写了封信，并打发人去找迪维维埃。珠宝商来到时，混乱的屋子刚刚收拾整齐。

"'迪维维埃，'贵人问他，'你有没有向路过此地的西班牙人买过十字架？'

"'没有，先生。'

"'好，谢谢你。'他说，一边向妻子递去一个猛虎般的目光。'冉，'他转身向心腹仆人补充道，'你在德·梅雷夫人房里伺候我用餐，她病了，她恢复健康以前我不离开她。'

"残忍的贵人在妻子身边待了二十天。起初，当封住的小间里有些响动，若瑟菲娜想为了那个奄奄一息的不知名姓的人恳求他时，他不许她说一个字，回答她道：'你把手放在十字架上发过誓，那里边没有人。'"

故事讲完了，所有的女人都起身离席，这个动作解除了毕安训的故事对她们产生的魔力。不过她们当中有几位听到最后一句话时，几乎感到浑身冰凉。

王文融 译

题　　解

高老头

《高老头》最初于一八三四年十二月至一八三五年二月在《巴黎杂志》上分四次发表，四个段落的标题分别是：伏盖公寓；初见世面；鬼上当；两个女儿。一八三五年三月威尔代书屋首先出版本书单行本，很快就销售一空，同年五月又印第二版，一八三七年印第三版。第一版划分为七章：一、伏盖公寓；二、两次访问；三、初见世面；四、初见世面（续）；五、鬼上当；六、两个女儿；七、父亲的死。第二版合併为四章。一八三九年由夏庞蒂埃书屋再版时，取消了所有的分章和小标题。一八四三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九卷，列入"巴黎生活场景"。一八四五年《人间喜剧》再版时，改为"私人生活场景"。

《高老头》以大学生拉斯蒂涅入世之初的经历为线索，展示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而又骇人听闻的巴黎社会。作者让这位未来的风云人物从四面八方，从不同的社会阶层，以不同的方式接受到同样性质的"教育"，终于使这个来自外省的青年丧失了天真、正直和良心，为今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在所有这些"启蒙教育"中，最为惊心动魄的莫过于高老头的惨剧，正是在埋葬高老头的时候，拉斯蒂涅也埋葬了自己最后一滴眼泪，从此以野心家的挑战态度对社会发起了进攻。

夏倍上校

《夏倍上校》最初以《和解》为题，于一八三二年二、三月间在《艺术家》杂志刊登，划分为四章，一八三五年收入贝歇夫人版《十九世纪风俗研究》，改题为《两个丈夫的伯爵夫人》，将四章合併为三章：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谈判、收容所。一八三九年在夏庞蒂埃版《巴黎生活场景》中再版。一八四四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取消了分章和标题，篇名最后改为《夏倍上校》，列入"巴黎生活场景"，一八四五年《人间喜剧》再版时，改为"私人生活场景"。

这是又一幕惊心动魄的人间惨剧，其惨烈的程度比高老头之死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曾立下卓越战功、被认为已经阵亡的帝国上校，死里逃生以后竟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一旦说出真实姓名就被当成疯子，甚至被关进疯人院。他的妻子靠他留下的财产，享受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改嫁了一个有权势的丈夫。为了保住现有的地位，她不惜设圈套、耍手腕，迫使第一个丈夫继续充当"死者"，放弃返回社会的打算，最后甚至利用权势，把自己的结发丈夫作为精神病患者送进病残人收容所。这篇故事，既揭露了自私自利的欲念如何使人变得残酷无情，同时也证明了面对社会的腐败、不公，法律是何等软弱无力。

无神论者望弥撒

《无神论者望弥撒》于一八三六年一月三日在《巴黎纪事》上首次发表，一八三七年七月收入德洛瓦耶-勒库版《哲学研

究》第七卷。一八四四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卷，列为“巴黎生活场景”。至一八四七年《人间喜剧》再版时，才将此篇划归“私人生活场景”。

这篇动人的小作品，十分形象地体现了作者对宗教的思考。一个贫苦的挑水夫，以他二十二年辛勤劳动的积蓄，供一个萍水相逢的大学生求学，而不曾想望任何酬报，这样的精神境界从何而来？作者显然归功于他的宗教信仰。巴尔扎克实际上和小说中的德普兰医生一样，也是个无神论者，但他认为宗教可以净化人的心灵，抵御贪欲的引诱。他想告诉读者的是：既然宗教信仰能造就布尔雅这样圣洁的人，那又何必要反对宗教呢？

禁治产

《禁治产》最初于一八三六年一月至二月在《巴黎纪事》上连载，一八三六年九月由威尔代书屋第一次出版，一八三九年再版，一八四四年九月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卷，列入“巴黎生活场景”。一八四五年重版《人间喜剧》时，改为“私人生活场景”。

《禁治产》的主题与《夏倍上校》类似。同样是妻子出于享乐的欲望，企图把清白、正直的丈夫打成白痴，而社会要求法律为有权有势者服务，公正不阿的法官只能受到排斥和打击。

婚　约

《婚约》原题名《豌豆花》，曾于一八三五年十月至十二月

间在《外乡人杂志》上分段发表。与此同时在贝歇夫人版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中第一次成书。一八三九年收入夏庞蒂埃版《私人生活场景》时，作过若干修改。一八四二年收入《人间喜剧》十六卷本第三卷《私人生活场景》，取消了原来的分段和标题，用"尾声"概括故事的结局，篇名改为《婚约》，远比原题《豌豆花》贴切和中肯。

巴尔扎克在《私人生活场景》中，已经刻画了一系列作为婚姻制度牺牲品的不幸妇女的形象，本篇则描写了一个因婚姻不慎而倾家荡产的丈夫。这里作者着意批判的，显然是以利害关系为核心的婚姻制度：议婚好比作交易，往往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不和的种子，甚至从签订婚约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一场隐蔽的家庭内战，其斗争之激烈、手段之恶毒和后果之严重，有时竟不亚于敌对双方的斗争。

妇女再研究

《妇女再研究》由好几个短篇故事串成。第一段"亨利·德·玛赛的初恋"的开场部分，最初曾以《晚上十一点至午夜之间的谈话》为题，在《褐色故事集》(1832)中发表，全文于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艺术家》杂志上刊登，题名为《小客厅中的一个场景》。第二段"淑女"原系一八三九年出版的《法国人自画像》中的一篇。第三段"卡那利谈拿破仑"，第四段"我们上校的情妇"，第五段"公爵夫人之死"都曾作为独立的短篇在一八三二年的《褐色故事集》中发表，一八四二年，作者将以上五个短篇组合成一个中篇，题名《妇女再

研究》，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二卷，属“私人生活场景”。最后一段“梅雷夫人的故事”，最初是短篇小说《劝告》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即《信使》），于一八三二年在玛门-德洛奈版的《私人生活场景》第三卷中问世，一八三七年与取自《褐色故事集》的另两个短篇——《德·波伏瓦骑士》和《一个西班牙伟人》——合成一篇，以《大望楼或三复仇》为题，收入威尔代版《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一八四五年，作者将梅雷夫人的故事单独抽出，以《大望楼》为题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四卷，属“私人生活场景”，副标题是“妇女再研究续篇”，同时作者手稿上也注明此篇应併入《妇女再研究》。因而后世再版《人间喜剧》时，均以“梅雷夫人的故事”作《妇女再研究》的结尾。

《妇女再研究》无严密统一的情节，只有一个大致统一的主题思想，这就是上流社会风雅女子的装腔作势和工于心计，她们虚假的庄重、虚假的贞洁、虚假的天真纯洁和虚假的爱情。尤其富有特色的是，她们的虚假比真实更显得自然、优雅，丝毫不露矫揉造作的痕迹。然而作者常常让她们受到命运的播弄，给她们安排了种种不幸甚至悲惨的结局。

以上各篇除《无神论者望弥撒》、《婚约》及《妇女再研究》外，均采用傅雷先生的原译，此次按法国七星文库最新版本作了订正，重新统一了译名。七星文库版根据菲讷版《人间喜剧》，本已取消分章和标题，考虑到中国读者的习惯，篇幅较长的《高老头》仍保留了原译（根据加尼埃版）的小标题。

艾珉　罗芃

[General Information]
□□=□□□□ □□□
□□=□□□□□□□□Balzac,H.□□□□□
□□=719
SS□=10338858
DX□=000000456178
□□□□=1994□12□□1□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V[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